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大月書局發行集

民國四年第一集

The Grand Magazine.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第一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13B



例言

- 一此爲季刊雜誌，每季發行一集，年分四集，每集字數在三十萬以上，年合百萬餘言。
- 一每集所登小說，均首尾完全，除篇幅極長至十餘萬字，或二十餘萬字，分上下卷，或上中下卷。
- 一所載小說，均選擇精嚴，宗旨純正，有益於社會，有功於道德之作，無時下浮薄狂蕩，誨盜導淫之風。
- 一所載小說，均當世有名文家，所有撰譯，皆負責任，決無東鈔西襲，改頭換面之弊。
- 一無論文言俗語，一以興味爲主，凡枯燥無味及冗長拖沓者，皆不采。
- 一每集用大本，均用四號字排印，不傷目力，紙張潔白，以各種小說中均有圖畫，或用鐫版，或用銅版，無不鮮明可喜，不惜重資，均請名手繪成。
- 一每集之首，有種種插畫，如近世之美人，各地之風俗，佳勝之風景，珍秘之名畫，搜羅咸備，洵稱大觀。
- 一每集短篇小說，約登十篇以上，長篇小說，約登三四種以上，支配適宜，無重贅複沓之習，其他種種有興味之雜錄，亦無美不備。

集

一

第

例言

二

小說大觀宣言短引

時彥之論小說也其言亦夥矣任公之四種力曰熏曰浸曰刺曰提謂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羣倫平子之五對待曰繁簡曰古今曰蓄洩曰雅俗曰虛實謂得百司馬子長班孟堅不如得一施耐庵金聖歎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湯臨川孔雲亭其推崇小說家也曰大豪傑曰大聖賢曰大教育家其位置之高將昇諸九天以上今竟何如乎則曰羣治腐敗之病根將藉小說以藥之是蓋有起死回生之功也而孰知憔悴萎病慘死墮落乃益加甚焉是則惟恐其死之不驟而以穢惡之空氣腐毒之流質日日供養之食息之以至於此乎羣譁然曰庸醫之誤人也夫固然矣抑知社會何故產出此無量庸醫日操不律以殺人哉我固謂欲治病先培醫今之醫者自溺於穢惡空氣腐毒流質之中救死不暇奚暇救人哉嗚乎向之期望過高者以爲小說之力至偉莫可倫比乃其結果至於如此甯不可悲也耶客曰否子將以小說能轉移人心風俗耶抑知人心風俗亦足以轉移小說有此卑劣浮薄纖佻媒蕩之社會安得而不產出卑劣浮薄纖佻媒蕩之小說供求有相需之道也則將應之曰如子所言殆如患傳染病者不能防護撲滅之而反爲之傳播菌毒勢必至於蔓延大地不可救藥人種滅絕而後止人卽冥頑何至自毒以毒人哉茲以小說大觀之初出版也敢貢其愚於讀者用以自勉天笑生識

小說大觀第一集目錄

宣言短引

例言

插畫

(上海)靈芸 英花合影 (彩色珂羅版)

(上海)陳綠雲小影

(上海)艷娘小影

(上海)緞秋館 寶琴小影

(上海)綠艷 琴言 珍霞樓小影

(上海)田金花 林絳仙小影

(天津)小小蘭英伏案作書小影

(北京)霏雲閣 薛祥雲 張翠鈴小影

(天津)馬曉霞 新新茶花 張雲仙小影

(奉天)玉紅 江巧蘭 (保定)鳳肖小影

(太原)楊月英 劉鳳英 (開封)溫雪香 王銀喜小影

(太原)後蘭芬 幽舫戲裝小影

奉天行宮珍藏古畫一

奉天行宮珍藏古畫二

法蘭西名畫雷勃倫母女圖

法蘭西名畫仙女歌舞圖

拉露彫刻像惠狄斯 狄亞那裸體女神圖

短篇

歐戰小說 情空

哀情小說 妻

偵探小說 寶石鴛鴦

社會小說 酒池鴛鴦影

偵探小說 石油礦之報告書

軍事小說 俘虜交換

偵探小說 血剪案

少年小說 狗捐

天笑

瘦鵑

查孟詞女士

佑民

毅漢

雨辰

觀奕

毅漢

神怪小說 仙足奇譚
社會小說 古井波

長篇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上卷

科學小說 人耶非耶

社會小說 侍兒豔聞錄

劇本

庚子紀念 燕支井

筆記

蛻廬叢綴

日記

荒島之探金日記

外傳

孝欽后外傳

宏陳 夢蓮 華堅

天笑 天笑 母讎

天笑

佩秋

毅漢

士諤



全書八十册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一輯出版

定價洋八元

乘里	補囊智廣增	鐸 語
記筆齋開庸	錄隨譚夜	贖 觚
墨七壺金	錄燈秋雨夜	語 不 子
記筆齋庸	筆隨齋雨秋	草 異 窗 螢
錄天壺	談筆異三	堂 草 微 閱
話瑣瀨	集 憂 埋	錄 食 耳
錄雜亭壩	錄 餘 墨	

筆記小說大觀

憑券特價
每部四元

特價券

另贈木箱一只
無券不能援例

二三輯已在編輯中

小說始自虞初唐宋明
清所著尤多事實之博賅詞
采之醞郁廣見開引興味讀之如
獲良師益友大足為學文之助本
局搜輯有年已得二百餘種大半
係孤本原刻本茲將明清兩朝名
著小說二十種先行出版以八十
冊為一輯餉遺社會廉價出售版
式一律旅行舟車攜帶最便

(丙小六)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遵 照 部 頒 國 徽 圖 式 文 明 結 婚 證 書

定 價 一 元 附 結 婚 儀 式 說 明 書

近來社會多尚文明結婚而結婚證書實為萬不可少之品惟無良好之式樣及適當之儀節可資模範殊以為憾本局遵部頒國徽圖式精製結婚證書并參酌中西風尚編訂儀式說明書其特色臚列如下

● 謹遵內務部頒定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絲絺之國徽圖式彩繪精印製成極冠冕極華美之證書以中華國民用中華國徽之證書尤為相宜

● 證書繕寫不易勻正茲特請名家工楷繕印將姓名年歲籍貫留出空地用者祇須依照填寫非常便利（如何寫法閱說明書即知）

● 結婚儀式說明書中將所有會場席次結婚儀節以及請帖觀禮券訓詞頌詞禮服圖等無不備具並參以中外風尚分列圖說詳細說明得此一書舉辦喜事定可頭頭是道

中(17)

中 華 小 說 界

每月一册
每册兩角

全年二元
郵費外加

一 宗旨正大 小說雖為消遣之品本誌處處必合改良社會鍼砭風俗之旨凡一切誨盜誨淫之作概不屬入

一 材料豐富 每期短篇小說必有五六篇長篇小說必在兩種以上此外傳奇筆記新劇謎語詩詞歌曲無不美備

一 文字優美 書中所錄事蹟既極有趣文字亦非常優美與貪多漫充篇幅者不同

一 取價低廉 每册二角全年減收二元如一人一次定購五份者九折十份者八五折三十份者八折取價之廉可謂無比

一 形式精良 本誌於內容既極講求於形式亦非常注意書面五彩石印美人小影精美絕倫書中插圖亦多

預約半價三千部



限滿截止機不可失

本書類目

- 帝王類
- 后妃類^上
- 后妃類^下
- 皇儲類 公主諸王附
- 外戚類
- 宮人類
- 闈寺類
- 雜誌類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分類為六首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闈寺殿以雜誌如漢武唐明金海陵之風流飛燕甄后武曌玉環田袁二妃之艷跡三保太監下西洋之武力魏忠賢淫客氏之軼聞歷代后妃臨幸召幸之成例清代某道士某內侍姦亂交扇之醜行皆坊本所不經見其餘軼事異聞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搜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搜尋校勘經數十名人之手始成此十萬餘言之大著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艷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全書洋裝六册

價洋二元

預約半價一元

預定小說大觀簡章

(一) 本雜誌每季出一冊全年四冊定價表列下

定價表

冊		定價	郵費	
數	本國		日本	外日
每季一冊	每季一冊	一元	七角五分	三角二分
半年二冊	半年二冊	二元	一元五角	六角四分
全年四冊	全年四冊	三元六角	三元	一元二角八分

(費須先惠)

(二) 預定者不論何集皆可預定或定二冊或定四冊悉聽閱者之便

(三) 預定可在本局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預定將來出書後即由各原定處寄奉茲將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地址列左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省	書局
中	上海拋球場 天津北馬路 奉天鼓樓南 廣州雙門底 長沙新坡子街 開封北書店街 溫州府前街
華	長春商埠街 漢口黃陂街 南昌百花洲 南京花牌樓 杭州保佑坊 濟南四大街 保定四大街
省	武昌蔡院坡 太原橋頭街 常德大高山巷 福州南大街 成都古臥龍橋 重慶白象街 雲南城隍廟街
局	北京琉璃廠 徐州中道街 西安大差市 石莊石家莊

(四) 如郵匯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以一角之郵票為限二角以上郵票不收)惟郵票概以九五折計算

(五) 預定者請將定單填明價洋與郵費一併寄至本局收到後即出收據為憑

本雜誌季刊一冊按期出版 愛讀諸君請查照上列
簡章填寫定單並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
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小 說 大 觀 定 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小說大觀

自 年 第 集起至 年 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冊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請卽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卽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上海文書局發行

價值三萬餘金
今以三十元
發售預約

珂羅版精印
明清兩朝扇集大觀

名人書畫扇集

六十集已出十八集
准於九月底出全

一次只印三百部
再版不易

存無多速購為幸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影 合 琴 撫 花 英 芸 靈

靈芸英花合傳

靈○芸○薛○姓○初○名○鶯○鶯○自○出○幽○谷○乃○嘆○艷○聲○於○北○里○其○爲○人○也○和○煦○如○春○風○竺○於○情○
人○有○懊○怫○事○遇○之○無○不○解○比○擬○以○花○則○似○芙○蕖○出○水○庶○幾○近○之○矣○第○人○見○其○有○歡○
愉○之○容○而○不○知○幽○恨○輒○隱○於○眉○黛○間○抑○亦○天○涯○傷○心○女○子○也○以○遭○橫○暴○故○歸○某○
君○方○謂○護○花○有○旛○矣○而○仍○復○飛○絮○沾○泥○落○花○墮○溷○詎○歷○劫○猶○未○盡○耶○當○筵○顧○曲○不○
勝○青○衫○之○感○妹○英○花○露○爽○釵○秀○一○雙○之○璧○小○花○園○丁○字○之○巷○畫○樓○碧○櫺○望○衡○對○宇○
是○我○溫○馨○之○地○輒○聞○琴○聲○悠○揚○者○是○彼○雙○艷○非○耶○振○觸○前○塵○良○用○惘○然○靈○芸○英○花○
富○於○美○術○思○想○衣○飾○均○出○心○裁○作○新○裝○而○不○佻○不○褻○嘗○以○歐○西○女○兒○寫○真○十○二○枚○
相○示○囑○以○彩○色○珂○邏○版○印○其○鴻○影○鑄○版○旣○成○附○綴○小○傳○於○此○秋○暉○閣○識



雲 綠 陳 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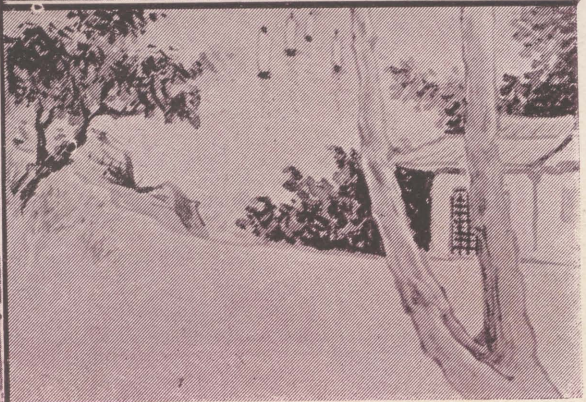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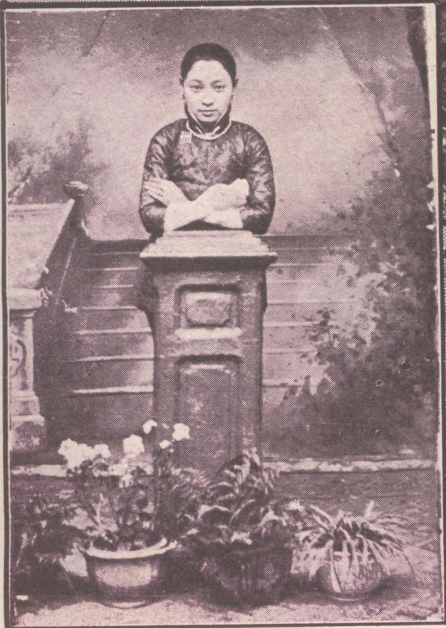
娘 艷 海 上



琴 寶



館 秋 紐 海 上



言樓 琴玲 霞

艷綠海上



花 金 田

仙 降 林 海 上



天津小小蘭英伏案作書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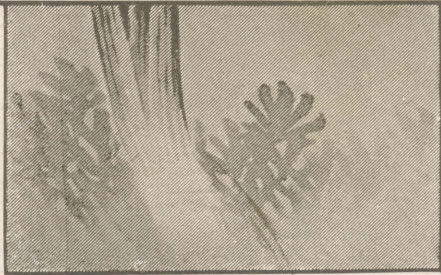
張 翠 鈴

北 京
 薛 雲 閣
 薛 祥 雲



津 天

仙 雲 張 花 茶 新 新
霞 曉 馬



定保
肖鳳

奉天
玉紅
汪巧蘭



原	太	封	開
英	月	香	雪
英	鳳	喜	銀
	劉		王



幽 舫 戲 裝

太 原 筱 蘭 芬

清聖觀音大士贊
 入水湯湯大山賦
 是西天裡是南極
 普門獨立山水一
 西天南極何有分
 左持淨瓶右持楊
 度夜婆心非空非
 佛觀密智卦感離
 應綉羅尊十六金身



(一) 畫古藏珍宮行天奉



(二) 畫古藏珍宮行天奉



無錫孫鑫源編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狂
 咸引為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
 章損滅國威喪失權利又豈僅此一中日條約
 也哉本書即緣歷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
 國選錄分類為八曰割地曰藩屬喪失
 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
 利損失曰租借地曰賠款曰割
 定勢力範圍 編末殿以辛丑和約近日
 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說逐條
 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者
 手此一編 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
 與夫近者日本提出要求之
 由 不啻運諸掌上如數螺紋噫 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
 乎

洋裝一厚冊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最新出版

現行中華法規大全

自民國元年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止

全書十六冊價洋十元

本書永可久用

自民國元年起到五十年六月止共計五十七冊現已出版四年七月起至十二月止分秋冬二期出版已購全書者出版後即行寄贈五年以後按季源源續出只收成本以副雅意如欲每季與全書彙合均可隨時拆訂有此一書可永遠繼續使用不必再購他種法令書

本書體例最新

自民國三年五月新約法公布政事堂成立為政治上大變遷一切改革均詳載於條文以前所出之書皆不適今日之用本書編輯體例悉依新約法為標準共計五類自元年起至十四年六月止分目一千五百餘種并前清繼續有效之法令條約章程均搜羅大備實為最新良之善本也

現行中華新法六

全書九十冊價洋二元四角

六法一書不但為行政司法官吏所必需亦一般國民所應備本乃民國四年三月所輯凡關於六法有更改或新頒者盡行搜輯分為上下二編上編載六法全文下編載重要法令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綱尤為本書之特色

現行律令 判牘成案 滙覽

全書
廿冊

定價洋
五元

本書分四集第一集刑事第二集民事第三集行政第四集軍事每頁界以橫欄上欄列舉條文法令以民國四年四月以前現行者爲斷下欄則蒐羅京內外各級法庭判牘每集之末更從其類附錄各項單行條例參觀互證益爲精詳政法界閱之可以查照例規摹擬程式學界閱之可以討論法理增進智識律師閱之可以援成案爲辯護之資國民閱之可以避誤權法網之咎有用皆適無美不臻誠爲社會之良師益友詢我國民必閱之書也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上海
文
明書局
發行

(奉) (贈) (樣) (本) (函) (速) (即) (寄)

最新公牘類編

全書八冊 價洋二元

一國行政之系統全視法令之編制為基礎故法令經一次變易則行政之組織亦隨之而更迭行政經一番改革則公牘之程式又隨之變遷層層相因影響甚巨民國法令屢經變革大抵元二兩年可稱為舊約法時代三年迄今可稱為新約法時代而自新約法頒布所有元二兩年公牘章制均已不適世用是以本書採輯各項公牘斷自三年一月始至四年五月止內容計分內務外交軍政財政農商交通教育司法行政八種每

種又區分各類末載附錄二卷一選舉二訴訟全書共分四十六類為文四百餘篇類別詳明選擇精當如外交類則中日協約文件詳載廢遺大足供外交家之攷證司法行政類則懲盜改遣均有特別程序尤為司法界之模型他如辦理選舉之規程解釋訴訟之函電亦皆蒐羅美備條理整齊閱者既為摹擬程式又為審查例規其餘各類所載均屬深切時政之文毫無陳舊不適用之弊凡政學商各界誠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丙五十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政書局發行

歐戰小說
情

空

庫

說

說部之
大寶藏

糧貧之
學界之

之者此問會棟近時說為
任則而刊之光陰德妨礙學
目意又破碎割裂去救
局讀者魚亥豕訛奪昧
名力矯此弊厚厭本
始人從事三載聘
將克竣事用揭
于特下色事揭
者下者下者下者
意注閱

本 書 之 特 色

- (一) 本編起於明清搜羅富正數十名而
- (二) 詳其書寒暑三易其
- (三) 本編實與文義並重經史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
- (四) 甄錄學工藝遊戲之蹟莫不
- (五) 臨文可以資探擬陋空疏之患庶
- (六) 幾免矣以資探擬陋空疏之患庶
- (七) 近日坊間往往割裂往著一鱗一毛撮取
- (八) 自其能事論者為讚劣本編所錄務從完
- (九) 古書後人偽托者多其事實不符偽跡顯著者概
- (十) 不磨入亦有真偽難定可裨實用者則存之以俟
- (十一) 讀之考證大半秘本抄本及名人手校未刊
- (十二) 本編已刊者則探江浙藏書家之精華
- (十三) 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目檢勘再四無
- (十四) 時下任意校謬誤觸目之弊
- (十五) 一書各氏四庫全書之例卷首
- (十六) 有提要然臨文時檢點亦
- (十七) 便目了然
- (十八) 一本編特製袖珍本以
- (十九) 便攜帶車腹船唇
- (二十) 皆可不廢學問
- (二十一) 茶引為談
- (二十二) 資

全書六十
冊價洋
八元

要函索
即寄

歐戰小說

情空

第一章

吳門天笑生述

天笑生曰。世界奇劫。乃有歐洲戰事之發生。國士之斷脰洞胸。以碧血染戰場之草者。續續方無已時。預料此數年中。必將有無數悲惋慘淒之事實。足爲小說家材料者。爰先述一事名之曰情空。而我著此篇時。則歐洲各國。方各以其機關之電信報紙。日詡其殺敵千萬武功。炳於塵寰也。嗚呼。擊矣。讀者諸君。亦知世界飛行之術。法蘭西與德意志固能齊名者歟。當未開戰之前。兩國朝野固已急急於是。逆知異日戰端一啓。而此飛翔天空之怪物。必爲惟一之利器。顧我所叙之悲史。卽由是以起。我今先述德國之柏林。有某老將軍焉。曰李龔爾。當日在普法戰爭之際。曾立奇功。至今創瘡尙遍體也。凡此名譽之紀念。蓋比諸胸前纍纍之勳章。尤堪寶貴。須知軍人者。本爲浴血之生涯。膚革與鎗彈爲緣。受創實意中事耳。

李龔爾有一子一女。老妻物故矣。子名李倍德。英爽而。知爲非池中物。以將門之子。畢業於陸軍大學。女少於其兄三歲。端準長肩星眸。如點漆於嬌憨之中。微見沉靜好女子也。一日李龔爾自陸軍署歸。旣入門。則見其女方手叢花盈盈。自隔離籬入。老父見卽吻之。曰曼利。若兄何往耶。曼利曰哥今日赴同學賽馬會。本偕兒往。以身體微有不適。未同行也。老將軍曰佳。且進午餐。待爾兄歸。我方有語詔爾兄也。少選卽聞佩劍之聲。鏗然則李倍德已歸矣。入與老父爲禮。後卽與阿妹親額。曼利曰兄進餐乎。今日賽馬勝未觀。兄氣色定獲勝也。李倍德曰誠如妹言。兄連賽兩第一。第三次亦幾乎奪得錦標矣。惜爲約翰

猛力向前。遽着先鞭。而兄得第二。今日我之雪駒。大覺辛苦矣。曼利曰。然乎。惜妹未往。一擴眼界也。李倍德曰。一星期後。此間又須試演飛艇。屆時當偕妹往。

曼利先歸。繡闥老將軍呼其子曰。兒乎。爾不聞今歲元日。皇帝陛下之訓詞乎。謂二十世紀之世界空中。世界也。今日飛行界之進步。實不可思議。一旦戰爭起。必於空中爭武。烈我輩爲軍人者。宵能不爲前途計耶。矧邇來。英德戰爭。未來之論調。已喧騰於報章。譬諸果物。旣已成熟。畧加彈指。卽破裂耳。而我國空中之預備。當局亦頗縝密。更有徐百林大名鼎鼎。足以環寰球。而有餘顧。年來艇制不一。亦有後來者出。奇制勝今之。以飛艇名者。首推法德。是可知法亦不亞於德。余省老友曰。譚德者。亦陸軍中人也。今雖退職。休居而其子。則爲飛行隊長。兒若有志於飛行界者。我當遣汝赴法留學耳。

李倍德聞言。欣然有喜色。曰。兒已有志於是久矣。方虞無從學習。若僅僅以本國之飛艇制爲限。不足制勝。今重以老父之命。而有此父執爲導。兒寧不往者。老將軍聞言。亦頗喜悅。先以書致譚德。得其許可。而李倍德卽束裝就道矣。

李倍德旣至法。往謁老將軍譚德於台望恩。譚德歡然迎之。時譚德老妻已物化。膝下僅一子一女子。名譚必近。法蘭西航空隊隊長也。女名倩蓮。年纔十九。明眸皓齒。五官溫媚。可以醉人。玄髮朱唇。適與玉雪之容相襯。衣黑羅之衣。釧亦以黑珊瑚爲之。逾顯其溫婉之容。方李倍德初謁其父執。譚德老將軍將軍卽出見其女。倩蓮待客有禮。周旋中節。在閨秀中。可謂至淑妙之女子也。

少選。譚必近歸。衣蔚藍之戎服。徽章爛然於胸。金絡滿之肩章。亦明燦照眼。革靴光可鑑人。氣概凜凜。爲

狀殊極修整。老父爲之介紹曰：此吾世家李倍德先生，亦少年英俊也。今以航空事來此，負篋游學，其實李倍德君學問素優，乃謙恂如此。惟教學相長，今日李倍德君先游學於此，他日兒往柏林，即當主李倍德家而師事之。邇來世界文明一字即可爲師，無俟多讓也。

於是譚必近與李倍德相見，握手道歡，恨相見晚。譚必近者法國之飛行隊長也，又爲航空學校之校長，爲人篤實而輝光，交友以誠。自李倍德負篋來遊，得此良朋，頗覺快心。於是晨夕與共，除切磋學問以外，俱樂部中賽馬場裏時時有李倍德足跡焉。又以李倍德之爲人，伉爽重諾，一時法國陸軍界中人咸樂與之遊。而譚必近之妹倩蓮，尤以青目加李倍德，情苗之茁已長，深根嗟夫。碧翁翁已在此，暗異狡獪矣。

倩蓮好騎乘，擅於畫時跨雲駒，擇水木明瑟處坐石上，攜畫具爲林野寫生。自李倍德之主其家，倩蓮竟得一佳伴，有時並轡出遊。夕陽紅裏，時照雙雙之影，背手看山，駢肩談藝。倩蓮一若非李倍德，不樂也。李倍德除每日至航空學校及飛艇繫留所實習外，此外之光陰無非長伴。玉人逍遙於雲氣山光海濱，林樾得此膩友，可稱艷福。此時李倍德之學詣既猛進，而與倩蓮兩人之情愫亦隨其學詣而進也。

某月日，李倍德與倩蓮遂訂婚約，擬學成歸國，即謀結婚。一日，李倍德入陸軍同人，俱樂部見衆人，涵涵若有大事者，然又各挈其伴，切切私議。見李倍德至，則噤口不談。至他友處，亦如之。李倍德疑也，又見衆人披覽地圖，若有所指點者，見李倍德至，則卷而懷之。李倍德更疑也，又以李倍德性情豪爽，頗得衆人歡，每至俱樂部，衆咸歡迎之。而今日則對之殊落落，無有與之交談者。李倍德大疑，乃出俱樂部，則見

市○民○蜂○擁○於○報○館○之○門○而○賣○報○童○子○飛○馳○於○人○叢○中○如○鶯○梭○燕○剪○疾○呼○曰○法○德○開○戰○法○德○開○戰○
李○倍○德○大○驚○疾○趨○歸○其○廐○則○闔○者○以○電○報○進○老○父○促○歸○書○也○謂○國○交○失○和○戰○端○將○開○正○男○兒○報○國○之○秋○見○
電○趣○歸○雖○寥寥○數○語○而○情○詞○迫○切○矣○李○倍○德○則○疾○趨○已○室○整○理○行○裝○僅○取○書○數○冊○衣○服○數○襲○而○已○時○則○譚○
德○父○子○均○赴○軍○事○會○議○而○李○倍○德○心○中○所○大○躊○躇○者○則○須○與○倩○蓮○一○握○別○也○念○雖○與○倩○蓮○訂○婚○然○今○則○國○
事○爲○重○身○爲○軍○人○又○烏○能○與○仇○敵○國○之○女○郎○結○婚○則○婚○姻○一○事○殆○已○付○諸○流○水○矧○此○戰○開○後○正○不○知○如○何○
結○束○而○我○輩○效○命○疆○場○者○殊○以○獨○身○爲○佳○不○致○有○所○顧○戀○我○惟○不○與○之○面○俟○登○程○後○致○一○書○與○彼○訣○絕○庶○
幾○勿○令○其○蹉○跎○好○年○華○耳○

李○倍○德○踉○蹌○自○己○室○出○甫○及○迴○廊○則○見○倩○蓮○迎○面○而○至○訝○曰○君○何○爲○耶○李○倍○德○曰○頃○得○老○父○電○促○歸○耳○倩○
蓮○曰○何○急○急○若○此○李○倍○德○曰○實○告○君○戰○局○開○矣○公○使○已○下○旗○歸○國○遲○則○不○能○成○行○將○爲○此○邦○之○俘○虜○國○事○
爲○重○安○敢○不○行○倩○蓮○曰○君○行○其○如○我○何○李○倍○德○曰○事○成○變○局○矣○向○者○我○與○姑○娘○固○至○諧○而○無○忤○兩○心○相○印○
誰○能○分○而○析○之○無○如○天○外○罡○風○吹○折○鴛○翼○愛○神○已○勿○能○與○戰○神○相○格○我○輩○軍○人○以○身○許○國○絕○無○可○以○猶○豫○
之○餘○地○姑○娘○愛○我○者○必○能○諒○我○也○

倩○蓮○伏○李○倍○德○肩○嗚○咽○曰○男○兒○愛○國○耳○我○不○能○令○我○所○摯○愛○之○人○舍○其○國○弗○愛○而○戀○戀○於○兒○女○子○事○雖○然○
此○處○戰○事○決○非○旦○夕○所○可○了○倘○得○早○日○平○和○此○戰○局○於○三○數○年○即○能○歸○束○者○我○將○忍○死○待○君○矣○李○倍○德○曰○
姑○娘○勿○作○是○言○我○與○君○今○爲○仇○敵○矣○自○此○以○後○願○芳○心○中○勿○復○有○李○倍○德○其○人○否○則○轉○令○吾○心○有○所○未○釋○
矧○此○後○交○通○既○斷○音○書○又○絕○即○此○一○別○殊○不○敢○必○有○相○見○之○日○姑○娘○年○方○韶○稚○脫○以○我○故○而○傷○遲○暮○殊○非○

我之本心。今國中不乏英俊之士。豪傑英雄。正乘時崛起。願姑娘前途珍重。勿以我為念。倩蓮曰。雖然。願得君一照片。以為紀念。李倍德曰。可遂自行囊中。出照片一授之。倩蓮倩蓮解其胸飾之



金心中嵌紅寶石一背面則鐫字一行曰。願葆此神聖與高潔。乃為李倍德親扣於其時表之上。曰此物儂所愛好。敬以贈君。見物如見儂也。乃雙挽李倍德之手。親吻而別。

李倍德既歸國。即派為某某飛行隊隊長。從征前敵。顧心忽忽。若有所失。則對於倩蓮之情。絲未斷也。一日坐於飛機繫留場之側。方假寐間。忽見倩蓮亭亭玉立於前。又

髯在水木明瑟之區。商畧畫稿者。玉人僂傍。吐氣如蘭。而耳畔疾聞有人呼曰。李倍德起。起。元帥有密令也。李倍德驚而寤。則為一夢。展視密令。則使其攜炸彈以殲法之某氣球繫留場。即日出發。軍令急如星

此法。國氣球隊者。李倍德知之。卽其師。譚必近。所管領者也。然今日之事。固不能以私廢公。且密受元帥之方畧。又烏能逃者。李倍德長於駕駛飛艇之術。奉軍令卽翱翔天空。冷冷然御風而行。覩近法國氣球繫留場。卽從容投其炸彈焉。第見烟霧迷空。火花四濺。而譚必近數年經營之氣球隊。至是掃蕩不留。一遺痕。譚必近憤甚。急攜炸彈乘飛機追之。於是兩飛機交戰於空中。而譚必近之飛機高過於李倍德。第見炸彈爆發於空中。轉瞬間一彈中李倍德飛機之翼。李倍德不能支。遂自空中顛頓而墜。如飛將軍從天下也。

李倍德既自空中隨飛機而墜。乃猶不死。然其地固在法也。騎步兵聞警合圍之。李倍德固無可逃。也是處爲一鄉村。李倍德見有一風車運水之樓。有窗。乃急躲避其中。譚必近見敵之飛機已中彈。則亦按機徐徐而下。乃瞭望之。僅見一破碎之飛機橫臥於田野間。而闐然無人焉。詢諸追者。則云我輩見飛機顛墜卽奔集此處。而轉瞬已不見人。譚必近疑之。瞥覩一風車運水之樓。悟曰。曠必匿此間。

於是軍士合圍此樓。有勇者數人登梯。甫及半中。鎗墜焉。繼之者亦顛。蓋李倍德兩手各擎鎗。一向門一對窗。發無不中。譚必近大憤。親自緣梯而上。必將生擒之。而後快。登梯已盡。將及門次。但聞門內砰然一聲。一彈丸出。適中譚必近之顛。貫腦而出。譚必近已爲國殞命矣。

時則有騎兵統領某少將者。飛騎而至。見之。詫曰。汝曹何不智也。我惟炸斷此風車運水樓者。彼將烏乎遁。於是以一炸之力。而此風車運水樓傾頽。李倍德亦斷肢折骨而殞焉。衆遂舁其屍。與譚必近並臥。某少將對衆演說曰。生則爲敵死可彌憾。是亦忠勇義烈之少年也。全隊爲之施一敬禮。某少將又見李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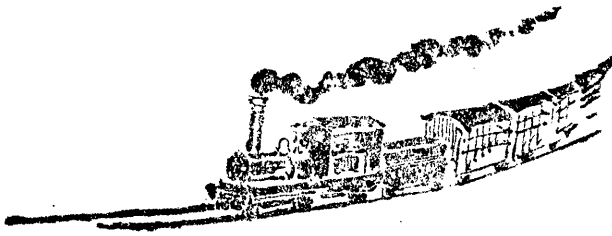
德身畔一金時表表墜爲一金心中嵌紅寶石一愛而留之佩諸己身以爲是役之紀念自譚必近之爲國捐軀也兇耗聞於老父弱妹咸痛悼欲絕然而在此戰爭時代男子之擲頭顱糜血肉以報國者何可勝數東鄰之婦初孀西鄰之子又孤每經一仗殞者無算第聞某村中陣沒若干人死耗一至全村聚哭而子弟之從軍者陞轉尤捷實則陞者卽以抵殞者之缺耳

倩蓮玄裳墨冠持兄喪服有時默念李倍德不審近況若何矣則時時出其照片而晞視之偶閱戰報則見均侈陳戰績而曰某某之戰敵軍死數十萬人也某某之役敵軍創若干萬人也倩蓮心恆惴惴不審此敵軍中有無李倍德其人矣乎自兄之歿也騎兵統領某少將者與譚必近爲好友時來慰藉之心艷倩蓮之美麗有求婚之意而未露也過從漸密倩蓮亦欽其勇而有智然而心終不忘李倍德也

一日某少將擬向倩蓮求婚相約於公園茹而未吐也倩蓮瞥觀黃金之時表上扣有紅寶石之金心胸飾知爲己物前以之贈李倍德者大驚訝之窮詰此物之所由來少將曰此人亦一飛行家而與令兄並命者也遂述其狀貌體態倩蓮大悲知李倍德亦死於是役矣乃急疾趨至教堂則衆女修士方踞禱戰役之平和倩蓮求爲尼遂以苦行焚修之生涯終其年

深院無人長廊寂寂有女冠一人服深黑之道帔冠雪白之髮被金玉其質冰霜其操歛袂而坐恆自貼身衣囊中出一照晞視之照中人則戎服佩劍勳章繞其胸次桓桓一武士也女冠則幽唱數聲清淚兩行以當香花之供養翳何人翳何人謂非法蘭西傷心女子倩蓮而誰耶

(完)



名家
哀情
短小
说篇
妻

小說情 **碧夢痕**

全書二册

價洋七角

此小說以紅樓夢為藍本如文夢書之為寶玉藍貞碧之為黛玉女友若干人侍婢若干人各有所射曲肖其人纏綿悱惻好色不淫其為宗旨則一而情節之翻空出奇詞意之無懈可擊覺紅樓夢猶有欠闕處詩謬處瑣屑處猥褻處此則一掃而空直欲駕而上之洵為言情第一之奇書願與愛讀紅樓者共讀之

小說情 **雙淚痕**

全書二册

價洋二角半

花月痕一書膾炙人口久矣此則師其意而為之湘靈似韓羽仙似韋凌波似杜瓊姑似秋兩兩對照茵溷殊科而瓊姑之厄遇有甚秋痕羽仙之孽情不亞痴珠纏綿沉着之意以簡潔雋快之筆出之青勝於藍自是言情絕作

偵探小說 **生死美人**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半

紐約二女同父不同母形貌若一富有資產父挈之旅行父忽不知去向諸賊賊其珍寶其一謀死其一被誘閉諸室幾瀕於死一少年俠士身受嫌疑易容冒險借一女豪輕入虎穴援救該女卒成伉儷文筆之妙忽而令人疑忽而令人駭忽而令人悲忽而令人喜理足詞圓脫盡偵探小說窠臼

偵探小說 **盜盜**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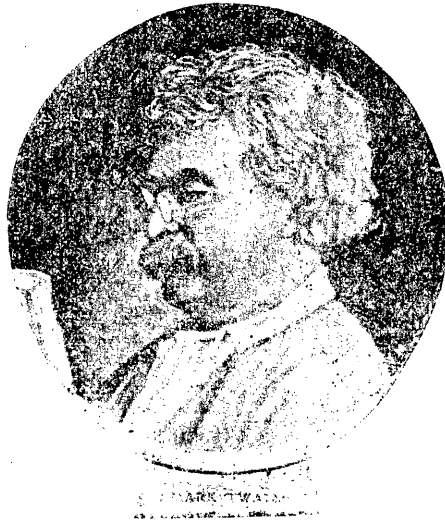
巴黎一富而且美之嫠婦失鑽一粒懸賞求獲一偵探受僱身入盜窟備歷艱辛設計破案始知乃一女子幻作老翁所為而此嫠婦亦係盜中首領該偵探藉此要挾為野合之伉儷事既離奇文又恢詭

名家短篇
哀情小說

妻 原名“THE CALIFORNIANS' TALE”

馬克吐溫小傳

美國馬克吐溫 MARK TWAIN 著 瘦鵑譯



薩茂爾蘭亨克利門司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為美國近代第一作家。別署馬克吐溫。以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生於密查利州 Missouri 之弗勞利達城 Florida。初業印書。後去而為密西西泌河上之領港人。領港時。每聞河中淺灘上水手輩量水。高呼「水痕在二尋處。」By The Mark Two Fathoms 聲蟬聯弗絕。因自名曰馬克吐溫 Mark Twain 蓋取其音相似也。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之戰事起。即赴尼凡達 Nevada 採銀鑛。後二年為佛奇尼亞 Virginia 城中之「進取」報 “Enterprise” 主持筆政。先是亦嘗投稿於此報。著述頗富。一八六四年之聖菲蘭昔斯哥 San Francisco 又往紐約。以演說負盛名。一八六七年與朋輩結隊作法蘭西意大利柏勒司汀之遊。採集其所著「海外天真」者 “Innocents Abroad” 一書中之材料。書出名益著。厥後復從事報務於紐約之勃菲洛城 Buffalo。娶富家女密司蘭屯 Miss Langdon 為室。旋至康奈的克德州 Connecticut 之哈脫福 Hartford 投資於一印書肆中。營業失敗。大受折閱。幸以演說及著作為後盾。始少少復。以一九一零年四月二十一日卒。去今纔五稔也。其所著

第

一

集

有「粗之」"Roughing It"「傳金之時代」"The Gilded Age"「湯姆掃葉」"Tom Sawyer"「海外之浪游」"A Tramp Abroad"「太子與乞兒」"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密西西泌河上之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新靈地歷程」"New pilgrims progress"「赫格爾培萊芬」"Huckleberry Finn"「一百萬磅之銀票」"The fi, 000, 000 Bank Note"及「員德憶語」"Recollections of Joan of Arc"諸書俱不朽之作。

三十五年前。予事採金於斯丹尼司勞。荷鶴嘴之鋤。携汰金之淺鍋。長日犇波。足無停趾。所至處必取其泥土洗淘之。冀有所得。願盼愈切。而得亦愈難。所幸者。其地風光至明媚。多樹。樹中多香液。往年亦多居人。厥後地府空虛。無可採掘。因各望然去。而天上清都。遂成寂寞之鄉。有一處。在昔亦爲一繁華之小都會。有銀行。有報館。有火災保險公司。且亦有市長。有紳耆。爲之董理百事。而今則已一無所有。夷爲一片廣漠之野。荒涼寥瑟。無復人跡。但餘芊芊之草。尙如綠玉。作新碧媚。天蓋地。既無人。可媚者。惟天耳。循野而下。可達一地。曰脫得爾鎮。鎮與鄉爲鄰。有途徑。埃瑤四漫。沿途多小葍舍。相去各不數武。小而適。狀絕可愛。屋角。簷牙。都爲葡萄。所蒙。絡柔條。蜿蜒地。似欲撩人。牆顛玫瑰。亂開無言。自芳。或嬌紅。或嫩白。并窗扉亦後隱於花中。然屋中則皆闕。其無人。徒爲魍魎所宅。數年前。屋殆屬諸中落之家。既未斥售。又不主人。遂空閉。以至於今。更行半時許。則有小木屋。駢立如櫛。半亦中空無人。屋都建於最初採鑛時。建者爲最初之採金人。實爲彼葍舍主人之先輩。故論其年事。當以木屋爲長。間有數屋。尙有人居。居者率皆建屋之人。大抵前此嘗致富。將樸被歸州。未果。而所得尋喪。遂長羈斯土。不復作歸想。使其家人及戚都故舊。

信彼爲已死。遺忘其人。於時喀利福尼亞四周絕多。此輩生氣未絕之死人。傲骨雖可凌雲。乃不足以抵窮神人窮而光陰之催人。亦力往往年纔四十華髮已盈。其顛爲狀。乃類鐘漏垂歇之叟。良以窮年愁壘。自擁抑抑。無復歡意。既悲身世。復思故鄉。悲思日滋。而蕭郎之鬢斑矣。

夫以寂寞之人。居此寂寞之鄉。其無聊爲何如。草野森林。寂然相對。既鮮人踪。且無獸跡。萬寂中。但聞蟲吟聲。亦似含倦意。殆將入眠。似此荒蕪之地。直無一物足以振人精神。益人生趣。亭午午過。予乃斗見一人。此時如旅人於沙漠中。得沃壤。樂乃不翅。其人年鬢可四十有五。方立於一玫瑰四羣之菲舍門次。觀其容色。初不戚戚。似能自樂。其樂門前有園。平日似亦勤於種植。千紅呈媚。萬綠欲笑。見之令人作天樂。園想其人一見予。則卽延予入屋。相款甚殷。蓋好客亦爲斯土之習性。歷久弗變。予見款於意。乃滋適。實以匝月以還。日夕惟盤桓於鑛工木屋之中。所處者爲塵垢之地板。所臥者爲陋齋之寢具。所用者爲錫製之杯碟。所進者爲鹹肉菽豈。及黑咖啡。屋中又無陳飾。可澤吾目。木壁上但張東方畫報上之戰爭圖。初不足觀。予廁身其間。良覺索漠寡歡。今者一入此屋。乃如入安樂之窩。事事物物都足悅吾倦眼。雖不富麗。喬皇亦覺楚楚可觀。譬之久餓之人得食。已彌樂。初不問食之爲膏粱。爲菽麥。而斯人之屋。實有動人情處。脫以食喻之。在勢亦在菽麥以上。予見其垂敗之地衣。糊牆之紙。鏡架中之石印畫。艷麗之燈罩。椅墊。溫則之椅。髹漆之書架。及架上所列貝殼書籍。磁瓶等物。若能慰吾靈魂。且覺凡此敷陳。又一一都出婦人纖手。乍視之似無足重而去之。卽覺其不可少。予周視一過。心中之忻悅不期而流露於面上。其人見狀。亦悅。歡然言曰。凡此都出個人玉手。弗論一事一物。均爲彼所躬親。語既流目。四顧觀此室中物。

狀似含情似又崇拜。其所謂之個人忽見一畫架少偏則立至其前展手整之狀至著意整後意猶未愜。又却立再四端相弗已良久始竟其事。架既正復以手輕撫之言曰個人恒如是故予亦如是此等纖微之舉吾人每易輕忽初猶弗省事後便覺特個中初無定例惟在人隨時留意此一撫者有如慈母爲櫛其愛子之髮櫛竟則不覺輕撫其首予時見個人展其纖纖玉指敷陳百物坐是偶一舉手輒與彼肖其敷陳果有有一定之則例予初弗知而個人則知之良稔既知室中何由須加陳飾亦知室中當如何陳飾始得知其一且知其二顧予則但知其一而已言次引予入一寢室俾濯吾泥垢之手似此雅潔之室予弗見已久屈指當在數載以外一衾一枕白乃如雪地上舖以地衣壁間糊紙并懸圖繪床前有妝臺上陳妝鏡針氈及精美之化妝品室一隅寘一面盆之架盆及水壺均以真磁製一磁碟中有皂一方架上縣白巾凡十二俱潔白甚取以拭吾穢手不無惋惜顧吾心中之滿意則又寫於面上其人見之似感似喜又曰凡此都出個人玉手弗論一事一物均爲彼所躬親此間幾無一物不親其手上之癩澤今茲君即可味吾語中含有何意無俟吾之喋喋矣斯時予拭手方已則卽游目細審室中物狀纖屑靡遺吾人苟新履一地輒復爾爾覺此事物物都足以悅吾目而振吾精神且揣彼人之意室中似尙有物須吾親自發見視彼目光微逗亦若樂爲吾助予遂偷視其目光注定何處果一注定者則其物卽可唾手而得顧乃數數失敗彼目有如游龍令人捉摸不定後乃得之而歷時已久彼人見予已得則縱聲而笑握其手歡然呼曰卽是物君得之矣吾固亦知君必能得之是卽個人之小影君以爲如何者予趨至一隅視之見牆上有黑胡桃木之托架上寘一銀板寫真合中有女郎小影其玉容之娟好爲予生平所未

見對此畫裡真真不覺為之神往而面孔無賴又復宣洩吾心中之秘現為歎賞之色彼人一見則亦如飲醇醪陶然自得真影於原處顧謂予曰去年今日為個人十九歲之誕日而是日亦即吾二人鴛鴦成



儂絳櫻則兜率生天亦且甘遲十劫何況小作勾留一時心乃大熱渴欲見個儂一面既而虞心忽生悄

君去個人歸時亦且失望予私念似此仙葩明珠之美入果能以予去而失望耶設予親聞是語出之個
不淺曷少須勿即行予亟問曰
個儂安在予何時始能觀其芳
容彼人答曰今方出寧家省其
家人彼家遠在四五十里外匪
同咫尺個人去亦二來復矣予
曰君盼彼以何時歸彼人曰今
日為來復三日歸當以來復六
夕九時許予聞語大失所望悵
悵言曰然則予緣殊慳爾時恐
已去此胡由一見彼人立曰去
耶何遽言去君其以勿去為得

然自思曰予當立去此間俾鎖吾心彼情罣足以伴人一生不可嬰也予方作是念而彼人又曰君須知個人亦滋好客果有人富知識善談論者來罔不歡迎蓋個人知識亦綦富天下萬物幾於無物不知且能言如好鳥平昔讀書亦多粉臆中似羅萬卷發一語且足以驚君君其勿行姑少須之君行渠儂必失望也是時予思甚深但聞其聲初不知其作何語彼去予亦弗覺後始覺之而彼亦尋歸卽托架上取寫真合以小影向予言曰君曷親爲彼告謂將留此見彼不卽他適予第二次一見畫中之人所立之決心乃立渙決留此一冒是險是夕吾二人各口烟斗相對徐吸且閑談百事而談鋒所及半在個儂予粟六經月久無此樂今烟香笑語中之片刻直目爲畢生難逢之盛會來復四日旣瞥然而過入晚有一偉碩之鑛工自三里外來其人亦已久客斯土頭上漸生白髮見予儕卽致敬禮且寒暄意至隆渥旋謂吾友曰吾心滋懸懸於尊夫人渠果以何日歸有消息來未吾友答曰有書至此湯姆汝欲聞之乎來人曰亨利吾急欲聞之汝能否爲吾一讀亨利者吾友名也卽自其佩囊中將一書出謂書過冗長當節去一二親愛之語但讀其大概遂朗朗而讀書中詞旨溫婉直含無限情意其下尙有附言則祝湯姆喬却萊三人多福并及其他至友鄰人語亦懇摯亨利讀已卽視湯姆呼曰噫汝故態復萌矣趣去而手容吾視汝雙眸予每讀吾妻來書汝輒作是狀予行且寓書告彼湯姆搵其淚言曰亨利勿爾無事告彼汝當知汝友老矣小失望卽不期而哭弗能自制吾意彼必且自來詎來者徒爲此數行之書烏得而弗悲亨利曰汝悲實無謂來復六日吾妻歸矣湯姆曰吾固亦知之然適纔之悲亦出於不自覺在理吾輩當卽準備一切以迓其歸今茲吾當行然老友誌之彼歸時必告吾言旣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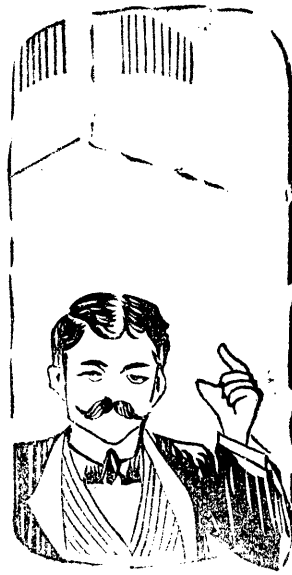
來復五日濱暮時。又有一白頭之人自一里外之木屋中。于而來。告吾友亨利。謂來復六日之夕。稚子輩將來。此小作遊戲。以悅歸人。惟不審亨利夫人歸時。罷否。罷者恐弗耐也。亨利立曰。喬妻惡得罷。苟得諸老友在此。渠卽兩月弗眠。亦不覺罷。喬尋聞亨利言。渠儂有書。至卽勦亨利讀之。聞書末亦祝彼多福。則大悲幾欲失聲而哭。旋乃自言年老多感。每一聞渠儂芳名。輒悲從中來。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繼又仰天言曰。天乎。吾輩倦念渠儂甚也。

來復六日之午后。予時輒出時計觀。弗已。亨利見狀。訝曰。汝心殆已急急耶。斯時個人尙不卽歸。汝其少安。毋躁。予見吾友已窺吾秘。微覺弗寧。已卽輟然而笑。謂此爲予之習性。脫有所盼。心恒急急。不特對於尊夫人爲然。吾友聞言似尙有所弗慊。後此渠爲狀亦刺促。不能寧貼。凡四次偕予至街頭。以手障日。極目遙望。且屢屢言曰。予心中煩憂無極。不能自己。雖亦明知彼必以夜中九時來。然冥冥中似有凶徵。初無佳兆。汝意彼途次或不違意外事乎。予見彼童駭不之答。而亨利仍絮絮問予。意至弗耐。作惡聲報之。亨利始不語。顧厥狀若甚悲痛。如被重創。予尋亦自悔無謂。在理當加以慰藉。不應爾爾。天將暮。又有一鑛工名却萊者來。尼亨利讀其書。旣畢。則言屋中當如何準備。以示歡迎。且續續作朏摯語。以殺其朋友之憂思。後又言曰。亨利汝妻惡得違意外事。汝其鎮定。汝心勿省省然。自尋苦惱。彼書上何語者。不言彼嬌軀安耶。不言彼將以今夕九時歸耶。渠儂出一言未嘗中變。少須且立。至汝又何憂之有。今爲候已促。吾輩其卽往飾汝室。使成當年新婚第一夕之洞房。以俟新夫人含笑來也。少選湯姆及喬亦相繼。至各鹿鹿然從事於陳飾屋中。綴花朶。無算濃馨。四溢如入香城。將及九時。三鑛工均出其所携之樂器。調之。

謂稚子及女郎輩不久將至相與作古式之天花亂墜舞以遊亨利夫人三人比肩而坐一引四弦琴一操五弦琴一則嗚嗚然吹其洞蕭合奏舞蹈之曲復各以巨靴點地爲節拍既而九時且至矣亨利兀立門外引領望長街盡處以憂急已極身乃搖搖欲仆宵來渠已進酒數巨觥爲妻并祝其平安至是湯姆斗罷樂欣然呼曰吾輩且少止更各進酒一觥行見渠儂至矣喬遂以盤托酒具來三人各取一觥盡之尙餘一觥予遂取其一將飲喬忽低語曰寘之取第二觥予如言取酒一飲而盡亨利最後飲酒剛下鐘已鏗然九鳴亨利且聽且數鐘聲寂而顏色亦暴變慘白乃類死灰顫聲呼曰諸兒郎吾怖極病矣若曹曷助吾下眠三人遂扶將以入眠之沙發上亨利狀似入睡旋忽如夢囈作含糊之聲問曰是非馬蹄聲乎個人來未一人以口附其耳答之曰來者爲傑密柏烈希謂汝妻出發少濡滯又以馬蹙不良於行今茲方在中途半小時後至矣亨利復荷荷言曰當謝上帝個人乃不遺意外事語甫出口已入睡鄉三人卽去其衣履昇之入臥內須臾始相率合其門而出予覘三人狀若將告歸則亟曰三君幸少須走與亨利尙爲初交彼夫人來時且不吾識尙煩三君紹介三人相視無語者移時喬始銜悲答曰彼耶彼實大可憐香消玉殞者一十九年矣予大驚曰渠儂已死耶喬曰卽不死亦與死等實告君渠儂與亨利結褵後之半載歸寧省親一來復六日之夕命駕而返遽在五里外爲紅人劫去由是芳躅沈沈無復玉人消息矣予曰亨利卽以是故遂失其心乎喬曰渠初匪狂惟思其妻弗已年年今日翹盼其妻歸來吾輩則亦年年辰此以殺其悲前三日必先來存問謂尊夫人有消息乎以何日歸來復六日之夕則必綴花於此屋中加以陳飾并奏樂作準備跳舞狀十九年來年年如是第一年之來復六日吾儕輩來者凡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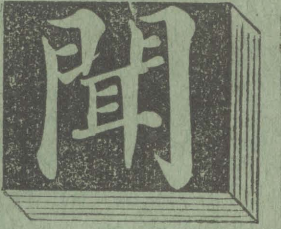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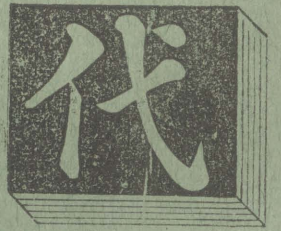
十七人諸女郎尙不在其例而今則但剩吾輩三人鶯鶯燕燕亦都風流雲散無一或存每值是夕是時吾輩必進以麻醉之劑使入眠否則且立癩今夕一過則渠又生一年無復他虞惟年年斯時渠必於三四日前盼其嬌妻出其妻當年言旋時寄彼之書廻環維誦百回不厭吾輩則亦聯翩以至牒彼一讀嗟夫上帝渠儂實可愛也

(完)



偵探小說

寶石鴛鴦



特價五千部

紙面洋裝四冊
凡三十餘萬言

定價一元八角 特價 壹元

有清一代遺聞軼事足資記錄者本書無不備列實可補掌故歷史之闕而諸家筆記之長亦兼容并包能令讀者趣味盎然洵集大成之作人人不可不閱之書也茲將六大優點披露如下。

一、

搜羅廣博

有清三百年間。上而宮庭。下而草野。遺聞軼事。散見於諸家筆記者。不下一二百種。本書曾集羣編分類搜輯。讀者得此一書。數百家之筆記。均可不讀。

二、

標類分明

全書分「名人軼事」「宮闈秘史」「外交小史」「文苑雜錄」「洪楊軼聞」「禱

三、

裨益見聞

清代法令制度之變更。風俗好尚之異同。以及名優名妓。大佞墨吏。劇盜巨猾。其人其事。影響及於政界社會者。皆窮其原委。詳其生平。俾讀者。鈎稽陳跡。足為論世知人之助。

四、

闢除迷信

清代文網嚴密。文人深自韜諱。往往說鬼搜神。託於寓言諷諫之列。本書以事涉迷信。概從擯除。

五、

選錄謹嚴

近日關於清史之簡記雜錄。或種族之見太深。或毀譽之途未當。舛謬之處。不可枚舉。本書凡報紙傳聞之辭。偏激虛構之談。絕不闖入。

六、

參攷精密

前人筆記中。遇有不能直截揭載者。往往以某事某代某公某處字樣。糊合過去。本書悉為之參攷。改正。以清眉目。編者有時間。加評語。期資互證。

寶石鴛鴦

孟詞查女士

新月出嶺餘霞滿天紅照川原轉成紫翠歸鳥投林其聲啞啞適與遠來之汽笛鳴鳴相唱和喜此非哀亭盤車站之晚景耶暮色蒼茫中陡聞一賣報童子高聲呼曰孟泰飛大偵探被刺於師脫令速看速看



一時全車人俱爲所動爭向購閱而童子所囊之報乃立罄須臾輪機軋軋辭站而去衆客均披報讀之見特別紀事欄內赫然二號大字映人眼簾標題爲孟泰飛大偵探被刺紀其事曰師脫令馥克森街後地素荒僻忽於昨夜發現男尸一名血痕狼藉面目模糊似死後故損破其面部以免人識別者見者竟不辨爲誰氏嗣探得馥克森街

第四十四號爲孟泰飛偵探住宅孟泰飛前因事去南美八越月二日前始回國昨忽失蹤按之死者年歲衣履與夫種種形跡足證明確爲孟氏蓋自孟氏宅門起至尸身發現處履印雜錯似有數人匆忙

由此經過者且離尸身五十步外復有孟氏名刺一帋必係主兇移尸後搜其身畔所有時所遺者云客中一類富商者閱畢投報於案仰天長歎曰孟泰飛一生好義遇不平事尤無不盡其神妙不測之手腕以扶翼之故國人無不頌其德天何不佑此老竟遭此慘劫哀哉哀哉

富商對座爲一女子年約二十左右丰姿綽約韻秀天然傍坐一少年亦翩翩風度氣宇不凡望而知爲縉紳子弟携此如花美眷作新婚蜜月旅行者時少年忽起立取革囊置膝上柔聲問女子曰琦西吾愛夜深矣怯寒否言時由革囊出一緋紅絲巾輕護其肩又爲理耳傍金絲之髮琦西迴眸微笑覺雙頰承渦愈增斌媚出其柔蕙之纖手授少年曰可璧吾已寒透腕矣可璧握而連吻之曰吾愛何不早言致令我可愛之玉手受寒至此我悔以全神注報帋而未念及卿也卿其能恕我乎言已復挽琦西香頸接吻者再少間又曰琦西吾愛師脫令去此不遠矣卿不見時計已指十點零六分乎再越十分吾儕將晤季父惠更生於寶宮作絮絮談矣（寶宮者師脫令之大旅社也）聞季父近患肺膜炎症甚劇醫久無效病中悽寂之苦可以想見得吾儕往其愉快爲何如嗟乎季父生平經營商業操奇計贏營業每勝儕輩於探郎籐礦苗後更名噪一時大資本家爭先投資請合股採辦舉季父爲總經理職司籌畫日夜辛勞而又性極慈善以所得十分之五慨助孤兒院教養費蓋季父時年逾耳順膝下猶虛卿所知者自去年秋季父辭去職務除日至孤兒院與二三孤孩散步遊戲外日惟寄情花鳥其園內所植之百合花色色俱備爲類甚夥卿見之必流連不忍去也語未畢車已停機乘客絡繹下二人知已抵師脫令遂亦携革囊逐乘客相將下車出月台見寶宮之汽車伺於道傍御者見可璧卽鞠躬曰密斯脫蜜昔斯可璧晚安主

人得密斯脫惠更生書後。已預備一室。專俟密斯脫枉駕。此室面愛儂湖風景。殊佳也。可璧笑應之。並曰。康迭汝尚在寶宮耶。前聞汝與一黑婦結婚。得產甚夥。有諸康迭曰。是訛傳耳。何處覓此好婚媾耶。去年蜜斯脫可璧離寶宮後。僕曾往英基尼。至上月中旬。始返此間。語時。御者開汽車門。速二人入。可璧偕琦西。遂登車。康迭轉扭機輪。疾馳而去。綠陰滿道。碾動飛塵。不十分鐘。已抵寶宮。侍者爲携行囊。由升降梯。上二層樓。店主彼得。已含笑出迎。狀至親切。琦西見彼得。年約三十餘。粗眉細眼。瘦削而長。與可璧執手爲禮。寒暄畢。引至會客室。可璧遂詢以季父惠更生居處。彼得曰。令叔以肺病甚劇。已於今晨十時。遷往葛雷特醫院療治。頃有人致函先生。以先生尙未至此。故書又携回。此時駕旣蒞止。可電令叔知之也。言未訖。侍者持書至。授之可璧。可璧知爲叔氏函。自醫院飭人遞來者。急破閱之。立作復書。交來人。且囑彼得。明晨八時。備馬車。以便早出。彼得唯唯。旋起身。導可璧等。至三層樓。繞陽台左轉。至九十八號。可璧見室甚宏敞。計內外二間。器物陳設。極精。壁間懸義大利名畫種種。窗果面愛儂湖中風景。全見也。欄前列花二架。架上百合花盛開。迎風飄舞。狀似歡迎。此一對璧人者。彼得乃按鈴呼侍者。進咖啡及白蘭地。又謂可璧曰。密斯脫可璧。旅行辛苦。得毋過勞否。可璧曰。然。或由火車中受涼耳。彼得曰。白蘭地可以解寒。行裝已卸。不妨覓薄醉也。可璧謙謝。彼得隨道晚安而出。

一竿紅日。映入玻璃。可璧盥嗽畢。甫就早餐。侍者已持書至。可璧繹讀未半。旋囑侍者。促致書人入。侍者隨偕一年約六十餘之老人進。可璧曰。羅速。昨夜老主人安乎。羅速鞠躬曰。老主人自昨晨入醫院後。病不見增減。頃囑僕以此鑰送來。請少主人速往醫院。有要事商也。可璧曰。我已盡悉。汝先回。予立至也。老

僕唯唯去。可璧笑謂琦西曰：卿願偕我往否？琦西曰：善。可璧遂取繒麗外套衣，琦西相與由升降梯下，共乘馬車。可璧命御者先往季父宅，宅固在巴槐街二號。少間車抵宅門，羅逵已出迎。可璧曰：羅逵，汝何先我而至也？羅逵曰：僕自寶宮回，乃遵老主人命來此專候。卽料理花事，聞車聲，轆轤知少主人至，故出探視，便迎迓也。琦西曰：料理百合花乎？羅逵曰：然。琦西曰：季父病中尙惓惓，此花不已愛花之心，可見矣。顧何不移一二架於季父病室，以供玩賞，或可稍解煩悶也。可璧曰：卿言亦是。俟我事畢，再計且可與卿先一飽賞也。二人遂携手登樓，入惠更生臥室。羅逵爲啓扇室內窗，葉緊閉，暗不見物。可璧按雷燈，使明見室中，舍銅牀搖椅，外無他物。琦西異甚，然亦不詢。所以姑觀。可璧作如何之舉動，可璧曰：琦卿可憑椅少坐，以俟語時移牀近窗，並探囊出鑰，以鑰之一端轉樓板之小螺旋釘，釘脫板起，突現一鋼板，板下藏機關箱一可璧復以鑰啓之，得一小盒，外包以不灰木，可璧取納衣袋中，仍扇箱板如故，復推牀於原處，息電燈，偕琦西出下樓，繞書室而至花房。琦西凝視見玻璃室內異色雜錯，所謂數十種之百合花，蓋盡聚於此。可璧隨摘一枝，佩琦西襟上，曰：琦卿行矣。時計已指八點三十分，恐季父俟吾儕久矣。琦西曰：季父固愛花如命，苟知吾儕與其所最親愛之百合花作相見禮者，雖晚必不吾責也。車旣抵醫院，可璧以名刺授閤者，曰：皮達兒醫士在院否？閤者曰：在。隨導二人入應接室，憩坐。少間皮達兒入，各握手爲禮。皮達兒曰：令叔患肺病已久，來院之前，由西班牙醫士診治，昨日十時始來院，卽投以安神劑，俾其精神得少甯貼，肺病則未易治療也。現臥三層樓九號病室。可璧曰：季父此時清醒否？可與之作片刻談否？皮達兒曰：可。乃引二人至惠更生室，則見老人衣白衣，仰臥病牀，狀至羸瘠。因候可璧已久，聞履聲，橐橐卽側身。

外。向。似。預。知。二。人。之。至。者。可。璧。與。琦。西。立。近。牀。前。與。之。行。親。額。禮。惠。更。生。乃。振。其。枯。澀。之。喉。發。一。種。淒。切。之。聲。謂。可。璧。曰。可。璧。吾。愛。姪。汝。叔。已。望。眼。穿。矣。以。余。靈。魂。與。軀。殼。之。分。判。恐。已。甚。易。行。將。與。吾。愛。姪。長。別。矣。小。盒。已。取。得。否。可。璧。曰。取。來。矣。語。時。以。手。入。衣。袋。中。將。取。盒。而。陳。諸。牀。惠。更。生。急。止。之。曰。母。爾。可。速。往。延。律。師。摩。誠。比。克。至。欲。屬。之。以。身。後。事。也。可。璧。曰。諾。復。問。曰。季。父。此。時。覺。何。如。者。惠。更。生。閉。目。甯。息。半。晌。始。復。曰。可。璧。汝。知。爾。叔。愛。爾。否。延。律。師。者。授。遺。產。於。汝。也。盒。內。儲。藏。物。竭。畢。生。精。力。始。得。之。於。耶。籐。寶。石。礦。固。爲。我。第。二。之。生。命。亦。曠。世。所。無。之。奇。珍。也。汝。宜。寶。藏。之。勿。令。轉。徙。他。人。手。沒。我。偉。業。也。語。未。終。喘。息。殊。甚。皮。達。兒。醫。士。見。狀。謂。可。璧。曰。令。叔。此。時。宜。靜。養。請。密。斯。脫。可。璧。外。出。稍。坐。可。璧。遂。謂。季。父。曰。姪。擬。暫。離。一。小。時。後。再。來。叔。父。可。安。睡。矣。遂。別。惠。更。生。與。皮。達。兒。回。寶。宮。未。幾。卽。往。律。師。摩。誠。比。克。處。告。以。季。父。病。危。事。於。是。偕。摩。誠。比。克。及。琦。西。復。至。醫。院。時。惠。更。生。已。暈。絕。一。次。見。摩。誠。比。克。乃。作。微。笑。曰。老。夫。靈。魂。將。返。諸。上。帝。今。得。吾。愛。姪。可。璧。在。側。吾。心。慰。矣。請。以。遺。囑。讀。而。授。之。顧。可。璧。年。少。未。經。閱。歷。後。此。尙。望。多。所。指。導。也。摩。誠。比。克。領。首。諾。之。須。臾。惠。更。生。氣。忽。上。逆。醫。生。皮。達。兒。揚。手。令。衆。勿。聲。可。璧。乃。握。惠。更。生。之。手。合。眼。爲。之。默。禱。並。令。人。促。牧。師。至。移。時。牧。師。來。則。商。業。百。戰。之。惠。更。生。已。銷。聲。戢。影。與。此。五。濁。惡。世。界。長。別。矣。

鐘。聲。鏘。鏘。花。圈。環。繞。惠。更。生。入。墓。禮。畢。矣。是。日。也。白。馬。素。車。携。花。往。弔。者。絡。繹。不。絕。而。彼。得。亦。與。焉。牧。師。引。衆。人。祈。禱。讀。經。畢。卽。爲。一。班。孤。兒。唱。追。悼。歌。後。摩。誠。比。克。并。爲。簡。單。之。演。說。以。表。揚。惠。更。生。一。生。功。德。喪。禮。旣。成。可。璧。遂。起。謝。來。賓。翌。日。偕。琦。西。至。叔。父。塚。督。花。匠。種。樹。可。璧。指。一。白。石。十。字。架。與。安。琪。兒。像。謂。

琦西曰此彼得所贈也。琦西曰彼得卽寶宮之主人乎。可璧曰然。復語琦西以彼得歷史曰彼固囊人子。幼時因劇醉後拋石誤傷安斯林公爵之愛孫。捉將官裏去處以四等有期徒刑。其父及白髮之祖母悲憂致疾。彼得時業鞋匠。因亦中止。後其父竟憂鬱而卒。彼得之舅父旋爲季父。記室以此事告諸季父。季父素慈善。遇此生死關係之事。尤肯極力助之。因謂彼得之舅氏曰曷不早告吾致令其父鬱鬱死哀哉。於是季父乃出金贖之。彼得遂出獄。其祖母病亦愈。後二年彼得乃向季父貸川資赴南美。巴西云往。經商至五年前始返故里。此數年中究何所作。彼得不以告人人。亦無得知者。既返則出巨資築寶宮以招待旅客。且彼得一生未娶。自南美歸時曾以美產之女孩爲義女。琦西曰吾儕居寶宮之翌日見彼得携一十餘齡女童散步。愛儷湖畔者殆卽其人矣。可璧曰誠然。琦西曰此女風姿秀美。氣度溫文。頗有大家風範。且雙睛蔚藍。笑靨承渦。望而知爲靈敏聰慧者。可璧曰此女良不惡。工畫善琴。卿苟欲晤若者。告彼得介紹可也。時已薄暮。花匠各散。二人亦返寶宮。

明日可璧過彼得處閒話。彼得力與周旋。若惟恐不得其意者。可璧偶及琦西欲與其女愛綸爲友。倩爲介紹。彼得聞可璧語欣然允諾。爲狀至悅。曰小女庸陋不足以友夫人。旣承不棄。當令其常侍夫人左右可也。前日夫人來時本擬遣愛綸趨謁以先生及夫人均無多暇。恐擾清興。故未來。前且愛綸體弱善病。前日又以客感臥牀也。又曰聞明日茱蘭名科舞場開三週紀念會。主人約愛綸往彈琴。倘夫人有興當遣愛綸先至夫人處以便同去。如何。可璧曰善。遂別歸告琦西。以彼得語。琦西喜甚。翌日晚七時彼得果偕愛綸來。脫帽謂琦西曰小女愛綸粗鄙不文。失禮處乞夫人恕之。茲後倘需彼者召之可也。予當先行。

愛綸留此少頃。夫人可挈之同往。開會約八時半也。語已道別而出。琦西見愛綸玲瓏嬌小。弱不勝衣。衣襟上配以玫瑰。愈增妍麗。較之湖濱初見尤覺可愛。愛綸見琦西美麗溫存。亦不覺傾倒。二人於是乃如故識焉。愛綸曰。可璧夫人如曾在何處見過者。惟不能記憶矣。琦西遂握愛綸之手曰。愛綸姑娘。吾輩前此固未謀面。然或夙世因緣。曾爲契友。亦未可知也。言已微笑。復曰。予今晚不欲往跳舞會。因急欲一聆姑娘雅奏。萬不能免此一行。顧昨聞姑娘玉體小有不適。不知病幾時矣。愛綸曰。賤恙時作時止。已閱二年。故因之輟學者屢矣。言時稍呈不豫之色。琦西曰。曷不往醫院診治。或可早瘳。愛綸曰。吾父不願予往醫院也。言時狀尤怏怏。隨出時計觀之。謂琦西曰。行矣。夫人已七時三十分矣。菲蘭名科跳舞會所。去此遙遠。車行須三刻鐘。始至。且今日旣逢盛會。觀者必多。開會之第一節。卽予之奏琴。不得不早往也。於是琦西急更衣畢。携愛綸手登車。可璧則挾琦西肩巾。獨乘一車。旣抵跳舞會。主人及彼得已出迎。三人乃隨之入座。少間開會。愛綸翩然登臺。琴聲作矣。高下抑揚。疾徐頓挫。各極其致。旋有四女童持花出。兩兩如蝶翅舞。且舞且歌。歌聲與琴聲相和。歌旣罷。琴聲轉爲哀音。聞者幾爲淚下。琦西謂可璧曰。佳哉。愛綸姑娘之記憶力。默奏此長篇曲譜。而能如此之曲盡其妙也。旋聞掌聲如雷。愛綸已翩翩下舞臺矣。至琦西處。謂曰。夫人予體尤覺不適。思歸矣。夜深霜露重。夫人亦早歸爲佳也。琦西曰。頃聆雅奏。敬佩敬佩。如姑娘去者。予等亦願同歸。尋常跳舞。原非予所樂觀也。於是彼得等四人同登一汽車。迨回寶宮。旣歸。愛綸逕別琦西入臥室。少進咖啡。就案傍安樂椅孤坐。默念琦西頃問項下所佩之寶石晶光四射。良不易得之上珍也。美則美矣。未免易惹匪人垂涎。予以初交不便。規勸故道。此種種誑語。令其早歸。免其或

致意外。疏失也。又思今晚予友麗蓮約吾在舞場晤叙。吾竟不待其來而先返。必疑我寡信矣。遂就案作書報麗蓮。畧陳體又欠爽。未能踐約等語。書竟乃就寢。越數日。可璧忽接其父來書。言季父既授遺產於汝。曷不去寶宮而遷入季父之宅。既能撙節。又較安適。云云。彼得亦贊成之。惟琦西適櫻微疾。愛儷湖空氣新鮮。正宜養病。故礙於一月後再議遷徙。可璧以不忍拂琦西意。遂亦中止。茲後琦西遂日與愛綸或偕遊。以攬風景。或對坐以談學術。兩人固甚相得也。由此愛綸竟得一良友。而琦西亦賴以作岑寂中之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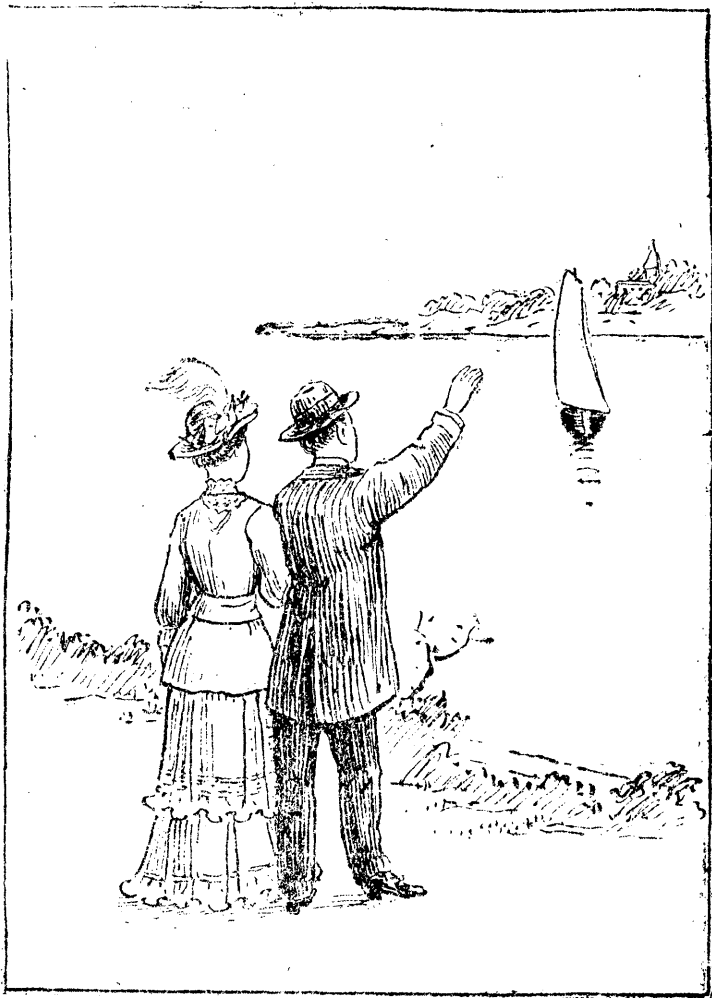
一日。可璧季父之老僕羅迷。匆匆至寶宮。氣息咻咻。面可璧曰。特白主人。老主人宅近夜。屢聞異響。或有他故。不可居也。蓋昨宵忽出一至奇特事。言之猶覺心悸也。可璧驚甚。急詢曰。究爲何事。而致汝惶懼。若是其速語我。羅迷曰。昨夜已過半。僕等俱就寢。忽守餐室之湯姆。狂吠僕輩。恐有竊賊。急起巡視。行至後園。見老主人臥室之百葉窗縫內有光。外射僕等。既啟餐室。後由餐室轉而登樓。則門窗緊閉。無稍動靜。少頃。陡聞一種尖銳聲。及鐵索聲。發自老主人臥室內。聞之令人毛髮皆豎。簌簌作戰。人聲耶。鬼聲耶。至今猶未能辨之也。僕等鼓勇啟鑰。時門上之氣窗內突現一怪物。獐獐若厲鬼。毛髮四披。頂上發光。齒齜齜有聲。僕卽由袋內取出手鎗。撥機猛擊。惜未能中。而此物則益震怒。狂咆如雷。屋爲之震。鐵索鏘鏘。陰風肅然。僕等此時幾疑已入鬼境矣。蒲亨明竟驚暈仆地。今晨已送入醫院。嗣復啟門入時。則此物已由窗如飛而去。正不知何物。魔鬼作弄人至此也。可璧聞語。驚駭欲絕。隨謂老僕曰。汝曹毋恐。或一時神經錯亂。造此幻象。亦未可知。汝其先歸。一句鐘後。予必來也。老僕既去。可璧遂披衣出。詣律師摩誠比克處。

告以此事之顛末。並約同往偵察一切。二人乃至惠更生故邸。老僕從旁指示。是爲怪物出現處。是爲鎗彈擊中處。遍閱一周。竟無蹤跡。可尋更奇者。室中之物。位置依然。窗扇如故。可璧曰。以余觀之。此必賊人喬裝怪物。藉此恫嚇居者。似此繁盛之區。安得有鬼。摩誠比克曰。誠然。誠然。老僕等既屢聞怪聲。想來此已非一次矣。此屋後與曠地毗連。吾等試至彼處探討。或得端倪。亦未可知。可璧卽命老僕啓扉。出但見樹葉蕭疎。苔痕剝落。耳摩誠比克出望遠鏡四照。則平原一片。覆以草茵。毫不露一二足跡。供人尋繹者。訝曰。奇矣。賊人詎不由此道入耶。今日余以赴友人約。故不能久留。明日當再會於此。共研此奇案。鄙人脫有補於君者。靡不盡力爲也。惟欲窮此事之根源。恐非聘偵探。不可。惜孟秦飛已死。否則以此老之手。段鈞沈索隱。當迎刃解耳。可璧鞠躬曰。承先生指示。甚感。明日午後當趨告消息也。摩誠比克旣去。可璧謂老僕曰。今夜慎守前園。勿燃燈。勿作聲。覘其再來與否可也。老僕曰。諾。且顛聲謂可璧曰。吾侍老主人二十餘年。甘苦備嘗。靡有怨心。僕無家無室。無所繫戀。每月所入。咸助乞兒。今老主人逝。未匝月。輒發現此可驚可怖之事。僕甚不安也。故僕對於此事。竭我力所能及者。願犧牲此老命而爲之。可璧歎曰。羅述誠義勇哉。願汝好自爲之。不久當知其究竟也。惟蒲亨明現何如者。羅述曰。頃有人自醫院來。聞今日稍愈。不日當能告瘳。渠年輕體壯。當無意外之虞。主人請勿系念也。可璧乃仍歸寶宮。次日復至摩誠比克處。適已外出。閤者曰。主人行時。囑僕言如先生來。請稍坐以待。可璧逕入書室。坐沙發上。取報閱之。未十分鐘。摩誠比克至。見可璧已來。甚喜曰。余頃由偵探斯蒂芬處來。爲君商前日事也。惟以斯蒂芬言君等須暫歸故里。蓋既發現此怪狀。則賊必有所圖。日久恐有不利於君。无妄之災。避之爲佳也。緝賊一事。予

與斯蒂芬偵探二人任之。君無多慮。可璧聞語。默思半响。謂摩誠比克曰。予昨已將此事電告予父。今晨得覆電。亦命余等速回哀亭盤。俟余等返。吾父當來此研究斯案也。茲聞斯君言。適與家父之意相合。去志已決。只得以一切事務重煩先生矣。言時。起立作鞠躬禮。又曰。行時當再來面辭。遂別摩誠比克回寶宮。告琦西以斯蒂芬之意。且作書告其父。以歸期。蓋可璧欲觀此事之結果如何。故行期定於五日後也。彼得聞可璧不日離寶宮。頗形怏怏。謂可璧曰。茲後消息。當一一電告。不知頃者尊僕云何。昨晚安否。可璧曰。昨日尙無動靜。彼得曰。願上帝祝福。勿爲君前途害也。可璧曰。願如君言。則幸甚。嗣後羅迷日來報告。俱無變異。至第五日。可璧偕琦西摒擋行李。正擬首途。忽得愛綸手札。叮嚀珍重。并祝平安。交好之情。溢於言表。書曰。別離在即。急欲與夫人一語。以傾衷曲。奈舊病復發。不能支撐。愛綸蒙夫人不棄。感何如之。臨別贈言。尙乞夫人察之。夫人曩在跳舞會所。佩寶石希世之珍。意覬覦者不乏其人。途中慎藏。不可稍露。賊人眼也。尙乞夫人察之。琦西接書後。心感愛綸不已。以其年雖幼稚。見事頗周。到即以交誼論識。面未匝月。竟能直言不諱。其忼爽之情。令人生慕。遂報以復書。匆匆赴車站。比至哀亭盤。已日薄崦嵫。萬家燈火矣。

距哀亭盤約十里許。有一地也。遙峯滴翠。近水拖藍。客是中者。咸作世外桃源想。美其名曰洗慮坡。可璧父之別墅在焉。洗慮坡與哀亭盤之間。相隔一河。河通北海。故水流甚激。一日新月半鉤。寒星數點。河畔有二人鵠立。作喚渡聲者。繫何人。非可璧與琦西新夫婦耶。可璧曰。琦卿。吾家之白帆小舟。何在。吾父得吾書。知吾今日必歸。無不飭舟子來迎者。今時已晚。尙不見白帆舟耶。奇矣。奇矣。二人正焦盼間。忽款

乃一聲小舟蕩槳而至。琦西笑曰：璧郎不見迎面小舟來矣。惟帆為棕色，非白色也。語時，舟漸近。舟子揚聲呼曰：岸上為可璧先生否？可璧應曰：汝非以掃耶？何遲遲乃爾？舟子曰：否。余非以掃，以掃頃以弄舟不慎，致誤觸鄰舟。鄰舟之老嫗適傍舷滌食器，竟落水溺斃。現以掃已捉赴警署受裁判，而白帆舟舟層亦損不復能行。吾即其友哀李潑第斯有主人信在此，請速登舟。不見層雲如墨，俄頃將有大雨至矣。可璧隨與琦西登舟既離岸，約二里許，忽聞水聲甚急，似有自舟尾逐浪來者。可璧曰：哀李潑第斯慎之。言未訖，忽見二人面目獍惡，相繼自



水中攀船層而上，立擠哀李潑第斯於河。可璧知為盜，急由革囊出手鎗，俯伏艙中。低聲謂琦西曰：卿毋恐，速伏船尾板下。俟吾應敵。琦西曰：璧郎今日之遇，結果未卜。至宜慎重。語時，二賊已進艙門。可璧乘賊不防，撥動機彈，直向賊頭飛去。賊向左閃避，謂可璧曰：勇哉！勇哉！今日之事，五分鐘後，試觀誰生誰死也。

第

集

急奪可璧手鎗一賊携鎗撲可璧并於衣袋中出繩索左右擁之如餓虎搏兔可璧身不自持遂爲緊縛乃忽於萬分匆遽中聞汽船軋軋自遠而近何處奧援飛來天上琦西乃竭力大聲呼救詎知來者非解圍人固賊之同黨也舟既近卽以錨鈎住汽船更挾可璧至舟艙內琦西見可璧爲賊擒去憤急幾狂知其必來犯已於此萬死一生之際琦西忽念及曩日與愛綸研究學術時曾以無色花之化學品配合試驗今所用之物品尙餘十之六七惟內有礮水一瓶彷彿檢點行裝時此物猶在革囊琦西思至此遂探手革囊果得一玻璃瓶喜甚取出以俟時賊既挾可璧至汽舟更反身由窗入琦西乘賊探首入窗以鎗水迎面灑去此獍惡萬狀之面目乃立成焦爛賊痛極狂呼雙目緊閉退首出窗失足墮水中汽船人見賊受創殊劇怒益甚急出鎗迎琦西射擊竟中腿部一賊復出繩縛琦西手足擲向汽船而去嗟乎一對璧人同罹慘劫哀哉哀哉可璧時爲索緊縛遍身已轉青色然形骸上之痛苦雖劇尙不敵精神上之痛苦於萬一蓋於此人聲沓雜中曾聞鎗聲屢響不知琦西此際生死如何當此時惟深盼琦西之亦移置汽船也俄見一賊手携革囊等入然終不見琦西少間汽船已卸小舢之鐵錨知行將展輪矣後知琦西已不在小舟豈鎗聲聞處卽爲我琦卿畢命時耶抑賊人棄琦西於此激流之中耶腦海翻騰重重幻想不禁淚如泉湧低聲自語曰琦卿琦卿豈與卿竟長別耶可璧思潮上下一慟幾暈突聞砰然一聲如山崩裂舟爲所震幾覆可璧於昏暈中爲此一震如醉初醒疑舟已觸礁自分必葬魚腹只求速死而已惟琦西消息全無度琦西亦已必無生理乃默祝上帝曰吾之靈魂已托於上帝之手願上帝垂憐速令吾見琦西於天庭也正祈禱間又聞鐵鍊聲鏘然大作蓋向所聞劇烈之聲非觸礁也爲一鏡首巨舢橫衝

汽船而來。鐵鍊聲。卽拋錨。鈎汽船也。二舟既並。卽見一老壯士。一手執鎗。引繩下。賊舟被觸。機輪已壞。衆欲修整。機輪不料來舟已有人墜下。比聞鍊聲。又見笨重之鐵錨。已鈎住。已舟乃各驚視。羣向此老壯士。各出手鎗。連擊。然此老壯士。左右閃避。無一中者。來舟見賊抗拒。亦放排鎗。示威。飛來彈子。中者五人。三人以傷要害。立斃。餘賊見勢不敵。欲向水躍去。又爲此老壯士連開二鎗。中二人頭部。立倒於甲板上。可璧束手。觀此一場。猛戰如歷夢境。正不復知此身。竟在何處。俄見此老壯士。一舉手。巨船上。又下六人。移受傷人。棄鐵板下。死者拋水中。反身入艙。負可璧於背。向巨船去。可璧在負者背上。俯視見汽舟艙底水。已漸滿矣。可璧既至巨船。又見二人昇琦。西入。可璧喜極。欲狂少間。覺身臥處。搖搖簸動。知舟已啟輪矣。回想適纔之事。既如夢幻。惟究不知此老壯士。爲何如人。也可璧於數小時內。所歷之境。變幻百出其究。何結果。誠不可思議。

當可璧離寶宮之第三日。摩誠比克作書致可璧。告以近日宅內安靜如常。蒲亨明病已告瘳。惟緝兇事。則仍無頭緒。可璧父得信後。駭甚。蓋可璧固未嘗歸也。安來此信。細視郵印。固寄至哀寧。盤轉洗慮。坡者。又念可璧數日無信。苟有事。離師脫令。赴他處者。斷無不通告之理。層層推測。疑慮莫釋。正凝思間。又接彼得書。語畧與摩誠比克同。中附愛綸書。可璧父驚詫殊甚。躊躇再四。遂急作復書。致二人。或可得其究竟。兼詢可璧以何日離師脫令。是否返家者。同行何人。摩誠比克接書後。知有變。乃急復可璧父。並告以顛末。可璧父得書。駭異欲絕。遂星夜乘火車。至師脫令。蓋謂根究此案。非在發現地不可也。可璧父既抵師脫令。遂先謁摩誠比克。細詢一切。時斯蒂芬偵探亦適來。可璧父卽倩斯蒂芬。偵可璧消息。斯蒂芬慨

第

集

諾三人遂往寶宮。途次斯蒂芬詢摩誠比克曰：可璧來此，素稔者有幾何人？試歷舉之。摩誠比克曰：可璧君來此，專視惠更生先生疾。及先生歿，喪葬而外，時伴其夫人游愛儂湖，即師脫令最著名之蕪蘭名科大跳舞場，亦僅一次。惠臨其他，或有人訪可璧者，余不得知。非詢寶宮之侍者，不可。既至寶宮，訪彼得，彼得見可璧，父至，周旋甚殷。且出其誠懇之言曰：世事滄桑，變幻莫測，不期可璧君竟遭此意外，聞之令人焦灼，究不知現時何若。上帝鑑佑，但願尙得生存，則幸甚矣。又曰：吾與可璧二世交誼，今可璧遇此不測，苟吾棉力之所能者，必竭力而助之。可璧父答曰：感君熱忱，惟可璧消息全無，生死莫定。老夫今欲求君助者，請告我以可璧來後與之往來者，屬何等。彼得呼侍者入，詢之。侍者曰：可璧先生來後，僅有惠更生先生之老僕常來，他無有也。侍者言畢，遂退。摩誠比克曰：是案宜先訪事出之地點，究在何處？斯蒂芬曰：然則電哀亭盤車站，或可知也。是夕，可璧父即居寶宮，明日摩誠比克來，言已電哀亭盤車站，茲得其復，謂曾見二人（其述形狀與可璧夫婦同）由車站向南步行去。可璧父曰：是必渡河時遇險也。蓋由車站至余別墅，有一河之隔，前此可璧返家，必先函告余，則備小舟往接，不知此次何以未有函來也。今事出倉猝，令余無所爲計。且爲日已將一星期，仍無端緒，嗟乎！摩誠比克君此固遺產累人也。老夫行將就木，不堪負此重憂，是非特可璧之不幸，亦家庭之不幸也。願以此事重託斯蒂芬君與先生二人。老夫自聞耗後，悲痛之餘，心患怔忡，不能成眠者已四夜矣。於先生來之前，一小時，忽咯血數口，自知此身不能久存。人世一切，惟付諸天命而已。明日老夫仍回洗慮坡就醫，並探白帆船舟人，以斯日河中消息。摩誠比克歎曰：苟孟泰飛大偵探今日尙在者，不愁斯案不且夕露真象也。余已報知警署，先生去後，每日當

以所探奉告。可壁父握手殷殷。謝其誠摯。次日。卽別彼得等。仍回哀亭盤別墅。摩誠比克爲懸五千磅之賞格。徵其消息。一時報章喧傳。羣詫奇事。此等毫無形影之失人案。幾無人不翹首拭目。以俟其結果者。而偵探警吏更無地不偵探之矣。

一日薄暮。斯蒂芬與友葛郎完夫。互將此案反覆討論。少間。摩誠比克亦來邀。二人出外散步。並謂予雖非偵探。然連日爲此離奇百怪之事。所眩暈。直令人煩悶欲死矣。於是三人遂喬裝出門。共至一小酒樓。樓灑愛儷。湖窗外清流。櫂中碧浪。風景亦殊不惡。斯蒂芬曰。余等曷卽小酌。聊遣悶懷。此間予固無日不至也。樓雖小而尙稱清靜。且亦便於談心曲也。二人乃從之而進。侍者導至一室。室爲長方形。中隔以屏風。屏風之左。已有三人。據坐狂飲。葛郎完夫低語斯蒂芬曰。余等曷往他室。不見對面之人。已醉恐易擾吾人清談也。斯蒂芬曰。無碍也。三人乃背屏風而坐。侍者陸續進酒食饌。各放懷暢飲。斯蒂芬則時注視隔屏之三人。中二人年稍長。作商人狀。一醉者年約三十左右。鼻梁黑色。眼鏡面滿疤痕。醉者忽高聲曰。弗來特。余已不能更進酒矣。余目皆幾裂矣。弗來特曰。海倫。余睹汝狀。心甚痛。一失足。成千古恨。然上帝未嘗不許人自新。以余觀之。日日可爲汝悔改之時也。汝苟能力自悔。改前愆。則今日之百磅。願爲汝賀。今日爲余末次規勸之言。汝其審之。汝之剛愎成性。爲汝畢身之大害。今日曾稍悟否。嗟乎。海倫。我縱舌敝唇焦。而汝則東風過耳。仍不稍入也。迎面年長者低聲曰。弗來特。何曉曉不休。爲余於海倫亦如君之熱忱待之。然余性不若君之能耐。不復能再作無聊語。今偵探密布法網。大張觀渠。有何術以逃也。彼時追悔恐莫及矣。海倫冷笑曰。咄咄。何物法網。彼偵探之生死權。尙操之我輩之手。何敢捉。乃公去言時。爲

第

集

狀至得且含糊如嚙語。又曰雅各汝勿以今日向汝告貸百磅致汝不悅。彼以今日事雜無暇送來。豈真棄我耶。雅各曰行矣。弗來特絮絮何爲。彼去死不遠矣。海倫曰死耶。苟死期至者早死矣。不見我面之新疤乎。噫。負傷水底至二十小時之久。尙不死我。我自知死之一字去我尙遠。言畢狂笑。面上之疤痕爲酒烘染如爐火之紅。弗來特曰海倫我今日之言固言言自肺腑。腑中流出我爲友之心。可謂盡矣。又曰脫於我死前不聞汝悔改者。雖死後吾目必不瞑也。雅各起身付酒資促弗來特行。於是三人乃出。斯蒂芬曰君等聞彼三人之談論乎。於可璧案大有關係。余等曷尾之。三人遂亦下樓見弗來特與海倫已至酒樓門首。時弗來特尙緊握海倫之手曰余願上帝臨汝赦汝之罪。令汝速悔。雅各曰十時矣去休去休。弗來特見海倫去遠。喟然長歎俯首偕雅各蹣跚向東而去。斯蒂芬曰吾等分途而行可乎。於是摩誠比克與葛郎完夫潛躡二人後。斯蒂芬則隨海倫以往。摩誠比克見二人左轉至馥克森街叩一小書舖門。童子啟鍵出。二人遂入。摩誠比克取日記識其門牌號數與舖名。緩步而回。

翌日摩誠比克甫晨起。正擬早餐。忽接電話。蓋斯蒂芬招之速往也。卽匆匆進膳。携日記簿乘馬車赴斯蒂芬宅。既至則葛郎完夫已先在。斯蒂芬曰君等昨夜所遇如何。諒無奇於予者矣。摩誠比克急詢所以。斯蒂芬曰坐爲君詳述之。遂俛身坐搖椅。口啣雪茄。徐徐言曰昨夜酒樓散後海倫蹀躞至路隅。步次蹣跚。跌撲者屢。適對面有空馬車一停於一醫生宅前海倫乃謂御者曰速送我回寓。御者曰先生吾主人在內診病。少間將出。余非道傍之待僱者也。海倫怒詈曰汝再言吾將飽汝以老拳。言已出。拳指御者面。御者知其爲醉人也。置不理。海倫曰吾以五磅酬汝。吾知汝必御吾矣。御者厭其絮聒。鞭馬疾馳去。海倫

狂追未十步。酒氣上湧。腿弱不能任。竟仆道傍。架鼻之眼鏡。已成爲破碎之玻璃屑。海倫乃捶胸痛詈。匍匐而前。御者低首曲項。向之作鷓鴣笑。海倫呆立樹底。而腹中嘔吐者。再又倚樹喘噓。半晌始踉蹌至魯生街。轉入一狹窄弄內。是處人烟稀少。電燈寥寥。海倫入弄。拭目仰首。覓自家門戶。奈苦光黯。字跡不能辨。况醉眼朦朧。益不之見。於是海倫徘徊半晌。突聞呀然一聲。門啟。一僕人狀者。出見海倫。曰：密斯脫海倫。夜深矣。僕已久待先生不歸。念甚。又恐先生迷途。故出迎也。海倫曰：余適由馬車下。語時。僕注視海倫鼻上。跌創似頗驚訝。海倫既入。僕隨下。鍵斯時。余遂不得窺其作何狀。幸窄街之後。卽爲禮拜堂之墓地。余乃繞小街出墓地。高處遙矚之。見海倫室中。燈光殊輝耀。室之左右。百葉窗都緊閉。似無人居者。海倫室外。面窗一大杉樹。予遂搔升其上。見海倫臥安樂椅。吸雪茄。吹烟縷縷。狀頗安適。而僕人伺應湯茗甚忙。及海倫離室。僕遂閉窗。予閃於一巨枝後。未爲所見。旋由樹而下。思歸臥矣。乃行未半里。回首見火光熊熊。上燭霄漢。予驚甚。急審方位。正海倫所居之小街也。予遂折回。至魯生街。則失慎起火者。果爲海倫居宅。此時鄰人甫從夢中驚起。故尙不聞人聲。海倫此時亦不知仍在其中。抑已逃去。正躊躇間。警士與救火車已列隊來場。予卽以徽章示警士。告以顛末。然火氣逼人。竟不能近。俟火既熄。始於餘燼內。覓出海倫尸首。已焦頭爛額。如燼餘之炭。凶魂厲魄。隨彼飄渺之煙塵去矣。惟僕人則不見。時天將破曉。予亦歸。二君試思此究何公案。所謂海倫者。今已焚斃。無從知其真相矣。吾昨於樹上。見海倫屋內。除臥榻與桌椅外。他無長物。彼海倫之僕人。究爲何如人。且與可璧案。有何等之關係。此中消息。殊耐探索也。言已。轉詢摩誠比克之所遇。摩誠比克以二人至書肆情形告之。於是三人復議詢書肆之二人。或可畧

知海倫身世。三人遂至馥克森街。見書肆門首一童子。正事掃除。前詢之曰。密斯脫弗來特與雅各在內否。童子笑曰。主人尙未起。大約以昨夜睡遲故也。先生有事請以一點鐘後再來。斯蒂芬曰。汝以吾等名刺給汝主人言有事與主人面談。童子曰。諾。遂持名刺入。少間出。謂斯蒂芬等曰。主人房門緊閉。呼之不應。想睡正酣。適不易醒覺也。請先生等少待可乎。斯蒂芬疑其托故避。已然亦無如之何。祇有暫作歸計。擬午後再來。詎知斯蒂芬等歸甫三十分鐘。忽接警察長來電。謂馥克森小書舖之主人昨晚忽爲人用綠氣謀殺。云云。斯蒂芬既得電話証以童子之言。知海倫等三人之死。其原因當出於一。然一時竟不得要領。愀然曰。嗟乎。吾業偵探。半生從未遇有疑難不堪如此者。不圖於此數月內。離奇怪誕之事。竟層出不窮。孟泰飛之暗殺。可璧之失踪。窮極探索。未有端倪。而縱火也。暗殺也。二巨案又同時發生。其情節更復曲折迷離。雖非予一人分內之事。然既業是業。卽人不我屬。我亦當盡其天職也。又曰。倘長此以往。余將辭吾偵探之職。否則非特無以對社會。抑且自愧欲死矣。蓋當諸案發生之後。不甯斯蒂芬一人鬱鬱不已。卽師脫令之警長。警士暨夫偵探。官長俱莫不焦灼萬狀。疚心自慚也。而一般人民。更以真兇未得。惶惶不安。其最切盼者。則爲可璧之父。與夫書肆之女主人耳。可璧父以憂悶成疾。奄奄欲死。常咄咄私語曰。彼賊人竟長此逍遙法外耶。

縱火暗殺二案發生之第七日。師脫令警長正聚一班警士偵探。津津乎討論着手進行之方法。忽一長者自外入。鬚髮頽白。精神矍鑠。後隨者爲二男一女。衆見之。皆翹首咋舌。不能發一語。閱者試思之。此四人爲何如人耶。卽彼轟轟烈烈之大偵探孟泰飛……可璧……琦西已死及失踪之諸人。其一則爲寶

宮主人彼得也時衆人同聲咤曰噫孟泰飛先生汝固未死耶然而勞我輩甚矣孟泰飛笑謂警長曰有勞諸君銘感殊甚然真兇現已就獲汝等亦可稍慰鄙人且宜爲社會前途賀也警長等聞言乃急起立



鞠躬曰敬謝真兇固何在也孟泰飛謂彼得曰汝試言之庶破彼輩迷惘彼得俯首面作灰白色如陳死人默然半晌始顫聲曰吾彼得罪孽良重固百身莫贖也蓋吾犯案至夥殊非一人一事也已十五年前與一綠林人結爲死黨共赴南美同黨於南美者有十餘人予從之遊並習剽掠上種種技能造詣殊精予去之後黨魁忽卒予遂當選

嗣後之事予甚得手惟五年前忽生思鄉之念故挾資回英築寶宮於師脫令繁市從予者僅十人餘另舉首領去矣六月前南美羅別克大富翁劫案發現新首領與同黨均被獲此案爲孟泰飛大偵探所破余得此消息心甚懊喪蓋吾等自結黨之後凡有舉動幾無人能知其底蘊予等謀劃之周密與夫黨員

集 一 第

所在地之勢力誠爲世界綠林豪客之冠。今一旦爲孟泰飛偵探所覷破，則來日之害正未有艾。故急思潛戕之以除巨患。乃俟孟泰飛偵探回第時，乘夜半潛入其臥室，殺之不知殺人者反爲所殺也。後惠更生卒，可璧夫婦寓寶宮，余久聞惠更生探郎籐礦時得一奇寶，價值至鉅。至是此寶乃歸可璧，於是惡念頓生。當可璧琦西出游愛儷湖時，曾入其室中搜索一周，卒無所獲。後見可璧夫人所佩之項飾珍寶，纍纍余疑卽爲此物。復知誤會因疑惠更生之秘密藏物處，遂喬裝鬼物，午夜至惠更生臥室，仍無所得。及可璧返哀亭盤，其所發致父之書適爲余所得，遂知其行期並預佈小船以待其渡，而竟爲孟泰飛大偵探所劫去。當被劫時，余僅知計之失敗，初未知爲孟泰飛大偵探之所爲也。後數日，同黨海倫來，余乃賃屋居之，並賸以僕人，非厚之也。特督其行止也。海倫曾向予貸五百磅，許以大事必成，乃竟敗北，心甚鬱。且可璧之消息未得，而是日弄小舟者及汽船內一切佈置之人，盡爲孟泰飛鎗擊而死。餘者又渺不知其下落。吁！當時余適患虎列刺症，未能躬預其役，乃委偌大之事於三數同志，致事敗垂成。及今追思猶懊惱萬分也。蓋是日者，余苟亦在舟中，則可璧琦西早與波臣爲伍矣。尙何致有今日？雖然，此亦天命或非人力所可挽回也。海倫負傷逃歸，予乃責其負難，致遺後患。故金亦未之貸。海倫氣憤而出，並謂將以吾黨之秘密宣於外，故卽於是夜伺其酣醉，喬裝僕人縱火，以致之死。且知其友雅各弗來特二人，或從海倫處得吾黨內容，故予復以綠氣殺之，將以滅口也。乃百計千方，枉自歷碌，在在俱爲孟泰飛所偵悉。今且被執，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速定讞，上斷頭台死，亦非吾所懼也。吾數千萬之遺產，願以半數歸我。義女愛綸愛綸原非吾女，其母爲一銀行主人之妻，其夫沒五年矣。余以貪其資財而誘引之，至赫蘭娜。

鳥遂結褵焉。結婚未久，余忽生厭倦心，遂更誘之離島。乘間沈之阿摩曾河中。時愛綸甫五齡耳，愛綸性靈敏，顏色姣好，如美玉與余無異。親生父女感情極密，及聞其母死耗，痛不欲生。日夕號哭，予甚憐而憫之。並極事撫慰，且中心爲之感動，遂慨然允以終身不復再娶，以完全之愛情付之。此兒嗟予一生厭與女子接，故慨然有此允許語也。後復曰：嗟乎！十數年經營，慘淡真不啻一場春夢。噫！我無言矣！我無言矣！於是孟泰飛大偵探，乃對衆宣言曰：彼得供既畢，吾亦不得不將吾之情形稍稍述之。蓋予自南美回時，已預知彼得之謀我。然於我抵師脫令之夕，彼得同黨內適有一人面目與予相肖者，已化裝至予家，盜取予文件、相片等物，並至予友人處，冒取存銀一千磅。及余得此消息，賊已杳如黃鶴。翌日薄暮，予坐書室，知刺客必來，當予抵師脫令數小時，予已探得彼得之舉動。故此另以一番手段對付之。及刺客來時，予蹲伏窗下，出不意斃之，並破損其面目。故遺名刺於地，僵李代桃，除彼得外，幾無人疑之矣。茲後則日夜察彼得之行為，而警戒之。於發現鬼面明日，彼得正籌劃劫奪可璧之手續，予曾飛彈恫嚇之時，彼得一人默坐沉思，至得意處，忽作笑聲，予即發彈向彼得。案前所置之月份牌上飛去，是日爲九月八號。余之鎗彈即穿八號而貫入一信，插插內置信件，無算。適洞彼得之姓名，而彈乃陷壁中。而所洞之書，即同謀者授彼得之書也。彼得初聞鎗聲，有驚懼之色。後見鎗珠並未傷及，反轉爲笑容，自祝曰：大難之後，進行事業正當一躍千丈也。其好自爲之後，予偵知其謀已成，將劫可璧於哀亭盤之河濱。予乃且夕尾之，并殺盡其同黨，携可璧琦西居以秘密之所，畧予休養。僅海倫以琦西礮水之力，致獲其逃生耳。否則一網盡矣。就小書肆之二人，已不幸爲彼得所害，誠可慘也。彼得曰：是誠罪惡，予願以五千磅卹其家族。

報章宣傳人心大快而傾仰孟泰飛較前益甚未幾彼得遂伏法吾書亦止於此



社會小說

酒池鴛鴦影



增智識資消遣

全一冊
洋角五分

理想小說
本編為英人威爾士原著著名小說大家心一先生所譯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其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理由非鑿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一冊
洋角二分

怪異小說
此亦英人威爾士原著小說家心一先生所譯者也書中備言火星人種軀體之殊異器械之絕特來去之自由炮火之毒烈十五巨人飛行所至倫敦幾為夷滅全球為之震盪忽焉厄於微生蟲相率駢死此從避難者口中寫出自始至終離奇至不可方物然細按之自有至理與近日天文家所發明者頗覺同點真傑作也

怪異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言情小說
姘雙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言情小說
寫真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偵探小說
生死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奇情偵探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言情小說
雙淚痕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社會小說 酒池鴛影

第一章

山塘某酒肆中。一日有二老人臨窗而坐。桌上酒瓶疊疊。以酒瓶之數測之。則知二老人酒量之巨。二老



屋僅二椽。以其一為待客之所。此屋臨河。一面長窗洞開。其下繚以綠色之短檻。然年久失修。已敝舊矣。此肆四圍多樹。尤多碧桃之花。時屆三月。萬花如錦。夕陽欲下。狂風斗然而起。落花隨風入肆。宛轉停留。

酒池鴛影

佑民

且酌且言。其聲狺狺如狗。蓋酒徒之腹。箭與恆人殊。初無開箭之時。必以酒為鑰。鑰至則腹箭啓矣。但彼等談鋒湧動時。又率舉其一雙之鈍眼。偷注桌上之酒杯。酒愈多。則談鋒益健。酒瓶一罄。而談鋒亦立將挫。似其滔滔之議論。皆曾泡製名酒中。字字裏。麴香而出。以為弗如是者。又胡能入酒人之坐。山塘之酒肆。蓋臨河而設。肆故湫隘。為

第

一

集

有。如。三。冬。之。絳。雪。舉。目。諦。視。則。肆。中。各。物。莫。不。斑。斕。如。繡。甚。至。客。座。菜。殺。之。上。酒。盞。之。中。亦。綴。猩。紅。之。瓣。片。備。保。之。髮。際。亦。帶。殘。花。綜。言。之。則。此。酒。肆。之。內。地。上。所。藉。者。花。茵。桌。上。所。纂。者。花。席。坐。客。所。衣。乃。新。奇。之。花。緞。而。二。老。人。長。鬚。之。上。亦。幾。爲。花。片。所。黏。幸。二。老。時。時。飲。酒。大。聲。而。談。口。唇。翕。動。復。頰。捋。其。髯。殘。花。乃。不。見。貺。否。則。飄。飄。雪。縷。之。上。著。以。片。片。之。紅。霞。見。者。當。詫。爲。奇。觀。也。

二。老。人。者。一。年。五。十。許。鬚。髮。斑。白。然。其。面。目。間。乃。挾。驕。獷。二。色。左。頰。尤。有。巨。癩。似。其。壯。年。之。品。行。悉。貯。此。癩。瘡。之。中。其。他。一。叟。年。事。則。較。頰。癩。老。人。爲。長。鬚。乃。如。銀。長。日。欣。欣。與。物。無。忤。自。他。人。觀。之。此。二。老。一。慈。祥。而。一。兇。獷。似。永。無。合。并。之。期。顧。酒。人。嗜。酒。有。如。蠱。蟲。之。嗜。血。三。杯。入。吻。其。樂。無。涯。又。遑。論。人。物。之。臧。否。至。若。世。路。之。艱。難。人。情。之。詭。變。由。酒。人。醉。眼。測。之。在。在。皆。爲。坦。道。世。人。枉。誇。其。智。力。欲。迴。將。墜。之。天。其。愚。可。憫。又。復。可。噴。矧。人。壽。幾。何。胡。爲。乃。不。飲。酒。

當。飛。花。入。座。時。二。老。人。方。在。轟。飲。都。不。之。覺。頰。癩。老。人。飲。尤。洪。連。舉。數。巨。觥。乃。如。滴。水。之。入。海。初。無。醉。意。然。其。目。光。已。盡。赤。頰。癩。中。隱。隱。呈。深。紫。之。色。狀。至。奇。獷。此。時。復。舉。一。觥。矣。此。觥。乃。不。自。飲。而。授。諸。慈。祥。老。人。且。曰。葛。立。德。汝。試。引。滿。須。知。此。酒。盞。之。中。不。名。爲。酒。是。名。曰。鴛。鴦。之。鐵。券。顧。此。券。乃。非。真。鐵。吾。等。以。言。語。爲。券。而。酒。則。爲。鐵。酒。入。鐵。腸。遂。歷。久。而。不。變。矧。論。婚。而。以。酒。佳。事。也。噫。吾。何。老。悖。葛。立。德。汝。曷。不。爲。兩。對。之。新。人。祝。福。耶。

葛。立。德。聞。言。力。抬。其。睫。毛。深。覆。之。倦。眼。以。睨。頰。癩。老。人。且。接。其。杯。高。舉。過。於。顛。頂。曰。馬。來。士。汝。言。是。也。呵。呵。吾。摯。愛。之。兒。及。亞。利。亞。美。二。女。公。子。吾。爲。汝。新。夫。婦。祝。福。也。馬。來。士。亦。以。酒。傾。入。別。盞。中。高。擎。致。祝。膠。

膠不能成句。但鼓其舌作聲。似此聲。卽爲祝辭之代表。狀至可矇。蓋今日老叟葛立德及馬來士聯姻。於山塘酒肆之中爲樂極矣。

第一章

老人葛立德與馬來士狂飲既已。遂同出山塘之酒肆分道而歸。心中愉悅已極。自念今日何幸。乃獲暢飲名酒。矧馬來士尤許以其愛女以妻吾兒。此著詎非佳運。既抵家門。遂忽忽入室。據床而坐。而一合眼。間則恍惚見兩對之佳兒佳婦。羅拜其前。葛立德方欲鞠躬（此醉態也）而玉山頽倒矣。

葛立德之家地近盤門。前臨一小河。河淺而迴。紆歲久不加濬。淤泥與水爭道。河中乃無一舟。但生叢叢之水草。河水純綠凝滯而不流。其上常浮零星之稻草及雞毛紙屑之類。以狀測之。此河至爲淤濁。而微風時來。水面所浮之雞毛。輒乘風而駛。若小舟然。常有一二之童娃。蹲於河濱。以領其趣。隔河而望。則河樓櫺比爲製。已舊紅色之窗檻。爲風雨所剝蝕。乃作鐵色。且窗上之破紙。迎風而顫。塵埃大集。似無居人者。而河濱尤多雜樹及野草之花。樹狀各殊。不成行列。或露其霜根。或臥於水。或橫撐其翠臂。架於人家之牆壁。而細草芊綿。中微露一條之小徑。倘循此道而進。卽可見一白堊之壁及黑漆之雙扉。此屋之主人則老人葛立德也。

葛立德者。初非巨富。乃一小康之家。當二十歲時。曾爲善會之司事。善會者。大類蛀蟲。而傳之以蜜。外狀甚甘。其性蛀也。葛立德執業於此。似宜有獲。顧柔荏性成。竊以爲將得鬼禍。乃變業而爲銅鐵之商。其妻馬賢婦人也。善於理財。尤能匡廸其夫子。故葛立德年方三十。已能家累千金。乃不數年。其妻竟化煙而

去但遺呱呱之二子。葛立德此時悲痛已極。既失賢助。遂不復商。乃家居而縱酒。昔人妻死爲之鼓盆。而葛立德乃易爲酒杯。然杯與盆其大小雖殊。其狀則一也。故葛立德悼亡之歲月。盡消於酒盞之中。今葛立德老矣。而其二子皆已長成。且畢業於中學。顧其家本非富碩。其妻既逝。而葛立德復不善持家。益以沈湎酒國。及培植其二子。遂耗其產之泰半。而生計漸入於窘鄉。葛立德亦嘗憂之一日。檢點家具。戲指一廢簾。謂其子曰。汝輩聽之。異日汝輩娶婦者。必以一簾金爲而翁飲酒貲也。二兒皆笑曰。敬如吾翁言。言已遂行。葛立德目送其子。復默視廢簾久之。似有所會矣。

第二章

月影既西。殘星亦隱。天乃如漆。此時將向曉矣。少頃天際忽現微光。倏爾復滅。沉寥中聞小鳥帶聲而拖。由近而遠。至於無際。而天光忽明。忽暗。變幻不測。久之始大明。色乃如玉。曉風徐徐而來。鴉巢聲矣。又久之。白玉之天微作燕支之色。朝暾遂上。而此時街道中尙無人跡。但有二三之野狗橫街而臥。迨日影漸高。著號衣之清道夫始陸續而出。掃除各街之積穢。其面上尙作睡容。而居人亦漸次啓扉。清道夫既過。鬻蔬者遂大集屠戶。亦以鮮紅之豕肉高懸肆中。雙赤其膊。以布拭其木案。復拭其割肉之刀。以待購者。街旁尤有養魚之盆。及賣魚之筐。三數之漁人則蹲立而噙煙。斗其衣上猶帶魚腥。而襪樓之村童則手抱雞雌。高聲喚賣。雞復受縛而鳴。狀至喧。迨於是肥如竹雞之厨娘。髮如火雞之童子。及面作鐵色之家奴。雜沓街市以購取諸物。而日影高矣。

葛立德之寢室。背臨小巷。巷中居人至雜。天既大明。賣菜傭續續而過。而巷中婦人爭浣盆。而怒詈赴校。

之童子復引吭而歌其聲乃如潮水當是時葛立德宿醒方醒出兩手於衾外攪動於空氣中欠伸而言曰興矣遂披衣啓其寢室之扉

葛立德二兒長曰素士次名曼士咸爲玉立之少年是日晨興方盥聞葛立德啓扉之聲遂輟盥往朝其父素士前言曰吾翁昨日甚醉矣翁曰佳哉句語未畢僕人以盥器進語遂中止及日中父子同飯葛立德立盡數觥酒馨一縷直衝其腦室腦室一闢而馬來士聯姻之事遂循此酒馨出於葛立德之口矣葛立德睨其二子曰吾兒何不賀汝父也素士方以櫥夾一豕肉之般聞言對曰吾翁有喜兒輩敬宜致賀敢問其喜何如者葛立德大言曰汝不知馬來士巨紳已許以其二女嬪吾兒耶矧吾昨日已與巨紳同飯矣尤以名酒爲汝夫婦祝福此事寧非亨運須知吾家窘也不有鉅室之來嬪則無復振興之望今邀天之幸獲償其願而翁不愁無沽酒費矣葛立德恣意而言酒氣直注其子之面素士兄弟乃大驚而顛引目仰視其父狀如受杖之狗遂面其父曰馬來士其人賤也翁曰吾乃未之前聞二子復曰兒友曾言之翁曰其人何名曰不復憶及矣翁方引酒盜近吻聞言立下其杯曰妄人也宜死乃敢謗及巨紳二子曰其言良信吾家雖窘奈何乃妻僉壬之兒翁大咤曰止句馬來士巨紳也何名爲賤又安知其女之非淑二子曰翁幸恕兒此事兒輩斷不從命矣翁以杯投地曰小畜乃忤而父耶嗟夫吾家毀矣酒肆之中不復見汝父足跡矣汝殆欲汝父渴死耳悲哉悲哉

外史氏曰溺身於酒海及婚姻之專制二者實爲人生之魔鬼而葛立德之家乃兼之矣葛立德慈善人也似不宜自酷其子顧葛立德嗜酒如命而家業日耗囊乃無錢此著實不啻奪其手中之酒杯又安可

者計惟論婚於富有方已此患雖心中甚愛其子顧其愛念乃不敵酒氣之奇馨總言之葛立德聯姻於馬來士之家非爲其兒乃爲酒也

第四章

一日馬來士獨酌於山塘酒肆中舉盞自勞爲狀至得飲次忽憶及父母亡故時已方爲十五齡之兒賴父執之力始得爲獄中司飯之童子其後稍遷爲獄卒之副獄卒者老人也長鬚乃如山羊日日持其巨棒以棒死囚之身令納規費顧力衰棒乃弗重死囚遂不出其財老獄卒乃自悲而死余取而代之年二十有五矣余旣爲獄卒自恃其勇痛治諸囚遂盡奪其財復力省其食料死囚日濱於死而余家乃日近於生尤憶獄中一囚爲狀至惡其人爲第五號抑第七號耶不復憶矣乃敢乘余不備以精鐵之手械猛觸吾面以冀死余可恨也

馬來士思至此遂以手自捫其頰上之巨癢復目注桌上酒罍自忖曰其後二年之春末吾因酗酒爲長官所逐乃易業爲錢賈吾尤捐巨款於皇家得一九品之官職以驕吾妻且吾二女佳也顧人乃屏吾女弗妻此何謂者葛立德乃有巨眼識吾於酒場之中且尊余爲巨紳余心至爲感謝葛立德乎須知吾許以二女下嬪汝家爲幸大矣馬來士且酌且思少頃酒力上衝心神大爲昏亂遂不復思怱怱離肆言歸而著者之筆尖亦逐馬來士行矣

讀吾書者曾否夙知醉人之狀態其諧妙乃至無倫耶馬來士旣出酒肆竟絕鬧市而歸頭涔涔然眼花亂射諦視道旁之屋宇皆似能飛動者行時復低垂其首而步履乃如蹈煙或忽直昂其首怒視行人或

斜其醉眼。睨道旁之睡狗而笑。見人家所畜之雞。雞其聲啁。則以爲春暮矣。乃有黃鸝見鐵廠之工人。迎面而過。則又大驚。意其爲獄中之死囚。胡以乃行諸道上。吾爲獄卒。奈何。卽欲搯臂以擒取其人。然一轉瞬間。又復忘之。商肆中人。据高位而坐。馬來士又以爲此非吾錢肆耶。何物書記。乃敢傲其主翁。明日。合同毀矣。馬來士方沈吟間。忽聞有驢鈴聲。自遠而來。乃側耳而聽。復自忖曰。此鐮聲也。少頃。鈴聲大動。驢至矣。騎者爲一楚楚之少年。馬來士注視驢首。遽力拳之大斥曰。第五號汝歸矣。驢負痛驚。而人立少年。顛焉。市人見狀。大閱。一人曰。醉人宜死。乃敢拳行道者之驢。一人曰。在理。宜訴之。有司顧騎驢少年。乃不之校。竟鞭驢而去。時有一童子。方立於肆門之前。口噙煙捲。聞二人言。乃曰。其人吾識之。此吾鄰馬來士先生也。言旣。卽前引馬來士之臂曰。先生隨我歸矣。馬來士酩酊中。亦不憶爲何人。遂不于隨童子而歸。

噙煙之童子。引馬來士穿街巷甚多。著者殊不能指實其名。綜言之。馬來士之家。少頃至矣。童子遂叩一人家之扉。扉內有銳聲之婦人。應曰。誰人叩吾扉者。其言乃帶哭聲。旣而此扉遂闢。其三分之一以視來人。而馬來士巨紳之夫人。乃湧現於扉縫中。夫人者四十之年。其衣飾乃如冶容之少女。鬢髮已禿。其半飾之以假髮。貌乃非佳。且有目疾。眼圈時作紅暈。迎風則流淚不已。故夫人常以一紅巾自隨。拭其眼淚。聆其言。似作哭聲。然實按之。此聲乃非眞哭。人或曰。夫人少時。屢受馬來士巨紳之棒杵。夫人被搥。輒哭而久久。遂成此聲。顧其言。乃無實證。人亦不復信之。吾書至此。當入正傳矣。夫人從門縫中見來者。乃爲其夫。遂大關其扉。馬來士竟不視其妻。昂然自入。而夫人猶不卽行。倚身於扉外。作哭聲。問童子曰。馬來

士先生醉耶。童子曰：醉甚。更以道中之事語夫人。夫人以紅巾拭其淚眼。又作哭聲曰：謝汝矣。於衣袋中出二銅幣以犒童子。童子大悅。夫人遂闔其扉。

馬來士醉歸之夕。其二女亞利亞美於小室中向燈而坐。讀者知否。歐諺有曰：觀其主則知其僕。吾則謂觀其母即知其女之妍媸。斯言吾良自信。馬來士二女者既具其母之仙姿。而其父驕獷之二質亦盡灌注於其身。總而言之。二女劣極矣。此時二女開言矣。亞利曰：妹乎。未審葛立德家近事如何。者亞美方以二指夾鼻。以出其涕。噉然有聲。聞亞利言。乃艷其鼻。答曰：吾昨聞韓儉季弟言。下月行娶矣。亞利忽頰其面。肉上聳。復頻動其肩。曰：誰問韓儉者。亞美遂不復言。外史氏曰：韓儉者秘語也。惜其事非吾書中所。有。故。遂。屏。而。弗。錄。設。讀。者。必。欲。知。之。則。當。求。諸。筆。墨。之。外。矣。

第五章

某街之轉角。有一小錢肆。高懸木製之招牌。方可徑尺。其上初塗以金。今乃變爲鐵色。似拒負債人之求。寬限者。此肆雖在通衢。而行道者初不之顧。亦無人入肆交易。以此肆之狀度之。陋極矣。然間三五日。輒有人以多數之銀幣存諸肆中。來時則必在深夜。肆中有小櫃。台木質。已舊。縷縷作蛙蟲之紋。台上則置錢板一。顧板上僅存銅幣數枚。且灰塵積其上。似久不經摸動者。揆主人之意。若藉此灰以備盜。設有竊此銅幣者。則主人必能由灰上之手模以捕其人矣。此外尤有算盤一。亦舊物也。牆側倚一方桌。僅餘三足。其一足乃以門閂代之。復縛以繩。寘茶具筆硯於上。桌旁坐一瘦長之書記。書記者眼小而鼻巨。面作銅色。身著藍布之長衫。方支頤以嚼櫻桃。且嚼且數。手中之餘果以數測之。殆二十也。已而此書記起立。

倚於櫃台之前。伸首於台外。以視行人。而此肆主人翁馬來士。忽彳亍而至。面上作醉容。書記見狀。乃大恐。急縮其首入內。以所餘之櫻桃。悉納口中。嚼取其液。盡則聚桃核於唇際。用力向牆而唾。若彈丸。然牆上蒼蠅三數。方靜立而動。其足斗受驚恐。乃紛飛而盤旋於肆中。當此羣蠅紛擾時。馬來士巨紳入矣。馬來士既入。遂移算盤於方桌上。据書記之位而坐。仰視承塵。手撥算珠。作響大類火中之爆栗。書記入肆。既久。每由算珠之輕重。測知其主翁醉量之淺深。初不一爽。今日聞此珠聲大動。知主翁酒醉已極。乃植立桌前。懼弗能聲。且緊閉其口。幾於口中之氣息。盡聚之鼻孔而出。少頃。珠聲益厲。馬來士發言矣。曰。克生。汝詎暗耶。胡以弗聲。昨夕賣銀幣者。其來當在何時。爲數如何者。克生方兩睛上仰。迴憶櫻桃之餘味。聞言。囁嚅曰。至矣。以時測之。約在夜間二鐘半。爲數五百也。言甫出口。克生忽自悟其謬。亟曰。誤矣。爲數四百也。馬來士怒斥曰。狗。句。汝。司。何。事。者。乃弗能記其帳目。克生。汝歸矣。克生方受斥而驚。而肆外之牆角。忽露一童子之小鬢。向肆作鬼狀。其左唇之上。有煤灰污痕一道。狀如半段之鬚鬚。此童既見馬來士坐於肆中。乃亟易其鬼鬢爲勞疲狀。入肆朝其主人。馬來士且撥算珠。且言曰。小鬼。焉往者。汝是否。已促其人至此。兌吾銀幣。童子曰。其人適在酒肆作牛飲。吾與之言。彼乃以酒瓶擊吾鼻。吾負痛立逃。故面東翁取進。止馬來士斥曰。小鬼。酒佳物也。汝乃詈爲牛飲。其人擊汝之鼻。當矣。設再詈者。吾將折汝之骨。言次。伸拳作獐相。以向童子。童子大怖。立匿於牆隅。以避擊。搯馬來士遂偕克生入密室中。核其帳目。馬來士纔轉其背。而童子之鬼鬢立現。且握拳作勢。以遙擊馬來士之背。顧馬來士背上無眼。乃不知之。迨馬來士既入。童子始轉其身。以手指作兩圈。加諸眼上。嚮壁上所懸之市價牌而笑。是時此童子之短。

髮忽覺爲人所握。童子亟迴顧其人。則一健碩之捕役也。尙有三四人立諸肆中。作啖人狀。童子驚顛而哭。此捕役卽以手掩童子之口。更以巨繩縛其手足。如屠人之縛豕者。縛旣遂。羣入密室。以捕馬來士巨紳及其書記。

第六章

葛立德老人忽罹足病。蓋酒毒也是時。其二子以老人論婚於市。儉心常鬱鬱。顧二子性情溫婉。不忍。懟其親計。維作野行者。庶可消其愁緒。計定遂告其父。葛立德亦知二子此行。良非稱心而出。意有所逃也。遂亦允之。二子行後。葛立德本欲赴肆償其酒債。顧足病雖弗劇。乃不能行。於是靜坐其家。傾酒瓶而飲。而日影穿窗。適射其衣之半。鐘聲忽大動。葛立德老人曹騰中一一數之。乃數至十三點鐘聲旣過。則見僕人入室。以書上諸老人。葛立德方大醉。見書急置酒瓶於桌。以取來書。而忙亂中。酒瓶忽倒。酒液橫流桌上。書亦盡濕。葛立德遂以口就桌吮其餘酒。酒盡乃加玳瑁之眼鏡於鼻。取來書而讀之。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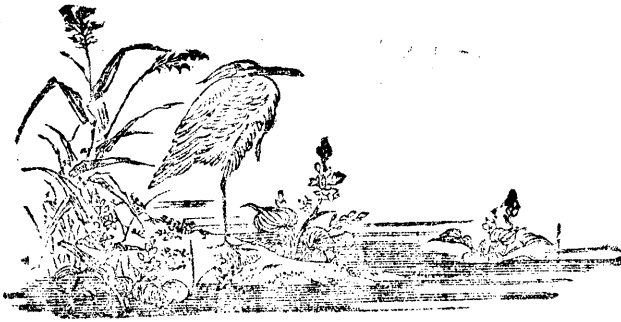
葛立德老友鑒之。吾作此書時。吾家毀矣。吾已被捕。吾乃無酒飲矣。悲哉悲哉。今吾身已非馬來士巨紳。乃爲死囚獄中之第五號。蓋吾業爲一正直之錢賈。孰不知之者。詎近日城中發現偽造之銀幣。官吏弗察。乃指吾爲此中之領袖。捕吾入獄。并吾之書記克生及吾肆中之童子。吾恨極矣。不知吾妻女聞此噩耗。其悲慨當如何。設老友念我。當亟至吾家。令吾妻女尋善地而匿。并以酒飲吾於獄中。至要至要。親家馬來士白。

此書文句至劣。筆畫怪醜。上重而下輕。大類馬來士之獐狀。葛立德讀書旣畢。乃大愕而起。亦自忘其足

病。僦驢逕行。老人今日已醉矧其足復病在理宜輿而出顧輿急弗能得且老人吝其金賞乃棄輿而乘驢爲費省也老人初不善騎而驢身瘦骨怒立行時驢軀搖動其瘦骨頻舐老人之尻則老人輒作微呻狀至可笑須臾已至馬來士所居地老人乃下驢以韁授諸驢人斃而入巷叩扉良久無應者適有病童自鄰家而出且行且咳其人蓋卽噏煙童子也老人向童子曰敢問童子馬來士家人何往者童子曰昨夕行矣已而復曰吾曾見之同行者三少年也童子言已自行葛立德酒氣上逆憫然如夢遂出巷騎驢而歸歸途適行經山塘之酒肆門外碧桃花久無餘賸但有陰陰之綠葉而肆內之喧騰仍如葛立德及馬來士聯姻鬪飲時也

外史氏曰吾書至此結束矣然尙有須爲補述者則馬來士僞造銀幣其事確也顧其罪不至於死而竟死於獄中者蓋因飲料之缺乏而精於鬼學之人則謂馬來士必爲第五號之鬼所啖殆妄言也其妻女初似藏匿以避禍唯一去竟不復歸遂莫知其究竟明年葛立德之二兒已論娶於別氏此婚乃由二子之自擇亦曾得老人之同意其家雖無一簞金爲老人壽幸沽酒尙不愁無貲而葛立德老態日增酒量益巨其一足遂以酒廢不能赴肆而飲乃縱酒於家後數年素士之妻舉一子老人則名之曰小素士小素士日見其長一日老人坐小素士於膝告以騎驢之苦狀小素士仰其小鑿以手捋老人之鬣問曰祖父當時往謁何人乃備嘗此苦況老人沈醉中囁嚅曰蓋尋汝乾阿嬾耳

(完)



偵探小說

石油礦之報告書

坐觀老人編

清代野記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吳穉暉編

上下古今談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上海文
明發
行
海書局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摭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林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朝貴妻皆當時所忌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此為極有價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此為吳穉暉先生著用演義體裁將宇宙星辰風雷日月之構造之變化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之新智識新作用六千年來世界之現象一一說明其理由精深之科學以淺近家常之談話出之故佳

偵探小說 石油礦之報告書

毅 漢

當我與諾威勃上睡車時已在深夜我倦極而假寐忽聞有焦急狂呼之聲起審之似爲婦女因駭極而聲嘶者車中酣眠之客皆驚起有數人從懸榻中一躍而下狀滋奇詫一人曰聲乃發自秘密之頭等車中處彼車中者誰耶一濃髯客曰弗萊却北門及其夫人也又一人曰噫婦人之聲也一人曰吾等且往一覘果有何事濃髯客與乘客二人逕趨車門時管車人入止之一客曰隣車果何事也他一客曰是必非常變故當爲謀殺之舉盍容吾輩往視之管車者正色曰止想弗萊却北門先生夢魘耳胡爲張皇若是夢魘常事卽諸君亦不能免此也我固知管車之言特用此以安衆心渠言已卽下鑰於門排衆人而至車之彼端衆有所詰咸置之不理客頗忿忿斥其不應如是管車者亦不置答已而與諾威勃同行向車門諾威勃亦喃喃助其詈乘客之多事過吾前時小語曰來吾匆遽披外衣隨之行吾輩已出至電光所不能照臨之處見日光透於雲翳漸露曙色兩旁隱約爲密林枝葉叢蔽濃淺不一雨後尙帶餘濕晨風澹蕩胸襟爲之一爽吾輩之車曳殘聲而過此叢林管車者小立月臺上語諾威勃曰無論前車中有何變故我必邀君以爲証也言已招吾等同入秘密之頭等車中嗟夫此際觸於吾目之景吾乃永不能忘之偃臥於地上者爲一婦人之體自斜裹之絲領巾中微露其容色慘白如爲粉筆所繪雖知覺已失而驚駭之狀固未嘗退也吾目復從此婦之身上漸移至榻旁見一男子以頸繫一粗巨之銅鈎上其體搖曳不已吾審是人體瘦而小髭端下垂頂禿而無髮其身隨車之行動而搖蕩不止赤足之踵亦隨其搖蕩而擊及車壁御淡紅色之寬褲吾輩急絕其繫抱之下體絕重知死已久矣管車人曰是爲弗萊

却。可。無。疑。義。死。已。久。恐。無。望。矣。車。中。無。醫。士。至。於。看。護。之。婦。人。則。吾。可。得。之。吾。等。分。且。昇。北。門。夫。人。出。此。勿。令。其。甦。時。見。乃。夫。之。慘。像。吾。遂。助。管。車。人。昇。夫。人。出。倩。二。婦。善。視。之。復。返。此。車。見。諾。威。勃。方。檢。驗。死。體。見。吾。等。復。入。舉。手。止。勿。前。謂。管。車。人。曰。施。台。夫。可。以。爾。所。知。者。續。告。我。施。台。夫。曰。吾。一。聞。呼。聲。卽。推。門。內。視。見。夫。人。方。仆。於。地。急。趨。入。復。覩。北。門。懸。於。此。以。手。撫。之。知。已。不。可。救。遂。來。邀。君。諾。威。勃。無。語。靜。聽。之。施。台。夫。復。曰。夫。人。睡。於。隔。隣。一。小。室。中。蓋。北。門。先。生。每。治。事。至。夜。深。始。寢。寢。卽。在。此。車。室。之。懸。榻。中。一。如。今。夕。言。時。俯。身。向。前。審。視。枕。上。死。體。之。面。曰。諾。威。勃。吾。意。渠。爲。自。殺。者。也。諾。威。勃。突。言。曰。且。入。此。言。已。竟。入。北。門。夫。人。之。寢。室。室。有。門。可。啟。至。車。尾。之。月。囊。諾。威。勃。方。憧。憧。往。來。之。際。施。台。夫。亦。乘。此。時。檢。視。各。處。吾。亦。可。趁。此。空。閒。略。補。叙。車。中。之。境。象。車。不。甚。廣。中。陳。有。臂。之。椅。二。懸。榻。一。夏。季。用。之。吊。床。一。具。高。捲。於。車。頂。懸。北。門。屍。體。之。銅。鈎。卽。用。以。懸。此。吊。床。之。一。端。者。也。車。左。設。書。桌。其。上。則。文。具。及。打。字。機。更。有。一。已。啟。之。革。囊。中。貯。摺。疊。之。紙。件。若。干。車。之。左。右。咸。有。窗。牖。左。窗。之。百。葉。已。闔。右。則。否。玻。璃。明。潔。可。外。視。西。方。一。片。沈。沈。之。雲。色。施。台。夫。忽。發。奇。聲。而。呼。吾。視。之。見。渠。方。審。視。打。字。機。上。之。片。紙。時。諾。威。勃。方。立。屍。體。旁。細。加。察。閱。施。台。夫。前。而。語。之。曰。北。門。富。有。鉅。萬。矧。其。產。業。日。增。無。已。因。何。自。盡。固。不。可。知。顧。爲。自。戕。也。明。甚。諾。威。勃。夷。然。曰。自。殺。耶。胡。爲。而。自。殺。也。施。台。夫。曰。渠。自。經。之。帶。乃。渠。物。也。帶。上。且。有。其。名。姓。君。盍。往。一。視。彼。打。字。之。機。當。可。自。明。也。吾。聞。言。與。諾。威。勃。共。前。覘。之。機。上。之。紙。其。上。爲。一。商。務。之。函。可。八。九。行。尙。未。竣。事。寸。許。之。下。又。有。數。語。曰。願。上。天。助。我。吾。實。不。能。耐。此。施。台。夫。曰。是。爲。自。殺。者。常。用。之。言。卽。此。已。足。爲。其。自。殺。之。明。証。諾。威。勃。曰。誠。然。第。此。數。語。者。當。非。出。自。北。門。之。手。施。台。夫。詫。曰。然。則。更。有。誰。人。爲。此。者。諾。威。

勃曰：誰人爲此耶？殺人爲此耳。施台夫更迷惑，不可解。曰：意者君謂有人入此而殺之歟？諾。威勃曰：誠如君言。施台夫大笑曰：嘻！北門安肯束手受人經而懸之者？諾。威勃曰：縊乃其死後之事耳。施台夫曰：此言何惜？諾。威勃曰：爾一驗其體，當知之。施台夫卽擬前諾。威勃急握其臂止之，曰：容吾先審爾足底。施台夫卽舉履底示之。諾。威勃曰：可矣。君來爾盍觀其喉際，不有帶痕耶？顧帶痕之中，復有指痕，帶不能爲。是是必強有力之人，以兩手力扼其喉所致。施台夫仍固執曰：然則胡爲又懸其體？諾。威勃曰：是皆謀殺之人所爲。欲以滅跡計，殊狡。顧未能盡善也。施台夫言塞狀亦似首肯。諾。威勃之言曰：吾恐是事出於謀財。公且力斥我之不慎，或撤吾職矣。諾。威勃曰：北門生時，爾于何時最後見之？施台夫曰：夜半。爾時車方過靜水濱也。諾。威勃曰：若見渠時，渠方獨處耶？曰：然。時其夫人已歸寢。北門方與一多髯之人對語。此人名吾不之識。此乃事變前半點鐘之事。諾。威勃曰：自爾時至今，車尙未停，是人當尙在車上。施台夫曰：信也。諾。威勃曰：然則渠可靜待至……言至此，門忽闢。北門夫人入，隨其後者，則爲看護之二婦。北門夫人曰：吾信吾夫乃被謀殺者也。自盡之言實爲愚人之計。吾知渠決無自殺之事。北門夫人言時，憂戚之容可掬，已無恐怖之狀。蓋此時其心惟一意復仇，恐懼之心久已拋撇。夫人已在中年，身材亦脩而小，一看護婦曰：悲哉！渠或嚙語矣。渠語無倫次也。夫人曰：止。吾自知之。吾告君等，謂吾夫實爲人謀殺。君等竟無一人能見信耶？言時以兩手相振。諾。威勃曰：夫人之言信也。吾已畧有把握矣。夫人竭力自振曰：願以君所知者告我，勿吾欺。渠已死，今所應爲之事，乃獲此殺彼之人。渠實爲人謀殺。願君知之。諾。威勃婉言曰：證據至夥。吾已偵得數事，惟吾將有所詢問。夫人允見答否？夫人曰：可。第請遣去若輩，毋使溷人於此。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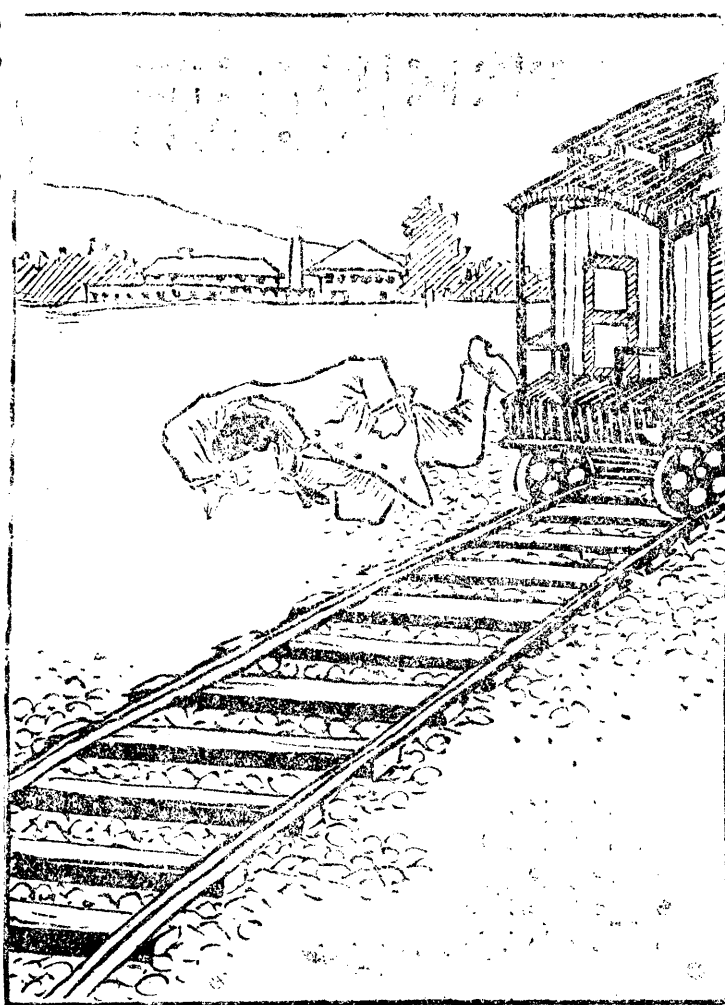
威勃卽目施台夫而語之曰。鑰此扉車中物。勿令一人微動。其位置言已。偕夫人入小室。吾亦隨之。諾威勃延之坐。夫人置若罔覺。曰。君將何問。可徑言之。諾威勃曰。賢伉儷曷爲而乘車。乘車又將焉往。適從何來。且夫人於茲事亦蓄有所疑否。凡夫人所能言者。宜一一爲我道之。夫人隨答曰。北門之名。君當識之。識其名者衆也。吾夫爲國中有名之石油商。佳恩石油公司。吾夫幾握有其半。兩星期前。因開採一礦。使吾夫離紐約而赴虎連東站。蓋佳恩公司擬購此礦。或投股其中。遲疑未決。故令吾夫前往一審彼中情狀。少選復言曰。君當知從紐約至虎連東站。當以此路線爲較近。故吾夫婦乃乘此車前往。是乃一星期前事。卽星期二日。吾夫自上車之日。始鎮日碌碌無暇。晷直至前日。乃已昨夜（西人以夜半後爲翌日）吾二人同坐。晚膳餐畢。有名奴爾者。求見奴爾。曾爲佳恩公司某支店之經理。因債事而徹其職。吾夫聞其求見。良以爲不快。顧仍延之入渠入時。吾夫卽命吾入別室。顧吾固得見此人身軀偉碩而衣服襤褸也。吾入此室。卽取書而讀。渠二人語聲低細。不可辨久之。始聞奴爾高聲曰。君直逼吾於絕地。請思之。吾家尙有妻子。吾夫曰。佳恩公司不能容爾。爾當自知吾實無可爲力矣。奴爾曰。然則君當慎之。吾聞是言。急啟扉。出見此兇獍。直欲噬人。拭面上汗而出。諾威勃曰。北門先生曾以此人事告夫人。否。夫人曰。吾夫因我聞此人作怒聲。而突出。頗怒吾所爲。已亦旋忘之。復同坐談瑣碎家常事。可一句鐘時。鐘已十下。吾遂歸寢。而吾夫謂今夜復有要事。湏費兩小時。勾當之事。畢且睡於臥室之懸牀。意不欲擾吾清夢也。諾威勃曰。夫人知北門君勾當者爲何事乎。夫人曰。知之。乃報告虎連煤油礦之事。諾威勃曰。意者所報告。乃購與不購之消息耶。夫人頷之。諾威勃曰。然則此書之價值。匪輕。夫人曰。吾夫告我。謂有人若能預

知此書中報告者當立可致富。諾威勃曰：此中情事，夫人能於此時詳細告我乎？夫人曰：吾等在虎連之日，吾夫曾語我謂一月前佳恩公司之股票僅值八元，及聞有購虎連油礦消息，驟漲至十二元。苟此報告之消息佳，則可更漲至二十或三十元。脫消息不佳者，則其跌價亦且倍而又倍。諾威勃曰：知之矣。夫人又曰：吾夫亦未以購否之消息告我，深恐吾洩漏於人也。諾威勃曰：夫人告余謂北門先生之事已於前夕料理清楚，胡爲報告之書於昨夕始作？且又何故必以深夜始爲之？夫人曰：吾夫一生於商業經驗，至富凡事不輕決，必審慎。至再三始決之於深夜者，亦祕密之意耳。諾威勃曰：誠然。或因是故，顧昨夕夫人寢後，曾有所聞否？夫人曰：吾闔眼時，尙聞吾夫打字之聲，及醒似聞其方徘徊室內，吾呼令睡，乃不我應。急起旋電火，使明披外衣出，嗟乎！吾何所睹者？君已知之矣。諾威勃默然良久曰：吾尙有一言相叩。舍此外則不復更擾。夫人亦嘗疑殺之者爲誰氏乎？夫人曰：君此問乃令吾不知所答。惟吾知奴爾爲失望之人，且聞其恫嚇之辭，顧君爲何人？我亦願一叩行藏也。爾時施台夫方守於門，乃前進告夫人謂此爲名偵探諾威勃。夫人亦殊不置意，已乃以兩手握諾威勃之腕，哀告曰：君記取之，吾將盡我所有者以爲偵覓兇人之費，亦所不恤。君將先於何處着手？諾威勃曰：當先檢驗此車。吾適問之，檢閱尙未畢事。吾今且一檢彼革囊，觀報告之書在內否？言已，卽往視之，固無有也。諾威勃睹夫人言多無力，恐其驟昏，暈遂慰之而出，仍與我檢驗睡車。凡車壁、椅、桌、地、衣、皆一一細察，無遺。諾威勃立未下百葉窗之前，少頃已又取桌上紙筆及打字機上之紙視之。及後乃及三火柴之殘梗，兩爲木質，一則蠟製殘餘之雪。前煙三端碎泥屑一掇，繼於懸床下之暗處，覓得一抽屜，之握鈕拾而置諸一無鈕之抽屜，適相合。後默立窗

下久之。吾知此時諾威勃方集思其理由也。已又檢點懸床得一書於枕下。書下向書名曰（雁來紅）諾威勃曰北門被害時方臥而觀書也。若書爲前夕所觀者則昨夕不宜在枕下。蓋火車中床榻每日必整理一過此地。麤亦大足爲吾助。若此事出於森林之中則更難矣。施台夫忽入喘息曰諾威勃先生。茲事愈顯而易明矣。諾威勃徐轉其日向施台夫一視曰然則殺人者誰乎。曰奴爾也。試問外此更有誰者。有人於夜半之後見渠踈伏行經睡車。諾威勃曰誰見之者。施台夫曰湯姆生實見之。湯姆生者赤髮之客也。渠見奴爾時固未以爲意也。諾威勃曰吾等可往一詰奴爾。言已遂同往。奴爾體偉碩而衣盤纒一如北門。夫人言年事已近五十。肩雖微曲固一強有力之人。兩鬢及髭末均已斑斑作灰色。吾一見卽疑之。及聞其語則又深喜此人之爽直而能應變。初頗不欲答吾等之問。諾威勃婉言誘之。復贈以雪茄。遂纍纍吐其實。奴爾曰誠然三月前吾爲佳恩公司脫里懷兒支店之經理。因誑言之故爲北門撤其職。昨夜晤彼於車中與渠面懇一切也。施台夫曰然則爾胡爲出以恫喝而有（君當慎之）之一言也。奴爾駭然曰君等殆竊聽吾言者耶。吾或有此語。施台夫曰後此爾見彼又作何狀。奴爾曰後此吾未更見北門也。諾威勃曰若能以實言相告者作爾無罪之証。脫猶含糊而不吐實。則適以自貽伊戚耳。奴爾愕然如野獸之驟陷入阱中。至此始知有異。呼曰君等絮絮相盤詰果何事者。諾威勃曰無他緣北門君今晨爲人扼其喉死矣。奴爾駭呼曰天乎。信有是耶。施台夫微哂曰爾應早已知之。何必作態。奴爾曰君何謂也。施台夫曰爾於北門君未死前曾踈伏行經睡車。此事不可諱也。奴爾大震色驟變曰吾可誓之於天。昨夜實祇見渠一次耳。施台夫曰然則半夜躡行又何事耶。奴爾曰吾今不得不吐實矣。吾意本欲更

往。懇。之。冀。其。或。動。意。也。施。台。夫。曰。然。則。何。以。不。復。見。彼。奴。爾。曰。其。車。之。門。已。鑰。故。勿。得。入。諾。威。勃。曰。鑰。耶。施。台。夫。曰。謬。哉。此。言。吾。實。可。証。此。言。之。僞。方。吾。入。其。車。中。見。北。門。已。死。時。車。門。固。未。下。鑰。足。見。其。言。之。不。實。奴。爾。曰。君。等。雖。極。力。攻。詆。然。吾。所。言。者。固。無。虛。僞。也。諾。威。勃。曰。吾。非。攻。詆。君。者。吾。信。君。確。非。殺。北。門。之。人。有。如。君。之。自。信。施。台。夫。詫。曰。嘻。然。則。誰。爲。之。耶。諾。威。勃。曰。殺。之。者。卽。鑰。門。之。人。奴。爾。往。叩。門。時。此。人。方。在。車。中。施。台。夫。曰。可。此。時。吾。亦。無。庸。與。辯。待。奴。爾。加。銬。於。手。時。始。知。吾。意。之。不。謬。也。諾。威。勃。曰。善。奴。爾。君。能。以。大。火。柴。一。枝。見。賜。否。奴。爾。卽。探。囊。出。一。盒。諾。威。勃。又。曰。今。請。以。君。手。置。此。桌。上。奴。爾。如。言。其。手。污。垢。不。堪。指。爪。長。可。半。寸。矣。諾。威。勃。曰。君。等。且。觀。其。拇。指。施。台。夫。君。乎。吾。今。卽。可。立。証。奴。爾。君。非。罪。人。施。台。夫。曰。試。言。之。諾。威。勃。曰。靜。聆。吾。言。車。室。之。地。上。有。火。柴。之。殘。梗。三。枝。一。爲。蠟。梗。乃。北。門。之。物。餘。二。者。爲。木。梗。非。北。門。物。亦。非。奴。爾。物。此。三。枝。火。柴。之。梗。均。在。是。奴。爾。之。火。柴。匣。亦。在。是。卽。此。已。足。証。之。施。台。夫。視。之。果。如。諾。威。勃。言。曰。是。未。可。作。爲。鐵。証。也。諾。威。勃。曰。是。尙。不。足。則。尙。有。可。証。者。在。君。等。試。觀。奴。爾。之。指。爪。長。而。銳。且。殘。缺。有。稜。其。長。已。超。出。一。寸。四。分。之。一。若。以。其。兩。手。扼。人。喉。而。致。之。死。者。喉。際。之。皮。未。有。不。損。傷。而。卽。可。致。命。者。也。北。門。喉。際。雖。有。指。痕。而。爪。痕。則。未。之。有。也。此。事。固。大。足。爲。鐵。証。矣。施。台。夫。曰。君。言。果。信。願。殺。人。者。又。爲。誰。乎。諾。威。勃。曰。殺。人。者。爲。一。年。少。於。奴。爾。可。二。十。歲。之。人。強。而。有。力。指。爪。已。剪。且。曾。飽。受。教。育。熟。諳。此。間。路。線。渠。於。車。行。至。緩。之。處。從。車。尾。月。台。上。車。爾。時。北。門。夫。人。已。睡。而。北。門。先。生。亦。眠。渠。所。欲。得。者。乃。石。油。礦。之。報。告。書。方。覓。此。書。時。北。門。忽。醒。一。躍。而。前。欲。取。手。槍。貯。抽。屨。中。已。握。得。抽。屨。之。握。鈕。突。爲。此。人。所。見。遂。相。格。鬥。此。抽。屨。之。握。鈕。所。由。脫。落。也。施。台。夫。曰。抽。屨。中。此。時。乃。無。手。槍。又。何。故。歟。諾。威。

勃曰彼兇人已取之矣。試思凡人既有手槍何致懸梁。自經以增痛苦。取去手槍。即以堅他人之信也。施台夫頷首諾威勃。又曰北門與之力鬥相持未久。竟爲斯人所勝。扼其喉。使不能聲動。其初非欲故殺之。及釋手始覺北門已死。乃懸之銅鈎。上鑰其門。取北門之雪茄一吸之。施台夫曰。咄。是何言。詎有殺人而



猶從容若此者。諾威勃曰。然也。車中共有雪茄殘端三枚。中二枚爲北門吸以煙管者。其餘一枚則爲齒嚼幾散矣。殺人之人坐而吸煙。方籌思計策。遂取去手槍。復於打字機上作斯數字。復啟百葉窗。察車已至何處。施台夫曰。是殆君跡。其足印得之者歟。諾威勃曰。然。此我所以驗君之履。知非君之足印也。此人已預知車至何處。開駛之速率。至緩。遂由車尾之月臺躍下。嘻。施台夫方一點鐘之時。車行非極緩耶。施台夫曰。然。爾時車將抵希配尼湖之鐵橋也。諾威勃曰。車至士潑。令時可另開快車向來處追之乎。施台夫曰。可。

二十分後。車抵士潑令。吾等以偵探之資格。招一警察爲助。得站長許。可遣一快車以乘吾輩。向來時之路駛去。少選。卽至希配尼湖畔。下車細察鐵軌兩旁。諾威勃忽高呼曰。觀之。此卽其地矣。渠自車中躍下。偶一失足。墜小溪中矣。溪南爲矮樹之叢。溪澗幾無滴水。由北岸至南岸。足印顯然。直向南岸而登。近北岸處。之足印頗亂。雜似自岸上下墜者。於是吾等隨其跡以行。可五十碼。見一小松之幹爲刀所砍去。刀痕尙新。地上亦有足印。伴吾輩同行之警察名播洛。諾威勃問曰。是間最近之郵局在何許耶。播洛曰。靜水濱爲最近之郵局矣。吾等復乘快車向靜水濱去。途中播洛言曰。今晨車經希配尼湖時。爲三時二十分。今已七時。彼人雖有四小時之間。然步行不能先吾等。抵靜水濱。由希配尼至靜水濱。爲程十八英里也。吾等必可先彼至無疑。已而車止。車止處已過郵局半里。吾等急向後趨。諾威勃問郵局長曰。今晨曾有懸其右手於項下者來寄書乎。曰。無有。諾威勃曰。或爲君所未留意耳。曰。吾今晨未離此。確未見有是人也。諾威勃囑播洛曰。趣以電話告知周圍二十里內之郵局。若見有人懸其右手於項下。來郵一緘者。可拘之。是卽殺人之犯也。顧吾之目的地。則仍屬意此處耳。播洛方欲行。諾威勃急曳其臂止之。復力按其肩。使伏櫃下。是時一少年施施自外至。其右手果懸於綳帶繫之胸際。啟郵局門入。購郵票。執事者與之少年。乃探囊出一巨緘。諾威勃直前擒之。少年大呼曰。若何爲者。諾威勃奪去其手中緘。謂播洛曰。縛之。君輩觀之。此緘寄往之地。固爲佳恩。總公司收也。而其內容必爲北門報告。虎連石油礦之書無疑。此人必殺北門之人也。

事後人詢諾威勃何以知之。諾威勃曰。此乃至易明之理。吾一見車中之足跡。卽知之。吾見車中足跡時。

第

集

泥痕尙濕爾試思之吾輩上車後三小時車未嘗停車中熱度至高凡車中人之履宜無有不乾獨此痕猶濕則非車中乘客無疑矣凡能自行動之火車躍下或自地上躍上行動之火車者非少年人斷不能爲之故吾敢決其爲少年也余曰君又何以知其右手懸於項下耶諾威勃曰是更易明彼非截去一小松之幹耶彼所截去者僅二尺餘而此二尺餘之松幹必爲杖以助其行步無疑然則傷足矣否否其足固無傷其刀痕皆由左而右用左手截者凡人極鮮用左手作者故可決其爲右手受傷凡人一手受重傷則行步均無力故須藉杖以助之又何以知其足無傷曰於其足印之深淺與步武之長遠知之渠旣得觀報告書中之言卽欲寄之至佳恩公司使人疑爲北門於半途所發發此書後乃自殺庶不至疑其有人竊書而行殺也余曰書中何語消息佳否可得聞乎諾威勃曰是則吾無權拆閱之惟吾於少年身畔搜得一電報之稿及密碼之地址其電稿祇兩字曰（速購）也余大喜歡呼曰佳哉諾威勃曰君能代吾往購二十股否余曰可但此少年殊可憫身觸法網乃爲他人作嫁衣裳也

（完）

軍事小說

俘虜交換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小俠情
淫毒婦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一婦人淫而且毒與一行徑孤僻之富翁野
合生一女乃離其髮妻並欲殺其所生女幸
一俠士偵得其情暗中防護保全母女還其
遺物感恩圖報遂諧秦晉情事詭奇文筆雋
雅可謂雙絕

苦情
女學生之秘密記

全書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叙光復時一男學生與一女學生私
婚約易裝潛遁妾非寡情郎太薄倖邂逅一
形體半男半女之學生質然定為夫婦冤
誣前女陷之入獄幸逢革命得保生全又與
其夫相遇希望破鏡重圓復被後女挾以借
行不知所終其中情節離奇忽男忽女變幻
莫測闢小說家未有之境竟體用倒叙法種
種秘密均於前女口中道出百密而無一疎
故佳

小哀情
鴛鴦夢

全書二册 價洋三角五分

此叙一男子暈一閨秀挾以私逃置聘妻於
不顧無何相繼而歿聘妻經營殯葬歸骨故
鄉柏舟之節矢以終身本書用倒裝筆法由
其未婚妻口叙出種種事實文筆沈痛洵為
哀感頑艷之作

小哀情
美人劫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叙一閨秀與一名士暗訂婚約後為母迫
令適一家有冢室之軍官于歸後受大婦種
種虐待幾瀕於死又為大婦設計鬻入勾欄
遍勒備經自葆其貞嗣名士尋踪而至女羞
見其面自經而亡通體語語是血字字是淚
兩封絕命書尤為淒絕洵近今哀情小說中
第一之傑作

歐戰
俘虜交換

(一)

其時東方已發白了一輪旭日漸漸自地平綫湧出絳如鮮血赤若胭脂樹上的宿鳥見了吱吱呀呀叫



個不住似乎在那裏催著人家
早早起來不可再睡的意思那
磨坊主人的女兒梅麗睡在床
上星眸朦朧桃腮薄暈正當香
夢沉酣之際忽聽得一陣陣鴉
鳴鵲噪吱吱喳喳的聲音便自
驚醒徐徐睜開雙眸向外一望
只見窗櫺上一縷縷的日光早
已透將進來便熨着睡眼低低
的說道呀天明了快些起來遲
了就来不及咧說着話一骨碌
坐起來伸出嫩藕也似的一雙玉臂掠了掠頭上的黃金細髮披衣下床輕移玉步走至窗前把兩扇短
窗一齊推開覺着一陣陣的新空氣從外間直撲進來吹在面上覺得舒暢那時一輪紅日已湧出了地

俘虜交換

雨辰

平綫光茫四射，照得裏外通明。仰望天空，碧澄澄沒半點兒雲彩，簡直一個好晴天。天氣梅麗喜孜孜的，立在窗前，櫻唇半綻，瓠犀微露，看着一群嬌鳥點頭微笑，一面伸着一雙玉手去扣那鈕子。原來這一日正是七月初一，乃是梅麗自出母胎以來第十八個生日，又是他正式訂婚的紀念日。委實可以算得出世以來第一個快活日子了。所以一清早便起了身，那梅麗的未婚夫名喚巴西勒，是個少年軍人，生得高高的身材，闊闊的肩膀，精鐵也似的筋骨，糾糾桓桓，大有英雄氣概，真不愧爲法蘭西一個健兒。當他離鄉的時候，還是一個無名下卒，出去了沒多時，現在回來却已升到了軍曹之職，在着這個荒僻小村落中，真可以算得個數一數二的英雄。人人稱讚，個個欽羨。那些村姑村婦都豔羨梅麗好福氣，嫁得這樣一個英俊少年，也不枉了他的雪膚玉貌，慧舌靈心，便是那裏的村長也嘖嘖稱羨，說我若能得巴西勒軍曹做了我的乘龍佳婿，真是快事，只可惜遲了一着，已被人家先得了去。至今還有餘悔呢。再說梅麗扣好了鈕子，便跪下地去祈禱上帝，但願年年今日合家骨肉團圓，無災無悔，禱畢立起身來，輕移玉趾，走將出去，忙忙的亂着烹水煑茶，預備早餐。等到六點鐘，梅麗父親畢爾下來的時候，早已一切齊備。熱騰騰的搬上晨餐來，梅麗卻自向外邊去摘了許多花兒，朶兒，枝兒，叶兒，走進磨房一處處去，裝點起來。俗語說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梅麗這一日只因心裏快話，便不覺得困倦，忙忙碌碌，了一朝。晨早把一間磨房，點綴得花團錦簇，與平日大不相同。一座破舊的磨子上，卻插着無數小旗，再加上紅的花兒，綠的叶兒，看去非常悅目。正中間設着一張高桌，另外又是兩隻長檯，上邊舖着一色的白色檯毯，直立着三五個酒瓶，滿貯着紅酒白酒，恰似守望的哨兵，一絲兒也不動。其餘便是些果品鹽醬之類，都是

預先置備下的梅麗一一將來安排好了便如鶯梭燕剪一般的往來迅疾看畢爾時卻正好吃罷晨餐
 父女兩個你看我笑容滿面我看着你梨渦生春再看室中陳設的物件沒一樣不是生氣盎然覺着
 心裏邊一時說不出的快活兩個人默默的怔視了一回子梅麗先啟口說道父親我覺着自從出世以
 來再沒有比今日快活的日子了我這回心裏祇覺着別別的亂跳我的身子一似墜在雲端裏悄恍迷
 離沒個捉摸我只恐今日之遭說不定還是夢咧畢爾大笑道我兒說那裏話來青天白日好端端那裏
 會是夢這是你快活過度的緣故若說巴西爾這個人不是老夫誇他真是個法蘭西的好男兒從軍得
 不多幾個月就拔升了軍曹現在聽見人家說又要升了若照這樣升的快過上一二年怕不就可以做
 到法蘭西的大元帥麼老夫得他做了女婿也可歡喜你看那著名英雄拿破崙手下的將帥當着他的
 年紀不多是一個個尙在度他小兵的歲月麼唉不說起拿破崙便罷一說起拿破崙時便激得我雄心
 勃發怒髮上衝你看他執政當權的時候縱橫馳突蹴踏全歐那時我法人眼裏有着誰來只可憐天不
 佑法滑鉄盧一戰全軍盡殲身流荒島一個叱咤風雲的拿破崙卒至黯然身死於太平洋一個孤島之
 上我法蘭西經此大創元氣盡耗到後來直弄到割地賠款爲城下之盟唉怎的不氣死了人呢若使拿
 破崙有知便在九原之下也應洒一掬傷心之淚呢到了現在雖說是已經改成了一個強大的共和國
 只是創痍雖復隱痛在心那喪師失地的大恥辱怎的便會忘了呢唉我法國今日那得拿破崙復生於
 世率領着精兵猛將長驅直入把那已失去的土地恢復了轉來報復大仇瀚雪國恥若果能有這一口
 我畢爾便少活幾日也是甘心我想天下事未必多由天定總須仗着人爲纔能達到目的只要我國中

少年一個個多像巴西爾這般勇健戮力同心共圖恢復國家大事便有可爲只可惜我年老力衰筋骨疲敝已不復能爲國效馳驅的了那恢復的責任看來已不能勝任只好讓着後人去担負的了說着長歎一聲一雙半花老眼中幾乎滴下淚來梅麗看見了便說道父親你不是痴麼好好兒的說什麼恢復不恢復的話太太平平的日子不要過卻去盼望廝殺你不知道國家的土地一寸寸都要把軍人的血肉去換來的你若恢復那已失的地方正不知要糜費若干國帑拋擲幾多生命別的多不打緊一日戰事復開巴西勒身列戎行自不必說爹爹衰年垂暮再經兵革之災設有三長兩短卻教女兒依傍誰人呢說着那話喉中哽噎早已淚皆瑩然只見畢爾一手指着外邊道梅麗你看那邊不是巴西勒來了梅麗一聽巴西勒來了這幾個字早已把方纔的憂愁煩惱一齊拋向九霄雲外去了立起身來直奔向外邊去只見巴西勒展着雙臂放開脚步迎將上來梅麗便如掠燕也似的直投入巴西勒懷中低聲喚道巴西勒儂等候你久了這時梅麗粉靨微暈玉容帶笑抬着一雙剪水明眸射定了巴西勒檀口中噴出來的香氣如蘭似麝一陣陣吹進巴西勒鼻官沁入心脾不覺神魂俱醉骨肉皆酥口裡只道得我愛兩字竟訥訥然再也說不出甚麼話兒來再看畢爾時早已避了開去好讓他們暢訴心曲一對多情兒女倚相偎相傍了許多時方纔攜手並肩徐徐而入不一會所請的客人也都陸續來到天已晌午便各入席暢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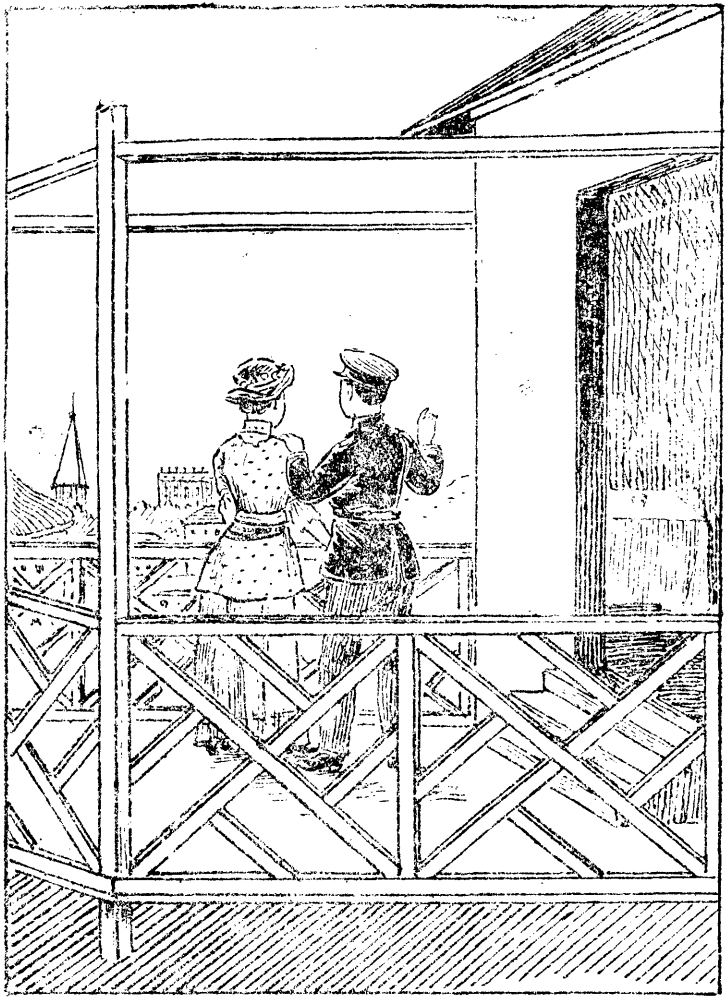
(二)

賓主喧闐觥籌交錯畢爾家的磨房中列坐着十幾個客人一個個興高彩烈在那裏歡呼暢飲直吃得

盃盤狼藉。肴核將盡。尚兀自未歇。衆人一面進餐。一面嘴裏嘈嘈雜雜的各自覓對兒說話。好不熱鬧。飲了一回。又一齊舉起杯來。同聲祝賀一對玉人兒。百年和合。白首齊眉。梅麗當着這個時候。也禁不得眉飛色舞。朝霞般的臉兒上。微微的露着兩個笑窩。一雙媚眼頻頻的照着他。未婚夫巴西勒。卻見他雙眉緊鎖。不知爲了些什麼。呆呆的坐在那裏。一聲兒也不言語。正在出神。眼看着衆人歡呼笑樂。他只是沒精打彩的面上一無笑容。連他意中人的輕顰淺笑。也都沒有理會。梅麗見了。詫異道。這不是個怪事嗎。你看他當此良辰美景。卻兀是鬱鬱不樂。敢是有甚心事麼。怎的不言不語。卻是煩惱着何人。便側着嬌軀。把一個玫瑰花兒似的玉靨。貼近了巴西勒的耳朵。發出那嬌音輕輕的問道。巴西勒。你敢是有甚心中不適應。巴西勒回過臉來。與梅麗打了個照面。一手握着梅麗的纖纖玉指。微微的笑着。答道。我愛我沒有什麼不適應。我只在這裡想梅麗道。你想什麼。可是想着巴黎麼。巴西勒道。不差怎的。被你一猜。便着。我正在這裡想着巴黎。咧。梅麗嬌聲道。巴西勒。你可又來了。你在巴黎時候。時常寫信回來。說狠記掛着。這裡恨不得飛了來。好容易盼到今日。纔完了心願。只令我喜得甚麼似的。以爲你的心裡也與我相同。那知你回來。得不上半日。卻又在那裡想念巴黎了。這是爲的什麼。可是有甚麼放不下的事呢。說到這裡。不禁微微的一笑。瞅了巴西勒一眼。道。還是有甚麼放不下的人。你要瞞着我時。我可和你不依。你得告訴我。究竟爲了什麼。巴西勒把手在梅麗的纖掌上。輕輕的擊了一下。道。不要亂說。我那裡有甚麼放不下的人在巴黎。我天天心坎兒上。溫存眼皮兒上。供養着的。便是我愛梅麗。除了他。更沒第二個人。不然。我又爲什麼。巴巴兒的從巴黎趕了回來。和他訂了正式的婚約呢。梅麗道。你別哄我。我只是不信。

你且把想念巴黎的緣故向我說明了，便罷。巴西勒道：緣故卻有一個，只是這裡人多，客衆不便說得少。停等他們一個個吃得醉飽了，興辭而去。那時我和你到上邊的露臺上去，卻對你說：梅麗聽了，只點頭應允。巴西勒又道：我愛你，可還記得麼？那個露臺便是我和你常常在那裡談心的。我還記得向你求婚的那一日，你立在欄杆旁邊，我就在你面前跪了下來。陳說我怎樣的相思，怎樣的愛慕，要求的答應了我。那時你嬌羞無限，螓首低垂，香腮上堆起了兩朵紅雲，櫻唇顫動，欲言不語的情形，至今還似在眼前。咧到後來，承你不棄，便一口答應了我。輕舒玉臂把我扶了起來。那時我心裡邊有說不出的快活過了。那一日我便去投了軍，離別了家鄉，睽隔了你一轉眼，已是幾個月了。這幾個月裡，邊我沒一日沒一時不記掛着你。一天到晚，這梅麗兩個字總要默念他千百遍，便在睡裡夢裡也兀自忘不了你。一閉上眼，便想起當日和你求婚的情形，至今如一日。我愛你今日裡，可還能想起當日嬌軀微顫，玉手親扶的情景麼？梅麗道：怎便會忘了呢？現在雖已隔了數月之久，此情此景，卻還如昨日一般。咧看官，這日巴西勒本自愁眉苦臉的，坐着只因梅麗一問，便引他說了許多話，滔滔汨汨說一個，不了。雙眉七舒展了，面上也有了笑容了。可見梅麗的魔力真也不小呢。再說這時兩人絮絮囁囁，密密切切的講了許久的話。衆客早已興盡，一個個向主人道了謝，告辭而去。再看畢爾時，亦已向外去了。室中靜悄悄的，只剩得梅麗和巴西勒兩人。巴西勒便輕輕的拍着梅麗的玉肩道：我愛如今我們到露臺上去罷。梅麗一聽這話，笑盈盈的立起身來道：好呀，我們就去罷。巴西勒一手握着梅麗的柔荑，兩個人一齊舉步走到室隅一個小門之前，推開了，走將進去，便見一層絕狹的扶梯，兩個人一前一後，巴西勒先行，梅麗後隨。盤上

了。○扶○梯○只○見○迎○面○又○是○一○個○小○門○開○出○去○便○是○磨○房○上○邊○的○露○臺○這○時○微○風○不○起○樹○上○的○枝○兒○叶○兒○都○定○着○不○動○兩○人○立○在○欄○杆○邊○向○四○下○裡○望○去○只○見○藍○的○是○天○是○水○青○的○是○山○綠○的○是○樹○紅○的○是○花○碧○的○是○草○



來○便○是○四○十○四○年○前○戰○勝○法○國○割○去○了○亞○爾○薩○斯○勞○萊○兩○省○為○畢○爾○所○念○念○不○忘○的○那○個○德○意○志○聯○邦○卻○正○是○法○國○的○世○仇○兩○人○看○了○一○回○巴○西○勒○一○手○搭○在○梅○麗○的○香○肩○上○道○梅○麗○你○方○纔○不○是○要○問○我○想○念○巴○

黑○壓○壓○的○是○人○家○房○屋○四○下○裏○
祇○不○見○一○個○人○影○兒○那○時○一○輪○
紅○日○已○漸○漸○向○西○墜○下○夕○陽○一○
抹○斜○掛○樹○梢○其○赤○若○火○那○風○景○
的○美○麗○真○是○畫○也○畫○不○出○來○只○
聽○得○遠○遠○裏○鐘○聲○響○動○禮○拜○堂○
中○已○在○那○裏○行○晚○禱○禮○了○梅○麗○
挨○近○巴○西○勒○身○旁○玉○肩○厮○並○一○
齊○向○前○面○望○去○只○見○長○河○如○帶○
曲○折○蜿○蜒○把○兩○個○同○洲○的○大○國○
劃○然○分○開○做○了○個○天○然○的○鴻○溝○
看○官○你○道○那○一○國○喚○做○甚○麼○原○

黎的緣故麼。梅麗道：「我不過是這般說罷。咧，你又何必這樣的認真呢？我現在深喜又得與你在一處，把臂談心絮語，情話從此天長地久，比翼鶼鶼，真是幸福不淺咧。」巴西勒歎息了一聲道：「若得如此，豈不是好？只恐良緣天妒，我們不久又要分別了。」梅麗大驚失色道：「怎麼說？難道你纔得回來，又要去了麼？」巴西勒悄然的答道：「不是我去，恐怕你不久就要離去了。」這裏咧，梅麗詫異道：「你這句話好令人不懂，我好端端的爲什麼要離別了家鄉到別處去呢？」巴西勒道：「現在不妨事到了那個時候，恐怕就由不得你了。」梅麗急道：「你有話兒快說，別只這樣吞吞吐吐的，我不論怎麼樣總不願捨了父親，棄了可愛家鄉離別了，你就是刀架在我的頸子上，我也不去，俗們活是一塊兒活着，死便一塊兒死，寧可殺了我的頭，卻不願離了你們過日子。」巴西勒嘻嘻的笑道：「你倒說得好自在話兒。」梅麗跺足道：「人家急的這麼樣，你還只慢吞吞的，到底爲了這麼。」巴西勒見梅麗發急，便道：「我愛你且不用性急，我說與你聽，你休傷心說着話。」一道指着那條大河道，梅麗你不瞧見這條大河麼？梅麗道：「我目又不盲，這樣的大河如何會看不見？」巴西勒道：「你不看今日這河一平如鏡，微波不興，流水潺湲，好似奏着音樂一般，兩岸都現出太平的景象，那知不出一二個月，四旁的肥田沃野便要變成腥風血雨的戰場了。」梅麗聽了這話，頓時玉容失色，急急的問道：「難道我們那敵人的普魯士兵又要來侵擾我法國了麼？你從何處得來的消息可確實麼？」巴西勒道：「我纔從巴黎回來，這個消息便是從巴黎得來的，那有不確實理。早則半月，遲則一月，敵人的軍馬便要侵入國境了。」道猶未完，只見梅麗阿啣了一聲，登時手足如冰，向後一仰，不是巴西勒扶住了幾平，跌倒口裏連珠價的吐苦道：「這却怎好？噯，啣爹爹，你早上還說要領兵恢復已失的土地，那知我們兵

沒。有。動。那。敵。國。貪。心。不。足。又。要。來。騷。擾。我。邊。境。蹂。躪。我。人。民。了。我。想。不。到。當。此。良。辰。美。景。喜。地。歡。天。的。時。候。卻。聞。得。這。種。消。息。普。兵。普。兵。你。好。叫。人。恨。呢。說。到。這。裏。一。時。悲。從。中。來。覺。得。身。體。搖。搖。不。定。只。把。兩。手。在。巴。西。勒。頸。部。緊。緊。勾。住。全。身。不。用。一。些。自。主。力。全。靠。在。巴。西。勒。身。上。又。把。頭。壓。住。了。巴。西。勒。左。肩。那。兩。眶。中。的。熱。淚。已。不。知。不。覺。的。向。巴。西。勒。肩。上。簾。簾。地。落。個。不。住。直。透。到。襯。衫。上。邊。巴。西。勒。覺。着。肩。上。濕。透。知。道。是。他。心。上。人。兒。的。熱。淚。頓。時。心。神。撩。亂。不。知。怎。樣。纔。好。自。悔。一。時。魯。莽。不。應。該。告。訴。了。他。如。今。却。弄。的。無。法。可。施。一。時。要。想。去。安。慰。他。急。昏。了。還。那。裏。生。得。出。法。兒。只。得。說。道。我。愛。別。傷。心。且。下。去。了。再。說。這。時。夕。陽。紅。盡。早。已。暮。色。蒼。然。朦。朧。中。但。見。梅。麗。明。眸。如。水。滿。顰。愁。痕。玉。靨。凝。酥。微。籠。薄。霞。扶。着。巴。西。勒。一。步。步。挨。下。樓。梯。去。了。

(三)

槍。刀。耀。目。軍。馬。如。雲。梅。麗。所。居。的。村。莊。至。此。已。變。成。了。法。軍。的。司。令。部。敵。軍。已。在。對。岸。扎。下。了。營。寨。預。備。日。內。來。搶。這。個。村。莊。這。時。沿。邊。一。帶。已。有。好。幾。處。失。陷。祇。這。裏。尙。未。開。兵。兩。軍。多。忙。忙。碌。碌。的。預。備。着。大。戰。那。村。中。千。百。個。軍。士。憤。着。敵。軍。無。故。前。來。尋。釁。好。生。不。平。一。個。個。摩。拳。擦。掌。預。備。殺。他。一。個。落。花。流。水。給。他。一。個。利。害。纔。教。他。知。道。法。軍。原。不。是。好。惹。的。一。面。把。村。中。婦。孺。都。送。往。巴。黎。免。遭。敵。人。的。蹂。躪。也。好。教。那。有。家。室。的。安。心。殺。敵。不。致。牽。腸。掛。肚。這。時。又。聽。見。說。敵。軍。要。拆。毀。從。此。達。巴。黎。的。一。條。鉄。路。真。是。時。機。緊。迫。間。不。容。髮。一。霎。時。兒。啼。女。號。哭。聲。振。天。令。人。慘。不。忍。聞。那。梅。麗。是。個。女。子。自。在。應。行。之。例。只。是。他。那。裏。肯。行。一。把。拖。住。了。巴。西。勒。扭。股。糖。兒。似。的。死。也。不。肯。放。只。說。我。們。寧。可。死。在。一。處。不。願。兩。塊。兒。活。着。

你既在這裏做軍士。我便在這裏做個看護婦。便死了。也可瞑目。一壁說着一壁撲簌簌的墮下淚來。渾如帶雨梨花。益發覺得楚楚可憐。直把個心雄氣壯。昂昂藏藏的巴西勒軍曹弄的手足無措。不知怎樣纔好看官。大凡天下愁苦之事。無過死別。與生離而生離。尤慘生生的把兩個人拆了開來。怎不要令人腸斷心碎呢。所以古語說。悲莫悲於生別離。便是這個道理。饒你一等的英雄。好漢。生成鐵石般的肝腸。到了那個時候。不由你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那巴西勒豈能獨跳出了這個範圍。當下見了梅麗。這個景象。弄的心亂如麻。只急得頓足歎氣。又萬無將他留在這裏去。膏敵人殘吻之理。沒奈何只得咬着牙。忍痛的說道。梅麗。你快去罷。敵軍早晚就來。那條鐵路。已岌岌可危。你可趕着到巴黎去。依的姑母再遲一會兒。不。打。緊。鐵。路。拆。斷。了。就。去。不。成。了。梅麗道。這是我生長之地。巴巴兒到巴黎去。做什麼。巴西勒道。不是這般說。我是個軍人。自有守衛疆土之責。不能躲了開去。一任敵人長驅直入。就是不幸爲國捐軀。也落了個忠勇之名。你却何苦白賠在裏面。況且你去了。我就可以放心打仗。沒些兒牽掛。若是在這裏。我一顧了你。便顧不得殺敵。豈不有負了國家有辱我法蘭西軍人麼。今日不是我巴西勒狠心說出這般話來。簡實是沒法。兩全只好請你快快的到巴黎去。罷。須知你所處的地位。愈安我打起仗來。愈奮勇。你若真心的愛我。便請你聽我之勸。快快的去罷。不要再耽擱了。梅麗聽了這一翻堂皇正大之言。雖覺得有理。只是那裏捨得下。益發嗚嗚咽咽哭得似淚人兒一般。只再三再四的哀求巴西勒。咬定了牙關。祇是不依。梅麗沒奈何。只得含着兩眶痛淚。一步一回頭的乘着末次火車到巴黎去了。巴西爾眼睜睜的望着梅麗。直等到火車去遠。看不見了黑烟。纔歎了一口氣。慢慢的蹙轉身來。去做他應盡的職務。

到了這一天晚上夜半的時候巴西勒方纔就寢。還沒合上眼兒已在那裏胡思亂想。摩擬梅麗到巴黎後的情形。鬚髯見梅麗這時正坐在一間客室裏和他姑母在那裏密密切切的談心。正想得神哩。忽聽見旁邊有人在那裏說話。聲音很低。却聽不大清楚。巴西勒起先也不去理會。他後來聽見說什麼敵人。要來攻擊哩。又是什麼火車哩。鐵路哩。忍不住一骨碌坐將起來。側着耳朵細聽時。只聽得軍曹長的聲音在那裏說道。不差敵人。已把鐵路炸斷了。把那些乘坐末次火車的人不論老的少的。村的。富的。貴的。貧的。賤的。一古腦兒都捉了去了。巴西勒聽到這裏好似青天裏起了一個霹靂。只覺着眼睛面前一黑。由不得噤啣了一聲。到把衆人嚇了一跳。身子一仰。幾乎躺了下去。急忙跳起身來。去找着那個軍曹長問道。你的話可真麼。那個軍曹長摸不着頭腦。正不知爲了什麼。呆呆的只望着巴西勒。巴西勒急道。我問你方纔說的話可真麼。軍曹長明白了他的意思。照了他一眼道。沒來由騙你做甚麼。這是軍電消息。那有不確之理。巴西勒聽了。好似憑空跌落。在冰窖子裏。頓時面色如土。急的把足亂蹬。道。梅麗這是我害了你了。說着不覺墮下淚來。只見那個軍曹長說道。噯啣巴西勒不是你的夫人也趁了這次車去的麼。巴西勒低低的應了一聲道。是呵。那時軍曹長眼睜睜的望着巴西勒。只見他面如死灰。咬牙切齒。握拳透爪。恨不得立刻趕上前去。把那萬惡不赦的普魯士兵一槍一個殺個傾盡。方洩得心頭之恨。咧軍曹長又問道。他不是到巴黎去的麼。巴西勒點點頭。也不答應。軍曹長道。他現在巴黎去不成。大概要送到柏林去了。說着又歎了兩聲道。咳。可憐。可憐。幸虧我沒有什麼牽掛。就死了也沒甚放不下。真可以算得個視死如歸。巴西勒接口道。我却不能。我還有心坎兒上最愛的人兒。需我保護。我拚着一

死。總不放他們把梅麗送。到了柏林去。軍曹長道。你要阻住他們不放他到柏林去。你可有甚麼法兒呢。巴西爾沈吟了半晌道。請問是那一營拆毀鐵路把梅麗擄了去的。軍曹長道。聽見說是普魯第七十九營。你向這裏望去遠遠裏可以見他的前哨。我聽見人家說他們不日就要來進攻我軍了。巴西勒道。好我只今夜便到敵軍第七十九營去把他救了出來。若還救不得時。寧可和他死在一處。軍曹長拍着巴西勒的肩道。我友。你別這樣的魯莽。你此去不是送死麼。他們一營的兵。你卻只有一人。衆寡懸殊。怎生抵敵。便不被殺也吃他們拿了。那時梅麗救不得。反又饒上了一個。你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狗麼。你想敵兵捉了他。去必定把他監在後營。你此去須經過一層層的營盤。他們那裏就睡死了。豈有不覺察之理。覺察了。豈有不將你拿住之理。即使被你偷進後營。與他相見了。你又怎生設法把他救出來呢。這種冒險的舉動。委實有百敗而無一成。所以此策斷不可行。還該從長計較。當此國家用人之際。豈可恃血氣輕身。一擲我法國固捨不了你。就是你心上人兒恐怕也不見得忍教你輕身去救他呢。我友。你且仔細的想一想。不要氣瘋了。胡做弄出事來。你只要留得此身在。便可慢慢兒的設法救他。再不然。便把擄你心上人兒的普魯士兵多殺幾個也可洩了你心頭之恨。這一席話說得巴西勒默默無言。思忖了半晌。纔歎了一口氣。旋轉身來。指着普魯第七十九營。咬牙切齒的說道。假使我巴西勒死了。便罷。若還有一口氣在這裏。誓必把你這一班萬惡的普魯士軍士殺盡了。方逞我的心願。

(四)

時方夜半。萬籟無聲。巴西勒領着一隊衛兵。前去替換一班守夜之人。在着星月朦朧中。望見了普魯士

兵的營房。遏不住。心頭火起。一時交替既畢。率領着衆人。回歸大營。走到半路。忽的停住了脚道。我此刻。何不乘着黑夜。去到敵營裏邊探聽一下。想到這裏。便旋轉身來。望着對岸奔去。走不到十餘步。驀地裏想起了軍曹長的話來道。我這樣的莽撞。不是發了狂麼。我此去就不被殺也。吃他們拿了。和梅麗一同解到柏林去。那時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懊悔也來不及了。這樣的一想。便又停住了脚步。方欲回身。忽聽得遠遠裏。似有敵軍行動之聲。仔細聽了。聽果然不差。黑影裏還見有物在那裏蠕蠕而動。忙道。不好了。敵兵來劫營了。急急的趕上。衛兵低聲的喝道。敵兵來了。快向後發槍。只聽得潑刺刺。排槍過處。呼號之聲。隨之而起。那前行的普兵。早吃他打倒了幾個。其餘的慌了。便不敢前進。那時村裏的法兵。早得了警訊。一個個從睡夢中驚起。慌慌忙忙的執着槍械。飛奔前來。接應一霎時。軍號聲。銅鼓聲。槍聲。炮聲。兩軍呼哨聲。傷兵呻吟聲。夾着將帥的號令聲。砰訇嘈雜。鬧成一片。頓時排開隊伍。兩下裏呼喊奮鬥起來。槍來砲往。彈丸如撒豆。一搬的落下來。空中一道道火花閃爍。不定好一場惡戰。直從夜半廝殺起。直鬥到天明。究竟寡不敵衆。法軍漸漸退後。德軍步步進逼。等到杲杲日出時。畢爾家的磨坊。已被德軍佔據了去。那磨坊主人畢爾。已自被普兵殺掉了。原來畢爾自從得了梅麗被擄的消息。直把那些普兵恨得什麼似的。喃喃地罵一個不住。這夜普兵來攻畢爾。便和發了狂似的。執着一枝手槍。隱在黑地裏。見一個擊一個。見兩個擊一雙。普兵不防備。到吃他打死了好幾個。總究是寡不敵衆。畢爾一個人到得那裏。普兵大隊擁來時。只一排槍。便在畢爾身上開了十七八個窟窿。一交跌倒在地。兩脚一挺。早已渺渺茫茫。魂遊天國去了。不表。且說這一場惡戰。兩軍死傷者。不可勝數。斷脛折臂。洞肩陷胸者。所在皆是。法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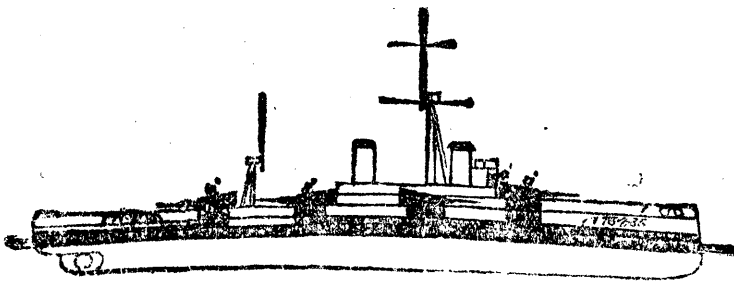
中奮戰最勇的便是巴西勒軍曹。這時節上級軍官多已死盡。巴西勒便做了個臨時的統將。率領着百十個殘卒。死命抗拒。想起了普兵無緣無故前來滋擾。至令忠勇之士爲國捐軀。好好的。一個梅麗又被他們生生的活捉了去。一時公憤私仇。湧上心頭。眼睛裏幾乎冒出火來。捨着命飛步向前大呼。廝殺也。不知那裏來的氣力。衆人見巴西勒這般勇敢。不覺振起精神。發着喊。一湧而前提起槍來。亂挑亂刺。簡直是一群瘋狗。真是一人拼命萬夫莫當。德兵漸漸抵敵不住。只得且戰且走。巴西勒那裏肯放。把手中的刀一揮。領着衆兵士當先追趕。想把他衝一個七斷八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那知敵兵甚有紀律。只顧按着隊伍。慢慢的退走。巴西勒雖勇。那裏就能衝破了他的陣綫。只見敵軍陣裏一員統將。生得身材高大。體格雄壯。一雙碧眼。閃閃的放光。領下微有鬚髯。身穿軍服。佩着指揮刀。親自斷後。離開手下軍士。約有十來步遠。巴西勒見了。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了下去。率着十餘個兵士飛步趕上。直到德將背後。舉起指揮刀。大喝一聲。用盡平身之力。望德將背上猛砍下去。只望就這一刀裏把他劈作兩半。那知巴西勒心忙意亂。沒有照的仔細。這一刀劈下去。正中在德將的護甲上。只因力猛勢重。把甲多割了開來。却沒傷着皮肉。巴西勒拔出刀來。方欲再擊。忽見那員德將。旋轉身軀。一手早取出一枝明晃晃的手槍。望着巴西勒。劈面門的便放。巴西勒眼快。把身子一側。乘勢調轉刀來。望着那員德將的右臂上。只一擊。擊落了手槍。那顆彈子早已呼的一聲。從耳根邊擦了過去。巴西勒愈怒不等。那員德將轉身乘勢棄了鋼刀。如猛虎撲食一般。直躍至德將背後。伸出兩條鐵臂。把那個德將只一拚。想把他跌倒。卻跌不動。兩個人便在戰場上廝扭。做一團。後邊十餘個法軍見了。發一聲喊。一齊趕上。饒你英雄好漢。到此也施展不

得便把那員德將橫拖倒拽的捉了去。巴西勒下令道：且把他推到磨坊中去。我還有事問他。衆軍依言。吶一聲喊。簇擁着那員德將一齊奔到磨坊裏邊。把他直推到樓上一間房裏。再說巴西勒一到了房中。便命衆軍士把他放了。解去了他的佩刀。把來跨上一時眼睜睜地看着那員德將。沒做理會處。且吩咐衆軍士下去。小心保守着。閉了房門。又把眼向四下裏一看。只見窗上都圍着鐵欄。便扁着身子。也擠不出去。稍爲放心。只呆呆的立着。想不出一個計較來。那員德將見巴西勒只向他瞧。並不作聲。煞是納悶。忍不住開口說道：我現在既已被擒。一時也不想逃走。生死一切惟爾所命。但是你有什么說話。可快說來。不要儘俄延着。耽擱了時候。你想我軍失了主將。豈有不捨死來救之理。衆寡不敵。你自知之。逆料一點鐘後。我軍即可跟蹤到來。到了那個時候。恐怕你要說也不能了。巴西勒道：你不是普兵第七十九營的大佐麼。德將應聲道：是。巴西勒又道：你們把鐵路炸斷。把末次車中的婦女都擄了去。可有這事麼。德將道：不差。是有的。你待怎樣。巴西勒道：你可知道我的未婚妻也在車中麼。德將道：可不是一個美貌女郎。名喚梅麗的麼。如此說你就是巴西勒軍曹了。他自到了營中。只哭泣着。廝喚你哩。巴西勒忽的變了顏色。拔出刀來。一躍而前。惡狠狠的舉着刀問道：他如今怎樣。可還在營內麼。德將聲色不動。冷冷的答道：却還在營裏。只今兒午後。便要把他們送到柏林去了。巴西勒怒皆欲裂。厲聲的喝道：那可不能。這個梅麗你必須將他交還了我。說着把刀棄了道：我有一事。你能答應我麼。德將微笑道：且請說來。可聽則聽。不可聽則已。巴西勒道：我現在要求你一件事。你若聽我。則已。若說半個不字。你只休想出這門去。我和你性命相搏。便了你。現在不是我的俘囚麼。德將道：是梅麗。現在不是你的俘囚麼。德將又道：是。

巴西勒道。然則我們把來交換也好。德將愕然道。怎麼說。我可不懂啊。巴西勒道。你不解我的意思麼。便是請你把梅麗放了回來。我也將你放了回去。如此則我既得了梅麗。你也可復了自由。你想好不好。德大佐道。我不答應。又怎樣呢。巴西勒睜着眼睛道。你敢不答應麼。你不答應便是個死。你現在既做了我的俘囚。自應由我處置。如今只這兩條路。儘你去揀。你要活便應了我。你願死也不必多言。我今日給你三分鐘的期限。你可仔細去想。來只見那個德大佐挺着胸毅然的答道。我也不用想。我可決不做這樣的事情。巴西勒你不見全局已翻了麼。我手下的軍人已在裏殺來了。說着便向窗口奔去。巴西勒一把將他拖住。道。望那裏去。他們見了你的制服。恐就不敢放槍了。德將大笑道。巴西勒你好呆呀。他們一見了我。便當趕着來救。恐怕現在我還是你的俘囚。三分鐘後。你便要我做我的俘囚了。說罷哈哈狂笑。巴西勒聽了心中。一急巧計頓生。冷不旁把大佐的外衣用力一扯。大佐吃了一驚。用力只一掙。只聽得哧的一聲。早把一件外褂撕了下來。只剩得裏面的襯衫。巴西勒洋洋得意。轉推着大佐道。你望窗口去罷。他門如今認不得你了。你一露面。他們只當你是個法軍。非但不來救。恐怕還要把你殺了呢。我們今日既然同在一處。就與你同盡便了。說畢一把拖了大佐。望窗前便走。大佐慌忙叫住道。住着住着。且待我慢慢想來。巴西勒放了手。望着大佐。大佐強笑道。我和你兩人都是國家有用之人。白白的死了。豈不可惜。我雖不才。現爲一軍司令。你也可以稱得起個法國好男兒。如今爲了一個梅麗。直弄得兩敗俱傷。豈非不值罷罷。我如今就依了你的話。與你交換了罷。巴西勒聽了大喜道。好好。這纔是個見機的豪傑。只是現在雖說的好。後來却休要翻悔。大佐大笑道。你却怎地精細。我既答應了。豈有自食其言之理。所不踐我。

言者有如日巴西勒執着大佐的手道。適纔魯莽休怪休怪。現在我們既訂了約。便是朋友了。大佐微笑道。暫時而已。詰朝相見。依舊是各爲其國。固不能以私而廢公。巴西勒開了房門。向大佐俯首鞠躬道。請大佐點點頭。兩人一前一後。遂從樓上一同走了下去。兩點鐘後。大佐把巴西勒同梅麗兩人送入村中。正顏厲色的說道。我們兩人的交涉已經完畢。從此以後。仍是仇敵。你們可快去罷。梅麗欣然的答道。吓。但是我却算不得你的仇敵。爲什麼呢。我沒有你不能再和巴西勒相見。你沒有我也不能復歸軍中。如此說來。我與你非但不是仇敵。簡直是朋友。咧說罷。嫣然一笑。伸出一雙玉臂。抱住了巴西勒。親吻不已。大佐紅着臉。垂首至胸。羞愧非常。及至抬起頭來。早已不見了兩人的踪影。

(完)



偵探小說

血前刀安未

上海進步書局出版

筆記小說大觀

第一輯
出版預告

第二輯十二種

棗林雜俎
湧幢小品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南楫楛語
舌華錄
堅瓠集
笑笑錄
漫遊紀畧
蟲鳴漫錄

淞南夢影錄
聞見異辭
此中人語
鷗陂漁話
吹網錄
浪蹟叢談
清嘉錄
春在堂隨筆
千百年眼
香祖筆記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出版辱蒙各界歡迎第二輯共輯得二十種甄選尤精如湧幢小品南楫楛語舌華錄蟲鳴漫錄此中人語清嘉錄均屬孤本藝林文人欲見而不得者久矣精校一過陸續付印准於十月成書特此預告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血剪案

觀奕

喜兒倒水來洗手……剪好了。麼水壺涼了。我盪熱水去……這是河南某縣一個紳士人家。一主一婢。問答的聲音。婢名喜兒。主人李吳氏。小字雪娘。他的夫婿。名叫李殿芳。嫁過來不到三個月。這一晚殿芳不在家。雪娘無事。坐在炕上洗好了腳。剪好了腳指甲。把剪刀隨意放在炕上。那知道因此就鬧出一場



驚天動地的大禍來。喜兒去後忽然門簾一動衝進一個人來。雪娘一看原來是殿芳回來了。殿芳一進屋就在炕邊上斜着一躺。大叫一聲痛死我也。雪娘忙問道你怎麼了。殿芳不語。雪娘仔細一看。只見他面如金紙。兩眼反插額上。汗珠有黃豆大。用手一摸全是冷汗。氣也沒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就帶哭帶嚷道。少爺不好了。原來

殿芳夫婦住在西院。殿芳的父親叫做李堯。是現任甘肅的道台。因為路遠不帶家眷。母親胡氏同妹子

第

一

集

懷姑住在東院。殿芳的母妹聽見雪娘哭，連忙走來。只見殿芳直挺挺的，躺在炕上。雪娘就把剛才的情形哭訴了一遍。李太太一面哭，一面叫人請醫生。有個老人家道：「少爺氣多，沒了醫生來，也沒用。你們抱他躺好了，摸摸心，還跳不跳？」傍邊的家人就抱殿芳睡好。這時候有個眼快的僕婦詫異道：「你看少爺身底下彷彿是血抱他的家人，就把殿芳穿的夾衫掀起。那時正是八月，殿芳還穿着單褲，只見褲襠上漬滿了血跡。那家人就把殿芳的褲子拉下一看，那知道殿芳的陽物被人剪斷了。大家十分驚異，哭個不住。李太太又問家人道：「少爺從那裏回來的？」無奈衆家人總不知道。懷姑忽然喊道：「娘看哥哥身底下有把剪刀，上頭還有血呢。」李太太忍不住哭一看，就問雪娘道：「這剪刀是那裏來的？」雪娘答道：「這是我剛才剪腳的剪刀。」李太太喝問道：「怎麼有許多血跡？」雪娘回說：「不知道。」懷姑在旁冷笑道：「器是你的，你不知道，就算了嗎？」雪娘聽了這話，又氣又痛，一句說也說不出。李太太只說他是情虛，立刻同他拚命。懷姑攔住道：「拚命是沒用的。」快的報官罷。李太太就喊那老家人道：「李升快寫呈詞告狀去，請官快來檢驗。」把只賤人帶了去拷問。李升答應了，立刻報縣。這縣官姓明名鏡，是兩榜出身，做官十分明白，看了呈詞，立刻升堂。傳李升訊問，才知道這李少奶奶是已故的吳侍郎之女。他們夫妻却一向和睦，因此十分詫異。立刻帶了仵作到李家相驗，實係生前被人將陽物剪斷致命，填了屍格。縣官向雪娘細細的問了一遍，說道：「你且到我衙門去，我總想法子替你們伸冤，不要害怕。斷不難爲你的。」就喚一個年老的差役同自己一個家人吩咐道：「你們伺候李少奶奶到衙門來說罷。」就向李太太告辭而去。雪娘真是飛來之禍，起初想要自盡，後來仔細一想要是自己死了，不獨自己受了惡名，就是丈夫的冤。

枉也不能伸了。只得暫時忍耐。閑言少叙。却說縣官去後。差役就過來請他同走。雪娘身不由己。只得向殿芳的屍身磕了幾個頭。大哭一場。跟着差役出去。一面走。一面哭。出了大門。只見有一輛車在門前守候。雪娘就哭着上車。到了大堂。有人喊道。老爺叫帶到上房審問。同來的那個家人。就引他直到上房。只有明鏡同他太太坐着。並無公案。也無貼班的差役。明鏡叫雪娘坐下。又詳細問了一遍。向雪娘道。我也知道你冤枉。但這剪刀。究是你的。而且上面又有血跡。依我想來。必是你丈夫。躺在剪刀上下身的血。流上去的。然而你的婆婆。却一口咬定是你謀殺你丈夫進來的時候。旁邊又沒有一人可以替你作証。你現在總算是嫌疑犯了。非等拿到真正凶手。不能放你出去。我送你到捕廳衙門去。叫他太太好好待你。就是了。我再派人密訪。如能伸了你丈夫的冤。你的冤也就伸了。雪娘感激萬分。連忙叩頭。縣官太太拖住。又安慰了一番。就叫一個家人。一名僕婦。把雪娘送到捕廳的內宅。將縣官吩咐的話說了一遍。捕廳自然格外優待。縣官又暗中差了幾名幹差。密拿真正凶手。這縣官真可謂明見萬里了。

却說雪娘的父親。死已三年。家中祇有母親凌氏。妹子慧娘。兄弟吳辰。年方十二。吳宅與李宅相距有四里之遙。這一晚的事情。吳宅竟沒一人知道。直到第二天。吳宅的厨子上街買菜。聽見這話。立刻跑回進門。就喊道。不好了。我們姑爺死了。大小姐收到縣裏了。吳夫人聽了。大驚忙喚來問道。是姑爺家送信來的嗎。厨子道。不是街上多傳。徧了說是我們大小姐謀……說到此處。就停住。不說。吳夫人發急道。謀什麼。厨子道。不敢說。吳夫人道。你說無妨。厨子道。人說我們大小姐謀死親夫。吳夫人大怒道。胡說。我們小姐會有這事嗎。此時慧娘坐在他母親旁邊。就向母親道。他聽不清楚。叫張福到姊姊家及縣衙門打。

第

聽去。此時張福也在旁邊聽。厨子說話就道：太太不必着急。待我打聽了來。吳夫人吩咐：快去。快去。張福連聲答應去了。約一小時光景。張福滿頭是汗。跑進來。嚷道：真正坑死人了。幸虧縣大老爺明白。我們大小姐沒有吃虧。吳夫人忙問怎麼回事。張福道：我們大小姐現在捕廳的上房。我也見過了。就把昨夜的情形述了一遍。吳夫人同慧娘吳辰。大家哭個不住。這時候吳夫人的哥哥凌義方也來了。向吳夫人道：你們不要亂哭。我已見過縣官了。官也知道甥女的冤枉。但是李太太一口咬定是甥女害的。又有剪刀作証。必須獲到真正凶手。方可放甥女回家。這也是一定不移的道理。此刻忙也無益。只好代甥女遞一呈詞。再說好在縣官明白。甥女不至吃虧。吳夫人沒法。只得依義方的話做去。

一月已來。縣官雖然差人密訪。却無一點頭緒。忽然聽說要換官了。原來這明鏡是個署任。現在是實缺的來了。新官姓張名師湯。到任第二天。就提殿芳這案子。訊問雪娘。照前供了一遍。張大怒道：明明有了凶器。你還抵賴。吩咐用刑。把雪娘拶了一拶。可憐如花似玉的雪娘。那裏禁得起一霎時。就昏過去了。差役鬆了刑。用水噴醒。張問招與不招。雪娘一想。這是我的對頭了。就歎口氣道：老爺叫我怎麼招。我就招了。罷我死。是不要緊的。只可憐我丈夫的冤。不能伸了。張叫他畫了供。又把驚堂一拍道：你的姦夫。是那個人。嗎。老爺也有兒女。勸你修修兒女。罷張笑道：我就開恩不追究了。立刻吩咐將雪娘釘鐐收禁。看官知道這張師湯爲什麼如此殘酷。其中有個緣故。因爲李太太見明鏡不會把雪娘收禁。又出差另捕凶手。李太太聽了。怒不可遏。就連夜派人到臬台衙門上控。恰好張師湯辭行赴任。臬台吩咐他到任快些審

集

一

問明白。所以一到任。就忍心害理。用刑逼供。只訊一堂。就結了案。張師湯十分得意。以為訊結這個案子。上憲要說他能幹了。聞言少叙。却說吳夫人聽了這信。哭得死去活來。慧娘吳辰也哭個不住。正在痛哭的時候。忽然門丁進來。報道凌研。生王聰伯二位少爺來了一霎時。二人已走進來。吳夫人忍淚說道。你們總回來了。要替你姐姐想想法子呢。就哭着說了一遍。二人齊聲道。着急也是無用。我們總竭力的想法子。殿芳與我們是狠要好的。何況關係着姐姐呢。此時慧娘也揩了淚。向二人道。總求兩位哥哥帮忙。王聰伯道。我看這事非上控不行。我去請人寫張呈子。大家斟酌。斟酌叫張福到臬台衙門上控。又向研生道。你看是這麼辦法。不是研生道上控。固不可。但不是釜底抽薪的法子。依我的愚見。一面上控。一面要想法偵探。如能訪出一個真正的凶手。殿芳可以伸冤。姐姐的冤枉更不辨自明了。話未說完。慧娘連聲贊道。狠是狠。是研生又道上控。也不遲。聰伯先辦這事。罷隨後我們再竭力的偵探。大約總可以水落石出的。聰伯就立刻請人寫好狀詞。叫張福上省去了。

却說凌王二人。總是吳夫人的至戚。凌研生是吳夫人娘家的姪兒。就是義方之子。王聰伯是吳夫人妹子的兒子。這二人的性格。却大不相同。研生為人十分恬靜。饒有心計。聰伯則聰明外露。遇事總要顯他的能為。但不及研生的細緻。這二人頗得吳夫人的歡心。只因聰伯會巴結吳夫人。格外喜歡一點。吳夫人也。想在這兩人中。擇一個女婿。但是吳夫人羨慕科名的心。狠重心。想這兩個人。那一個中了舉。就把慧娘許他。慧娘的意思。則專注意於研生。因為研生渾厚精明。可為終身之靠。至於凌王二人。幼時皆與慧娘同學。現在大了。也常見面。慧娘長得美麗無雙。凌王二人心中。總想娶他為妻。他們也曉得吳夫人

的意思。兩人就發憤用功。想拿舉人。騙個嬌妻到手。不料這回。二人下場。總沒有中。真是掃興。回來聽見出了這事。二人約了。同到吳家。看看此刻。受了吳夫人之託。心想。這是個好題目了。如能偵探出來。不怕這婚事不成。此刻。研究生心中。惟恐聰伯先探出來。聰伯又怕研究生先探出來。拿這案子。當了綵樓配戲上的。一個綵毬。二人就各顯神通。竭力偵探。閒言少叙。却說聰伯。過幾天。總到吳宅一次。但沒有什麼。確實的消息。有一天。聰伯匆匆的跑來。請吳夫人屏退。左右。低聲說道。有點眉目了。我那天。從這裏。出去。就到李宅。弔孝。我與李家。本是祖親。他們太太小姐。本常見的。我將殿芳死的情形。細細問了一遍。却沒有什麼眉目。我想要訪這事。必定要到茶館。烟館。才打聽得出。我每天。日間。就在茶館。喝茶。晚間。到烟館。抽烟。去了幾天。也沒得着什麼消息。前三天。我換了一個小烟館。抽烟。有個叫化子。向我要錢。我隨手。給了他十個錢。那叫化子。見給的錢多。向我一看。道不是王少爺麼。我也向他仔細一看。原來是趕車的王二。現在窮得討飯了。我問道。你是王二麼。王二答道。正是他。同我就攀談起來。他道。少爺幾時回來的。可知道你的朋友。李少爺。叫人害了我。隨口說道。聽說是他少奶奶害的。王二歎口氣道。這種冤枉事。真坑死人了。謀殺人的。人。倒逍遙自在。他的少奶奶。反收到監裏了。我聽他話裏。有話。就還了烟錢。同王二。使個眼色。叫他。跟我。走走。到無人之處。我問王二道。你可知道。害李少爺的。是什麼人。王二道。我不敢說。我就掏出一塊銀子。來向王二道。你說了。就給你。王二見了銀子。就說道。李少爺死的那一天。天黑的時候。我在那條胡同的東口。討飯。看見李少爺一個人。走到網兒家去。後來就聽說。李少爺死了。我想。李少爺必是網兒害的。我笑道。別瞎說了。李少爺同網兒。狠好的。王二道。少爺不知道。早已不好了。只爲網兒認

識了蔡虎卿就同李少爺生疏我到網兒家要飯時常聽見李少爺同網兒吵嘴罵的話難聽得狠李少爺死的前一天我又到網兒家要飯聽見李少爺同蔡虎卿爭風吃醋彼此對罵網兒也夾在裏頭哭嚷可見李少爺與網兒已是因愛成仇了現在蔡虎卿把網兒娶回去了你想蔡虎卿早不娶晚不娶等到李少爺一死就娶回去只怕蔡虎卿也同謀呢我等王二說完了就把銀子給他問道你說的話若是叫你上堂作証你改口不改口王二道這是我親眼見的改什麼口我同王二說如果你的話作準能伸了李少爺的冤我給你五十兩銀子但是每天總要到我家一次叫你上堂就要上堂王二答應着去了我回家細想王二所說的話倒有八九分靠得住因為殿芳是被入剪斷陽物死的剪的人必定是個女人要是男人無論什麼地方總可以致死他何必剪這東西不但沒有湊手的剪刀而且就是要剪也剪不到這一定是冷不防被女人剪斷的至於殿芳同網兒有染我也久已知道了但專靠王二一個人的話還怕有些靠不住昨日我就到蔡虎卿家閒談無意中提及殿芳的事虎卿說這種人死了也沒什麼可惜我想虎卿既把殿芳恨到如此只怕王二的話有些像了這時候我又瞥眼看見虎卿帶的眼鏡袋兒的墜子是殿芳常帶在身邊的一塊漢玉我故意問虎卿道你這塊漢玉狠好是多少钱買的虎卿說是他姨奶奶給他的我知道虎卿只有一個姨奶奶這就是網兒給他的了我還怕天下有同樣的物件今日我到李家見他太太隨意寒暄了一回我向李太太道我與殿芳交好一場他身邊有常帶的一塊漢玉可否送我做過記念李太太一口應允就叫喜兒取來喜兒去了半天回說遍尋不見我問喜兒是否給殿芳帶入棺內喜兒說沒有但是家中和少爺身上決沒有看見這塊玉我聽了這話決定虎卿的玉

第

必是殿芳的了。就告辭而出一路想來喜兒說這塊玉家中沒有殿芳身上也沒有這就是此案的關鍵。殿芳的玉爲網兒所有這就是碣鑿的證據。殿芳的玉本帶在褲帶上必是被害的時候落在網兒之處。照這兩層看起來叫化子王二的話却十分可信。但還有一層沒有打聽明白。王二說殿芳死後虎卿方娶網兒到家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果然如此就毫無疑義。一定是網兒害的了。我已吩咐家人同蔡虎卿的家人打聽他娶網兒的日期數日以內就可明白。等打聽明白了我們再去上控。有王二作証。這個案子就可平反了。但是這話要萬分秘密露了風聲就不好辦。連研究生也不必告訴的。吳夫人道。畢竟是你聰明。如果弄明白了不但救了你姐姐也救了我了。又道你還提研究生呢。他同你來了一次以後就沒有來。前幾天慧兒叫我請他來問問。那知道他已上省探親去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倒是他的父親來過幾次。聰伯聽了這話十分得意。吳夫人又囑託一番。聰伯就告辭而去。

過了幾天李福已從省城回來。說臬司委了一個知府。名叫高人傑。到這裏會審。聽說這高知府人甚公。正大約過幾天就到了。這時候聰伯也來了。問了李福一遍。又請吳夫人屏退左右。低語道。打聽明白了。據蔡虎卿的家人說。網兒是八月二十日娶的。正是殿芳死後的第七天。只等委員到了。我們就告狀。罷。不料等了十幾天。委員還沒有來。大家十分納罕。有一天大早。李福跑進來。說道。委員到衙門了。就要坐堂審問呢。吳夫人忙叫李福去聽審。李福正要出去。只見一人如飛的跑來。定睛一看。原來是凌研究生。研究生看見李福就嚷道。李福快套車接大小姐去。李福怔了一怔。道。怎麼已訊了嗎。研究生道。不會錯的。你去罷。回來再說給你聽。就催着李福去了。然後向吳夫人道。這個案子明白了。殿芳是他對門的土娼桂花。

集

害的委員我同說就放姐姐回家還有申飭李家的家人呢姑媽放心罷此時慧娘也跑出來聽吳夫人就問道究竟怎麼回事研究生息了一口氣說道我爲這事足足的跑一個月我那天在這裏回去思想上控要沒有人情還怕沒用恰好張年伯做省城書院的山長他與我父親是鄉試同年與臬台是會試同年我就求我父親寫信託張年伯我父親怕不成功我說且試試看也不必告訴姑母我父親寫好了信我就想第二天動身那知道無意中竟探出緊要的消息來那天我家正叫木匠做木器我母親要快些做成因爲有個胡木匠做得好就留他就夜工胡木匠不肯我母親說做夜工有做夜工的錢胡木匠道倒不是爲錢只因我家中鬧鬼我女兒一個人在家害怕所以要早些回去我聽了胡木匠的話心中動了一動我一向曉得胡木匠的女兒名叫桂花有些招風惹草胡木匠也不管他從前同殿芳最是要好兩人訂了嫁娶直到殿芳娶了這裏的姐姐才疏了一點他就住在殿芳對門我本來疑心害殿芳的必是同殿芳相好的混賬女人而且被害的地方必在他家左近所以剪斷了還能跑回家中因此就疑到桂花身上去了第二天我父親叫我動身我假說不舒服我想找一個人到桂花那裏偵探想了半天想出我的朋友杜少游來了少游一表非凡熱心待友但有一樣不好就是喜歡冶遊我現在正要利用他的冶遊偵探這事我就到他家把託他的事說了一遍少游說這事却有八成因爲殿芳死的那一晚二鼓以後他曾看見殿芳從桂花家急急的出來我聽了少游這話喜歡了不得心想這案可以破了但總要有了實在的憑據才好就再三拜託少游竭力承認次日我就走了到了省城張年伯看了我父的信留我住在公館他立刻到臬台衙門去了回來同我說李福遞的呈詞還沒有批本想批令原衙門覆訊

因爲有了人情方曉得姐姐是侍郎的女兒就答應派委員來張年伯荐了他的門生高人傑桌台照委了札子上還有不准刑訊的話這人情真不在小處張年伯又請高人傑吃飯叫我做陪我在席上把種種的情形告訴了一遍我又提及桂花的事高人傑聽我的議論狠佩服我同我商量叫我先回家偵探他隨後就來他說人要曉得委員到了就不容易偵探等我訪明白了他再出面我又怕這瘟縣官叫姐姐受苦叫人傑寫了一封信給縣官說奉憲諭不准刑訊等他到後再審這封信就是我帶來的我已回家十天了我到家後就訪少游那知少游神通廣大不但進了桂花的門而且與桂花打得火一般熱他同我說桂花只怕鬼夜裏院子裏一響桂花就害怕少游偶然提及殿芳桂花怕的了不得連忙搖手叫少游不說照情形是十分可疑但沒有拿到真實證據我就叫少游帶了我同去我再帮着偵探我同少游去了幾天桂花也同我熟了我就到處亂走亂看只見桂花的屋內衣櫥底下有個罈子罈口紮了一塊布放在靠壁我疑心這罈子裏或者藏着什麼也未可知我叫少游想法子不叫桂花知道偷着打開看看剛剛這兩天桂花有個舅母從遠處來住在他家少游同我總不便去到了昨日他舅母去了我與少游定了一計叫少游買了一罈好酒抬到桂花家中到晚間又弄了幾樣好菜我們同桂花三人暢飲一直飲到二更以後我有意灌桂花的酒那時桂花已醉到十二分了我就假意同少游罵李殿芳桂花道他是自己討死不能怪……說至此就停住了口我們作爲沒有聽見再說別的笑話一面勸桂花吃酒這時候桂花醉得話也說不清楚了我就同少游使了一個眼色起身告別今日天明少游跑到我家說罈子打開看了貯了半罈子的石灰用棍子攪了一攪內有剪刀一把還有一塊像肉皮似的大約就

是殿芳剪斷的那物了。我聽了這話立刻跑到高委員寓處說了一遍。原來高委員扮了一個商人住在寓內已五天了。因為沒有探得明白，所以不會出面聽了這話，立刻同我進縣向縣官要了四名幹差。高委員當面吩咐叫他們聽我的號令，我就帶他們到桂花家一搜。桂花還沒有起來，果然罈子裏有這兩樣東西，就叫差役把桂花同罈子帶進衙門。我就到這裏來了。高委員同我說，立刻就放姐姐回來。我所叫李福快些接去。吳夫人聽了這話，連聲念佛，忙向慧娘、吳辰道：「你們還不磕頭謝哥哥、慧娘同吳辰就跪下來磕頭。」研生還禮不迭。這時候聽伯手中拿了一張呈詞，匆匆的進來道：「委員要坐堂了。我們快送進去罷。」吳夫人道：「這案的凶犯已捉到了，你姐姐就回來的。」聽伯聽了，怔了一怔。此時慧娘因研生成功十分得意，就把研生所做的事說了一遍。聽伯聽了，心中雖不願意，面上却不好露出，只得搭趣着向研生道：「你真是神機妙算，話未說完，只見李福同了雪娘回來了。」說桂花已經畫供，因為他從前和姑爺訂了嫁娶，如今又討了我們姑奶奶，從前已經搶白了好幾場了。那一天姑爺又去續舊，兩人搶白起來。這婆娘總下這毒手，過後懊悔也來不及了。雪娘見了他母親、妹子兄弟彼此大哭一場，研生同聽伯好容易才勸住了。忽見門丁進來報道：「李太太來了。」說着，李太太已走進來，一進屋就向吳夫人磕頭謝罪。又向雪娘磕頭道：「真正難爲你了。總怪我胡塗不好，你看死的面上原諒我罷。」說罷，眼淚直流。雪娘也伏地痛哭。原來李太太並不是與媳婦過不去，懷姑也不是有意招唆，只因哀痛之至，一時誤會。此刻案已破了。李太太曉得媳婦受了冤枉，十分過意不去。所以前來陪罪。這一來，吳夫人也沒話說了。從此兩家和好如初。李太太待雪娘格外慈愛。這是後語不提。却說吳夫人因研生把這案探明白了，十分感激。

第

十分佩服說。研究生小小年紀就有這樣的能爲將來未可限量。就同義方說明把慧娘許了。研究生次年三月迎娶過門。這真是有情人成了眷屬。研究生的得意自不必說了。可憐聰伯偵探了多日。總是隔靴搔痒。後來聽見雪娘說。殿芳的漢玉在他死的一個月以前就遺失了。與這案毫無關係。如果殿芳是網兒謀殺的。這塊玉遺失在網兒之處。網兒也斷不肯叫虎卿帶在身上。而且網兒住在胡同東口。離李家差不多有半里路。若是陽物剪斷了。怎麼能跑怎麼多的路呢。這兩層聰伯沒有想到。就眼看着美人兒似的。一個慧娘爲研究生所有了。

(完)

少年小說

狗

箱

消遣之良品

滑稽小說

春

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一極貧之女思嫁富貴人家積想成病因病入夢如願以償種種得意一朝墜落種種失意夢既豁然頓醒文亦戛然而止前人說夢多以一夢終始此獨由夢幻夢至再至三令閱者愉快迷離莫測究竟其描寫驕奢處勢利處窮形盡相自足喚醒夢夢

最近情天趣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全書共七十七則皆近日女界之趣聞如沈佩貞案朱三小姐事原原本本皆據京友確實之調查絕非勦襲各報以為資料者且就事直書不作左袒一面語尤為本書特色餘亦閨閣瑣故脂粉噱談新奇可喜有聞即錄不加評語而褒貶自見於言外深得勸懲之旨研究家庭教育者不可不讀

社會小說

美人局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一著名翻戲之賭棍設一美人局誘致某浪子墮其彀中資產蕩盡父母髮妻相繼殞命賴有義僕控訴得直末路幸免乞丐其間父母之袒護賢妻之規勸淫妓惡棍之種種羅網均從浪子口中一道出此係近時實事讀者幸弗作烏有子虛觀

苦情小說

玉如意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此書為次眉女士近作叙一少年一女郎均有山水癖不約而遇萍水姻緣遂成知己中途遇盜賴少年力救乃免女有中表某屢欲婚女女終不從少年亦遇一俠妓情好甚篤少年亦不為之動卒與女陰訂盟約以玉如意為質奈兩家各有機母遭讒被錮相思成疾一醫生哀其情謀諸俠妓設計誘二人逸詎知二人多方誤會同死山中而醫寫纏綿悱惻之情生花妙筆出自閨人尤足令鬚眉拜倒

司托比者一送報之童子也。每日自報館中領得報紙若干份。一摺疊之。凡送報之人。其摺報之法。殆如學自專門學校。摺疊既整齊。大小如一。復能使閱報之人。且披且閱。自首至尾。不致有訛亂難覓之虞。諸君苟試一作送報之人。方知摺報亦大有經濟在也。閱報之人。盼望送報童子。有如久旱之望雲霓。司托比每日必至城外依次分送。繞行一週。於是每星期乃得微資。其父始無怨懟。即偶有怨懟之言。亦喃喃自習。慣中來。非出自誠心。然而司托比乃得一狗。殆因送報繞行時而得之者歟。司托比年事尙幼。顧已風塵滿面。殊不類穉子之容。且謹默有長者風。其髮截至極短。絲上衝。有如生栗外皮之刺。觸手作微痛。故凡玉手纖纖之女郎。決不敢輕以手摩娑。司托比之頭如摩娑他童之狀。蓋女郎之手恒纖軟如綿。生栗外皮之刺。或觸之而刺破也。司托比每日至送報人家。則其狗必出而歡迎。司托比見其搖尾嗅足之狀。亦頗愛而憐之。送報童子多畜狗。以相隨。而司托比則無有曾有一童子問司托比曷爲不畜一狗。司托比則言因無狗。故不能畜。惟得狗之心。實至逼切也。一日司托比於途中遇一素未經見之新狗。色黃而毛鬃殆爲猛種也。狗見司托比。乃追隨其後。狀非因喜悅而隨之。實似有所希望。司托比意此狗當有主。遂至遇之之處。且投以石。司托比爲投石擊狗之妙。手發無不中。惟此次則故不擊中。但示以恐嚇之意。狗乃止。次日復遇之。狗又欲隨。司托比行。司托比逐之。一如昨狀。方捨石欲擲。忽聞有人聲自窗內出。呼曰。穉子。汝其體上帝之德。毋更驅渠返此。司托比曰。夫人何謂也。此狗得非爲夫人所豢者歟。婦曰。否。渠自來。此吾等乃無法驅遣之也。司托比曰。然則此狗究爲誰者。窗中婦人曰。喪家之犬也。渠

終日游行於此。顯爲無家。可歸。願爾代吾捕之。去。司托比聞是言。樂不可支。顧乃舉其臂。以言誑婦人曰。吾將爲夫人驅之。去。且沈之於水也。婦呼曰。噫。穉子是大。不可。司托比曰。然則斃以槍耳。言已。逕行。婦欲止之。已無及。乃爲狗悲悼不已。司托比之母。方在家澣衣。見其兒返。語之曰。爾其爲我。將此筐攜至庭中。言至此。瞥見狗。詫曰。是爲誰物。趣驅之去。司托比伸手至後。以二指相彈。作聲似謂狗曰。請稍待於此。復向其母氏曰。母乎。此狗乃一婦人贈我者。其母曰。贈爾乎。爾言或是。此時司托比覺腦海中發現一種新感覺。爲其有生以來。所未經有者。言曰。兒頗思得一狗兒。意欲留之也。其母力麾兩手。揮去。賸水之泡。似作此狀。以自表其怒。呼曰。惡。是何言。乃留此醜而無益之物於家耶。此時狗乃伏於司托比兩足中間。之隙地。似亦深懾。司托比母氏之威屏息。不敢動。司托比曰。渠能伴兒送報。作一良伴。司托比言至此。頓憶及其送報之悽涼。孤寂。前此乃不之覺。今發此語。乃覺寂寞之難堪。非以此狗爲伴。不可。爾時面際露異容。俯而輕撫狗背。狗亦馴伏不動。司托比之母。初非心堅如鐵石之人。特以家計所逼。不願增此一狗之食耳。既見穉子愛狗切則亦默然。蘭樞夫人本有五子。司托比爲最幼。餘四者歿矣。且心中亦至憐穉子。方幼。乃能送報。謀生以補家計之不足。故亦不力拒其留。此狗司托比仰首曰。吾等投棄之物。可供彼食矣。司托比之爲此言。乃大失策。蓋其母初尙未念及狗之食料。茲聞是語。立沉其容。曰。今各食物將爲狗子消耗不少矣。爾時鄰家之約翰生夫人。方晾衣於庭。探首籬端。見彼母子。蘭樞夫人方欲搆合宜之言。以允其子之請。約翰生夫人從籬端呼曰。司托比。爾其畜之。否則渠將爲無家之狗。鄰右雖雞將爲所蹂躪矣。爾善視之母。使擾及吾家小雛也。司托比遂留之後。此狗乃得美名。其名爲（勇士）。此名乃錫。

自○司○托○比○他○人○不○之○知○卽○司○托○比○亦○不○自○知○胡○爲○而○予○以○是○名○或○因○其○狀○貌○猙○獰○而○兇○猛○較○之○他○狗○之○狀○似○美○且○不○類○他○狗○之○折○足○缺○耳○或○傷○痕○鱗○鱗○尾○受○截○而○不○脩○也○然○此○種○種○者○皆○自○司○托○比○眼○光○得○之○在○他○人○觀○之○此○狗○直○一○庸○物○耳○勇○士○雖○未○傷○及○一○鷄○一○卵○顧○鄰○右○之○畜○雞○者○咸○慎○重○如○防○大○盜○司○托○比○又○教○之○追○逐○家○中○小○雞○以○爲○戲○樂○雞○亦○漸○與○之○稔○夷○然○弗○懼○此○糾○糾○之○勇○士○司○托○比○之○母○禁○司○托○比○勿○使○勇○士○逐○雞○司○托○比○則○曰○毋○乎○吾○家○固○未○嘗○缺○少○一○雞○也○送○報○之○童○子○見○勇○士○恒○譏○爲○劣○物○司○托○比○則○自○陳○初○非○喜○畜○此○劣○物○顧○其○母○欲○畜○以○守○雞○蓋○此○狗○雖○劣○獨○善○於○守○雞○云○云○諸○童○始○不○更○譏○笑○司○托○比○又○言○此○狗○喜○隨○已○出○不○能○禁○之○故○與○偕○行○有○時○在○報○館○前○待○報○紙○出○版○時○司○托○比○則○故○作○厭○惡○勇○士○之○狀○舉○拳○欲○擊○又○言○將○擊○折○其○背○而○斷○其○項○顧○與○諸○童○別○後○則○立○易○其○兇○狠○之○狀○而○爲○一○慈○善○之○小○主○人○撫○摩○其○首○慰○語○欸○欸○覺○自○得○此○狗○偕○行○而○奔○波○長○途○卽○不○覺○其○寂○寞○轉○瞬○嚴○冬○至○脫○非○大○風○雪○者○勇○士○仍○隨○司○托○比○出○若○寒○徹○肌○膚○之○日○則○勇○士○寧○靜○處○家○中○安○臥○爐○次○以○待○司○托○比○之○歸○司○托○比○歸○必○詈○勇○士○爲○劣○狗○而○勇○士○乃○木○然○無○覺○一○若○不○知○其○主○人○之○詈○搖○尾○垂○耳○仍○如○恒○狀○司○托○比○每○乘○無○人○覺○時○輒○抱○勇○士○於○懷○中○勇○士○則○仰○首○以○舌○舐○司○托○比○之○頰○鳴○鳴○似○有○所○訴○十○一○月○之○某○夜○司○托○比○聞○人○言○脫○非○每○年○能○納○七○先○令○六○辦○士○之○狗○捐○者○則○不○可○畜○狗○言○此○之○人○卽○司○托○比○之○父○時○方○坐○於○屋○後○小○院○中○閱○報○見○司○托○比○偕○勇○士○至○遂○告○以○此○言○勇○士○則○跳○躍○繞○行○於○司○托○比○之○旁○司○托○比○父○叱○之○曰○咄○越○止○宜○安○靜○以○待○一○月○一○日○槍○斃○之○刑○司○托○比○聞○言○癡○然○木○立○錯○愕○如○受○擊○滿○面○笑○容○一○時○都○失○矇○目○視○其○父○其○父○徐○徐○翻○轉○其○報○紙○注○意○於○一○至○有○趣○味○之○事○司○托○比○問○其○父○曰○父○胡○爲○而○言○渠○將○於○一○月○一○日○受○槍○斃○之○刑○也○言○時○聲○微○而○緊○滯○幾○不○得○聞○其

父舉首曰：胡爲乎？汝若不能得七先令，六辨士爲之贖者，則殺之而已矣。言已，張吻大笑。司托比之父雖笑，而司托比之心則滋戚。蓋司托比每星期販報所得除六辨士外，皆進之。父母又安從得七先令六辨士者？是時蘭樞夫人亦在蘭樞之側，笑曰：爾乃不知狗捐耶？爾在校中，師乃未以此授爾。耶司托比固知



已懷自此三日後，勇士覺其主乃鬱鬱無歡，大異常態。勇士每有所爲，輒舉首仰望其主之顏色，悚然惟恐逆乃主之意。顧司托比初未加以懲責，緣勇士自知其劣，事事戚恐，錯悞故作此狀。三日後，司托比

有狗捐者，然初未思及狗捐，乃與勇士爲有關係之事也。問曰：吾知之，吾知凡畜狗者，必須納狗捐。吾意此特他人之畜狗者，然耳。吾之狗乃拾人所棄，亦須納捐耶？其父曰：安可不納？言已，復移其目光注報紙上，默然無他語。司托比亦默立良久，始徐徐引退。至其父不得見之處，而坐。勇士亦隨之，如常狀。坐司托比側，司托比伸臂力挾狗首於

之眉心驟現。縐紋齒亦不常露。逕至乃父之前。請曰：父乎！兒欲盡將一星期販報所得者，以爲勇士納捐之費。其父方坐一椅上，以椅背靠諸樹幹。聞兒言，無語者半响，已而忽曰：果如是乎？司托比曰：餘者，兒當爲人傭工，以足其數。其父曰：爾能爲是乎？吾意爾自以爲乃一極慧巧之童子也。司托比聞是語，血如潮湧，佈滿兩頰，低聲曰：兒意兒當有此權也。其父大怒，突易向者冰冷之容，爲嚴厲之色，曰：穉子留意，吾言爾勿能更多語。此時司托比之淚泉已動，顧仍力遏之。期期語曰：勇士伴，吾販報於市功亦良巨，宜畧沾吾所得也。其父眇視司托比者久之，猝發狂笑，亦無他言，仍讀報如故。司托比已淚蒙其目，迴身行幾不見途。是夜司托比熟眠，其母聞有嗚咽之聲，出自司托比所居之樓上，乃披衣起，詣之。莊容謂司托比曰：穉子聽之，此事萬不可爲弗萊底（此乃司托比之小名，其母極鮮喚以此，今喚之以此，是表其摯愛也）吾家之貧，爾寧不審吾等服食居住而外，何能更供給狗捐？盍睡休，毋妄想。此時司托比方在夢中，聞母氏之聲，乃漸漸醒，猶哽咽不止，以手揉睡眼，不作一語。其母復曰：嘻，兒乎！汝亦大可憐，吾知爾愛狗，卽吾心亦非惡之。爾父之心，乃不同爾，故吾亦不能爲爾助。且家計之困實萬不能辦，此司托比倍覺悽然。其母又曰：今日安睡，若彼等果捕而斃之者，則來春更覓一狗可耳。司托比漸止其泣，向其母注視良久，嗚咽言曰：我非必欲狗，我實不能捨勇士耳。母曰：誠然，今可睡矣。言已，遂去。司托比乃挾無限悲悽之思想，以入夢。數日後，司托比之腦中，乃得一新思想，盡撤數日來之愁容，作歡聲曰：勇士來，勇士果隨之行。至一肆，司托比鄭重入作恭謹之狀，謂司事人曰：君等須雇用一童，否？司事者曰：吾等事簡而所用之童已逾所需。穉子此間無需也。司托比謝之，而出。復入數肆，肆中皆不雇人，且調之曰：穉子能爲何事者？司托

比無語而出。十一月將過，而司托比仍一無所得。其父更現得意之狀。久之，司托比得一職。此職乃一人家之院落，須僱一童子於每晨刈草剪葉，二小時。然一星期後，事已畢，屏不復用。所得爲五先令。然仍不能不進其八九於家長，所得仍無幾。一慈善之婦人見司托比操作苦，謂此童宜嬉游，不宜此苦役。司托比歸而告於母，其母曰：然則吾等將飽啖空氣以代三餐矣。十二月一日，司托比所儲者已近三先令。特距所需之數尙遠。一日，又外出覓事，遇三人，而三人皆拒之。及後，乃遇史吐雅。是時，司托比受前三人之拒絕，悲極欲哭，喉間緊如受扼。史吐雅見有穉子，于道旁高呼之曰：赫羅，穉子能爲我傭執小役否？司托比初猶意是行人，故調侃之，以爲笑。樂繼見史吐雅誠重不類，取笑之人，乃趨前致敬曰：先生固小子所願也。史吐雅卽就門內之信箱，出一小包授之，曰：爾爲我贖此小包，至樂街三號。今以六辨士酬爾願爲之否？司托比領首接之。史吐雅卽予以六辨士。司托比舉足且行，史吐雅呼止之，曰：穉子，爾願日日爲此否？爾果能日日爲吾作此事，勿告之他人否？司托比樂極，幾不知所答。久久，乃成一語曰：願也。史吐雅曰：吾每星期酬爾二先令，爾意如何者？司托比急曰：可。史吐雅乃更以一先令六辨士與之，曰：是爲第一星期之工值也。司托比自執此役後，視爲天下莫大之榮幸。覺凡世間一切景物，咸爲之一變，愉樂之情滿填胸臆。嗟乎，是豈特穉子爲然哉！凡久經失業之人，一旦遇此機會，亦鮮有不大展其向日之雙鎖愁眉也。司托比返家，偕勇士同出，往送小包。行時，信手折道旁枯枝，見一狸奴伏道左，以枝擲之，但覺已心之樂，初不計此狸奴之痛楚與否也。夜間之睡濃而且甜，夢中時時鼓舞，雙足翌晨外出，販報乃不從門出一躍短籬而過，勇士不能躍，嗚嗚吠於門內。司托比乃啟門出之，笑詈曰：蠢物，乃并此短如爾足之籬。

亦不能躍而過之。耶行時跳躍而前。事畢以新課程授之。勇士命其舉雙足作人立。又教以跳舞。至次星期之第一日。司托比趨趨進請於史吐雅。乞領工值。史吐雅遍探諸囊。已乃謂之曰。吾今易一方法。後此領工值。當於一星期滿始付之。可乎。司托比自思曰。微論若何。終能於一月一日以前湊足。七先令六辨士之數。乃諾之而去。自此司托比仍每日至信箱取小包。為送之。至樂街三號。然史吐雅自此遂不可見。可一星期。一日復往取小包。見箱中已空無一物。一人立門外。其衣飾與乃父所衣髣髴。問司托比來此何為。司托比愀然曰。吾在此間為史吐雅先生執役耳。是人大笑曰。我亦為渠執役者也。爾之工值已預付乎。司托比愕然。是人又曰。爾當無望於此。宜至他處覓事矣。司托比得此惡消息。寸心幾裂。已乃問之曰。吾之工值尙未得當。至何處取之。耶。此人曰。穉子。吾意爾不能得之。我之處境亦正如爾。恐爾工值正未及我之半也。司托比憤憤曰。否否。吾必得之。始已。此人搖首曰。難事也。吾遭遇此等事者屢矣。然爾年穉。不宜受此欺。彼史吐雅先生者亦太忍哉。言已。出一銅幣授之曰。今可以此往購糖餌。毋更悲。年幼之人不宜悲傷。以損其體也。司托比受而謝之。逕行覺兩足重如縛鉛。不能跨步。鼓唇欲吹而吻膠不能。聲頸亦木強不能。左右顧盼返家。後盡出所有者核之。已積得五先令兩辨士。而出時已十二月二十八日矣。微誦曰。一四九月十一月為三十日。二月共有二十八日。閏年加一日。餘者均為三十一日。嘻。十二月乃有三十一日也。乃多日之月也。苟十二月為少日之月。則寧非大不幸。思至是。翕唇作歌。心稍適。吹亦成聲。所歌者雖屬出諸穉子信口。然音調悲涼。如有無限悽怨。欲盡於歌聲中。訴之夜間。其父若母咸坐後院中。司托比與勇士所坐處。離其父母稍遠。其父以報紙新聞告其妻。漸及叛黨事。其意謂叛黨者與

常人同一形狀。初無可異之處。卽自隱於商肆中者。爲數至夥。彼輩固決不以叛黨自稱。而他人則恒稱之爲是。司托比之母曰。叛黨旣與常人同一形狀。則何以知其爲叛黨。叛黨又爲何物。蘭樞曰。噫。爾乃不知叛黨爲何如人。耶。叛黨者卽與政府反對之人。不服法律。不從命令者是也。凡兇惡之叛黨。且常欲刺殺政府中人。而毀壞國家之法律。爾若能讀報。則自知之耳。司托比聞其父之解剖叛黨。則其腦中迴旋不已。因思阿父之言。大可咀嚼。試思彼爲叛黨。究有何樂。夫所謂法律與命令者。顧無碍於人羣乎。今欲捕勇士而施以槍斃之刑者。亦非卽此法律爲之。耶。法律與命令者。直勇士之仇也。彼法律乃不一念他人之艱苦。備受奚落。詆騙。仍強施其專制。而以暴力欲攫人之錢。噫。法律云乎哉。乃一至不祥之物也。思至此而腦力漸加熱。又自審曰。然則吾亦爲反對政府不服從法律與命令者。將無亦叛黨之一乎。吾已竭力籌謀。勇士之捐金。今者尙欠二先令。四辦士渠等。且來捕之。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夜半輾轉不得成眠。計若警吏來捕勇士者。則亦刺殺之行。我叛黨所應爲之事。凌晨四時半。其母呼之起。司托比乃披衣入市。販報如故。歸時途經一警署之門。止立對門。良久。見一警察。方弄一狗。乃思此警察亦愛狗者。胡不趨前哀之。待吾湊足其數。始納捐乎。思至此。警察已入。司托比殊不敢涉足警署。逡巡遂返。思惟殺警察方可保勇士。繼又念彼掌握法律者。當不止一警察。殺其一人。何濟於事。且警察亦有豸狗者。當非殘忍之人。不可殺之也。乃插手褲囊中。徘徊終日。尋乃得一善策。善策者何。乃作一函。往戒彼警察。勿來捕勇士。司托比初不知號爲叛黨者。亦有寓書告誡警察者乎。然此策妥善。當自我先之。遂搜書囊中。得紙筆信封。携至木棚內。以木桶代桌。書曰。吾今函致警察。吾知警察且來捕吾狗。因吾不能納狗捐。故也。吾已

竭力爲人傭。所得已有五先令。二辦士尙有工資未取。彼雇我之人。已不知何往。吾因是遂以叛黨自命。不服從國家之法律。與命令爾等。若敢來捕勇士者。則吾必餉以槍彈。吾以愛勇士之故。遂不得不與政府反對也。司托比蘭樞上。再者若爾等能爲我容。願先取去吾目前所有之五先令。二辦士待吾湊滿時。更呈上而不捕勇士者。吾卽不敢爲叛黨。柳樹街十三號書已納之封中。并書其地址。親投之。是時署中警官當值者爲史吐雅。與一女子名麥飛者相善。麥飛者卽司托比前此日日賚小包與之之女子。史吐雅已渾然忘却尙欠此穉子之工值未付。及得函因示之。麥飛亦大笑。翌晨乃有一少年脩長之警官與一美貌之女子同至柳樹街十三號。少年手攜一葛德之攝影機。至街角見一童子伸首探望。旣見警察大震。以爲捕勇士者來矣。力挾其狗於懷中。復見少年人手持一物。狀至複雜。正向己身以爲是必殺狗之機。此機一發。狗必無幸。少年旣攝取其影像。笑語司托比曰。穉子尙識我否。司托比方俯首閉目。正疑彼槍彈胡爲久久不發。忽聞有呼己之聲。且聲至稔。舉目視之。固史吐雅也。急奔前踉於其足下。大哭曰。先生勿殺吾狗。先生非史吐雅先生耶。史吐雅掖之起。撫摩其頂。慰之曰。穉子勿憂。吾決不殺爾狗。我前欠爾工值未付。爾恨我否。司托比聞史吐雅言及此。悲不自勝。淚下如綆。密司麥飛出素巾爲拭其淚。柔聲慰之曰。穉子勿哭。渠必不死。爾狗也。言已抱而親其頰。司托比覺此女子之溫存。乃過於其母。悲頓止。史吐雅曰。吾今爲警官當赦爾狗勿罪。且命警察爲爾善護之。爾所應付之捐。我爲汝代納之。爾所積之五先令。二辦士儘可自享。言時出四先令授司托比曰。此吾欠爾之工值。數爲二仙令。半則利也。遲日吾當更有以報爾歸矣。言已微拍司托比之肩。遂行。司托比大喜歸家。一星期後得一函。另一紙束。乃

寓自史吐雅者其書曰吾以日前攝爾之像與圖畫肆商之製成巨幅之畫爲童子曬狗之圖彼酬以五磅今以畀汝且又與渠言明後此此圖售出所得之利願與爾二八分之爾得其二畫肆得其八密司麥飛又以爾之事畧叙爲小說所得版權之費十二磅亦一并寄爾另一小束者即已經製成之圖一幀此金當可供勇士一生之捐費矣再者密司麥飛爲爾著此小說時淚流無數渠言欲見爾爾暇時可常至樂街三號訪之長毋相忘史吐雅手白



(完)

神怪小說

仙是奇致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實 驗 良 方

房 中 醫

▲ 全書一冊 價洋一元二角 ▲

我國習慣下部有病往往諱疾忌醫遷延不治致害生命此書專治男女生殖器之分五編第一編述男女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二編述男子生殖器之疾病而橫痃痔瘡脫肛諸病附焉第三編述女子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四編述女子生殖器之疾病而乳岩乳痛諸病附焉第五編論藥物使人辨其性能列處方使人人自知抉擇舉術語使人人毫無疑難人手一卷則夫妻可互相互救子女可自任治療自有此卷居家行旅隨地隨時疾起即治既省金錢又多利便本書為錫山顧叔惠先生所編先生邃於醫理溝通中外甫瀕懸壺大名鼎鼎近更一意著述此為臨症經驗之方非他書之擬拾皮毛者可比

實驗
理論

最新種子法

賣春害

全一冊 價洋三角

慾海

全一冊 價洋四角

戒淫
節慾

青年
不可
不讀

(丙小七)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市中華書局發行

仙足奇譚 *The story of fairyfoot*

美國弗蘭司勃朗 *Frances Brown* 著

胡宏華 同譯
陳堅

第一章 仙足之誕生

在昔西方極遠之國。有市曰師聽平黑門。Stumpingham市有七風輪機。一王宮。一市場。一監獄。及其他種種。皆此國都所宜有者。師聽平黑門爲一美麗之城。居民亦衆。以意度之。世界上美麗之城。當以此爲最也。其位置在一大平原之中央。此平原爲果園及可愛之包蘆田所蔽。城牆距平原外。四圍各十里許。平原外有牧羊地。周匝圍繞。厥狀如帶。距平原約二十里。牧場外又有既廣且深之森林。惟廣至何所。師聽平黑門之人民。亦莫能測其理想。中則以此森林之廣爲無窮。直至世界盡頭之處。

彼人民何以作此想乎。有二故焉。第一。僉以森林爲仙人長居之宅。雖極勇者。亦不敢深入。第二。師聽平黑門之人民。從不旅行。殆因男婦童稚。有此巨而且重之足。不良于行也。

或者以爲森林中有物焉。顧爲何物。亦莫能言之。

蓋此國有一特異之點。數百年來。人民之足。較他國爲巨。且有崇尚巨足之風。貴族之足。其巨愈甚。一般人民。凡能使其足巨。至何量。必盡量而後已。其目的在高出牧羊者。及與牧羊同類者之足之上。以彼族足恒小也。有多數富人。常以其履爲大小狸奴之臥室。

師聽平黑門之王。名師蝶夫。師特卜。Diststep。家族極古。足極巨。國民尊之。爲世界之王。王每年必有一極大之演說。宣告於衆。自誇其政教所及。無遠弗屆焉。皇后名黑墨黑耳。Hammerheel。在師聽平黑門。

爲一絕世之佳人。所着之履。殆不亞於漁舟。生六子。美麗與父母同。至第七子。生竟貽王與后絕大之憂。



閱多日。訖無知其憂悶之故者。惟知宮中女僕。時時愁歎。王見第七子。則暴怒而已。厥後國中。人互相耳語。謂第七王子之足。其小異常。爲從來見聞所未及。由是通國皆知矣。獨聰穎之士。見之。則曰。仙人之足。乃如此。殆仙足歟。

第二章 仙足如

何得此名乎

有王子之足。如此其小也。人俱以此爲不祥之先兆。凡入此城者。念及此事。卽神志弗甯。積學之士。且著爲論說。此時舉國欲狂。王與后之友咸集。王宮朝臣。命婦及城內所有之黎庶。則集合一處。同聲悲悼。如是者。七日至七日之末。衆始知滂沱之淚於事無裨也。乃各歸其所。

此時有一人焉。凡關於此事有名之論說。悉未寓目。竟能贊助王后。減免其憂悶。蓋此第七子。已被一牧羊者攜之而去。居之於牧場中矣。

牧羊長名富利司富得。Pleacefold 與其妻奴得。Rough Fuddy 子不臘克斯翁。Blackthorn 女勃朗巴爾。Brownberry 同住一溫暖之茅屋。人以其爲王牧羊也。恒特別視之。甚且有人知富利司富得爲極舊之族。奴得在牧羊場中恒自炫其巨足。以傲於人。此中牧羊者對於其長之家族頗敬之。及第七王子送入富利司富得所居之茅屋。新聞傳播。愈加敬羨。惟四境之人來此一觀。王子之足無不憂歎而去。王與后爲第七子所命之名。不下十有四。因其足有異樣。出於王之家也。顧王子之名雖多。而誠慤之百姓不知焉。祇以王子之足異於尋常。遂呼曰仙足。初恐朝廷之干涉也。繼知朝廷對於第七子之名不注。意乃任便呼之。於是牧羊之人。殆無不稱爲仙足者。

其時朝廷不願人言仙足事。脫有言者。卽大不敬。仙足生日。旣無慶賀之儀。耶穌聖誕。亦不令其瞻禮。蓋皇后及侍者。均不喜見其足。惟一年一度。有青年之僮僕。奉王命。視仙足之行爲。并以仙足之兄舊衣一裹予之。其時王亦垂垂老矣。年愈高。性亦愈執。恒思設法使仙足遠離。而不與之面。

第二章 奇鳥

爐。篷。迭。更。仙。足。已。成。童。矣。其。地。空。氣。適。宜。仙。足。吸。收。新。鮮。之。空。氣。雙。頰。微。紅。貌。至。美。麗。脫。非。小。人。且。爭。譽。其。美。矣。然。足。雖。小。而。其。幼。時。頗。習。於。行。且。行。且。躍。雖。師。聽。平。黑。門。之。童。子。與。之。同。行。皆。不。及。覺。而。爲。羣。童。之。父。母。所。見。僉。以。爲。無。禮。而。惡。之。

其時衆牧羊者因仙足之足。曾喧傳於朝廷。咸願一見以擴眼界。老者見之。疑爲不祥。童子亦不願與之。嬉戲。富利司富得以此小足者。居已室中。覺已身亦蒙此恥。惟不敢拂。王命屏諸門外。耳又以王每年所賜仙足之衣。其子不臘。克斯翁亦恒分其惠。惟奴得以仙足污穢。若是。又且行且躍。誠恐已子染此惡習。頗有憎惡之心。因使看守。多病之羊。此類羊恒於曠野中雜生。蕘稗處及深邃之森林中。牧之距人遠也。此時仙足大可憐矣。其心中屢欲其足暴長。俾免多數人之注意。惜爲天所限耳。有暇則在草地中且行且躍。此爲仙足獨得之樂趣。彼蓋謂羣童雖傲我以足。而我之樂實無一人能企之者。

無何入初夏矣。仙足游倦欲眠。乃擇苔石之影中臥焉。食草之羊或寢或訛。四圍繞之。仙足忽大嗽而醒。其時有一知更雀在旁爲嗽聲。所逐飛入仙足之舊天鵝絨帽中。帽蓋置諸地也。仙足卽以帽覆之。不覺又嗽一聲。鳥在帽中驚動。欲飛。仙足乃掀帽祝曰。願汝平安去也。帽掀忽一短小之人跳出。身着棕色粗布衣。年約百歲。蓋鳥變人矣。仙足驚極。却退有頃。自以爲目炫也。此短小之人謂仙足曰。謝汝待我仁慈。我願効奔走。汝憂悶時可呼我名。我之名曰勞賓。穀得法羅。Robin goodfellow。言訖忽隱。仙足雖在童年。遇此可驚可愕之事。亦詫異者。累日但無他人知之。仙足以勞賓。穀得法羅之足。小與己同。隱而不見。卽此可知其意亦不樂居此也。遂嚴守秘密。不爲外人道。

第四章 仙足入仙人之中

轉瞬仲夏過矣。其地牧羊之衆開大宴會。晚筵旣罷。乃於山上放焰火。以娛目。又於村舍中爲抽籤之戲。凡牧羊者咸與焉。獨仙足枯坐。羊牢旁自悲其足。蓋羣童羞與同坐。屏弗使觀。此時仙足亦不自知有獨

得之樂趣。即在目前。祇以岑寂無聊爲希求快樂之心。所激遂憶及勞賓穀得法羅之言。呼曰。勞賓穀得法羅。速來此。旋聞牆隅有人微語曰。某在此視之。則一短小之人。卽勞賓穀得法羅也。仙足謂曰。我獨居於此。羣童不與我戲。憎我足也。勞賓穀得法羅曰。此後可與我輩同遊。我當導汝享有世界之極樂。我輩不拘拘於足之大小。以人各有天賦之體也。惟有二事。須牢記。第一。凡我輩所餘之事。汝宜爲之。第二。凡所見聞。勿洩於外。以此國之人。足皆如此之巨。非良友也。仙足曰。敬聞命矣。謹如約。

勞賓穀得法羅。遂攜手同行。過草地而入樹林。有一苔徑。在老樹中。徑爲長春籐所蔽。曲且窄。仙足往來老樹中。亦不審行若干步。乃聞有極妙之音樂聲。旋至一草地。明月當空。炫耀如晝。其地有無數之玫瑰。水仙。紫羅蘭。蓮馨花。悅人心目。櫻草亦開花於叢草之中。其間有短小男婦多人。皆著紫棕色粗布衣。月中遙望之。乃成碧色。地有一小井。爲月所照。遍地光明。此男婦卽在井之四旁跳舞。滿地皆薔薇花。一大薔薇樹下有圓而且低之棹。棹置牛乳瓶。蜜盤。鏤木之杯。滿盛香露。多人圍坐其旁。勞賓穀得法羅導仙足入坐。以杯奉之。曰。同伴盍飲乎。仙足生平未嘗飲此畧一露。唇舉凡從前不得意之事。如不臘克斯翁。佔有其極佳之服。奴得使牧病羊及羣兒。不與嬉戲之類。胥忘之矣。且亦不以足小爲可慮。以爲身係帝王之子。無一非樂觀也。此時衆人皆以溫和之聲呼曰。歡迎……歡迎……且有婦人加入。邀與跳舞。仙足彷彿在王宮中。實享有王子之樂。與之跳舞。乳蜜雜進。直至月落時。勞賓穀得法羅乃攜之。回足不停。趾送入茅舍中。臥於屋隅。稻藁之牀。

第五章 仙人之泉源

第

一

集

仙足徹夜不眠翌晨無倦意在茅舍中未敢以種種跳舞少洩於人牧羊如故每夕至一般牧羊人安睡時勞賓穀得法羅輒來邀至森林中跳舞此時仙足亦不願與羣童伍且不以失愛於父母為憂牧羊時或獨自唱歌或終日編葦為戲日落後輒思與快樂之友謂短小相遇時有無上之樂焉

凡人終夜跳舞必倦仙足遇此奇異之事乃無倦心無何夏日將過一夕月光充滿熟苞蘆田內發沙沙聲蓋勞賓穀得法羅至矣仍如前邀仙足至花草之地頗注重游戲勞賓穀得法羅促仙足為之且示以雕鏤之酒瓶即仙足每日所飲之紅香露也至飲盡與否亦弗過問仙足曰我不渴矣母虛擲光陰也其聯合跳舞乎此時仙足心中頗欲已之步武與彼等相同因彼等步武甚輕雖海燕飛旋亦無如此之捷仙足默數生平難習之事未有若茲事之半者

仙足遇事雖無畏難之心惟因多用肺力及體力遂暫避至苔蘚縱橫之橡樹後坐焉閉目而睡比醒則以為跳舞或將畢矣忽聞有婦人聲出其旁竊聽之乃二婦人在濃綠陰中著衣閑話一婦曰此若何美麗之童乎彼貴為王子乃有此足也又一婦作憐笑曰彼足頗似公主美不勒生 Princess mayblossom

之足美不勒生事見下第七章美不勒生曾濯足於生長之中說見第九章其父嘗倩人至遠處覓醫使其足更變小殊不

知此事在世界中除仙人之泉源外無人能之亦惟吾黨與夜鳴雀始知泉源所在地也先發言之婦曰勿論何人知之亦無關係所慮者人既知泉源所在地恐即有多數人在彼周圍數英里間騷擾弗安耳汝須令美麗公主知之以吾輩之雀與蝶公主待之甚慈其跳舞又與吾輩同發惡聲婦曰我不能也因其父曾伐森林中我所愛之柏此柏可變為匣匣內且可得錢此外我又頗不喜此公主指美不勒生故人皆

譽之而我獨否。言甫畢。又曰。速來。我輩將爲末次跳舞。恐時太晚矣。

第六章 仙足之遁逃

二婦去矣。仙足頗詫之。遂弗能睡。仙足之足。雖爲仙人所贊。乃不以爲奇。以仙人之足。與已同也。仙足果何詫歟。蓋聞美不勒生之父。憎其女之足。巨以爲此事。必在師聽平黑門之外。別一世界內。因師聽平黑門。尙巨足而美不勒生之父。乃以足巨爲慮也。頗欲覘美不勒生所居之國度。惟仙足雖竊聽。而有得當勞賓穀得法羅邀仙足回時。亦不敢令其知也。

次晨仙足倦甚。至下午倦極。欲眠。從來仙足無終日困倦如此者。乃枕矮樹一叢而睡。平日亦從未有人念及仙足暨多病之羊。惟富利司富得入晚有暇。輒思詣牧場巡視焉。富利司富得現有極不良之性格。見仙足酣睡。羊多亡失。乃竭力呼仙足。又以手中巨棍作聲。甚巨。仙足驚醒。見巨棍。乃駭走。懼其撻也。富利司富得追之。足雖巨而步履之速。與仙足同。仙足因其忿怒。自思無地可爲逃藪。乃入森林中。狂奔而去。直至一靜寂之河干。以爲由此可達仙人跳舞之地。沿河行若干時。曲折入一樹林中。復經山谷間。苔蘚所墜之石。天晚矣。仙足疲極。仍竭力前進。卒抵一大玫瑰之樹林。

此時月明如晝。光滿林中有夜鳴雀二十隻。鳴於樹杪。作宛轉之歌。聲林中又有清泉。界以荷花之岸。仙足乃坐而休息。聞鳥歌極佳。良久歌止矣。靜夜之中。鳥乃聚於一陬。而作人語。棲於仙足頂上樹枝之鳥。曰。此何童耶。乃獨坐於仙人泉源之旁也。渠有此小而美麗之足。非從師聽平黑門來乎。一鳥曰。惡非也。渠必從西方之國來耳。不識何以識此塗也。又一鳥曰。是何言歟。此易易耳。王宮中御厨外之園。有極低

之門通此玫瑰樹底吾思渠必隨地上高而有洞之長春籐及兩旁之矮草而來也渠似一聰穎之童但盼其守秘密耳否則將來恐有西方國內之人在我輩所有之泉源蘸水而去又曰我輩此時殊未休息非談話即歌曲也



珠果夜擇枯樹洞中睡凡地下長春籐之狀況仙足皆熟覽無遺遂隨籐而過高低之路不啻籐為之導也又隨矮草而過樹林林盡處為一官道經凹凸之田地及華美之村莊見一巨城路漸低路之末端即

第七章 公主美
不勒生

仙足聞鳥作人語頗詫之乃默思其故既而鳥語止矣良久漸有鳴者如歌聲然仙足以為循聲而往可隨地下之長春籐而達西國之王宮焉蓋仙足心中不獨願見美不勒生且欲藉此與奴得及病羊暨性格不良之老牧羊者告別也乃決計前行路遙而弗倦晝則食果品及野

御厨外之圃。地下之門也。門藍色。殆爲卑賤。僕人所設者。閉七年矣。門既常關。苔蘚叢草。雜生其際。仙足踰之而入。不數武。見一白鹿。跳躍而來。忽聞其後有人以溫柔聲作愁悶語曰。鹿乎。盍歸乎。來盍歸乎。來吾足重不能偕汝游矣。仙足周視之。有一美麗之女郎在焉。殆卽公主。美不勒生。歟衣白如雪。戴一玫瑰花環於黃金之髮行步極緩。與師聽平黑門之人相同。蓋其足同也。其後有貴族少女六人。亦衣白因不敢越公主前。故行步亦緩。實則其足甚小。與仙足同耳。此時仙足已決定此美麗女郎爲公主。美不勒生向之謙退。行一鞠躬禮曰。帝國之公主。我知汝有弗安之事。以汝之足變大也。惟我國中一般人之足。皆與汝同。我獨足小如此。閱多年而弗巨。我頗異之。雖然我不能使我之足變大。而能使汝之足變小也。我知有一泉源能使汝足較未變大時更小。而潔倫汝父能令汝隨我往者。我願指以詔汝。汝須攜謹言之女僕兩人偕行。凡宮中之人亦當嚴守秘密。假使此泉源爲他人所知。卽得罪羣仙及夜鳴雀矣。

第八章 公主濯足於仙人之泉源

公主聽此新聞。樂極而躍。若忘其足之巨者。卽率其女僕六人。導仙足入宮。謁王與后。時王與后方坐一廣廳中。有多數貴族之男女。繞之見公主。偕一籃縷赤足之童來。貴族頗詫爲奇。貴族夫人則以爲美不勒生癩矣。仙足入廳。仍謙退行一鞠躬禮。卽以泉源之効用。告王與后。願偕公主往。王初弗之信。蓋謂遍延名醫。迄無効。泉源奚益乎。其餘貴族男女。則以仙足之言爲可嗤。宮中僕役亦疑爲欺詐。弗願從之。其中主要之貴人。謂仙足對王僞語。罪當死。仙足此時亦惴惴然以爲衆人皆惡。不知能否平安而回。森林或牧病羊也。

念及此而王后發言矣。后蓋賢智之婦也。謂其夫曰。此童之足良佳。汝曾注意乎。所言或非妄。我兩人祇此女耳。而又治之無術。當任其往。我欲擇謹言之女僕二人。并我之執事人偕往。蓋此執事人平日亦甚寡言也。使之保護吾女同行。當無慮。豈不知吾輩可由此易憂爲樂乎。王斟酌良久。乃排衆議。許之。午餐後。此二女僕一執事人及小鹿。皆從美不勒生行。至長春籐之道中。仙足竭力保護。其女僕及執事人見莓苔及樹根縱橫於地。頗惡之。且以食果與珠果及睡枯樹洞中爲苦。美不勒生獨否。勇往前進。卒抵玫瑰之林。其中有白蓮圍繞者。卽泉源也。初令執事人濯之。執事人髮已斑白。作灰色。面縐如錦。不料此泉竟有返老還童之効。用後數年。凡朝中青年之貴族。無不競羨其美。次令女僕濯焉。後此女僕在宮殿中。人亦以極美之貴婦譽之。終則美不勒生濯矣。雖濯而其美如故。蓋美不勒生已絕美。無可增也。惟其足入水中立卽變小。濯畢待其乾而復濯之。如是者三足。卽小而細。與仙足之足同矣。

第九章 快樂之末端

當美不勒生之足變小時。衆皆樂甚。仙足重有憂焉。非他人言語所能傳也。仙足以爲如有一井。其水能令我之足變巨者。我父母甯忍與我相離。亦不至送我於牧人中。此時美不勒生以歡呼之聲。謂仙足曰。汝願足變巨乎。森林之極端有井焉。能助汝達目的也。當夏日方終時。我侍我父偕林人來。見一巨柏。父欲以其材爲錢匣。遂伐之。其時衆皆忙甚。我瞥見覆盆子之枝。及與珠果相似之物。或黑或紅或綠。纍纍然在極長之枝上。我以爲必珠果也。乃往至樹根下。根頗硬。在一不雅觀之井旁。井在深林中。井之四周蒼苔布滿。適當天氣溫燥之時。地下之土亦龜坼燥硬。不易履。我足踐之而痛也。乃脫朱履。濯足於井中。

灌後。每分鐘。逐漸。加巨。後遂。無法。使之。復小。以迄。於今。頃我。來時。見覆。盆子。之枝。距此。近也。汝既。示我。以仙。人之。泉源。我亦。擬以。生長。之井。（謂此井之水。有生長之功用也。）示汝焉。仙足。乃偕。美不。勒生。尋之。無何。達深。林中之。狹谷。果有。堅硬。樹根。在不。雅觀。之井。旁。一如。美不。勒生。言。仙足。坐而。濯之。足漸。大有。頃遙。聞音。樂聲。仙足。知此。中仙。人。赴跳。舞處。矣。仙足。自語。曰。吾足。果驟。大。若何。與之。跳舞。耶。宜。速起。乃攜。美不。勒生。往。小。鹿。從之。女。僕。及。執事。人。亦。從。鹿。而。行。循。樂。聲。而。過。森。林。已。至。綠。蔭。覆。花。之。處。勞。賓。穀。得。法。羅。在。焉。命。其。同。伴。歡。迎。仙。足。賀。其。達。目。的。也。并。以。香。露。飲。衆。人。乃。跳。舞。自。日。暮。直。至。黎。明。衆。無。倦。色。靈。鷲。未。鳴。之。前。勞。賓。穀。得。法。羅。送。仙。足。美。不。勒。生。等。安。抵。王。宮。一。如。從。前。送。仙。足。返。茅。屋。也。

其時。王宮。有異。常之。樂。以。美不。勒生。之。足。果。小。王。聞。此。怪。異。故。事。乃。以。華。麗。之。服。寶。貴。之。珠。賜。仙。足。命。之。同。居。愛。如。子。厥。後。仙。足。與。美。不。勒。生。結。婚。不。減。從。前。之。樂。又。至。生。長。之。井。濯。之。詣。師。聽。平。黑。門。謁。其。父。母。此。時。王。族。中。不。復。知。仙。足。從。前。爲。失。愛。者。矣。及。仙。足。美。不。勒。生。等。回。時。復。至。仙。人。之。泉。源。羣。仙。及。夜。鳴。雀。皆。視。之。如。友。因。其。能。守。秘。密。而。此。玫。瑰。林。中。仍。安。靜。如。常。也。

（完）



社會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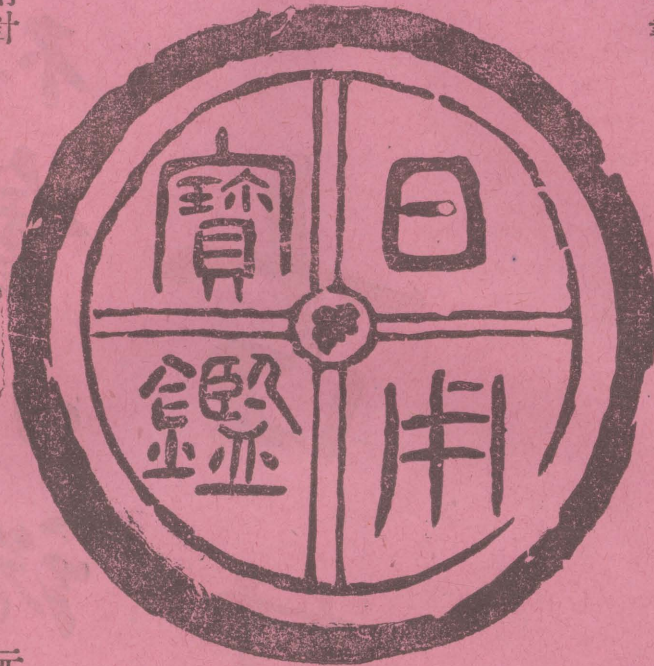
古井波

上海英界甯波路中旺街共編和譯局發行

第六版大訂增

居家旅行
必需之
要書

南針
必備之
政商學界



內
容
百
種

子
目
千
餘
條

全書二厚
冊精裝
一布匣

特價一元二角
洋二元

本書為便利社會實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蒐應用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曰寶鑑非溢美也茲將總目列下另印樣本奉贈

總目
列下

日曆類	凡二十八種	商務類	凡四十一種	旅行類	凡一百五十種	郵傳類	凡三十種	稅法類	凡九種	禮節類	凡六十九種	教育類	凡三十二種	家務類	凡三十七種	衛生類	凡二十七種	飲食類	凡三十一種	交際類	凡三十一種	文藝類	凡八十四種	文件類	凡七十五種	字書類	凡三十四種	雜類	凡四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奉贈
樣本

(丙三十三)

上海棋盤街文書局各省中華書局各省大書局經售

古井波

夢蓮

夕陽西垂。去林葉半樹。紅曠場十畝。細柳夾道。營壘高築。胡笳互動。有一年少書生。貌朗朗如玉。而似有重憂。匆匆至探懷。出玻璃瓶。擊井欄。鏘然裂。瓶中液四溢。着手手紅。着衣衣爛。少年急以餘瀝飲。既躍井



繫箕箕坐。人垂入井。手觸井欄。咄何痛。急視皮破肉爛矣。噫何物毒。乃爾箕愈。垂人愈。下摸索久。始得挾以上置之。地視其面。眉緊鎖。目眦裂。唇爛。幾盡血色。殷然視其手。斑點累累。肉皆腐。視其衣。衣孔大小不

死。噫諸君。彼何人。何為其然也。其家徒四壁。避債無臺。而出此乎。然面白似玉。衣服麗都。恐非是其被草頭木脚之蜚語。有冤莫伸。而出此乎。然偉麗魁岸。其愚恐不至斯。其為鑽穴相窺。禍生眉睫。而出此下策乎。嗟乎其庶幾近矣。距井數十武。忽人聲鼎沸。負箕者持竿者。引其粗如臂之索者。幾二十餘人。狂奔氣盡。趨向井。咸曰。速救。遲恐死。索

一。幾。十。百。鞋。失。其。一。動。之。體。已。殭。候。氣。氣。已。絕。矣。某。甲。曰。必。服。毒。藥。水。否。則。無。如。此。速。爛。亦。無。如。此。速。死。入。井。者。曰。某。哥。語。誠。然。頃。間。手。觸。井。欄。着。水。痛。極。視。之。爛。矣。言。畢。示。以。手。於。是。羣。測。其。故。何。以。既。飲。藥。復。入。井。或。曰。彼。年。少。青。春。有。何。必。死。事。或。曰。今。將。何。之。或。謂。葬。或。言。醫。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時。行。路。貯。足。觀。者。幾。數。十。人。相。與。嗟。歎。甚。至。有。流。涕。者。或。呼。曰。速。決。天。暮。矣。忽。一。白。髮。翁。排。人。而。進。曲。背。近。察。之。鬚。幾。觸。屍。面。某。丙。曰。而。翁。何。爲。欲。與。之。親。吻。耶。老。者。號。曰。噫。此。吾。家。公。子。也。公。子。乎。何。爲。而。慘。死。耶。衆。皆。駭。疑。某。丙。曰。翁。既。爲。汝。家。公。子。速。以。就。醫。老。者。諾。乞。得。兩。人。用。索。絡。屍。舁。之。入。博。習。醫。院。老。者。喃。喃。泣。曰。公。子。乎。老。奴。見。汝。生。見。汝。長。不。意。并。覩。汝。死。且。睹。汝。如。是。之。慘。死。耶。公。子。乎。食。有。梁。肉。衣。有。錦。繡。有。何。不。足。而。志。短。若。此。家。中。老。夫。人。望。眼。將。穿。不。料。懷。中。玉。竟。慘。死。於。一。勺。之。水。乎。噫。公。子。老。奴。心。碎。矣。在。公。子。家。服。務。數。十。年。恩。寵。似。海。今。將。垂。死。意。必。死。於。公。子。目。豈。料。公。子。反。死。於。老。奴。之。淚。眼。中。耶。老。夫。人。痛。主。人。之。捐。館。哭。幾。絕。幸。有。公。子。引。以。稍。慰。而。公。子。色。笑。常。親。堪。甘。晚。境。老。奴。爲。老。夫。人。喜。亦。爲。自。喜。今。公。子。死。且。如。是。慘。死。一。家。之。宗。祧。誰。屬。老。夫。人。年。老。何。託。老。夫。人。能。不。哭。將。踏。乎。卽。老。奴。得。勿。心。傷。赤。耶。非。老。奴。如。是。路。人。亦。將。掩。面。扼。腕。矣。老。夫。人。有。意。外。少。夫。人。年。輕。不。更。事。家。務。誰。持。公。子。乎。老。奴。既。見。公。子。死。不。忍。見。公。子。家。衰。也。公。子。何。爲。而。出。此。老。者。泣。且。語。氣。急。如。牛。喘。未。幾。至。博。習。醫。院。時。已。萬。家。燈。火。矣。詰。朝。街。談。巷。語。誼。傳。昨。晚。晤。王。廢。基。井。中。死。一。少。年。既。飲。藥。水。復。溺。井。爲。行。人。見。呼。羣。助。得。獲。之。上。已。氣。絕。面。目。爛。幾。盡。令。人。不。忍。睹。後。爲。一。老。者。認。以。去。卽。入。醫。院。不。知。西。人。返。魂。有。術。否。噫。諸。君。乎。少。年。者。莫。郡。東。隅。之。某。生。也。

某生者。韋子傳。庭芝獨秀。其先世乃五柳名高。百梅望重者。生未期年。蓼莪遽廢。玉樹之良。幸有王家癡叔之依。不致孤雛。寡鵠日處。淒風苦雨之中。生叔痛參商不見。花萼無輝。難免黯然傷神。幸有杜宜之姪。差可自慰。故視生有如己出。爲之理家政。延名師。無不悉心。盡力。生母亦夙興夜寐。節衣縮食。斷機訓學。丸熊助苦。生年十七。英挺風流。溫恭雅飭。馬頭草檄。驢背成詩。喑鳴叱咤。名宿不能易一字。僉曰。佳兒他日取斗大金印。如拾草芥矣。逾年。牛刀小試。遊泮探芹。聽辟雍鐘鼓。甫賡采藻。旋賦標梅。堂高百仞。夏屋渠渠。金銀氣。脂粉香。賓朋畢集。翎頂輝煌。伶唱戲妓。侑酒健僕。雁行立醉。客魚貫眠。彩輿臨門。鼓樂齊鳴。鳳池波暖。錦翼雙棲。小夫婦真如一對璧人。生母爲之加餐。生叔掀髯笑曰。此吾家肯堂肯構之兒不。愧烏衣諸郎老夫。今生尙有此開顏日耶。戚串嘖嘖以伸謀。堪羨且以生父不及爲歎。

生婦爲邑之趙翁女。翁爲藩署錢穀。席箕斂誅。求日入私囊。幾數十金。家道蒸蒸。聲勢赫赫。太守以下。咸側目胥吏。視之畏於虎。翁利用之。置羽翼。散布撫署。暨府縣各署。翁有呼無不立應。趨而至者數十人。聲氣通百里。外有子一。溺愛之不令讀書。學業任其狎邪。從紈袴子遊。霞軒有美姿。年冠而不識丁。惟登天台入桃源。爲絕妙能手。翁暮年有感滄桑。乃稍稍禁阻之。非特自若。且惡聲以對曰。我不能如翁。先人以興後人以眠。珠算斗量。終日碌碌。不少輟。既有而翁何必我勞。况金錢進而不出。有與無何異乎。翁其勉旃。我則無志於此矣。翁惟長吁短歎。非特不敢施。夏楚聲且不敢高。恐驚之也。有二女。長芳。二八次芳。織素柳細。如頰蛾彎。偏巧媚如文君。嫵如京兆。有江左二喬。並是麗人之稱。翁婦愛逾掌珠。擇婿頗苛。芳已隔幔牽絲於某生邑。人有知者。咸羨某生有無窮艷福。生亦頗自喜。惟芳娘。荳蔻年華。居處無耶。際彼

柳暗鶯嬌。焉得無陌頭柳色之思。俊僕某福品。雖下乘貌。亦溫文。見芳娘柔情綽態。脉脉盈盈。珠簾弄影。玉欄顰眉。時錫青盼。乃狗徒狼心。竟歌求凰之曲。將一頂綠頭巾。輕輕報德主人矣。逾年某生入泮之後。卽以蓮輿迎去。幸生溫文爾雅。有齊眉之義。無蒸梨之懼。亦芳娘之福運也。生是文人。墨客有飛黃騰達之志。消磨光陰於筆牀硯匣。字裏行間。故於蘭閣繡閣。疏於周旋。未免有負玉人。玉人麗質。天生放誕風流。而際此金鴨香消。梨花春雨。時焉能毋貯夢春鋼。言愁秋篋耶。於是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殘紅送雨。新綠窺窗。女兒爭繡踏青鞋。寶馬香車。釵光鬢影。無人不道看花。生婦歸甯。而生偕二三文友。散步西郊。遊盛氏留園。柳垂新綠。枝弱水轉。回塘漫漫。流一幅絕妙春色圖。畫出別有天。經木樨香軒。登冠雲峯。茗休於楠木廳。座中客滿。履屣交錯。左座爲側帽。偏佳亂頭。皆美之輩。圍圍一桌。品頭評足。言涉無稽。語多詼諧。首者曰。今朝桃花零落。大殺風景。昨日趙某之姊妹花。真似芙蓉出水。環肥燕瘦。濃豔淡嬌。令人魂與色授。如窺孫氏圍屏。疑是江左二喬。將撫琥珀如意。驚謂天仙神女也。未知誰家兒。幾生脩得此艷福。携手駢肩。在彼紅杏花底。密密商量。倘果花開並蒂。香澤一親。不知損壽幾許。惟聞某家已將十斛明珠。載得靈芸去矣。惜乎陌上羅敷。雖能風前待月。行同卓女。然不過京兆五日耳。言畢狂笑。聲震屋樑。座者無不目注之。生友惡其妄。挾生以去。

花外鳥歸。竹邊人語。紅日嶠山。玉兔東升。生母以懷玉未歸。倚閭遙矚。且一忠誠之老僕。亦一去不返。直至佛燈已上。報道黃昏。猶杳如鶴探騎。四出占卦問卜。莫得真相。噫。留秦公子。曷爲不返乎。生叔有如熟

石之蟻倚杖。強步探諸親戚。故舊覓諸廣街狹巷。紙鳥斷絲羽毛。悉盡泥牛入海。影響都無。心搖氣喘。手
胼足胝。生母掩面流涕。生叔亦老淚潏潏。青衫透濕。如秦庭對泣。僕婦於窗邊庭角。切切私議。莫不驚駭。
萬狀晚膳未餐。亦不覺枵腹矣。內外寂寂。惟聞氣聲淚聲。咸望探騎之歸。帶得個中好消息。則絲繡平原。
亦自甘矣。良久忽聞門外剝啄。僕婦飛步而去。二老引領側目。細辨人聲。惟聞隱隱門闌。香風到處。顯出。
洛水神女。姍姍其來。生母曰。媳乎歸來矣。其偕吾兒返乎。生婦曰。否。儂一人歸。頃聞某壽來云。吾夫日出。
未返。不覺神魂喪失。故岌岌歸。未知今得其確信否。姑乎。吾夫其路迷桃源。忘却慈母悲矣。母泣曰。否。吾
兒誠厚。非類儂。薄況與二三文友偕遊留園。彼友吾皆悉其底蘊。亦非狎邪者。且探得渠輩與吾兒同歸。
中途分袂。今惟吾兒黃犬信。沈難以索解。兒乎。盍歸來乎。余離腸欲斷。眼將穿。家中無人。不心碎矣。噫。
牴牾情深。心痛刀割。不敢料其病。尤不忍意其死。雖或及之。亦不忍出之口。故惟以歸來了之。此中含蓄。
萬種愁腸。非不才之秃筆所能達者。生婦際此亦柔腸九折一折。一酸珠淚盈懷。絲繡羅巾濕透。幾重矣。
覺得淒風苦雨。令人毛骨悚然。江樓笛歇。鐘聲夜半。鼓門隆隆。探騎陸續返。愁眉低聲。僉曰。夢中尋路。前
途茫茫。公子不知何之。生母一號幾絕。嗟夫。玉樹移種未卜。託根何處。鐵鞋踏破。那知雨跡雲踪。能不衰
顏長戚。老淚頻揮。耶生婦且勸且泣。蓮心獨苦。竹瀝將枯。滲影剖破。何日當歸。生叔耳畔。生風鼻端。出火
默默。無言懊惱。萬狀惟以長歎了之。個中愁思。憂想非局外人所能料。其一二者。聽彼窗外悲風萬籟。寂
寂樓裡。愁人紅淚。瑩瑩天下。傷心事。孰有過於此者。

金吾禁夜。銅漏催更。天邊魚白。函谷雞鳴。僧寺晨鐘動矣。而某家之主人坐以待旦。聽彼第二生命之好。

第

集

消息門聲響處。來一白髮老翁。氣喘喘。走匆匆。有要事稟白主人。淚涔涔。語吃吃。呼曰。夫人乎。公子。既飲鴆毒。復溺於王廢基之井而死矣。生母曰。信乎。老僕呼曰。老奴豈敢誑耶。母躍起曰。兒乎。竟舍汝。母汝叔及汝妻而逝乎。……言畢昏去。於是羣恐趨而扶者。呼者。泣聲哀聲相並。作少頃。夫人漸蘇。淚竭聲嘶曰。吾親愛之兒乎。汝叔汝母育汝長冀汝成人。今長矣。成人矣。而慘死於毒於水乎。兒乎。汝曷爲而死耶。汝母不願再生人世矣。忽高其聲曰。余其速死。死且樂。老僕曰。夫人勿爾。老奴言猶未盡也。公子雖死於井。今遇救矣。老奴道經得悉。昨已昇之入博習醫院。惟面目盡腐。老奴見之。幾不識。生叔曰。今如何。其醒歟。生母曰。誠如是。吾恐扁鵲盧緩亦難有此回春妙術矣。老僕曰。雖然。今微蘇矣。故老奴特以報也。於是二老淚少止。生婦顏亦稍霽。三人乘轎如飛而去。某生彊臥病榻。胸次微動。面目皆黑。唇肉幾盡。然橋邊友人猶如豫讓市井女子。仍識韓康。三人趨至。醫生禁以勿哭。乃心雖有如刀割。祇得黯黯飲泣。以淚痕洗面而已。

脫帽佳期。插萸令節。持螯對菊。白布送酒之秋。某家堂樓之上。二老對坐。麗人斜倚。一軟榻近桌。無眉缺唇斑點累累之某。生坐焉。伏案振筆疾書。書竟擲筆長歎而臥。蓋生不能言語行動矣。生叔急讀其書曰。嗟乎。兒痛恨之心。思卽叔與母之痛恨心思也。叔乎。母乎。其知發生痛恨心思之人。近在咫尺。耶。母乎。叔乎。人生天地間。父母兄弟之外。其親莫若妻。家庭內則父母之外。其重亦莫若妻。家之盛衰與夫。良人蓋有重大之關係在焉。人之得立於世界不外乎義路。禮門人之不容於天地。干怒於鬼神。衆口交謫。親戚不齒者。不知恥不識羞悖乎。禮義進乎。邪狎而已。丈夫且不可況乎。婦女母乎。叔乎。其知吾家

中可恨可恥之婦乎。楊花性成，誘蜂引蝶，花裡送郎，柳梢待月，醜聲遠溢，辱已辱人。曾子蒸梨而出，妻何況瓜田李下，桑間陌上之事耶。兒借文友，踏歌遊園，意興甚濃，歇足於楠木廳。左傍蜂蝶少年，正在興高采烈，品評吾家可恨之婦，借彼所歡，私語花邊，觀者垂涎。生叔呼曰：「噫！賤婦可恨，不出之何待。乃復讀曰：嗟乎，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况茲事辱及門楣，入吾耳，印吾腦，思之重，思之有何顏，爲鬚眉有何顏，見尊親乎，不死何待，死則脫去塵海，免人指謫，交羞雖然，吾未免有負尊親，惟當時吾不願再留人世，視死如歸，故飲毒溺井，求其速死而已。嗟乎，今將何之：蕩婦乎，吾恨不能食汝肉，惟汝肉雖投之豺狼，豺狼亦不食耳。」

生叔歎曰：「家庭惡運，夫復何言。」顧生婦曰：「而母婢乎，生汝不肖，辱吾門楣，幾死吾姪，速歸去，毋來吾家。吾家世代清白，無此齷齪物，不去將逐生母。」此婦吾不欲與言，言則適污吾口，惟速令其歸是矣。婦乃泣且羞，無地自容。雖然，夢蓮曰：「此婦能泣，知羞，丁此文明世界，已屬難得。若教以禮法，未始不可造就者。洋場十里斜陽，半樹衣香，釵光出沒於林木，蕭疏間，伊何人，伊何人，某家之下堂婦，而艷幟高張於清和坊中之某妓也。嗟乎，錦衣玉食之富家女，作此風塵淪落之賤生涯，朝趙夕李，送舊迎新，想必茹悲含酸，較青樓儕輩，當別具腑腸。另生意趣者，豈料前車不鑒，故態依然。婦既被逐，復絕母家，乃操斯業於海上，艷色艷名，青樓傑出，馬櫻花下，青驄常繫，枇杷巷裡，油車盈門，燈紅酒綠，素頸當筵，一曲俚歌，兩道秋波，尤爲別具風情。遇之無不神魂顛倒，以故賞囊累累，衣笥便便，既與儂薄子某帶結同心，私營別第，從此東南日出，祇照秦樓，朝暮雲興，總歸楚岫，密密交枝，鵝鷺比翼，鶯教美意，兩諧還恐是夢矣。而孰知某也。」

醉翁意不在酒。貪其金高。若斗一日清晨。席捲而去。及至海棠。夢醒人琴。何在箱篋。篋囊空如椎心。悔恨鞭長。豈及馬腹。於是居則衣食何來。出則遭人齒冷。憂思鬱想。日坐愁城。病斃乘人之隙而入矣。昔日青樓姊妹。偶來隨嬉。始悉紅粉遭劫。然救之無法。挽之無力。惟以嘆息答之。婉言勸之而已。若平日泛泛者。不逢其白眼。已幸矣。遑云助之哉。一日同院某妓。專足往候。入門陰風砭骨。聲息闐然。呼之不應。視之已殭。不禁悚然而退。醜資殮而葬之時。婦年花信初度耳。嗟乎。從此輕塵一瞥。長埋玉鉤。月照寒風。霜封宿草。寶瑟殭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秋雲漫比佳人命。命比秋雲薄。幾分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婦當恍然於地下矣。

(完)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廣十四家小說

小說叢刻明代為多
 全燕雜割裂事其通病
 惟顧元慶氏抉別最
 六冊審其四十家小說風
 行已久此則選輯尤
 精為山右王氏所藏
 價洋八角
 海內實無二本茲以
 重價購得印行之想
 醉心顧氏者必當先
 親為快也

上海文書局發行

古今說海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
 集唐宋至明小說共
 全書一百三十五種分四
 部七家小錄編記二
 冊二十家入說選部列傳家
 入說淵部雜記家入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
 纂入說纂部哀聚精
 定價洋二元
 要蔚然大觀遠出馬
 繼意林曾慥數說之
 元上此就嘉靖間初刻
 本重印之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卷上

吳門天笑生譯

第一章

却說距英吉利三島的西南三十里海面有一處地方喚作紫瑠璃羣島星羅棋布總共有一百四十個島嶼模樣只是有許多不足稱爲一個島僅可算爲海中突起的巖石而已能住居人類的却只有五島這紫瑠璃羣島據故老傳聞說從前也是一塊陸地喚做龍甯州而且也是一個王國却因受着極大的地震把這龍甯州生生沉入海底但是他却還要在世界上留個紀念所以有幾座高山還把那山頂露出在海面成了幾個海島這話雖如此說却也無從考證我今且說那五島之中有一個喚做瓊林島島中只有一家人他家就以瓊島爲姓而下一位姑娘取名仙葩二字就是我這部書中的一位主人了因此我也把這部書名喚做瓊島仙葩這是我命名之意後不再提且說那瓊林家要算是個最離奇的家族他家中沒有男主人了只有個九十五歲的老夫人所有家中一切器具傢伙都是百年以前的東西世傳下來直到如今所用的僕人也是從先祖世代傳下來的是一對老夫婦姓藍田二字你道他們年紀多少那丈夫是七十餘歲他娘子雖沒有到七十歲却也相去不遠了是從鄰島娶來的他們也並沒有另外的家室就在瓊林家後面一個大廚房裏做了他們的家那廚房裏有一個巨榻到如今還是他們老夫婦的合歡牀生下一個孩兒也是在這牀上呱呱一聲生下來的現在無上無下見了都喚他一聲孩兒看官們你道大家都喚他孩兒的有多少年紀了說來可笑可駭却是年在五十以外早已

白髮飄蕭的了。只是這個老孩兒，却並沒有娶妻，所以瓊林家傭人，只有這三個，倘是傭人，也世代娶妻生子。到如今的人數，可就不少。咧講到那瓊林一家，可算是最舊最老的人家，不想枯樹着花，在凡百古舊之中，還有一位十五歲，似明珠美玉的仙葩姑娘。這也算得奇文了。但是這姑娘的父母，到那裏去了呢？在他年幼的時候，去尋訪一個親戚，及至歸來，在海中正遇着狂風暴浪，連船帶人，沉入海中，停了幾天，纔見幾個屍骸，被白浪打上海濱。方知有他父母在內，可憐這位孤露的姑娘，還是那位九十五歲的老祖宗和幾個雇傭的人，把他撫育成人的。只在十三歲的一年，曾送到鄰島的小學校裏讀過一年書。其餘世界的事，一概不知。他這一家五個人，總共三百歲之中，却有這一位十五歲的小姑娘，你想不到不覺得這個境界，淒涼孤獨嗎？但是他却自小只有這個境界，從來也沒有處過第二個境界，所以倒也並未覺得。有一天，那位仙葩姑娘，在他老祖宗牀前做了一會兒絨線的編物，見那窗外夕陽漸漸兒移上花牆去了。他出外去散步，散步就在自己家門之外的側邊，有一塊巨石，那巨石上面有一方平坦的處所。這這位姑娘，却常常立在那巨石之上，眺望海景，好似他每天的功課。只見那夕陽，晷盡閑雲，往來海上風景，竟沒有片刻相同。又見那大小島嶼，疏密不一，真個是天然的絕景。還有海鳥迴翔，白帆隱約。雖然天天到此，是個見慣的景色，却也不覺其厭。他正在左顧右盼的當兒，驀地裏，叫聲阿呀，又道：這是個什麼東西呀？便用一雙玉手，遮着前額，翳着那夕陽餘光，向海中一望，只見有一隻小船，被風浪所激，却在那中流，似風車一般，打旋兒，裏面好似有乘客兩人，只是既沒有篷，又沒有櫓，十分危險。暗想：他們這兩人做什麼的呢？大概是到此地來游歷的旅客，却不知海上有種種的危險。原來這紫瑠璃羣島之

間雖然風日晴和波浪不興的日子還有一種潮流從這個島衝到那個島生出那極大的旋渦來還有無數的暗礁外來的人是萬萬不知道的也就很覺危險了若是一起了風巖石之間頃刻激成巨浪像



那種小船轉瞬可以覆沒或者觸在巖石之角也便立成粉碎別說不知此間地理的人了便是本島的人傾覆沉的船葬身海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現在他們這兩個人操着那小船在中流打旋兒其危險可想那時相離有一英里之遙他人或未必瞧得親切若是仙葩姑娘這一雙蔚藍的眸子可是從小兒就在海邊眺望慣了的宛

同望遠鏡一般早見那夕陽萬道金光中有一隻小船隨着波浪簸蕩裏面有兩個人正是束手沒有法子的當兒仙葩姑娘便叫道阿呀他們遭了險了須得快快救助他們他一口氣跑回家中大呼孩兒孩兒這位五十餘歲的老孩兒正在那裏結一個捕魚的網便道姑娘做什麼來那姑娘拖着他到巨巖上

來指給他瞧。老孩兒揩着眼睛瞧了半天，說這是都市來的一隻遊船，只怕要捲入浪心，化作海藻了。說着便徑奔海濱來。那姑娘喚着道：「老孩兒，你等一等兒，我也來了。」兩人到海灘上，那邊却有幾個小船繫留在此，解一解纜，將篷、槳、繩、束、燈、火、一切等物預備好了。老孩兒便張起風帆，向前進行。仙葩姑娘划着槳，還授一個槳給老孩兒，他竟掉着那霜雪盈顛的頭兒，說不用罷。我們這張帆的船，趁着風力一回兒就到了。仙葩道人命危險快一些兒更好。老孩兒道：「我們出去是個順水，回來是個逆潮，逆風節點氣力供停刻兒用罷。」那時使着風帆，船行甚疾，隱隱見那個小船在前面。老孩兒道：「我可認得了，這是鄰島阮大郎的船兒，他貪着遊客的酒賞，不管好歹，質於他們，記得在十七年也是他的一隻船兒，遭了難，全船破碎。」仙葩道：「那船上的人救起來嗎？」老孩兒道：「船上共有三位客人，倒死了一隻半，兩人說說談談，早到了那波浪洶湧的所在。原來那地方有個外號，喚做地獄門，是個最危險的所在。現在天色已晚，已是日落的時候了。要是陽鳥匿影，更覺危險萬分。他們到了那黑浪如山之中，隱隱聽得有人呼救之聲。那老孩兒便提高了嗓子，答應道：「你們不要驚慌，立在船中，我們就來了。」實在這一百四十個羣島之間，處處都爲潮流障礙，水面上或高或低，參差不一，無奈那水勢總要求一個高低的平均，便引起那可驚的急流來，加着風狂潮急，更覺困難。但是他們却狎浪弄波，慣的處處夷如漸漸的，那遭難的船，接近了那老孩兒手段敏捷，把一圈繩索丟過去，正丟在船中，便道：「你們不要握在手中，可縛在船唇之上，就不妨事了。」看官們，你道這小船中兩人是何等人物，却不過在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一人，長身玉立，一人貌腴體豐，那長的一位喚做羅玉英，是一個青年的畫家，短的一位喚做沙步梨，是個新進的文家。他們兩人結

了。伴一個兒要來摹繪那紫瑠璃羣島的絕景練習他的實地寫生一個兒又是預備撰一篇記行文投稿到某雜誌去。兩人先到了鄰島在某旅館放下了行李帶了畫具日記簿等類雇着阮大郎的船蕩入海中貪看風景却不道漸漸到了危險之地幸虧被瓊林島仙葩姑娘所見放權相救慢慢兒引出危險所在向鄰島進行只是逆風逆潮進一步倒退了幾步果真應了老孩兒剛纔的話兒出去是個順水回來就遇着頂頭逆風逆潮了那仙葩姑娘倒是個慣家因為他從前小時節在鄰島學校中讀書的當兒可是往來慣的這水上生涯已非一日所以也帮着老孩兒在那裏蕩槳只累得珠汗盈盈可是他們這兩位少年紳士心中很覺得過意不去那羅玉英說道我們去代了他罷倒教這位姑娘累得慌我們却安然在這裏沙步梨道要講打球我倒可充一個選手無奈這搖船的事却不在行羅玉英道我去代了罷便揚手高聲呼道船家我來代了這位姑娘罷那老孩兒向他望了一望說算了罷你們是個斯文相公這海上弄舟的事情你們那裏弄慣別多開口安安穩穩的坐在那裏罷沙步梨笑道好好羅玉英君你一向還誇口說是能蕩舟今天一位小姑娘還不及他們還不信用你咧兩人說笑時却已到了鄰島即便上岸又大家通了姓名說明天定到貴島道謝仙葩很誠懇的說道明天定恭候兩位先生惠臨沙步梨道到了貴島可不是一問瓊林家人人都知道很容易尋的嗎仙葩笑道這個島上除了咱們家外沒有別家的了羅玉英道如此我們知道的了仙葩道我准在那巖石之上等候你們兩位罷說着那仙葩姑娘携着老孩兒駕着小船仍還瓊林島去了。

第一章

且說羅玉英和沙步梨二人回到他那客寓裡。那寓主人接着說道：「聽說今天兩位先生遭了險，小可也狠耽心。後來聽說遇了救，纔放了心。這不是極該賀喜的事嗎？」羅玉英道：「險得狠，我們起初以為沒甚要緊。誰知到了那時，浪大風緊，竟不能自主了。險些兒送了性命。」沙步梨道：「幸虧我們命不該絕，得遇那鄰島的帆船前來相救，不然早觸在礁石之上，碎爲藻屑了。」寓主人道：「這救出兩位先生於危難中的，不是那瓊林島裡的人嗎？」這裡紫琉璃羣島中只有五個島，是有人居住的。他們也是五島之一。這島中有位仙葩姑娘，是一個好女子。此間沒一個人不知道的。這位姑娘今年纔只十五歲，却是常常放權於羣島之間。往來海濱，宛如自己的庭院一般。還有一位大家呼他老孩兒的，是他們家一個世僕。常伴着這位小姑娘。明日兩位先生可要到瓊林島去謝他們一謝。借此瞧瞧那裡的風景嗎？」羅玉英道：「明天一准到瓊林島去走遭，不知他們那裏還有什麼古蹟嗎？」寓主人道：「這五個島中，古蹟倒也有好幾處。便是瓊林島中，當日龍甯州王家所留遺的古墓，却也不少。然而不算爲奇，只有他自己本身上，便是一個古蹟。他們是個海盜的祖先。兩人聽得這話，不覺都怔住了。」羅玉英道：「怎麼話難道他們的祖先果真是個海盜？」寓主人道：「實不相瞞，從前住居這裏羣島的大概，是個海盜。便是我們的祖先，恐怕也逃不出這個圈兒。不過瓊林更爲著名罷了。」羅玉英道：「這倒是個奇聞，不想那麼樣一位姑娘，却是海盜的子孫。」寓主人道：「雖然如此說，但這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大家都說這幾個島中，積蓄不少。因此動了政府的猜疑。要想來取締，有許多住民便遷移到別處去了。就在咱們小時，節常常聽得這海邊有許多船遭難的，從海底裏拾來的寶物，狠也不少。還有各國的金幣，島中人家常有藏儲。後來因爲海船常常失事，建築了

燈塔航海術也漸次進步。這海船失事也少了許多。兩人聽得寓主人一席話，都覺得新鮮可喜。到了明天午後，羅玉英和沙步梨兩人，逕到瓊林島來。一來是謝他昨天救援之德，二來也爲好奇心所驅，借此可以訪問遊覽。我這書中還不曾說明那兩位青年現在所住的是什麼島名。原來他喚做聖母島。算是這羣島中一個母島。島中有一個政廳，一個裁判所，一個學校。除了這一家客店之外，還有許多商舖。居然成個小小市面。其餘四島的住民，統稱爲鄰島。相距瓊林島，卻有三英里之遙。不過那聖母島正在瓊林島的背後，要繞到他前面去，纔有上陸的地方。此刻是他們不敢自己弄船，雇了一位熟於此地水線的一路行來。兩人不覺驚訝道：「原來我們昨天所行的路，可就不少。」咧沙步梨道：「順着那潮流，不知不覺就有數里呢。」兩人談談說說，早已到了瓊林島的前面。遠遠望去，鬚髯就在昨天那位女郎所立巖石之前了。沙步梨便道：「你瞧這前面，不是仙葩姑娘約我們守候的所在嗎？」羅玉英其實比了沙步梨，早已注意了好半天了。他向着那海岸邊，只是出神，也不說什麼。便不知不覺的讚歎道：「神品神品，沙步梨道：「怎麼是個神品？你是醉心那位姑娘的美嗎？」據我瞧來，到底是個鄉村女子。我們生長在都市的，見了天真未鑿的這種小姑娘，便說是神品，未免少見多怪了。」羅玉英憤然道：「沙步梨，你的眼光中怎麼除了女郎以外，就沒有第二樣了？」我說的神品，却有種種的調和。你只瞧這島上的山色，和那一抹澹雲，再加上下面綠波粼粼，中間巖石上立一位十四五歲婉妙的女郎，被那海風一吹，裙袂飛揚，真有飄飄欲仙之概。這個境界，不是畫中的神品嗎？」沙步梨聽了他的言語，放眼一觀，果然是個絕妙的境界。便道：「不錯，不錯。羅玉英，你真是一個畫家中的天才。」隨處留心，和那天然景物，都有靈感似的。這便是個天才的。

第

一

集

證據我今和你前途祝福將來必成一個世界的大畫家說着又和羅玉英緊緊的握手那羅玉英還在那裏出神忽然說道沙步梨君你祝頌我將來必成一位大畫家嗎我倒也妄有此志要是我成一個劣等的畫家請你在你的交友簿上除去我名永遠不要我往來凡是藝術家對於那種天然美好的境界若與神合自有一種不可思議之妙若是平平常常的自然也不覺得了我雖沒有什麼十分本領卻不敢爲卑庸之作總之這藝術家有名譽的職業是不可侮辱的這時兩人的船漸漸近那瓊林島了早見仙葩姑娘已在那裏等候良久兩人上了岸先謝了仙葩和老孩兒昨天救援之德那老孩兒姓藍田取名波痕他和羅玉英沙步梨兩人畧爲周旋便自去了獨留仙葩在這裏仙葩想他們兩人年紀相同莫非是個弟兄原來他處此海島之中是四個人合算三百歲的老人之中生出這位小姑娘他不知道世界尙有朋友一倫是最重要的咧沙步梨道請教姑娘聽說此地有古代龍甯州國王之墓不知有沒有仙葩道吾們島裏人一向不知道什麼叫做客氣姑娘的尊稱我也不敢當以後我們爽性大家呼名我稱你們兩位爲沙步梨君羅玉英君你們也徑稱我仙葩便了看官們那位仙葩姑娘和兩客初次相見便說大家呼名要是在都市之中交際社會之上大家都要搖頭皺眉說不合禮法了現在卻在一個島中那兩位聽了竟立刻贊成說好好我們本來最喜歡是脫畧無謂之禮文嗣後竟稱你仙葩姑娘便是那時仙葩便指引他們來觀王家的古墓原來這種古墓都在山的半腹之中雖說是個古墓其實裏面也不知是甚麼東西但見土堆墳起宛如這山上天然生出許多的瘤來據說其中有一個古墓數年前曾經有人發掘過也得着幾種的貴重古物已經陳列在倫敦博物館的了這個古墓卻似經了外科手

術把他割過一割的了。那三人到了古墓之傍。沙步梨聽仙葩種種的說明。側耳靜聽。那羅玉英卻把手杖東也挑挑西也掘掘。卻被他杖尖上觸着一物。鏗的一響。羅玉英連忙拾在手中。把手巾擦去了泥。只見燦然發光大喜道。這要是被博物館裏的人見了。又是個好東西。說時便把手中之物授與仙葩。仙葩道。很美麗的東西。沙步梨道。這不是個古代貴人用的飾物嗎。是個黃金的呢。羅玉英道。正是那博物館中已經有同樣的幾個了。不過中廣而兩端尖細。用以壓掠後髮之用。的這樣貴重之物。卻被羅玉英偶然拾得。也算是件奇事。仙葩



瞧了一瞧。仍還羅玉英說道。是你拾得的。便是你的物了。沙步梨道。說雖如此。說凡是私有地所出之物。盡是地主之物。這裏是瓊林家所有地。該是仙葩姑娘之物。這是我國的習慣。使然仙葩道。這地方倒不拘凡是海中所得的東西。都歸各人自有的。羅玉英道。果然說是應該我所有的。但我得此無用。轉送給

第

一

集

仙葩姑娘了罷仙葩說聲多謝便插在自己頭上去沙步梨道羅玉英君你真是個幸運兒偏被你拾着這東西可不是你的造化羅玉英也自己想想怎麼我一見此島若有無窮感動今又拾得這個東西好似這個島繫着我一種運命的樣子那沙步梨卻不過一時興到並沒有十分深感卻笑着說道仙葩姑娘戴着這個妝飾真是個龍甯州王妃的後裔現爲這瓊林島的女主見得是非常尊貴咧仙葩聽了這話也無欣無感原來他此時心中純潔這些富貴榮華之心全不在他心上那時仙葩便把兩客引到家中原來他家所住的屋子也是從前一貴族所建築有很寬廣的庭院屋宇中裝着大方窗裏面設着一個大安樂椅子那老夫人似睡非睡的半眠在那裏沙步梨見了不覺把興致減了一半羅玉英也只恭敬敬的施了一個默禮隨後便到那客室中來這一間屋子名爲客室其實幾年以來也沒有人來過仙葩還取出茶點等物說這都是他手製的沙步梨只四面觀瞧便道仙葩姑娘我瞧這屋子裏種種事情都和你反映成趣殊覺可異那羅玉英卻老老實實喝着茶吃着幾樣果子說剛纔從窗子中瞧進去這位老夫人可不是仙葩姑娘的祖母仙葩笑道實在還是我祖母的祖母記不清楚只呼他一聲老祖宗罷了羅玉英道想高壽也不小了仙葩道我今年纔十五歲那老祖宗今年九十五歲了沙步梨道阿呀這是六倍又三分之一羅玉英道然則姑娘與老祖宗中間的人還有嗎仙葩愀然道都已沒有了我年輕不大知道有許多事都須問老祖宗羅玉英道老祖宗胸中必有種種奇異之歷史仙葩道只是年紀究竟衰老了說話不能十分清朗你們要是今晚住在這裏可以和老祖宗談談沙步梨道不敢驚動我們到晚上自當回去仙葩道這未免太匆促了此地島中卻不常有人來訪問來了卻總要盤桓數

禮拜的說着。又目視羅玉英道：「你呢？」羅玉英道：「偷然。」老夫人見許，我就今天住在這裏。也好。羅玉英說着。那沙步梨在桌子底下暗暗踢那羅玉英的脚，向他點頭微笑。羅玉英卻是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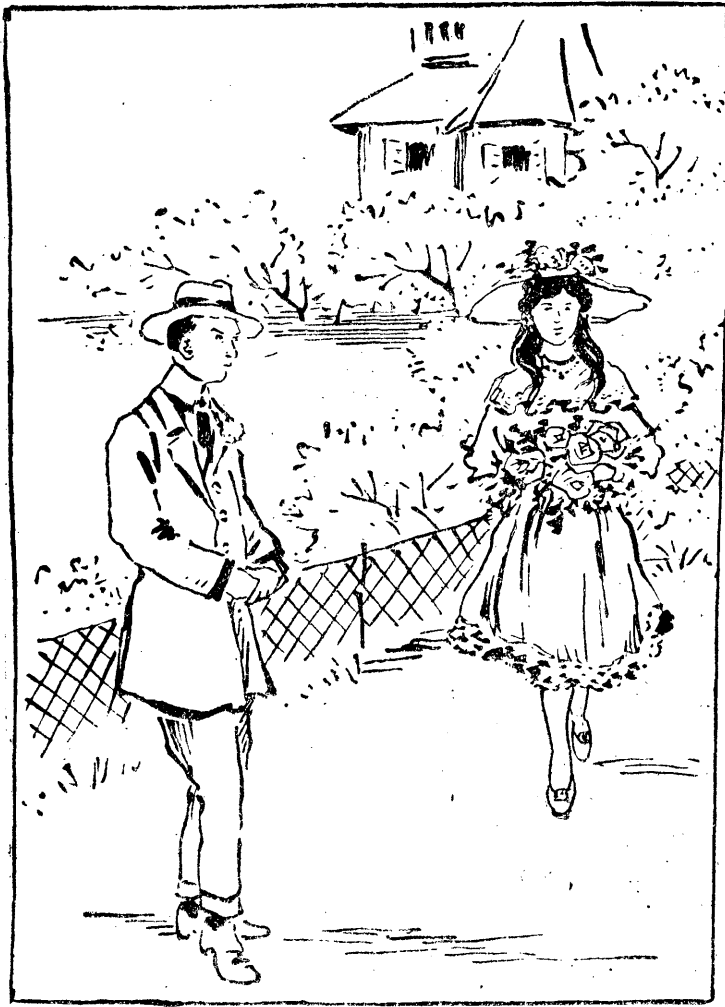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那仙葩姑娘聽得羅玉英肯住在這裏，十分喜悅。他究竟是個小孩子，性喜熱鬧，說老祖宗一定是。很喜歡的那沙步梨，卻不肯住在這裏。又向羅玉英道：「我們初到此地，也是第一回認識這家的如何便好。打擾他們。」羅玉英道：「我想這倒不妨。我們大家都是老老實實的，絕無半點虛文客氣。并且我正思研究這瓊林島咧。沙步梨嘆口氣道：「你是個天才，可惜畧缺些常識。」那天到了晚上，沙步梨一個人回去。羅玉英還託他把鄰島客寓裏自己的畫具和行李教人送來。是夜就在島中晚餐。你想一個荒島之中有什麼佳味？那羅玉英却視同海珍。山錯一般。晚餐以後，仙葩便引着羅玉英來見老祖宗。到了老夫人的室中，只見藍田夫婦和那老孩兒波痕都恭恭敬敬的站在室之一隅。仙葩坐在上面，羅玉英就坐在仙葩的對面。大家一同唱那讚美歌。羅玉英覺得仙葩的聲音豐美和悅，異常停了一會兒。仙葩取去了一件古月琴出來。那室中有一具縑絲的車。藍田的娘子便是老孩兒的娘，就坐在縑絲車中。但聽那月琴的聲音，瀏亮滿室。這種歌曲一向是此島傳來的。雖然是鄉村女子所歌的調，但是出於仙葩姑娘的珠喉。香口羅玉英覺得非常美麗。當時歌了一曲，又是一曲，和以絲車的聲音，宛似節奏一般。那老夫人聽得此聲音方纔抬起常閉之目，環視室中，見了羅玉英，却迷迷糊糊的說道：「你你怎麼來？」那聲音幽細，幾乎聽不出什麼來。羅玉英連忙側着頭，歛着耳，湊近老夫人的唇邊來，又聽得喃喃然說道：「表面上算

集 一 第

是個領港人的職業。其實內容是個海盜。這五島中人大概操此營業。你們先祖當日正在黑暗的夜裏。有個船從東印度歸來。不想行到了地獄之門。那船就觸礁沉沒了。誰知道這船中却積着無數的財寶。那老夫人說到這裏。聲音漸低了下去。聽不清楚了。只見他唇吻翕張而已。羅玉英想這話雖似囁語一般。却一定是這島中過去之秘密。無疑停了會兒。那老夫人便又喃喃的說起來了。他說這來自印度的乘客中。有一人被浪打上海濱。來這人已受有重傷。奄奄一息了。當時吾家阿翁見他頭項掛着一個鱷魚皮的袋。知道裏頭必有好東西。便把他奪了。到那人醒來。迴頭轉來。要探索那鱷魚皮囊。却已不知去向。咧那人以爲被浪所攫。丟在水中。自想這鱷魚皮袋中的東西。是他一生蓄積。這個袋既沒有了。我也不想活了。便站起來。要向海中跳躍下去。當時却被我抱住了。引到家中。病了六十天。我就看護了他六十天。方始病愈了。到得他臨歸去的那一天。他向吾家阿翁說道。我在印度辛苦了一生。所有積蓄盡在那鱷魚皮袋中。誰知到頭來。盡歸泡影。要是留得十分之一在此。我把半分送你。你做謝禮。已經吃着不盡了。到今天。却是一雙空手。把什麼來謝你們。惟有心中感謝罷了。他說時。含着悲咽之意。我恨不得立刻說明。但是吾阿翁所做的惡事。如何我做媳婦的。可以道破呢。明知這事必遭天罰。所以到阿翁一死。我就想把那鱷魚皮袋送歸原人。無如尋不到他住址。所在也只得罷了。誰知果然遭了天罰。吾的丈夫在近海觸礁而死。我的兒子是個海軍士官也。死在海中。吾的孫兒當一個政府的領港人。有一天在大霧之中。也觸着暗礁而死。吾的曾孫去祝賀人家的婚禮。帶了他媳婦同去。回來遇着颶風。連他一妻兩子均沒在海中。現在只留得一個最小的玄孫女仙葩。在這裏獨留我一個老不死的眼巴巴望着他們。

一個個向我失陪。這便是最大的天罰了。說到那裏，又歎了口氣。羅玉英聽到那裏，不免打了個寒噤。想這真是個大悲劇。回頭瞧着仙葩，卻不甚注意。原來他們一向是聽慣這麼語的了，不足爲奇。到了晚上，羅玉英到了牀上，終睡不着。想這鱗魚皮囊，如今還在他家中，究竟裏面是何種寶物，不覺疑雲在胸。一闔眼，又髣髴見旅人絕望躍入海中的情景。到了明天起來，又覺得住在這裏不大安適。因想起昨日沙步梨之言，勸我不要住在這裏。我以仙葩再三挽留，情不可卻。但是仙葩究竟是一位十五歲的小姑娘，他一時高興，還未脫穉氣。我竟老而實之安居此島，難怪沙步梨要誚我缺乏常識了。偷然仙葩的保護人，責問我何故貿貿然住在這裏。我倒一時無言可答。咧因想不如今天謝過了他們，便回去了罷。到了天纔破曉，他便披衣起身，一直到庭園中來。只見那大西洋海面上，朝靄騰空，漸漸湧現一輪紅日，卻是散綺天半，飄爲五彩。一時羣島受着日光縞絳，相間都放異彩。羅玉英覺得中心恍惚，想這樣的天然妙景，怎能捨得他去呢。正在神思飛馳之際，忽聽嬌鶯一聲自綠陰深處來說道：「羅玉英，兄起身得好早啊。」羅玉英回頭子細一瞧，卻見仙葩亂頭麤服，晨妝未理，兩手握着一大束叢花，還帶露未乾，笑靨相迎着。羅玉英道：「我們親切點兒，往後竟以兄妹相稱，你道好不好？」那羅玉英要答應，口中不知不覺的道聲好。仙葩自然歡喜。原來他是個天真純潔的小姑娘。這島中又沒有少年人來過，便覺親近起來。要是在都會之地，相友十年，恐也不能如此。羅玉英再把仙葩端相一回，只見他嬌憨之中，帶着幽靜的態度，是個秀外慧中的女郎。雖然年穉，一個美人的輪廓早已成就了。笑盈盈的說道：「怎麼起身如此之早。昨夜好睡麼？」羅玉英道：「多謝妹妹。昨夜好睡。」仙葩道：「我早晨起來，採取幾叢鮮花，預備晨餐桌上所用的。怕



把裙子弄髒了。還不會換得衣服。羅玉英道：不銷如此。我想今朝就回去了。仙葩道：怎麼說？今天就回去了。說着，便把羅玉英怔視了半响，大有失望之色。停一會兒，便說：我知道了。想是你嫌這個荒島寂寞，無人作伴之故。羅玉英道：我倒並不厭此寂寞荒島，只因爲初造貴府，怎好長久在此逗遛。仙葩道：這不是你太拘了嗎？是我懇切留你在這裏的。羅玉英道：姑娘雖是瓊林島的主人，只是姑娘年紀太輕，人家總算你是個孩子家，如何便留得人。仙葩道：不妨。昨天已稟明老祖宗，老祖宗吩咐留客，難道老祖宗的話也算不得數嗎？羅玉英道：既然如此，我便爲姑娘勉留一天，誰

有仙葩蕩着槳到山，上有仙葩引着路，瞧着那一百四十個羣島烟波縹渺，變化無極，過了一禮拜，又是知羅玉英自從勉留了這一天，便一天一天的勉留下去。每日攜了畫具和仙葩姑娘各處遊覽，到海中

一禮拜也沒有描盡這裏的風景到了晚上聽那仙葩彈這月琴那老夫人聽了這月琴好似清醒些兒原來那老夫人當初也是個音樂家他把這月琴教了藍田夫婦那藍田夫婦再教仙葩所以現在一聽得月琴聲音他好似心地清醒了些到了下雨的日子羅玉英便在家裏教導仙葩學畫宛然是個教師又把都會中的事情說與他聽有時也教他讀書那時仙葩聽了這些話兒心中熱騰騰地又覺得自己的知識學問都不滿足起來不免顧影自愧便向羅玉英道如此說來我要是到了都會中去全然一些兒不知道只合住在這荒島罷了羅玉英笑道一個人誰是生來就會的以妹妹這樣聰明難道學不會嗎仙葩道我也學得會嗎他聽了便高興起來光陰飄忽轉瞬已是三禮拜了終日兩人在一處仙葩便有種種的問羅玉英便有種種的答凡羅玉英所答的均極詳明宛如授仙葩一種通俗的教育這種教育在他身上究竟是幸福非幸福現在却不明瞭原來這羅玉英今年二十二歲雖是個有望的青年畫家却是自出學校以來不曾賣過一幅繪畫他前途的希望甚高預備將來成一個大畫家所以不肯輕於落筆他也常常把這個志願告訴仙葩仙葩也覺得他的前途可喜可羨那一天羅玉英依舊和仙葩兩人在海灘之旁寫那海中風景仙葩仍立在那大巖石之上玉手障額望那夕陽海風披拂具有飄飄欲仙之狀羅玉英把連日所繪畫的修正一番展着圖畫向仙葩瞧了不覺失聲道妙仙葩趨前一觀只見畫幅中有位絕妙女郎仙葩道咦這女郎是誰羅玉英道這是我的一幅理想畫預想姑娘將來的儀態描寫我意中之象仙葩道既然如此怎麼不狠像我羅玉英笑道這是預為姑娘長成後寫生不是現在的面龐仙葩道難道我能如此標緻好看嗎羅玉英笑道倘然過了五六年以後姑娘沒有這樣標緻

好看我也不成爲一個畫家了。仙葩沉吟不語了半晌，歎了一口氣道：「就是這五六年中教人在此荒島之中度這生涯，可不寂寞死人？要是你去了，越覺教人難堪。」羅玉英聽了一時無言可答，只說：「我們往後常通信便了。」仙葩道：「這必定要常通信，又說你若是不回去，我們倆常在這島中弄船繪畫，豈不更好？」羅玉英搖首答道：「這是辦不到的事。那時他忽動一念，想我離此島以後，這位姑娘的前途如何想也配與鄰島做一個漁郎之妻罷了。似乎有些可惜，但是也顧不得許多。」那仙葩還說：「你遲幾天回去，使我遲幾天寂寞。」羅玉英道：「姑娘放心，將來於你的身上自有變化。」仙葩道：「怎麼變化？」羅玉英道：「將來自有有人來愛好姑娘，伴姑娘的寂寞。」仙葩道：「你又說出笑話來了。我那有什麼愛好的人？愛好的就是你伴我寂寞的。」也是你，你又要去了，教我怎樣？」羅玉英聽了這話，覺得心上一盪轟的，臉上紅起來，到此竟沒有話可以回答。

第四章

却說瓊林仙葩一向生長在此荒島中，也不感受什麼寂寞。現在却憂愁起寂寞來，了一向離羣寡友也。不知道自己教育不彀，如今忽覺得知識學問，欲然不足起來了。這都是從羅玉英到了這瓊島以後，引惹出來的。仙葩常說自己失於教育，學問知識深恨不能及人。將來處世上必受許多困難。羅玉英要想安慰他，便勸仙葩讀書。他說：「瞧瞧你家中可有姑娘應讀之書？」那時在他家中把所有的書籍一檢查，都是些古畫舊籍，僅有歌集兩種，還有點兒用處。他先挑出來，給與仙葩。仙葩道：「讀了這書，就於我有益處嗎？」羅玉英道：「這那裏就彀待我回去了。選擇適當的書籍，再送於姑娘罷。」仙葩道：「我將來不知道要成

就。個。怎。樣。的。女。子。羅。玉。英。道。這。是。一。個。難。答。的。問。題。仙。葩。道。你。說。是。現。今。世。界。上。是。怎。樣。的。女。子。最。好。你。給。我。說。了。使。我。心。中。有。個。把。握。看。官。們。要。知。道。羅。玉。英。也。是。個。初。出。茅。蘆。的。少。年。他。那。裏。說。得。出。世。界。女。子。的。標。準。不。過。他。是。個。美。術。畫。家。就。他。美。術。家。畫。家。的。意。思。想。來。他。便。向。仙。葩。道。要。講。學。問。知。識。是。必。須。平。日。有。素。養。僅。就。表。面。而。言。據。我。的。意。思。第。一。是。服。飾。這。服。飾。中。有。很。大。的。經。濟。要。是。服。飾。不。相。配。便。是。你。絕。世。美。人。也。要。減。却。三。分。顏。色。仙。葩。道。其。次。呢。羅。玉。英。道。其。次。是。音。樂。現。在。閨。秀。中。誰。人。不。考。究。音。樂。仙。葩。道。音。樂。我。還。知。道。一。些。兒。羅。玉。英。道。實。告。訴。姑。娘。罷。你。這。一。點。兒。音。樂。實。在。算。不。得。什。麼。要。是。在。都。會。交。際。場。中。人。家。就。笑。你。了。這。一。句。話。不。打。緊。把。個。仙。葩。姑。娘。羞。的。飛。紅。過。耳。羅。玉。英。怕。說。急。了。他。不。好。意。思。連。忙。又。接。着。說。道。其。次。便。是。那。談。吐。一。節。最。是。要。緊。譬。如。作。文。章。的。人。要。講。修。辭。學。那。說。話。的。人。也。豈。能。不。講。修。辭。學。要。是。一。個。閨。秀。家。色。色。俱。佳。却。只。是。出。言。麤。鄙。豈。不。減。色。不。但。此。也。而。且。於。各。種。美。術。文。藝。都。要。有。些。門。徑。頭。頭。是。道。有。如。小。說。戲。曲。繪。畫。彫。刻。之。類。也。都。知。道。一。個。普。通。并。且。明。白。現。在。流。行。的。是。那。一。種。自。己。也。要。述。個。意。見。這。是。單。講。談。吐。之。間。還。有。種。種。禮。儀。酬。酢。的。規。矩。還。有。別。樣。……羅。玉。英。還。不。會。說。完。仙。葩。早。兩。手。按。着。臉。兒。嚶。嚶。啜。泣。起。來。說。道。別。說。罷。我。實。在。是。一。無。所。知。我。實。在。是。一。無。所。知。羅。玉。英。也。覺。得。自。己。說。得。太。多。了。百。計。安。慰。方。纔。有。了。笑。容。到。了。晚。上。仍。舊。齊。集。在。老。夫。人。的。室。中。聽。仙。葩。彈。那。月。琴。老。夫。人。好。似。瞧。着。羅。玉。英。又。說。道。你。你。你。怎。麼。來。了。這。時。老。夫。人。用。那。枯。柴。一。般。的。手。腕。揩。着。眼。睛。說。請。你。近。前。些。讓。我。瞧。瞧。你。的。容。顏。仙。葩。聽。了。便。向。羅。玉。英。招。着。手。兒。羅。玉。英。便。趨。近。老。夫。人。前。老。夫。人。用。手。摸。着。道。你。還。手。姿。如。舊。嗎。你。可。是。哥。江。脫。理。波。君。嗎。仙。葩。又。和。羅。玉。英。做。手。勢。教。他。

第 集

答○應○羅○玉○英○便○答○應○一○聲○是○却○掌○不○住○要○笑○出○來○老○夫○人○道○哥○江○脫○理○波○君○我○還○沒○有○忘○君○顏○色○我○不○是○看○護○了○你○兩○個○多○月○嗎○這○個○當○兒○那○老○夫○人○說○出○哥○江○脫○理○波○的○名○字○來○誰○也○沒○有○知○道○只○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停○一○會○兒○老○夫○人○又○道○你○果○然○回○來○了○迴○憶○你○臨○去○的○時○候○原○說○是○再○來○的○我○却○一○心○等○着○你○待○你○再○來○我○可○以○把○那○鱷○魚○皮○袋○交○還○你○咧○羅○玉○英○聽○到○這○裏○方○纔○省○悟○原○來○哥○江○脫○理○波○便○是○當○初○這○一○位○不○幸○的○旅○客○那○老○夫○人○又○續○續○的○說○道○從○前○吾○公○不○該○在○你○暈○絕○的○當○兒○從○你○頸○項○間○竊○取○了○這○個○鱷○魚○皮○袋○後○來○吾○公○沒○了○我○就○想○還○你○這○東○西○裏○面○所○有○珍○寶○一○概○沒○動○自○從○吾○公○做○了○這○一○件○惡○事○以○後○我○家○的○惡○報○應○也○穀○受○了○所○有○男○子○却○已○死○絕○你○快○取○去○這○鱷○魚○皮○袋○罷○這○實○在○是○件○不○祥○之○物○讓○吾○家○免○了○這○災○難○罷○哥○江○脫○理○波○君○我○的○眼○睛○是○瞧○不○大○清○楚○了○耳○朵○却○還○能○聽○你○怎○麼○不○開○一○句○口○呢○那○時○仙○葩○又○向○羅○玉○英○丟○個○眼○色○教○他○說○話○羅○玉○英○便○道○我○今○得○見○你○老○人○家○狠○是○喜○歡○老○夫○人○道○是○啊○你○果○然○是○哥○江○脫○理○波○君○的○聲○音○從○前○你○爲○什○麼○在○我○家○作○祟○呢○羅○玉○英○道○決○無○此○事○老○夫○人○喜○道○沒○有○此○事○是○最○好○的○了○從○今○可○以○解○這○怨○仇○吾○家○的○幸○福○可○以○續○續○而○來○羅○玉○英○道○這○個○自○然○深○願○幸○福○續○續○的○到○尊○府○上○來○那○老○夫○人○把○腰○鞵○一○鞵○兒○伸○出○一○隻○皺○皮○裹○骨○的○手○來○道○果○然○如○此○請○哥○江○脫○理○波○君○握○一○握○手○羅○玉○英○果○然○握○一○握○手○老○夫○人○道○可○喜○可○喜○哥○江○脫○理○波○君○已○經○和○我○握○手○從○此○後○災○難○盡○去○幸○福○齊○來○了○當○時○他○非○常○滿○足○的○態○度○一○回○又○沉○沉○睡○去○了○仙○葩○把○月○琴○置○在○旁○邊○笑○着○向○羅○玉○英○道○想○是○你○的○容○顏○和○從○前○那○名○喚○哥○江○脫○理○波○的○有○些○兒○相○似○羅○玉○英○笑○道○這○是○你○家○老○祖○宗○這○麼○講○我○又○那○裏○知○道○仙○葩○道○吾○們○老○祖○宗○有○時○也○狠○清○醒○他○也○不○是○全○屬○嚙○語○或○者○果○真○你○容○貌○有○些○兒○相○像○也○未○可○

知那時藍田家的老婦人在旁揷言道。或者先生是哥江脫理波君的血脈相傳。下來也論不定呢。羅玉英聽了不禁笑起來。道如此說來。我果然是哥江脫理波的子孫。這個鱈魚皮袋內的東西。當然是我的。你們可要還我。了一宿無話。到了明天。羅玉英便告別離去。這個瓊林島回到家。好似心中總有一個仙葩女郎的小影。永貯胸中。一閉目。又宛似他那亭亭倩影。立在面前。連做事情也覺得無精打采。他再回到瓊林島。罷自己却呵責自己。道你這個人太覺黏惹了。強制幾天。少不得自己忘懷了。不談羅玉英自己去研究他的繪畫。再說仙葩本來在島中獨往獨來。沒有一個伴侶。忽地裏來了一個青年紳士。涉水登山。朝夕相伴。正漸漸的親熱起來。忽然又去了。自覺得冷冷清清。他沒事仍到海邊。在當初迎接羅玉英。沙步梨來的地方。向海中眺望。口中唱着一支小曲。這種小曲是島中的島歌。隨口成腔。無甚意味的。又瞧着當初他們小船遭難地方。只見浪花四濺。蒼茫一片。又想到羅玉英說將來自有人來愛好我。伴我的寂寞。試問這愛好我伴我寂寞的是誰。光陰飄瞥一天一天的。又過了十餘天了。有一天那老孩兒到鄰島去買東西。回來經過郵政局前。他們說有一封信。還有個小包。在這裏帶了回去。原來這個瓊林島從來一張新聞紙也沒有到過。那裏有過什麼信件。如今忽然還有個小包。是寄與瓊林仙葩的。不是羅玉英是誰。老孩兒携了回來。仙葩見了。早自喜得手舞足蹈。連忙拆了信封。一氣讀下。只覺得短短的信箋中。寫着短短的幾行字。乃是一封疏疏落落。冷冷淡淡的信。劈頭就是瓊林姑娘四個字。他和我。他本來約的是兄妹相稱。如今即不見。妹相稱。把從前稱慣的仙葩姑娘四字相稱。也使得了。怎麼呼我瓊林姑娘。顯見得生分了。再把信展讀一遍。只見上寫道。

波瀾再騰那小包之中有種種自修的書類也有是講繪畫的也有是講唱歌的也有是講禮儀交際的那時仙葩也想寫一封回信給他但是如何下筆倒被他一封冷淡的書信拘住了幾次要寫幾次擱筆不到幾天果然在仙葩身上有大變化來了

第五章

且說仙葩蹉跎蹉跎沒有回信給羅玉英羅玉英倒也心安意適終算這個未了之緣可以了咧誰知到了明年之春仙葩的境遇果然大有變化原來那九十六歲的老祖宗竟然去世了那瓊林家的血統除了仙葩沒有別人可憐這十六歲的小姑娘在這裡做了一島之主那老夫人的死去本來沒什麼病在前夜還聽仙葩彈月琴不過彈到中間喚住了便道仙葩你來聽我一言那鱗魚皮袋中的寶物你一定要交還了哥江脫理波君就說了這幾句到了明天晝午便同睡眠一般的化去了照例由鄰島四個島中的有年紀人舉行葬禮他那墓場就在古王墓相近的一個樹蔭中那天會葬的人大家都不覺切切私議甲道這是我們五島中第一家舊族想他的家私定然不少乙道不是說從前有個遭難船所有珍寶全搬入他家麼丙道只怕也有限了俗語說的坐食山空這幾年却也用得不少乙道他們也有田產每年田中收入除自食外還有多餘這先代留下的財產是一文沒少丙道如此說來那仙葩可不是個大富豪了嗎十五六歲的女郎如何掌管此財產甲道就是那財產在那裏作祟他一代代的男子都死了所以顧惜自己性命的也不敢做他的養子了丙道教我倒敢一個人遲早終有一死我若做他們的養子便把來盡情揮霍到揮霍完了死了也稱個心不說旁人議論且談仙葩到底有多少遺產到了葬

第

集

禮的明天。那藍田家老婦人恭恭敬敬把一束鑰匙交與仙葩說這是老祖宗長日不離身的。現在却交與姑娘須收藏好了。這是本邸的財產所關却是最重要的。仙葩接在手中好像是一肩重担在身便道：你瞧見這項財產沒有那藍田嫗好似十分秘密慎重低低的說道：姑娘這是除了你無人應該知道的。他說話之間又四面望了一望悄悄的向仙葩道：老祖宗房中的牀背後有兩個空屋子。這個屋子除了老祖宗和我誰也沒有進去過便是吾丈夫也沒有到過這地方我也沒有告訴過他。因為是個秘密地方。仙葩道爲甚如此秘密。藍田嫗道：姑娘現在這瓊林家的主人了不能不告訴你。你到那室中一瞧就知道你是個大富豪。那大富豪三個字刺入仙葩耳中覺得分外清澈便道：怎麼說我是個大富豪。藍田嫗點頭稱是。那時仙葩把這鑰匙如何用法問清楚了便自己入這秘密室中來只見兩個屋子是並連的四壁都嵌着壁櫥約有三十餘具。雖然有窗僅通光線恰在山崖之上外面是瞧不見的。上面還橫着鐵棒再張着厚幕非常周密。仙葩先開第一壁櫥只見裏面都是些古刀古鎗約有幾十柄都是斑駁陸離銹蝕不堪。他心中暗笑道：難道這些東西就算是財產嗎？又想或者好古家見之說是古代的珍品值幾個錢也未可知。一直開到第五壁櫥都是武器之類。從第六壁櫥開至第十五壁櫥却是些器皿盃鉢燭臺等件也有銅製的也有銀製的。在仙葩眼中以爲那銀製的便是貴重之品了。其中還有幾個銀小箱仙葩見了更是歡喜。第十六十七以及第十八十九的壁櫥中都是古代的衣服。古代織物。第二十至二十五的壁櫥中都是繪畫之類。第二十六至二十九的壁櫥中在仙葩的眼中也不見什麼珍貴。盡是些古瓦磁器。大小的古鐘表。石像銅像等等。仙葩暗想這分明好似一個博物館。在我瞧他。不甚珍貴。

或者經好古的人檢定了也。值巨萬。直開到第三十壁。櫛只見裏面有兩個大抽斗。仙葩抽出來一瞧。却見裏面有無數的帆布袋。都用線紮住了口。仙葩暗暗想。這又是個什麼撈什子。提起一個帆布囊來。但覺得沈甸甸的。不知其中何物。那屋子的中央有個桌子。仙葩在那桌子上解去縛口的線。仔細一瞧。不覺吃驚。原來都是那古代的金幣。這時仙葩方覺得自己是大富豪的話兒。有些應驗了。芳心不免倒突。突跳個不止。取了一枚。擲在桌子上。果然是個金聲。暗暗想。我可怎麼樣呢。不如先把他數一數。罷原來仙葩若有普通的知識。便知道這種金幣。在英王迦士第一世以及迦士第二世。迦士第三世。這三時代。直至一千八百十六年。還鑄造這種金幣。在他先祖經長期戰。即所謂大陸之戰爭的當兒。狠多儲藏。這種金幣。名喚開尼。一開尼。足當十圓金幣。但也有後鑄的十圓金幣。混雜在內。當是仙葩一數。總共五百枚。再檢查第二袋。也是五百枚。瞧去是每袋五百枚。老祖宗在日早已分配好了的。仙葩一袋袋取出。總共一數。却有四十袋。計算每袋五千圓。便是二十萬圓。這算不得一個富豪嗎。因想。這還是一個抽斗。第二個抽斗。也是如此。便成了四十萬圓。他那時便抽出第二個抽斗來。誰知一眼便瞧見那古舊的鱷魚皮袋。因想。這不是老祖宗常常說的要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嗎。再瞧那鱷魚皮袋上裝着一條皮帶。預備掛在頭頸裏的。他又想起老祖宗的話。不差不是這位旅客非常鄭重掛在自己的頸項裏。瀟水的時候。還抱在胸前。老祖宗臨死的前一夜。尙吩咐必要還了原主。我必定依了。老祖宗之言。將這個鱷魚皮袋。原封不動的還了哥江脫利波呢。只是這人此刻到底在那裏呢。仙葩瞧瞧這鱷魚皮袋內。却是何物。打開來看時。裏面還有個紗巾。裹着這紗巾。經了年月。自然是陳舊不堪了。把紗巾解開。却見無數的小石。

和一枚紙摺那小石不過帶一些紅色無甚珍貴從仙葩的眼光中瞧去和瓊林島海濱淺灘上所產的紅色石卵也沒相上下就中大的約有直徑七八分小的纔如小指一般大小仙葩拈了一塊在手中道



這算是個至寶嗎再瞧那紙面上的文字無如年深月久又經過海水一浸早已破爛湮滅一片模糊不能細讀了仙葩把這紙片拼湊起來却是殘斷不全的文字那瞧得見的字句道

此寶石……我之忠勤……
國王……所以賜余也……
其大者有……○○○○○
元之價值……余以血……
可貴……第二之大者……

鑛之產出是亦余正直……結果……

小者……一枚一萬……以上……必……余傳之子孫

……月……哥江脫利……

總計……圓以上……

仙葩纔想到怎麼有如此的巨價必然是個未琢磨的紅寶石一回兒又想到這是他人之物不過暫寄在這裏日後原要還他們的依然用紗巾裏好裝在鱈魚袋裏仙葩遇見這可驚可愕之事不覺頭腦中有混雜之感便走到窗前把窗幕畧挑開些兒望一望海景覺得心中定一定兒再把幕下了要想把鱈魚皮袋安放原處却見那個抽斗裏果然也有帆布囊一數恰是四十個分明四十萬金圓的財產是定了看官們要知道黃金一物有變化人氣質的勢力這時仙葩便想到我有這樣的家產豈不是個貴家女子但是我可能有這資格做那貴家女子嗎不免又想起羅玉英之言我若依然是個荒島女子要這財產也何用可知道世界中人沒有這黃金倒也罷了有了這黃金第一就要講那使用之法當時仙葩仍舊把八十個帆布囊和一個鱈魚皮袋歸回原處退出屋子來那藍田嫗早已等着便輕輕的問道姑娘都見了嗎仙葩也低低的答應道都見了藍田嫗道狠大的財產仙葩點頭道果然狠大的財產他那時覺得心中不安之念油然而起便道究竟有了這極大的財產是好事呢還是惡事藍田嫗道這話我就不敢說若說是惡事呢從來富貴是有福之人享受那能說他是惡事若說是好事呢就把我們家而言決計不是好事并且聖經上說的富者入天國譬如牽了駱駝進針孔仙葩道這是怎麼講藍田嫗道甚言其難仙葩道既如此說我寧可捨了這財產不然天國沒有我的分了藍田嫗道這又不是那麼講天與不取又必定有罰的惟順乎自然而行這也是應該的那時仙葩輾轉思量他想要怎麼樣纔配有這個大財產第一是教育上不穀我此身要到貴婦人交際社會上去便一動不能動了因想如今可

怎樣的下手呢。除非羅玉英再到這島中來。可以詳細的問他。但是他一去後。音信杳然。如何是好。仙葩躊躇了幾天。到末後。便毅然決然的定了個主義。說一定出了這個島。到都會之地。增進他的教育。去仙葩主意已定。便到鄰島去求那教堂中一個牧師。託他指導。那牧師却狠表同情。說我有一個好友。在倫敦當律師的那人。交際甚廣。爲人也狠熱心。我寫一封介紹信。你去託他罷。仙葩携着牧師介紹信。便到倫敦。從此遨遊各大都會。一轉瞬間已經了五年。

第六章

自此以後。仙葩姑娘便離開了瓊林島。擺脫了荒島生涯。投進了都市社會。了做書的這一枝筆。原是隨着他走的。從此也不談瓊林島事。要講都會中事了。且說倫敦地方也有一家姓瓊林的。是仙葩家的遠族。在幾代以前。做了個海軍士官。便從島中遷移出來。住向倫敦去了。累積勳功。贈爲男爵。歷世相傳。倒也有些名譽。有些財產。在中等交際社會中。可也占些勢力。且說今天那家的一位夫人和他一位二十三歲的女兒。喚做靜芬的母女兩人。正坐在客室中談論靜芬道。瓊林仙葩這名氏。倒好聽。不過據我們先祖說。住在島中的人。都是貧困的人呢。他母親道。那柯遜律師不是說他狠有身家。狠覺體面的嗎。別罷了。那柯遜律師是決計不會哄人的。怎麼此刻還不進來嗎。正說着。那侍女早已引領着柯遜律師進來。只見那柯遜律師年約六十餘歲。鬚髮蒼然。一見就覺得是個尊敬而又和藹之人。寒暄已畢。他們母女兩人。不免就問起瓊林仙葩之事。老律師呵呵的笑道。這位姑娘。我竟同做了他保護人一般。所有財產一切。也由我監理。因爲他婚期近了。所以必須開交際之道。引他到那貴婦人交際社會上來。

咧。靜。芬。道。這。位。荒。島。中。姑。娘。也。受。過。高。等。教。育。嗎。老。律。師。道。豈。但。高。等。教。育。他。所。從。的。直。是。世。界。第。一。流。
 的。教。師。夫。人。道。在。那。裏。老。律。師。屈。指。數。道。意。大。利。維。也。納。巴。黎。倫。敦。夫。人。驚。異。道。如。此。的。廣。遊。嗎。老。律。師。
 道。他。到。一。處。地。方。都。不。是。尋。常。的。學。校。有。特。別。的。保。護。人。從。特。別。的。師。長。而。且。這。位。姑。娘。又。不。分。晝。夜。非。
 常。勤。懇。所。以。沒。有。一。處。不。得。着。最。優。等。的。成。績。夫。人。道。吾。們。瓊。林。家。有。如。此。出。秀。的。人。物。我。也。安。心。了。老。
 律。師。道。他。上。月。還。在。巴。黎。在。某。貴。夫。人。的。邸。第。中。做。客。一。個。月。前。纔。回。到。倫。敦。因。爲。不。便。住。在。旅。館。中。所。
 以。急。急。的。賃。借。第。宅。雇。用。侍。女。聘。請。陪。伴。的。人。忙。忙。碌。碌。直。到。如。今。粗。有。眉。目。所。以。到。今。天。方。纔。把。他。介。
 紹。到。交。際。社。會。中。來。他。母。女。兩。人。聽。了。更。是。驚。喜。停。了。會。兒。侍。女。來。報。客。到。了。原。來。這。裏。的。主。人。瓊。林。男。
 爵。引。着。仙。葩。姑。娘。和。仙。葩。新。聘。請。的。一。個。伴。娘。一。同。進。來。他。們。母。女。二。人。起。立。歡。迎。只。見。他。姿。勢。態。度。以。
 及。衣。服。裝。飾。全。是。大。家。風。範。絕。無。一。毫。可。議。之。處。本。來。呢。這。五。年。功。夫。的。進。步。豈。是。尋。常。還。記。得。五。年。之。
 前。羅。玉。英。給。仙。葩。所。繪。畫。的。理。想。畫。現。在。差。不。多。要。突。過。這。畫。中。美。麗。至。於。衣。服。一。層。他。還。守。着。羅。玉。英。
 的。教。訓。羅。玉。英。不。是。說。第。一。是。服。裝。的。考。究。嗎。他。可。以。特。別。注。意。華。而。不。眩。素。而。不。樸。要。恰。當。他。的。地。位。
 他。那。時。頭。上。還。戴。着。古。王。妃。的。金。環。身。上。雖。穿。那。煙。霧。般。的。薄。絹。卻。配。那。古。代。的。錦。繡。這。個。是。貴。族。家。的。
 姑。娘。還。帶。着。舊。家。的。風。味。不。似。這。般。暴。發。富。戶。的。樣。子。靜。芬。母。女。是。久。在。交。際。社。會。中。所。見。甚。廣。覺。得。這。
 位。姑。娘。樣。樣。相。稱。惟。美。中。稍。有。不。足。的。就。是。他。的。那。位。伴。娘。說。他。的。來。歷。也。是。有。人。薦。於。柯。遜。律。師。處。的。
 身。上。還。穿。着。第。二。期。的。喪。服。是。一。個。夫。死。未。久。的。未。亡。人。年。紀。約。在。二。十。五。六。歲。生。得。也。美。麗。非。常。那。時。
 靜。芬。和。仙。葩。叙。禮。已。畢。回。頭。見。了。這。件。娘。不。覺。失。聲。道。咦。這。不。是。楚。芳。姊。姊。嗎。楚。芳。道。是。啊。我。原。說。是。靜。

第

一

集

芬姊姊我們從學校中分袂以來已經有七年不見了靜芬道楚芳姊你穿的誰人喪服啊楚芳道我已嫁了吾丈夫姓饒不幸於去年見背了說着盈盈欲淚原來他和靜芬七年前在學校中是個同級生畢業以後不曾見過面那靜芬却隱隱聽得人說他回家以後曾經做過女優要是如此這個人做那清潔無垢的閨秀家伴娘却有些兒不適當停一會兒便進晚餐這一次晚餐只有男爵的同志三人席間談話論起輩分來方知靜芬和仙葩實是個從堂姊妹晚餐已畢便開招待音樂會那時許多賓客已有續續來的男爵却和仙葩說道今夜的賓客中有一位大大天才的人我來介紹與姑娘仙葩心中一怔想什麼喚做天才當初羅玉英不是個天才嗎便道怎樣的天才男爵道不講別的就只他那繪畫名高一時仙葩聽了不覺臉上一紅心想這定是羅玉英無疑了男爵又道他那繪畫聽說專畫海景畫的海中波浪真能繪聲繪影仙葩正要問他是誰那男爵早匆匆的去了今天的音樂會一半也和談話會鬚髯各方面的紳士貴婦人來者共有七十人這裏頭有一位從德國回來的某大家是個特客彈得一手好琴那男爵又勸仙葩奏那槐哀啞令和這一位大家合奏覺得仙葩的音樂果然超妙出塵大家都鼓掌稱善而且姿勢也好數曲以後仙葩還彈那幼時所彈的月琴奏那島歌一節大家覺得有輕快之感奏樂已畢那男爵向着仙葩道姑娘我剛纔和你說的有一位大天才我如今來介紹與你仙葩暗暗想他五年不見還丰姿如舊嗎他說我變化我如今已非島中女子這次相見正不知爲喜爲羞仙葩那時芳心突突宛如勇士初臨戰場一般跟隨男爵到了一處男爵便介紹一位紳士仔細一瞧阿呀並不是羅玉英年約三十餘歲喚做江南田的便是仙葩至此不免倒抽了一口氣男爵又在旁說明道這位江南

田君是個當今的文藝家。又是個詩人。又是個畫家。沒有一件不是上乘。在倫敦中沒有第二個人。柯遜老律師也在旁。奏趣道。又是詩人。又是文藝家。又是畫家。江南田君可不是三重的天才。這時仙葩早目瞪口呆。他想羅玉英僅於畫中得天才之名。可已是。不容易。他竟是三種的天才。豈不可異。那時江南田又向着仙葩道。剛纔恭聆女士的妙奏。非常敬服。鄙人和柯遜老律師却是一向認得的那柯遜先生。還是我法學上的老前輩。咧。仙葩一想。奇了。如此說來。他又是法律上的天才了。那江南田又道。雖說是老前輩。其實和師長一般。前天聽



說女士要請一位年輕的伴侶。是小可把饒楚芳夫人推薦過來的。仙葩道。楚芳夫人是先生相熟的嗎。江南田道。這是我亡友的夫人。不幸我友早世。他夫人做了個戚戚之嬌。是我勸他出外。在外面亦可以散散心。要是做女士的伴侶。可算得最爲適當。仙葩道。可不是嗎。我是一切信託柯遜老律師的。他選擇

下的人還有怎麼說嗎。那時江南田便和仙葩對面坐下。漸漸談到那各種藝術上去。仙葩一向是尊敬天才所以洗耳恭聽。那人倒也滔滔不竭。但是他的語調宛如教師訓誨他自己的學生一般。仙葩就在五年中讀教科書。髯他暗想。那天才難道也有種種不同。大概此人的天才和羅玉英的天才性質不同。羅玉英的天才出於自然。爲甚麼聽了這人的言語。使人有迫壓之感。好似只有他說話。沒有人家說話的餘地。羅玉英不是如此聽了他的言語。教人很有興味。自然而然的啟發不少。停了會兒。仙葩便離開此地。再到一個地方。只見有一位紳士面熟得狠。仙葩驀然間想起了。便呼道。這不是沙步梨先生嗎。沙步梨回轉頭來作驚愕狀。道。不差。小可便是沙步梨。仙葩笑道。先生難道不認得我嗎。五年前瓊島的仙葩先生可還記得嗎。沙步梨端相一回道。阿呀。姑娘長成得如此美麗。果然不認得了。原來那沙步梨身段雖仍舊如此低矮。那名譽却已大高。在新進批評家中。却有多少的重望。而於戲劇的批評上。尤其所長。近年來交際更廣。現在也不是獨身了。已娶了一位美麗的沙夫人。沙步梨道。我真是健忘。姑娘還是我救援的恩人。五年相別。竟不認識了。那仙葩聽了江南田的訓話。正苦繁重現在忽聽得沙步梨輕快的言論。覺得心中一爽。便問道。沙步梨。你知道羅玉英的消息嗎。沙步梨這時還沒有回答。見他頭上戴着古王妃的金環。還記得五年前古墓旁之事。知道仙葩心中記着羅玉英。沙步梨正猶豫間。仙葩又逼着問道。羅玉英現在那裏。沙步梨含糊的答道。我也不甚知道。他在那裏。仙葩道。這又奇了。你們兩人不是最親熱的朋友嗎。怎麼先生還不知道他住址呢。沙步梨道。自從在瓊林島回來以後。數年來我們也不大通音問了。仙葩聽了。早是意興索然。原來他的意想以爲這五年中以羅玉英這樣繪畫。

的天才必定在倫敦大大的發展。無論何人都知其名。就是交際場中這樣新進的天才畫家。甯有不到之理。所以今夜他滿心以爲可以遇見他。誰知大家稱讚天才的。却換個江南田那羅玉英。連他至好的友朋也不知他在那裏。豈不教人大大失望。沙步梨也瞧得出仙葩失望的情狀。便安慰他道。羅玉英的住址我可以探聽出來。再告訴姑娘。罷仙葩也無可奈何。只得託他探訪而別。

第七章

却說倫敦聖迦士惠脫街有個精妙的畫室。構造得十分明軒。大家說這是一位藝術成功家所居。要不是成功家。怎能住得這樣體面的屋子。這便是江南田的畫室。了一面壁上懸掛着他小兒時節和現今時代的兩架小像。下面便是當世流行的東洋古代武器。有那印度的大斧。見之可怕。江南田這個屋宇亦算畫室。亦算書齋。在那北窗之下有個畫臺。把白布遮着。傍邊有個小桌子。安着畫筆繪具之類。那一方面另外有個大書桌。背後還有個書架。有許多新舊書籍在內。他那裏除了常常產出大傑作的繪畫之外。還有一種雜誌。一星期發行一次。也是由他主任。常常有評論詩詞小話之類。署着他的名兒。登載其上。大家都喜歡讀他的文字。愛他的東西的人。便稱爲三重的天才。又稱爲當今第一才子。他平日在書室中。還有件事也極爲忙碌。常常在那裏謄清稿件。及至謄清了。又往往用朱筆塗改。安放在抽斗之中。再到那北窗之下的畫臺邊。把白布除去。現出那得意的畫來。原來這一幅畫的是海景。波痕縹緲。海鷗羣飛。却有一葉扁舟。中坐着個十五六歲的女郎。在那裏蕩槳。他自己瞧着這畫。又稱讚道。傑作。傑作。那一天他又在畫室中讚賞此畫。一個閨人進來。說道。羅玉英請見。話猶未畢。只見悄悄走進一人。看官

第

一

集

們。你。道。這。羅。玉。英。還。是。五。年。前。的。氣。概。嗎。豈。知。今。非。昔。比。了。原。來。世。界。上。最。足。困。那。英。雄。豪。傑。者。惟。有。這。窮。之。一。字。凡。是。窮。的。人。都。要。自。己。掩。飾。他。的。窮。可。沒。有。知。道。愈。掩。飾。而。其。窮。愈。顯。人。到。了。窮。時。到。處。顯。露。窮。相。容。顏。也。憔悴。了。言。語。也。寒。酸。了。甚。至。一。冠。一。履。無。不。掛。出。個。窮。的。招。牌。來。現。在。那。走。進。來。的。羅。玉。英。頭。上。帽。子。已。開。花。足。下。皮。靴。已。脫。底。倘。有。人。問。江。南。田。閣。下。的。畫。室。中。何。以。有。這。樣。落。魄。人。出。入。他。却。有。絕。妙。的。回。答。說。我。是。個。成。功。的。藝。術。家。如。何。可。以。便。與。失。敗。的。同。學。友。絕。交。人。家。聽。得。這。話。又。深。替。江。南。田。的。爲。人。厚。道。那。時。羅。玉。英。到。了。畫。室。中。走。近。畫。臺。却。忘。其。所。以。不。覺。讚。歎。道。這。幅。畫。張。在。我。那。老。鼠。窠。一。般。大。小。的。畫。室。中。不。見。得。怎。麼。樣。現。在。送。到。這。寬。廣。明。敞。的。畫。室。我。自。己。瞧。瞧。還。算。不。差。江。南。田。聽。了。便。呵。止。道。羅。玉。英。你。說。什。麼。羅。玉。英。恨。恨。道。此。刻。又。沒。有。外。人。在。這。裏。難。道。我。自。己。賞。鑑。賞。鑑。也。不。許。嗎。江。南。田。道。你。賞。鑑。儘。管。賞。鑑。爲。甚。的。只。管。自。言。自。語。要。是。洩。漏。了。秘。密。你。自。己。失。了。餬。口。之。方。羅。玉。英。却。似。沒。有。聽。得。便。道。如。此。傑。作。自。己。却。不。得。一。署。名。兒。人。家。只。知。道。江。南。田。的。名。兒。咳。江。南。田。君。這。四。年。來。的。契。約。我。的。名。譽。犧。牲。不。少。江。南。田。淡。淡。的。說。道。現。在。也。不。用。講。這。話。了。羅。玉。英。自。己。恨。着。自。己。道。我。真。是。個。愚。人。我。真。是。個。愚。人。江。南。田。道。你。別。自。己。滿。意。可。知。道。凡。是。創。作。都。不。容。易。出。名。這。幅。畫。用。了。江。南。田。的。名。字。大。家。說。是。天。才。天。才。要。是。用。了。你。羅。玉。英。的。名。字。也。沒。有。人。顧。問。了。羅。玉。英。憤。然。道。試。問。你。是。怎。樣。的。出。名。的。可。不。是。把。人。家。的。繪。畫。署。了。你。自。己。名。兒。嗎。江。南。田。道。不。署。我。的。姓。名。如。何。有。信。用。能。得。高。價。呢。羅。玉。英。怒。道。我。難。道。無。信。用。嗎。你。的。信。用。從。那。裏。來。的。江。南。田。知。道。羅。玉。英。怒。了。他。却。有。個。解。怒。的。方。法。這。也。是。他。一。個。秘。訣。只。要。替。他。的。繪。畫。好。他。自。然。而。然。便。怒。氣。消。解。當。時。他。便。立。近。這。幅。畫。前。道。

說雖如此說這畫委實是幅好畫我有時靜立在這幅畫前覺得天風浪浪海水蒼蒼真似有海風吹來一般羅玉英聽了立時笑逐顏開道你到底是個識貨人兒這畫我也自以為是生平得意之作咱們同站在這畫前再去瞧瞧江南田道今天請君來非爲別事那人家要購買此畫必定有多少的質問這個海景却是何處的景色羅玉英道真價值不必一定要說出在那裏請你隨意回答罷江南田道我想是西南的海邊羅玉英道西南的海邊也好那時江南田怕再觸怒羅玉英便不敢再說什麼羅玉英却拽一個椅子對畫而坐沉思一回歎息一回暗暗想道我的幸福大概都分與那畫中女郎了當初在島中和他說不是自謂將大發展的嗎誰知到了今日繪畫一件未賣出一場大病臥倒在旅館中借貸度日又爲厲主人迫逐不得已和江南田訂了這個契約誰知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却套進了他的圈兒從此後自己一年年雖有傑作也被他人所攘真是爲他人作嫁豈不可恨他自言自語了半天歎的立起身來行至江南田之前道從今後我再不畫了從今後我再不畫了揚長的走去江南田慌忙攔住道你不可過於魯莽失却了利益羅玉英道我如今自己尋思太覺冤了江南田道你別這樣罷待此畫成交脫手後我分給你一千圓便了那時羅玉英憤憤的去了他那老閻人又躡手躡腳的進來道柳笛孃來了江南田道請他進來只見那柳笛孃年約二十四五歲瘦小身材生得眼圓額突身上衣服非但樸陋而且帶着垢污宛如田舍中一個女學生今天到那當世第一流的大家之前未免身分不大相稱他見了江南田便恭恭敬敬呈上一冊薄薄的詩稿道幾首小詩請先生瞧瞧可用得用不得江南田披覽一過道好好我也沒功夫做這個東西且留在這裏做雜誌的材料罷說着又取出一紙五圓的鈔票授與柳

第

笛。孃。柳。笛。孃。取。在。手。中。嘆。了。一。口。氣。道。這。酬。金。未。免。太。薄。了。先。生。可。知。道。我。有。個。阿。兄。是。個。傷。兵。一。足。已。經。沒。有。怪。可。憐。的。嗎。江。南。田。道。我。自。知。道。不。用。你。說。但。是。你。家。哥。哥。不。是。說。新。編。一。套。戲。曲。久。經。執。筆。還。沒。有。脫。稿。嗎。柳。笛。孃。道。這。是。吾。兄。精。心。結。撰。之。作。到。了。昨。天。方。纔。漸。漸。的。膽。清。出。來。但。是。我。們。又。不。認。得。劇。社。主。人。他。們。又。不。知。道。我。將。來。如。何。行。世。我。們。還。不。知。道。咧。江。南。田。聽。了。眼。睛。裏。放。出。火。來。恨。不。得。立。刻。把。他。稿。子。取。來。據。爲。己。用。便。道。請。你。把。清。稿。送。來。讓。我。一。看。究。竟。能。行。世。不。能。行。世。我。先。來。給。你。們。決。一。決。如。何。笛。孃。道。感。謝。盛。情。吾。兄。聽。得。了。必。然。歡。喜。說。着。好。像。還。有。別。的。話。要。說。却。不。就。去。江。南。田。道。姑。娘。還。有。什。麼。話。講。嗎。笛。孃。躊。躇。了。一。回。兒。說。道。見。雜。誌。上。的。廣。告。不。是。新。編。成。了。有。一。冊。詩。集。嗎。江。南。田。道。有。的。有。的。就。是。那。《新藝術》上。所。登。載。的。集。成。一。冊。重。新。印。過。姑。娘。要。時。可。以。奉。贈。一。冊。說。着。取。出。一。冊。裝。訂。美。麗。的。小。冊。子。來。封。面。用。金。字。印。成。南。田。詩。集。四。個。字。柳。笛。孃。取。在。手。中。翻。過。幾。葉。只。見。其。中。所。載。都。是。自。己。的。詩。不。覺。臉。上。一。紅。說。道。阿。呀。這。不。都。是。我。的。詩。嗎。江。南。田。道。當。時。不。是。和。姑。娘。曾。有。個。契。約。的。嗎。我。既。出。了。稿。價。便。是。我。的。物。了。我。的。雜。誌。上。所。登。載。的。自。然。也。可。署。我。的。名。字。笛。孃。道。雖。然。如。此。但。是。照。這。個。樣。子。不。但。欺。世。而。且。內。疚。於。心。江。南。田。道。這。有。什。麼。內。疚。於。心。從。前。和。你。有。過。契。約。的。守。正。直。的。契。約。便。是。正。直。的。人。笛。孃。道。這。事。不。必。提。了。往。後。請。先。生。刻。詩。稿。時。若。是。拙。作。還。是。用。賤。名。罷。江。南。田。道。但。是。姑。娘。要。想。你。是。得。過。稿。價。的。笛。孃。道。照。例。讓。去。版。權。却。沒。有。讓。去。著。作。權。江。南。田。道。這。却。是。平。常。歌。詠。以。後。姑。娘。倘。有。傑。作。足。以。增。進。姑。娘。名。譽。的。我。無。論。詩。集。雜。誌。必。用。姑。娘。的。大。名。笛。孃。聽。了。便。也。心。滿。意。足。而。去。笛。孃。去。了。還。有。個。第。三。樣。牲。的。來。了。這。一。位。却。和。前。兩。位。大。不。相。同。了。是。位。五。十。多。年。

紀白白胖胖的貴婦人一切身家名譽信用都不低微交際場中也頗有聲望口才禮貌色色都全的一位唐奇夫人那夫人在書室外面一路嚷着進來說江南田君昨天謝謝你送來的詩稿你這個詩才實在教人佩服那女兒家的感情怎麼都被你男子家曲曲傳來真是才人之筆無所不包江南田道唐奇夫人你可知道近來我頗有意於戲曲我願以此問世博世人之批評唐奇夫人道戲曲嗎你是個天才必然爲世人稱賞江南田君我前天寄稿中的小說最好別教人知道是我所做因爲這都是上流社會的實話要我翻出記事簿來地名人物都有考據但是我却不便出面江南田道夫人放心署我的名便是了我決不洩漏秘密呢

第八章

那時候又是初冬天氣了西風漸緊人家都閉戶擁爐而坐那瓊林仙葩的伴娘饒楚芳在暖室中把一冊讀殘的法國小說攤在膝上傍着火爐竟沉沉睡去了侍女在外面取了一紙名刺進來楚芳見是江南田便道就請他到這屋子裡來罷侍女出去他立起身來把頭髮掠一掠整齊衣服撫一撫皺痕江南田早已進來向四邊望了一望便低低的說道怎麼你一個人在這裡楚芳道此地清靜得狠常常我一個人在這裡你要是怕有人進來把門鎖了便是江南田果真把門下了栓又蹙向楚芳傍邊道你在這裡還舒服嗎楚芳道在這裏還有什麼不舒服的不過令人悶損罷了還有一件說什麼饒氏未亡人這個名目可不是弄得我非驢非馬我僅僅兩三年來研究這舞台生活究竟還沒有老練咧江南田道你的辛苦我都知道你算是竭力帮我忙的我且問你我前天託你探的他那財產大約有多少楚芳道前

日聽得柯遜律師的報告說五年前還有四十萬金圓留存在島中咧江南田道阿呀四十萬金圓可不是個鉅數嗎楚芳道你驚惶什麼他的金幣都是古代之物到如今都增了價說四十萬其實還不止四十萬咧江南田道這金幣在那



自然但是他凡屬一舉一動屋內之裝飾衣服之選擇都和我意思不同我便勸他他也不依江南田道大凡初到交際社會上來的姑娘們件件都喜新奇你把這個引導他便喜歡了楚芳搖手道就只一件便大差了別的姑娘或者如此這一位姑娘脾氣古怪並不如此要是喜歡新奇實在我的思想也並

裡楚芳道聽說已存在銀行這五年中之利息又加了十萬圓這還不算什麼此外還有古代的寶物甚多據柯遜律師說他的財產確在四百萬圓以上江南田道你和他還合式嗎楚芳道這也沒有什麼合式不合式不過我和他的氣質却是全然不同江南田道沒法兒也只好你遷就委曲些兒楚芳道這個

不。舊。啊。江。南。田。道。他。一。天。到。晚。做。些。什。麼。事。楚。芳。道。他。狠。用。功。勤。學。江。南。田。道。你。也。教。教。他。嗎。楚。芳。道。他。還。要。我。教。嗎。他。自。然。比。我。好。咧。江。南。田。道。他。用。功。些。什。麼。楚。芳。道。大。概。把。從。前。所。學。者。練。習。練。習。如。繪。畫。音。樂。外。國。語。之。類。最。可。驚。的。是。他。於。意。國。語。法。國。語。德。國。語。都。說。得。狠。好。近。來。他。又。在。那。裏。研。究。做。詩。我。想。詩。畫。兩。事。你。不。是。都。有。天。才。的。名。嗎。你。若。能。教。他。必。然。教。他。歡。喜。江。南。田。道。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我。向。來。不。收。門。弟。子。的。楚。芳。道。前。天。他。不。是。在。新。聞。紙。上。登。過。廣。告。的。嗎。要。延。請。一。位。學。詩。的。教。師。每。日。應。募。來。者。可。也。不。少。都。覺。得。不。適。當。後。來。却。來。了。一。位。好。似。鄉。下。女。學。生。一。般。的。人。却。能。卽。席。賦。詩。而。且。詩。才。敏。捷。他。狠。得。意。便。約。定。了。從。此。天。天。到。這。裡。來。這。個。女。子。眼。圓。額。突。我。見。了。覺。得。惹。厭。他。却。十。分。投。合。除。了。教。詩。的。時。間。還。留。他。在。這。裏。今。天。又。是。同。他。到。不。知。那。一。處。的。美。術。館。去。了。那。楚。芳。這。樣。講。江。南。田。却。並。沒。留。意。因。爲。他。的。心。却。只。注。意。在。仙。葩。的。家。產。上。又。皺。着。眉。頭。道。這。倒。難。了。你。和。仙。葩。兩。人。氣。質。又。不。相。合。一。方。面。我。的。事。情。却。又。切。迫。得。狠。楚。芳。道。是。什。麼。事。情。江。南。田。道。無。非。都。爲。的。是。錢。現。在。我。入。不。敷。出。漸。入。窮。鄉。楚。芳。你。要。和。我。想。個。法。子。倘。能。向。仙。葩。借。得。一。項。款。子。我。就。感。謝。你。不。盡。咧。楚。芳。道。你。的。費。用。也。太。大。了。想。你。平。日。揮。霍。過。於。貴。族。豈。不。能。自。己。節。省。些。嗎。江。南。田。道。揮。霍。慣。的。人。節。省。不。得。是。信。用。的。關。係。楚。芳。道。無。論。如。何。我。終。不。信。你。可。入。窮。鄉。你。的。畫。不。是。大。名。鼎鼎。嗎。你。只。一。幅。畫。也。值。了。數。千。圓。這。都。出。於。你。腕。下。啊。看。官。們。要。知。道。江。南。田。果。然。自。己。能。畫。而。且。有。如。此。價。值。何。至。愁。窮。無。奈。他。是。乞。諸。其。鄰。而。與。之。他。的。一。雙。妙。腕。寄。在。羅。玉。英。的。身。上。他。究。竟。覺。得。不。自。由。如。今。只。得。說。道。我。的。畫。要。算。達。那。以。來。第。一。的。畫。家。我。既。有。這。名。譽。須。得。興。到。捉。筆。豈。可。輕。於。下。管。楚。芳。道。我。從。前。認。識。幾。個。畫。師。他。們。可。

第

一

集

不是靠着餬口的嗎。江南田道你把這一班畫工和我相提並論，可就不對了。楚芳道：還有一件，你不是交際很廣的嗎？要是和貴族夫人輩畫一幅肖像畫，可不也有極大的報酬嗎？原來那肖像畫是江南田一種絕對的禁物，他說肖像畫和照相一樣，只可算一種工藝，並非美術。他盛倡此論，其實別的可假那肖像畫倒不能作假。咧現在楚芳勸他作肖像畫，他道：窮死也不願做這工藝品的製作。咧楚芳道：你只逼着我教我怎樣開得出口呢？江南田道：這是要用言語動他第一，你要極稱贊我是個天才，凡是才人終愛惜才人，這便是惺惺惜惺惺之意。以後你便進一層說：世界上的才人都於金錢不大注意，尙陷於困厄之境，幸虧有種鉅家閨秀常常保護他，獎勵他，使他不致入於窘鄉，而也是那種貴婦人的一種名譽。隨後又說他這個名譽應該撻足，先得不要被人家奪了去。楚芳道：他不答應便如何？江南田道：我想用這些話說他，他未必不答應。再不然，便用利益誘他，勸他入雜誌的資本。楚芳道：你究竟缺少是一千圓還是二千圓？江南田道：三萬五千圓不成，三萬圓是萬不可少的了。楚芳道：阿呀，如此鉅款，江南田道在你驚爲鉅款，要是在仙葩不過九牛一毛，況且以我的聲價也不能少說。楚芳搖首道：這事我恐難於效勞。江南田道：你難道不肯幫我忙嗎？楚芳道：不是不帮你忙，我實羞於啟齒。江南田道：好好，你不說我自己也可以說。我以區區江南田的才調與名譽，怕弄不到三四萬金，我便是要和閨秀中那一位結婚，只銷一個月的功夫，怕不成功。要是有了夫婦的約束，別說是三四萬金，三四十萬金也如取。如携咧楚芳聽了發急道：你別如此待我，想想江南田道：我是向不肯負人的，不然我難道不能運動和瓊林仙葩訂婚嗎？你要知道我的意思，看官們要知道在饒楚芳的眼中，以爲江南田真是世界第一才。

子無論名門閨秀沒有個不喜歡愛好他的幸虧我捷足先得如何可以生生的放棄了尋思了半晌歛的立起來雙手握着江南田的手道我說我說江南田道如此就是了我們兩人如此相愛難道區區小事你還不肯幫我的忙嗎楚芳道我給你出力只怕你金錢到手又把入丟在腦後了江南田道那有此理此刻教你暫屈也是無可如何之事事成後我便立刻把江南田夫人的名義發表世間從此雙棲共宿永不分離楚芳道只怕你的話兒有些不大靠得住江南田道這樣大事我却一點兒不含糊你只想你自己五年前你家可不也是一個富家誰知你父親突然破產你們一家直沈入悲苦之淵要是在別一個薄情男子早和你解了婚約了我卻還是愛你這便是個證據楚芳道不過這個婚約也是秘密的婚約當初我當女優時所得之金也都是你用去你怎麼不說了江南田呵呵的笑道婚約雖然秘密一旦披露了立刻便是江南田之妻何等榮耀楚芳聽了早是低頭不語恰巧仙葩和柳笛孃回來了兩人一路說笑到他自己的屋子中去仙葩道今夜請同令兄偕往聽聽我的音樂如何笛孃道家兄最好的是音樂必然同去笛孃去後那仙葩便到饒楚芳的屋子裏來楚芳正想如何的替江南田揄揚纔進得港去仙葩一進門便問我出去了有一位沙步梨先生曾來見訪沒有楚芳道那一位沙步梨不是個少年文學家嗎我認識他常和他夫人同出入的仙葩道我要探聽一個舊友的住址曾託他的楚芳道只恐未必就能探得剛纔江南田君來過他狠欽慕姑娘那江南田是個倫敦有名天才得他贊賞可是不容易的他又極稱讚姑娘的音樂說要常到這裏和姑娘做個文藝上討論之友仙葩道江南田有天才之名嗎楚芳道姑娘還沒聽得交際場中的口碑嗎似江南田這般的天才除了他世間實無第二

集 一 第

人了仙葩道。我便不是這般想。我想。天才是儘有的。不過隱沒在那裏。無人知道。好似空谷幽蘭。雖沒有人稱賞他。也自吐馨逸。咧楚芳道。這是姑娘理想中的話兒。從來世界有才的人。那有不露才之理。露了才。自然得名。自古才人都成名。士豈有天。既生才。使他湮沒無聞。就罷了。不成仙葩聽了。心中一動。暗想。既如此。怎麼羅玉英連個住址。人家都不知道呢。楚芳道。世上的天才。也有幾等。不過似江南田這樣的人。確是真正的人才。正說時。有個侍女。託着一個名刺進來。授於仙葩。楚芳正要鋪張揚厲的說下去。卻無端被他打斷了。仙葩瞧那名刺上。是沙步梨三字。便立刻出來。到迴廊下。迎接還似和往日待舊友一般。直引到自己的屋子裏。便道。沙步梨君。那羅玉英的住址。究竟有沒有。沙步梨把室中環視一周。便道。姑娘近來的情況。頃在柯遜老律師處。畧聞一二。迴想初到瓊林島的當兒。瞧姑娘不過一漁家的女兒。未免失禮。得狠仙葩笑道。其實我還是和從前一樣。並沒有十分變動。沙步梨道。羅玉英的消息。約畧知道些兒。不過他是隱遁在那裏。非得他的允許。殊未能告訴他人。仙葩道。別的人未便告訴我。却無妨。我們是五年前的舊友。自然應該知道他。音問的沙步梨道。我也從偶然中得來的消息。前天姑娘託了我。我問了幾個友人。都不知道。剛纔從一位友人處。意外得一信息。却也奇怪。得狠說是羅玉英住在貧民窟的一條陋巷裏。仙葩聽了這話。宛如芳心上受了拳擊一般。半晌說不出話來。漸漸的歎了一口氣。道。沙步梨君。羅玉英現在繪畫不繪。沙步梨道。他不是專門繪畫畢業的嗎。而且自信是個天才。不知怎樣。却沒有見過他畫的。而且畫家社會中。也沒有見過他的姓名。不知究竟是個什麼意思。仙葩道。或者大器晚成。現在還沒有嶄然露頭角。咧沙步梨道。天下事也狠難揣測。我也狠希望他。早早有聲於世。那時

仙葩却從一個手提書囊之中取出幾幅繪畫來說沙步梨先生你瞧這不是天才之筆嗎沙步梨瞧了皺着眉道這是誰人所畫的仙葩道你不認得嗎沙步梨道不認識不過這地方好似見過不是那紫瑠璃羣島的景色的那便是瓊林島筆勢真活潑真不愧爲天才之筆仙葩道實告訴你罷這便是羅玉英所畫沙步梨道呀這是羅玉英所畫的有這樣的畫才何至埋沒呢仙葩道那天自你去後他在我家盤桓了有二十餘天每日向瓊島寫生其中有幾幅是他送給我的沙步梨道這樣的畫難道不能享盛名於世殊爲可惜那時沙步梨又和仙葩閑談了一會先講他自己藝術上的批評又道他們學生時代的友朋現在都雲遊星散各謀生計去了末後又講到古美術畫上沙步梨說聽得柯遜律師講起姑娘家中有許多珍貴之品如此古美術品留在一個孤島之中未免可惜何不寄存在倫敦美術院中豈非教許多藝術家也廣廣眼界仙葩道幾時有暇請沙先生到島中去賞鑑賞鑑那時他們兩人談有一點半鐘沙步梨把羅玉英的住址記出後便興辭而去

第九章

話分兩頭且說江南田的畫室既如此美麗那羅玉英的畫室便怎麼樣子這是成功和失敗兩人的反映在羅玉英的口中不是自己說和老鼠窠鬚鬚嗎你想羅玉英本來是個志高氣傲的人五年前出了學校以後不作第二人想也不肯輕於落筆稍稍有些產業都付在研究之中各處旅行遊歷到處看山玩水只顧想前途的大發展却於自己的生產上不甚注意人家讀書的有書獃子他作畫的分明成一畫獃子了所以他的畫雖日有進步可惜人家沒有一個知道人家既沒有知道還有誰來請教呢過了

第

一

集

一二年所有的貯蓄用盡。惟有借債度日。那時俱樂部也不到了。交際場也不去了。衣食住三件東西。漸一級一級降下去。便利和高貴的社會疏遠了。他滿意成一鉅大之製作。藉此以爲出名於世界環球。原來明年皇家美術院將開展覽會。他精心結撰成一鉅畫。可稱是他出世第一回傑作。誰知畫還沒有完。工便在旅館中一場大病。當時兩手空空。囊無半文。幸虧來了一位慈善家。這位慈善家是他在俱樂部見過一兩面的。便是現在大名鼎鼎的江南田。病中一切都是江南田照拂。及至數月以後。病體痊愈。那皇家美術館的展覽會中說也奇怪。遍尋各處不見羅玉英的傑作。却跳出了一個新進天才大畫家江南田氏。一時口碑載道。那新聞家雜誌家謳歌讚美。都稱爲近代第一畫家。那時江南田的名譽便蒸蒸日上。羅玉英自己的前途登時塞斷了。從此一年年江南田享着盛名。羅玉英便墮落到失望之淵。欠着各處的債。已經不少。還要負着重利。僅僅向江南田取得幾個錢。足供餬口之資。可憐一個天才的畫家。零落到這樣地位。今天他正在這老鼠窠的畫室之中。執着一枝畫筆。對着畫幅出神。再也想不到天上安琦兒那位瓊林仙葩姑娘會降臨這個陋室的。原來他那畫室之門是虛掩的。因爲他自到此間。從來沒有一個友朋見訪。而且室無長物。盜賊也沒有光顧之榮。仙葩在外面探聽了他的門號。進來見裏面靜悄悄。宛如室中沒有人的一般。其實也不成什麼畫室。僅有一桌一椅。牆壁之傍安置各種雜亂的畫具。仙葩再定睛一看。方見羅玉英坐在那裏。只見毛髮蓬蓬。約有盈尺長。衣服上不但都是皺痕。還有斑點污跡。面色帶着青色。兩顴高聳。不想五年前活潑壯快的羅玉英。憔悴一至於此。仙葩見了。忍不住輕輕走入他畫室。在他背後把玉手向他肩上微拍道。羅玉英君。你在這裏嗎。羅玉英擡起頭來。一瞧不覺

驚呼道。啊呀。仙葩。他直立的從椅子上跳起來。忘其所以。一雙手幾要想來擁抱仙葩。忽然之間。心中一震。如受了電氣一般。倒退數步。仍呆坐在他椅子上。口中喃喃然道。瓊林仙葩。瓊林仙葩。瓊林仙葩。連呼了三聲。愈呼愈低。到末後一聲。



道。近況嗎。說着仰天呵呵的一笑。這一笑好似有無限悲憤感慨。在內。接着說道。姑娘。你只瞧我這體面的畫室。華麗的家具。便知道了。你沒有讀那新聞紙。或雜誌。都載着那大名鼎鼎的大畫家。如雷轟耳嗎。

僅有氣絲的分兒。仙葩見他這一個樣子。宛然是個狂人。又是可怕。又是可憐。便又走近一步。道。羅玉英。君。今天你的舊友。瓊林仙葩。特來訪你。來咧。羅玉英道。仙葩。姑娘。你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你。怎麼知道住居在這裏。仙葩道。你以為住居這裏。就無人知的嗎。我託了沙步梨先生。訪尋了好久。偶然有人知道。纔尋踪來的。你近況如何了。羅玉英

他那種如嘲如諷的話兒都含着悲慘之意。仙葩暗暗想：這個樣子可不真個要成瘋人嗎？他四面的向室中一瞧，却不見有羅玉英畫成的畫，便道：你近作的畫還有在這裏嗎？原來仙葩是巴黎維也納柏林羅馬各都會的畫室都已見過，無論如何終有幾幅得意的名作掛在那裏，却不道這個畫室中竟空空如也。仙葩四面一尋，但見那邊壁上有一個鏡框子，却反掛在那裏，把個鏡背向外，不知是畫的什麼。就在羅玉英所坐的椅子旁側，他孃孃婷婷的行近前來，揭起裏面的畫來，一瞧不覺櫻唇中吐出一個字：你道是什麼畫？便是他自己的肖像。五年前擬想他長成後玉容如何的一幅理想畫，是立在海濱石上，飄飄欲仙之景。瓊林仙葩捧着畫鏡，不覺從心肺中發出一股熱淚，幾乎要向秋波銀海中斬關奪門而出，只說得一聲：（你倒還沒有忘我嗎？）禁不住眼圈一紅，頭一低，差不多要伏在羅玉英肩頭之上。看官們要知道仙葩現在雖是交際社會之花，還沒有改變當初天真爛漫之狀，只是羅玉英却反而遠遠避開，不肯和仙葩親近，歎了一口氣道：我是個欺世之人，沒有價值受姑娘這樣同情的厚愛。仙葩又在這繪畫之前，指手畫腳的說道：當初你畫這幅畫時，你說過了五六年後，倘然沒有這樣的姿態，也不成個畫家了。真個光陰迅疾，現在我已二十一歲了，你難道不成個有名的畫家？這畫在當初還不大似我的容顏，如今卻真似我的肖像，這就可見你是個天才之筆。你只把這畫和我比比，就知道了。那時羅玉英纔敢擡頭細瞧仙葩的容顏，便道：五年不見，姑娘果然長得如此縹緲，現在姑娘是高貴人物了。至於我身分既相差地位也相遠，還說什麼天才只好算個池中之鱉了。這地方又骯髒，不是姑娘們可以到。請姑娘回去罷。那仙葩卻還來握着羅玉英的手道：你別只管這樣說。自從五年前與你分袂以後。

滿望你還到島中來。誰知竟爾杳然。當時你自負不凡。不是說將來要大發展的嗎。我一個女子也想到前途之事。所以守着你的話兒。一切遵你之教。勉向各處求學。你爲甚的。倒沒有勇氣了呢。羅玉英捧着臉兒道。不用說我是最下等的人了。不是大發展。却是大失敗。仙葩道。我也知道的。你是俱樂部也不到交際社會。也不入獨居寡歡。但是我家中並不算是個交際場。今夜務必請你來。我自從與你別後。些微受了點教育。請你聽我的音樂。瞧瞧我自己所繪的畫。要是不允許。來時分明使我失望。你說你是最下等人。但是我在這倫敦。全都會中深信的。只你一人。羅玉英道。承姑娘厚意。但是我自慚形穢。終沒有這個福分。求姑娘回去罷。把舊友羅玉英。早早忘却了。只算沒有這人罷。仙葩道。不行。要你答應了我纔回去。咧。羅玉英交組兩手眼睛望着天。好似胸中有無數感情。在那裏起伏不定的。口中喃喃道。無奈這惡運跟着我。跑仙葩道。你一個人幽閉在這陰森的屋子中。便也成個陰氣的人了。今夜無論如何。必到吾家中來。羅玉英道。請姑娘先回去罷。仙葩道。一定要和你約定了。然後回去。羅玉英道。姑娘先歸。改日到府奉訪。仙葩道。你又何必如此。難道別後五年。就如此生分了。奉屈你這一場。只算爲着我。我從前奉你爲師。至今將所學的一一就正於有道。你就忘了自己的事。專爲我盡力。想來也無不可。看官們要知羅玉英一個冰凍凝結之心。經不得仙葩一片溫熱之情。無論如何冰凍凝結。究竟也融解了。只得歎息道。既如此。我來就是了。仙葩方纔歡喜。便留下自己的地址。便道。我現在頗有財產。不似從前一個荒島中女兒。我也遊歷巴黎。羅馬及各大陸。你來了。我還有種種的話。告訴你。咧。說罷。又丁甯了幾遍。飄然自去。羅玉英此刻好似在夢中一般。身體動也不動。良久。良久。方起立到繪畫之前。呼道。瓊林。仙葩。瓊林。

仙葩你真纏死了人也這可不是已死之灰又爆出星星之火嗎只是我這個樣子怎麼好呢

第十章

古人說得好青年者人生之花也這花正在含蓄舒萼的時候一經嚴霜烈日摧殘了就有許多困難你只瞧無論一個怎樣繁盛的都會年年離鄉背井來此的青年也不知有多少有的成材有的墮落雖半出自人力也半由於天運其中有兄妹二人哥哥今年二十六歲妹妹也二十四歲了他們兄妹都有些才華在初到倫敦的當兒方以為可以藉露才鋒那時候英國在南非戰爭的時代那哥哥忽然高興當起志願兵來了誰知纔臨戰場便受了名譽之傷把一隻腳斷了國家體卹傷兵每年有二百圓的終身撫卹金可是怎麼過得去幸虧素有文才他想要在倫敦做個文藝家和他妹子商量妹子也不忍令一個獨腳的哥哥一人住在都中只得也陪他住在這裏你道此人是誰那哥哥喚做柳本初妹妹便是柳笛孃前回書中不是說過那笛孃是個女詩家嗎他那哥哥却是個戲曲家他就把南非戰爭的事兒把自己所遭遇的加以見聞編成戲曲你想一年二百圓的卹金要是在鄉村中也就可敷衍了無奈兄妹兩人人在此都會中居住可不易了因此二人所住的居室未必優於羅玉英的畫室他借着人家三層樓一間分爲兩半裏面算是寢室哥哥住在那裏外面是個起居他妹妹的書室兩人啣啣唔唔各操他的文士生涯他妹妹除了每日作詩的時間以外專在新聞紙的人事廣告中想覓他一個職業但是兩年以來究竟也沒有覓到一個什麼職業他想謀得一個做詩的家庭教師便好了無奈此是不急之務誰來請你後來便投稿於新藝術的雜誌上就和那雜誌主人結了個秘密的契約一星期登詩一篇不許署

名他那報酬每篇自五角至一圓現在竟有漲價至五圓的無如所得究屬有限他們兄妹却並不氣餒拚命的與運命奮鬥他哥哥精心結撰一種戲曲便做了兩年妹妹也成了苦吟之身倒是窮而益工日有進境有一天他那書室中忽來一個狠體面的紳士登時令這個室中生光了輝你道此人是誰便是大名鼎鼎的江南田到得屋子中便向笛孃道前天姑娘說起令兄的事我却非常掛念一來是特來拜訪令兄二來是拜讀他戲曲的大稿我想這戲曲的事我倒有些小小經驗著作家還全靠著興行的人不然可不是枉費心血嗎笛孃聽了心中非常感激便道難得先生如此盛情使愚兄妹感篆五中江南田道請姑娘介紹一見令兄笛孃便把他們兩室相隔的門拽開江南田道你們兄妹兩人怎麼住這湫隘的屋子不自由極了大概你們收入不豐嗎這句話在初結交的友朋中就發此問未免覺得有些無禮但是笛孃以為江南田的身分比我們高他問到此話足見有關切之意便道吾哥哥的年金每月有十六圓餘我呢時時向先生那裏投稿不無稍有補助江南田皺着眉頭道這都會地方如何敷衍得過呢笛孃道原是但是我們兄妹二人狠為省儉除了這房租以外每日僅需麵包及水而已江南田道你們都是個才人如何可以陷於這營養不良自奉也未免太薄了當時笛孃就引江南田到他哥哥室中只見那柳本初也生得額廣目圓和他妹子相似室中的桌子上安置着幾個七八寸的木偶人便是他當做戲曲中的人物在那裏搬演的他見有客進來用一手支撐在棹子上起立行一個兵式的敬禮江南田道身體不方便的人咱們不行禮罷聽令妹說足下近來有戲曲的大著作將行脫稿了柳本初道是啊舍妹曾說過頗蒙先生關切足感盛意江南田道不是別的那戲曲家初出問世必然須就正於前

言小可是喜歡直言的先生勿怪。因為突然把一種戲曲授於興行人，必遺後悔。看官們要知道，柳本初這一種戲曲，全是他血和淚凝結而成。兩年之間，辛苦千萬。他自以為一日問世，必蒙社會歡迎。所以自己也十分得意。現在江南田來要賤這戲曲的脚本，便把賸清的一部分授於江南田。江南田瞧了一遍，也不置可否。便道：戲曲重要之點，便在那臺詞。這臺詞的讀法也大有高下。柳本初道：我把這臺詞讀給先生聽。吾妹子做個下手。柳本初便把這臺詞讀出抑揚頓挫，宛如在舞台上一般。江南田想這不愧為一傑，作讀了一大半。江南田忽然歎了口氣。柳本初道：怎麼江南田好似滿面誠懇之意的說道：本初先生，你要恕我。慫直我纔敢批評大作。其實我也是對於足下狠為關切之言。柳本初道：怎麼樣？江南田道：據我看來，你這戲曲對於此地的興行家，恐怕不能邀他們一顧。你這戲曲裏面也有發揮天才之處。可惜這個天才，是鄉村田舍間的天才。在都會中人的眼光瞧去，不免有鄉下才子之日本來呢。戲曲豈是容易的事？古來許多大戲曲家，起初那一個不經幾回失敗？足下也不必灰心。你且將全部賸清後再說。可憐柳本初聽了這幾句話，宛如一桶冰水從頭頂心直灌至腳跟。想當初在戰場負傷歸來，也沒有如此的痛苦。早已目瞪口呆，顏色鐵青。江南田又歎一口氣道：我一生喫虧就在這心直口快。上今天到這裏來，不給先生以可喜的好音，却給先生以失望的消息。但是我的性情如骨梗在喉，不能不吐。這時大家都默然無言。江南田忽然又道：如此罷。我和那劇場中一班興行人有些往來。那戲曲經我的手也不少。我先給你探探信息罷。柳本初聽了臉上畧有些活氣。江南田又道：要是第一次就碰了個釘子，教人短氣。況且足下的境況又非寬裕之輩。我總得替足下想個法子。那時柳本初還沒有答言。他又道：我

想我先送一百圓與足下。這稿子謄清了暫存我處。通例一個新進家初成的戲曲，也不過這價值。足下是個天才，難與比擬。我想和那劇場中人說起來，只說這戲曲是我做的，他們也不敢怎麼樣。奈何我要是舞臺上的結果，狠有聲價，咱們再披露真姓名便了。江南田對於柳本初如此盡力，可稱難得。但是柳本初失望之心，受擊過深，一時未能恢復，只是沒有回答。江南田又道：不差，我想這法子狠好。將來在舞台上譬如有人笑話，却是笑我在足下不負責任。倘然大家都道這戲曲狠好，博得全場的喝采，人家要把名譽歸我，我一定發表說：這是吾國名譽的受傷軍人。柳本初先生所作江南田，這是香餌釣魚之法。但是柳本初心不在此，他只想二年間辛苦難道結果如此嗎？江南田見他猶豫，便道：自己初次的著作，改作前輩之名出現舞臺之上，這先例也是有的。因為凡是戲曲的作家，最要緊的是第一次的評判。倘然第一次的評判成績不佳，往後再有如何的傑作，也不容易得名了。因此最初的一回，常用前輩的名字以試驗他的價值。這也是個萬全之道。柳本初道：待我細細想後再行答復。江南田說了許多同情之言，要想得他的腳本出來了。又和柳笛孃再三的說：這是我的好意，不可錯過。機緣反復，丁寧而去。過了幾天，那次號的（新藝術）上在通告欄內，卻登出一段豫告來，是本雜誌主撰江南田的通告。上寫道：

余素好戲曲，畧事研究。惟近今劇壇，良覺寂寞，別無出色當行之劇本，深引為憾事也。忘其固陋，頗思創作一新戲曲，以供世人之賞鑑。懷此志也久矣。今以友人之勸告，興行家之催促，更不能辭。邇來已着筆於此，當即於本雜誌發表之。且將進而實現於舞臺，大雅宏達，有以教正之，無任欣幸。

江南田敬白

第十一章

不說柳笛孃見了這個豫告心中驚異再說那羅玉英自從仙葩去後他宛然在昏夢之中他想今天仙葩約他到家裏去只是我這個模樣怎麼去得呢他這個心早已萎縮不前了因想還是不去的好不如寫一封信回絕他了罷剛纔取出信箋要想落筆却又躊躇起來想我既答應了他怎麼又失信不但此也那羅玉英幾年以來也沒一個朋友也沒一個和他表同情的他心中也沒一人可思繫的所念念不忘者僅有這一個瓊林仙葩倒還有點真意所以他幾年來在此躑躅黑暗場中往往想到此間也足以自己安慰一二分今天忽地裏仙葩自己尋到這裏來雖然身分地位已高却還是從前那個樣子和島中一樣的親切這也算是一個風塵知己了無如我現在已不配和那位姑娘親近我今天雖去大似飛蛾撲燈我要墮入情障終究不是個好結果想到那裏又要不去忽又想起今天江南田約的付我一千圓我得這一千圓講身上裝飾是不要緊的了且去走一趟再說他那時便把信嗤的一聲扯碎了鼓着勇氣到江南田的畫室中來誰想江南田不在家出去的時候却教羅玉英來時在他那裏等一刻兒羅玉英那時真個捱一刻似一夏直到夕陽西下方見江南田于然自外來羅玉英道你怎麼這時候纔來教人等得好心焦江南田便簽上一紙銀行一千圓的支票說道我已約了你不可失信但是我現在也狠窘急那幅畫却要送到皇家美術院的展覽會去的羅玉英發怒道展覽會裏又是用你的名字了江南田道展覽會裏我只恨僅有一幅未免太少咧羅玉英那時取了這一千圓的支票出來再說那瓊

林仙葩從羅玉英老鼠窠的畫室中出來一路尋思爲甚麼他零落到如此地步要如何方法可以鼓勵他起來到家中也覺得悶沉不樂却不知道柳笛孃每日約定下午來的今天怎麼不來却來了那饒楚芳他扭頭扭腳的到仙葩身邊說姑娘剛纔到那裏去來江南田先生却來拜訪你他還有兩冊書是用特別的裝釘法教我奉贈姑娘說着取出兩本美的小冊子授於仙葩道這是南田詩集他專誠送與姑娘特別的用美術法裝釘共裝兩冊他這開卷第一葉還有他自己親筆寫的一行字咧我念給姑娘聽聽他寫的是（著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願表親愛之意）念着又呵呵的笑道江南田是倫敦的第一才子對於姑娘却如此親切愛慕要是別人他那裏肯呢楚芳好似十分鄭重的態度誰知仙葩却不甚在意便道今天我有一位極其重要的客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時請你不必進來楚芳聽了一怔道想定然不是未婚的男子要是未婚的男子我的職任應該伴着姑娘不然怕人家說話仙葩道他却確是一個未婚的男子但是我有要話同他講我也不管人家說話饒楚芳目睜睜向他瞧了一回知道這位姑娘非常固執不能和他爭的便道既如此我暫退去這詩集是才人之筆請姑娘一讀便愛不忍釋咧便把詩集置在火爐上書架子裏而去停了一會有人用指彈門仙葩從椅子上躍起飛步出迎以爲是羅玉英來了誰知不是羅玉英却是柳笛孃今夜要是有別一位客到他屋子裏來仙葩定然下逐客令如饒楚芳一般惟有柳笛孃來他却並不討厭不知道仙葩和笛孃兩人前世裏有什麼緣分兩人一見就要好起來真個是相見恨晚其實兩人相逢得不過十天却是無話不談已成爲最密之友原來今天柳笛孃被江南田來訪問耽擱了好多時刻及至去後又安慰他哥哥的失望所以直至晚間

集 一 第

始。來。仙。葩。見。了。笛。孃。便。端。相。了。他。一。回。說。道。甚。麼。事。呀。你。今。天。的。顏。色。好。似。不。甚。高。興。笛。孃。歎。口。氣。道。左。不。過。失。意。之。人。遇。着。失。意。的。事。罷。了。今。天。你。也。似。忙。碌。碌。的。爲。着。何。事。仙。葩。道。先。聽。了。你。的。事。然。後。再。告。訴。我。的。事。笛。孃。道。不。用。說。罷。聽。了。教。人。敗。興。姑。娘。要。知。道。明。天。再。細。細。告。訴。你。此。刻。你。好。似。等。什。麼。客。來。似。的。我。先。回。去。了。仙。葩。道。不。行。你。必。須。在。此。陪。着。我。可。不。是。饒。夫。人。說。的。和。那。未。婚。的。男。子。相。見。沒。有。人。做。伴。侶。怕。的。人。家。說。閑。話。嗎。笛。孃。道。噯。未。婚。的。男。子。嗎。仙。葩。道。這。是。我。一。個。極。重。要。的。人。又。是。極。欽。佩。的。人。笛。孃。道。不。是。從。前。說。過。的。那。人。兒。嗎。你。說。不。知。道。他。住。址。咧。仙。葩。道。今。天。却。被。我。尋。到。了。笛。孃。道。你。若。見。了。要。喫。一。驚。再。也。想。不。到。那。人。憔悴。狼。狽。差。不。多。和。乞。丐。一。般。笛。孃。歎。口。氣。道。才。人。落。魄。千。古。同。慨。再。想。不。到。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困。難。的。說。着。幾。乎。掉。下。淚。來。正。談。論。時。侍。女。遞。進。一。紙。名。片。來。正。是。羅。玉。英。來。了。仙。葩。迎。出。門。外。只。見。羅。玉。英。零。落。之。狀。真。和。乞。丐。不。相。上。下。那。仙。葩。姑。娘。這。個。美。麗。的。室。中。從。來。也。沒。有。來。過。這。樣。的。客。便。是。羅。玉。英。這。幾。年。來。除。了。江。南。田。的。畫。室。以。外。也。沒。有。到。過。人。家。的。客。室。中。去。至。今。反。覺。得。有。異。樣。的。感。觸。那。仙。葩。挽。着。羅。玉。英。的。手。兩。人。並。肩。而。進。羅。玉。英。道。我。這。個。狼。狽。的。樣。子。到。姑。娘。這。個。華。麗。的。室。中。來。姑。娘。縱。不。厭。棄。我。我。却。不。免。自。慚。形。穢。仙。葩。道。足。下。是。個。堂。堂。男。子。豈。便。以。境。遇。攪。心。人。生。窮。通。一。隨。天。命。況。且。你。是。個。絕。頂。聰。明。人。難。道。這。一。點。兒。倒。不。曠。達。嗎。我。只。深。信。你。是。個。天。才。其。餘。都。不。注。意。羅。玉。英。道。說。甚。麼。絕。頂。聰。明。說。甚。麼。天。才。要。是。爲。境。遇。所。迫。聰。明。也。閉。塞。了。天。才。也。屬。於。別。人。了。那。仙。葩。聽。了。這。話。還。不。覺。得。什。麼。旁。邊。的。柳。笛。孃。宛。如。他。心。肺。中。掏。出。來。的。話。兒。十。分。感。觸。那。時。仙。葩。把。羅。玉。英。和。笛。孃。兩。人。介。紹。了。便。在。自。己。皮。書。包。中。取。出。種。種。的。繪。畫。來。最。先。取。出。的。便。是。羅。玉。英。

五年前在瓊林島所繪之畫仙葩欣欣然的說道你還記得這幾幅畫嗎羅玉英瞧了一瞧道世界上還有羅玉英的畫嗎只怕不是罷只怕不是罷說着眼淚和斷線珍珠一般直瀉下來看官們啊那五年前一個活潑壯快的青年怎麼到如今變成個抑鬱悲憤的樣子他年紀又不大今年不過二十七歲從來也不曾有什麼暴棄的行爲不正當的舉動何致於頹喪至此自己絕了希望之途呢仙葩終也想不出他是什麼原故要想極力的安慰他苦於無從着手便道昨天我把這畫給沙步梨君瞧了他非常贊賞說真是天才之筆羅玉英道慚愧啊我自己遭這境遇無面目見我好友所以我和他音信不通久矣他是個鑑賞有真不作阿諛之人批評自有價值他知道是我畫的嗎仙葩道我告訴了他他起初有些疑惑後來我再說明他纔信了羅玉英道沙步梨沙步梨連你也不信了仙葩道別怪他他後來全然相信你只怪人家不知道你可是不肯輕於落筆外間沒人瞧見那裏博得聲譽羅玉英道我怎麼不畫繪畫是我第二生命只是畫了也是不中用可不枉然羅玉英言詞之中頗有無限的感慨在仙葩一方面只以爲他境遇貧困沒有到過交際社會所以他的畫無人顧問暗暗的替他代抱不平說你有此天才世間竟不知道是世間有負於你不是你有負於世間我現在稍稍閱歷也知道社會是個最勢利的地方一個人得名於時也要從奮戰來的現在我住居在這裏了境遇一層可不必慮你要用錢儘管向我這裏來取便了做書人想羅玉英到這時候可不算是交運了嗎有莫大的富豪和絕代的美人的瓊林仙葩姑娘給他幫忙逼着他要使用錢時儘管來取要是換一個人算是江南田不知喜得怎麼樣的手舞足蹈只是羅玉英他是生性高傲的人心中但有感激仙葩至於涕零倘說要受他一女子的覆幬未

免。心。有。不。甘。便。道。姑。娘。的。感。情。心。領。而。已。我。也。並。沒。有。嫉。世。之。意。這。都。是。我。自。己。的。過。惡。世。間。人。未。嘗。有。負。於。我。實。在。還。是。我。負。世。間。仙。葩。轉。了。一。個。念。頭。說。好。了。不。用。說。了。今。天。請。你。來。此。怎。麼。來。苦。苦。窮。詰。你。的。事。我。們。還。要。叙。五。年。以。來。別。後。的。情。况。咧。那。時。仙。葩。便。取。羅。玉。英。的。繪。畫。給。笛。孃。瞧。便。道。笛。姊。姊。你。瞧。這。畫。怎。樣。那。時。笛。孃。正。瞧。得。羅。玉。英。出。神。又。細。味。他。的。言。語。真。和。他。們。兄。妹。一。模。一。樣。句。句。話。兒。都。打。在。他。心。坎。上。今。聞。仙。葩。教。他。瞧。畫。纔。驚。醒。來。道。我。是。門。外。漢。不。大。懂。得。的。但。覺。得。這。種。畫。在。這。描。寫。實。景。之。外。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羅。玉。英。聽。了。大。喜。道。姑。娘。這。一。句。話。便。是。讀。畫。的。內。家。畫。家。的。妙。域。畫。家。的。苦。心。就。在。那。描。寫。實。景。之。外。教。人。家。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那。羅。玉。英。順。手。在。書。包。中。另。取。出。一。幅。畫。問。道。這。是。誰。畫。的。呀。仙。葩。道。這。是。我。學。畫。的。羅。玉。英。道。姑。娘。怎。麼。也。學。起。畫。來。仙。葩。道。我。聽。了。你。的。話。兒。幾。年。來。也。學。些。繪。畫。之。事。從。前。在。島。中。你。和。我。說。的。我。一。一。都。記。在。心。頭。沒。有。忘。懷。這。時。羅。玉。英。漸。漸。的。暫。放。愁。腸。和。仙。葩。歎。洽。柳。笛。孃。也。便。告。退。出。來。誰。知。剛。出。這。個。屋。子。却。和。饒。楚。芳。撞。個。滿。懷。饒。楚。芳。猝。不。及。避。便。道。呀。笛。姑。孃。我。正。來。候。着。你。咧。請。你。到。我。屋。子。裏。坐。坐。喝。杯。茶。去。笛。孃。道。多。謝。夫。人。我。要。回。去。了。且。說。仙。葩。和。羅。玉。英。兩。人。談。論。之。中。提。起。往。日。之。事。不。覺。慨。然。仙。葩。道。我。是。你。的。女。弟。子。請。你。把。女。弟。子。的。畫。稿。評。論。評。論。羅。玉。英。把。仙。葩。的。幾。幅。畫。比。了。一。比。道。我。是。喜。歡。直。說。的。姑。娘。的。畫。不。能。算。得。是。個。天。才。可。是。學。力。却。已。到。家。閨。秀。家。有。這。樣。的。畫。要。算。是。最。上。乘。了。仙。葩。道。還。可。有。進。步。嗎。羅。玉。英。道。怎。說。沒。有。就。現。在。可。望。有。皇。家。美。術。院。會。員。的。資。格。咧。那。時。羅。玉。英。又。問。仙。葩。如。何。出。得。這。島。來。仙。葩。便。告。訴。他。自。從。老。祖。宗。死。後。自。己。得。着。這。許。多。意。外。之。財。產。又。聽。得。老。祖。宗。的。話。兒。就。是。那。鱈。魚。皮。囊。的。事。你。可。不。

是知道的老祖宗說要仍歸原主。所以我要搜尋其人。後來得柯遜老律師的介紹，便遊歷巴黎、羅馬、維也納等各處，頗從名師學業。羅玉英道：「原來如此。」柯遜老律師實是個最厚重嚴正之士。姑娘託那樣的律師做保護人，再也不能差的。姑娘遊歷各處，你的決心毅力足可敬服。仙葩道：「我最用心的是音樂。我試奏音樂給你聽聽。」那時仙葩先彈那月琴，笑道：「這是五年前在島中所彈的古月琴，你還記得嗎？」那時先彈了鳥歌一曲，羅玉英歡喜讚歎道：「就音樂上言，姑娘可稱是個天才。近來加以修養，愈加出眾了。姿勢態度也迥非昔比。」仙葩道：「從前你說我姿勢不類都市中的貴婦人，現在可還有些兒相似嗎？」他便又立向琴臺之傍，選擇足以引起羅玉英心的歌曲，彈了數闕。羅玉英道：「仙葩，姑娘不想你近來的音樂靈妙如此，深入人心，可見是大有進步。」仙葩彈畢，離開琴臺，便道：「我的進步全由你的言詞鼓勵。我習種種的學問，耳邊宛似常聽得你當初言語，又自己警告自己道：『我倘若再遇了羅玉英，別還是依然故我。』」嗎？終要勉力進行，教人稱讚一句纔好。羅玉英道：「這都是姑娘好強自高之心，實可敬羨。怎麼我只能勵人不能勵己呢？」那時仙葩雙挽着羅玉英的手，道：「可不是嗎？我現在處於這個地位，都出於你從前的勉勵。怎麼你對於自己竟至如此？」羅玉英道：「你在當初不是很有希望，很有勇氣，常以大發展自命的嗎？」你從前的話兒，我却牢記在心。咧，仙葩滿面誠懇之容，羅玉英那不感恩，知已不覺立起來道：「仙葩，仙葩從前大發展的話，不想到了如今，却已不屬於我。我此刻是墮落入於深淵之底的了。自己的人格全然失去，我不如告訴了你罷。」仙葩道：「你不必說，你不必說，無論如何，我終深信你的爲人，且信如你這樣的人，決不落薄的。」剛纔仙葩要知道羅玉英的事，羅玉英卻不肯說。現在羅玉英要告訴他，仙葩卻不願

第 一 集

聞。因。爲。他。們。兩。人。聲。入。心。通。是。大。家。相。信。的。不。必。定。要。說。明。他。的。現。在。境。遇。咧。況。且。羅。玉。英。自。己。說。墮。落。人。格。想。他。必。然。有。難。言。之。隱。我。又。何。必。要。揚。人。之。耻。呢。那。時。仙。葩。又。道。我。現。在。惟。有。希。望。你。向。着。大。發。展。的。路。上。行。去。我。五。年。中。在。外。修。業。時。心。中。無。日。不。思。念。你。想。你。一。定。是。大。發。展。的。了。回。到。倫。敦。這。羅。玉。英。的。大。名。應。該。無。人。不。曉。爲。舉。世。所。尊。敬。及。至。到。了。此。地。問。起。羅。玉。英。之。名。卻。無。人。知。道。豈。不。是。教。我。受。個。大。大。的。失。望。後。來。子。細。一。想。難。道。就。此。罷。了。不。成。羅。玉。英。終。究。是。個。大。天。才。或。者。暫。時。聲。名。不。顯。便。了。羅。玉。英。低。着。頭。默。不。一。語。仙。葩。又。道。我。初。到。倫。敦。第。一。次。招。待。的。是。我。們。寒。族。瓊。林。家。始。入。交。際。社。會。那。時。瓊。林。男。爵。說。是。今。天。介。紹。一。位。大。天。才。我。想。男。爵。所。說。的。大。天。才。除。却。你。還。有。誰。只。是。一。別。五。年。我。自。覺。沒。有。十。分。進。步。很。覺。慚。愧。見。你。而。且。男。爵。又。說。其。人。善。於。畫。海。中。之。景。我。聽。了。越。認。定。是。你。了。仙。葩。說。至。此。羅。玉。英。也。早。已。知。道。是。那。人。了。忽。然。擡。起。頭。來。面。帶。怒。容。厲。聲。道。姑。娘。見。過。這。人。嗎。仙。葩。道。怎。麼。不。見。過。一。見。了。全。然。非。你。我。那。時。宛。似。憑。空。中。受。一。個。打。擊。男。爵。又。介。紹。我。說。這。人。有。三。種。的。天。才。爲。多。人。所。尊。敬。我。想。一。種。天。才。已。不。容。易。怎。麼。說。是。三。種。的。天。才。幸。虧。當。時。遇。見。了。沙。步。梨。我。讒。託。他。訪。尋。足。下。之。事。羅。玉。英。那。時。忽。然。跳。起。來。道。仙。葩。仙。葩。你。可。知。羅。玉。英。爲。耻。辱。而。死。的。了。現。在。的。羅。玉。英。是。他。的。死。骸。這。個。死。骸。惟。有。更。生。以。外。別。無。他。法。仙。葩。聽。了。喜。道。羅。玉。英。我。望。你。早。日。更。生。可。以。發。揚。你。天。才。恢。復。你。名。譽。羅。玉。英。默。然。無。言。只。在。室。中。往。來。蹀。躩。而。已。好。似。心。中。有。什。麼。決。心。一。般。羅。玉。英。走。至。火。爐。之。前。忽。然。止。步。卻。見。火。爐。架。上。金。字。輝。煌。的。一。冊。書。上。寫。着。南。田。詩。集。羅。玉。英。順。手。取。下。來。一。瞧。翻。開。第。一。頁。見。上。面。一。行。帶。草。的。字。道（著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願表親愛之意）云云那羅玉英不看

則已看了時。眼睛中放出火來。幸虧他背着仙葩而立。仙葩全瞧不出他情狀。況且他對於這南田詩集。毫不注意。那羅玉英忽然從衣囊中取出那江南田給他的一千元支票。撕成兩片。再把他折疊了。又撕



你的話兒非常喜歡。從此你的天才發展在我也與有榮施。那羅玉英臨去的當兒。心中却有一些兒放心不下。你道什麼怕的是。江南田接近了仙葩。便問道。姑娘在這倫敦地方。凡有什麼事。有個商量。請教

成四片投入火爐中。重復回到仙葩之旁。卻見他面色青青。宛如起了個最大的決心。震顫着聲音說。今夜全是我羅玉英的新紀元。咧。仙葩道。好好。這便是男兒所爲之事。羅玉英道。我決定從今夜起。大發奮起來。但是我已經受了許多痛苦。我雖有了這個決心。却沒有方針。須待我子細的一想。我今天再無力與姑娘談話了。請從此別。仙葩又挽着羅玉英的手道。我聽了

的人嗎。仙葩道。除了柯遜老律師。別無一人。羅玉英道。還有投機要好的人嗎。仙葩道。便是你剛纔所見的柳笛孃。羅玉英眼光漸從南田詩集上移到仙葩玉容上。說道。姑娘以這樣絕世之姿。又是個富豪之家。住在這個都會之地。有種種的危險。恕我直言。願姑娘一切謹慎。凡事須要與柯遜老律師商量。而後行。仙葩道。現在我又多了一個商量請教的人。咧。羅玉英急問道。是誰。仙葩抿着嘴笑道。便是你羅玉英皺着眉頭道。咳。可惜我自揣沒有受人商量的資格。姑娘誠懇之心。我默誌於心。永不能忘。和仙葩握了一握手。便自告別而去。

第十一章

仙葩送了羅玉英出去。回來行經饒楚芳的屋子。見他睡着在火爐之前了。便問柳笛孃來過沒有。他燙着睡眼道。來過。現已回去了。仙葩回到自己屋子裏。坐在火爐前。只顧出神。想羅玉英還甚如此零落。倘然他能奮發。難道不能入大發展之道路嗎。正在思想。瞥見火爐之前有異樣的紙片。仙葩拾起來一瞧。却是銀行的支票。心裏覺得詫異。想這是羅玉英所撕毀的嗎。他既是個貧困的人。如何要撕毀這銀行支票呢。再瞧那支票上的日子及姓名。都還存在。看那日子。却是今日。那姓名。可是江南田簽的字。因想這是羅玉英向江南田借的錢嗎。還是江南田見羅玉英貧困補助他的嗎。既然如此。羅玉英爲甚麼又要扯破這支票呢。大概他自己立志。便不受人的補助呢。過了數天。有一日。仙葩問饒楚芳道。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怎麼我到那裏必然碰見那江南田。這是什麼緣故。楚芳道。這有什麼難解釋的。可見他和姑娘兩人趣味相同。姑娘可喜歡到的地方。他也自然要到的。其實江南田有個耳報神。這個耳報神是

誰便是楚芳了。所以仙葩或是到公園或是到美術館或是到劇場不先不後終有個江南田在座常常來和仙葩周旋。因此人家便說江南田是個瓊林仙葩的影子。仙葩却很高興便道我是個空閑的人左右沒有事到處亂跑他也是個閑人嗎。楚芳倒被他問住了。支吾道他雖然很忙但是爲休息保養起見不能不各處散步。仙葩忽然想起銀行支票之事便問道江南田可肯常常補助人家嗎。楚芳一聽這話暗想機會來了便道姑娘若講江南田是個最親切的紳士今世可沒有第二人了。要是貧乏的藝術家他沒有不肯幫助的。這話仙葩聽了就覺得有七八分不快。他心中髣髴說是羅玉英是我的人除了我可以補助得他誰也不許有人可以補助得他。楚芳又道江南田在學生時代的貧乏友朋很多時時來找他他無論如何必然給他些金錢。仙葩聽了心中益覺不平。那饒楚芳以爲趁此機會可以單刀直入又接着說道我實告訴姑娘罷。那江南田是個最慈悲的人他自己所有收入大半都是給人家使用的。因此他自己倒很爲困難。仙葩道這事他想未必告訴人你怎麼的知道呢。饒楚芳還沒明白仙葩的意思便道先夫饒君和江南田十分要好所以江南田的事情我們全都知道說着又瞧仙葩的容顏見他動心沒有却見仙葩木木然無動於心又道姑娘前夜江南田送來的詩集曾經讀過沒有。仙葩道本來想讀了取在手中又止了。楚芳驚訝道這是什麼緣故。仙葩道我見第一頁上所書的一行字這話兒有些不倫原來饒楚芳的意思以爲仙葩見了這一行字必然歡喜可知全然反對便道第一頁的話兒怎麼不對他立起身來把那詩集取來仙葩道他上面寫的（著者江南田敬呈瓊林仙葩姑娘玉展）倒也罷了怎麼教做（願表親愛之意）未免太過分了。我和江南田不過新交的一位友朋怎麼說得

到親愛兩字饒楚芳便熱心的和江南田辯解道這是他們一種文人積習過於姑娘說得太親熟了其實別無他意姑娘且讀讀他的詩集再說他們有天才之人往往在這種交際上不知輕重姑娘一讀他的詩集便知道他心中的美感咧仙葩一時被他逼着倒也引起那好奇心來先讀了第一篇覺得有點意思便一篇一篇的讀下去不知不覺却放不下手來楚芳見了便顛頭播腦的說道姑娘你瞧瞧這可不是才人之筆嗎仙葩一連讀了十餘篇問道這果真是江南田所詠的嗎楚芳笑道虧姑娘問出來既稱南田詩集怎麼不是他所詠呢仙葩道怎麼他能描摹女兒家性情如此真切楚芳道這就叫做天才仙葩道怎麼讀其詩却不似其人豈非奇絕楚芳笑道姑娘又發起獸來了他雖能描摹女兒家性情但他究竟是個男子只是剛纔我不是和姑娘講的這樣的大天才却常常爲金錢所苦像姑娘這樣愛藝術的人對於這樣藝術上的天才自應當保護的這也是姑娘名譽上的事大概只要三萬五千圓有了三萬五千圓他可以一心投入藝術之中無所牽掛儘可以安心發揮他的天才想姑娘有偌大的家產借他三萬五千圓也不算甚麼到底保護了個世界的天才看官們要知道仙葩雖然家產很富但是究竟三萬五千圓的鉅金怎麼可以貿然應允再則他滿腹疑雲詩集上的詩果然是天才之詩怎麼他的人總不像是個天才之人而且把羅玉英和江南田一比一個覺得可愛一個覺得可厭又近來爲着扯去的銀行支票一事上面有江南田之名終想羅玉英與江南田之間必有什麼關係因此仙葩只是沉吟不語饒楚芳暗想第一枝箭不靈要放第二枝箭了便道再不然那江南田所辦的雜誌銷行頗廣可惜資本不十分充足姑娘若肯加添些資本這是穩可得利每年二分或三分利息是可以保取的仙葩

依。然。不。語。楚。芳。道。要。是。你。們。兩。人。去。辦。營。業。必。然。甚。佳。只。怕。四。五。分。的。利。息。也。是。穩。的。仙。葩。道。我。一。時。不。能。答。應。你。實。因。我。是。外。行。究。竟。爲。數。太。鉅。不。是。一。言。可。以。立。允。的。楚。芳。道。姑。娘。倘。然。失。却。這。個。好。機。會。很。是。可。惜。這。是。又。有。名。譽。又。有。利。益。的。事。仙。葩。道。我。想。江。南。田。是。已。經。成。名。的。人。了。世。界。上。儘。有。未。經。成。名。的。天。才。還。是。潦。倒。落。魄。在。那。裏。補。助。這。一。種。人。却。比。已。經。成。功。者。更。爲。切。要。楚。芳。道。姑。娘。這。主。意。打。差。了。你。去。補。助。那。未。經。成。名。之。士。可。謂。勞。而。無。功。這。教。做。擲。黃。金。於。虛。牝。罷。了。仙。葩。道。現。在。可。不。必。說。待。我。和。人。家。商。量。了。再。回。復。你。罷。楚。芳。也。知。道。他。商。量。的。人。無。非。是。柯。遜。老。律。師。豈。能。允。許。他。便。道。這。是。個。秘。密。話。不。便。與。人。商。量。仙。葩。道。這。是。我。自。己。萬。萬。不。敢。專。斷。饒。楚。芳。知。道。說。不。進。話。去。便。秘。密。通。信。給。江。南。田。說。是。一。所。謀。一。節。全。然。失。敗。然。不。能。咎。我。之。不。爲。君。盡。力。蓋。君。實。未。能。引。動。彼。女。郎。之。心。也。彼。讀。君。詩。後。謂。愛。詩。不。愛。人。是。君。之。自。誤。也。云。云。不。言。饒。楚。芳。回。復。江。南。田。且。說。仙。葩。是。夜。睡。在。牀。上。子。細。思。量。爲。甚。的。饒。楚。芳。只。管。把。江。南。田。事。來。相。纏。究。竟。江。南。田。是。怎。麼。樣。的。人。和。楚。芳。有。什。麼。關。係。我。在。倫。敦。住。不。多。日。不。如。去。問。靜。芬。姊。去。到。了。明。天。便。來。訪。瓊。林。靜。芬。他。們。倆。雖。然。是。遠。堂。姊。妹。却。甚。親。熱。靜。芬。迎。接。他。到。自。己。屋。子。裏。他。第。一。開。口。便。問。仙。葩。你。這。位。伴。娘。還。在。你。那。裏。沒。有。換。一。個。人。嗎。在。靜。芬。之。意。以。爲。這。個。婦。人。在。仙。葩。那。裏。很。不。適。當。第。二。便。談。起。江。南。田。的。事。了。靜。芬。低。低。的。問。道。他。曾。向。妹。妹。啓。齒。求。婚。嗎。仙。葩。搖。搖。頭。道。沒。有。原。來。從。靜。芬。的。眼。光。中。鑑。定。以。爲。必。有。此。事。笑。道。怕。就。要。來。了。仙。葩。道。他。要。是。開。口。我。便。可。決。絕。他。現。在。他。又。不。說。只。顧。相。纏。却。是。怎。麼。好。靜。芬。道。照。例。未。定。婚。的。女。郎。自。有。保。護。人。照。料。但。是。你。這。一。位。伴。娘。我。可。不。敢。擔。保。仙。葩。道。可。不。是。嗎。他。天。天。只。絮。聒。講。那。江。南。田。怎。樣。好。怎。樣。好。令。人。聽。

了。生厭。靜芬道。如此說來。妹妹對於江南田。可是一點兒意思沒有。別是心中早有了人嗎。仙葩那時飛紅過耳。低了頭。只是弄那裙上的摺紋。靜芬道。這可奇了。以妹妹的性質。似江南田這般的天才藝術家。怎麼不愛仙葩道。我何嘗不愛藝術家。只覺得江南田的爲人。全然相異。靜芬又笑問道。那一面已定了。沒有仙葩。又搖搖頭。靜芬道。愚姊比你年紀大一些兒。却也還沒有定婚。因爲這終身大事。不可造次。不然就變了後悔之本。那江南田的畫。妹妹見過。沒有就在你背後壁上所掛的兩幅。便是那仙葩。雖見了江南田的詩。還沒有見江南田的畫。回轉頭來。一瞧。果然見有兩幅畫。都署着江南田的名。仙葩見了。不覺叫聲阿呀。下面的話。便向肚裏一咽。不說出來了。靜芬道。這畫誰見了。不道好。真是天才之筆。我們不懂畫的人。對着他。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好處。我聽得柯遜老律師說起。妹妹是學過畫的人。當知此畫之妙。仙葩道。這畫是臨本嗎。靜芬道。那說是臨本。確是江南田的創作。仙葩見這幅畫。全是紫琉璃羣島的景色。中有一人裝束和仙葩幼時髮髻。據仙葩的眼光。瞧來。這定然羅玉英所畫無疑。不但此也。而且這個稿子。還在仙葩的手提皮靴之中。要是他人。也能作此畫時。這底稿必然從羅玉英處得來。仙葩注視了半晌。便道。畫得真好。漸漸歸坐。靜芬道。這一幅是第一次展覽會的出品。這一幅是第二次展覽會的出品。吾父親說是吾家先祖當初所住的海島。和這風景相似。特以重價購來。仙葩道。怎麼掛在姊姊房中。靜芬道。這是父親的意思。仙葩笑道。我知道了。這定是男爵有擇婿之意。靜芬却笑而不答。仙葩道。到底江南田是誰的弟子。他在何處修業。學過繪畫的。靜芬道。說也奇怪。他起初沒有學過畫。在學校中。却學的法律。也沒有什麼好成績。後來從着柯遜老律師。學律師。突然之間。轉換了藝術上的事。

看官們一個學做律師的人忽然一變而為名畫師到底世界上有這事沒這事也難斷定不過終是個不可思議的事呢靜芬道吾父親和江南田的父親他自小兒常到吾家來後來學了法律忽然有一天



他自己獨創的世界。上凡是天才都能自己獨創。有人說他是私淑達那。稱讚他的說他是達那以後。第一人最奇怪的他自小兒沒有到別處旅行過他的畫。全然是他想像中來的。要不然便是一見那天然

到我們家裏告訴父親說他現在不願意做法律家要做一個藝術家了。近來頗注意於繪畫。吾父親驚問他你從來沒有學過怎麼便做畫師。他說在學堂裏曾秘密學過。又說一兩月以後便有畫品出現了。到了那天他招集了許多人在他畫室之中發表他所畫人家一見了沒一個不驚為天才。仙葩聽了也不開口。那靜芬又道他的畫也不知道是做模誰的筆法。全是

景色便深印在腦中。別的畫師數個月的旅行，却不及他幾天。咧仙葩妹妹你瞧這畫中有個女郎，倒有點兒像你。他的畫中大概總有這個女郎。人家問他，他說是他意想中的女郎。因此人便稱這女郎爲江南田之意中人。我今見了妹妹，想起你年幼時的容貌，很像這畫中人。咧那時靜芬又告訴他江南田往後又發行一種雜誌，突然又爲詩人，又爲小說家，又爲批評家，真似絕大的天才。靜芬雖說得高興，仙葩却在那裏上他的心事。靜芬道：妹妹好似今天氣色不甚好看。仙葩道：不差，我暫告退了。便從靜芬家出來。

第十三章

仙葩回到家中心中只是籌思怎麼江南田的畫却和羅玉英的畫是一模一樣的呢？這畫我是認得，決定是羅玉英所畫，爲甚麼署着江南田的名呢？奪他人的名譽，增自己的威光，這種行爲難道不被人瞧破嗎？你雖瞞得過世界人，只怕瞞不過我瓊沐仙葩之目。他既做此事，自然要得羅玉英的同意。我只想想羅玉英怎麼便許他同意做這不名譽的事嗎？又想他在五年以前正是研究自己的技藝，要揚自己的名譽，是他第一的目的。誰知到了如今連自己的名也隱沒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仙葩想我再見羅玉英時，倒要切實的問他一問，究竟爲甚麼放棄一切，把天才的名譽送與人家自己縮在那老鼠窠一般的畫室裏？難道真個甘心處這個逆境嗎？無論如何我總要想法子救出他，這個困厄之途。仙葩正在那裏想時，楚芳來說：江南田先生有電話來要拜訪姑娘。仙葩暗想：他來得正好，我正要去。察察他那天才的真贗，咧停了會兒。江南田果然來了，瞧他裝成那一種安閑的態度，便像個成名的才子。要是羅玉

英來和他一比，顯見得是個寒酸樣子。但是仙葩一見了江南田，便想起羅玉英扯破銀行支票的事兒。因想江南田的這個人，便是奪取羅玉英的天才名譽人格的人。仙葩想到那裏，竟瞧他似自己的仇敵。一般漸漸兒談到畫上去，覺那江南田的理論全似拾人的牙慧一般。而且所問非所答，你問這個他答那個。仙葩愈加覺得他是個贗鼎了。他見仙葩和他談話，自謂得意，要誇張他的天才，益覺顯出鄙陋。到後來，仙葩自己取出他的畫來，又與了他一支筆，請他改削。他取了一支筆，便道：「啊！我加上幾筆，那畫全幅都有活氣了。」說雖如此，說那鉛筆只在指頭上拈弄，却不着紙。那仙葩想着當初羅玉英教畫的當兒，那管筆是活的，着紙颼颼筆無停滯，爲甚如今江南田這支筆兒，宛如歐洲初到支那，握着他們的篋兒一般，橫豎不得勁兒。只見江南田把筆尖兒離紙約寸許的光景，在那裏作勢，口中不住的說道：「只消加上幾筆，那死畫便成活畫了。」仙葩也不作聲，一雙眼睛只隨着他筆尖兒盤旋。那江南田又道：「姑娘是聰明人，況且從前學過畫的，你只瞧我下筆之法，就可長進不少。要是沒有習過繪畫的婦人，瞧了還不知是天才之筆，咧！正說着，只聽得火爐架上的小金鐘敲了四下。江南田驚道：「阿呀！四點鐘了嗎？我不是四點鐘約一個朋友談話的嗎？怎麼到了姑娘這裏就忘了時刻了！」姑娘的畫兒我改日再來改罷。早見他急匆匆的去了。江南田去了，楚芳纔說：「凡是天才的人，都不肯教人，幸是姑娘要是別人，他早就去了。」仙葩道：「饒夫人，你到底見過江南田自己親筆畫過沒有？」楚芳道：「怎麼沒有見過？他就瞞得過我們也瞞不過大衆。」仙葩道：「他的畫題大概都是海景嗎？」楚芳道：「不差，他和別的畫師不同，別的畫師往往都喜山景，他却歡喜海景。他的畫中而且終有個少年女郎人家說像你姑娘幼時的容貌。」仙葩聽他們都如

此說愈加心中疑惑。一定要向羅玉英問個明白。只是今天却時候晚了。停會兒柳笛孃來了。說是哥哥病了。所以兩日沒來。仙葩問道。什麼病。說是神經過於激動。因此發起熱來。仙葩道。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散步罷。那時兩人並肩而出。隨意的走走。便走到羅玉英老鼠窠的書室裏來了。誰知羅玉英却不在家。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仙葩便道。明天再來訪他。教他明天等候着。那時仙葩又常常聽得柳笛孃說他哥哥爲着戲曲失敗。因此害病。所以倒很可憐。他便道。你家中離此不遠了。我去看看。望你家哥哥或者也可以安慰他些。笛孃道。姑娘怎麼貴人踏此賤地。若說吾哥哥近來誰說的信切的話。他也不聽。終日抱着那脚本行將發狂了。仙葩道。我去一讀他的脚本。難道真個絕望的嗎。笛孃道。姑娘知道藝術家的苦心。或者能安慰他一二也。未可知。只是他兩年以來全副精神所託命的戲曲。現在教人家批評。說是毫無價值。你道他難過不難過。兩人說話時。已到了柳家兄妹所住的屋子。真個和羅玉英的老鼠窠不相上下。那時柳本初還手執那戲曲的原稿。在那裏發獸口中不住的說道。有名的批評家宣告失敗。可不是枉費這兩年心血嗎。仙葩道。一個批評家說是失敗。安知別一個批評家說是不失敗嗎。批評家的意見各有不同。豈能一致呢。這一句話說出來。却就給柳本初幾分的希望。那時笛孃也在旁說道。哥哥這位姑娘是最熱心的。我們何妨讀與他聽聽。那時他兄妹兩人便把戲曲的本文讀與仙葩聽。又隨時加以評議。那笛孃的讀法本來最好。抑揚得宜。把劇中所有表情都能顯出來。不知不覺把個仙葩姑娘宛如化了戲中的人物。忽喜忽悲。忽驚忽愕。他是個最天真爛爛的人都表現在容貌上。到得一幕方終。宛如如夢初醒。原來柳本初被第一流的批評大家江南田說他那脚本沒甚價值。他早已頹喪了。

現在却見仙葩的熱心態度。便不管有價值無價值。也就鼓起興來了。說我再搬動那木人兒也足以現戲中幾分的意味。那時笛孃所讀的臺詞合着木人兒行動登時。這一個狹小的室中。宛然變成個大世界。兩小時間三幕戲方纔讀完。把一個仙葩姑娘如入幻境之中。仙葩道。這樣劇本那第一流的批評家還批他要失敗嗎。本初道是。他說這劇本怕無論那裏的興行人無一顧之價值。反供人訛笑而已。仙葩道。這第一流的批評家到底是誰呢。他們兄妹兩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誰也不說出來。仙葩道。到底是誰。據我想來非但不致失敗。而且可以教人歡迎。但是這腳本是要聽專門家的批評。我却認得幾個接近劇場的批評家。我可以請他鑑定。鑑定原來仙葩心中就想起了沙步梨。因為沙步梨在演劇社會中頗有些兒勢力。這時柳本初經仙葩如此一說。漸有活氣。臉上也。不覺有幾分血色。便道。還有句話要告訴姑娘。他雖批評這腳本不能興行。他却願出百圓購買這腳本去。仙葩道。這更奇了。他既然說失敗。又教人訛笑。怎麼願出百圓購買這腳本去呢。柳本初道。他如此說。我們想他也是好意。仙葩道。先生兩年的心血。只值一百圓嗎。而且這位批評家他得了這腳本。便怎麼樣呢。柳本初道。聽說他重新鈔寫過。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仙葩想這可又不是件怪事嗎。把人家的傑作盜取了。算是自己的著作。這樣批評家。實是世間所少有。便問先生怎麼樣回答他呢。柳本初道。尙未決定。我想我自己兩年的辛苦。撰成這一本戲曲。却用他人之名出版。覺得心中有所不忍。仙葩道。既如此。怎麼不明白回絕了他呢。柳本初注視笛孃之顏道。實告訴姑娘。這位批評家常常購取吾妹子的詩稿。我們兄妹兩人藉此度日。要是回絕了他。只怕賣詩的主顧斷了。仙葩道。笛姊姊的詩稿怕沒處地方投稿。在我身上不用憂慮。決計回絕了。

他爲是柳本初道我也如此想不是吾哥哥誇獎妹子他做的詩實可稱爲傑作柳本初說時便隨手取他妹子一冊詩稿在手道我今朗吟一首給姑娘聽當時柳本初朗吟一遍仙葩聽了覺得好生奇怪好似在那裏聽得過的不覺滿腹的疑雲便道笛姊姊你這詩稿請借我兩三天決不損污你的笛孃道這有什麼要緊你將去便了這天晚上仙葩歸去早睡到了明天預備去訪沙步梨和他商量柳本初戲曲之事和柳笛孃賣詩之事然後回來再去詢問羅玉英怎麼江南田的繪畫和他一個模樣依瓊林仙葩的意見想這三個人都是天才怎麼落魄至此他起了一個願心無論如何必定把三人提拔起來傾家蕩產亦所不惜看官們你想仙葩的爲人可不是社會上一個紅妝豪俠嗎

(上卷終)

科学
小说

人
耶
非
耶

科學小說

人耶非耶

英國威爾士原著

第一章



而入。客乃以金幣二枚置諸桌上。默不一言。似將投宿於此。而示以囊中物者也。

主婦既燃爐火。即往料理餐事。蓋以冬間至阿伊賓投宿之客無欠押房金之事。主婦故竭誠相待。冀多

二月某日。天氣嚴寒。風雪交加。侵入肌骨。時有一怪人自蒲來。蒲哈德車站冒雪而來。手着極厚之手套。携一黑色行囊。自頂至踵。包裹嚴密。冠簷下垂。掩其面目。僅露鼻端。自肩至胸。飛雪滿身。所携之黑色行囊亦成白色矣。匆匆進高且恩旅館。置其行囊。即發強厲之聲曰。願假宿於此。速以火來。言畢。遂擲足去。雪入餐室。主婦問客所需。隨客

定九同譯
天笑修詞

得賞賚見客之至。輒備極歡迎焉。

侍女梅麗安排食事。先以白布加桌。復列刀叉杯皿於其上。時爐火炎炎已作。紅暈而客似仍不覺。既不脫外衣亦不去冠。梅麗凝視良久。驚而退。至窗側。見窗外狂風怒雪。尙未已也。

顧客於是時仍帶手套。兩手後縮。如有深思。梅麗見客衣帽之雪經熱而溶。滴滴下墜。乃詢客曰。先生衣帽盡濕。當爲先生乾之。客直立不動。但答曰。否。梅麗恐客未聞。復詢之。客回顧視梅麗曰。尙可。此時無須去衣也。語氣頗強。如有怒意。梅麗乃不語。但見客架一大眼鏡。蓬蓬鬚髯。爲高襟所掩。而面目亦不能辨。既而復喃喃曰。先生既不去衣。又惡敢強。且室中亦將次和暖矣。客惟他向。仍緘默不語。

主婦見客態度如此。恐梅麗觸客怒。遂命將應用之物置諸桌上而退。及主婦復來室。見客仍植立前處。不移寸步。儼如石像。背高聳。領外翻。帽簷下垂。及於耳際。其容貌幾爲之隱而不見。主婦且觀且碎鷄卵和肉以進。曰。先生晝餐備矣。客曰。謝汝。主婦遂出。將及門而客尙不動。

主婦出餐室後。忽聞叩盤之聲。乃叱曰。此梅麗也。且彼何遲遲。乃爾。遂調芥末置燻蛋上。時梅麗尙在調芥末。忽又有客來求宿。主婦遂急持芥末至餐室。入時見客急移動其身。似有白色之物。爛爍於桌後。忽又不見。乃置芥瓶於食桌。時客已脫去其外衣及帽。而爐前之椅。則橫倒於地。濕透之長靴。懸於爐框。主婦見之。恐拭淨之。鐵框被濕。生銹。乃趨近視之。曰。茲可爲先生移去乾之乎。客發極低之聲。曰。可。惟請留帽於此。主婦聞聲。回顧見客。方伸長其頸。作顧盼狀。而其頭上則裹以食事所用之巾。其面及口均埋其中。故言語之聲不能外揚。主婦乃大驚。顧其驚尙不止。此蓋足使主婦驚悸者。乃其額際裹以白色之縑。

帶。至。於。耳。際。面。部。全。隱。惟。露。絳。色。之。鼻。以。通。呼。吸。衣。爲。灰。色。高。聳。其。絨。之。領。使。掩。其。頸。額。旁。之。髮。露。於。繡。帶。之。外。如。生。兩。角。其。狀。之。可。怖。乃。不。堪。言。喻。

客。面。覆。巾。絕。不。顫。動。堅。厚。之。手。套。仍。未。除。去。又。自。巨。眼。鏡。之。上。露。其。銳。眼。睨。視。主。婦。曰。請。勿。携。去。此。帽。時。言。語。稍。清。晰。主。婦。神。乃。漸。定。已。不。似。前。之。恐。懼。矣。因。置。客。之。帽。於。爐。側。之。椅。上。曰。諾。客。發。冷。淡。之。聲。曰。謹。謝。汝。言。時。目。注。視。主。婦。及。門。意。欲。使。主。婦。離。去。者。主。婦。會。意。乃。取。客。衣。曰。烘。乾。後。卽。送。還。也。於。是。主。婦。遂。出。將。及。門。屢。回。顧。見。客。之。繡。帶。依。然。緊。紮。掩。顏。面。之。巾。亦。未。除。去。既。闔。戶。去。每。念。客。狀。猶。生。驚。悸。連。聲。曰。可。憎。哉。客。之。面。目。也。言。畢。假。作。鎮。靜。態。度。至。厨。下。視。梅。麗。所。事。

客。聞。主。婦。足。音。漸。遠。思。去。其。覆。面。之。巾。而。就。餐。因。先。至。窗。際。向。外。窺。視。然。後。返。當。進。餐。之。際。屢。顧。窗。戶。忽。又。起。立。巡。行。室。中。既。而。下。窗。帷。使。窗。之。下。部。不。爲。外。人。所。見。室。中。於。是。昏。黑。如。夜。顧。客。意。稍。安。往。就。食。事。主。婦。撥。爐。火。使。熱。置。客。衣。於。烘。衣。之。架。喃喃。自。語。曰。奇。哉。客。以。繡。帶。裹。其。頭。或。有。傷。乎。抑。有。病。乎。又。架。極。巨。之。眼。鏡。其。狀。至。可。怖。其。亦。天。神。乎。食。巾。掩。口。致。發。異。聲。抑。其。口。亦。有。疾。苦。乎。我。當。徐。觀。其。後。也。且。言。且。行。至。梅。麗。側。問。家。常。事。曰。甘。薯。煮。熟。未。

主。婦。欲。至。客。室。整。理。盤。餐。復。自。思。曰。彼。客。誠。不。思。議。矣。以。布。掩。其。口。抑。有。傷。乎。當。客。吃。煙。之。際。見。其。煙。自。布。下。噴。出。口。不。少。動。今。進。客。室。必。當。細。察。其。異。也。既。至。客。室。則。見。客。食。事。已。畢。据。窗。而。坐。知。此。時。客。身。已。覺。稍。暖。其。態。度。亦。稍。從。容。不。似。前。此。之。傲。慢。矣。時。爐。火。之。光。映。於。客。眼。鏡。之。玻。璃。其。烟。燦。似。足。以。增。客。之。活。氣。者。

客曰。余有行李在車站。能爲我遣一使者往取之乎。言竟微俯其首。以待主婦之答。忽又曰。明日亦無妨。不急急也。主婦曰。否。客聞之。如失望。既而曰。密昔司！載行李必以馬車耶。主婦答曰。此去車站之路。頗危險。嘗有一馬車。行至中途。車忽顛覆。乘客及馬夫均爲壓斃。至今不明何故。誠可謂奇矣。主婦既畢其詞。旋至戶側。客聞之。並不驚駭。但扶整其眼鏡。答曰。信乎。時注視主婦。不已。主婦復續其言曰。我之姨甥。湯姆。居近彼處。因相嬉謔。遂被一鎌刀所傷。立刻倒地。轉側草上。至全愈時。頗費周章。三月間。未去繃帶。且不能工作。客思之。抑何運之蹇耶。我至今見鎌刀。猶甚怖也。客應之曰。然。我盡知之矣。主婦續進曰。當時。余見湯姆。遭此奇禍。心竊憂之。蓋其狀可憐。抑亦有何惡神降臨耶。客聞之。破吻大笑。狀如獅吼。幾欲噬人。既而曰。湯姆爲汝之姨甥耶。主婦曰。誠然。湯姆者。余之姨甥也。然此非可笑事。先生何大笑爲。吾姊子息衆多。余時爲之助理。一切自湯姆傷後。余爲之看護。周至紮解。繃帶均我任其勞。真鞠躬盡瘁矣。客忽曰。余菸斗火已滅。請速以火柴授我。主婦忽憶及與客語甚久。恐不合於禮。卽默然念及。曾得客優厚之賞。賚金幣二枚。乃持火柴與客。客授而稱謝。旋復行至窗際。逡巡不已。見其狀態似已爲主婦之言所動。而主婦視客。有厭惡意。遂辭出。客嚴扁臥室。至四時。猶未出外。且寂無聲。似因困憊。已假寐。爐側者。既而但聞客於爐側發其奇妙之聲音。自言自語者。約歷五分鐘。且聞有步履聲。就坐聲。其他則闕然矣。

第二章

鐘鳴四下。天色垂暮。主婦蒿蘿恐客思飲。將往視之。適修繕鐘錶者忒寶亨福利。忽忽入曰。近況如何。吾以天氣不佳。道途泥濘。靴已破損矣。時屋外雨雪方甚。

主婦聞聲出迓。甚注意其所携之皮包。乃曰。忒寶君。汝來甚佳。我正需君。請爲我修繕客室中。所懸之鐘。因是鐘之機。雖未破損。而每鐘指六時。輒不聞其鳴也。

主婦乃導忒寶來客室。先叩其門。既入。見客坐於爐側之椅。而頭上之繃帶。則作斜垂狀。如已熟睡者。室中燈光暗淡。而爐火甚熾。其反射乃使室中。悉呈紅色。陳飾各物。亦因之朦朧。不可辨加之。燈火初燃。乃更使目眩。不能張凝視之。則見客之口。張如盆。其大幾將全吞其面。以致孰爲面。孰爲口。幾難識別。於是主婦之神經。大爲震動。其時張巨口。架藍眼鏡之怪客。忽徐動其軀。微伸其手。自椅起立。主婦卽爲之開窗。使光透入。

室中既畧光明。主婦見客覆面之布。仍爲食巾。因思曰。殆余一種恐懼之念。與余惡戲歟。

主婦乃向客道歉曰。擾客清夢。殊覺不恭。茲余將煩是人。修繕此鐘也。時客方自睡夢中醒。答曰。欲修繕此鐘乎。良佳。良佳。主婦乃持燈出。客亦欠伸起。少頃導亨利入。乃與客相見。客卽曰。速去。速去。毋擾我。忽又曰。願汝晚安。亨利答曰。以吾思之。吾來此室。非擅入者。客曰。余固知之。旋又語主婦曰。要之。此室既假余。則爲余之私室矣。汝猶未之知耶。

主婦曰。我固知之。但爲修鐘耳。客曰。余慣獨居。雅不願有人擾余。時客立爐側。縮其手於背。曰。待鐘修繕竟。請給余一盞茶。主婦乃默然不語。既又思出。蓋不料當亨利之前。竟遭客之怒斥也。既而客又問置於蒲來蒲哈德車站之行。行李已爲余取來乎。主婦曰。已語脚夫。彼謂明日清晨。當可取來也。客曰。定於清晨取來耶。主婦曰。然。清晨必取來。客更重其詞曰。已語脚夫乎。又曰。適因冷且疲。故未及語。汝余蓋實驗。

第

一

集

科學者也。主婦聞之，狀頗驚異。答曰：先生爲實驗科學家乎？客曰：余之行李中都置機械及其附屬品。主婦曰：然則都爲重要之物矣。客曰：若是則余之爲人蓋可知矣。然余之所爲實不能詳爲汝道也。主婦曰：此固然也。客更確定其詞曰：余來阿伊賓之理由……蓋余思得一閑靜之地以避塵囂，俾得專力於科學。然余之惡人滋擾，非惟於科學實驗之時凡百皆……主婦獨語曰：誠然誠然。客曰：休養爲人生必要之事。因余目幾盲，頗苦之。故每日必居四小時於黑暗中靜養之。今雖無恙，然苟以不識之人闖入我室，則仍足增我之煩惱。此余所自知者也。主婦曰：信乎。然則余苟有事入室，得亦妨害先生否？客曰：汝來無妨。言時帶溫和之態。主婦乃不言而出，並不注意客之仍立爐側也。

享福利當繕鐘之時，頻視爐火，既而趨近燈光，而繕之。忽見己之手及鐘內機輪之上，有一黑影閃爍，射出而室中他處之影，則作淡黑色。因舉首仰視，覺己頭上所繫之白布亦有黑影，不禁大奇，乃止其工作。顧遷延不卽出思，與此怪客接談，而此怪客則甚鎮靜，默不一言。因此而享福利亦一語不能發，乃環視室中，但見四面朦朧作灰黑色，惟白布所纏之頭則隱約可辨，而怪客之眼藏匿藍色眼鏡之底，似閃閃逼視己身，不止。享福利乃大覺不安，因下垂其首，思與人作寒暄，惟對此怪人當擇何語想苟談。天氣諒無不可。

享福利乃徐舉其首，微啟其齒曰：天氣……時客貌甚威嚴，厲聲斥曰：汝事既畢，留此何爲？汝事止修繕鐘耳，何爲狀乃如賊？享福利曰：吾卽去。久擾先生不安之甚，言畢卽出。享福利遭客之怒，引爲大辱，遂作惡詈，且詈且去。冒大雪就歸途中，途猶刺刺不休，曰：人生何不幸，乃爾汝之面果何物，常隱不爲人見。苟

吾訴諸警察署者。汝尙敢隱匿不爲人見乎。享福利於格利森街轉角之處。遇密司脫蒿蘿。卽高且恩旅館主婦蒿蘿之夫也。時爲人自阿伊賓送行李至希排橋。今正自希排橋返。手携其所購之油。見享福利乃呼曰。忒竇。汝焉往者。享福利曰。汝家今居住一怪人矣。蒿蘿乃停其載行李之馬車。曰。汝何謂者。享福利曰。有一奇妙不知誰何之人。宿汝家中矣。言次卽以怪客宿其家之事。詳告蒿蘿。後乃曰。此人大類顛醉之人。苟居住吾家者。當使畢露其真相。但柔弱之婦人遇之。則受其愚矣。今彼雖住汝家而尙未自道其姓名也。

蒿蘿性情魯愿。乃答曰。若母斤斤道人之短。享福利曰。吾固道人之短。但汝於一星期後向彼索房金時。當知吾言之不謬。汝明日爲之取行李。時當可知其行李中都藏瓦礫也。享福利復述海斯丁格家之叔母爲一不知誰何之人。以空箱欺詐之事。並謂之曰。汝須留意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慎毋爲海斯丁格第二致受騙也。

享福利代蒿蘿深抱杞憂而過返。蒿蘿亦駕車歸。絕不言途中事。其妻則責其歸家之晚。而蒿蘿以司空見慣。任其責罵。絕不答辯。但始終不能釋然於心者。則適間所聞之言耳。乃曰。汝何知者。言時如表其已深悉怪客之情形者。時已九點餘鐘。蒿蘿乃入其妻之室。檢查器物。查畢。乃出呼其妻曰。明日行李取來時。須留意其行李之中。究藏何物。主婦曰。汝爲汝事。何煩汝問。言時似責其夫之多事。蓋以主婦思之。怪客或非尋常人。特隱匿其貌。不願人見而已。是夜就寢後。忽忽如夢初醒。見頭纏白布。目架藍色眼鏡之人。自後馳至。旣而思此或因膽怯。以致神經錯亂。遂藉以自慰。於是復寢。

第三章

怪人之來阿伊賓爲二月二十九日。顧不知其來自何方。翌日其行李乃由泥濘之路。運至旅館。其形狀



亦至可駭。行李凡兩件。而均重大。無倫非四人張四角。不得舉者。此外尚有書箱一具。其中書籍皆至重厚。然殊不能詳其爲何書。蓋有若抄本者焉。更有一具。內置竹籃木匣球箱等雜以草。其總數乃逾一打。蒿蘿見行李內有玻璃瓶。乃至驚異。此不可思議之怪客。仍覆冠。至額披外衣。帶手套。頭纏繃帶。一如昨日。謂蒿蘿曰。如行李馬車來。

即令之入。語次。出門探視馬車。馬夫名夫依阿倫薩伊者。恒携一犬。當客出時。未及留意。犬方嗅蒿蘿。足作媚態。客曰。請置箱於此。余俟久矣。語竟。步至馬車後。檢視一箱。犬忽。唁。唁。狂。吠。客。乃。驚。躍。蒿。蘿。叱。去。之。客。初。不。料。見。殆。於。犬。也。馬。夫。亦。助。蒿。蘿。叱。犬。且。鞭。之。倏。忽。間。犬。至。

客後。嚙破客之褲。客以手禦之。手套亦破。馬夫復力鞭犬。犬仍狂吠。旋伏車下。怪人覩其手套及褲之破綻。卽趨入戶。登樓入寢室。馬夫下車罵其犬曰：畜生！犬立輪側。察其主人顏色。馬夫復怒叱之。蒿蘿見客被嚙。驚呼曰：噫！乃呆立於旁。繼曰：旣被嚙。當往一探視。乃踵怪人入。見主婦站廊下。謂之曰：犬嚙客矣。

蒿蘿亟登樓。見怪人室門半掩。卽忽忽入。道歉。室內窗幃下垂。作黯黑色。忽見閃光掩映。如一無手之臂。漸近其身。又見一形如鬮。體有三污點之龐大頭顱。不覺大驚。而倒門遂扁。且加鍵焉。此刹那間。事蒿蘿不及呼喚。及門旣閉。於是一切怪象亦都歸鳥。有蒿蘿於暗中。立門次。茫然不自知其所見。果何物也。時高且恩旅館門首好事之人。佇立旣滿。馬夫爲衆人道其事。主婦因曰：犬不嚙客。則無事矣。旁有雜貨店主赫克斯脫。來瑣瑣問。鐵匠森得渥伽。則作傲色。此外更有婦孺數輩。亦嘈雜插語。或曰：我幸未爲所嚙。或曰：飼之反作惡。殊可恨。或曰：何忽嚙人。

主婦見衆人狀。復聞是言。乃懵懂如入夢中。因思此時之客。必極驚惶。蓋初不料有此意外事也。此時主婦若無所感。遂不復語。主人蒿蘿曰：速搬此行李入室。暫無問客狀也。赫克斯脫曰：如被嚙傷。則事較重。須卽就醫。又一婦人曰：如我遇此。定當饗犬以鎗彈矣。犬忽又大吠。蓋見怪人衣領外翻。覆面以帽。自門內出也。怪人曰：置行李於此。如行李部署畢。我心卽安矣。時其手套及褲均已他易。

馬夫夫依阿倫薩伊乃前進。請罪於客曰：先生！先生得毋傷乎。惟此乃畜所爲。請寬恕之。怪人曰：毋傷。請勿慮。此傷未及膚。惟速爲余搬物可耳。馬夫聞言。卽搬行李。主婦助之。并爲其携籃入室。客頗注意。乃

親解之主婦恐其塵污損其地毯時拂拭之殆取出其草藁始見瓶類其中有圓瓶滿儲火藥有長瓶置各色液體有青色起稜之瓶其標識爲毒藥有濃而綠者有淡而白者有玻璃塞者有軟木塞者有若酒瓶者有若盛油者乃列瓶於架上及窗前桌上他若壁架窗檻亦列置瓶類室內幾無處不瓶矣恐蒲來蒲哈德藥店之瓶尙無如是之多或僅及其半焉青者藍者色采相雜亦殊覺美觀籃之數共六內皆置瓶瓶既取出而草藁堆於桌上若山積焉又由一籃取出者爲試驗管客一一審慎之而置諸匣其外尙有天平秤一具焉

整理既畢客趨窗前事其所事而置草藁於不顧時爐已燼箱匣等亦已移置樓上矣主婦持晚餐入客臥室時客已熱心從事於研究見客以藥水滴入試驗管中主婦收拾草藁息息有聲置食具於桌砰然作響而客仍若不知乃頻搖其首時去其眼鏡置於桌上見其眼眶深而凹客見主婦卽又架其眼鏡回顧主婦主婦若正爲收拾牀端草藁而有待者客狀若盛怒謂主婦曰入室不以禮惡乎可主婦答曰余曾以指彈門第先生未之聞耳客曰或余未聞亦未可知但當余從事於試驗時決不容有擾之者否則余必汝問主婦曰客乎！客言良確惟客可常鎖門

客曰若此良佳主婦曰此草藁……語之殊恐失禮……客會其意曰汝以理此草藁爲厭煩乎余將另給汝錢先入余帳可也客起立兩手持瓶與試驗管狀至注意者主婦因問曰謝客顧予我以幾何乎客曰當與汝以五角尙不足乎主婦曰可矣語畢乃鋪桌毯於桌客曰予既承諾無有不與者時客背主婦而坐

是日下午客鍵其室。繼續從事於研究。主婦往窺之。若甚沉靜。然偶聞瓶相擊。突聲拍案。聲玻璃破碎。聲步履疾行。聲乃思其客或有不得已事。遂至鄰室竊聽之。忽聞客語有若夢囈。然曰休矣！無成矣！三十萬四十萬！成乎！此余一生事！忍耐乎！其忍耐諸！噫！既而主婦似聞餐室屋上有釘墜落之聲。乃獨語而出視。殆復來竊聽。則聞椅之移動聲。瓶相擊碎聲。其外無他。少選音止。蓋客又從事研究矣。主婦持茶至客室。見屋隅凹面鏡下部之玻璃已碎。去其一角。其上有未拭去之黃色斑痕。客即注目於此。良久不已。客忽詈曰。記入余賬可也。幸毋溷乃公事。如有損壞。余均償還。皆記入余賬可也。語畢即記入一小冊子。

時已過午。阿伊寶亨卡酒店內。御者夫依阿倫薩伊在焉。作不審狀。曰我誠不敢語。此忒寶亨福利曰。吁！果何謂者。御者曰。即汝語我之人。爲我之犬所嚙者。其人皮膚至黑。即不至全身皆黑。而其足作黑色。我敢斷言也。我又自彼之手套及褲之破綻處。見之。汝或將誤認爲赤色。亦未可知。然我則確信其爲純黑。其色之黑。乃如我之帽。忒寶曰。信乎。然至奇者。何彼之鼻。乃作赤色也。曰。然此固無誤。我亦知之。惟我敢語汝。以我所思者。忒寶君。此人當爲斑駁不純之雜色。苟如我言。則彼實爲一混血兒。噫！或其父母異種而產此怪物乎。

第四章

自怪人出現後。其不可思議之狀態。已如前章所述矣。惟於所述二怪事外。亦無他異。村中開睦誼會時。雖甚紛呶。亦未議怪人居住此村者。惟對於主婦。噴有微言。蓋謂其不善持家耳。時正四月之末。客已告乏資。爰客每以巧妙之辭。令動主婦。遷延其結算房金之期。主人蒿蘿似有厭客之意。且因房金未付。屢出怨懟之聲。恒謂將來必須設法拒絕。此類怪客。主婦則請俟諸夏季。名畫家來遊之時。蓋審客之舉動。雖似橫暴。而必不致抑欠房金者也。

怪人居恒絕不至教會。雖星期日亦一如平時。若其習慣已成。正如主婦所謂彼善爲已事而不知有他。也。時或黎明興起。卽獨自從事研究。或早起甚晏。逡巡室中。履聲閣閣。一似虛度時間。而不自知者。或吸煙深思。或傍爐而坐。或登榻而眠。蹉跎歲月。若不知韶光之容易過去者。除村中人有知之者外。餘皆不識。故欲斷其人之品性。殊非易事。惟其居止間。常含怒意。有時竟盛怒如狂。無端裂其紙。碎其瓶。狀如中癲。且有時自言自語。若已成彼之惡習者。主婦偶聞其言。竟至不能捉其端倪焉。

客出外散步之時。幾絕無而僅有。曾有一次出外。時天已昏黑。且掩其容貌。以避人目。彼每出外。不問陰晴。非於荒涼之區。瓦礫之場。或樹木陰森。土岡起伏之下。現其形跡。頭部仍包纏繃帶。僅露其既大且滿。積塵污之眼鏡。村中農民。曾至蒿蘿家者。莫不驚謂怪人之可怖。某晚九時。忒寶亨福利自斯卡勒德街歸。叩旅館扉。忽遽之間。燈光所射。但見一如骷髏之首。蓋時客手携其帽而未冠者也。村中兒童亦常夢此怪人而驚啼。蓋彼嫌兒童。兒童亦莫不畏之也。

怪人之舉動形狀。既如此其異。遂使阿伊賓人。成爲一種問題。足資研究者。至論其職業。則村人均各自

信其說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唯旅館主婦若知之最審者。苟問之。則必莊顏以答曰。彼實驗科學者也。使有故爲問難。主婦必詳爲辯明。或有問何爲科學實驗家者。必抗聲曰。此學問淵博之士。能發見世人所不能解者也。並謂彼之一舉一動。均有理由。至隱其容貌者。蓋彼之思想高尚。不願世人注目於彼。故作如此狀態耳。

縱有主婦之竭力爲客辯護。而有一種人之心理。則均疑客爲刑事上罪犯。蓋毀其容以逃法網。避警吏耳。其中以忒賓亨福利主張此說爲最力。但自二月以至二月中旬。未嘗見客有可疑之行爲也。時有小學教員辜爾德者。想見客之形狀而疑客。或爲一無政府黨員。故爲此態以掩偵探之目者。各人之說如此。莫不欲一逢其人而覘其異。但怪人深居簡出。斷不易逢。故關於怪人偶有小事。則得諸道聽塗說。引爲己所親見。於是奇聞異說聚訟紛紜。要其真相。仍莫得而知也。

一說則夫依阿倫薩伊所主張。就人言而加以穿鑿。亦不過一種臆度而已。莎依拉斯達乾則謂。苟此人僅爲一身計。則當料此人必不能成大事。無非擅一藝之長而欲效神學者所爲耳。更有一說。則謂彼或爲一不加害於人之病癩者。但諸說不過爲一般腦力簡單者臆度耳。有人尙存狐疑。莫辨其真僞。有人或以爲確有其事。要之沙塞克斯地方鄉人尙未破除其迷信之惡習。故因四月間發生之事。其時卽有神之豫言傳出。惟婦孺信最堅也。

茲於事實上觀察之。阿伊賓村人之異口同聲。毀謗怪人者。皆出於憎惡之一心而已。若怪人之疵瑕在都會中人視之。必無所指。摘惟村人見之。乃引以爲怪。故議論叢起。且變本加厲。乃生恐懼之念。恒於夜

第

集

深。人。靜。聞。急。躁。之。足。音。踢。步。疾。行。聲。足。使。村。中。人。毛。髮。悚。然。不。寒。而。慄。益。以。其。龐。大。之。頭。尤。足。怖。人。於是。衆。人。皆。不。肯。以。善。意。相。向。因。此。一。至。垂。暮。卽。闔。戶。閉。窗。下。幃。滅。燭。惟。恐。怪。人。之。來。當。其。散。步。村。外。若。有。邂逅。之。者。莫。不。趨。避。青。年。之。好。滑稽。者。則。高。豎。其。領。低。覆。其。冠。躡。踵。怪。人。之。後。意。或。探。其。秘。也。更。有。好。事。者。爲。之。編。一。歌。曲。名。曰。人。間。之。妖。怪。以。示。諷。刺。曾。傳。誦。一。時。有。一。小。女。郎。名。莎。啟。兒。者。於。晚。間。校。中。溫。習。功。課。時。亦。慢。嚼。珠。喉。而。歌。之。教。堂。中。一。燈。如。豆。之。下。若。聚。有。村。人。三。四。之。時。必。高。聲。歌。此。妙。曲。意。蓋。欲。使。怪。人。聞。之。也。復。有。頑。童。數。輩。見。怪。人。出。則。尾。行。其。後。而。呼。人。間。之。妖。怪。呼。竟。則。長。揚。引。去。以。爲。樂。有。醫。生。卡。斯。者。性。好。奇。聞。怪。人。頭。纏。縐。帶。且。携。有。藥。瓶。數。百。意。頗。妒。之。故。於。四。五。月。之。際。常。思。得。一。機。會。與。之。相。遇。時。適。逢。聖。靈。降。臨。節。卡。斯。宣。言。來。此。村。雇。看。護。婦。因。來。客。旅。檢。人。名。簿。主。婦。語。以。不。知。怪。客。之。名。卡。斯。乃。大。奇。主。婦。曰。客。固。未。嘗。語。我。以。姓。氏。也。且。我。亦。未。敢。以。此。詢。之。繼。思。自。爲。店。主。婦。而。不。知。客。姓。氏。寧。非。糊。塗。耶。

卡。斯。亟。往。叩。怪。客。之。門。入。室。焉。主。婦。導。卡。斯。入。客。室。後。僅。聞。卡。斯。曰。突。入。君。室。失。禮。殊。甚。語。時。爲。之。闔。扉。既。而。寂。無。所。聞。乃。去。約。歷。十。分。鐘。主。婦。聞。有。相。擊。聲。繼。聞。高。呼。聲。若。出。之。極。驚。惶。者。又。聞。急。步。聲。倒。椅。聲。大。笑。呵。呵。聲。因。思。果。何。爲。者。又。聞。急。步。近。門。乃。見。卡。斯。出。室。矣。卡。斯。顏。色。蒼。白。如。臘。類。患。貧。血。症。者。目。睜。作。圓。狀。頻。回。顧。其。後。既。奪。門。出。卽。不。暇。他。視。急。趨。階。下。直。奔。至。通。衢。斯。時。又。聞。怪。人。作。冷。笑。且。躑。躅。室。中。主。婦。佇。立。處。得。窺。怪。客。顏。既。而。門。闔。於。是。乃。復。寂。然。

卡。斯。忽。遽。往。訪。彭。勤。克。牧。師。既。入。其。小。書。齋。卽。曰。余。其。中。癩。耶。又。曰。余。其。果。發。狂。疾。耶。牧。師。藹。然。如。在。教。

堂說教緩吐其辭曰君何遇卡斯曰彼：彼：卽佳高且恩旅館中者也
 牧師問曰彼果若何卡斯曰余殊渴幸賜我飲牧師飲以蘋果酒一杯卡斯之神經乃稍安寧因詳述其
 與怪人會見事

卡斯曰方余之入其室也語繼以喘少頃又曰余本以雇看護婦故至旅館檢人名冊余入怪人室時彼
 手插衣袋中坐椅上呼吸以鼻孔余詢之曰聞君關於科學上之問題研究頗熱心彼僅答曰然不復語
 他而仍以鼻孔作呼吸始終極鎮靜其狀仍如衆述頭纏白布以余業醫故告以村中須看護婦余乃四
 矚見瓶也藥也羅列滿室他若天秤試驗管等亦雜陳焉又覺雜以異臭因詢以姓氏彼答曰容余思之
 又詳詢其研究之若何彼答以研究已久極暴露其驕橫之狀少頃作不屑態曰研究之殊厭人余見彼
 有怒意因之膽怯及余再詢之已不得要領彼復有書藥方之紙詢以用途乃曰其書藥方者歟繼曰汝
 眞可厭何一質問爲余與之辯彼呼吸若中餒者而自視其手卽讀其藥方頻搖其首自語曰主要成
 分合計五品忽有風自窗入捲此紙上騰俄而見閃閃之光忽而此紙焚矣焚時循煙突而入轉瞬間見
 其臂忽伸出

牧師曰繼復如何卡斯曰嗟乎伸出者實非臂而爲一袖口余大驚因思此人必有殘疾此臂或裝成者
 偶或除去之耳而袖口忽開噫！此何物耶嗚呼此爲實事非妄語也蓋我視其肩捉其肘皆無所覩自
 肘而下以至袖口則見閃閃之光余驚呼彼乃止而由眼鏡上射出其目以向余繼乃自視其袖牧師曰
 繼復如何卡斯曰余不復有所見怪人默不一語睜目視余置其袖於衣囊曰君乎藥方之紙不已焚去

乎。語竟作咳。余詢之曰：空袖現此象何也？怪人曰：空袖歟？否！第汝以爲空耳。余亦起立。彼畧行動。余稍近之。彼又呼吸以鼻。余頭乃下垂。人皆驚其繃帶之頭。而余殊不之怪。怪人又曰：汝以袖爲空乎？余曰：然。彼凝視余而無語。時彼顏面似畧和善。去眼鏡暨假髮。自其衣袋出其袖狀。甚靜穆。若欲示余以手者。余視之良久。問曰：此果何物？彼咳且語曰：其真空無所有耶。

卡斯又續曰：余思有所語。然殊惶悚。顧余思再注視其袖。則彼以袖近余。距余鼻。乃僅三四寸。此空袖。乃至奇噫！思之殊可怖也。牧師曰：果爲何物？卡斯曰：何物乎？有若姆指出觸余鼻。若舐者。彭勤克聞之。捧腹大笑。卡斯曰：其實無所覩也。然……語至此。聲若顫。又曰：余則大驚不覺。高呼其聲之宏。乃若君之大笑。余且呼且擊之。返奔躍奪戶而出。卡斯語畢。狀殊狼狽。既而神經畧鎮定。復飲牧師所傾之蘋果酒。又曰：余擊其袖時。思擊其臂。豈知卽臂影亦無之。彭勤克頗爲之動容。現其疑慮之狀。語卡斯曰：誠怪事哉。誠怪事哉。

第五章

彭勤克牧師家於夜間被竊之事。爲牧師夫婦所述。而傳諸村中。鄉人者。也被竊之時。爲聖靈降臨節星期一之清晨。此日阿伊賓村中以開睦誼會之故。村人咸集。且大喧擾。彭勤克夫人高臥未起。黎明時。似聞寢室之門忽啟。忽闔。因而醒覺。乃急呼其夫。己亦卽起。覘其異。側耳而聽。則聞跣足之聲。自隣室化裝室直下樓梯。而至廊下。因疾起。其夫牧師聞聲亦起。急架眼鏡。投入浴用之拖鞋。並披其夫人之外衣。暗中摸索。默然下樓。忽又聞樓下搜索書案聲。未幾而又聞噴嚏之聲。大作。牧師乃急返寢室。覓撥火之杖。

用力擊之。故作大聲。使賊聞之。而遁。已旋。亦下樓。其妻從之。

時正午前四時左右。東方已微作魚肚白色。室中燈火猶明。微光四射。而書齋之外。則黑暗無覩。時則萬籟俱絕。惟聞彭勤克之下樓聲而已。書齋中如有物轉側移動聲。又有開抽屜聲。撕紙片聲。最後則又聞如擦火柴聲。而黃色之光。乃自門隙外透。彭勤克乃輕步至書齋之門。自門隙內窺。則見書桌之抽屜已開。燭火置其上。而賊之面。則隱約不可見。彭勤克不覺大驚。直立不稍動。呆若木鷄。其妻之面。乃忽驚惶呈土色。急隨其夫躡步上樓梯。而其夫全身所有之勇氣。則僅能告其妻曰。賊殆爲村中人耳。

二人忽又聞金錢散地之聲。其聲清脆。知賊已發見其所藏之二百元金幣矣。彭勤克乃大驚。急握撥火之杖。與其妻疾趨入書齋。彭勤克發其尖銳之聲曰。捕賊！且喊且疾趨入。但見室中燈火明亮。他無所異。而所謂賊者。已不翼而飛矣。彭勤克夫婦復入內室。深信賊或伏於室隅。然已喘息不止。乃立而稍息。夫人則奔走室內。從事搜索。時或探首屏後。時或移動窗幃。以覘虛實。彭勤克見其妻狀殊忙碌。乃亦俯視桌下。仰觀煙突。頻以火杖探入壁爐。而搖之。知無所得。乃破廢字籠。以足踐踏之。復揭煤箱之蓋。探首尋覓。卒無所得。二人乃圓睜四目。互相睇視。各懷疑慮而已。

良久。彭勤克乃曰。我確聞之……此燭……誰燃此燭者。其妻曰。金幣已失矣。奈何。言畢。疾起至門。彭勤克曰。此真不可思議之事……言未竟。忽聞噓聲。發自廊下。且聞關門聲。乃急同其妻持燭而出。出時固仍一無所覩。但聞啟門逃走聲而已。彭勤克命其妻持燭來。已乃入庖廚。時見洗物處之門已闢。陽光射入。庭中不復黑暗矣。彭勤克思必不由此出入者。正尋思間。門忽自闔。其時妻持燭搖曳而入。室中頓明。

遍覓庖廚中仍無所得。二人前進至洗物處。細察屋隅亦無所見。時晨曦漸強。光線直射。二人面。二人仍衣寢衣。持殘燭。癡立無語。其狀至可哂。良久。彭勤克歎曰。事何奇特。乃爾其妻曰。婢將來廚次矣。我儕或稍待之。再登樓也。

第六章

當聖靈降臨節星期一之晨。侍女梅麗於清晨卽出遊。蒿蘿夫婦躡足入地窖。檢查其所儲之啤酒。二人既入窖。主婦忽悟。忘帶一緊要之藥瓶。乃囑其夫往取之。蒿蘿自窖出。至廊下。見怪人之室門闢焉。大奇之。然不暇深思。卽遵行其妻之囑。往覓藥瓶。返時。見大門之匙懸焉。門閉而未鍵。忽又思及怪人事。則覺前此忒寶亨福利之言。或驗。且昨晚乃其妻親自持燭下鍵。何乃虛掩。因持瓶至怪人室外。叩其戶。內無應者。乃逕入。

時固極早。然蒿蘿至牀次。見闔焉。無人。牀前之椅及牀欄之衣服。則猶在。繃帶散亂。闊緣之帽。乃懸於柱。因大奇之。癡立牀次。迄不少動。繼聞其妻呼喚之聲。然不辨云何。後乃知爲呼其速下。其聲至急。爲沙塞克斯。西部之人。於緊要時所習用者。其言曰。汝何爲。尙不來。蒿蘿應聲趨下。倚於窖次梯欄。俯而語其妻曰。享福利之言驗矣。怪人踪跡已杳。門亦未閉也。主婦初聞其夫第一語。莫解所指。繼聞之急。出窖至客寢室。擬檢查之。蒿蘿仍持瓶。語其妻曰。室似空闔。無人。顧其衣。猶在。誠怪事哉。

兩人相將登樓。默然不語。各忖其大門果若何。乃相繼上樓。主婦前行。至梯顛。斗聞噫聲。以爲出自其夫。而蒿蘿以爲出自其妻。各不加以意。主婦卽闢門入。曰。奇哉。主婦入室。時聞鼻息聲。接近其後。心中畏怯。回

顧其夫則行甫盡梯及其入乃翻覆其枕被察之主婦曰被衾無暖氣客離此室殆在一小時以前乎主婦遍加搜索益發見奇特之事蓋見衾忽捲成圓形旋騰入空中越床欄而下落若以手捲而擲之下者



柱上之帽忽旋轉作蝴蝶舞直撲主婦之面繼而洗面架上之海綿亦飛椅焉衣焉莫不跳躍而舞忽又如怪客之聲於空中作大笑衣忽如生足蹴主婦且有物拋擲而至主婦驚而號仆焉一椅躍然起移其足向二人追逐若令出室外者二人既出室門閉然闔且有鍵鑰聲牀椅踊躍舞蹈聲若奏凱旋者繼乃寂然。

主婦遇此幻境後生氣索然挽蒿蘿臂至梯端蒿蘿神鬼顛倒舉止恍惚乃喚梅麗扶主婦至樓下室中邀為主婦進湯藥主婦氣漸舒曰斯為妖術余曾見之報紙有謂衣服器皿能飛舞空際者蒿蘿曰試再進藥餌當速痊可主婦曰今惟有下逐客令速逐怪客去毋使復來踐吾閥吾固怪其佩眼鏡纏繃帶且

不禮拜上帝。携鉅數之瓶。試思之。果誰當有如許之瓶者。椅焉。牀焉。皆我有也。今皆被魔矣。要知是皆上等器具。豈可忽視之哉。即彼所坐之椅。爲我幼時最愛之物。我母曾坐之。今椅子忽起而逐我矣。哀哉。蒿蘿曰。汝鎮汝精神。試再飲此藥。

衆人碌碌已久。然時甫清晨五時。旭日方升。二人遣梅麗邀隣家鐵匠森得渥伽來。蒿蘿因室內器物凌亂。欲使鐵匠整理之。匠固好事者。村中每有事故。渠必爲之效力。而對於此事。則自以其見解確切。曰。是必爲魔術無疑。豈有他哉。渥伽中心志。匆遽而至。蒿蘿夫婦亟請彼登樓入室。觀察顧渥伽不願即往。而欲先於廊下討論之。時適對門鄰居赫克斯脫家之學徒來。渥伽乃謂之曰。速請汝主人來。我將有與商焉。少選赫克斯脫。至於是開始討論。討論時。一一拉雜及之。終無定議。此實與英國議會正相彷彿也。森得渥伽曰。首當明事實之真相。否則無從進行。苟已事實明瞭。則可頭頭是道。蓋破門而入。殊非難事。一蹴之勞。已可斬關入矣。然使一無佈置。若仍遇如前。則又手足無措矣。

語未畢。忽見室門無端自闢。衆大驚。仰望樓上。則怪客頭纏繃帶。架巨眼鏡。其目爍爍。有光。態殊沉靜。既至廊下。覲衆人顏色。直立不動。怪人指一方曰。試觀之。衆固驚惶未已。隨怪人帶手套之手。所指處視之。則見地窖之口。有一調合啤酒之藥瓶。在焉。是必蒿蘿倉猝中置其室者。渠今乃取出之。怪人語竟。急趨入室。室門隨閉。

衆乃愕然。不能一語。惟面相覷而已。渥伽曰。噫！茲彼所爲。豈欲露其真相於爾之前耶。爾我盍踵而問其故。則可知其用意何在。而得對待之之法矣。言竟。意若決。即至客室叩門而入。曰。恕我倉卒。怪人

第七章

斥曰：蠢奴速離。此且爲余閉室門。語聲戰慄若甚。畏怯而兩人遂亦未入。匆促之會見。即以此告終焉。

怪人既入室。即鍵室門。下窗幃。拒主人出入。以至正午。猶扃戶不啟。在此時間內。未嘗一食。曾按電鈴者。凡二次。亦無有應之者。至第三次。按捺之時。尤久而仍置不理。主婦狀若狂罵曰：惡漢！作惡乃爾！同時。牧師家被竊之事。亦十百相傳。幾於周悉。蒿蘿從渥伽之勸往訴。諸村長。沙克而富司。請爲之裁奪。時以無復登樓者。故不識怪客何作。惟蹀躞聲。自語聲。裂紙聲。碎瓶聲。雜作而已。

怪事之傳佈。漸廣。好奇者爭至高且恩旅館。探問動靜。赫克斯脫之妻亦至。其他村中少年。即衣其聖靈降臨節所用之黑衣。及紙製之領來集。各相聚語。嘈雜至甚。其中有阿啟哈卡之弱子。亦惘然來徘徊庭中。自窗隙內窺然。一無所見。因思事雖奇特。或有至理存乎。其間即若衆人嘈嘈。抑亦被魔所使歟。

降臨節日。天氣晴朗。村中負販者。設肆道左。工場之側。有花車三輛。其他更有青年男女。皆持一棒。端嵌胡桃。拋擲以爲戲。（此降臨節所用之玩具也。）他若年長者。男衣青色衣。女繫白色胸巾。冠新式羽冠。自由車。商人察楷。則以維多利亞女王即位五十年紀念節。當時所製之國旗。及皇室旗。豎於繁盛之區。以引遊人之目。而爲其唯一之廣告。

時怪人仍獨居室中。室僅透一線光明。雖飢腸如轆轉。久無以食物饗之者。顧仍裹其頭。以黑色小杯置諸紙上。且時摩玩極污之小瓶。外無能窺見之者。據兒童言。謂室中有拍拍聲而已。火爐之旁。有破瓶五六。室內充滿富有激刺性之鹽素氣味。外人雖無從窺見其所爲。然聞其碎瓶之聲。則可測得一二也。

第

一

集

時方正午。怪人突然闢室門。挺立戶次。注視餐室內之座客。即高聲喚主婦。座客之一起語。主婦少頃。主婦應聲出。以爲有何要事也。引目四顧。若畧有所思。繼乃持一小盤上置。賬目即謂怪客曰。客意欲結賬。歟。怪客曰。今晨何不予余以早餐。余人也。亦需食耳。汝等何不注意。乃爾。況余按鈴者。再不我應者。何也。主婦反詰曰。客果不願算清賬目耶。今我亟欲詢先生者。無他。此賬目耳。怪客曰。距今三日前。余豈未嘗告汝。以余款將寄來一併清算耶。

主婦曰。惡。是何言歟。豈未嘗告先生。以不能俟寄至耶。早餐則請少待。但請毋作文飾語。可耳。脫能再延遲四五日者。今茲亦毋庸向先生啟齒矣。此時怪客作幽細之聲音。其聲頗爲怪特。主婦曰。我已深悉。所謂請先生母作態。乃爾。怪客默然直立。且屏其息。主婦似亦稍斂其盛怒。相向之態。怪人自語曰。明幹哉。主婦其聲。乃如貓。主婦曰。請毋涉我身事。我固非好諛者也。怪客曰。余所約之款。至今尙未寄來。雖然。余衣囊中尙有餘蓄。主婦曰。前日不曾語我金幣數枚之外。僅存銀元若干耶。怪客曰。實不止此。余近日固有所獲也。主婦曰。先生何從有此事。乃益奇。主婦此語。直刺入怪客之心。客狀如被電氣所觸。侷促不安。頓足者。再曰。汝何語。汝何語。主婦曰。我謂先生何從有此事。乃益奇。又續語曰。早餐之時。我具菜單一紙。如有所需。則可照辦。或有他需。亦可從命。然先生乃未語我所需。則我烏敢擅具以進耶。更有詢者。室中器具。果以何術遣之行動如生。且先生忽隱忽現。使我渾不能解。凡客之下顧。敝寓者。皆往來由戶。此爲正軌。固不待贅。獨先生則不然。果又何耶。先生出入。既不由戶。然果何從。諸如此類。皆我亟欲質之先生者也。

怪人狀殊侷促。屢舉其拳頓其足。憤然曰。咄！毋多饒舌！以其盛怒聲亦銳厲。主婦懾其威。乃亦默然。旋怪客曰。汝尙不知余爲何人耶。汝尙不知余之職業耶。余將示汝以眞面目決矣。決示汝矣。語時以掌撫頰。繼又垂其臂。則頰成空洞。復前行指洞曰。汝觀此處。主婦不能辨。欲凝視時。不覺驚號。墮其手中。物猝然而倒。怪人之鼻作赤色。有光澤。倏然落地。板上其聲。乃若紙牌着地。怪人去其所佩之眼鏡。脫其帽。搖擺其身。與手裂其向所裹之縹帶。亂其鬚鬢。餐食中人見之。咸噤不能聲。既而驚號四逸。

當是時也。一齣活劇遂演成矣。蓋主婦張口結舌癡然。木立因思怪事何層出不窮。不覺仰天嘆息。奔入內室。衆人見之者。莫不肌寒股慄。手足無措。莫敢央怪人之復其原狀者。其懦怯者恐爲無頭之怪人。所追襲而捨命狂奔。以至顛仆者。踵相接。互相踐踏。於是廊下乃成活劇舞臺矣。回首視怪人。則形影俱杳。不知何往。鄰居者聞旅館中呼號擾攘聲。乃相繼齎集。則見主婦倒臥於地。忒竇亨福利扶持之。又聞梅麗自廚中奔出。驚呼曰。無頭之鬼。追蹤至矣。呼竟寂然復靜。

是日爲聖靈降臨節。前已言之矣。及聞高且恩旅館出怪事。則道路行人。老少畢聚。男女咸集。有爲小販者。有游手好閑者。僕婢亦紛紛至。不下五六十人。駐足門外。其圍繞乃若堵牆。口談手指。議論蜂起。嘆息者。有之。罵詈者。有之。詢焉問焉。答焉述焉。喧喧擾擾。其狀乃若戰爭。方殷者。然其中有五六人。往助主婦起立。更有以爲非目擊不可盡信者。總之。三言兩語。非筆能書。或曰。不知果因何事。而致主婦驚倒。或曰。主婦其傷乎。或曰。以余觀察。彼人懷有利刃也。或曰。否。必不至有此。或曰。余不能確知此事。當若何。亦不知如何立言。方是無誤。然余敢斷言。此人爲無頭者也。或曰。其或爲幻術戲法者乎。或曰。頭之纏物已撕。

去矣。

門外觀者愈聚愈衆，乃環立至數重。其狀蠕蠕然，有若活動之牆壁，因皆思前列遂互相擁擠，其混雜其喧嘩，幾達極點。中有施其辯才，揚揚然高聲言曰：彼惡魔對於婦女，必極暴厲，余蓋曾聞梅麗呼號聲，且彼必愛瞻視婦女衣服，故追隨女後，且十分鐘前，彼手執刀與麪麩，直立焉，乃不及一分鐘，忽隱沒至室內。蓋轉瞬間事，殆諸君未之見耳。

此際語者正興高采烈，掉其廣長之舌，忽有神喪魄落者，數人飛奔自門外入。衆急讓之，則見爲之首者，面赭赤，青筋高漲，即主人蒿蘿也。繼之者爲村中之巡警鮑皮傑，法與精細之渥伽，皆手持利刃一擁而入。狀若整隊而臨大敵焉。衆人見將有事變，皆驚呼狂噪。巡警乃宣言曰：不論其爲有頭之人，或無頭之鬼，余誓必捕之於衆前。主人既入，即趨至怪人室外，關其門，呼曰：警士趣捕之。於是鮑皮傑爲先，登蒿蘿繼之，渥伽爲之殿，魚貫而入。則見室內模糊，有一無頭者背門面窗而立焉。手帶手套，持麪麩小刀及牛油蒿蘿，指之曰：即此人也有聲自無頭者之頸中出，曰：汝曹何爲？

傑法曰：汝即有魔術之住客乎？頭之有無，余且不問。今來捕汝者，我身任警務之責耳。怪客曰：逃耳。語時後退，時狀極狼狽，擲其麪麩蒿蘿，舉案之小刀欲擊之。此時怪人左手手套突然飛起，直撲傑法之面。傑法略作數語，即趨握其無手之臂，扼其無形之喉，蹴其膝脛，且抑其所握之臂。蒿蘿受刀於渥伽，渥伽守備綦嚴，旋走四圍，有若防守其大本營者。繼而巡警與怪人相搏，近其處飛足踢之，且助巡警而與怪人戰。所過之椅均爲之折破無遺。

傑法曰：繫其足！蒿蘿亟如言，繫之且扼其頸，渥伽見怪人翻覆其身，若將壓及。傑法者乃趨門際，不禁與赫克斯脫及希達伯里巨相衝撞，蓋二人趨入相援助也。架上之瓶被震動而倒碎，其三四室內遂充滿激刺性之氣味，怪人呼降伏然，仍按倒傑法而起，立氣急喘，若不能續者，奇形之怪人既無頭，又無手，繼續言曰：休矣！夫空中傳語在今日之世界，安知不於科學而發明，然於沙塞克斯人風俗純樸，類多農民生活，故見聞淺陋，不以此爲事實也。傑法自地起立，持其手械而沉思。

傑法曰：噫！休矣！無形之物，縱有手械，復安用之？此時怪人以手撫其領衣之鈕，扣口喃喃，若有語少頃，復似覓鞋襪者。赫克斯脫起立語曰：此全非人也。衣內空若衣架，諸君試注視之，其領之下可見其衣裏，怪人伸其手套，若有物動於空中者，忽縮其手，發尖銳之聲曰：汝曹聽之，無論如何，余必居此頭也。手也，足也，無論何部必居於此。顧汝等乃不能見之，遂作此狼狽之狀，實則余全身在此，而阿伊賓之蠢蠢者乃欲捕余，是直夢想矣。

再察其衣服，則無一扣觸其不能見之部分，則有若被鈎於衣架者，聳其肩，伸其肘，似插手於腰者。時觀者羣聚室內，室爲之滿，咸曰：目無所覩，斯誠怪事。或曰：是誠不可思議哉！使彼無罪，我輩又何必喚巡警而捕之？傑法曰：誠然，誠然，光天化日之下，吾人難能見之。然余爲強幹之警吏，余固不問其能見不能見，惟其罪乃爲竊入人室而盜人金也。衆曰：此語何指？傑法曰：罪證已明，室中有聲曰：何罪？汝曹何冒昧？爾傑法曰：無罪，固余所望，惟汝何遁而自隱也？怪客曰：然乎！余決不逸，幸毋以手械相餉。傑法曰：手械乎？此警章也，怪人憤然曰：無論如何，請廢此手械。傑法曰：今姑從汝，舍此不汝縛。

第

一

集

怪人忽坐觀者測其意殆將有所作爲忽見其褲與鞋襪俱脫置諸桌下似以足踐者繼又起立欲去其上。衣傑法恐有變故亟止之捉其領衣其襯衫忽脫落傑法手中僅握得衣衫一襲而已傑法高呼曰捕之捕之惡魔將遁矣衆皆曰捕之速捕此惡魔衆聲彌高然怪人忽隱而不見但見白色襯衫一襲在傑法手中衆乃無術捕之而此時襯衫之袖忽上伸若有手欲擊蒿蘿者蒿蘿應手倒立於蒿蘿後之僧侶支斯薩姆亦相繼倒於是衫袖高舉其狀若吾人脫衫時袖隨手動者傑法急揪衫袖則如代彼脫衣襯衫應手落時忽來一手力批傑法頰傑法亂舞其警棍誤觸忒寶亨利頭。

觀者大呼宜注意時雖人牆四圍然仍若不得要領衆又呼曰捕之捕之若縱此人遁則殊可危自是各舉手相向混亂至極如演巷戰之活劇卽向以機智見稱之渥伽其鼻被毆以痛不能堪乃闖門遁其他繼之者乃推擁逃出有若土崩有神論者菲列泊被毆折牙亨利傷其耳傑法腫其口唇皮高聳狀至可哂赫克斯脫忽擒住一不相涉之人於是衆人之出路乃阻無已乃一鼓作氣以向前其餘乃勇往隨之。

傑法呼吸之速度乃大加其狀至倉皇顧猶高呼曰必當擒此惡魔語時面色發紫青筋暴出其意若欲與此不能見之人決一勝負者衆人左右奔竄狼狽萬狀羣聚於門次傑法繼續呼喊并追捕之怪人以手拍其肩以膝撞其胸若饗以佳肴者傑法釋其已捉得之臂哼然一聲乃倒地矣衆仍狂呼曰速捕之速捕之中有某少年助衆追捕既而返却欲逃格於巡警之身亦倒於地又有一女子被抓一犬被蹴皆竭聲狂號犬乃跳躍於赫克斯脫之庭於是村人皆極震駭不能見之人忽已不知所之衆人既聚捕未

得乃面面相覷。而此新聞遂為衆人所傳道。其狀殆如秋風倏起。吹殘落葉。惟此不幸之巡警。則屈其兩膝。僵臥於高且恩旅館之廊下。亦云苦矣。

第八章

村中有研究博物學者曰祁彭斯。距其家約里許。小丘起伏。其上有草地。是日也。散步至此。不覺倦臥。聞其側忽發噫聲。並喘息聲甚急。乃自忖。度極目四矚。卒無所覩。但終似有人伏其側。惟不能見其形態耳。且聞有奇異禱告之聲。因思音調何由高而低。乃其聲忽向鄰村阿達寶英而杳。繼思噫聲或係患瘧症者所為。而其聲亦不復聞。祁彭斯雖未知村中怪事之出現。然遇此奇事。心中殊煩。冥想再四。惘惘然下小山。疾趨而歸。

第九章

湯姆司邁爾者。面長如瓜。而靄然可親。其鼻短。其口闊。其鬚鬣叢。故其狀又似可怖也。體魄肥碩。然躍有生氣。人常道其狀之奇。謂觀其手足。即可知其人居恒冠禮帽。衣無紐。以皮鞋帶代之。嘗自謂素抱獨身主義者。

是日邁爾向阿達寶英村行。離阿伊賓約一里許。憩息道旁。坐於溝次。垂其足入溝。其襪已破。拇趾脫穎。以出爪甚長。若犬之耳。顧彼忻然自得。蓋達觀派也。此時見其前置長靴一雙。因思此靴似着用已久。尚堅牢。未敝者。惟較己足略巨耳。但於天晴乾燥之日。或與足適合。亦未可知。見己之靴。則皮薄易於滲水。湯姆司邁爾向不愛太巨之靴。及水滲入。則厭之尤甚。顧雖厭之。而舍之無他。有也。每逢陰雨之日。

則家居不出。今休憇途。次濯足。濁流乃見。二靴均列於草上。而審視之。靴旁多龍芽草。其他一種。則不知其名。彼正注視之時。忽聞身後有人聲。彼乃大驚。



也。年矣。然所得乃皆如斯。未嘗獲一佳者。聲曰。噫。此村人奇蠢。若豕。邁瓣爾曰。汝云何者。似不宜信口罵人。

邁瓣爾旋向右視。欲以己之靴與談話者之長靴相比較。及回首視之。不覺大驚。蓋非第言者無人。即長。

聲曰。此長靴也。邁瓣爾側其首。漫應之曰。然余能識此二靴之孰優孰劣也。聲應曰。然。邁瓣爾曰。余僅有此破靴。而無稍善於此者。故竟可云無一靴也。余甚思另得一靴。近數日來。靴似將敝。故思之益切。此甚牢固。若我飄零之人。有之。已若珍品矣。在其他市鎮。或有較優之靴。然在此村。則皆不過爾。爾余命至塞丐村人之靴。而使用者十餘。

靴已杳矣。復左向旋視，亦無所見。邁瓣爾不禁胆怯，乃仰其首曰：「噫！君何往者在何處？」發言則第見微風吹金雀花之蕊而動，餘無一物。邁瓣爾不禁自疑曰：「余醉乎？抑夢乎？」然余固確見一長靴也。空中聲又作，曰：「何怯？」乃爾邁瓣爾起立曰：「君駭余滋甚，君究何在？」余安得不驚聲曰：「余在茲，無所用其驚也。」邁瓣爾曰：「余之怯，汝有以致之，汝究竟何在？」不以真身示余也。

少頃邁瓣爾又曰：「汝豈爲幽靈耶？何來此祟人？」語後不見有答。邁瓣爾默然去其上衣，忽空中又發聲曰：「赫羅赫羅。」（按此西人發聲呼人之助詞）邁瓣爾曰：「汝又何爲者？」余實無暇與汝戲也。語已四囑，上下前後左右則聲形俱寂，惟界石巍然立溝水潺潺流而已。乃背其衣曰：「知之矣，我酒醉未醒也。」聲忽又作，曰：「何與飲酒事汝宜善自鎮靜也。」邁瓣爾嘆曰：「噫！吁！語時面色如紙，復四顧且曰：『真是人語聲也。』語時閉目蹙額，狀若哭，忽又撫其頸舞其手目，乃昏眩知覺若失。」

邁瓣爾曰：「余非少年矣，余年已老耄，殆與鬼爲鄰矣。今靴乃無端飛去，事出荒誕不經，且鬼來挪揄我耶？」第聞空中冷笑曰：「以余爲鬼亦屬無妨，惟汝若出言不遜，須善防之。」邁瓣爾曰：「然則汝何以不見其形？」語時以手支頤而凝思，若有所悟，乃曰：「汝必爲怪物，然則汝究爲何物？」邁瓣爾且語且抓其頸，若身入幻境而莫名其妙也。者一輕緩之聲曰：「可矣，汝罵我爲怪物，余將擲汝以石。」邁瓣爾曰：「汝究在何處？」語乃無答。忽一石塊突然飛至，若自天而降，及於邁瓣爾之肩際而下墜，亟返顧則石塊紛紛墜下，落如雨。邁瓣爾欲自衛而計無所出，忽聞倏然一聲，又一石塊擊足上，彈落入溝，砰然作聲。邁瓣爾益窘於是，跳躍呼號，思欲逃避而如有障礙物觸之而踣。

邁瓣爾又聞曰如何汝尙敢出言無禮乎言畢見石塊飛起作弧線將擲其首部邁瓣爾擬與之語稍起坐又卽倒下乃暫仰天而臥聲又發曰再躁動者更饗汝以石少頃邁瓣爾起坐緊握其被傷之拇指而細視墜下之石曰余乃莫解石何能自動且能言語嗚呼余降服矣請毋再投空中語曰余直告君余亦爲人第爲君所不能見之人也

邁瓣爾氣已餒帖然曰汝言余莫能解請詳言之汝匿何處何能致此余降服矣尙請有以指示之聲曰如此良佳余爲不能見之人此卽余所指示汝者也邁瓣爾曰然余固知汝爲不能見者也今乃祇語余以此仍不足祛余之疑也請再詳述之空中語曰余爲不能見之人是一大關鍵余所可以示汝者祇此而已邁瓣爾曰然則究何在曰在此離汝之前可六尺

邁瓣爾曰噫余非盲者洵如汝言而余前仍空曠無所有也余甚誠懇決不汝誑蓋余實無所見也空中語曰善汝乃能不誑耶然余亦不汝誑余實是不能見之人余狀乃如空氣汝之前望實透余之體者也曰然則君腹得無器官心臟乎此又何理也余言然歟空中語曰雖然余決不妄余決不自匿余固有骨有肉且須飲食亦須衣服惟他人莫余見耳汝其亦不余見乎汝實不能見余也質言之余終莫能爲人見者也曰信乎曰良確邁瓣爾曰然則請示余以手余當不再疑也噫何物乃擒余身

時邁瓣爾覺有握其手者觸其頰者撫其腮者捋其鬚者不覺大驚圓睜兩眼噤莫能聲歎曰此誠不可解也向者如有野兔出沒於余半里之前余尙能見之今汝身近余而竟不可見也邁瓣爾揮手空中如握得不能見者之臂乃詢曰君不須飲食耶君爲幽靈耶曰汝所云云俱非信確蓋汝所知者僅及其半

而已。邁瓣爾曰：然就余所見聞，此誠不可思議之事。君果何以致此？抑亦有法術乎？空中語曰：言甚冗長，非一朝一夕所能盡述。邁瓣爾曰：奇哉！如汝所爲，心實羨之。聲曰：佳哉！汝既有是語，余卽央汝爲臂助矣。汝心羨之，語余亙古至今所未嘗聞者也。頃之唐突汝者，以余方與狂人戰，幾爲所斃，僅裸體獲免。初欲洩餘憤於汝身也。余彷徨道左，何幸而遇汝也。然則余將踵汝而行，邁瓣爾默然無語。彼又曰：余思欲獲得一如余所想像之人，汝卽余所願獲者也。今當與君周旋，想汝必能助余。

邁瓣爾曰：噫！余腦既鈍，且昏，殊不了了。於汝之所語，誠不識將何以爲助？曰：否也。余欲勞汝，至余所居處爲余取衣服，他事容後圖之。蓋極煩瑣，今茲不能詳述也。汝如肯任此，則感謝無既矣。邁瓣爾曰：請少待。余驚悸甚矣。余將歸而息，余拇指爲汝所傷，汝其暫勿委余也。汝真奇幻，空中既無形，地上亦無影，自空中發石自地上騰奇幻哉！汝之術乎？曰：雖然，汝既允爲余助矣，故決不容汝却也。邁瓣爾掀動其唇，怒睜其目，半晌無語。空中又作聲曰：余特任汝者，以除汝外，皆不知有不能見之人存在於世，有之惟汝而已。此余之所以倩汝爲助也。汝其毋辭，且我必有厚謝，惟不能見之人必與常人稍別耳。語已，噓聲大作。語畢，拍邁瓣爾之肩，邁瓣爾誤爲毆己，驚而大號曰：汝何爲？若此，余必不君誤。蓋衷心所願也。然助汝何爲？非語余不可。語余以後，余必盡心力而爲之。

第十章

怪人之事傳佈極速，有如疾風迅雷。阿伊賓人乃大起恐慌，遂成爲擾亂之。因此平和之村落一旦疑雲密布，凡神經過敏之輩不知底蘊，妄加推測，至於不能見之人當然一無所有，且爲目所不能覩者，此固

第

一

集

毫無疑義。然亦有曾一握其腕者。有曾被其力毆者。所握者必非虛無。所有爲所擊者亦確有所觸。故欲謂不能見之人爲一無所有。亦不可也。當時日擊此事之渥。伽自不見怪人形影之後。卽返其家。嚴扁其戶。巡警傑法。則事後暈倒於高且恩之二人。親受怪人之擊。益足以證明不能見之人非一無所有也。阿伊賓之人心。既噪動其奔走相告者。莫非此怪事而健談者。復加以藻飾之辭焉。

村人之盼望聖靈降臨祭遠在。一月之前。已有一日三秋之概。及至此祭日之午刻。而怪人逃逸。村人之迷信鬼神者。謂怪人之逃。以是日陽氣太盛故也。此言既衆口一詞。其惑乃益甚。故是日無論何人莫不紛囑無定云。

海蒙牧場爲祭日之會場。高張天幕趨者若鶩。彭勤克牧師夫人與村中婦女招待來賓。副牧師與卡斯及薩珂白率星期學校學生。作徒步競走。與他種遊戲博勝負於草地。至此佳節。雖有中心憂鬱者。亦皆面露歡容也。草地有遊戲運動之器械。如鞦韆等。更有婦穉輩擁擠喧嚷。不堪其擾。若打靶等遊戲。則所在皆是。更有優遊散步者。有小販叫值者。汽油之臭。觸鼻簫管之聲。盈耳若村中俱樂部之會員。佩桃紅或杏黃之徽章。於清晨赴教堂禮拜。赳赳之運動員。戴彩色之冠。繫以緞帶。有老人福來謙者。以爲大衆休息之日。己不與俱。惟倚於蔦蘿滿附之窗口。俯視而已。尙置木板於二椅之上。而洗滌其器物。

是日下午四時。有素不識者自山麓來。至村中。身短而略胖。冠敝冠。呼吸至促。頰部狹小。嘴作尖形。面多斑點。此人既入村。經教堂之側。折而至高且恩旅館。老人福來謙自窗內望見之。頗覺奇異。心爲之動。於是忘其操作。所握之刷。乃浸入水內。既而水沿刷而及袖。滴滴下墜。猶不自知。村中之好事者亦注意此。

人謂其常獨語。卽赫克斯脫亦云然也。此奇異之人駐足高且恩門首欲隨赫克斯脫入室。然觀其顏色似甚躊躇。少頃意似決。乃舉足入門。左向行至客室門外。方欲啟之。而爲赫克斯脫所見。赫克斯脫似聞其語云。誤客室爲餐室矣。

蒿蘿見之亦云。此爲客室不可闖入。此奇人乃轉入餐室。二三分鐘後此人以指爪抓其唇狀。乃肖赫克斯脫面目。頗現滿足之色。復引目四顧。注視赫克斯脫。又往開客室之窗。行近庭中木門之旁。其狀若畏人見之者。忽又倚於柱。意若踟躕。乃出菸斗而實以菸。時其指若顫。吸菸時縮其手。面有倦容。顧仍矚庭中。注視各物焉。

赫克斯脫遙見此人行動。至以爲奇。乃竊監察之。此奇人忽以煙斗入衣袋。向庭之他方行。赫克斯脫之視線不能及之。因思此或爲鼠竊。於是飛奔而出欲擒之。及至庭中則邁瓣爾一手持三書。一手爲青布之包裹。及見赫克斯脫出。亟左向逃去。赫克斯脫口呼捕賊而追之。轉瞬間追至教會之轉角。經祭日豎旗之處而前。口仍高呼不已。赫克斯脫至健前追時。其足爲物所絆。以奔勢猛急。足雖被絆而身尙前仆。祇覺天旋地轉。目眩腦昏。於是不省人事矣。

第十一章

旅館有此意外之事。衆乃追想邁瓣爾在旅館窗下出現之情形。時巡警傑法已漸復其生氣。有憐之者將護之返其家。卡斯與彭勤克在旅館之客室討論今晨之怪事。及得蒿蘿之承諾。乃檢察怪人所遺之物品。主婦則從旁清理之。而灑掃其室。卡斯於怪人所常據之案上發見日記原稿。三本大喜而呼曰有

日記在茲矣。吾曹藉此可知其底蘊矣。牧師彭勤克傍案而立。卡斯持其一冊返至座前曰：「此日記也。當有具名……噫，誤矣。書不成字而為暗號，不知其何所書也。」牧師立。卡斯之後，越其肩而讀日記。卡斯悵



曰：「此或為希臘文，亦未可知也。」卡斯曰：「試讀之。」彭勤克曰：「否，凡讀書宜自卷首讀下，今當自始至終審讀。」一過，卡斯君吾儕試誦其序語，已繼之以咳嗽。已架眼鏡於鼻，復直立，凝神者，再又繼之咳嗽。彭勤克以此事極為鄭重，須練氣凝神，故頗現得意之色。此時忽以日記授之。卡斯蓋二人甫讀此日記，以探其秘，乃

然曰：「噫，彭勤克君書皆暗號也。」彭勤克問曰：「記號之外，別有圖解否？抑有易解之插畫否？」卡斯曰：「君試讀之，此中似雜有數學焉。且其記號似復有俄文或希臘文。然以余忖之，此殆非希臘文。君意云何？」彭勤克曰：「然！然！語時取出其眼鏡拂拭之，而面現好奇之色，似聞其中有希臘文也。自卡斯手中取書而讀，曰：「果希臘文乎？少頃復遲遲言

不意。遭。意。外。事。而。中。斷。

室門突然闢。二人起立。四顧。乃見有冠禮帽。面作橡皮色之一人。闖入。曰。咄！汝等何爲者。語時。目光閃閃。逼視二人。二人戰兢。答曰。並無所爲。彭勤克見卡斯面露焦急之色。謂之曰。請爲闔門來者。低聲答曰。唯！其語恭敬。而和順。與其初入門之言語。舉止截然。兩人矣。少頃。似道歉者。向二人曰。有擾君等。今余退矣。語已出室。彭勤克謂卡斯曰。此人其水手乎。卡斯曰。此人殊可哂。若云退字。直船舶中語。今在室中。又何退爲。

彭勤克曰。然。但余今日精神不佳。頃刻此門忽闢。余意良不愜。彭勤克固毫無心事。繼乃莞爾笑曰。吾儕盍讀此書。卡斯鍵室門。嘆曰。苟無來滋擾。間斷者則善矣。

二人忽聞鼻息聲。彭勤克移其椅近卡斯曰。然若無滋擾者則善矣。四五日來。村中乃現此怪事。然余終不信。殊爲無根之談也。卡斯曰。傳聞之說。固不足信。然余敢謂此或事實。余確於其袖底見之。彭勤克曰。信乎。抑爲可怖之影象乎。抑爲心理作用。而偶然覺此乎。雖然。其真或遭遇魔術耶。

卡斯曰。姑舍此。不論余儕已竭力從事矣。今日且讀此日記。此日記中。余意必爲希臘語。

卡斯指示彭勤克。彭勤克去其眼鏡。以書近鼻讀之。若甚疑異者。蓋彼所研究之希臘語。殊未臻上乘。然教徒之視牧師。以爲牧師必精通希臘語。與希伯來語也。故彭勤克初思此。或是怪人之供狀。而以淺近之希臘文出之。此時其腦後忽覺異感。以手撫之。而手之運動一時不能自如。其腕如爲強有力者之手所握。其頷乃將被壓近案。又聞微聲曰。此人不能動矣。彭勤克竊視卡斯之面。且聞語聲。心中殊不自甯。

驚惶甚。至聲曰：汝手今不得自由矣。余非樂此。然不得已也。又曰：汝得誰何之許可，乃可檢視科學試驗家之備忘錄。耶語已。二人之領與案面撞突不止，齒亦相擊有聲。

空中若有人語曰：既無允汝入此室者，汝奚爲入此不幸之室耶？既無允汝讀此書者，汝何爲恣讀之耶？……已矣。實言之，彼等匿余衣服於何處也？……窗已闔矣。門已鍵矣。汝曹猶望外援耶？……外援絕矣。而余之臂力足撞碎汝之首，殺汝二人如摧枯拉朽耳。余身汝曹不能見者也。汝不余信，余之足以殺汝曹。耶余將試之。雖然，余與汝約，汝曹毋復再思妨余。且宜從余之命令，則汝曹罪不至死。余可赦汝曹也。牧師彭勤克與醫生卡斯面相覷。卡斯蹙其額，彭勤克應曰：唯唯。卡斯繼曰：惟命是從。於是領得離案二人，直立，頰乃絳紫，乃又呼曰：汝曹可歸矣。此處有火棍，汝曹見之乎？又曰：方余之入此室，初不思爲此。蓋欲理余衣服，何料汝曹竊窺我之備忘錄也。今余衣何在也？方余日中之奔，汝曹或以爲不能見之人，不感寒暖，要知余於晚間感寒尤甚也。余仍需余衣及衣之附屬品也。他若此書，余仍將携之俱往也。

第十一章

當客室中演此奇事時，卽邁瓣爾倚門而視赫克斯脫時也。蒿蘿方與忒寶議論，忽聞客室中門聲砰然及尖銳之呼喚聲，繼乃寂然。忒寶享福利驚曰：咄！誰乎？蒿蘿嗒然曰：恐非佳兆。語已，出餐室，旋奔客室之門。蒿蘿與忒寶二人出餐室時，其面現一種毅然決然之色。顧仍畧帶憂慮之狀。蒿蘿曰：抑又有怪事發生耶？享福利領之二人，覺劇臭觸鼻，忽聞若有欲發語之聲，旋又止。蒿蘿曰：怪哉！少頃至客室前，則聞有啞啞私語聲。既而其聲漸高，曰：不可不可。忽又聞移椅聲，終乃靜謐。享福利曰：此事果何從說起？耶蒿

蘿且咳且詢曰。汝未聞有他變歟。又聞牧師應答聲。其語調至急。曰。請毋戲謔。亨福利曰。如何無意外事乎。蒿蘿曰。無意外事。惟余聽之未切耳。二人側耳靜聽。聞語調至急。忽語忽止。牧師曰。余不能爲此聲驟高。曰。余實不思如此……亨福利詢曰。此語究何指者。蒿蘿曰。我亦不知。時彭勤克在室內。聞有人聲。乃呼曰。隔牆者。毋許竊聽。蒿蘿曰。余思此中一人。或爲卡斯君。聞之乎。果有何變耶。已而聲漸微。室內所語。乃不能清晰。不知其究何爲也。

時主婦自餐室來。蒿蘿舉手示意。囑其靜默。勿聲。而主婦乃大怒。曰。汝輩何傾耳而竊聽他人事。且今日殊忙碌。汝猶有暇。及此耶。蒿蘿面爲變色。主婦之聲。乃益厲。蒿蘿遂與亨福利躡足返至餐室。告主婦以所聞。始乃釋然。於是三人乃經竊聽。主婦自其門戶外望。見途無行人。惟六月之驕陽。直照於赫克斯脫之店門而已。忽見其門自內闢。赫克斯脫匆匆出。睜目怒視。聲顫甚急。呼曰。賊！賊！赫克斯脫且呼且奔。轉向橫路而去。

此時聞客室中異常擾亂。其門若已閉。蒿蘿。亨福利。及餐室。食客數輩。相繼追出。經一轉角。猶向前奔。見赫克斯脫忽止其步。路人見之。有胆怯不前者。有爲之追蹤者。赫克斯脫遽仆其身於地上。蓋暈倒矣。亨福利見之。亦止。蒿蘿與同奔之夫役。經轉角仍前進。口仍高呼。此時邁瓣爾已過教堂之屋角。失其踪跡。衆人目擊此奇事。不覺木立。謂此不能見之人。又出現矣。衆人乃由徑道追蹤之。蒿蘿亦隨衆後。甫行丈餘。忽驚呼而倒。而同行者。則爲蒿蘿倒地時所絆。因亦仆焉。其在後之一人。見蒿蘿倒以爲失足。殊不以爲意。乃益前趨。然其足如縛不得前。亦蹈赫克斯脫之覆轍矣。

時在草地遊戲之衆見之皆聚集來觀其中一人體甚碩衣其遊戲贏得之青色襯衫衆既集見倒臥路上者凡三人皆大驚而一轉瞬間彼來觀之碩者忽亦倒地橫壓三人之身蓋如忽發足疾後至者大笑聲最高者尋亦倒地。

主婦見其夫行後坐於櫃旁此蓋其習慣也忽而客室之門啟卡斯自內出忽忽出大門下石階絕不回顧揚長而去惟聞高呼云捕之捕之速還所取之衣卡斯既不知邁瓣爾亦不知不能見之人以書物授邁瓣爾之事故徑前直追顧亦無效卡斯赭其顏而益怒惟以其衣白色之褲真似希臘兵士所御者卡斯復大呼曰捕之捕之竊余與牧師之衣者皆此賊也且呼且追經赫克斯脫相近之處又呼曰留心此賊呼聲未已亦仆地矣忽有一物突然飛至踐其指卡斯疊聲呼痛方欲起立又似被物擊倒本欲捕人今爲人撲狼狽極矣及追者俱歸卡斯乃得起立途遇赫克斯脫自地起於是相與偕至高且恩旅館登階甫半聞背後怒呼聲批頰聲以爲又有觸不能見之人之怒者矣

卡斯既至高且恩旅館謂彭勤克曰其毋懈彼惡魔又至矣彭勤克立窻前以火爐前所用之地毯並一報紙包裹其身彭勤克詢曰誰又來耶狀甚驚惶卡斯曰不能見之人來也彼真惡魔此非安甯之處吾儕盍去休語時躍出窻外向庭中逃去彭勤克進退無據因號呼不已忽聞廊下有可怖之聲意若決亦登窻躍出急持其衣而奔

彼不能見之人者初祇欲擁護邁瓣爾之逃走並無惡意繼以窘逐邁瓣爾者益衆故不得不擊人以爲

抵拒也。然此村中鼎沸，道路往來之行人無非議論此事。衆人既返，皆嚴閉其戶，復尋可以匿跡之處，以避其鋒。老人福來謙亦甚驚訝，失其常度。諸少年伉儷亦相對顫慄，其情形之混雜，有非吾人所能逆料者。惟想象海嘯初起，將盡洗村落之狀，容或似之。阿伊賓所樹之旗幟，皆凌亂顛倒，果皮紙袋傾棄滿路。道旁食物小販之蓬幔盤架，皆翻倒糖果等物，遍地皆是。總之村中之狼藉，莫可言狀。一時之間，各處皆聞閉窗戶下鎖鑰之聲，路人絕跡，而好奇之兒童則竊窺窻隙焉。

阿伊賓全村寂寞，若昏夜矣。此不能見之人，碎高且恩之窻，使無一完好。又至後鄰葛亥倫之家，施其橫暴，且割斷阿達蒂街小屋前之電線。經此騷擾之後，暫時聲息俱無，不能見之人固不能目覩。從此亦不復聞其聲息矣。至二小時以後，阿伊賓之人復敢行於街道。

第十三章

時近黃昏，夕陽西下。阿伊賓人以日間遇可怖之事，皆戰兢恐懼，不安殊甚。時有一既矮且胖之人，冠破禮帽，至勃倫倍哈道旁之樹林中，徬徨四顧，面有疲色。夕陽射其背，行動時足似重繭，蓋已困疲極矣。手持書三冊，繫以繩包裹，一事裹以綵色之袱。惟其疲勞殊甚，故血行甚速，面呈赤色，兩足重如縛鉛，故趨起而不進，狼狽殊甚。其身旁似有人聲隨之而行，以其不可見之手，握矮人之臂，狀若牽就屠之羊，斯何人。讀者當知其爲不可見之人與邁瓣爾也。

聲曰：爾行何遲遲，意欲逃遁乎？邁瓣爾曰：肩被傷痛，乃澈骨語。已復哀求之聲曰：毋再狡辯，汝若作斯語，在余不惜犧牲名譽，以斃汝也。邁瓣爾曰：決不敢逃，逃之一字未敢出諸夢想也。實因道路疏逃，致觸先

生怒而勞先生之一擊言時淚隨聲下聲曰汝其憤之不然擊將益重矣邁辦爾默然無語面色蒼白露
 失望之態聲又曰蠢哉汝也苟汝不忘携余書則鄉人何致囂囂且必不能知我秘也余之居此固無人



知余爲不能見之人今將奈何
 邁辦爾亟問曰若何曰汝觀此
 書卽知之矣今衆人皆欲搜索
 余故不能不加关注也

怪人之語既如斯邁辦爾略解
 其意蓋欲使之常保此書無失
 也于是失望之念乃達極點面
 色亦隨變爲灰白矣而怪人則
 呼曰趣前趣前時邁辦爾被其
 催促面色益慘厲怪人又曰蠢
 奴毋再忘是書聲調尤銳厲且

曰汝勿憤憤余今使汝直如器物耳如機械耳蠢奴云者猶以人類目汝也余雅不願以人爲器物機械
 故不無抱歉於汝惟此是不獲已耳邁辦爾曰悲哉余乃爲器物耶怪人曰汝不能不服從我行矣行矣
 邁辦爾不獲已勉強就道顧力不能支稍行復止歎曰如此顛頓將至何處爲終極耶曰蠢奴毋庸喋喋

余豈不知汝意。但遵令前行。不容退後也。時則見有黃色之光線。乘林隙而入。則教堂之方塔。於朦朧中。映入二人眼簾。不能見之人曰。經此村時。余必捉汝之肩。以行汝若懷異志者。其結果殊非汝之福也。嚴令之下。邁瓣爾俯首應曰。知之審矣。乃飲泣。背包裹冠破帽。默然過此寂寞黑暗之村落矣。

第十四章

翌晨十時。邁瓣爾面垢髯亂。身疲汗流。插手入衣袋中。踉蹌至司托港郊外。坐於某小旅館門外。身旁置書三冊。仍縛以繩。其衣襟則遵不能見之人之命。棄於蒲來蒲哈德後之松林內。邁瓣爾危坐椅上。人皆側目而視。彼亦自覺戰慄不止。

休息約一小時。有一中年之船長。手持報紙。自旅館中出其報紙。忽墮於邁瓣爾之足旁。船長俯拾報紙。見邁瓣爾。乃與之寒暄曰。今日天氣殊佳。邁瓣爾舉目審視其人。狀至胆怯。乃慢應之曰。殊佳。船長曰。今年氣候溫和。歲可豐穫。邁瓣爾曰。誠然。船長出楊枝剔牙於無意之間。注目及其座旁之書。且聞金錢鏘然之聲。如出自邁瓣爾衣袋中者。因思天下富人所驕人者。惟此一物心焉。羨之於是種種思想。乃湧現於腦際。而其好奇心亦雜出矣。遂棄其剔牙之籤。詢邁瓣爾曰。此是書稿乎。邁瓣爾引領四顧而答曰。然。此書稿也。船長曰。此似鈔本書中所紀其緊要而秘密者乎。邁瓣爾低聲曰。此稿誠如君言緊要而秘密者也。船長曰。然則是書爲極重要者矣。邁瓣爾目灼灼視其人。答曰。誠如君言。船長曰。日來有何新聞。邁瓣爾曰。不知。船長曰。報紙中亦往往載此離奇不經之事。殊屬惑人。邁瓣爾曰。所云離奇不經者。果何事耶。

船長視邁瓣爾曰。然新聞之題。爲不能見之人。邁瓣爾聞之。面驟發赤。然故作無事之狀。以手撫其頰。又佯作疑問曰。事出於亞美利加洲歟。抑澳大利亞洲歟。船長曰。非美非澳。事固出此間也。邁瓣爾圓睜其目曰。洵不誣耶。

船長見邁瓣爾狀。若誠懇。因曰。余云事出此間者。卽在附近之謂也。邁瓣爾曰。不能見之人乎。斯人究操何業。船長凝視邁瓣爾曰。事甚繁複。且彼之行爲。皆蔑法犯紀者也。邁瓣爾曰。余近四五日來。所有報紙皆未寓目。故不知有此奇聞也。船長曰。事出於阿伊賓村。然無有能知此人之來歷者。亦無有能一見其形跡者。報紙所載。良確。余度此誠一重要之新聞也。

邁瓣爾目睜益圓。眼珠幾奪眶而出。曰。信乎。船長默首曰。有一牧師及一醫生。曾親見之事。非荒誕者也。然其正體。則莫或知之。據報紙所載。此人初住高且恩旅館。其至旅館時。頭纏繃帶。人皆疑之。及在旅館寢室中。發現魔術之事。衆猶未加以注意。乃至去其繃帶。墮其頭顱。始各譁然。闐闐之時。有欲圍而搗之者。豈知彼乃解衣兔脫。當紛擾之際。巡警亦曾受重傷。惟報紙所載如此。恐屬傳聞。汝亦知其究竟否。耶邁瓣爾引目四矚。心若被擊。雖備極驚惶。然仍守其鎮靜之態度。若聽他人之講小說故事者。惟應曰。是誠可駭。船長曰。豈僅可駭。亦屬創聞。所謂不能見人之故事。以前未嘗有之。今其破天荒也。邁瓣爾仍若無事者。曰。君所謂怪事。僅此而已乎。果如何而被其兔脫歟。脫逃之後。無他事乎。且聞斯人亦有同謀者乎。報紙亦曾載之歟。

船長曰。人皆以此人必徬徨附近故居。人未免驚恐。然不知其果在此否耶。以其無形而不能見。故亦不

能有所防備也。據衆人之臆測，以爲此人已來。司托港矣。大衆擾攘，若美洲人之觀幻術，鼓噪譁呼。今雖不知其出現於何處，但一旦遇之，必無從抵禦之也。如其已來，亦祇坐觀其劫盜耳。彼巡警者，遇事則若盲其雙目，苟聞捕盜，則其逃也如風之迅，顧有邀飲者，則立趨餐館，不稍停滯也。

邁瓣爾曰：度此人必有特長。船長曰：然必有特長之點。邁瓣爾熟視船長之面，乃嚙其指甲，作一咳聲。若有決心者，既而乃向船長鞠躬曰：余於不能見之人，畧有所知，但甚秘密。茲姑爲君言之。船長驚曰：噫，君亦知之歟？曰：余固知之。船長曰：信乎？請君速述其顛末。邁瓣爾支其臂於腰際，曰：事屬可驚，亦且可駭也。邁瓣爾時方掬其熱忱，用其輕微之聲，浪曰：實……實之一字甫脫口，其語調忽而大異，欻然起立如罹急病者。然船長愕然曰：噫，君何爲者？邁瓣爾斗起執抱其書，曰：余將行矣。語畢垂其首，離船長之處，繞椅子而行。

船長作色曰：汝非將告我以不能見之人事跡乎？時邁瓣爾之唇掀動不止，若自言自語者，忽似空中有小語曰：戲言耳。邁瓣爾亦曰：戲言耳。船長曰：是非戲言，報紙中確載有此新聞也。邁瓣爾曰：新聞家造謠耳，所謂不能見之人，已出發云云，皆虛構之言也。船長曰：然則報紙所指爲何事？邁瓣爾曰：余已不能盡憶。船長握其報紙憤然作色曰：汝既不爲余述其事，何必先以謊余汝以余爲何人耶？邁瓣爾怒，船長亦赤其面，緊握其拳，曰：爾我雖已交談，余尙不知汝爲誰，何碩腹醜顏，狀如鞋匠之子（鄙人之語）。爾之談吐，直不如一弱齡之小學生。

邁瓣爾曰：隨意閒談，何復惡罵爲船長？曰：汝言殊可鄙，我將詢汝。汝尙有人格耶？空中忽發聲曰：趣來邁

辦爾應聲亟奔船主。晒曰：逃亦佳。邁辦爾狀若不屈抗聲曰：誰逃者？語已，即狂奔不已。常回首反顧，似欲返身者，而其足仍前移不止。船長見邁辦爾奔去甚速，乃連聲詬詈之。邁辦爾且行且反，以惡聲仍向前進。及至轉角之處，而隱船長高聳其肩，踽踽獨行向市之繁盛區而來。罵詈仍不絕口。



是日之晨，船長之同伴獨行於聖米加爾小路石像之旁，手中所持之金錢忽如中魔術，飛躍而出，急以手攫之，乃忽遭痛擊。金錢則作蝴蝶舞，片片向空中而飛去。此人素信幻術，今既身遇之，乃自忖其異，且揚言於眾。

舞之事尚不止。一船長之友聞某銀行某商家於光天化日之下，其金錢鈔票團團束束自窻飛出，浮動於牆頭屋角之間，繼而一一飛至司托港郊外某小旅館中，頭戴破禮帽紳士之衣囊中，市人或見之者，遂議論紛紛，咸不知金錢何由而至，亦無敢追蹤往尋之者。

十日之後。船長屢聞其事。頓悟此事與不能見之人。殊有關係。且自思在小旅館門前之時。已與此人接近矣。

第十五章

夕陽西墜。暮色頻催。有根伯博士者。踞坐書齋。間眺晚景。書齋建於小山之巔。其前有一瞭望台。位置頗高。可以俯瞰一切。室精美。南北西三面均闢以窗。室隅置書架。滿列科學書報。北窗之前置一長桌。顯微鏡及其附屬品。藥瓶等雜陳其上。時斜陽尚有餘輝。而根伯博士已燃其燈。因無他人之窺探。乃高捲其窗幃。博士身頎長而瘦。髮乃略斑。鬚白如銀絲。一望而知其爲篤實和藹之老紳士。悉心學理。蓋有皇家科學會員之希望者也。

時博士遠眺空際。見落日西沉。狀若火輪迴光四射。宛如金繡。既而瞥一黑影自山崗跳躍而來。其身材短小。首冠禮帽。博士自語曰。今晨頗有謠言。不能見之人將出現。此間者吾思此輩尙作十三世紀之舊思想。可謂大愚不靈矣。既而又曰。憶來者得毋卽爲不能見之人耶。博士注視來者。復曰。來者步履踉蹌。似其衣袋中滿置鐵塊。頗艱於行。誠奇事也。既而此人爲白杜克路側之某別莊所蔽。復隱現者三次。根伯博士復自語曰。愚哉。愚哉。卽歸至書桌。

邁瓣爾之逃。目擊之者。僉謂其汗流滿面。衣囊中滿儲金錢。輒丁丁作聲。兩目未嘗他視。口常張開。如吐白沫。偶作歎聲。偶又屏息奔走。或速或緩。現其焦急不安之狀。博士雖聞是說。顧絕不注意。忽而犬聲狂吠。爭相避匿。更有不可思議者。則小山之麓。如風聲颯颯。作響。路上有若喘息之聲。隨風而過者。時途

中行人聞喧嚷急遽進屋逃避擾攘之聲大起終始未知何故邁瓣爾行甫半途聞人聲鼎沸且皆入室扃戶戰兢不出而當時之人腦中皆深印恐怖之印象恒低呼曰不能見之人來矣不能見之人來矣

第十六章

山崗之麓有一旅館名曰喬理克理泰斯其位置適當有軌馬車之終點旅館中掌櫃者方支其臂於賬桌與一絳髮赤面之馭者議論馬匹更見一人則鼠灰其衣烏黑其鬚與落差之巡警談美利堅故事且語且食餅餌此絳髮赤面之馭者忽驚起曰何事何事急行至窗際掀煙煤燻染作黃色之窗幃向外眺視見一不識面之人向小山奔去

掌櫃曰火耶時足聲鞏然漸近門忽關邁瓣爾科其頭髮蓬蓬如亂麻衣襟亦裂急喘而入隨即掩門門爲繩纏僅閉其半邁瓣爾忽促發其恐怖之音連呼追來矣追來矣趣來救我此不能見之人追來矣趣救我趣救我巡警曰追者爲誰何恐怖乃爾趣閉門時衣鼠灰色服之美國人坐窗下邁瓣爾喘息不已腋下挾書數冊踉蹌而進且急呼曰趣藏我于室隅追者將至矣彼聲稱欲斃余奈何奈何黑髻之美國人曰門已閉矣汝果何恐且追汝者究爲誰何

既而叩門聲甚急邁瓣爾聞之更現恐怖之色巡警怒斥曰來者爲誰時邁瓣爾急轉身匿于鏡臺下大呼曰殺余者至矣彼手中有小刀卽其凶器也疇能救我者……旅館掌櫃卽至酒室啟酒箱呼曰趣匿此中邁瓣爾聞門外之人呼已名愈恐怖急應掌櫃之聲而入酒室連呼曰勿開門匿酒箱內不致爲彼人覓得否

美國人一手垂後頻問詢曰果爲不能見之人耶時旅館之窗忽於此時被破其一門外人聲喧闐巡警立於椅上自窗口俯視欲探視在外者果係誰何既而自椅下戚然曰果爲誰也掌櫃者已閉邁瓣爾於一室嚴扃其戶復至他處自破窗外望繼又至別室而此時四周漸寂然無聲巡警復有傲色行至門側曰使余而持此杖者去之當如吹一水泡若開門任之入彼亦不敢如何放肆也而絳髮赤面之馭者則已面色大變有如死灰若患貧血者戰慄而言曰勿於門際妄語恐爲彼所聞也顧彼美國人則不懼手持六響之手鎗厲聲曰啟門啟門彼敢來此者當餉以彈丸巡警急止之曰勿妄動發彈則殺人矣美國人曰余識之余知渠現在處於何等地位余已準備必可一發而中也掌櫃者自窗幃之側挨身而過曰汝持利器毋自余後妄發也美國人整其衣襟似作準備謂掌櫃曰毋恐：已準備矣決不誤擊汝等時掌櫃巡警及馭者三人相向而視默不一言各現驚悸之狀而美國人則一手垂於後一手執鎗目視將啟之門呼曰趣進趣進然無應之者門闔如故五分鐘後忽又有一酒保來周視衆人狀似憂悶者時邁瓣爾忽自酒箱中呼曰此屋門戶均嚴扃耶彼魔遍繞此屋而行有隙卽入彼心險惡有如蛇蝎肥胖之掌櫃者乃急起曰彼處亦須留意于是酒室之門頓闔且聞下鍵聲而酒保則自酒室奔出持一刀於手且言曰院中之門尙開言時翕張其下顎而掌櫃者曰若此則已入室中亦未可知酒保曰廚房中必無之因彼處有侍女兩人余執菜刀搜索廚房一無所見且二侍女亦謂無人闖入也當美國人以手鎗自右手易左手時斗聞門闔落地聲酒室之門忽闔時邁瓣爾方自酒箱出急避之而如鬼被獲力竭聲嘶於是衆人奔救美國人卽擊鎗欲發植立於房後當時聲音並作紛雜甚至酒保買

勇入室而視見邁瓣爾蜩縮其身力推自廚房至院之門酒保正躊躇際門已大闢邁瓣爾即退入廚房其呼救聲與碗盞相擊聲紛然雜作邁瓣爾低其頸似竭力抵抗之者既而卒退至後方廚房之門忽闔焉。

繼酒保之後者巡警與馭者亦入見邁瓣爾之襟爲不能見之手所捉且如被毆向後欲倒幸廚房門闢急欲乘機遁走竭力爭抗其時馭者不知捉得何物即大聲呼曰捉住矣捉住矣掌櫃奮其赤色之腕向空亂舞且語曰在此在此。

時邁瓣爾一息僅存忽被釋手即往後顛仆雖竭力掙扎欲圖起立卒歸無效仆於門側不能見之人高聲怒號揮拳如雨馭者亦吼聲如驢鳴既而胸部被蹴矣酒室至廚房之門忽闔蓋邁瓣爾退去後即閉門抵禦之廚房中人猶在室中亂擊已成一片喧嚷之聲喧鬧之中巡警履聲橐橐而來。

美國人盛怒未息呼曰彼獠果已何往其在外乎巡警至院中止步不前呼曰在此乎語未畢不意一瓦片自巡警之頭上飛掠而過穿入廚房着於桌上之碗盞而碎然之聲雜作碎片紛紛墜地。

美國人左手撚黑鬚右手揚其手鎗曰請嘗此彈急按鎗機向投瓦片之處而射彈丸之發火光閃閃蓋晚色已冥矣喧鬧如暴風雨鎗彈乃如雷電雷聲一震而陰霾盡闕頃刻之間衆皆寂然美國人意甚得稱於衆曰彈凡五發發彈時彼手格余鎗者凡四次而一彈必命中趣以燈火來覓彼屍體也。

第十七章

根伯博士於書齋錄寫其所研究之心得忽聞鎗聲砰然不覺驚起繼而聞鎗聲復作於是口啣其筆傾

耳以聽曰誰爲此耶。詎近鄰有人爲此不法行爲耶。博士遂至南窗下望見路燈之光芒四射。耀及庭中。方知時已夜闌矣。默念彼小岡之下似聚有多人。又似在克里開忒耶斯之旁。張目四矚。復移視線。他顧見港口舟楫之燈光隱現。明滅且新月漸升。星河閃閃。

當茲夜闌人靜。涼月孤懸。根伯博士百感交集。頓思社會情形。涉於疑幻。有頃闔其窗返坐。案側忽忽若有所思。歷一時許。門鈴忽鳴。博士不之顧。仍繼續作書。少選。門鈴之聲繼作。繼息。於是正襟危坐。以俟動靜。若聞其侍女外出者。已而博士投筆而出。書齋行至梯端。倚於闌干。呼其侍女。婢應聲出。乃詢之曰。有信函至乎。曰無之。僅鈴鳴而已。根伯復自語曰。今晚殊碌碌。仍返書齋力疾從事。時萬籟俱寂。惟壁上鐘機之聲。丁丁然與根伯之振筆疾書着紙颼颼之聲相應答而已。

根伯博士事竣。蓋已歷二時矣。乃欠伸而起。卽至寢室。去其上衣。以口渴故。復携燈下樓。至食堂覓惠司克酒。博士專心研究科學者有年。故遇事謹細異常。及其返寢室時。於樓梯下地毯上瞥見黑痕二點。博士仍拾級登樓。因思二黑點果爲何物。抑亦可供研究者耶。乃啟惠司克酒瓶之塞。且緩步下樓。熟視此二點。繼知爲凝血。不覺大驚。博士持酒瓶至樓上。思所以試驗此血跡之法。乃左右視。忽又發見一奇事。益覺可駭。蓋寢室之門環上亦有血跡在焉。急自視其手。殊無污跡。回憶頃自書齋而至寢室。啟門時未觸其環。今乃忽發見此血跡。不覺大驚失色。蓋博士生平所遇未有若此次之足以驚異也。

博士復射其敏銳之目光。而四顧最後及其牀。見其被褥凌亂。復有血跡點染其上。當其第一次入寢室時。卽趨衣架而未注意及其牀。故未之見也。繼又見其被端似有人曾一坐其上者。忽聞微聲曰。根伯！

亟傾耳以聽之。且凝視其被褥。思此果是人聲乎。復審視他處。則除被褥有血跡外。別無所異。乃徘徊於洗面台側。彼以學問造詣已深。雖聞空中人語。亦未涉絲毫迷信。惟覺惶惶而已。於是扃其室門。至衣架旁。置其酒瓶。忽又驚躍。以在其前。赫然見有血濺之法蘭絨繡帶焉。

根伯驚悸之餘。更凝視之。則見爲一普通之繡帶。俯身近之。忽似有自後牽其衣者。繼又聞聲曰。根伯。博士。根伯大驚。張其吻。幾不能闔。期期不能復作他語。忽聞耳畔有聲曰。請君稍鎮靜。余爲不能見之人。根伯噤不能聲。但目視繡帶而已。良久始曰。若爲不能見者乎。聲答曰。然余爲人目所不能見者也。博士尋思者。再念隱身之術。今果見之事實。此誠恐怖之事。雖尙未敢有所深信。然心中已忐忑不甯矣。

根伯自慰曰。細思之。此殆妄耳。因思現在情形。則似亦非妄。乃詢發聲者曰。汝卽頭裹繡帶者乎。曰。然。根伯徐起其身。向前突然而進。撲有繡帶之處。忽觸手指。但能觸而不能見。驚呼曰。噫。怪哉。殊惡作劇矣。向前捉之。似有實質之物。而又似人類之一臂。旋聞空中曰。根伯。此是吾手。幸勿戲弄也。方欲攫之。斗來一手。遽執根伯之腕。根伯猛擊之。復聞聲曰。根伯。根伯。請毋妄動。時根伯之腕乃如被縛。

根伯欲脫其手。竭力掙扎。幾如中狂。忽繫有繡帶之腕力。按根伯之肩。乃被按倒於床。博士欲大聲呼喚。忽口爲絨毯所塞。顧不能見之人。用力雖猛。而根伯之手尙能自由。故向上亂擊。脚亦亂蹴。不已。時不能見之人拳擊根伯之胸。不止。且言曰。汝試聽吾語。汝真蠢人。汝此時且成一狂人矣。汝尙不信。以爲真耶。其聲在根伯之耳際。怒鳴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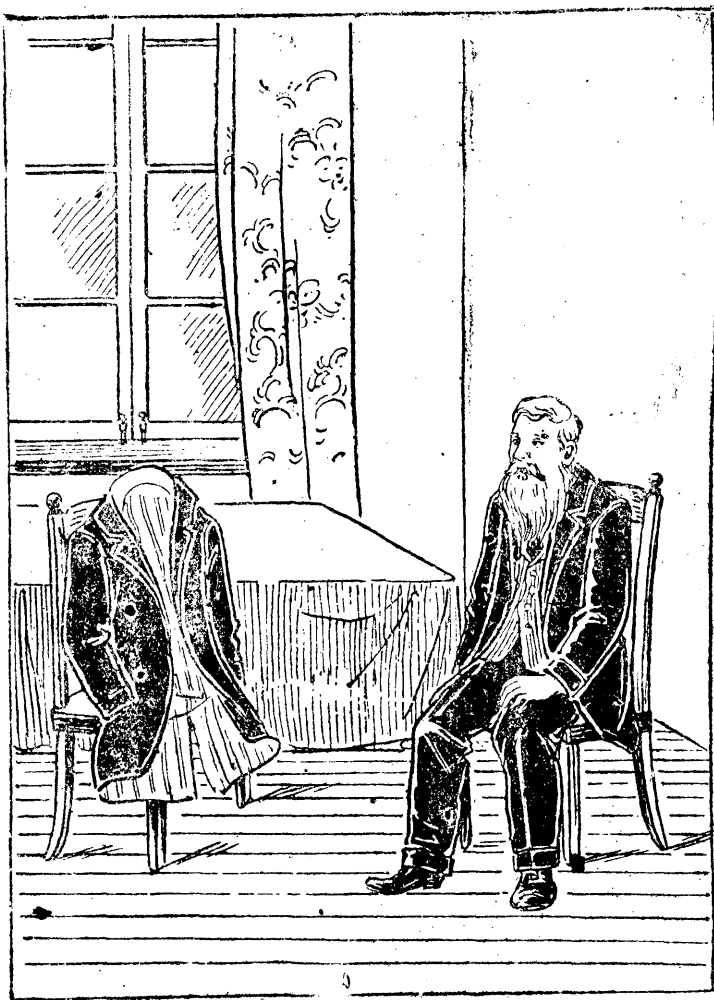
爾時博士既痛且惱。疲輒無力。卽橫臥榻上。絕不復動。聲尙續曰。汝若發大聲呼喚者。立碎。汝願語已繼。

之。以。詬。詈。更。曰。余。乃。不。能。見。之。人。也。事。非。虛。誕。亦。非。奇。幻。余。來。此。乃。求。助。於。汝。決。不。欲。傷。汝。唯。汝。乃。如。狂。人。舉。動。失。措。余。不。得。不。如。此。耳。根。伯。乎。汝。尙。記。憶。否。余。卽。大。學。本。科。生。格。利。芬。也。博。士。曰。吾。欲。坐。請。任。余。起。吾。殊。疲。矣。且。言。且。起。坐。以。手。探。其。頸。聲。尙。繼。言。曰。余。大。學。本。科。生。格。利。芬。也。余。能。使。人。目。不。能。見。然。余。仍。如。普。通。之。人。汝。固。識。余。者。也。唯。今。日。則。不。能。見。耳。博。士。曰。君。爲。格。利。芬。乎。曰。然。余。格。利。芬。也。在。校。時。與。汝。同。級。中。有。一。較。年。幼。之。學。生。眼。球。作。青。色。身。長。六。尺。軀。幹。魁。梧。兩。頰。微。絳。曾。得。化。學。考。試。之。獎。賞。牌。者。余。也。

博。士。曰。余。今。腦。已。昏。昏。不。知。格。利。芬。是。何。暴。徒。且。彼。堂。堂。男。子。果。以。何。故。欲。使。人。不。能。見。耶。曰。無。他。以。學。術。之。故。試。爲。之。耳。除。此。以。外。仍。如。恒。人。且。余。亦。未。嘗。癡。狂。抑。何。疑。也。博。士。曰。然。則。曷。爲。而。狼。狽。若。此。空。中。曰。余。今。被。鎗。傷。痛。乃。澈。骨。疲。勞。亦。稱。是。根。伯。博。士。汝。今。無。所。用。其。狐。疑。請。惠。我。飲。食。並。假。我。以。寢。處。根。伯。此。時。但。見。繡。帶。游。動。於。室。中。藤。椅。亦。自。移。至。床。側。絨。毯。自。覆。其。上。根。伯。頻。擦。其。眼。搔。其。頭。曰。其。鬼。魔。耶。空。中。則。呵。呵。之。笑。聲。大。作。曰。誠。然。汝。肇。錫。以。佳。名。汝。之。思。想。今。乃。大。有。進。步。矣。

根。伯。震。愕。有。頃。復。左。右。顧。曰。余。之。思。想。殆。已。成。昏。瞶。矣。聲。曰。請。給。余。以。惠。司。克。少。許。嗟。夫。余。疲。極。殆。如。死。人。矣。博。士。曰。余。一。無。所。睹。汝。果。安。在。今。余。授。以。惠。司。克。餉。汝。空。中。汝。試。就。余。取。之。汝。在。何。處。乎。惠。司。克。在。茲。矣。然。汝。如。何。飲。之。椅。聲。忽。作。而。博。士。手。持。之。杯。脫。手。飛。去。博。士。持。之。亦。甚。堅。乃。其。去。也。亦。如。被。強。力。所。奪。杯。旣。離。博。士。之。手。則。騰。躍。於。室。懸。空。於。離。椅。約。高。二。尺。許。之。處。博。士。嗜。曰。此。殆。催。眠。術。乎。汝。不。許。余。見。汝。者。殆。幻。術。歟。曰。毋。妄。測。茲。者。余。饑。腸。雷。鳴。且。無。衣。蔽。體。余。猶。人。耳。余。殊。不。能。耐。寒。也。博。士。曰。汝。欲。食。物。

歟。不能見之人。應曰。然。并請與余以外衣。語時。惠司克之瓶。忽自移動。且傾酒於杯。博士乃自衣箱中。取出紅色舊衣一襲。曰。斯可乎。語甫竟。衣又脫手而去。若自舞動者。自鈕其鈕。而植坐於椅上。且曰。如尚有



血汚汝亦不以爲穢。歟。然血冷且凝矣。汝不見其已結成固體乎。余軀體雖能千變萬化。而余之血既凝

則亦爲死物。噫。余今來此已歷三小時矣。

博士憤然曰。汝果欲何爲。汝之言。余既不甚解。而汝之要求。何乃無理。曰。安可謂爲無理。余固有說。也不

余以食物矣。博士乃下樓至貯藏食物之所。少頃。持牛肉與麵包。至。客曰。何需刀叉。語竟。若齧而食者。復曰。余既得食。復思得衣。仍齧食不已。博士曰。汝腕被傷。歟。曰。無妨。博士曰。此事誠不可思議。曰。以理解之。亦復何奇。惟余身被繃帶。而侵入汝室。忽與汝相親。近是誠奇也。雖然。今晚必將宿此。請汝允我。余身有

能見之人若伸其手執惠司克之瓶博士在燈光之下注視其所著之衣見右肩有一破綻自破綻下視燈光直透出左肋之旁甚爲清晰而肉體則無有也博士又問曰果因何事乃致以手鎗從事曰余有一僕從異常狡詭彼乃欲謀余之金錢博士曰彼亦不能見之人乎曰非也今余腹甚饑請復與我以食物然後當爲汝道之也博士曰放鎗者汝耶曰亦非余也彼輩以余爲的余斯被傷彼輩志在傷我我何能免根伯君乎余尙未飽也

不能見之人食事既畢復索雪茄博士方欲覓小刀爲去雪茄之端然彼已自嚙去之矣彼吸菸之狀甚奇蓋煙之呼吸縷縷然環繞上下似由口而喉而鼻孔狀甚明瞭客欣然曰雪茄誠天賜之美物也博士乎余以屢遭顛躓困頓之苦幾致中狂然今得訪君復蒙厚遇者實余之大幸也今後尙須繼續進行君亦願助余一臂耶余將詳述往事不知亦樂聞之耶語畢飲惠司克和以蘇打水時博士與之對坐乃授以杯曰猶能飲乎彼曰能飲又曰根伯君乎汝於十二年前以至今日無甚變態仍爲一靜穆嚴正之君子此非我之面諛也不知今後君願與余共事否耶博士曰汝究將何爲果操何術致此客曰稍安毋躁君先吸菸余再爲君語也

是晚不能見之人腕創益劇體熱且憊因回想往時爲人追逐於小岡之下及餐室內之爭鬥常喃喃自語不休其中且有怨懟之詞而以罵邁瓣爾爲最多博士在旁細詰之怪人則嚙語曰此人誠可惡余知之審矣彼常思傷我時時乘隙而進又欲沒入我之金錢余亦健者決不甘死於若輩之手也博士突然問曰汝之金錢奚自而來耶不能見之人若以手支頤沈默有頃乃曰今日尙不能語此語時以呻吟之

聲出之。又曰：根伯君乎！余於三日以來，未得片刻之安眠。請即任余少息。博士曰：余之寢處即在此室。彼又作嚙語曰：余亟思睡。然方余睡時，彼乃遁去矣。奈何！又繼之以欠伸。博士曰：汝鎗傷今已如何？曰：微創耳。庸何傷！且流血絕少，倦矣。倦矣。

第十八章

不能見之人，傷且疲矣。顧以尊重其自由權，乃拒絕根伯博士之詢究，而巡視室中，繼復去。幃啟，窺博士知其意，方惴惴於追踪者之已去而復來也。然室內萬籟俱寂，第見一鉤新月，普照萬象而已。復細察門鍵，意頗滿足，以爲室內乃彼一人之世界矣。乃佇立爐前地毯上，欠呻有聲，更向博士致詞曰：今晚疲勞已極，不能傾吐心腹，抱恨殊深。然頃聞所述者，不可謂爲奇特乎？今晨汝發不承認此事之議論，但事實確鑿，無容否認。余確有所發明，惟事屬秘密，未便語汝耳。以後必須得一人爲余之助，汝若能相助者：則吾儕正大可有爲也。且俟明晨語此根伯君乎？余倦不能支矣。

博士立室之中央，注視此無頭之衣，曰：余意雅不欲君有所隱諱，倘汝能爲余述此，則余向者所持之議論已根本不能成立矣。嗟夫！其事之不可解，如彼而確實又如此，故請略爲余述之。曰：余倦欲睡，幸毋再語此也。博士曰：然則君請安眠可矣。乃退至室門之次，此衣寬大之外衣者，忽趨近博士，曰：汝當知欲拘束我，欲拿縛我，欲妨碍我，俱不可也。博士曰：余已熟知之矣。何必語此？乃爲之闔扉而去。即聞下鍵聲，甚爲驚疑，以指彈其顛，曰：余其夢中歟？余其發狂歟？抑世間確有此幻事歟？博士乃撫其寢室之門，啞然失笑曰：今晚乃有此可怖之怪客，逐其主人於室外矣。

行近梯端。復返顧堅鎖之室門。因思及彼手腕傷痕。曰。可決其爲事實。而不容疑慮者也。又頻搖其頭。表示其失望之態度。尋乃至樓下。入食堂。燃燈。火出雪茄煙。且吸且蹠躩於室中。狀若不安。復自反覆思索。其昔日之主張。默思世界果有不能見之人乎。且世界之動物。抑亦有不能見者乎。有之。其唯海中之動物乎。否則若幼蟲若微蟲之卵。不能見於顯微鏡者。何慮千萬池沼之中。固亦有之。蓋有若無色素之污點也。然此或以細微之故。致令肉眼不能見之。再不然者。設有鎔解之玻璃果。亦爲人所能見者歟。

博士雖苦加思索。而終不能了解。僅作長嘆息而已。時雪茄三枝已成灰燼。飛散地上。乃起立至小客室。燃汽燈。見室中積報紙甚多。乃取晨報一紙。展而讀之。其中有阿伊賓不可思議之記事。及司托港邁爾爾與船長之談話一節。頗多疑慮之處。記事中有云。此事無論何人皆不能深知其底蘊者。博士閱新聞。迴顧四處。嘆息者再。復讀聖乾姆司報。其中亦詳記其事。此中凡分三節。其一題曰。沙塞克斯全村之擾亂。博士曰。休矣！既而復讀阿伊賓之記事。其中虛實參半。乃自晨報轉錄者也。彼再三讀之。其記事曰。一時往來之路人。皆被拳擊。其結果至傑法昏迷不醒。赫克斯脫負重傷。然此尙非目擊之事。不能斷爲真實也。牧師之被辱。婦孺之恐怖。足使全村震駭。窗戶亦多被損毀。此等殆爲無稽之談。記者當躬訪之。以求真相。餘俟明日續登。

博士置新聞。惘然若失。曰。是真無稽之談也。時彼坐於一臥榻。默思彼僅爲不能見之人歟。抑且爲殺人之罪犯歟。方沉思間。而天已漸明。晨光直射至食堂。時燈光未熄。雪茄之烟氣充滿一室。博士猶深思。此不可思議之事。是日以受激刺。過甚不能成眠。其僕從晨起。猶見主人有倦容。以爲用功過甚。或且受病。

繼而博士若神經恍惚失其常度。囑其僕曰：早餐須備二份，持至樓上書齋中，并令其僕靜候廚下，不許外出以待呼喚。已乃徘徊於食堂中，少頃送報者至，新聞中多記不能見之人事，而前此所未聞者，如白杜克港之暴行及喬理克理泰斯之事件，言之頗詳，而其辭亦貶之甚嚴，且屢及邁瓣爾之名。某船長之談話及阿伊賓之紀述，俱據阿伊賓之電述之，至詳然其人與飄零者（邁瓣爾也）之關係不能明瞭。且關於三冊書籍及騙取金錢之事，亦所記甚簡。於是博士讀此記事不復疑信參半，而思想旋歸一致，專從事研究其真相矣。

博士詳讀各報，自首至尾，一字不遺，且命侍女往購各種日報，頗欲詳知其底蘊也。又思若不能見之人，讀此新聞必將狂怒矣。然彼果爲而出此，則大不可解者也。今彼安臥樓上，余將有以處之。博士乃於室隅塵埃滿積之桌上作書及半，而擄去之，復易紙另書，信面則致白杜克港之阿達伊大佐者。博士作書時不能見之人已醒，博士聞足聲擲椅子聲碎面盆聲，乃亟登樓叩室門焉。

第十九章

博士闖室門而進，曰：君何爲者？客曰：無所爲也。博士曰：汝擊碎何物耶？曰：甫以腕痛失手，墮盆而碎耳。博士曰：奇哉！汝似有破壞器皿之癖。曰：我固然也。博士乃入室爲之拾碎片，且曰：此皆君所爲乎？復曰：阿伊賓山下之事，其亦汝所爲歟？今世之人頗注目於不能見之人也。惟居此則無人知之耳。博士語時但見赭色外衣之襟，頻動，蓋不能見之人聞語，卽點首示可。博士曰：君之秘密已暴露，余亦略加研究矣。君之計畫雖不得而知，然君有急難，余必爲君臂助也。時不能見之人坐床上，博士又靄然曰：早餐已備矣。怪

客欣然起立主人導之由小梯而至餐室

博士曰請先爲余述隱身不見之術果何術以致之語已惘然望窗外似甚疑懼蓋可推知其腦筋中思想起伏不常因復視其無頭之友格利芬則坐食桌之旁引其外衣取手巾拭其不能見之昏而發聲曰此事極簡單且極確實可信者也博士笑曰如君所言固似極簡單然令人在迷惑惘恍之中殊不可解格利芬曰當初余亦以爲極不可思議迨夫今日則以爲理中應有之義然事有出余意料之外者其發端則在堅希斯篤也

博士曰堅希斯篤乎曰余之去倫敦而至堅希斯篤想君猶能憶之蓋余行醫失敗乃改變方針從事研究物理及研究至光學而我乃發生疑竇焉博士曰然乎曰光學上之密度足令成一大疑問我謂其理甚複雜不能作確實之解答也余年二十二歲時曾立志欲畢生研究之以期大成當時之思想固彷彿若今日之足下也

博士曰足下昔甚愚魯今乃敏慧真非意料也格利芬曰余初思若以特殊之眼光解釋學理則人類之智識乃可滿足故余曾潛心研究經八月之久方發明一線之曙光於是余之身體乃能隱藏不見矣余關於物體之顏色光線之曲折發明一共同之原理卽定則之一幾何學中含四次次數之公式是也然此非淺識之世人普通之算學家及研究分子間物理現象之學生所能了解之普通公式也舉凡此可驚可異之原理與夫奇特之說明皆在此三卷書籍之中然今已爲彼飄零者藏匿之矣惟名之曰公式毋甯名之曰觀念蓋不使某種物質之質量有變化而能求得之於方程式也此方程式（舍種種特點

第

集

而外)由許多之固體而至液體或至氣體之屈折率凡限於關聯實際之目的皆適用之。博士曰汝說良奇闢然余猶有所未解蓋以此思想施之於寶石等之物質似無不可若云隱藏身體之事則猶不得不謂之去題遼遠也格利芬曰本斯理也反覆思之則得矣蓋物體之所以能見者全由物體受光線之作用也若君爲無科學知識之輩則余當自初步述之然君固知凡一物體必有吸收反射及屈折光線之種種作用若物質而不能反射光線則自不能有吸收光線與屈折光線之作用而物體自不能見矣例如有不透明之紅色箱子一具以紅色吸收體外之光線而反射之吾人斯見其爲紅色若此箱不吸收光線之特別部分而祇反射之則吾人僅見其爲白色也更若金銀金剛石若其表面不多吸收光線則其反射亦必較少然其表面與光線殊爲適宜故多能屈折且反射吾人之見其光輝燦然有若半透明體者卽此故也他如玻璃箱乃不能光輝燦爛閃光奪目如金剛石以其反射與屈折俱少耳舉例如斯君今知之乎以特殊之見解思之卽得極明瞭之理由矣有某種玻璃其光輝較著於普通者例如硅酸鉛與硅酸錒而成之上等玻璃勝如普通窻上所嵌之玻璃也普通之玻璃於弱光之下難得辨視之以吸收光線極少而其反射與屈折亦極微渺也試以之置於水中更以之置於密度較厚之液體中視之則玻璃之形狀幾杳因光線經水而至玻璃則所成之屈折與反射益小此與煤氣或輕氣不見於空氣之中皆此故也凡此皆基於同一之理由

博士曰然此爲極易了解之事雖小學生亦且知之格利芬曰吾今復述一事實亦爲小學生所知之者如破一玻璃至於粉碎則此玻璃較未破之時爲顯著而易覩以其變爲不透明之白粉故也細述其理

由即有無數之玻璃屑之表面亦起屈折與反射之作用若彼未碎之玻璃僅其表面有光線之作用也玻璃屑既每粒皆有此光線之作用於是光線亦多矣復以此白色之玻璃屑入之水中則又不可見矣以玻璃屑與水之屈折率相同光線由此入彼屈折與反射即消滅矣如君以玻璃爲不可見者殆以其同一屈折率之液體故也舉凡透明體無或不然如以透明體置媒介物中此透明體與媒介物有同一之屈折率則此物亦不能見矣甚言之如置玻璃於空氣之中亦不可見祇須其與空氣屈折率相同即以光線由玻璃入空氣不生反射與屈折也

博士曰誠然誠然惟吾人之軀幹非碎玻璃屑可比也格利芬曰否否人身亦透明體耳博士曰此語殆無稽乎格利芬曰曷云無稽君何憤憤豈十年前所學之物理俱忘之歟試思所有之透明物體譬如有一紙一片固亦由透明之纖維而成然吾人必謂之白色必不謂之透明也如白色之玻璃屑由透明之玻璃而成同一理也如有油紙即於紙之纖維之間塗以油也其對於光線之屈折與反射因之失去而與透明之玻璃相彷彿矣不特紙而已如綿木羊毛骨肉毛髮指甲神經等之纖維無或不然其實吾人身體除血液之紅色毛髮之黑色而外皆由無色透明之纖維構造而成即其他之小生物亦可作如是思也

博士拍案曰然然余於昨夜思及生活於海中之幼蟲實亦一例格利芬曰然則君今已明解余語矣凡余今日所語之事去倫敦一年之後即在六年以內惟余獨自知之未嘗表白於世蓋恐無利於己也余之師胡柏青爲科學界之惡魔思想界之蠹賊時劫人之短噫根伯君乎君必知科學中有極不正當

之。統。系。焉。今。余。將。爲。發。表。不。願。以。余。之。聲。名。歸。之。於。彼。也。余。潛。心。研。究。欲。實。驗。余。所。發。見。之。原。則。而。實。現。之。余。向。未。以。之。問。世。良。以。此。等。法。則。之。發。見。每。易。惹。世。人。過。甚。之。毀。譽。也。余。思。研。究。充。滿。間。隙。中。顏。色。之。問。題。不。圖。於。心。理。發。見。之。

博。士。曰。信。乎。格。利。芬。曰。君。知。血。液。爲。赤。色。乎。今。乃。能。變。赤。而。爲。白。矣。此。余。今。日。之。所。發。明。者。也。博。士。聞。言。頗。驚。疑。不。定。不。能。見。之。人。乃。起。立。蹀。躑。室。中。曰。君。之。驚。愕。良。非。無。因。余。追。想。當。日。之。事。殊。覺。心。花。怒。放。蓋。我。於。日。間。厭。聞。學。生。呻。吟。之。聲。故。恆。於。夜。間。研。究。直。至。拂。曉。時。乃。有。一。意。外。之。事。頗。滿。我。意。因。之。思。想。潮。湧。者。蓋。余。一。人。在。實。驗。室。中。萬。籟。無。聲。僅。熒。然。一。燈。而。已。嘗。自。語。曰。如。有。能。使。動。物。之。組。織。透。明。則。人。身。自。能。隱。藏。不。可。見。矣。然。就。動。物。之。組。織。而。觀。之。顏。色。而。外。莫。不。可。成。然。則。余。欲。爲。不。可。見。之。人。非。不。能。也。此。種。思。想。與。智。識。若。吾。輩。白。種。人。初。不。以。之。爲。奇。特。余。思。至。此。亟。求。實。現。之。法。然。苦。求。不。得。乃。姑。舍。所。事。就。窻。下。觀。星。象。口。念。隱。身。不。見。一。語。翻。覆。不。已。夫。此。事。雖。甚。奇。特。然。余。絕。不。疑。之。爲。不。可。能。而。反。悟。此。人。身。隱。藏。不。見。之。事。實。有。此。理。非。甚。難。也。使。此。思。想。出。之。足。下。或。且。從。此。止。矣。而。余。則。不。然。仍。竭。力。進。行。與。貧。苦。激。戰。乃。致。陷。而。與。鄉。間。蠢。蠢。之。教。師。爲。伍。豈。料。其。結。果。固。得。如。今。日。者。余。思。世。間。不。乏。好。學。之。士。肯。犧。牲。一。生。從。事。研。究。此。事。也。余。之。從。事。於。此。已。歷。三。載。矣。三。載。之。中。不。屈。不。撓。到。底。不。懈。此。中。有。經。幾。多。事。故。即。使。余。怒。不。可。遏。者。即。諸。大。學。之。教。授。與。諸。老。學。究。每。乘。人。之。間。隙。而。加。以。抨。擊。焉。蓋。其。責。問。矢。集。益。以。嘲。笑。曰。君。之。研。究。何。日。乃。得。出。板。問。世。耶。甚。或。學。生。輩。亦。刺。刺。難。竟。夕。不。休。蓋。於。三。年。之。中。余。即。處。於。此。種。情。形。而。生。活。也。三。年。之。中。忍。耐。於。秘。密。煩。悶。之。中。而。終。疑。其。成。功。爲。不。可。能。矣。

博士亟詢曰。汝向言非不可能者。又謂茲事無甚困難。今乃又曰不可能者。何也不能見之人。乃行近窻側。而外望曰。噫。所缺者金錢而已。既又靄然其聲曰。余覺金錢之足以誤余也。無已。乃盜余父之所有。以爲之。雖然。余父識見殊不開。展竟以失錢之故自殺而死。嗚呼。

第二十章

不能見之人。面窻而立。時博士坐椅上。望不能見者之項背。忽有所感。倏然起立。執不能見者之臂曰。君其疲勞歟。君談論之時。蹀躞往來於室中。余乃安坐而聽。今請與君易位。望君坐此椅也。格利芬少選。方語曰。余惹起此事。爲去年十二月時。已辭職於堅希斯篤專門學校矣。乃於古來德鮑德倫街相近之僻巷中。某旅館內。僦一陋室。即以竊得之家產。購用具。室爲之滿。於是繼續研究著著。進行去。成功非遙矣。然此中有一悲慘之事。間斷余之研究。即埋葬余父是也。因此暫捨此陋室。以還家鄉。然此時固念於研究。未嘗片刻忘也。告窻之禮。備以一簡陋之馬車。載棺而行。其簡略。幾不成儀式。是日陰雨。且霾。有父執親誦經卷。此人衣服襤褸。面色黧黑。腰背僵僵。且以天氣嚴寒之故。涕墜且冰。葬事既畢。思一返空無所有之家。余村俗尙固甚敦厚。然今則不然。村人別無進步。獨傳染都會之惡風。若塗漆其房屋。若於通達之道路。或田間之小徑。皆堆積石子。乃致崎嶇不平。路旁則蔓草縱橫。皆不若往時之有天然風趣矣。余以神志蕭索了無目的之故。漫步村中。村人喧喧攘攘。一變往時淳靄氣象。而競爲俗不可耐之商賈買賣矣。

余固有父。余竊父物。父以失物而死。是以余雖未殺父。父實由余而死也。然余則轉咎老父。頑固以區區

第

一

集

金錢之故乃致犧牲其性命也。惟至今思之金錢實爲第二之生命。安得不重。余漫步故鄉。懷想幼時生涯。爲之神往者。久之忽而邂逅十年前相識之女。郎心怦然。動視線相集焉。欲引而與語。忽悟此非余今日所當爲之事。乃愀然去之。余此行有如夢寐。所遇皆如幻象。惟以鄉僻之地。別有風景。故雖自繁華之倫敦來。此殊不厭其寂寞。至於不得一友。可以稍叙鄉誼。則不無遺憾耳。雖然亦以村人蠢蠢。不足以語此也。因復念及可寶貴之陋室。室中器物用具。陳列井然。方待余之返。益覺余於研究實驗之外。無足措意者。嗚呼。根伯君乎。頃所云云。殊覺錯雜。無緒。殊非余輩所亟欲談論者。然余於此外諸事。幾若全忘。蓋余之記憶亦若爲彼飄零者竊取而去矣。余在此三冊書籍中。皆以暗號記之。此中所緊要之點。即爲使減少 Δ 以脫波動之兩個枚射中心間透明體屈折率之差。此事當於以後詳述之。余所亟亟者。惟取回此三書耳。

少選格利芬又曰。實驗中必需之物。爲小發電機兩座。而須以賤價之煤氣爲之發動者。余初以白色毛織物試驗之。於發電之際。變成極柔軟之物。繼而見有若烟氳上騰而不見矣。余初不深信此實驗也。然以手探置毛織物之處。仍觸得固體。乃取而棄之。他處此後遍覓。不得以其不可見也。實驗既畢。斗有一事觸發。余之異想者。卽聞背後有聲。嗚呼。回顧之。則於屋簷之下。有既汚且瘦之貓一頭。卽呼之入飼。以牛乳乃覺稍形活潑。復以破縷爲之摩拭。且與以牛油焉。余之有此舉。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也。其爲仁愛耶。非也。蓋爲供余之實驗也。故牛乳與牛油。殆爲餌耳。爲利用之耶。然當飼之拭之之時。忽覺天生萬物。莫不可愛也。

博士曰曷謂利用之。豈飲之以藥餌歟。格利芬曰然。曾飲以少許。蓋此非難事。且亦無損於余也。博士曰其有效歟。格利芬曰然。貓有特點二。即利爪與毛色是也。且君亦知貓眼之後。尚有何物乎。曰水晶體。曰



然毛爪雖特別。尚無甚大難。而此水晶體則不然。余於實驗時。先飲以使血色變白之藥。及其他諸必需之藥品。再飲以雅片。貓乃酣睡。余枕復施種種之手。續於是其色素漸消失。所存者。僅二目耳。博士曰奇哉。格利芬曰余恐其醒而逸。乃繫縛之。少頃。貓張其目而高鳴。忽有叩室門者。旅館之主婦是也。嫗愛貓甚篤。今聞此高鳴之聲。疑余欲

解剖之。因詢貓在室內否。余急以麻藥止貓鳴。而發誠懇之音。答以否。嫗猶不信。窺於門隙。終無所見。而去。惟余窗以簾為蔽。室內機聲。軋軋且充滿。麻藥之臭。恐嫗終以為奇異也。博士曰此實驗費時幾何。曰約三四小時。此後貓之骨。髓。脂肪等。相繼消失。消失之最遲者。為有色之毛。

第

集

端他若水晶體則抵抗力甚強終不能見效。惟略變其色耳。至於實驗成功已昏夜矣。隱約見目爪之外。不復有他。乃止。煤氣發動機而貓猶未覺。故去其縛。余亦以疲乏而就寢。惟以過勞之故。反致不能成寐。不覺想入非非。及至夜半。貓猶高鳴。余欲止之。而乏術計。惟逐之室外。忽見青光閃閃。觸余眼簾。身爲之戰慄。青光之來自貓目。但於青光之周圍不見有貓影耳。時牛乳與牛油俱已告罄。無以爲餌。不得已。起身逐之。祇聞其四竄聲而不見其究何在也。繼乃啓窗而逐之。頃刻之後。聲息寂然。蓋已逸矣。博士問曰。不能見之。貓既未捕得。究以何往。何以不能殺之。格利芬曰。余亦不解。何故。但能滅其形而不能殺之。也是貓既逸。匿於古來德鉄菲特街之旁。行人之過彼者。惟聞其鳴聲。而卒未能見之。余逐貓後。仍不能安眠。拂曉卽至室外散步。因思是晨所遇之事。極可紀念。故今日猶歷歷如在目前。時余猶與常人無異。非不能見者也。然余信步行來胸中無限之思潮湧現而出。蓋覺余日來精神困憊。雖當晨曦之下。已覺不支。是日天氣晴朗。但爲時尙早。霜痕點點。猶有餘寒。顧余腦筋中不能受天地景物之感。觸第覺疲倦已極。不能自持矣。

余思余之成功。固可操左券。然未能確定何時也。余前後專攻此事者。計亘四五年之久。猶以爲未足。苟再鼓餘勇以從事之。至發明之日。恐鬢髮斑白。老夫耄矣。然諸如此類。外界之感。觸不能稍動。余心稍移。余志也。余腦之疲實。因用腦過度。有以致之。乃思稍事休養。或投以藥石。諒不難復元也。要之。余既有此志。則非實行余之思想。達到余之目的。不可也。故自信益堅。且勉力爲之。寧消盡余之腦力。以期成功耳。時余見一童子游戲於旁。於是極目四眺。以爲世界上能成爲不能見者。恐唯余一人而已。余思倦而歸。

畧進飲食。且略飲司脫里克尼少許。和衣而睡。司脫克里尼者。猛烈之奮興劑也。疲勞者飲之。可以振作精神者也。

余醒時。精神煥發。而似屢欲暴怒。博士曰。或卽此藥之作用歟。格利芬曰。然余既起。坐室中。忽聞叩門聲。啓戶視之。則逆旅主人也。主人爲波蘭之猶太人。衣灰色衣皮鞋。亦精美。其狀至有儀表。蓋渠之來以貓故也。初主婦聞貓鳴。恐爲余殺。乃轉告主人。主人忽忽來。堅詢貓之所在。蓋彼俗嚴禁殺生。恐余有解剖之舉。乃期期以爲不可。余嚴拒之。以不知惟余室中之煤氣發動機。有震撼之聲。彼猶太人乃架一德國製之銀絲眼鏡。遍察室內。繞行數次。似欲探視余室中秘密裝置之物。余心中大恐。故作鎮靜之態。因雅不欲彼近裝置機械之處。乃阻立其前。然彼之好奇心。乃益甚。以爲余何獨居一室。行動詭秘。且於室中裝置機械。事屬危險。有違警章。該逆旅房屋清潔。而余室則否。且余舍房金外。絕不破費一文。以是感情乃大惡。欲揮之去。彼乃謂巡視客室。乃主人之權利。余憤極。遂扼其頸。揮之門外。主人却步。而倒余乃鍵室門。危坐椅上。而戰慄不止。

時則主人復咆哮於室外。惟以無人應答。乃逡巡而去。余思此事。良未妥。彼若以主人之權力加之於我。余將何以拒之。躊躇再三。覺非他徙不可。時余僅存二十金磅。且大半貯蓄銀行中。今旣欲他徙。不得不取出之。乃部署室內用具。夫余之研究。將次暴露於人矣。殊覺爲我之妨碍。蓋功虧一簣。苟不能成功。則數年精力化爲泡影矣。乃取筆記三冊。卽現爲飄零者所竊取。而遁者。自古來德鮑得倫街郵政局寄之。余倉皇歸。主人亦拾級登樓。繼來余室。蓋彼或聞余啓戶之聲。而躡足。余後彼凝視余面。不已。余遂用力

閉門。闐然作響。聲震全屋。主人猶徘徊門次。乃余自作準備圖遷地之計。

夕陽西下。余整裝將畢。復稍靜坐。服漂白赤色之藥。乃沉沉睡去。忽又有叩門者。繼而足聲復遠。少頃又至。見青色之紙片自門隙而入。余倏然起。關門詢其何故。門外佇立者仍爲主人。所投入之紙。乃逐客令也。時彼植立。余前注視。余面若不勝其驚訝者。爾時彼畧不稍易其視線。且口中喃喃不辨作何語。繼乃擲其燭與警察署中之押遷命書而去。余亦默然。未與之交一語。及彼既去。乃閉室下鍵。至鏡前自顧。因悟彼之注視余者。蓋以面色蒼白故也。余頗自驚恐。以爲罹疾也。一夜之間。乃愁悶而致身體衰弱。且又發熱。第覺齒擊身顫。如經暴怒。余自懼。或將暴卒也。且喘聲大作。有若嘗麻藥之貓。幸在室中。無他人能見此狀者。呻吟終夜。且難以嚙語。繼而知覺全失。及醒時。而面色憔悴。不可名狀。痛苦既痊。因自念將殃及己身也。此時天將明矣。引手以觀。祇見余手乃如玻璃上積有蒸氣之痕。及日上三竿。則併此氣水而無之。已成爲一種透明體矣。余閉目則視線乃奪透明之眼皮而出。見室中種種凌亂之器物。余遂自裸其體。頃刻間見身體全若玻璃血焉。骨焉。均變爲無色白而且細之神經。至此亦復無覩。最終則僅存指爪。然光滑而與前被污之綠氣斑痕則已消失。而成爲枯白矣。余此時胸中甚覺急燥。以被密裹。余體以不能見之足行至鏡前。鏡中別無所覩。惟隱約如雲霧之影耳。余初不料其變形之速。既驚。既喜。幾欲前仆而不意。余額乃觸於鏡面。覺痛始知也。

余趨至機器之旁。其狀若狂然竊。幸終乃得告成功。余復以布掩目而就寢。及至午刻。而擊門之聲至。爲所驚醒。幸此時精力已復。元靜坐椅上。聞門外語聲益急。余乃起立。毀所裝置之機。其聲甚巨。惟思以後

可以重裝。乃散亂之。叩門聲與雜語聲又作。語聲則爲旅館主人與其他二人。余不之應。取布縷枕簟等物。啟窻投於簷漏之上。關窻時聞門聲大作。有若欲奪門而入者。然門鍵甚固。恐一時不能遂。彼之願時。余且怒且驚。乃急急整理各物。而余此時爲怒氣所充。塞頓懷惡意。遽以枯稿破紙等。飛擲室之中央。啟煤氣燈之栓。時擊門之聲益厲。而余於倉惶之際。遍覓火柴。不得。憤怒之餘。以拳擊壁。於是啟煤氣而一躍出窗。踞簷之上。攀窗框而下。窺時余雖自知未必爲人見。可退處旁觀之地位。然心中仍志志不止。時彼等已破門而入。卽旅館主人與偕者。則爲主人之養子。二人皆二十三、四歲之強壯青年也。繼三人而入者。則爲主婦一老嫗。嫗口中念念有詞。

余思彼等既入室。而一無所見。必驚奇不已。其中一青年。則啟窗四顧。此人之目光閃閃。短鬚覆其厚唇。外望時。其面之距余。面僅尺許耳。余能見彼。而彼不余見。餘則四覓室中。老人則啟視壁廚檢閱床頂。噴雜至不可名狀。余固屏息不聲。而彼乃自問自答。殊可笑也。余自窗框內窺見。四人憤怒異常。老嫗則四顧如老貓之覓食。其實余未嘗遠離彼等。而彼等則紛擾至此。抑亦可哂矣。彼夫婦二人之議論。則以余爲解剖學者。一青年則以爲余乃電氣學者。以機器等物爲證。堅持其說。而辯論不止。然彼等以爲余決未外出。乃閉大門。老嫗復遍視床下。且央鄰室之屠者。販賣水果者。互相商議。然語皆瑣雜。不足道。余之發熱機械。非如普通之物。而用特別裝置者。若一入於稍有學問者之目。則恐殊不利於吾。余乃乘機趨至床前。翻倒架上之發電機。及發熱機。且破壞之。此爲余極冒險之事。彼等聞機械破碎聲。又復鬩。然余乃得乘機出室門。而至樓下。余至樓下室內。想彼等四人必聞機械破碎之聲。而驚懼。或仍以爲余

尙在室中也。時余既無心俟彼等之動靜，絕不顧彼等果如何而亟取火柴，燃破紙及雜物，且置椅子及被具等於其上，再取橡皮管通煤氣於此處。博士愕然曰：汝火彼家歟？曰：然也。此爲隱，余罪惡之惟一方法也。且此事固無大妨礙，余乃闢大門而行。至通衢時，路人已不我見矣。噫！不能見之事業大功已告成矣。此爲余奏功效之第一步。余此時腦筋之思想似已滿足矣。

第二十一章

格利芬曰：凡人之理想自難完美。方余欣欣然拾級下樓，卽感困難，蓋不能自見已足之何在，乃致跌仆者凡二次。卽於啟門之時亦頗不便，以余本不善爲此也。雖然，凡此種種，僮困難而已安足阻余之進行哉？夫辛苦累年，一旦成功，當時意氣之盛，可以想見，益以行動自由，勝人萬萬，好奇心因之而作，常思利用已之不爲人見，而加侮於人，故一時行路之人，或失其帽，或遺其物，皆狼狽不堪。余乃大樂。

信步前行，及至古來德鮑得倫街，忽思既不爲人見，則不知觸遇他物之時，亦有聲息如常人否。亟欲試驗之，適有肩噴水而過者，兩筐甚巨，余奇之，因之爲試驗品焉。於是拳其背，彼人既怒，且驚，余不禁大笑。且曰：汝筐中有鬼語已，頻搖其筐，彼人聞聲棄其負，向余衝突。時有一魯莽之馬夫奔至，揮拳着余耳際。余於憤痛之餘，用力推之，以爲報復。馬夫倒退數十步而跌，路人見之，莫不駭然稱怪。頃刻之間，騷擾不堪。羣圍馬夫問故，余得隱於商店門首，繼而排衆以遁。遁時見身旁有一屠夫怒目而視，揚其屠刀，似爲馬夫抱不平，將預乃公事者。余怒其無狀，亦推而倒之。幸彼不余見，否則恐將嘗其屠刀矣。以後騷擾至如何地步，余不得而知之。此事至今思之，猶自覺孟浪，惟受此頓挫之後，頗自小心留意，惟恐與人衝

突。行。路。之。時。雖。王。道。蕩。蕩。而。余。則。有。如。履。崎。嶇。焉。是。日。下。午。至。牛。津。街。以。人。不。能。見。余。故。行。路。之。時。多。不。為。余。餘。地。余。乃。大。苦。在。牛。津。街。之。時。摩。肩。疊。踵。以。行。不。意。足。入。小。溝。腹。



為。車。輪。所。擦。痛。乃。不。可。名。狀。然。呼。號。無。用。惟。有。吞。聲。飲。泣。而。已。無。已。攀。隨。空。馬。車。之。後。但。事。屬。危。險。故。身。體。戰。慄。齒。牙。相。擊。且。時。當。冬。日。天。氣。雖。佳。寒。仍。無。似。余。裸。體。不。衣。冷。不。可。耐。腹。為。寒。氣。所。侵。因。之。大。痛。在。此。窘。極。之。境。遇。晦。腦。忽。明。膽。亦。大。壯。以。既。不。為。人。見。不。妨。躡。入。馬。車。為。上。客。也。車。行。既。遠。去。牛。津。街。過。德。登。亨。角。心。中。大。快。蓋。此。種。趣。味。

非。不。能。見。之。人。不。能。享。也。軀。體。既。安。適。乃。籌。還。我。本。來。面。目。之。法。

行。經。姆。台。見。一。長。身。玉。立。之。女。子。手。持。黃。色。書。籍。喚。馬。車。車。止。余。自。慚。形。穢。不。欲。與。美。人。同。乘。躍。出。車。門。幾。與。一。場。車。相。撞。可。謂。險。矣。乃。擇。道。向。勃。倫。斯。巴。理。街。博。物。館。之。北。方。行。該。處。極。清。靜。不。虞。與。人。衝。撞。而。

第

一

集

寒乃益甚。因思：昨今二日之境遇，一變如斯。前途茫茫，不知困苦將伊於胡底也。煩悶之極，幾失聲而哭。循行至街之西端，有一白狗自藥學會之門奔去，嗅余所經之跡，遽踵。余後，余初不注意之。繼思：犬性至靈，其鼻與心之作用，猶人之目與心之作用也。余固無形色，可不爲人見。然安能無氣味乎？然則欲逃，人目則易欲逃，犬鼻殊不可能也。今彼踵余後跳躍而來，是可知彼必知余行於彼前也。及經楷來德拉山街，返顧之，則見犬行益近，乃覺不可不急圖避之之法矣。

余聞音樂聲自遠而至，尋見有一團體自拉山爾來，衣紅衣，首以救世軍之旗，從行之象，歌讚美歌，且嘻。噫然談笑，頗示得意之色。余不願與彼輩同行，且離寓太遠，往返不便，乃佇立博物館門前之白石階上，倚鉄闌少息，以待彼等之過。幸犬已聞音樂聲，垂尾向勃倫斯巴理，以去。音樂隊漸近，聞其讚美歌曰：我曹爲善，兮終能升天。謁上帝隊伍紊亂，無序繼而樂不成調。余對於宗教向甚漠然，視之故彼雖以升天謁上帝誘人，余仍無羨乎斯也。時有店夥數人亦立闌干之旁，忽發異聲，相互問答曰：噫，夥件，汝視何物者？此非足跡乎？跣足之足跡，果何自來乎？余視此數人及其所指之足跡，蓋卽余立之處也。乃移步立於潔淨之階上，時路人甚夥，幸皆惘惘而過，不稍注意。否則又將受窘矣。救世軍去未遠，鼓聲與呼上帝之聲猶震耳也。忽又一人曰：有跣足者登茲石階，尙未走下，其足跡有滓泥與血痕。羣衆旣散，獨留一少年狀若偵探，發其尖銳之音曰：請觀此處語時，手指余足，蓋彼或已知余足染泥汚而登石階也。時余進退莫知所措，又來一年事較長者曰：已躍而上矣。其爲鬼足歟？語已而去。有一面露驚異之色，意殆欲得余而甘心者，佇立於旁。又有一小女孩亦凝視足跡，然皆未觸及。余膚余靜觀彼等。

舉動繼而略一舉足。女孩驚退。乃乘機躍登他家。堦上有一店夥。甚爲靈敏。若見余之動作。者卽高聲呼曰。足跡移至彼牆次矣。衆人聞語。卽視近余立處。路人之跡。余者除此三人。而外猶有隨行救世軍後之衆人。衆人皆有驚惶疑懼之色。余見人聚太多。若不早圖脫身。恐將無及。不得已。犧牲一青年。推之使仆。飛躍而奔。至拉山爾街之十字口。隨後至者。凡六七人。相離僅咫尺。當時甚爲危險。未被撲得者。差一髮耳。固非若今日談論時之從容不迫也。六七人後。猶有繼者。余行作環形。及三周。而後足底之泥。漸乾。行動時。略無踪跡。心始釋然。復得少休。且得乘暇。拭擦足底。以去乾泥。追者始見足跡。模糊終乃不見。不得已。各鳥獸散。散時共計有十二人。然而衆人追余。余終得遁。且以奔走之故。身體略暖。惟與人衝突而被創之處。亦漸痛矣。益以赤足奔逃。經大街小巷。奔波於沙石瓦礫中。足底爲之流血。行時若跛。偶遇一瞽叟。跛行避之。叟失其目。故鍾其靈敏於兩耳。已聞余足音。將與相撞。口中喃喃不已。余若與人相撞。必至其耳旁。任意辱罵。以雪余憤。今於此叟。則否。不恤讓步。憐其瞽也。余旣疲勞。天復雨雪。雪花朶朶。打余面。寒氣砭肌骨。而無以避之。途行時。復須留意。犬之鼻嗅。故東躲西避。進行甚緩。惟聞途人。不論老幼。咸呼火災。衆人聞之。則向余所居之旅館而去。余亦隨往。則見黑烟團團。踰電桿。越屋脊。沖入雲霄。蓋余之縱火。已告成功。此次除小冊一本。備忘錄三卷。而外。凡余之衣服器物。盡付一炬。化爲烏有。欲掩一己之跡。而失一己之物。未足爲不幸也。惟殃及旅館中之旅客。不無非憾事耳。旅館化爲煙塵。遽升天國。從此不復見於人間。余抑亦救世軍之健將也。

不能見之人語。竟繼以長嘆。博士聞之。如有所感。眺望窗外。少頃曰。請續述之。

第二十一章

格利芬曰。正月之中。余疲勞困苦。殆臻極點。老夭復作。惡累日降。雪積不融。若欲葬余者。思之真可畏也。嗚呼。歲月蹉跎。余將耄矣。不能見之事業。猶不能公諸於世。且顛頓挫折。層出不窮。如履險巇。不知何日方能就平坦之途也。大地茫茫。衆生芸芸。然以衣衣。余者以食食。余者以屋宿。余者一無其人也。禦寒無衣。充飢無食。避風雨。霜露無屋。余將何以爲生也。世有慈善君子。肯不吝一舉手之勞。以拯余於將斃者。今日唯一之希望也。少選又曰。余之行爲。人皆引以爲慘。酷可怖。此亦無可諱言。惟一切舉動。要不外求一安全之避難。所爲目的。及既得之。仍欲繼續研究。所學若慘。酷可怖之行爲。豈余好爲之哉。余欲研究而不惜犧牲一己者。志圖供獻於社會耳。決非藉此圖逞私慾。如今日不以爲勞。而語君以前後顛末一秉斯心也。

若食與眠。凡人俱有一定時刻。惟衣服禦寒。爲晝夜二十四小時。無時能或免者。此卽最困難之事也。搜索枯腸。求一完美之法。終得一策。乃返至楷滑街。與德登亨角之轉角。見一勸工場。勸工場爲一高大之建築。而百貨陳列。想君必知之甚審也。余意不如名之曰百商店。之爲當。以其食物。毛織物。絲織物。書畫雜貨。莫不俱備。旣行近其門。門非常敞。乃立待其出入者。少選一馬車當門而止。車中人衣制服。冠制冠。一望而知其爲勸工場中辦事人。搖身而入。余亦得乘隙進。見貿易方盛也。衆人熙熙。余反不自安。乃任意遊覽。及至樓上。見有一室。廣袤宏敞。陳列床褥等物。余卽就寢。其上儼若據爲己有矣。時旣晚。已燃燈。

居此之意。彌決。但見諸辦事人。目光閃閃。小心翼翼。以守其物。余復思。至售衣服食物之處。盜取所需之品。以資使用。或多盜金錢。以備投宿旅館。再行研究。一俟無懈可擊。即公之於世。此雖是當時偶爾之思想。然至今猶以此爲志也。

少頃。勸工場將閉門。遊客相繼外去。辦事人從事整理。其貨物覆之以巾。位置椅架等器。甚爲敏捷。及諸事既竟。亦相率散去。余離床。至場之中部。望見諸人皆欣欣然返其家。業務繁重者之勤勞。此次實創見也。辦事人既去。留少年五六。灑掃各室。室中多有鋸屑。屑最易傷足。故即趨避之。而躑躅暗中。但聞帚聲大作。歷一時許。勸工場之大門閉且鍵。場內并帚聲而寂然矣。乃至美術品室。樣本室。徬徨良久。繼而忽覺留此高大之建築物中者。僅余一人而已。場臨德登亨角街。故室內雖靜。而路人之靴聲得得。聞之甚悉也。

至賣鞋襪之處。於其櫃之屨中。覓得火柴及燭。燃之。而啟其箱篋。解其包裹。即得所需之物。蓋其主人恐勞余之尋覓。已明標包內品物之名於外矣。包內爲純毛之絨襪。與領衣。余擇厚者。取其各一。復至衣服之處。取衣袴。外套帽子。擇帽子如僧侶所用者。以其緣下覆。可蔽面貌也。衣冠粗備。畢肖人形矣。復登樓入休憩室。室內備有冷牛肉。割而食之。更煮咖啡爲飲料。副以水果葡萄酒等物。又見毛毯一條。取而裹膝。擁爲己有。繼至售玩具之處。得一贗鼻。惟贗鼻之裝置。甚非容易。須有眼鏡壓其上方。可免脫落。乃遍覓之於場內。忽有觸余目者。有一面具。上附頭髮。極適余用。不覺大樂。所需之物。既備。安然就榻。睡時。預想明晨。可任意喬裝。變化甚爲欣慰。余心既適。余體亦安。進而思化裝之法。衣冠而外。必須以繡。

帶裏頭。且以所得之錢。購眼鏡。如是。則當無人能窺余之秘矣。噫。根伯君乎。理想者。事實之母也。是晚。余之所思。滿足。達極點。迨夫今日。方知理想者。非即實事也。使余於是晚。即解是語。則恐灰心。無生氣。將覆翻不眠。不能遽然作夢矣。吾夢甚奇。或逢前事。或入新境。今尚能歷歷憶之。猶可爲吾友告也。

余夢見一奇醜之猶太人。入室喚余。躡其後者。尚有一老嫗。俄而二青年。繼入。咆哮不已。此蓋重歷前境也。尤可稱奇者。余衣忽消滅。大風倏至。余身飄飄然。吹入空中。止於邱陵之旁。見父墓之側。有一老僧。伏而涕泣焉。且曰。土仍爲土。灰仍爲灰。塵埃仍爲塵埃。萬物有本歸向來處。去忽又回首。顧余曰。汝宜同來。同去。余不自主。應其聲而就之。如被魔攝。被推入壙。偃仆於棺蓋間。棺中發異聲。司事之工人。以泥土下。傾若皆不識余。而不余恤者。余爲驚醒。戰慄不已。想像之。如在葬禮中。老僧者。葬禮之執事也。

天既曙。晨曦耀目。余乃起身。祇見雜物滿堆。余前人聲亦漸嘈雜。於是卷起窗帷。延陽光入。時有二人。行漸近。余急覓逃避之路。免爲所見。彼行更近。忽呼曰。噫。此間非有人耶。又一人曰。在何處。余竄至室隅。又逢一人曰。此間似有賊。不得已。再竄。至他隅。徼天之倖。得蔽於櫃後。但聞有人云。衆留意。此賊必仍在樓上。又聞衆人聚議。欲加搜索。頗極憤怒。思有以懲之。但必先籌逃遁之法。蓋是時未悟。解去衣服。即可不爲人見也。有指余所踞之櫃而呼者曰。人匿在彼。余至是不能隱忍。一躍而去。取一椅子。擲呼指之人。而奔。彼人迅步而前。余將至樓下。見梯端有采色鮮明之花盆。即捧而擲之。盆碎裂。彼追彌急。且高呼焉。余急匿入休憩室。遇衣白衣之庖丁。頗足陋。余於危。乃急取鐵器。洋燈等物。作自衛之武器。以待庖丁之至。庖丁鑿夫。先追者之被創。逡巡不敢進。余乘暇得解脫。衣服等物。至於赤體。行動復得自由。隱蹲室隅。

旁觀彼等之紛擾。少頃巡警三人昂然入圍。近余脫去之衣服中。有一人曰。母任賊。遁賊必在近處也。雖然彼等作此言。固不余見也。因復竊聽其議論。咸謂賊狡。乃棄衣而遁。余返休憩室。坐火爐之旁。而憩息。乘間竊飲牛乳數杯。追念往事。少頃又有二人入。若曾相助來捕余者。語頃刻之事。甚爲憤慨。且誣余竊巨款。藏匿某處。余恨之刺骨。計欲小弄狡獪。以既不能久居於此。不妨多取貨物分送各處。於余無益於彼有損也。繼以手續不便。不能如願。而止。將近午刻。氣候漸暖。雪亦融解。余既不能久留彼間。須另圖他適。惟此策之失敗。良覺可惜耳。

第二十三章

不能見之人。續曰。使君處余之地位。感此饑寒暴霜雪之苦。恐將中途變志。舍此不爲。而亟圖恢復原形。以享人世之樂矣。顧在余則不然。艱難困苦。決不足以挫余毫末反足。堅余之志也。夫吾今日固已不爲人見。願欲求大成功。則猶渺焉。未可期。蓋自實行數月以來。知缺點甚多。欲完滿成功。非先補此缺陷。不可。缺陷者如下。雪之日不能外出。否則積雪。余身將爲人見矣。天雨之時亦然。卽如清晨之大霧。與微雨。髣髴皆可沾余身。而隱隱爲人形之輪廓。如路人遇之。又將引爲怪事矣。較雨雪大霧更形多而更足。困余者尙有一事。倫敦空氣之濁。無人不知也。空中充塞煤灰塵埃。如附余體。又將爲人見矣。之數因者。雖不知實現之於何日。要非甚遠也。

古來德鮑得倫街之小巷。余故寓之所在也。余既離勸工場。卽信步向小巷行。見衆人圍觀旅館之餘燼。乃不復前。是時心中別無意嚮。惟亟欲衣服而已。見路旁有一雜貨店。內列新聞糕餅。文房器具。假面。質

鼻等物因重觸在勸工場時之慾望。但雜貨店中人甚多。不宜冒險。乃引去之。迤邐至斯屈倫特街之北。不自知將何適。

是日天氣嚴寒。北風凜凜。余亡命奔跑時。虞與人衝突。顧頗自謹慎。猶憶於哈德福特街。避一男子。幾爲馬車所輾。御者故揚其鞭。余不之顧。而入路旁之小菜場。坐於場隅。菜攤之側。屏息不敢作深呼吸。恐爲人聞也。然冷而戰。栗終不能已。繼欲噫。乃去小菜場。

寶利街有一極齷齪之小店。專售舊衣服、贗品、草履、面具等物。屋爲古式。是極低之五層樓。光線甚劣。室內陰森。自窻內窺之。闐然無人。於是按其門鈴。啟門而入。見衣架旁有大鏡一面。卽匿其後。但聞履聲甚重。自內室應門鈴而出。余欲乘機躡足入內室。觀察室內情形。以便竊其假髮、面具、眼鏡、衣服。因諸物一備。不難化裝。與常人無異也。此計畫失敗。與否仍難逆料。惟竊其金錢。想必成功。則見自內室走出之人。矮而駝隆。其類腕長。足拳。觀其唇有油膩。卽可知余之來實擾其食也。彼人旣出面露喜色。表其歡迎。顧客之意。然四覓之後。顧客杳然。大失所望。乃啟店門。罵頑童惡作劇。以洩其憤。少頃頓足而入。余尾其後。似爲所聞驚而止步。彼耳之聰實逾常人。萬萬也。回顧者再不能見余。乃復閉門而入。余逡巡外室。不得入內。幸彼精細好狐疑。復啟室門。視店內復有顧客。否植立門次。示其鎮靜之態度。再往櫃旁檢視貨物。呆立片刻。余乘其室門未閉。躡足而入。則見內室旣陋且小。用具稱是室隅有大面具甚多。桌上則早餐之杯皿錯雜。彼人入室後坐而早餐。咖啡香氣騰騰。似比普通者爲佳。其實非上品也。僅以當時饑餓之故。殆愛之益切耳。愛之不可得。於是嫉之。嫉之而不敢作聲。僅能獨自垂涎而已。室有三門。一

達外室一通樓梯。餘一可至地窖。皆閉掩甚嚴。余以主人在座。且極靈敏。故不敢走動。寒風颯颯。乘門隙入。吹余之背。勉強耐之。欲噫者。二次亦不敢發。

余素富好奇心。故每至一處。喜把玩各物。今則忖足不敢動。屏息不敢聲。以待主人之食。然怒之彌甚矣。彼人餐畢。聚殘污之器皿於黑盤中。揩抹食桌。捧盤而去。啟門不闔。卽往洗滌。余見其不隨手閉門。方知是人決非事事精細也。赤足立磚地。寒乃尤甚。於是移椅近火爐。踞於其上。爐火將熄。爲之加煤。彼人聞聲趨至。睜目四顧。一無所見。然幾觸及余身也。少選。漸形鎮靜。退至門次。再視室內者。屢方出。

余坐小室內甚久。彼人既洗濯食具畢。卽啟登樓之室門。余得隨之。拾級而上。忽又止步。凝視余所立之處。頃耳而聽。卒然曰。確無一人也。語已。以指按唇。目上視。復作數語而至樓上。

彼按門環。且疑且怒。似聞余足聲。週行其四周者。其耳覺之靈敏。深堪嘆服也。彼盛怒時。面色尤黑。詈罵誰敢入其室者。復自探衣囊。有所搜索。顧不可得。乃趨至樓下。怒容益著。足音極重。余坐梯端。以待其返。再登樓時。猶呶呶不已。啟室門。竟入。余方躊躇進止。而門已闔然閉矣。時觀察屋之外形。爲古式。卽可知建築已久。今造其堂。輿見其構造。知頃言之不誤也。屋頂小室之紙壁已破。可任鼠族自由出入。門環鏤作黃色。已不易旋動。室內陳設陋質。不華蓋。其形狀如舞臺佈景所用之物。零星舊貨甚夥。則陳列之骨董也。鄰室堆滿舊衣服。余蹲而檢擇之。若適余用。若則否。豈知用心太專。未暇兼顧。主人之在室及彼行近。始覺之。則見手握六發之手鎗一柄。張其口目曰。是必彼婦爲怪也。

余見彼退後數武。掩室門下門。鍵余乃惘惘然。不知所措。徘徊窗下。恨之至極。因思不問此人精細至何。

第

一

集

度於余。何與。余可儘先實行。余之所欲。爲於是。取衣架之衣。彼聞聲。驚奇尤甚。旣行近。余又倒却。幾步。若甚恐怖者。少頃。彼微聲曰。是豈鼠子乎。觀其猶疑不決。咋舌者。再知其已中餒矣。余遂至板壁之旁。故作鼠聲。窸窣以惑之。然細審之。彼握手。鎗鍵室門。藏鑰於囊。不解其究。欲何爲也。余欲窘之。苦無機會。繼悟此人必獨居。無論如何。必無聲援之者。於是不假思索。竟拳其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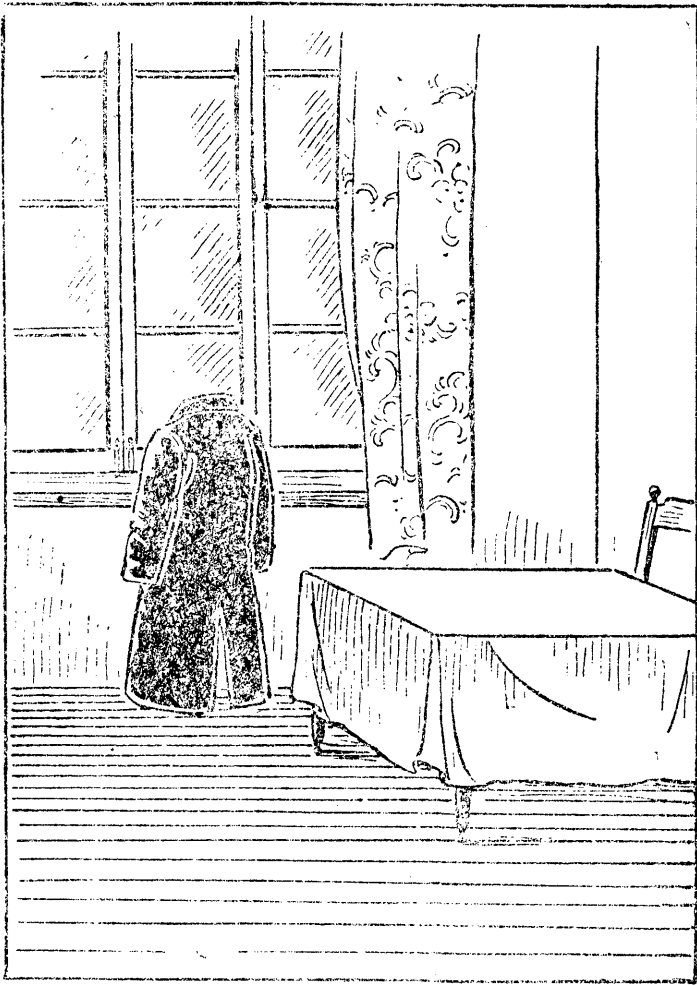
博士驚躍曰。竟拳其顛乎。擊顛易傷腦。竟毆其顛乎。格利芬曰。余方欲毆之。而彼正擬下樓。乃擲以椅。着其背。彼循梯。跌撞而下。博士曰。彼亦人也。此舉未免太忍。格利芬曰。彼僉耳。此又何妨。余之入其室。初思任余變裝。任余走出。其他皆不願見也。今乃事事阻余進行。不逞余意。故毆之者。懲之耳。毆之不足。復用布疋束縛之。博士曰。縛之歟。彼何罪於汝。格利芬曰。余思最爲要着者。使之安靜。不聲然。彼猶不自量。伸頭出布力圖掙脫。根伯君乎。使當時有能見余之面貌者。當爲凶獍。無比如惡魔之將噬人也。然亦幸而余可不爲之見。否則頗爲危險。以彼有手鎗。足以殺余也。

博士斷續自言曰。此雖無與余事。然在英國領土之上。今日坐於余前之人。乃專事強奪者。格利芬曰。強奪乎。非也。若言強奪。則將名余爲盜。夫盜豈好名詞。汝何憤憤。妄以惡名詞名汝友也。余縱肯自承此名。汝則何所見而云然。博士曰。汝且言。彼人復何如。不能見之人。條然起立。憤憤曰。汝語語貶余。是何用意。博士此時亦現藐視之色。將欲有言而未出口。繼乃曰。此卽其結果。歟。語甫畢。又一變其態度曰。如此處分。彼僉亦屬至當。不然。又將妨君行動。惟後事如何。格利芬曰。君此言頗中肯。不如是者。將妨余矣。故余之出此實不得已也。蓋當時室旣鍵。彼持手鎗。努目覓余。以洩其無爲之怒。然則余作此舉。不爲過甚。

歟。君猶將非難余之行爲歟。博士曰。余決不加人。以非難。何況此爲過去之事乎。此後復如何。格利芬曰。余饑已甚。乃至樓下。見有麵包、牛油等物。大嚼之。以鼓腹焉。益以水和白蘭地酒爲飲料。餐畢登樓。入堆置衣服之室。忽忽擇適用之物。裝於一提囊。主人則安臥於地。旁觀余之動作。噤不能聲。余至窗。許向外眺望。見陽光甚強。街道尙熱鬧。車馬往來。亦殷。返顧室內。陰氣沉沉。甚爲黑暗。蓋窻以茶色之厚呢爲帷。光線不能透入。故以帷爲界。內外恍如隔世。余固不染迷信。故處此陰森可怖之境。尙不胆怯也。忽覺樟腦之臭味刺鼻。知是人之愛護衣服。甚爲周至。惟於今思之。僅爲人代勞而已。更觀察周余身之各物。足證其爲獨身主義者。抑亦奇人也。

余意未足。復索衣服於無意間。得一小箱。預度其中必爲普通日用必需之品。因啟視之。頗出意料之外。蓋胭脂、白粉膏藥等。滿實焉。於是思及。旣得衣服。復以胭脂、白粉塗於顏面。及其他衣服所不能蔽之部分。則仍可表現余之形色。故於變裝。有大利也。然亦有缺點。因去脂粉之污。必須數種之藥品。及長久之時間。故於隱沒之時。亦大有不便耳。繼揀得一最好之贗鼻。與天然者僅略異耳。復取斑白之鬚髮。諸物粗具。獨缺一襯衫。因計購之於外。可也。於是從事變裝。頭裹綿布圍巾。穿駝絨之長靴。搜其賬箱。得金磅三銀元十二枚。尋入內室。又得金磅八十身。有衣囊。有錢。從此又可廁身儔人。廣衆間矣。顧尙有一躊躇不能自決之問題。卽服裝雖備。究能欺人耳目否也。趨至小鏡臺之下。對鏡檢察。幸無缺點。殊爲欣慰。乃下窻帷。至樓下。將出門。復對鏡觀之。頗肖常人。欣然徜徉通衢。幸態度從容。未招行人之注目。余之此行。抑猶優伶飾守錢奴而登舞台也。

不能見之人自述略停頓。博士問曰：此駝公如何？格利芬曰：以後未有所聞。就余推測之，以後彼必解脫。此縛矣。不能見之人語畢，立窻下外望。博士曰：然則汝出斯屈倫特街之後，別有所為否？格利芬曰：化裝終不得云成功。今日述之殊覺可嘆。余離駝公家時，以為困難之事止於是矣。有所欲為無所妨矣。從此將與人無忤，優遊人世。即使萬一有危急，祇須去我衣服，還為不能見之人。則人仍不能捕余。余之行動仍得自由。決無所不可也。不料第一次於大庭廣眾之間，午膳即逢困難。以余盜得新財產之後，即僦居旅館，與眾交接，頗自豪華。而於



午膳之時，不得不去假面，暴露不能見之真面目。故就座不及十分鐘，即不終席而逃。懼為人見也。余固不知汝之食慾何如，但若處余之地位，恐將叫苦不置矣。博士曰：余或不致如斯也。格利芬曰：余預想嗜好之各物，不能如願食之，故大失所望。而饑腸怒鳴，不獲已，他往獨占一室。眾人見余之舉動，頗以為奇。

異略加注意。雖然衆人固不知余之往事也。余既獨據一室，乃得任意大嚼。雖不求嘉肴，然充饑則有餘也。食已，故示人以從容散步而吸雪茄。然由今思之，各方面之不利甚多。君必不樂爲不能見之人也。至於嚴寒之季，塵埃滿空之處，熱鬧之邑，益不相宜矣。

余於實驗以前，預計成功以後之利益，悉成夢想。及是日之下午，失意殆臻，其極。蓋初以慾望逾常，今之結果乃反是也。夫欲爲不能見之人，豈難事哉？盡人能之也。及一旦告成，則此人與幸福長別離矣。所抱之慾望，何從達之？何從表現之？至云戀愛則戀愛之人，或將發余之秘，又何戀愛之可云乎？無政治上活動之趣味，無虛名之可慕，誠若是更有何望於世間？故世人之諷余者，祇云頭裹繃帶，故作神秘而已。諷我云者，實卽余爲不能見之人而得之褒獎也。

語已，又視窻下博士見其友滔滔談論，不能稍加攙語。及其略止，卽問曰：然則君至阿伊賓，何爲者？曰：余至彼處，固抱一志，望志望如何，卽圖恢復余之原形也。此志至今猶抱負之，常思達此志望之後，復能任意隱現，卽爲余最高之目的。博士曰：君逕至阿伊賓者乎？曰：然。余僅携日記三本，行李數件，及實驗所必須之藥品，以往。凡余之計畫，悉在日記之中。若得取回之三書者，必盡以示君也。猶憶是日至阿伊賓，於大雪之中，余惟一意保護余之厚紙質鼻，防爲水濕也。博士曰：彼等卽以發見質鼻而追君歟？曰：然。余逃之時，曾毆巡警，不知死否。博士曰：否。聞已痊愈矣。曰：幸哉。彼人余當時若狂，易然不知彼等與余究有何仇。據一雜貨店中人之語，似欲斃余，方甘心也。博士笑曰：不知彼等曾否計及果斃君後將何似也。不能見之人，斃爾笑曰：彼等烏乎知之？且不知彼飄零之客，今何往者？君等未知余之狂暴，可謂幸事也。

余與飄流客曾作長談。商酌種種之計畫。已有頭緒矣。終不知彼乃故與我周旋。一無誠心。不知其用意。究何若也。余之狂暴。固不僅如人之所述。蓋余之本性。勃發之時。兇惡之事。恐復有加也。

第二十四章

博士曰。足下志願之宏大。如此往昔之行爲。又如彼然。現在以如何爲佳。語已行近其友。見小山之後。有三人至焉。忽隱忽現。似欲避博士之視線者。博士續詢曰。汝之至白杜克港。有何計畫。曰。余之去阿伊賓。焉固非自動。故莫知將安至。繼乃翻然改志。不必求隱。現自在。即以不能見之。人生活可也。南方氣候較佳。不能見之人。往彼爲利。且余之假裝已爲人世。揭破面具焉。繃帶焉。非特不能自蔽。且將爲不能見者之標記。不爲余利。反爲余累也。故至白杜克者。欲以汽船渡海。至法國。自法國南。至西班牙。有鐵道往來之。便余而乘舟車。不爲人見。不須旅費。行動悉隨余便也。計畫如斯。乃使飄零客爲余掌錢囊。運行李。蓋奴僕之也。

博士曰。如斯則誠善矣。曰。豈料彼奴無良。先擲余以石子。終藏余之書籍。根伯君乎。余之書竟爲之竊。逃若能擒獲。以取還書籍爲第一要事。特不知彼今匿何處乎。博士曰。彼人爲巡警所捕。已入獄中矣。曰。果如是乎。博士曰。然。故汝之計畫。或仍能繼續進行。不以是而中止也。格利芬曰。余必欲先得所失之書。書蓋余之第二生命也。博士擊掌曰。誠然。語時。室外足音。蹙然。語乃略止。少選。續曰。是必能取之返也。如君之仇讐。不知此則誰爲之阻者。故此非難事也。不能見之人。深思熟考者。久之。



不能見之人不顧博士之樂聞否。仍喋喋不已。曰：「既至君處，計畫又一變。良以君頭腦明晰，不作平凡之思想，無庸俗之盲動，故也。君既不吝，下問余，何惜披心腹相告。從茲而往，凡昔日之所謂秘密者，今已大白於世人矣。余之失書，固受幾許困難。然若以偉大之能力……語至此，戛然而止。又詢曰：「君曾以余留君處之事告人否？」博士期曰：「未爲人告也。」格利芬曰：「未爲一人告乎？」曰：「無之不能見之人，手支腰，張其肘，作得意之狀，口中呼呼有聲，而周行室中。且曰：「一人爲之，徒費精神，勞力損失機會。蓋余之大謬也。以一人獨劫所得，殊微亦且受傷。根伯君乎？余今所最需要者，即肯假余以止宿心中毫無疑懼，且能助余一臂之力，以期終得勝利之人及既得之，可專心研究，不憂身外之事。如是則事無不可成者矣。余之來此，並無一定之目的，惟於徬徨歧路之時，偶然一至耳。入室之前，先求避人耳目，又熟籌種種意外之變，故應付之方策，如昨宵幾爲君擒，不得脫身，此爲意外之一端耳。至於未得主人之允諾，逕入其內室，固自知不合於理也。然所謂被擒者，祇有其言難有其事，其故有二：即於被追逐之時，易於逃遁，與易中傷追余者是也。追余者，不論持何武器，余必能周行其旁，甚或利用其武器而反狙之一視。余興之所至也。博士聞語，撚其鬚，不應是時，樓下似有異常之動作。」

格利芬忽發言曰：「根伯君乎？今日我輩所不能已者，爲殺人之舉耳。博士驚曰：「今日所不能已者，爲殺人之舉。歟？噫！格利芬君此語，何惜余僅能傾聽。君語雅不能表同意於君語也。以殺人爲不能已之舉，究竟有何理由哉？」格利芬曰：「我之言殺人，豈無故哉？我輩今知有所謂不能見之人者，存在此界矣。要知不能見之人，今方陷於恐怖時代，言之適足驚人。矧此陷於恐怖時代之不能見之人，來臨白杜克港，則可施

其權謀威力以支配港人。支配之以命令。如是則港人必將大起恐慌。然我必加以征服。其敢違令者。處死不貸。即彼圖自衛者。罪亦稱是。試思港人豈無抗者。是以余謂殺人之舉。今日終不能已也。

博士應以長歎。時聞樓下有啟閉門戶之聲。博士故作無聞。問曰。君之黨徒。或陷於困難之域乎。不能見之人。毅然曰。余僅一人。無所謂黨徒也。噫。樓下何聲。有何事故。博士問其語曰。任之可耳。又發厲聲曰。余不能表同意於君語。君何不卹爲。違反人道之事。抑以此舉。祈上帝之錫福於君歟。如此暴若虎狼。非余所欲聞也。爲君計。不如以研究所得。著爲書籍。公之於世。則或可受社會之歡迎。甚或可得黨徒百萬。然後圖君所欲。不能見之人揮袖止。博士語曰。此非有人登樓之聲乎。曰。無之。不能見之人曰。信乎。語已至門次。頻揮其袖。

事變之來。有如疾風。迅雷。博士本躑躅室中。今忽止步。不能見之人。直立如門神。口呼背信之徒。背信之徒。倏然起去。其衣從此又復爲不能見之人矣。博士趨門次。啟室門。不能見之人。高聲大呼。門啟之時。聞樓下人聲嘈雜。且有登樓之足音。博士以極敏捷之手段。出不意之舉動。推不能見之人於後。方鍵室門。於是不能見之人。被囚於瞭望台之書齋矣。然倉卒間。門匙忽落地。門又啟約二三寸許。根伯面色蒼白。兩手握匙。不能見者以所用之衣服。自門隙拋出。博士之喉。似爲不能見之指所扼。然仍緊握門匙。欲退後而逃。及至梯端。又一寬大之外衣。飛至梯之半途。有白杜克港之巡警長阿達伊。大佐在。蓋博士以書招之也。大佐見博士狼狽之狀。而後忽有外衣飛至。顧不見有追踵之者。因亦以爲奇異。可驚。繼見博士猝然倒地。阿達伊亦被毆而不知毆之者爲誰。忽聞足聲至樓下。樓下之巡警二人。大呼而奔逃。又聞

大門闐然閉闔。博士起坐後，與阿達伊逡巡樓下。頭髮皆亂散，頰際被擊，若桃花，唇亦流血。手持被血染之紅衣，不覺歎曰：「已矣，已矣。」

第二十五章

博士、呶、呶、甚、久。阿達伊不知惹起暴動之原因，惟以職守之所在，調查事之顛末。博士手持格利芬所曾用之衣服，曰：「彼實奇人，非可以常人喻也。今日聞其自白，則傷人益夥矣。若吾曹不破壞之，則彼計畫成就而後殺戮將益衆矣。彼喜爲橫暴驚人之舉，惟欲捕逮之，殊非易事耳。彼此去必至野僻之處。阿伊達曰：『必須設法擒之。』博士曰：『擒之之法甚難，以余觀之，非即刻從事不可。君可聚集部下健兒分駐水陸交通之埠，守往來之要道，且須馳電鄰區，求其臂助，以免漏網。此是君職，不可以爲勞而推諉也。不然任之逍遙，法外逞其慾望，殺傷殘害塗炭生靈，將不可問矣。彼之來此，亟欲取回其書籍日記，君亦知監獄之中有邁辦爾其人乎？』曰：『知之甚審。』書籍日記在此飄零，客之手乎？博士曰：『飄零客果藏此書與否，尙未明。悉然不能見之人，固確信爲彼所藏也。總之吾輩欲捕之防之，須日夜不怠，先可藏去食物，以絕其飲食。嚴鎖門戶，以絕其住宿之處，則饑餓焉，寒夜焉，天雨焉，皆可困之。吾曹然後以次搜索，不難得之。彼實危險之怪物，世間之極可怖者也。若不亟除之，則可怖之事將層出不窮。彼自謂此次出現，將爲世界之恐怖時代，其實非誣也。」

阿達伊曰：「此確是一緊要之問題。余計卽往組織一特別之巡警隊，專事搜索，請君參贊各事計畫。一切商議進行方法，并邀胡畢思君及鐵道辦事人會同籌辦行矣。博士愈速愈佳也。爾時阿達伊先關門去。」

博士繼之門外佇立。二巡警狀甚奇特。舉手爲禮。曰：署長其人已逸。阿達伊曰：速至中央車站。汝二人中以一人往喚馬車來迎。吾回顧博士曰：君意若何。尙有他事否。博士曰：可携犬同行。蓋犬雖不能見怪人。而能嗅之。阿達伊曰：然！余稔蒿爾斯太獄卒有一獒犬。可借用之。博士曰：少安毋躁。我輩可先以食物餌之。當其就食時。我輩隱不爲見。及其食畢。猝起縛之。所携之武器均宜深藏。不爲彼見。蓋彼不能有武器。每強奪人物以爲用也。阿達伊曰：此策良佳。奈彼不就縛何。

根伯囁嚅者。再曰：道路之上……阿達伊曰：何如。博士曰：用玻璃粉敷之。此事雖甚殘酷。君意如何。阿達伊曰：我輩既非獵人。用玻璃粉亦不妨。茲已囑人預備矣。然苟彼行已遠。則何如。博士曰：惟有追捕之耳。彼殆如中狂。以我思之。彼不能見之人出現。實卽世界入於恐怖時代之際也。彼亦人也。乃故與世人隔絕。其愚真不可及。阿達伊曰：然固如君言。吾儕今日惟一之機會。卽追捕此人耳。

第二十六章

此不能見之人。出根伯博士家後。仍不爲人見。忽遽向外行。見一童子嬉於門次。乃捉而遠擲之。昏仆於地。嗣後彼之行踪。乃杳。無論誰何。莫能知之。其實彼於炎夏驕陽焦灼逼人之時。登山越岡。奔波勞碌。似與天氣奮鬥者。終匿於新通寶英森林之中。自念可暫免衆人之攻擊。再遲數小時。則依然故我。還我自由矣。

此際彼果何所思。何所謀。吾儕固不得知。然其於博士。則必痛心疾首。恨之刺骨。可無疑義矣。更考其性格。行止多有不得。不使人震駭者。人之欲捕之者。已有準備矣。彼既知之。當消聲匿跡。暫不出現。以避其

鋒。顧乃不然。乃不惟不懼。益施其殘暴。豈其恐怖。時代之妄想。猶橫梗於胸耶。

時衆人分隊巡緝。從事搜索。晨間彼尙偶然出現。使其魘性及至午後。經根伯博士之通告。彼已儼然爲人類之公敵矣。當此之時。追者四迫。彼乃大困。初以爲可乘火車逃至他鄉。及至下午。知事不可爲計畫。全歸泡影。蓋鬧盛波冬。衛因謙斯太勃拉冬。霍盛四處間之平行四邊形鐵道之客車與貨車均已停止。開駛。白杜克港周圍十里之居民均携鎗持械。三五成羣。或奔於道路。或竄於田畝。竭力搜索焉。巡警均騎馬邏緝。互相警戒。令居民闔戶勿關。往來大街小巷之中。以防怪人之肆暴。小學校至三時即停課。小學生莫不戰兢兢。股慄結隊而歸。根伯博士之布告。經阿達伊之署名。而分佈各處。至下午四時許。已遍散全縣矣。其布告之內容甚爲簡單。大概謂凡我居民勿供給不能見之人以眠食。苟有知其動靜者。須監察而報告之。毋以瑣屑而忽之。布告之傳布已達於方三百里之內。居民已羣起與一不能見之人爲敵矣。至夕陽西下之際。乃忽發生一事件。相傳殆遍。即惠克斯旦特之被慘殺也。

時大衆固料彼匿於新通竇英森林之中。待至下午。乃出而作惡。然彼果爲而然。不得而知之矣。依道路傳言。謂惠克斯旦特被彼鐵棒所毆。首遭其難者也。此活劇之出現。雖未目擊。而確聞此事之地點。在白杜克卿邸相離約數十武地穴之側。今其地面猶多足跡。可決其勇猛決鬥也。惠克斯旦特之行杖。折爲數段。棄於屍旁。警署所知。僅此而已。其他則難以臆測。然見其形跡。可料之爲不能見之人所爲也。惠克斯旦特者。年近四十。爲白杜克卿邸之僕人。狀貌魁梧。性情剛直。不肯屈於人之武力者也。不能見之人所持之武器。爲門柵之門。蓋鐵製也。初惠克斯旦特歸宅午餐。途中忽爲人喚。繼受鐵棒之擊。折其臂。

碎其顛。即倒於路側。此後遂無敢行此路者。

不能見之人。拔門柵之鐵門。必在惹起此事以前。可見彼之行兇。固先有備也。更欲究此事之如何。猶有二說焉。一謂此地穴爲沙礫之地。非惠氏歸途所當過者。而距其家尙有數十武也。一爲據一女孩所言。謂經過此處。確見似有人迫襲惠克斯旦。特向地穴而去。女隱於樹側。惠氏被追急舞。其行杖而終被打倒。其痛苦之狀。爲樹所蔽。未能詳悉。

兇徒之罪。固不容赦。但以臆測之。彼決非必欲毆惠克斯旦。特惟適惠克斯旦。特無意遇之。而遭其毒手耳。惠氏遠白杜克港約五里許。初未信有所謂不能見之人也。繼見人之畏之。避之大不服氣。自恃其勇。不肯相讓。乃致喪生。或此故耳。

更有一種之臆測。則謂當時不能見之人。本可逃。惠克斯旦特之目。因見彼來。以爲追者將至。且又在此荆棘叢生地穴之旁。進退維谷。乃怒極而爲此。亦意料之事云云。然此臆測者。不足深信。惟據兒童之言。則謂見有血痕之行杖。投入於荆棘之中。由此觀之。則格利芬之拋棄行杖者。蓋含有一種怒意也。況彼之爲人。素有驕慢之態度。且感情遲鈍。雖見彼死者。血肉狼藉。橫臥已前。爲彼最初之犧牲者。而彼迄無一點憐憫之意。悔恨之念也。

惠克斯旦特事出之日。近放登泊頓之野。聞有聲。出自二人。初則其一哄笑。其一慟哭。繼而其一嗚咽。其一悲鳴。雖聞其聲。而不能辨其作何語。久之。乃聞聲已杳。然似向丘上而去者。初不能見之人。尙未注意於根伯博士所發之通告。既而見人家緊閉其門戶。以爲防禦之計。彼乃徬徨於鐵路之旁。旅館之側。於

是得讀根伯博士之布告見其文辭乃與己爲敵者及至四面眺矚則邏者輒三四成群且聞遠近犬吠之聲彼思已處危境然幸天色已晚易於避匿未爲偵者所得當此之時彼之憤怒已不可遏況日間以惠克斯旦特之事使追者得其踪跡晚間權宿一宵翌晨則元氣既復以充實之威力及激烈之憤怒遂與社會一決其勝負於是演成一大活劇矣

第二十七章

明日根伯博士處得一不可思議之函件此函似以鉛筆所書者其詞云

足下思想精密手腕靈敏且似胸有成竹絕不爲人言所動此則出於僕意料之外而又不得不欽仰足下者也昔爲友今爲仇直頃刻間事耳今足下竟欲窮余踪跡而襲余不備雖然僕固有衣食不必賴足下之供給也僕固有寢處不必藉足下之庇蔭也往者已矣僕不敏謹以此書爲吾所言恐怖時代之嚆矢與足下一決生死也白杜克港將非王有矣警察權將歸僕之掌握矣居民行止悉聽余之支配矣此卽足下等所謂恐怖時代者亦卽不能見者之新紀元也僕卽其始皇帝耳至於統治權之着手固非難事祇須制定一嚴峻之條例遺之後世以作千秋寶鑑其例云何卽殺戮一萬惡不可赦之根伯博士以風天下也夫殺戮之事良非渺遠而已刻刻接近於其人之驅使彼而遠遁而隱匿而自衛而抵抗一惟聽之雖然終不能有絲毫之效也時在正午郵者將賣絕命符至卽與爾決勝負之始也根伯乎今日乃足下宣布死刑之日也足下之壽盡於此矣

博士翻覆讀來書檢郵局之印知自新通寶英所發者

博士自接此信後立刻輟食轉身入書齋囑其婢遍視屋之周圍嚴閉所有之窻戶而彼則入書齋鑿其門於抽屜中取出手鎗一枝謹藏之衣袋內並作簡短之信數槓一一命其婢投諸郵筒其中有致阿達伊署長者且謂其婢曰途中雖可無危險而亦須謹慎也婢既去復食其殘冷之菜

博士且食且思既而拍案者再瞿然起立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凡事須捷足先登也余誓必擒之然茲事重大余將以身作餌也博士登樓眺望細察各處而牢閉其門自語曰茲當決死生爲人生最後之結果余或可徼倖得勝利也噫！格利芬乎君雖有隱身術其亦果有效乎博士復佇立窻際望山岡起伏之處烈日炎炎乃向彼處而言曰汝旣不能無食物又不能無寢處汝昨晚雖得避游弋者之耳目然所得何食所居何處乎況天氣炎熱雖有暴雨不能減涼而汝能耐之乎汝縱以全力搏余然是於余果何傷博士猶立窻前自言自語忽聞屋外有聲甚急不覺驚恐退立至室隅約五分鐘後復至窻際乃曰此必烏雀所爲也

忽聞門鈴大鳴乃趨下拔門啟門已隱其後恐不能見之人來也繼而聞聲馴熟知爲阿達伊阿達伊立門外曰君之婢爲人所襲擊矣博士曰如何曰君之信件恐已爲不能見之人所取去矣彼仍在君室之四週也君其慎之速任余入可也博士啟門時僅開一縫但能容阿達伊側身而入者阿達伊旣入見博士之嚴扃其戶歎曰君之信件已爲不能見之人劫去矣婢驚惶喪胆今臥於停車場中博士領之乃曰彼於新通寶英來至少亦須一小時彼果何能爲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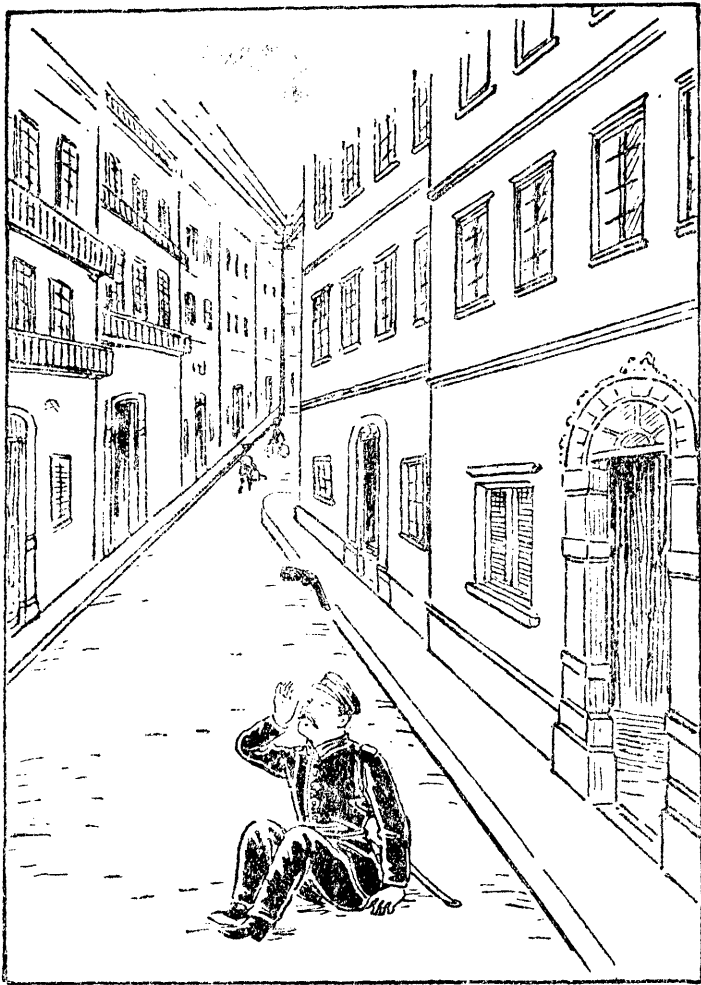
時則博士引阿達伊至書齋示以不能見之人所寄來之信阿達伊讀之驚呼曰噫！君其殆矣博士曰

余將設阱以待彼之來投。豈知仍爲彼劫去消息也。

時忽聞樓上有碎玻璃之聲。阿達伊見博士衣袋中露出手鎗。知博士已備。博士曰：此爲樓上之窗。語畢。卽先登。阿達伊繼之。二人甫及梯之半。忽又聞窗玻璃聲。入書室中。見其窗之玻璃已碎。其三之二。片刻。狼藉滿室。二人見之一時手足無措。博士猶續自語。聞然玻璃又碎。若中彈丸者。破碎之玻璃片乃飛躍室中。博士曰：勿餒彼來。此殊不易。因無隙可乘也。阿達伊曰：此玻璃外無百葉窗。耶博士曰：樓下諸室均有之。而此室獨缺如。

破壞玻璃之聲。既息。續聞樓下地板作響。博士曰：今其殆矣。彼必又在余之寢室矣。彼將毀余之房屋耶。然外戶俱閉。苟玻璃外墮。或將傷其足也。時聞玻璃窗又碎其一。二人相向立於梯端。阿達伊曰：得之矣。請假余以行杖。任余反署。携獵犬至。則必可爲臂助也。語時。乃窗忽自關。其一阿達伊詢曰：君携有手鎗乎。博士手入衣袋中。躊躇者。再阿達伊曰：余忘未携手鎗。余將歸取之。君請稍待。博士忽自語曰：有之。且取出手鎗。阿達伊曰：可知彼在門次。二人逡巡室內。又聞樓下碎窗聲。博士躡足至立於門次。其時面色蒼白。震越失次。曰：君須趣出。瞬息間。阿達伊趨至門口。見大門已破碎。木片落下。乃不敢外出。躊躇者有頃。乃欲直衝而出。甫下石級。第覺有風冷然。忽聞聲曰：請少待。阿達伊挺立若偶像。手中緊握手鎗。而面色亦忽青。忽黃。曰：如何。語時。恐怖已極。聲又曰：余必將復入此室。阿達伊聞是語。更現恐怖之色。曰：已矣。語時。伸舌舐其唇。且以爲聲之來也。乃在自身之左方。遂依其方向而發鎗焉。聲又曰：汝果何爲者。於是二人之決鬥。乃開始。阿達伊手鎗之柄。爲陽光所耀。閃爍奪目。

阿達伊正思以何法制勝忽覺其項爲人所扼且以膝加背捧之後倒於是不復能用力惟以鎗跌亂擊而已是時頰屢被掌而所持之手鎗復被劫去轉側地上僅詈罵惡魔不已忽聞空中笑聲大作且曰如



彈丸未盡余可彈殺汝阿達伊睜目視之則手鎗離已約有五尺空懸於中焉阿達伊起坐地上曰將復如何聲曰汝趣起立阿達伊乃起立聲曰汝宜慎之母再喧擾汝不吾見而余見汝固明晰余意汝以速反至室內爲佳阿達伊曰不容余入奈何不能見之人曰如是則已余不欲強君所難也語時空中之手鎗直注其顛阿達伊乃四顧

見陽光射海面鱗鱗發光向空而望則白雲飛越於林稍望海濱街市人烟稠密覺人生樂趣橫溢乃向前則離已約一二丈許懸一手鎗於空中乃嗒然若喪嘆曰奈何奈何不能見之人曰毋多言汝其速入此室也阿達伊曰余將試爲之彼或許余入也但有約在前門將不復啟耳聲曰余不與汝辯難汝其速

入。博士自送阿達伊出門後，即登樓從破窗外望，但見阿達伊植立不動，似與不能見之人開談判者也。因自語：「何不以鎗擊之？」少頃，見手鎗忽動，繼而鎗柄爲日光所耀，反射其目，目爲之眩，乃思其故，悟曰：「噫，阿達伊之鎗被奪矣。」

時則阿達伊語不能見之人曰：「今與君約，毋碎彼門。怪人曰：汝速返彼室，我與汝無所謂約也。」阿達伊毅然表其決心，垂其手於後，徐徐行於門次。博士瞠目而視，不覺大驚，蓋見阿達伊手中已無鎗，而其身旁若有一物，迫之行者。阿達伊陡然返其身，欲擒此物，物忽升至空中，變爲青煙。阿達伊之計畫失敗，而其臂乃被握，身隨之起，乃被一推，卽向外而仆矣。

博士圓睜其眼，注視阿達伊被困之狀，默然久之。及至午後，天氣酷熱，但見黃色蝴蝶冉冉飛舞，且互相角逐於樹林之稍。阿達伊仍僵臥草地之上，其他殊無所見，乃望山岡起伏之處，所有別墅均窗幃畫掩，惟其中有一別墅，則否。蓋知此處有一老人高臥其中者也。博士既矚四圍，復作種種幻想，乃思與不能見之人決勝負，當於今日始矣。

少頃，聞電鈴忽鳴，敲門之聲甚急。博士乃命其僕注視門鍵，舉目外望，頓露不安之色，乃急取寢室內之火棒，復至樓下細視，嚴閉之窗戶幸無大異，乃仍返樓上眺望，台見阿達伊倒地如故，乃見別墅之下，巡警二人與婢偕至，時寂無聲響，惟三人徐徐行來，疑彼惡魔又肇事端矣。博士思出室聞樓下有聲，少選下樓，又聞有重物下擊聲，聲若裂木，繼聞碎物聲，百葉窗之鐵桿折斷聲，於是往啟廚房之門，則見百葉

窗之木片紛紛墮地。不覺膽爲之寒。細視之。則除橫門之外。窗框猶存。玻璃已盡破碎。其未下墜者。則凸凹作齒形。百葉窗之破碎。似爲斧斤所裂。因用力過猛。鐵桿亦折。

博士外望。見一小手鎗舞跳空中。乃匿於門後。即聞發鎗聲。繼而鎗彈自窗框而入。幸即貫入框木。其碎片乃紛紛墜於頭上。乃急閉廚房之門。而下鍵焉。遂退至他室。時聞格利芬笑聲大作。繼聞以巨斧劈門聲。博士立廊下。思量抵抗之策。時蓋不能見之人。已入廚室矣。忽又聞門鈴聲。意必巡警偕婢來。乃趨至大門。去門及鎖。延三人入。復緊閉之。博士曰。不能見之人。携有手鎗。然僅存二彈矣。阿達伊署長或爲彼以手鎗所殺。至今猶臥草地也。巡警中一人急詢曰。誰臥草地者。博士曰。長署阿達伊君也。婢曰。我等由宅後小徑來。又一巡警愕然曰。似聞毀物之聲。今果若何。曰。彼今已至廚下。手持一斧。狀至可畏也。時聞廚室之門聲復大作。蓋不能見之人。又從事劈門矣。婢女忽忽入餐室。博士乃說明被攻入廚之狀。語尙未畢。門復大震。似立刻將破戶而入者。博士曰。咄咄怪事。聲在此矣。衆咸震恐。致手足無所措。即同赴食堂之門。博士急曰。火棒。語時行近巡警。授以所持之火棒。巡警乃持之以爲武器。博士忽後倒。一巡警驚呼曰。何事。語時但見一小斧擊火棒。甚力。嗣聞手鎗聲連發。命中一極貴重之書。係希特挪古巴所著者。其他巡警。則以火棒力格小斧。地板之聲大震。

斧影漸近。而不能見者之呼吸。亦約略可辨。聲忽曰。汝曹閒人。速出。余將與根伯博士語。爾輩無與焉。趣去。趣去。巡警之一曰。余等將有事於汝。語甫出口。即持火棒直撲發聲處。不能見者。乃退後。不能見之人。乃無意被狙擊。極形狼狽。然益揮斧相格。中巡警之盔。盔裂如破紙。巡警乃不能支。踉蹌欲遁。及廚

室之門。仆焉。其他巡警。則以棒亂擊。中斧。斧乃落地。且聞呻吟之聲。巡警乃以足力踐。墮斧。亂舞其棒。既而聞有人行動聲。時室堂之窗忽啟。且聞足聲甚急。被傷之巡警自地起。血涔涔。滿頰。頻呼曰。惡魔。惡魔。何往。

一人曰。不審何往。余已擊中之矣。彼或趨門房而出。或經君身旁而行。博士以爲然乎。又一巡警曰。彼似已逃矣。忽聞足聲於梯側。向廚室而出。乃步其後塵。且呼且追。並擲以火棒。中一壁上之煤氣燈。玻璃紛墮地上。巡警追不能見之人。直至食堂。又呼曰。根伯先生。根伯博士。巡警復顧被傷之同伴。而呼曰。根伯博士。誠健者也。時食堂之窗。皆開。根伯與婢均失踪。

第二十八章

希拉斯者。有別墅。鄰根伯之宅。且爲根伯之老友。當根伯之宅。被襲。彼正午睡。方濃。彼於不能見之人。始終不信。以爲眞。蓋以爲無稽之談。故人。或談及不能見之人。彼必反對之。其妻亦附和。其說二人。對於不能見之人。處之淡然。每日從容散步。且於午後。必高臥片刻。當根伯之家。之窗被碎。彼猶未醒。及酣睡已足。欠伸而起。但見根伯之宅。似有怪狀。且聞騷擾之聲。乃臨窗。眺見根伯之宅。上自眺望台之書齋。下至廚室之窗。悉皆嚴。肩細思。根伯博士。殆亦一怪人乎。何以頃刻之間。彼家之窗門。悉閉。

彼於驚奇之下。斗聞玻璃破碎之聲。益覺奇異。張吻至不能闔。仍注視根伯家。見其食堂之窗。忽闔。一婢狂擊窗框。欲由窗遁。少選。見一男子。立於婢女之旁。視之。則根伯博士也。繼見婢女由窗而出。奔入樹林中。隱沒不見。希拉斯見之。不禁大呼奇異。俄而根伯博士亦躍窗而出。疾奔以去。若欲避人目者。於樹林

叢裏見彼忽隱忽現忽徐忽疾顛蹶前進乃登高岡卽向己宅而來

希拉斯於無意之間狂呼曰噫不能見之人果將肆其狂暴耶希拉斯正思念中門聲閉然鈴聲鏗然乃高聲呼喚狀如馬嘶曰閉門閉窗不能見之人將至矣一時家中人驚惶失措足聲騷然而起希拉斯自往閉一法國式之窗閉窗時見根伯直奔己宅而來少選根伯經柏樹下小徑越足球場而至其門希拉斯呼曰恕余無狀余今不能爲君助蓋君入室彼必追至故今不能不拒君也

博士面現恐怖之色爲狀若狂力撼法國式之窗而窗內則頻呼曰不許入彼乃無法雖竭力求援而終不之應又恐追者之至遂向高岡之大道而去希拉斯見根伯狀至惶急知不能見者已將追及之希拉斯於是登樓以後情形彼竟不知博士急直趨山岡之麓回思當日據坐書齋登樓眺望以冷眼觀人見他人之疾趨者恒以爲可哂今彼亦奔竄過此不覺悵然博士素不健步今不得已顛頓前行致面色蒼白喘聲大作猶勉爲鎮靜之態此處雖田畝縱橫碎石凌亂彼因追者將至亦不顧痛苦捨命而往自岡麓以至市鎮雖爲大道然頗荒涼博士經此顛躓而前其苦殆莫名狀見林墅參差櫛比而立但寂寂無生氣蓋知此間居民深懼怪人之來襲故閉窗堵戶爲一嚴扁深鎖之村博士思入別墅以避因別墅中均堅拒之乃向前直進遙望海岸之處人烟稠密遂徑趨之當彼行時不遑他顧經有軌馬車之停車場及警察署猶不稍止其奔走時途人三五隨其後見彼呼吸迫促若不勝其憊者適途中有衛生工程堆積木石之車輛疾驅而至彼思欲登其車而避至警察署然雖作如是想而恐爲追者所襲乃仍前行至喬理打球場而路塞顧其四圍則佇立而觀者已如蝟集有一馬夫見博士驚恐之狀亦不覺疑懼

所馭之馬幾至脫韁而逸。博士偶一佇足，似聞追者亦至，乃大呼且奔，曰：「不能見之人至矣。」既而屏息前趨，見與追者距離略遠，乃變其方針，不趨警察署而突入一歧路，乃於食物店之前畧一佇足。復轉一灣，尋復出大路，路口有兒童三四遊戲，其處見博士飛奔而出，均驚呼而逸。道旁人家亦開戶瞻望，詢其子女。此處距有軌馬車之終點約百步，一時人聲鼎沸，如臨大敵焉。

博士畧一注目於岡下大路，見一築路小工手持鐵鋤，有軌馬車之執役者緊握其拳，相繼奔至。罵詈之聲不絕於口，其他人衆則踵二人之後，且作怒號之聲，以爲聲援。既而見一人從一商店中奔出，分開羣衆。時博士以爲追者已失蹤，乃復周視，不覺絕叫曰：「噫，彼在是矣。」衆速橫列，博士經前，批不能見者之頰，蹴其不能見之身，復拳其額，抑其肩，彼乃倒地。博士乘機以膝加其胸，力扼其頸，更以手力有所不逮，乃搏之以腕，第聞不能見者哀號呻吟之聲而已。築路小工趨至，擊以鐵鋤，時博士方釋其手，而猶拳其肩，扼其腕，且高呼曰：「惡魔倒矣。」衆速來助，余縛之。

博士高呼有應，聲而至者，時博士拳足交加，而其氣乃大促，喘息不止。是時不能見之人已橫臥於地，博士躡其旁，如獵犬之守死鹿，其他奔集助搏者甚衆，有軌馬車之執役者亦趨，勢猝不能見者之頸，頃刻之間，觀者如堵，圍繞根伯博士而立者，數重喧擾之狀，無以復加。衆人均向博士之旁拳擊之，亦不審其擊不能見之頭，或搥不能見之足，但聞呻吟呼痛之聲，且雜以惡罵。博士曰：「惡魔今傷且倒矣。」時博士仍用力毆打，不能見之人稍有抵抗，然衆寡不敵，卒至倒臥。旁觀者但見根伯博士以手抵離地四五尺許，而警官似亦助根伯，按不能見之足。

築路小工携其鐵鋤乃狂呼曰毋使鬼脫博士思欲稍伸其足乃起立呼曰余已按住之矣然博士奮門之際亦曾受創其面部血痕斑斑唇際尚有血滴下流至此彼乃自悞受傷益痛罵不已博士忽起立於



見其輪廓而不能清晰方衆人凝視之際已漸變爲不透明體矣警官忽呼曰足之形亦已現矣於是手焉足焉胸焉腹焉相繼現爲肉體其狀若以毒藥遍布其身體初祇見有細而白之靜脈繼而動脈狀若玻璃質之骨格其色亦然初爲無色繼而白而緋初無所見既而透明而半透明而不透明殆至全身既

不能見者之旁觀者益衆言語龐雜繼而聞博士揚言曰彼呼吸已絕矣心躍已止矣彼儉已斃矣

築路小工之旁立一老嫗忽發其尖銳之聲曰噫汝曹不見彼處之形狀乎衆乃隨其手指處視之初無所見細察之則見形如玻璃之透明體隱約間見有動靜血脈骨格神經等漸露漸失且見一瘦且曲之手腕但能

現衆復有擊其頭者於是面目模糊幾不可辨矣。博士排衆而前見此裸身屍體鱗傷狼藉狀至可慘細察之乃一三十許之青年也見其毛髮純白眼珠作紅色狀如石榴子曲其肱睜其目其時雖斃似猶盛怒未消者也惟時有持布毯至者裹其屍運至旅館於是輕躁之徒揮拳之輩及賣友者殘暴者圍格利芬之尸體格利芬爲不能見者之始祖物理學界之天才經幾許挫折遭幾許艱難而卒屈服於有傷人道之辜以終焉嗚呼哀矣。

第二十九章

此不能見者之事實於此告終矣如讀者以爲意猶未盡欲窮追此事之真相者則請赴司托港之旁有一僻陋之小旅館執其主人而詢之可也小旅館之牌號則以禮帽與長靴爲標記而其名則曰不能見之旅館其主人之形狀亦頗易識別蓋彼面微胖而赤鼻若圓筒髮如蝟刺性嗜酒其飲焉則如鯨吞其醉焉則口若懸河時有律師樂聞其事與之多金而聽其滔滔之嚙語。

彼云律師授余以金囑余述所遭遇顧余不知其爲誰何余食其賜而不知賜者爲誰抑何故歟豈余之貪多金而不問其名歟有某紳士者雇余至帝國音樂會講此故事每晚酬余一金磅余乃肆意亂道語不加擇惟其中所秘而不宣者僅有一事耳。

彼所述故事亦頗差強人意惟偶有詢其三冊備忘錄何在者彼必囁嚅其詞艱於置答彼嘗曰世人但知爲余所藏匿然皆近乎揣測之談余何從得此當時不能見之人之逃往司托港時已被竊去而世間猶有猜疑者而根伯博士則信之最堅恒以爲余所藏匿也。

渠每晚講此故事後畧一休息乃注視窗外既而乃向酒肆尋生活矣彼之爲人僅能自顧一身故終其身爲鰥者也家中絕無脂指之氣其外出也衣冠雖具却甚簡陋苟解其鈕則見其襌非繫以吊帶而易以一麻線彼頗節儉故亦無謀利之念然彼之污穢當時亦負盛名其行動至遲鈍然評其人物則有謂爲大思想家者有謂爲慧且黠者但村人鄙之者莫不謂其過於吝嗇然此均不足爲彼之榮辱彼自謂深熟南部英國之地理當較勝於各倍德（地理家）也

彼與世人鮮交接故認之者甚寡彼之日常生活則除蟄伏家中外亦未見有所事雖星期日亦莫不然彼每晚至十時則收藏酒瓶於臥室例於此時傾醇酒一杯和之以水立飲之飲畢則鍵其門戶且下其窗帷四燭床案之下檢查既畢乃自櫥內取出一小箱啟之中有皮面裝訂之書籍三冊書面如經水浸褪色斑斑蓋曾經墜入溝中也時主人正襟危坐口啣烟斗揭書之第一頁而讀之

讀書之時其眉目上下動極露其得意之色有時亦有驚異之態忽曰二物能上昇空際抑何奇也彼誠智者也讀書偶中輟畧事休息復噴其烟仍倚椅背之上自以爲獨居此室當盡得其秘於其得意之極不覺失聲曰妙哉秘密斯誠秘密之極者也又曰余再試一次如何

已而曰否否何必效彼余更能巧於彼也語時吸煙不止

彼人自言自語以致想入非非如臨夢境根伯博士有時來探訪彼仍秘其藏書之事書中所述都神妙不可測即見之者亦莫能解此書始終藏於彼處故直至主人之死猶握此秘密之關鍵也

（完）

社會小說

侍兒
艷聞錄

清宮秘史之一

順后外紀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是書叙順治太后一生事實夫有清以朔方夷族入主中原論者多歸之天命而不知興亡盛衰之故乃操之於一女子之手蓋佐太宗之侵掠說洪氏之投降太后與有力焉然而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談者亦茫然莫識是編紀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貴也

家庭小說

妻之百面觀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本書為著名小說家茗狂所譯從各國雜誌及名家小說成此伉儷之情景各異溫柔鄉之戀愛自由靡不描摹盡有其人之身分文筆莊諧參半詳簡得宜頗得諷勸之旨亡國奴蠻人之妻尤為對症發藥返璞還真之深意此亦模範巾幗箴銘幸毋專作小說讀

第一美人

倫得小傳

全書二冊 定價六角

本書以美人倫得淫婦嬌嬈為主人倫與葡人波里早結拜為海王劫取困身島中者數載苦心固拒不逾其志嬌海王妃後為巴黎大娼始終為倫得妬敵幸波里偕其友等計殺海王繼其羽翼卒舉全島而歸諸葡國波與倫亦初約嬌嬈至慙忿自殺其間情事之疑鬼疑神文筆之一火閱者頗有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此與身外身一為錢塘蔣景絨君遺墨獅子搏兔亦用全力詞藻豐富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尤非時下小說家所能夢見

上海文書局發行

舊聞 談助

搜輯

致確

末附

家庭

婚約 嬌嬈 肯威 克踐 茶同 書如 無來

侍兒豔聞錄

第一章

一日晨起余手日報而讀余閱報於委巷瑣聞最喜留意因藉是足覘社會情狀耳目來余意殊沾沾以



北京上海多女界趣史若某若某且大名鼎鼎附女士頭銜亦溷濁若是余且駭笑以記者既余趣聞再三未已滋可感幸實則彼人敗壞名譽殊與不佞勿涉此在有識者方重為人心世道之感顧引為笑樂耶故不佞以為人心本惡聞人秘密見人失敗而笑即此是其見端不佞遂共余妻討論日報事余以為家政不肅主人實尸其咎譬彼

神洲繡壤天賜膏腴主人不能有覬覦權利者明目張膽矣余妻笑謂天下女子有外緣者人格必不高尚性情必不嫺雅若焚香寫經養魚看花靜觀萬物念慮都泯奚必向惡濁世界討生活哉惜彼紛紛逐

物者不悟此中真趣耳。

時三姐適立。余妻身後爲余妻梳頭。聆余二人言。微哂之。

三姐者。出入人家。閨闈爲人梳頭。以自業者也。人每稱爲梳頭三姐。彼之姓名。轉不顯。彼之年。旣在中年。貌亦中。人性情和易。語言柔順。又善伺人意。旨凡見三姐者。無不愛。三姐余察其人。亦深沈機警者。嗟乎。彼輩於人家。閨闈出入。不禁所知。秘事亦較多。特欲其吐露。則又甚難。余念三姐之笑。非無因者。必欲一窮其見哂之故。特余之詢問。益切。而三姐之隱諱。益深。但矢言無他。未幾。攜梳具徑去。

余妻生平好弄楮墨。時因某小說社。欲徵閨秀詩翰。遂轉囑託人來言。實則風雲月露之詞。未必遂關宏旨。以出之閨閣。要與頭巾男子另眼看待耳。

余妻辭不獲已。遂錄近作而雜誌之。出版期則甚促。不能不倣倣着筆。未幾三姐攜具至。由是梳妝寫字。并爲一檯。三姐喏曰。奶奶亦能文章。然則與吾主母等耳。余妻謂爾業梳頭。主母亦多矣。果何指者。三姐笑而不答。

明日三姐來。探懷出紙。裹擲余二人前。余亟取視。亭亭玉照也。畫裡眞眞呼之。欲出風鬟霧鬢。飄然若仙。抑且琴檜詩卷。位置左右。頗見雅人深致。余亟贊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果何從得此歟。

余妻聆予言。亟就余手。奪觀之。余疑三姐蹤跡不限一隅。或者青樓人物。故弄狡獪。亦未可定。然面目衣飾。又能望而知爲良家。因復就照審視。不禁出神默默。余妻亦謂彼姝風貌。我見猶憐。時下女子多弩張劍拔。飛揚跳盪之態。似此嬌姿。方稱美人身分耳。

余既反覆把玩小影後方發見硃色鈴章審爲懺情二字巨若菽菽纔可辨識余妻以爲是必閨秀之風雅者拈花微笑似曾相識伊何人哉伊何人哉

三姐笑謂此卽余之主母也以云風雅可云所見不謬余妻甚喜以爲其人安在余必一見而三姐唯唯否否詞甚游移而余妻必欲知彼主母之生平梗概每來必詳詢三姐無如何漸吐露彼主母之秘史余聆言以爲是小說材料也狂喜逾分特三姐一日間來余家之時不多所言又顛倒先後甚鮮條段然束鱗西爪得之皆可寶貴余每日聆三姐言勿憚筆錄從而潤飾編次之三姐來一月余小說亦脫稿矣

第一章

三姐云余亦非慣爲傭婦者余家粗溫飽余夫爲雜貨商資本雖微亦店主也辛亥起義兵所過悉焚掠吾夫創業瞬成煨燼幸夫婦二人先數日避海上僅二夥守故肆惡耗傳來負負囊人矣余憂坐食非計遂投身薦人店冀獲噉飯所

余先是足跡罕出里門一旦如春來燕子傍人門戶而棲思之不無懼怯且用愧赧余偕擔保人詣店主婦致卑詞店主婦洋洋如不聞二人姑覓一隅而坐余窺店主婦四十以來作事頗老練男婦謀事者多至三十餘人店主婦則一一較量某也執某役某也去某家皆應曰諾無敢拂者余思此亦大權在握者余坐頃之店主婦就余保人約畧詢生平又詢余所長余具對之時某家僕人來需傭婦僕旣去店主婦搖首蹙額自言曰彼家用人大煩難累薦十許人無當意者噫爾亦能事鍼繡乎余謹應之實則店主婦先已問及茲二次矣復曰如此亦佳姑且前往試辦能三日留則事成矣

時有僮人危然坐左。案案置筆視紙簿之屬。余思此必司文牘者。筆秃墨竭。視缺一角稿簿之上。墨汗狼籍。案亦僅存三足。倚壁強支而已。店主婦此時回面語文牘屬檢。涇路陳公館住址。文牘笑曰。此家住址。余每日必書一二次。余紀之熟矣。遂拾斷紙。援短筆。醮淡墨。歪斜凌亂。颯颯而書。既擲筆。復朗誦一過。則地址門號姓氏也。諸女傭聞言哄然笑。應曰。彼家又易人耶。是大兒戲可笑。店主婦徐謂似此。黠別實亦罕覩。中年婦謂彼家清潔太甚。吾實不慣。二少婦則互嘲姿態妖嬈。宜主母之見妬。衆復睨余笑。匿謂此亦年紀太輕。未必中選。老婦聞言不服起而致辨。謂果因年齡問題。余胡爲勿售耶。余無暇深求。忽忽別荐。保招街車以行。余瀕行似猶有向余嘲笑者。謂徒勞往返也。

第二章

余登車萬千思慮。起滅不定。余思余亦有家庭。亦有夫子。余家庭頗溫飽。余夫子亦恩愛。余有店徒亦能代予服勞。余在平日固極起居之適者。噫。向之役人者。今乃轉爲人役耶。就令勞苦不計。呵斥屈辱亦難堪矣。且聆同輩言。彼家主人主母性情奇異。初非好相與者。以此思之。余遭屈辱必矣。余維貧窮無依。冀遇主人之善良者。少加垂憫。茲則托身不可思議之人家。豈非冒險進取。而夫壻飄泊更可傷感。余此際心酸淚落。恍聞宣告死刑。街車亦當此時驟然停止。余問詢里巷而入。實已神志迷惑。時有短衣男子洒掃庭階。見余人大聲喝問。既又舉首向余諦視。余心驟悸。余面驟赤。昏憊羞慚。幾不能復致一辭。

余至三日。惶然不甯。心以爲有嚴譴。將至待之寂然。又待之復寂然。余至第一日。昏然如墮雲霧。甚至并主人姓氏亦遺忘矣。屋幾間人幾口。更未暇詳考也。久之意稍舒矣。噫。余向所視爲恐怖之窟者。實一樂

園也。計是屋頗軒廠兩正兩廂。正屋面南。廂則東西上各有樓。天井前方有牡丹之臺。時未萌芽也。又有冬青臘梅之屬。山茶數株。方紅白吐艷。與臘梅競妍。後方小圃亦生叢竹。樓廊前後悉置盆花。以主母風雅愛花若命耳。廊下有鸚哥一百靈一芙蓉一調聲。弄舌使人心快。

主人某供職海關有年矣。恒朝出而暮歸。余心中厚愛主母。以主母之貌有若天仙。不能不令人生愛耳。抑且余愛主母。至於極地。亦不知何因而然。及主人暮歸。余心中爽然。若失。不能不爲主母叫屈。以主人之體段不能與主母相稱也。實則主人誠表表男子。非不動作可喜。但余自思以主人據有如是之主母。不能不謂主人之有僭耳。

余既降身傭婦之列。所憂慮者無非斥辱二字。故兢兢盡余職。勿敢懈。余所司職極簡。單灑掃司茶之外。兼事鍼黹以飯食。由厨役自外送。至可無烹飪之勞。主人尙無襁褓。更鮮提攜之累。侍兒曰紅。紅薰香疊被之外。兼飼禽鳥。似此職務亦云清閒矣。

第四章

余奉職雖甚清閒。而主母瑣瑣之事。則又甚多。嘗搗鳳仙花汁。染指甲。又研梧桐子爲細粉。又如玫瑰製糖。菊瓣作羹。或廊間糞雪。或檐際敲冰。或調硃研墨。每指揮紅。紅余必樂供奔走。以此等事頗饒趣味耳。余察主母主母之間。情好無間。主人好客繁於酬應。又疲於雀戲。嘗宵深不歸。主母必坐待之。嘗於風雪之夜。主母披斗蓬園爐而坐。余等隨侍其側。每爲紅紅述聊齋中狐鬼異事。足令聞者津津忘倦。余所自慶者。以主母愛余厚。余處彼家如隸。幷幪使余身安而心感。願主母愛余。余亦甚愛主母。余不知

主母愛余。因余之愛主母。而然耶。抑余愛主母。因主母之愛余。而然耶。第一說其實。非也。方余入門之始。余卽見主母。而傾倒之。余察主母之貌。必合高貴和婉聰明慈愛諸種美質。而成余入門之第一日。尙未敢正覲主母。而一粉一澤。在在足移我情。余自笑身非男子。一旦爲美色顛倒。竟百思而不知其所以然。質言之。主母之貌。余每見之。使余魂銷。令余意遠。外史氏曰。三姐之言然也。余雖未獲親彼色澤。對此婷婷玉照。已足縈吾念慮。百滌不去。矧在親炙。丰神者耶。而况我見猶憐。閨人早有定論哉。職是之故。余益樂供奔走。冀常親主母之顏色。而主母一見卽能賞余。謂余非夙昔貧賤者。從前必爲好人家女兒。一旦墮落。致效飛燕之傍人門戶。爲爾思之。亦大可憐。余聞言感深。肺腑熱淚泉湧。滔滔莫遏。俯首視地。久莫能仰。

主母又謂余備高氏向余謝去。後一若去。余身體左右之一肢。余不便甚矣。特數月以來。欲覓一備足代高婦之職者。迄不可得。來者非刁狡卽愚蠢。實不足以當余之心。願余自易人數十次。外間之人。或有議余爲苛細者。余亦不辭。須知主人在外之時。較多家事瑣瑣。豈余一人所能兼顧。紅紅又少不更事。豈無一失。余籌之熟矣。非有心細口謹之備人。實不足以支此家庭。以爾方來。余縱勿能知爾詳細。然就大體觀之。亦靈利謹慎人也。外史氏曰。三姐之在今日。刁狡之色。現諸眉宇。而奔馳佚蕩。又似與謹慎不屬。余思彼在當日。初更喪亂。或猶有良家婦女之美質存在。此是主母得樂用之。觀其羞慚啜泣。足証良心之見端。今此區區良心。日剝日削。而面上皮積。反以增厚。蓋先後已如兩人矣。三姐自謂彼家爲備約一年。既離關係。復易人家。數處。迨後更出爲人家梳頭人情世故。饜飶既飽。心術手段。遂以老辣譬彼。素絲一

染再染木色旋失又如玻璃之窗透明潔淨點點塵埃伴空閒水蒸之氣附着其上久而久之甚至昏不辨物甚矣原人之可貴也（吾鄉初出茅蘆之傭人謂之原人）

第五章

主母生平雅有薰香之癖嘗集百花之芳馨者焙而乾之貯之繡囊之中囊以紗羅之屬爲之刺繡其上雅可愛玩又收集種種花片焙之研之令成細粉和以榆汁製爲名香特此香寶貴而不常用惟寫經時輒一焚之所謂寫經者亦主母每日之功課蓋主母實孝女嘗發誓寫經全部俟彼母五十生辰捐所寫經於某大叢林特是經卷帙既繁主母又嬌惰日所寫不及一版或僅數行而止以是余至彼家無日不見主母寫經也向例主母寫經必在每日晨起盥櫛之後時主人則出外已久既罷寫經方進早食主母嘗云人生世上譬之泛舟苦海之中茫無津涯惟慈悲世尊能尋聲救苦解除一切苦惱余故每日頂禮世尊誠敬勿衰余笑謂以主母處現在家庭之中衣食豐足何思不遂夫壻恩愛又極美滿幸福實已臻於極頂何所思而不滿足又焉用祈禱爲紅紅笑謂修來世緣耳此亦主母詔我者

余先來之數日心頗惴懼以余至之次日擔保人來候余余遲之廊間言談有頃擔保人謂據供職彼家稍久之某媪言主母之性情既甚偏僻有時舉動亦極矜秘是殆不可思議者余方欲詢彼詳情以主母召余余不得不奔命而行擔保人亦卽別余出門余因其言杌杌中心藏之無日能忘顧余熟察主母行動實無見有奇異之處余思主母風雅自喜宜流俗之人見而相詫歎

噫異哉不可思議之事遂接余目不可思議之事遂縈余心一日余承主母命製一錢囊夜深矣主人猶

未歸也。余之臥室在耳廂中。余因線盡欲向主母乞線。余呼紅紅不應。遂起身入主母室。豈意主母伏案啜泣。紅紅則觸屏酣睡。余大駭懼。思主母何事感傷不解。所謂余呼主母不應。哭益哀且執絹匿身後。余



望見。上有題字。益疑駭。余亟詢主母何故悲傷。主母凝睇不語。余視絹已藏之矣。

其時紅紅聞語聲亦驚醒。揉目四矚。不解所謂。余責之曰。汝貪睡致令主母悲傷。汝罪大矣。紅紅漫謂主人連宵出外不能善體。主母意累。主母終宵失眠。主母之悲正以此故。是豈余之過哉。

便利出語多俊爽。能切中要害。如麻姑指爪。恰能搔着癢處。余雖欲難之。亦無以難之。

余方慰藉之。頃俄聞門鈴驟震。主人歸矣。壁間時計已鏘然。二鳴。紅紅迎謂主人不歸。主母哭殺矣。主人聞變。倉皇登樓。覩狀。徬徨大有手足罔措之概。遂百般解慰之。余亟具巾湯請去淚痕。

先是主人之家具宴主人之朋友周某者談諧而口不擇言舉主人所眷伎昌言廣座中鼓鐘聲聞已爲主母所知主人甚不安之嘗極口警解主母亦不言但舉他事全之但主人自此歸益遲每夕歸來輒云雀戰又舉勝負之數及鬪牌之得失以相告主母又唯唯勿置可否也

紅紅以主母體弱風雪隆冬效天寒守鶴之梅嘗忿不能平於主人多微辭主母輒逆止之余以爲若主母者誠可謂賢明不妬之婦人矣顧主人猶不免於外緣豈非得隴望蜀心無鑿足者耶主母之泣在主母之意必以爲事出有因一念所作所爲未免慚疚交并以是千言萬語所以慰藉主母者無微不至主母受之但荷荷無言主人則屢吻手頰口輔等處表明親愛謝罪之意余等懷慚亟亟退去

第六章

主母有二女友曰金小姐及二奶奶者每來主母家二奶奶適沈姓沈亦大族僑寓上海有年矣金小姐出言多流利二奶奶則語言詼諧善取笑人二人與主母之交情則甚篤主母與金小姐尤有姻親二人過從頻繁二奶奶善歌曲主母每向學習紅紅亦能通一二段余年老憚醜勿效顰焉金小姐亦聞而受業孜孜不懈往往嘉賓蒞止鼓瑟吹笙喧溢一室豪情方暢日暮未已余雖未解曲文但覺諷諷可聽亦爲人生一樂惜夫婿性情不喜崑曲浸淫皮黃之間夫婦二人以致背道而馳鹽酸嗜好固有各不相同者歟

余來主人家數月矣余循例供職無事可述所不能釋然者以主母之性情往往悲喜無定余初以爲主人浪迹足令主母寡歡特主母自某夕啜泣以後主人之於主母愛情驟焉增加甚至公事已畢卽歸私

第

集

第○杜○門○養○晦○謝○絕○交○遊○余○殊○不○能○不○嘉○主○人○改○過○之○勇○所○惜○者○爲○德○不○卒○耳○時○過○境○遷○稍○放○任○矣○其○實○主○人○有○此○如○花○美○眷○朝○朝○暮○暮○相○俱○相○並○溫○存○供○養○猶○慮○勿○給○忍○令○而○置○之○耶○抑○且○主○人○所○與○交○遊○者○大○都○五○陵○裘○馬○濁○世○之○豪○華○公○子○耳○強○醉○縱○博○號○呶○不○文○興○會○所○至○安○保○不○作○挾○邪○之○遊○顧○主○人○樂○此○不○疲○棄○遺○世○獨○立○之○美○人○不○顧○轉○向○庸○脂○俗○粉○中○討○生○活○豈○非○以○瑤○柱○鮮○荔○不○足○適○口○而○謂○滿○口○嚼○蠟○較○有○滋○味○耶○

余○因○主○人○之○浪○遊○意○不○能○平○每○未○免○持○論○忿○激○而○主○母○每○逆○止○之○一○日○爲○星○期○六○之○下○午○主○人○公○事○既○畢○宜○循○例○早○休○矣○特○尙○未○歸○來○時○因○宿○雨○初○霽○春○光○和○煦○余○等○飯○後○促○主○母○下○樓○舒○散○主○母○下○階○噫○氣○低○度○小○曲○云○鎮○日○價○傷○春○病○酒○情○思○慊○慊○余○聞○言○幾○腦○震○主○母○又○謂○數○日○不○臨○紅○瘦○綠○肥○花○開○幾○許○矣○噫○不○見○薔○薇○嫩○綠○之○上○花○蝨○纍○纍○耶○此○誠○妬○花○之○蝨○賊○不○迅○速○撲○殺○貽○害○胡○底○紅○兒○汝○所○司○何○事○懶○散○至○此○耶○紅○兒○聞○言○立○奔○而○前○俯○身○諦○視○卽○曰○此○花○蝨○繁○殖○殊○可○恨○余○數○日○前○竭○意○殄○滅○以○爲○搜○剔○盡○淨○矣○復○蔓○延○至○此○乎○於○是○揜○袖○蹲○身○一○一○撲○殺○主○母○亟○謂○紅○紅○勿○爾○是○可○飼○禽○鳥○者○勿○必○撲○殺○其○取○我○豈○寇○盒○子○來○余○承○旨○卽○登○樓○檢○盒○但○遍○覓○無○存○余○臨○樓○窗○詢○主○母○盒○所○在○主○母○謂○是○在○床○前○鏡○箱○抽○屨○中○余○先○啟○大○屨○次○中○屨○得○之○最○後○小○屨○之○中○方○余○啟○中○屨○時○驟○現○玉○照○一○枚○良○用○驚○異○諦○審○之○女○郎○也○貌○亦○楚○楚○可○憐○余○觀○狀○不○禁○出○神○俄○聞○門○鈴○驟○震○余○思○主○人○歸○矣○遂○立○奔○下○樓○

余○下○樓○梯○時○聞○語○聲○似○非○主○人○但○不○了○了○比○見○則○車○夫○金○生○也○余○詢○主○人○胡○不○歸○金○生○謂○朋○友○家○邀○雀○戰○去○矣○余○因○取○銀○易○衣○而○來○可○付○我○將○去○也○主○母○聞○言○遂○命○紅○紅○往○取○余○侍○主○母○坐○中○庭○金○生○亦○息○足○廡○下○

金生者忠事主人者也。爲主人供奔走能盡力又能諱主人隱事其言訥訥然似謹愿者。蓋彼輩恒願主人日治遊以恃此可獲意外資。苟主人勿願方且從旁慫恿欲其吐露難矣。矧或話言勿慎不無失家庭歡。遂不覺其緘口之謹。余故乘間探主人之行止而金生斯時拘掩煙於懷。劃火柴徐徐吸之。復竭力爲主人辨誣。謂周某云云。誠當日無據之談。蓋主人一日因與朋友公餞同座者無不飛牋召花。主人不能不勉徇朋友之請。隨衆取樂耳。自此以後未嘗足跡一臨彼家。余方復有所詢。忽有吃吃嘻笑推門而入者。二奶奶及金小姐也是二人喜手談以爲主人。苟在雀戲可半日樂矣。衆偕主母登樓。金生起去。余亦闔戶而入。

第七章

二奶奶等既入室擬待主人來歸而成局。主母以爲彼亦赴友人約。日間未必歸。不如另約他人爲妙。衆贊成。遂發電話招某女伴。已他出。繼命余往近處邀人。若某等某等去數家亦均不值時。已四鐘。主母謂不如小飲。屬余持手摺向某酒樓呼殺酒。三人飲啖言笑極其歡昵之態。二奶奶酒酣舉箸叩盞唱陽關一闋云。

想着你初相見。心甜意甜。想着你乍別時。山前水前。我怎敢轉眼。負盟言。我怎敢忘却些兒燈邊枕邊。只愁你形單影單。又愁你衾寒枕寒。哭得我咽喉乾。似西風泣斷猿。

主母亦亢聲屬和。往復至於數次之多。特唱至後段聲調愈澁。忽投二奶奶懷中。放聲恣哭矣。余錯愕却立。不審主母何事。傷心亦勿進言。慰藉。

主母非善飲者特遇燕集每縱酒巨觥浮白屢盡勿辭醉嘗恣哭余每勸主母宜慎千金之體主母笑謂死則死耳胡恤之有究因豪飲損肺絲絲之血恒隨欬吐而出余見之意良不忍也特無術制之苟強之節飲必性情暴怒毀損器物而勿恤恨恨詈余曰汝欲悶殺我耶嗟乎余見主婦暴怒與平日溫順之性先後如出兩人雖有忠言盡皆逆耳矣

余思主母是日本可無庸悲哀所以悲哀者非二女賓之所致耶然苟主人而在則雀戲臨場亦不致於痛飲狂醉迷失本性然則極而言之非主人之咎而又誰咎哉

主母以諸賓之勸遂止哭二奶奶謂狂奴且晚忘痛不欲哭殺耶主母謂哭殺亦佳二奶奶笑謂汝苟哭殺我先不忍試看頭蓬蓬然淚痕被面損却嬌艷不少如此年華尙猶屢次縱哭寧不羞耶三人方言論二奶奶之車夫扣門而入蓋去而復來者授一緘於二奶奶二奶奶折視之笑曰好了好了大舞台看戲去好極好極並且是改良菴堂會妙極妙極來來余且爲汝梳粧余遂取主母之梳具以進

粧束未竟蔚藍之天漸漸增其黑幕時余立主母身後爲主母櫛髮二奶奶故詼諧百出調笑主母時時就主母耳語啁啾不可辨余窺境中俄見主母面驟赤若晚霞蓋因室中電燈方照遂益明顯耳主母聞言若甚不甘者遂起向二奶奶搏就理之髮更復潑亂如是累次幸金小姐旁止之余之梳櫛幸告成以是夕所梳者爲蟬翼之髻蟬翼髻者堆髻頭上垂兩鬢於後方若蟬之垂翅手續困難非易於成功者余窺主母居家雖喜粧飾但未必十分注意而每遇外出則往往不憚求工殆亦爲保全美好之名譽計歟至於衣服珍飾下及足履亦勿憚端詳影鏡再三更易余念主母亦旣天賦玉容就令亂頭粗服亦在

在足動人憐。乃亦矜慎。至此乎。迨既粧罷。時已七鐘。遂卽匆匆傳飯而食。

向例主母外出。紅紅恒爲隨侍者。茲紅紅聞觀劇盛舉。驟現愉悅之色。勿俟主母命。卽入已室。理晚粧。膏之沐之。逾一小時。猶未竟事。蓋紅紅固有愛好性者。而戲迷之深。尤爲突過。主母以紅紅非維耽心。崑曲皮黃亦間擅長。一。二。日。挈之入園。使聆鈞天雅奏。親承歌舞聲色。躊躇滿志。無待言矣。曾有數次。值主母無聊。或豫暇時。紅輒迎機進觀。遊之議。特蒙邀准之時。十不。一。二。紅紅固謂今夕盛會。完全出諸意料之外。不禁喜極而歌。又爲余縷述衆舞台之優劣。諸名角之特長。其結論則歸美於大舞台。人材之盛。名譽之隆。以爲滬上舞台無更能彷彿。一。二。者。余維蠢蠢曲文劇情。非敢妄參末議。且觀劇次數。亦參與不多。以是觀劇程度。當然不逮紅紅。特紅紅前夕。與余論劇。嘗左大舞台。而右第一台。一日持論反覆。余甚不解。豈亦隨主母之愛憎。以爲愛憎者耶。余笑謂老身縱健忘。特姑娘前夕斤斤之論。言猶在耳。不應翻覆若是之驟。以老身思之大。凡觀劇之道。如閱小說。惟高等社會。差有見地。吾輩知識有限。何若臧口結舌。較易藏拙耶。紅語驟塞。頃復強辨云。余前夕云云。猶是已往之事。總之人材。消長今昔。不同若在今日。而論不能不於大舞台首屈一指耳。姥姥試思。主母甯憤憤者。否則曷爲舍彼而就此耶。

第八章

紅紅與余辨論時。余方食。灶下紅則預食已久。且戒備亦已周至。但束身待動員。令耳余恐。主母或有所需。因促使登樓。余亦匆匆罷飯。往主母許。主母詢金生來也。未紅謂彼行載主人歸耳。無若是易易者。主母因令招街車。二奶奶謂余等家車街車。魚貫大道之上。甚不相稱。盍乘馬車乎。衆贊成。主母瀕行。回語。

第

一

集

紅紅及余屬善視門戶善事主人余勿俟散戲行歸家也嗟乎主母所屬付者猶是居家良言而紅紅聞之若失魂魄不覺顏色之變蓋紅紅方珊珊然隨衆舉步欲附驥尾而行一旦橫阻好事誠所謂今夕掃興完全出諸意料之外者矣外史氏曰凡人意氣太盛者往往不堪下臺於紅紅又何異焉

余既閉門歸闔理未竟之鍼滌靜寂殊甚余以爲紅紅必來伴余遲遲又久不見其至余因下樓取飲見主母所御之銀水煙管赫然陳之几案之上余不禁喃喃自語責紅紅之誤事余思主母既不挈彼同往寧不可將是等應用各物親授主母耶抑且主母於他人之物絕不取用以此言之紅紅非因悻悻之故遺誤職務耶

余遂大聲呼紅紅屋空人稀聲浪頗高而紅紅迄不見應余遂上下遍覓迨入紅紅臥室得彼於臥榻上面壁佯睡余呼之推之手口並用久乃回身實則紅因羞憤佯嗔故不余答耳余強紅取遺忘等物送主母許紅不應余謂婢子爾驕寵忘形耶果爾主母待爾恩義等之逝水矣紅徐謂爾試送去余守門戶可也

余因檢點各物匆俛出門登街車而行既至劇場司理人導之至一樓廂中主母方嗑瓜子他顧而語適二奶回首見余遂呼余云阿三爾來耶主母亦聞聲驚顧貽聘有頃余謂紅紅忘主母用物彼嬌懶又不願自至余不得不代彼送上耳遂解烟管授主母吸主母命余覓隙地坐余思彼等今夕何故不佳包廂乃與莽男子爭尺寸地耶以旁有一少年適偕主母比肩而坐窄窄春衫頗具秀逸之致特側身而坐集視綫於場上余因不獲覩彼正面但余從旁觀之亦可喜男子也余坐頃之適廂樓值理之某茶役來余

就詢改良戲已出台否。役不解。余固詢主母。迴顧余呼余名。詢余曰：「阿三，汝來時，主人猶未歸耶？」余應曰：「然。余思余至此之頃，已奉白主人之行蹤於主母矣。奈何復問余主母？」余繼謂余等在此深慮主人歸有所需。紅紅一人未必濟事。爾盍歸俟之。余謂主人近日歸必十時後。茲時尙早，正可伺主母。而主母必欲速余歸家。余無如何，僅能遵命而行。外史氏曰：「天下婦女防備男子之心，精細若髮，殊無一隙之可乘。以一隙苟可相乘，或不免於誤。及全局主母之意，豈不以紅紅年事既長，智識漸啟，搔首弄姿，或不免若大觀園中之晴雯、學狐媚子迷惑主人，涓涓不塞，流爲江湖，由是言之，監督手段曷可少哉？特在明眼之人，平心觀察，方謂此等手段大似掩耳盜鈴，欺人不足，適以自欺。試思主人以自由無礙之身，一旦涉足花叢，方且擁翠偎紅，左宜右有，又誰實爲之監督在後者？顧此則禁之彼則弛之，非察近而昧遠者耶？」

余旣歸家，紅紅來啟門笑謂余：「余疑誰何乃汝耶？」大奸戲情，曷不暢觀，亟亟返顧奚爲者？豈余行竊室中物耶？余思紅紅之詞皆侵主母，余笑不答。但云：「來伴姑娘岑寂耳。」紅云：「敬謝盛意，余方慮爲猛虎，脚去茲得媪媪，余無慮矣。」余思紅紅行竊之說不禁暗笑。以紅紅初非一介不取者，但彼所竊並非主母財物，匿中脂粉耳。以主母好修飾，舶來閨閣品，罔勿購備，而秘製粉黛，尤非市貨可及。苟用少許，卽足增進容光。而紅紅則貪多務得一脂一粉，罔勿取携，行竊云云，誠無異於不責自供矣。公入室理殘工，紅紅來，余旁殊跳盪無定。初，嬲余挑花綫，余未應。遂奪余手中活計，擲牀上。謂主母香囊表袋多至爾許，尙增加不已耶？試思余之繡履已沾泥滓，而主母曾不一加注意。豈果雙目昏昏者？余謂姑娘爾亦有手，奈何矜貴，乃爾甚至事事煩余，且余曩見姑娘尙有青緞綉履，新若脫手，豈得額外奢望。紅謂此履式已欠，新余實不

第

願着之。余惟力懇媪。媪爲余發起此事。余且感激不盡。余謂此亦細事。可以贊成。姑娘試坐爲余述。聊齋異聞。消磨長夜。紅遂允。余爲余述故事。特彼所述。往往事實先後。倒置誠不若主母之條理。井井也。紅述故事。未竟。不禁顧而之。他人主母室中。覓餅乾少許。而食。並以餉余。忽擊掌長噫。默坐出神。余屢問阿紅。何事。彼並不答。余固向之。彼忽躍起。謂余云。余思主母舉動奇異。苟能窮彼隱事者。必爲聊齋書中之絕好材料矣。余固疑主母者。茲聆言益駭。然問彼何所見。而云然。彼堅不吐。露復言。余思主母殆非人也。非狐卽鬼。余聆言。蓋悚然遍身。毛戴不寒。亦慄遂益向紅窮詰。紅云。余試取一物示爾。應知主母之必非常人。紅遂趨往主母室。余此際獨居一室。若坐針氈。思紅所取物。必緒蹄泥冠之屬。若小說中所舉故事。果如是者。余惟有夤夜狂逃耳。

未幾紅入。余室擲一硬物。向余眼花撩亂。余幾莫辨。諦審之。則向所見女郎照片耳。余笑云。癡妮子。此尋常照像。亦值大驚小怪耶。

紅紅笑云。是誠照像。爾試思。此照像爲何如人者。余謂非主母戚串卽朋友耳。紅謂爾思天下婦女有室存。男子照像者。然亦有室存。婦女照像者。否。余謂此亦未必盡然。譬有契合女友。或關係戚串。值離索無聊之須。對彼照像。亦足慰情。一二紅又謂天下婦女有對婦女照像。而下淚者。否。余沈思有頃。答云。此誠罕覩。紅又謂天下女子亦有向婦女照像祝誦稽首者乎。余遽應曰。汝言謂何。余實不解。

第九章

紅云。汝視主母所處地位。苦樂奚若。余不答。紅繼謂。以我思之。亦世間有福人也。住則畫樓。食則珍錯。衣

則羅綺奴婢左右希伺顏色誠所謂何求而不遂者主母顧視憂戚若性命以哭泣爲生涯此固汝所習見者余伴主母久故余所知秘密亦視汝較多主母曾有錦盒一具重重閉鎖寶存極爲秘密余但有一二次見彼外形此中何有余至今日疑莫能明也此猶非甚奇異之事余憶一日方暮主母室中明燈未照余方舉步入室聞主母在室中竊竊私語余頗驚疑思主人未歸何得有此余因好奇心切入室潛偵之但見主母一人手執女郎玉照絮語不休若相祝禱者而主母清淚不禁點滴而下此竊非至可駭異者紅紅又謂猶憶二月中旬主母晨起寫經方罷謂余頭痛身體欠安并朝食勿食屬余市鮮果等物余市果物既歸但見主母伏案書長牋且書且讀余遙矚但見中有嗚呼噫嘻等字顧主母亟揮余使速退余退而主母之臥室亦碎然遂闔約一小時始啟門呼余余視地上但有燼餘紙灰此更足令余百思不得其故矣紅紅又謂余思主母必非貞潔女子當其未適主人之先必有外緣茲者藕斷絲連莫除綺障遂令紅豆佳人滴不盡相思血淚耳余聆紅紅言甚怒彼之無禮正色責之曰阿紅此何如事敢謾汝清白之主母耶且凡事必重證據爾之證據又安在者紅謂證據卽此玉照玉照中盈盈含睇者必爲主母情人彼因男子照像未便投贈遂效新劇化粧幻爲溫柔女兒之身俾主母晤對朝夕毫不禁忌亦云狡獪矣

余聆紅紅言將信將疑紅更以意揣度謂彼人或者已死因此之故主母不勝其戚戚之心或者其人已適遠方相思之苦一日三秋不禁鬱鬱予懷耳余叱之曰阿紅汝受主人恩惠乃不忠事主人反肆污穢尙有良心否汝再嘵嘵余必白主母以狀看汝精皮膚端正受棍棒也紅謂余思主母身先不正安能責

人○余○豈○妄○讖○主○母○者○尚○有○文○翰○余○嘗○寓○目○余○可○爲○汝○言○其○大○概○外○史○氏○曰○天○下○女○子○小○人○怨○毒○所○蘊○久○而○必○報○彼○紅○紅○者○女○子○小○人○兼○之○一○人○之○身○而○主○母○又○未○能○遇○事○假○借○使○之○稍○享○權○利○憤○妬○所○積○賄○賂○胥○讒○亦○固○其○所○以○彼○蜃○樓○海○市○飛○短○流○長○方○且○盡○情○搆○陷○一○吐○其○胸○中○骯○髒○之○氣○顧○紅○紅○猶○未○竟○言○門○鈴○驟○震○主○母○歸○來○

先○是○金○生○候○主○人○逾○夜○午○以○主○人○雀○興○酣○準○備○作○通○宵○之○戰○命○彼○先○歸○金○生○遂○以○輿○俟○主○母○於○劇○場○茲○主○母○獨○乘○街○車○而○歸○余○頗○訝○之○主○母○則○云○散○戲○時○未○見○金○生○金○生○則○謂○散○戲○時○不○見○主○母○而○主○母○則○不○能○不○責○金○生○之○誤○事○余○等○遂○亦○忽○忽○歸○寢○已○二○時○矣○

第十章

後○此○三○日○實○爲○家○庭○中○至○不○幸○之○一○日○以○先○一○日○爲○主○母○之○姨○母○生○辰○主○人○於○晚○間○乘○間○一○往○而○主○母○則○流○連○彼○家○竟○日○迨○暮○歸○已○逕○醉○矣○次○日○晨○起○檢○點○飾○盒○則○遺○失○多○寶○串○一○玫○瑰○色○寶○石○戒○子○一○向○例○主○母○之○飾○盒○紅○紅○實○司○理○之○紅○因○數○日○以○來○情○義○勿○屬○主○母○職○務○爲○之○寢○怠○茲○際○酬○應○告○終○衣○服○珍○飾○爲○之○一○檢○理○忽○遺○二○物○紅○意○頗○駭○詢○主○母○云○勿○知○以○爲○必○在○室○內○顧○上○下○遍○覓○殊○無○蹤○影○紅○詢○主○母○昨○夕○歸○家○究○在○身○上○否○主○母○謂○余○歸○時○方○在○洪○醉○中○究○亦○不○甚○了○了○總○之○串○飾○或○者○中○途○遺○失○亦○不○可○知○至○如○指○間○戒○指○豈○有○意○外○之○失○哉○仔○細○思○之○誠○不○可○解○嗟○乎○小○人○女○子○仰○人○衣○食○而○活○誠○所○謂○萬○不○得○已○而○後○出○此○而○名○譽○坦○白○之○念○人○有○同○具○故○奴○婢○所○引○以○爲○至○不○快○意○之○事○無○過○於○主○人○之○遺○失○珍○物○雖○主○人○主○母○未○必○云○何○一○念○及○瓜○李○嫌○疑○已○覺○寢○饋○爲○之○不○安○紅○紅○揣○測○之○辭○以○爲○慶○祝○之○日○主○母○未○必○佩○帶○是○二○飾○物○

由是推測是必遺失於劇院歸來之夕主母則不以此說爲然主婢二人各執一是愈爭愈烈主母繼謂物爲我物且又佩帶我身我豈視爾贖贖者茲者物已無存我亦不咎既往下次留心可也

紅聞言負氣入灶下啜泣詬詈語多毀謗不堪入耳並擲案上器物以洩忿余訶責之彼反詈余罔識贖贖爲主母任過蒙行竊不白之恥紅又謂汝試思戒指苟在汝手亦能去否是必主母贈彼情人反而諉過我等狼毒刁狡彼婦之心矣余亟搖手強制紅不應主母久在樓次呼紅紅名紅亦若勿聞余時俯身拾薪灶下爲主母淪茗驟聞批頰脆然有聲則見主母危立紅紅身後已面白無復人色噫紅紅謾罵之語已悉爲主母所聞無怪彼之盛怒而無所遏制也余大驚亟起解勸而主母盛怒之下甚至吃吃莫吐一辭余思紅紅果嘗盜竊是物必無若此理直氣壯者今此滔滔之論適爲報復前夕之憤慨而至抑且紅紅妬嫉之心方且日增月累繼長增高至於忍無可忍乘機猝發勢遂猛烈難禦譬彼炸藥之箱潛熱內蘊蓄力至偉一旦電流既通則一發難制矣

嗟乎余自入彼家以來未見有主母盛怒若今日者紅紅受責亦爲第一次斯時紅但乾號主母之掌方擬繼下而身手戰戰力苦不繼面容若蒙白紙唇亦驟隱血色眼角之上且蓄淚痕余惟今茲爲禍孔烈譬彼戰爭方始開幕正不知此後之結果奚若余惟力勸主母意欲擁之登樓而主母盛怒之下似必欲置阿紅於死地至後以身相殉者主母此際坐於厨下椅中氣咻咻然呼吸勿屬余無如何詬紅紅云阿紅主母豢汝至有恩義汝竟忘恩負義思反噬耶汝之良心勿及母狗矣余牽阿紅手令往主母許請罪紅固不允余遂耳語云汝試思汝前程黑漆升沈榮辱能逃主母手掌者則請抗主母可也余爲和事人

非爲汝計乎。余言未竟，紅已邁步逸。余屈膝，主母許矣。並稽顙云：紅萬死冒犯主母，自知獲戾甚大，乞主母海涵恕婢子無識，矜全蟻命。主母忿恨迴身避之。余亦繼進乞宥，幸主母色漸和，紅跪片刻，猶未起。余斥使去，遂扶主母登樓。

時主母倒身牀榻，胃痛大作，呻吟之聲不絕。余大張皇，覓預儲之藥品以進。蓋主母固夙有胃疾者，每猝發勢頗劇烈，恒數日不進米水，慄慄然若垂死人。主人嘗以是爲主母慮，故花鳥虫魚名書佳話，凡可爲娛樂性情者，主人罔勿爲之購取，以主母性情雅與是等之物相近，亦以此投彼所好耳。醫者謂是疾由於忿怒抑鬱而起，良宜疏散排遣，非藥石所能奏功。主母以此奉行養心之說，自此以後亦不常發。余來此并計三次耳。

主母既病一室，至寂窗旣盡闔，幕亦深垂，而衆鳥方在檐下啾啾綿變調舌，不已似百方獻技爲主母解憂者。嗟乎！人生擾攘，鮮歡樂而多憂愁，顧憂愁未必侵人而擾攘終身，且嗜憂愁若芳飴，無論千迴百折，迨乎最後之結局，譬彼千水同流，無不向此茫茫苦海而趨，誠不如無知虫鳥，猶能領取春華供及時行樂之具，由是言之，人殆芸芸衆生中之至愚不靈者哉。

第十一章

余侍主母，心係病榻之上，勿敢少離。又縷述里巷新聞爲主母解悶。余慮主母疾病陡作，或累日未已，良用憂慮，詎無幾何時，疾勢頓減。迨暮已漸進飲食矣。紅因話言唐突，甚形愧悔，思余苑枯榮辱之論，更覺慄慄危懼，以是恪恭厥職，盡力有加。而主母則甚不願見彼之面，每至前必遠黜之比，怠職務，又扣牀訶。

斥謂彼木然如死人無所用之所能勝人者僅有一口非謗人卽竊食嗟乎凡治場圃無樹蒺藜人生在世無結怨毒怨毒之爲物益結益深甚至九世莫解余手活計伴主母不禁出神遐思思紅與主母必爲夙世冤孽抑且紅紅當日必爲大婦待虐主母或甚不堪冥中使者特弄狡獪令彼今生聚集一處昔奴今主昔主今奴顛倒報復一快取償耳余以爲世情變幻倏起倏滅常人視之往往以爲偶爾遭逢實則大關節目舉莫能逃豫定之數譬之構造屋宇工師先定程式然後衆工從而執事則不能無稍稍出入者但門窗戶牖尺寸之增減耳余坐旣久余之思想愈入愈歧愈出愈奇主母忽呼余名余驟震驚蓋壁間時計停頓已久主母遙指示余命余上練復指飾盒余知旨卽啟主母金表較準時刻但余雖已勸息主母而失物問題猶耿耿未能忘懷茲取時計因見金練之上亦有珍飾遂更提及昨夕失物之事擬仔細討論爲余自身洗刷地步詎主母聆余失物二字甫經出口亟向余搖手屬勿更言因謂余思失物細事余亦決不疑及爾等而紅紅悻然之色必欲竭力剖辯余誠莫明其妙且汝等雖愚亦知此等物尙非十分珍貴者果欲行竊曷不更取他物獨耽耽於此乎且余昨夕尙憶醉後淨面曾脫指環於彼家案上從此未及戴上亦不可知余所言不過爲警戒紅紅之計余誠不料彼之跋扈至此也方主母言時體乏聲低僅可辨識以彼無端受謗腦筋震烈殆已達於極度遂不覺傷神之甚耳

先是主母方盛怒揚言欲遣紅紅余伺主母意稍平遂乘機爲彼乞恩余又謂主人苟歸幸勿提起此事以主人之性多猜忌竊恐言之反爲不妙耳余此言蓋揣主母心理而發者主母微歎之余又謂二奶奶上午以人來授余函屬投主母余因主母此時方在朦朧午睡未敢驚醒遂久藏耳余且言主母且折信

第

余遙矚賤封形式。決爲主母之某族弟所寄。是人每一月中必寫書一二次。嘗由二奶奶處轉輾交來。而主母所得函。輒秘藏之。余實不解。主母閱函有頃。命余出箱中某首飾盒。余旣如命授。主母復解身上佩鑰。重重內啟。則紅紅所云錦盒赫然在目矣。余思此中究有何等秘密寶藏。若此耶。審是主母矜慎爲心。決不當余啟盒。可知而主母顧不然。坦然逕啟。余視其中函件幾滿。余思向所視爲秘密者。不過如此。而止亦可笑矣。然以此故。余且不能無疑於主母。蓋主母避紅之故。正以彼識字眼快耳。主母之疾。縱不甚特懶散。喜親牀蓐。余每曠就之。紅則避主母。若蛇蝎。若卽若離。旅進旅退。噫。向之房中寵。今竟貶爲竈下養矣。而余與紅紅寵眷一月來。冷熱之度適成一反比例。余誠萬萬意料不到者。

第十一章

嗟乎。余受主人主母之恩。惠深矣。余夫先是偕余至滬。上余旣得所安處。而余夫獨負負無所依棲。不得已集少資本。爲負販。嘗購食而食。賃人而宿。特終日營營。至不能自全。一身抑且滬上負販糊口者。至易得罪。警捕稍不合法。鞭箠立至。曾有一次。不知何事。違警非但手荷物。凌踐無餘。並責其罰。緩釋出。余夫忿怒。以爲小康之家。一旦降之乞人之列。途窮日暮。欲蹈浦江而死。幸遇途人援救。得不竟死。余爲此懼。遂婉求主母。冀獲噉飯之所。主母言之主人。遂招之。使充海關茶房。而余夫自是得遂溫飽之願。寧非主母慈愛之所賜者哉。余旣感深肺腑。恒稱誦主母恩。不去口。余夫來余必責。余夫市少許果食。以餉主母。其實主母之心。並不係此。而微物之獻實。寄誠心。知恩圖報。凡爲人類。例應爾爾也。余夫至主母對之。往往恩慰有加。就詢短長。備極詳細。所恨余夫性成羞怯。訥訥然。恆不多言。主母復向

之詳詢余等夫婦住址嗟乎滬上寸金之地余等豈有住址者亦假他人一席之地耳塵氛齷齪何待於言以故主母詢余余輒諱之而余夫不禁脫口而出余責之曰當言不言不當言而反妄言汝之爲人背晦極矣主母聞言不禁拍掌狂笑笑謂余曰阿三阿三任汝爲人乖巧若狗余亦有術探取汝之秘密試思余之手段奚若以汝中年夫婦寤無愛情奚必離群索居學假正經哉汝嘗深夜外出忽忽言歸余早料及爾等秘密勾當實則稍事流連余亦斷不汝責須知主母固能體諒人心者決不折散爾等鳳友鸞交也余聆言面亦有若霞烘

自此以後余等居址旣爲主母所知主母無事恆向余說笑往往黃昏時近必促余往歸家中笑謂織女須早渡河牛郎今夕盼殺矣余以此故不敢再作回家之想余夫來懟余余謂此汝自己之過孰使汝洩漏秘密乎

主母之體旣漸愈思外適遊公園可二日似猶未饜一日語余欲枉過余居余大驚期期以爲不可謂湫隘不足容高軒幸主母萬萬勿枉顧苟枉顧折殺小人矣余幸強制而罷顧越數夕主母復提議此事余更欲伸前說主母謂正維湫隘余樂觀下流社會中生活狀態耳勿阻我我必去又屬余秘此事於紅紅遂招馬車偕余往

嗟乎窶人家豈足遊憇者坐榻不全茶甌亦缺主母一顧卽退出自語云此大難此大難雞棲牛欄耳豈可安居者

是時里巷婦孺聞有貴賓蒞止呼母喚姊頃刻之間聚集圍觀者可數十人余之鄰人詢知是爲余之主

母更目灼灼。詳審勿瞬。至欲細數。頭上之髮。蓋余所居室。在委巷中。屋敝而樓宇勿敝。以賃值廉。不期而成爲貧民之窟。甚至開放門戶。割地讓鄰。一屋之內。雜居至五六氏之多。止少亦必二三家。此中獨立門戶者。直可云絕無。而僅有每屆炊煙四起。自他處遙望者。氤氳縹緲。不殊海上神山。煬竈不突。入此室處。日日與塵埃爲緣。顧塵埃之多。與日並增。驟觀之。是屋建築。當在數十百年以上。其實屋非古老。譬之中年婦女。緇衣垢面。益顯老醜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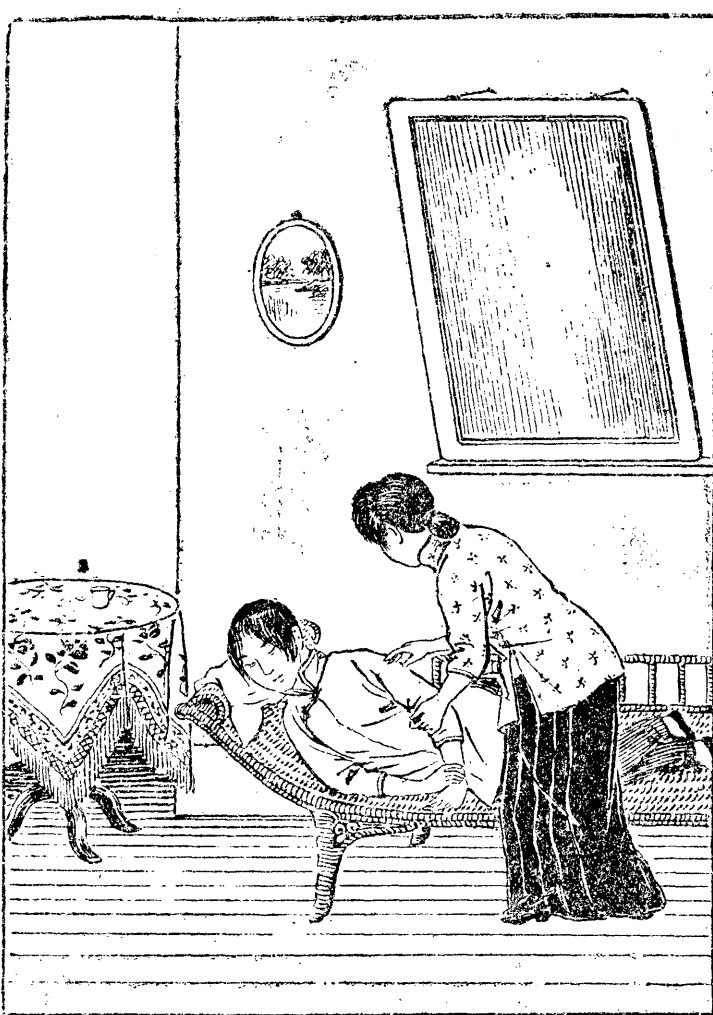
是間屋。旣頽敝。境尤僻陋。託足者。以男女工黨中人爲多。且晚瞻眺。但有椎輪小車。顛頓於礮磳街石之上。蓋婦孺。雖足憚跋涉。工廠之苦。遂不能不並載同驅耳。至於康莊馳騁之衆。高車駟馬。罕有道出是間者。一旦有美一人。華軒蒞止。空谷足音。或欲歎爲咄咄怪事。主母每所至。彼等輒隨所至。而圍之。亦有羞怯女郎。立人叢中。作半面窺者。幼稚之童。則牽阿母之襟。裾偷眼遙矚。羞而自咬其指。中年婦人。則乳兒於懷。坦其半胸。含笑平視。思覓一語。通殷勤。顧顛倒思維。久不得當。不覺其口之哆。蓋主母之容光皎然。四照誠足。消人鄙陋之念。譬如出匣之劍。啟積之珠。光芒作作。令人眼纈而莫敢逼視。又令人寶貴而勿能舍棄也。幸余爲主母。先驅遂出。重圍登車以行。

主母旣登車。以塵氣擾人。若甚悔此行者。顧余云。阿三。汝亦雅喜清潔者。奈何樂就豕栅。而棲余笑。謂是殆爲經濟所限。誠無可奈何之事。主母云。余爲汝計。必宜遷居。余思此殆蜂窠。房房露足。孔孔伸頭。觀之大不雅相。且塵氣喧嚷。有未可以一朝居者。余默然無言。主母之談鋒。遂歛。

第十二章

未幾車馳大道之上。御者請主母車所向。主母先擬往公園。繼命馳往二奶奶許。以二奶奶爲人圓融而多智慮。主母恆樂就之。彼之性情行事。又每與主母相近。但彼喜縱博。主母則否。每所博出入甚鉅。百金一擲。舉無吝色。博之種類甚多。但二奶奶於博之種類無不通。非惟通也。且又甚精。二奶奶母氏亦富家。故二奶奶遺嫁之時。篋具頗不貲。既適沈氏。不二載。以縱博而消耗之數。達萬金。篋中物亦稍稍罄矣。顧二奶奶膽益壯。賭益豪。往往斥飾物以爲戰鬪費。而技術亦由此而漸進。平均之點。勝六而負四。二奶奶之丈夫亦海上商人之列。人既猥瑣。業亦不高。而所入恆豐。遂逞然爲娛樂計。營金屋藏嬌。娃事爲二奶奶所知。顧不與斤斤較論。爭枕席歡。但與丈夫約月獻三百金爲自由之代價。稅則天南地北。楚館秦樓。足迹所之。舉勿問。詢苟不如約。則相當手段隨之。在後矣。自此條約安定之後。彼於縱博手術亦日精進。而有起色。彼之金融機關亦頓現活動之象。彼於數日間。疲精神於戰鬪中。蹤迹遂與主母疏迨。主母入門已十時矣。侍婢謂昨者雀戰。達旦。茲上牀未久。猶高臥也。主母聞言。遂忽借余登樓。是樓面東而建。其左方一間。則與南廂之樓毘連。正中一間。爲彼臥室。西式銅牀。雕嵌螺鈿。極工細而美。觀紗帳。沈沈垂幾。及地。顧二奶奶則舍此勿居。睡南軒籐榻上。衣白紗之衣。袴內襯紅色汗衫。擁單被。面壁酣然。而睡紗袴上。捲一足外伸。露其藕股。主母笑語云。癡兒日高三丈。人家已具午餐。豈尋好夢時耶。彼不答。睡自若。主母復推其身。搖其股。彼但荷荷復翻身向外。而臥。主母少坐。無奈則盡啟面東之窗。捲其紗幔。是時陽光頗熾。映照牀幃之上。其白逾烈。侍兒啟廚奉瓜子於主母。主母笑而起。身搖其鏡屏之廚俾。驕陽之光射其面部。復笑語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癡兒醒來好賞月華也。二奶奶遂怒罵云。

猴。窻。子。小。鬼。頭。舉。動。太。不。端。重。且。暫。時。記。取。好。與。汝。仔。細。算。帳。主。母。云。算。帳。算。帳。且。待。月。晦。
 二。奶。奶。跋。睡。履。起。坐。有。頃。侍。兒。輩。於。是。具。巾。湯。侍。盥。沐。且。進。早。食。女。傭。則。進。梳。具。為。彼。理。髮。因。問。主。母。今。



日。何。故。上。午。出。門。且。又。焉。往。主。母。遂。起。身。立。二。奶。奶。身。旁。向。之。耳。語。但。見。二。奶。奶。笑。謂。主。母。云。何。如。我。固。言。萬。萬。休。想。奈。汝。不。聽。余。言。何。二。人。又。耳。語。久。之。至。啾。啾。不。可。聞。主。母。繼。謂。且。俟。再。看。遂。坐。而。吸。煙。各。述。閒。話。

第十二章

闌。二。重。掩。映。其。間。遊。人。愛。此。間。風。景。秀。麗。無。不。駐。足。流。連。得。少。佳。趣。以。為。似。此。畫。樓。合。住。佳。麗。所。惜。簾。幕。深。垂。窗。幔。不。捲。非。惟。佳。麗。不。可。得。見。并。是。中。陳。設。若。何。亦。無。從。窺。見。一。二。而。余。則。確。認。為。余。之。家。庭。噫。余。夔。人。也。罄。余。終。歲。之。入。猶。不。足。辦。一。月。貨。金。而。余。得。為。是。屋。主。人。皆。出。於。主。母。之。所。賜。主。母。恆。謂。余。阿。三。

綠。樹。森。森。濃。陰。欲。滴。垂。楊。當。風。而。舞。若。東。風。之。吹。馬。尾。條。分。縷。析。四。散。紛。披。時。有。紅。樓。一。角。碧。

汝前者創業既爲兵燹所燬亦欲及時恢復乎余笑云余思貧富有命辛亥以往余夫婦待蒙主人主母恩義安身足食不虞凍餒已是莫大之幸尙敢妄冀乎主母則謂凡事要在人爲且上海一隅之地獲利較易往往有朝爲饑人夕忽小康者今余爲汝思得一事於爾甚有利益爾亦樂於從事乎余謂主母阿三亦人耳寧不嗜利者主母徐謂余爲汝計可設一總會爲余等無事消遣之所因余與二奶奶金小姐李小姐等家中賭博甚感不便試以爾夫出名賃屋爲俱樂部屋不求多兩上一下足矣月租不過二十餘金爾等夫婦可宿此中主母語未竟余亟阻止云此則斷辦不到一因資本缺乏二恐開支不給主母謂此可無慮第一月賃金並開辦費我可擔任器具亦可設法以後開支盈絀爾亦無庸過慮總之開支有餘卽爲爾所得之純利益如其不足自有我等津貼如此辦法爾亦安心否余謙辭不獲議遂定

是屋布置悉二奶奶經營器具亦得自彼處者爲多顧開辦以後會員止寥寥五六人亦不常聚二奶奶以金小姐喜煙霞嘯傲特爲之具牀榻衾枕帳幔極其美備主母固屬余慎守秘密會中人以外并紅紅亦不得知

先是主母命余相數宅主母視之均不愜最後因金小姐報告得是屋衆口贊許以爲毫無遺憾議遂決顧是間地段極僻靜屋復在狹巷中夜間街燈熒熒疏若晨星車馬過者亦極鮮往來之衆頗有戒心但後樓臨官道耳樓下前間堆積雜物余寓後屋樓上陳飾極華麗地毯蒙茸深可沒履雲銅唾盂列地上粲粲生輝壁間嵌風景照片及美女畫像及大鏡屏等時計亦多至三四架屋中器具中西各式必精必備外間列餐臺長坑及几案等爲衆人遊憩集合之所其內一間則品簾繡幔錦被銅牀爐香靜細簷鐵

丁東案間時計錚鏦徐行雅似敲金戛玉之聲妝檯之上椒桂蘭蕙氤氳一氣沁入心脾薰然欲醉余笑謂主母此誠仙宮福地耳主母亦謂余視此間樂不思歸家矣其實主母故居中設備精至固有遠勝是處者顧亦樂此舍彼殆喜新厭故之恒性歟

第十四章

四月某日值主母生辰先數日主人已大忙以重金購紗絹各若干端爲主母製衣之需又預購名花數十種羅列屋內外薰風所被香氣瀰烈屆日主母晨粧竟主人主母各互頌吉利語主人復啓盒出精巧之表鐲上主母爲之結束於臂上是日適爲星期休假日主人主母咸大樂蓋主人固甚愛主母者不以狎遊故遂損愛情也

主母是日裝束頗異致縮堆鴉髻結髮頂際畧似盤螺綠玉之簪橫壓其上而簪月季花於前額是花亦主人所獻蓋主人徘徊檐際觀花遣興忽見新購盆花中有雙頭並開之月季二朶欣然折取獻之妝次並謂此卽余等夫謂並頭偕老之義茲余爲汝簪之並顯妍媚矣主母含笑受之余立鏡後頗羨主母之艷色迨既粧竟余持新衣至請主母易主母謂非是復易取亦云非是最後取至曰此是矣余視之紡綳之西式服也色淡綠若天青前胸微突袖袒而微短瑩然露其玉臂裙幅縐疊若波紋軒前曳後飄逸生姿革履纖細底峻而端銳行走搖曳別有嫵娜之態主人一見卽拍掌大贊謂若個古裝美人直是嫦娥下降天仙臨凡西方美人那有此等風度耶

主母裝竟命余就牀次抽屜中取錦盒既揭視則金鑄之福壽二字也余共阿紅咸訝之謂此物何來余

初未見主母謂是二奶奶所贈余謂二奶奶所贈爲某物某物似非有此語未竟主母隱牽余衣余遂不語余初疑此物奚用後知爲領上之別針金光澄澄映以白面益見嬌媚矣
余等窺主人主母共坐飲茶遂倒身下拜獻吉利語而主母亟起立並手摻阿紅且云紅姑娘勿謙虛願爾今年生一玉娃娃俾我等夫婦朝夕玩弄余且感汝賀汝矣主人笑謂兒子亦細事余並不以有無關懷阿紅聞言面驟赤遂狂逃不復出

噫以如此論調出之主母之口余實萬萬不料是時余之胸中疑雲千疊湧現不已以主人主母間因篤於愛情者也凡篤於愛情之人斷不容有第三者之摻入奪彼愛情余窺主母生平雖非奇妒極悍而保守權利之念亦不殊於通常婦人奈何開放門戶行此自殺政策歟余思此必非主母由衷之言或者主人平日舉止輕浮有不無可議者遂爲此忽忽之言歟特余往往靜察主人彼之對於紅紅態度猶昔初無何等可議之處至於紅紅自經往日風潮以後事主母旣益謹而主母對待紅紅之顏色亦覺漸就和平甚至辭氣之間往往謙遜逾分紅紅以此益覺惴懼不甯正不知主母是何居心前路茫茫禍福均不可測嗟乎人生不幸爲侍兒身加膝墜淵升沈無定雷霆雨露喜怒無常依依弱息亦大可憐已
是日女賓至者五六人二奶奶與金小姐首至二奶奶一見主母卽執手笑謂好個西方女郎虧你千態萬狀想得出如許打扮怪不道男子家見了顛倒欲死飯吃不下睡也睡不穩主母笑謂你且問他他天天吃得下睡得着否主人笑謂今承主母盛意因彼生辰特製備西式大餐與我饜飶金小姐謂我已三天不御西餐正思饜飶不料乖乖首先想到足領盛情二奶奶聞言狂笑云阿金如此老實老實可憐

金小姐聞言意頗疑慮。二奶奶招之以手，因牽金小姐手疾行至。二奶奶許金小姐屢問何事。二奶奶云：「請你吃西式大餐，先用外國饅頭。於是主賓更拍掌狂笑，聲震瓦屋。外史曰：『衆生芸芸，貪嗔愛戀，醉夢顛倒，以我之智笑彼之愚，實則智者未必果智，愚者未必竟愚。紛紛擾擾，又奚爲乎？』」

衆賓既集，午餐遂陳。主人以一男子介在群雌之間，譬之花間蝶，蝶千紅萬紫，活色生香，直欲沈醉東風矣。顧以余思之，殊不謂然。以衆賓之中，僅二奶奶恣態較勝。金小姐爲閩產，深目隆鼻，微似毆婦而肉色瑩白，則甚可愛。餘亦無足置議。余非敢落寞衆賓，且衆賓中如上二人亦負時譽者，一旦加之薰沐，施之膏澤，寧不顧影自喜，以主母丰神皎皎，參與席間，遂覺目無餘子耳。

主人席間提議，以主母今日初度，且御新衣，不可不攝影以留記念。座客聞言，無不贊成者。攝影者既至，先由主人主母合攝一影，主母獨身復攝數影，主母與姊妹行合攝一影。衆賓中亦有一人攝影者，是時衆賓有去者，有留者，其留者相偕爲麻雀之戲。則二奶奶、金小姐、李小姐及主母也。未幾，李小姐去，主人來，合局八圈未竟。適主人有客至，遂停戰以待。客既久坐不去，主人入而告罪。主母笑謂余思汝等脚癢，又欲往俱樂部去，不如縱爾自由之爲得。余等且外適，請金小姐御西餐補償。日間之缺陷也。

第十五章

主母衆賓相偕出門，余共阿紅上下收拾。紅紅是日頗得意，鏘然弄其囊中之金錢，與余比較進益之多寡。某賓某賓賞賜若干，主人主母賞賜若干，分積合積算數至繁。又議論衆賓中賞賚之豐，齋若者甲若者乙，甲視乙差幾何，丙視甲乙差幾何，甲乙丙之諸比例各若何，或二之與一，或四之與三，復試列甲爲

百自餘。乙丙丁各得百分之幾。何紅殊敏捷。彼之報告。均能歷歷不爽。余腦鈍。愧勿若。余知甲等獎。非二奶奶莫屬。詢其數。則一元大武也。紅更啟木盒。罄歷屆之儲蓄。以炫余。鏘然翻弄。約畧爲余述。所得復提議。欲斥貯欸之一部分。製新衣絮絮。與余商材料。余舉數種。悉不當。余轉詢紅姑娘之意。將安屬。紅謂余思主母之衣飾。縱考究。但亦有未愜人意者。至於彼所賞賜。悉爲三四年前之舊式。余領受之下。惟有藏之篋笥耳。余以爲綢而舊。勿若布而新。試觀余身上衣。亦私蓄所製者。余今者將忍痛揮金。製一玻璃紗之單衫。以淡白繡邊。沿其領袖及四周。而以粉紅汗衫襯其內部。袴則生紗履。則澹綠爲天中節。隨伺主母之預備。余已預購金扇一握。擬俟主人暇日爲余一書。余笑云。阿呀呀。了不得了。不得常言婢學夫人。今若此。直婢勝夫人矣。紅謂主婢名分之說。余殊不樂。願聞余思天生男女之始。未必預造奴隸之材。供主人鞭箠之用。惟爲貧窶所迫。斯不得不帖然就範耳。汝視主母。洵貴婦。翹然異常人耶。他日境地。又安見不豐。齋顛倒者。總之余於小說戲文。是等情迹。見聞滋多。且日者推余造固言。是非常貧賤鬱鬱人下者。汝奈何。屢輕余。須知婢子婢子。此二字。大非余所樂聞。余聆言拍掌狂笑。遂云。阿紅。阿紅。多大福命。足令我羨煞。妒羨紅姑娘了。小姐二夫人。姨奶奶。余思主母善良。將割牀前片席地。供二夫人之展布。思主母晨間所言。可見二夫人紅鸞照命。喜星已動。老身聞言。亦覺偏身骨節根根鬆快。惟有端整吃喜酒。討賞封耳。

余言未竟。紅大不甘。面驟頰眉遽揚。眼波汪然。似欲墮淚。屢就余挽推之。又舉掌撻余。背聲脆然。如劈竹。余笑云。紅姑娘。老身皮肉爲汝綽板耶。但此亦父母遺體。雖賤不至此。紅聞言。噉然笑。遂釋余。勿纏坐而

整足上之帶微微度小曲。

晚餐既陳，余共紅紅各據案，而大嚼。以主人主母既不在，益以日間殘炙，遂覺豐腴逾分。耳惟余數日來奔走頻足，頗脹痛，又以塵氛在身，亟思澡滌，遂託職務於紅紅，亟返己家。

第十六章

余入室十時餘矣，既照燈，見牀上所置者，乃余夫就滌之衣襪。余視衣多脫線縫，襪亦不完，遂檢點針線，坐燈下補綴之。顧余坐定後，似聞樓上人語聲，問之亦不答。余大疑，思是屋閉鎖，僅主母及余佩帶鑰匙耳。

余登樓，樓門果虛掩，特外室無燈光，其內一間，但有更衣處一燈微明。耳顧是燈之光，因蒙碧紗之罩，光遂澹綠，而勿揚。余上樓，次聞主母徐呼云：誰也？誰也？余應云：阿三耳。主母謂阿三汝來，余遂入。

余疑主母聲浪胡竟如此，低澀意頗疑慮。既見室中昏昏然，尤爲奇特。主母時睡大牀中，羅帳四垂，狀至沈寂。而陰森主母則擁夾紗被，臥床微呻，彼謂余，余共二奶奶等御西餐，惠司克白蘭地，縱飲溢量，不覺嘔吐胃病，且大作。余無奈，何思吸煙，或可愈。遂至此耳。余因室暗，欲更啟電燈。主母謂：光耀耀，令人眼顫。余頭痛，頗不耐之。又謂阿三，余殊苦腹脹，試爲余市荳蔻。余因察時計已逾十點三刻，余遂謂主母：此時六街寂靜，藥店之門已關，縱有錢恐無處購買。將奈之何？主母怒余云：阿三受主母惠，不思但知花言巧語，卸爾職務。試思爾之良心，又安在者？余亟笑辯云：阿三受惠深，竭力圖報，尙不暇，豈敢卸職梗主母命？所以如是云云者，良實情，非掉謊也。主母謂：總之，凡人忠事主母者，苟主母有所命，無論能否辦到，亦必

盡力一圖。非直推諉了事者。余聞言。呆立方欲出外。復聞主母語云。阿三。余腹飢。思小食。試爲余出門一行。覓少物以充飢。此尙非困難。題目如再違命。直將汝打殺。余笑語云。余幸前世虔修得事慈善主母。正擬一輩子忠心服事。待主母百年後。阿三亦化身爲石。屨屬駝主母。上西天。茲忍打殺耶。余喟然且語。且行。主母亦微笑。顧余行十許步。復轉身語主母。余憶室中頗有中西餅點。存在。余以主母荷愛。此余將取。至主母恨恨云。阿三。汝又梗余命耶。余大震。遂默然下樓。

主母呼余云。阿三。汝下樓時。門且帶上防穿。齋之入。余答云。余擬此門自外閉鎖較妥。當耳。主母謂此可。勿需余代聽門戶可也。

余旣遍市。荳蔻無所得。察諸小食。亦至粗劣。不足當主母意。良用焦慮。遂購茶葉。鷄子數枚。匆匆以歸。余旣登樓。帳旣啓。主母亦起坐。余因約畧。整牀席。夜合之花。盛開枕畔。芳馨逾烈。主母對鏡。徐徐自理其鬢。髮顧余云。阿三。茲鬢脚毛耶。余先是劇痛。轉輾牀席。以爲今日病勢。滋猛。畢命將在頃刻。且舉目無俚。并湯水亦不可得。余惟噙齒。僵臥一小時後。痛苦漸減。茲就平復矣。嗟乎。阿三。汝視主母錦衣珍羞。神仙不啻。亦知主母固有腹心之恙。終身莫去者。他人豈得知之。汝雖忠誠。亦勿能愈主母心頭之疾。奚望他人哉。

余聆言。但默然以無詞可答耳。但爲主母理頭上髮。又爲主母具湯沐。俾清神志。室中凌亂之物。則一一整理之。顧余跋來報往間。余足履地。忽觸一物。軟若棉布。余亟拾視。則襟上花球也。余拾起。歎息云。若個鮮花球。含蕊未放。踐踏至此。可惜。可惜。主母謂阿三。休發。獸夜深矣。不歸去。奚爲者。

第十七章

余共主母歸家叩門。入。主人已早歸。見主母。溫語問詢。云。吾愛爾體弱。終日酬酢。不辛苦耶。余思彼等精神胥視。汝佳。以汝隨和。其間大是勉強。余甚爲汝慮之。茲余有一事。語汝。余知汝聆。余言汝之欣喜。亦必余若上一星期。余不共汝乘車遊公園。耶。余同事見余夫婦者。無不驚汝之貌美。以余擁嬌妻。享艷福。至羨余爲神仙中人。諸人聞者。深以不克望見汝之顏色爲恨。至欲擇日造門。竭誠瞻謁。試思他人見汝如此顛倒崇拜。非至榮譽可喜者。主母謂實告君。余誠愛好樂榮譽。然勿願世間莽男子見余譽美。至爲君之同事譽美。余更不喜試思。彼等譽余。是何居心。登堂請謁。意何爲者。噫。君勿云云。余幾忘之矣。余見當日公園中。練裳少年。坐鄰桌。品茗。向君招呼。非君同事耶。余見彼人烏髮如雲。左右斜劈。膠膩稠疊。光采四射。以彼英偉男子。乃亦效婦人裝飾。花在胸。薰香。傅粉。寧不怪異。可哂。余故鄙不一盼。彼乃日灼灼。窺余鏡屏中。備諸醜態。君乃欲余親近彼等耶。

主人笑謂余所言。卿亦無須惱怒。余思彼等品概。縱不一。未必能見美色。而勿亂推彼。竭誠請謁之意。亦爲崇拜紅粉。而然。蓋憐才慕色。要亦天然美感。未足爲賢者詬病也。余居恒遐思。以爲世間悅人性情之具。無過於美人名花。然名花易致。美人難得。余何幸。據有美人。其爲難得者。一旦所謂美人者。又爲世間絕色之人。其爲難得者。二。顧此猶未足奇。所可自幸者。我以卿。卿伉儷情好。訢合無間。耳鬢之園林。名花開爲主人。而開香。因主人而香。護以雕闌。繞以曲砌。封以紫泥。繫以金鈴。華貴超拔。豈路柳墻花。人人所可攀折者。且在他人。亦不敢遽生攀折之念。以此言之。吾愛異日。正不妨於樽開東閣之頃。稍示色相。俾

衆情顛倒一相笑樂耳。主母謂余思天下閨秀往往貞靜，余殊不喜弄狡獪，惹人議論，然以出之君所請，願余亦安能強拂君意，容俟他日再議可耳。

主人主母既就寢，余亦歸臥室。余入室試呼紅，紅已熟睡，不余應。余詬云：癡了！頭勤吃懶做。主母甫歸，汝乃起避若狡兔，汝忘應盡職務耶？余言時，且解衣衣袋，觸案角銀幣聲鏘鏘然。遂聞阿紅謾語云：人家早起晏睡，苟有進益，可圖將趨主母若孝順之狗，奚以狡兔爲余謂汝？今夕亦有賞賜，奈何反妒？余紅謂余知汝所入，悉零星之數，且汝曾語余繳儲款，復何得有此余笑云：人家入款，汝豈能一一干與者。

第十八章

余念是欺來處，誠意外。以上一日，主母在俱樂部，二奶奶偕弟弟并金小姐共主母雀戲，是欺爲二奶奶之弟例外所賜。二奶奶之弟名梅影，而主母則呼之爲梅郎。余視其人，覬覬然溫柔若女子，衣履修整，容貌俊秀，皎若玉樹之臨風，惟沈默不多言，以一雄位群雌間，若甚慚沮者，蓋是人性情不似二奶奶之瀟灑自如也。卽面貌亦迥然勿類。余視之，梅郎遠勝耳。

二奶奶每視梅郎，恂謹時向之調笑，謂汝實男子，何幸竊取梅郎雅號，須知茫茫人海，攸攸千載中造物，靳才僅僅誕一梅郎，有識梅郎一面者，非惟天下婦女歡喜不置，甚至天下男子亦罔勿顛倒夢想爲之。廢寢忘食，此可冒牌不怕律師涉訟耶？主母謂余向觀梅郎劇，亦不過一個渾脫女子耳，要之近世青衣人材，缺乏得差強人意者，遂不能不翹然自異耳。二奶奶謂個儂胆大，至敢毀謗神聖，不可侵犯之梅郎，汝誠冒犯彌天大罪矣。主母謂該得何罪聽汝分付。二奶奶謂汝偏憎偏愛，逆衆情，違輿論，犯衆人打殺。

耳。

是日衆人小叙梅郎頗勝顧二奶奶則靳款勿付謂主母鬪牌勿公平致孺子僥倖余亦雀戰中老資格乃三十年老娘倒紉嬰孩郎顧餘人則甚不以是說爲然以爲博奕一道無非暗中摸索豈有程度之可言果若是者天下老資格胥恃賭博爲衣食矣二奶奶笑謂余戲言耳汝等無庸氣急究竟究竟主母謂究竟奚若請速言之金小姐徐謂阿三汝往來街肆見梅子已上市耶余思頃之謂今年天氣雖熱但有閏月節候較早且距端陽尙數日梅杏鮮熟者余昨見之纔如金橘大耳金小姐謂余思梅子雖小酸味當不弱余謂金小姐苟思食余姑爲訪較大者金小姐謂余殊不需此二奶奶嗜此耳二奶奶謂阿金賤了頭臭蹄子無中生有浪嚼舌根汝自食梅醬耳胡與我事者余遂云是問厨內不貯有梅醬耶小姐苟需此余試取來余思梅醬酸而且甘滋味津津遠在梅子之上以酸甘二味單獨用之皆不足取惟兩美合璧斯酸中有甘甘中有酸令人尋味不盡若梅子者老身牙患尤未敢嘗試譬彼落落男子盛年未近女色不審裙帶間風味奚若特意孤行益與人情相違偶與接近遂覺不堪耳二奶奶聞言拍掌狂笑因謂阿三汝亦善說話耶然世人口味不一大有歡迎梅子者在否則青青之果等諸廢棄之列矣

金小姐云余殊嗜梅醬每小食間用之顧余嘗市上貨佳者頗鮮余憶余父任上德人某曾贈余父以是物余嘗之芳馨甘美至津津有餘味此後遍購市上無及此者余思此必集諸果中之精英而成爲彼國上品時余父據要津德人某爲見好余父計不恤集珍物爲獻耳

第十九章

余聞人言金小姐之父清季爲道員充採辦軍裝差迨入民國巡按署中供秘書職且記名道尹矣亦幹練才也顧金小姐頗隨和無貴族倨傲態精女工能吹彈又性情喜書籍無事時輒手一編以自娛又往往吟弄風月與人唱和二奶奶至目爲女學士或直斥之爲女書獃彼之情分旣與主母相投契彼此相視若手足特群居終日彼此惡謔往往不免耳

後此主母於俱樂部不常至以金小姐病游侶鮮意興爲之闌珊耳余意金小姐病爲狀滋奇異以彼先數日殊歡悅體亦壯碩健飯若恆人且每夕必與主母偕遊樂無倦容深夜中且偕主母乘摩托卡遊公園梅郎有時亦相從抑且金小姐每爲發起人主母苟倦遊彼且爲再三之懇主母謂余旣盡職務汝亦有伴侶奚爲日日煩勞余彼若不聞且謂余今夕已定座大舞臺以某客串初次登臺不能不至彼一擴眼界耳主母無奈何姑勉允之且豎二指詢之云彼亦願去否金小姐搔首否認之云彼竹林遊累夕大忙無暇及此已謝余僅梅郎從耳

是夕以主母之阿姑偕其壻來主母家絮絮話家常十時猶未去主母思脫身勿可得又未便邀與俱往深恐彼等責爽約罪遂命余往劇場述緣由顧余至劇場廂座中金小姐巍然獨坐耳余驚異詢梅郎又安在金小姐謂梅郎耶彼實主母小影豈得分離者彼嘗登樓以不見主母久遁歸矣

自此金小姐之蹤迹旣疏俱樂部越數夕且得其臥病之消息此余得之二奶奶之車夫者余遂白主母主母謂阿三汝試思主母復遇難問題矣余思天下美色誠不祥物害人非淺鮮死一人不足復死兩人耶

余聆主母言至莫解所謂主母謂阿三余固知汝莫名余言者余願爲汝詳言之汝以爲梅郎之容貌奚若者余謂以阿三視之誠男子中之非易材若論容貌非無勝似者余所取者喜其俊雅溫潤耳主母聞言意似愜謂余云余殊不料汝心細能辨人余謂似此男子置交際社會中不心喜者實鮮主母謂汝言良然余故竭盡心力欲爲金小姐繫赤繩所以頻頻遊觀者無非爲彼等聯絡感情之計余正思時機成熟提起問題一拍卽合耳但就劇場情形而論可見梅郎之意勿屬甯非使余全功頓成泡幻耶嗟乎余思男女慕悅無論婚姻自由或不自由往往危機卽伏於此中梅郎自幼讀書家塾中塾中有二女郎亦伴梅郎讀彼此感處幼穉時代本無形迹可拘惟是友愛之情不啻兄妹有一女生名碧梧者傾梅郎尤切而梅郎則屬意於復一女郎不過此等小事中藏默默彼此各不相宣耳

余詢主母此結果後此復奚若主母云結果耶慘劇耳余大震主母徐云後此男女漸長大中更人事復歷世變所云梅郎之心上人已隨乃父宦遊挈之任所天涯地角音訊杳然碧梧女士思梅郎不置疾已成瘵男女兩家之父母咸紛紛爲子女謀姻事而碧梧女士則謂非梅郎勿嫁而梅郎則謂非心上人勿娶雙方固執遂致姻事延閣迨後梅郎訪得上人消息久已羅敷有夫梅郎幾顛狂至欲披緇爲僧或入天台雲遊以父母僅此獨子哭泣爲梗遂勿作遯世想而碧梧女士遂爲長眠人矣先是碧梧之父母以碧梧疾殆頗用焦慮詢知碧梧隱衷曾屬人致意梅郎梅郎顧不應強之再三而梅郎則謂碧梧女士亦總角之交非漠然無情者然苟彼之情敵尙在人間者余萬不以此而易彼余聞碧梧死時甚慘厲悉生平吟咏盡付一炬流傳人世者僅一二首耳

時紅紅方淪茗於主母傾聽若干言。謔言云：碧梧女士耶。此四字余聞之殊耳。孰是主母所稱述者。復云：非也。余或在某處見此四字。主母謂汝乃妄言。若此。余制止之云：阿紅勿斷。主母清話。余方聽至吃緊處也。

余謂主母云：然碧梧小姐殊不幸。然勿審梅郎心上人。是何姓名。茲安在者。主母聞言良久。不語。徐謂是人耶。噫。所處地位誠難言矣。

余方侍主母待續其滔滔之論。顧主母若甚煩勞者。遽倒身牀榻之上。偃仰無語。取素絹掩其面部。酥胸歔歔而動。余問之不答。呼之不應。默侍有頃。肅然退出。

第二十章

是日梅雨淅瀝。抵暮勿止。涼風吹肌。羅袂生寒。大有梧桐秋老之感。實則時方五月初旬耳。紅則帕首裙腰。易舊履。往來雨中。取室中廊下多數盆花。陳天井中。俾沾膏澤。余笑謂紅姑娘勤奮。乃爾誰家有福郎。娶此窈窕娘。作當家奶奶。娘姨大姐。胥退聽矣。紅笑云：以汝年紀多逾一握。豆顧乃老沒正經。開口閉口勿脫男女風月話。誠世上老怪物。老騷貨矣。余笑云：阿紅。汝年幼。又安知者。須知天下蚊類益老益毒。世間婦女益老益騷。不觀世上桑濮之行。姦殺之案。十九出於中年婦人。非明証耶。蓋女子年齡方十四五。情竇雖開。懷春默默。究竟情欲爲羞澀所勝。未能對待。男子作態迷人。譬彼蓓蕾之花。殊鮮香色。生硬之果。不適取啖。耳。紅謂汝言離奇。余不樂聽之。

方余憇足窗下。尖厲之風來侵。余衣余憶主母勿貪眠。受風否。因舉步登樓。躡足入室。取牀中夾衫被掩。

之。身。上。主。母。時。方。面。壁。而。臥。問。余。誰。何。三。耶。紅。耶。主。母。且。語。一。轉。身。間。遽。已。坐。起。但。鼻。塞。甚。重。面。亦。微。腫。以。絹。掩。鼻。作。呼。吸。聲。余。曰。噫。主。母。臥。風。中。着。涼。矣。

主。母。謂。阿。三。汝。視。壁。間。晴。雨。計。針。度。奚。若。余。思。此。次。梅。雨。將。兼。旬。不。休。余。殊。悶。損。彼。等。一。病。一。忙。棄。余。如。遺。余。安。所。排。悶。耶。嗟。乎。余。誠。自。傷。特。金。小。姐。亦。大。可。憐。余。思。天。帝。誠。好。弄。狡。獪。往。往。顛。倒。姻。緣。替。亂。定。則。竊。謂。自。有。人。類。自。有。世。界。以。來。豈。特。不。自。由。之。婚。姻。十。得。八。九。以。我。思。之。譬。如。天。中。明。月。盈。缺。不。定。設。或。仔。細。考。察。則。三。十。日。中。圓。滿。無。缺。者。不。過。一。日。耳。

嗟。乎。阿。三。主。母。以。金。小。姐。病。遂。增。余。無。數。煩。惱。余。以。此。故。余。之。心。事。益。不。能。了。汝。知。余。主。母。所。處。地。位。究。奚。若。者。譬。彼。觸。籬。之。羝。進。退。皆。所。勿。能。又。若。樓。中。就。縊。者。遊。絲。之。氣。將。絕。勿。絕。身。軀。飄。飄。足。勿。及。地。而。五。中。崩。裂。眼。光。黑。漆。大。有。難。喻。之。苦。嗟。乎。阿。三。主。母。之。不。幸。汝。焉。知。者。

余。聆。主。母。言。慘。厲。不。經。震。悼。幾。失。其。魂。魄。主。母。時。面。鏡。屏。坐。司。潑。林。中。且。語。且。窺。鏡。屏。徐。徐。理。頭。上。髮。呼。余。云。阿。三。汝。盍。事。爾。所。事。植。立。奚。爲。者。

第二十一章

好。鳥。弄。晴。薰。風。若。醉。熟。梅。天。氣。中。積。雨。兼。旬。驟。靄。日。光。可。愛。若。黃。金。之。色。縱。道。途。泥。滓。尙。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而。肩。轂。摩。擊。頗。復。擁。擠。以。風。瀟。雨。晦。苦。悶。累。日。閨。閣。居。處。之。衆。大。都。蜷。伏。雨。窗。杜。門。棲。止。誠。欲。趁。此。一。日。晴。光。尙。當。積。累。顧。在。人。人。意。念。之。中。若。明。知。天。公。做。美。遭。逢。甚。難。猶。之。幽。居。美。人。長。日。無。聊。但。見。淚。痕。洗。面。否。亦。愁。容。漠。漠。耳。至。於。迴。眸。破。涕。靦。然。展。笑。宵。非。千。金。易。得。一。粲。難。求。之。機。會。歟。以。是。揣。測。今。

茲。杲。杲。晴。光。未。必。常。留。大。地。之。上。或。者。一。瞬。遂。逝。亦。未。可。定。以。此。一。念。汲。汲。顧。影。者。此。往。彼。來。至。忙。碌。若。掠。影。之。燕。

是。日。余。承。主。母。命。候。金。小。姐。歸。途。中。天。氣。至。躁。熱。余。以。晨。起。薄。寒。尚。御。夾。袂。至。是。以。疾。行。泥。淖。中。不。覺。體。態。脈。弛。肌。汗。蒸。溢。余。擬。先。詣。私。室。易。衣。服。然。後。從。容。復。主。母。命。先。是。以。余。衣。笥。置。樓。下。慮。勿。妥。慎。因。寄。存。於。樓。上。俱。樂。部。之。外。室。中。余。既。啓。門。入。畧。事。休。息。遂。循。梯。而。上。

方。余。行。至。半。梯。卽。聞。喁。喁。人。語。聲。但。甚。隱。約。勿。可。辨。別。余。斯。時。爲。好。奇。之。心。所。乘。亦。勿。憚。犯。嫌。攝。足。外。壁。悉。心。靜。聽。時。余。足。下。所。履。者。爲。象。皮。雨。鞋。底。軟。厚。而。頗。有。彈。性。觸。地。無。聲。故。能。不。爲。室。中。人。所。覺。方。余。未。竊。聽。時。知。室。中。居。者。主。母。必。爲。此。中。之。一。人。以。室。中。鑰。匙。僅。主。母。與。余。方。有。之。耳。顧。余。入。門。之。頃。何。故。是。門。必。須。內。鎖。不。可。謂。非。舉。動。之。秘。密。者。矣。

余。入。室。聲。浪。遂。寂。頃。之。聞。小。語。云。如。此。你。真。害。了。他。余。知。言。者。爲。主。母。

復。云。害。他。不。害。他。我。都。不。知。道。總。之。我。是。不。願。意。余。辨。聽。之。所。言。之。人。似。非。女。子。而。聲。氣。頗。熟。倉。猝。中。竟。不。能。決。其。爲。誰。何。旣。而。恍。然。以。爲。是。人。殆。梅。郎。也。

復。聞。主。母。云。以。汝。如。此。執。拗。誠。負。我。一。片。好。心。

梅。郎。云。余。豈。隨。處。鍾。情。者。彼。自。不。思。妄。欲。援。余。耳。語。已。復。寂。

余。久。立。腿。稍。疲。遂。覓。近。旁。一。物。稍。支。余。身。復。聞。主。母。語。云。旣。如。此。情。意。勿。屬。爲。什。麼。天。天。同。他。打。合。在。一。起。

梅郎云。余不知其他。知借汝行耳。前次大舞臺觀劇。以汝不至。余立刻退出。彼豈不知余意。勿屬者。主母謂正以此故。彼心鬱鬱。茲且得彼臥病消息。余思是兒執拗。恐有不測之變。且爲奈何。余思主母之言然也。以余今日詣金小姐處。候疾觀彼頽喪之狀。無聊之思。可以知彼心緒之難堪矣。若在平居。彼苟見余必瑣瑣詢余以職務。及余夫婦之生活狀態。又待余至。有禮貌。又屢賞賜。余以錢物。顧余是日所見。殊令余怏怏失歡耳。

主母言既。梅郎久不答。而主母辭頗嚴重。質問愈頻。

梅郎復云。婚姻之道。豈可強迫者。無論汝千言萬語。謂彼人面貌奚若。才情奚若。富豪奚若。余殊未能繫我心。曲總之。我自有生以來。心中止有一人。

主母謂汝心上人爲何。試速言之。余必盡余之力爲汝撮合。

主母固問梅郎。默然。

主母復促之云。梅郎。梅郎。汝意安屬。言之無隱。

梅郎云。以余所思。汝豈不知奚待問哉。

主母謂汝所言。余誠莫名其妙。余思汝心中人某耶。否。否。其實不類。然則某耶。抑或某耶。主母謂汝這悶葫蘆。令人猜不透。速打破。速打破。余悶且死矣。

梅郎云。汝勿作態。問余爾。我心事相同。汝若真不知者。則我枉用此情矣。

余聞梅郎行步聲。疑將出戶。余甚張皇。思得一匿身之所。遂急趨至後室更衣處。

未幾步驟停亦不見梅郎之出顧二人在室內久久不語余復躡足至前室

余是時以得悉二人秘密關係心房躍躍若白中之搗米

余坐餐椅中昂首視時計望見壁隙大若瓜子余思立足椅上窺探之余繼思此誠不道德事甚不合理
特心縱強制足已不禁歷椅而上

嗟乎彼二人方並坐安樂椅上梅郎以手勾主母之頸嗟乎嗟乎此安可哉此安可哉顧主母則立推梅
郎身頓足言曰噫梅郎梅郎汝誠余命宮之魔障哉

梅郎背身面壁而坐昂其首似讀壁上畫

主母謂梅郎汝宗旨究奚若速言之無余隱

梅不答讀畫仍自若

主母謂汝於那人若何安置之

梅云余自顧且不暇安有餘力爲人謀哉

主母云以汝舉動若此我誠憂危不安以余名節縱不足恤君之名譽一旦敗壞實不可變

梅云名譽耶余昔亦計之余繼思百名譽不易余一愛情余維有爲愛情之奴隸而已

梅復云余生平知愛情而已生死禍福皆非所計違恤名譽

主母太息云似此胡纏如何得了

梅云結局若何余殊未逆料總之就目前論卿活著一日余亦活著一日

主母謂冤家汝將困余至若何地位

主母且語且起身取瓜子小食等物置梅郎身旁小几上即自取瓜子少許坐床沿而食

梅郎亦取几上之瓜子而食咭呱之聲相繼間作二人相視默默坐久無一語

未幾主母躍足下地徘徊室中照鏡匿掠鬢脚閃其如電之日顧梅郎且微笑

時梅郎馬褂置壁間衣繫上主母行近衣繫之次擊皓腕舉素手翻視衣襟之內外部遂云梅郎汝表袋

齷齪矣余更爲汝製成一新者甚工雅且別致余茲爲汝易置之

梅不語嗑瓜子自若

主母遂啟篋匣檢取表袋即繫上解易之

復次啓案上繡襪提小銀壺於手中就櫻唇徐吸其香茗

主母飲既提壺示梅郎梅首肯並微笑舉一掌示合十狀主母因欵步詣案側提壺飲梅郎

梅郎顧不飲俟彼行近疾起身向主母頸斗親其腮

余思主母高貴豈可屢次唐突意良不平顧主母但蹙額佯瞋頰上飛霞隱隱然左手傾欵香茗消涓溢

地上

是時茗溢地上成小湫繼續不已遂流向主母身

余以主母足下銀綃香屑之履係新易者製作甚工異冥冥敗壞寧不可惜幾欲脫口而呼幸早覺得強制之

外史氏曰。大抵人事紛紜。局中朦朦。誠不如局外之察察。而局外察察者。曾未敢稍示意思。爲局中朦朦者。告抑且情波千疊。苦海萬頃。方將吹風作浪。奔騰澎湃。前後左右。來欺渺渺之身。癡癡男女。道力勿堅。有隨波逐流。沈淪陷溺。已耳。誠如繡履漬茗。閨媛蹙額。而言謂是誠大罪過。大可惜。甚至微物見毀。終日爲之不怡。殊不知此等服物。縱使窮極工細。一旦無意毀壞。以彼富厚之家。寬之時日。成就亦殊易。但有無形之一物。價值之高。無可比擬。以價值高貴之物。無若珍寶鑽石。特珍寶鑽石。亦有時值。既有時值。凡有力之家。皆得任意買。甚至視之不異砂礫。至如無形之一物。當其最初。無論貧富。咸有是物。一旦入手之後。保余之方。大有難易。或脆如琉璃。觸手而碎。或堅若金石。貞固不撓。是物也。天帝慈愛。取以爲凡諸閨媛。贈嫁之助。貧者不能售。富者不能購。豪者不能奪。巧者不能取。苟有是物。足以照耀鄉里。騰輝遠近。抑且一室生光。燭及面部。父母共其歡樂。夫婦深其愛情。今觀主母似此名貴一物。實已毀棄淨盡。抑且任彼毀棄。毫不可惜。顧於時履之毀。則甚惜之。非輕重倒置之甚者歟。

第二十二章

余入門。紅謂余云。主人今茲既出。復來。頗欲語主母。以事詢知。汝主僕咸外出。意似勿快者。余聞言。腦驟震。不禁脫口呼曰。咦。復云。阿紅。汝言真耶。紅云。此何如事。欺汝奚爲哉。余入室。坐床。次易履。紅復至。詢余去。何之。余謂候金小姐病耳。汝不見余携物往耶。紅云。是固然。特無如是去久者。余云。彼留余長談耳。

第

集

嗟乎。余自思。余腦筋無若今日。棼亂者。姑坐床。休息解履。遐思。思此後結果。將奚若。以余所知。鄉間婦若某若。某亦風月情濃。放誕自喜者。而結局。悉不幸。且遺累人。抑且彼中所舉。某尙非有夫之婦。結果之不幸。已若此。以主母膠漆之狀。既若是。而主人薦愛之情。又若彼。一旦敗裂。掀天動地之波浪。誰實可禦者。余復思。余自身更覺。杌隉爲之不安。嗟乎。余池魚耳。與城門奚涉。特城門失火。無勿殃及池魚者。以余一步一趨。勿離主母。固謂采簡贈芍之事。呼蜂引蝶之謀。胥白老身而起。允若是。揚灰磨骨。亦不足蔽老身之辜。雖有百口。奚能辨之。就令再寬一步。則此同行共事。朝夕盤桓。寧有不能洞悉秘密者。凡爲朋友。且解責難。既係腹心。曷勿忠告。如曰。忠告勿納。曷勿言之。主人知情不舉。欺主之罪。難免同科矣。嗟乎。余誠何辜。使余爲冥冥受罪之人哉。余誠爲脫離關係。計有挈來時物。行耳。嗟乎。阿三夫婦來時。不幾倫。餓孳惴惴。恐懼若續乞丐哉。無論入歛。豐齋。暫置勿論。以彼蠢蠢犬馬。尙知戀主。阿三甯挺身待命耳。忍捨慈愛之主母哉。

余坐遐思。紅復入呀云。阿三汝胡涉慮之深。木木然若傀儡。并一足尙勿就繫。耶紅且言。且舉拳擊余背。余驚顧。謂阿紅。主人今者。奈何忽歸。殊出常例。外汝所言。余殊不甚信之。紅則點染生姿。言之鑿鑿。余固問紅復滔滔而言。且云。主人謂阿三屢出外。野心難馴。終不作好事。余將發遣之。勿令出入余家中。紅且言。且忍笑。余覘狀似僞也。

未幾。主母歸矣。入門卽呼余云。阿三汝思主母財運。奚若。余未答。紅遂云。主母雀戲耶。主母云。非是。紅云。是必撲克矣。主母云。汝等且思。余撲克之技。非至劣者。而今日累進。則殊出余意料之外。余初意。但爲酬

應二奶奶計以爲容容報效不致十分損失已是萬幸詎意累戰輒捷殊爲余意料所未及顧主母未盡厥辭紅在旁已覺樂不可支以主母每勝必有所賞賜也紅是時以主母快樂遂恃寵欲傾主母之錢囊顧彼意中所慮懸之金磅鈔票銀幣等皆渺焉勿與錢囊相屬卽有鈔幣亦甚寥寥紅思若以囊中銅幣易金磅者主母今日斯爲大勝耳尙有寸楮摺疊其中紅方謂支票在是主母驟自彼之手中奪回紅復嘵嘵詢今日入欵安在主母謂是悉欠欵俟下次結賬耳

余方進茗於主母主母詢余云阿三汝候金小姐疾現狀奚似者余徐云以阿三視之金小姐縱無大病特精神甚不佳但恐是病之起來勢縱緩望其除去亦非易事余思是疾若不用適當方法爲彼治療必至種病日深不可救藥矣而彼家家人顧視爲尋常感冒之症延醫服藥以爲刀圭夕施微疴朝起所見甯不昧哉

主母謂阿三汝非岐黃家不足辨証奈何妄發議論余欲詢汝彼之情狀耳余謂阿三縱非岐黃家但更事多熟悉世情雖不能辨症候但察言觀色良能辨人情阿三以爲世間男女所得疾病感七情傷六慾者十恒八九風寒暑濕陰陽疫癘不與焉諸般疾病又往往與富貴之人爲緣其來也緩其入也漸惟身有正氣者方能諸邪勿侵耳主母謂阿三汝瘋耶直是嘵嘵糾纏余不樂聆汝疾病講義長篇大論滔滔不休汝又撞黃湯耶汝速以今日之正文語我

第二十三章

余憶余以今日午後至金家人內宅彼家幽居之勝余輒羨之是時庭階之花方弄姿於晴光中廊間百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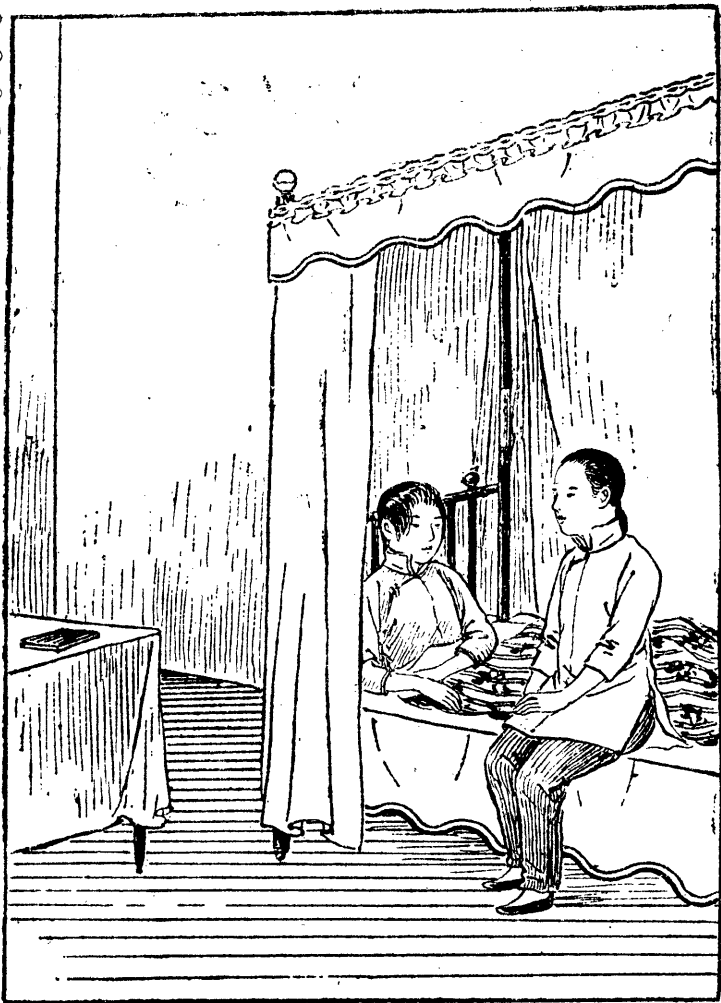
集

靈鳥聳身修羽。鳴鳴然。習貓鳴。黃鶯和之。競其歌喉之巧妙。若就決於主人者。而老夫人則御其老花之鏡。危坐中庭。從容讀鉛字小說。侍兒手蒲葵之扇。蹲身廊下。目眈眈注藥爐。以藥爐此際方噴噴而沸。若螃蟹之吹沫香透鼻觀。精神立爽。老夫人見余至。頗禮貌。余賜余坐。謂我家小姐病致煩。汝主母心甚不安。汝爲余謝。汝主云。小姐病據醫生言。至無礙。一二月行霍然耳。汝主母近何作。余滋悅其爲人幽嫻靜穆。近時女界中。至不得多以彼舉動。濫雅與余老輩合耳。若今時髦婦女。飄忽迅疾。未免逾越禮法。而兩足綽綽然往來。若健婆大家風範。至蕩佚無存。甯不可鄙。余故愛汝主母。何故不屢顧余家。汝言家事忙。余思此言誠然。嗟乎。似汝主母相夫持家。誠賢淑之婦人。宜汝主人至崇拜之。至如容貌。余亦傾心嗟乎。阿三。汝勿笑。余老悖。須知余老眼炯炯。別人美惡。百無差戾。余思滬上縱云金粉饒勝之地。特絕色良不多覩。而庸脂俗粉。往往翹異一時。此誠急色男子自己迷惑耳。

老夫人又謂以汝主母美而能賢。主人主母間。故能伉儷有加。此豈偶然。倖致者。嗟乎。老身身無嫡子。僅比掌珠。大家議婚者。縱不乏人。特大小姐性高甚鮮。當意者。以汝往來人家。多幸爲余留意其人。貧富非所計。但求俊爽可喜之才貌耳。余唯唯。

余方復欲陳白。聞金小姐呼余。余遂告便入彼臥室。是時驕陽射及瑩牕。鏤花之幔。悉皆下垂。虛室爲之盡白。時金小姐擁桃灰色之薄被。半坐床內。倚半身於床闌。蓬髮不櫛。鉛華盡洗。余視其手面。轉覺瑩白可愛。以彼夙負玉美人之雅號。可云盛名不虛矣。彼見余微呻云。噫。阿三。汝來耶。余殊悶損。余見汝若親人。但余見汝又甚惱。汝余心氣煩悶甚難排遣。將若之何。余謂容安心服藥耳。彼云。余殊無疾。藥豈能療。

者。余。時。置。携。來。物。於。案。上。被。詢。余。云。此。何。為。者。余。謂。主。母。令。余。將。至。者。思。此。一。二。味。或。為。小。姐。所。好。彼。因。太。息。云。余。念。汝。主。母。良。好。人。斥。其。心。中。之。至。愛。好。者。慷。慨。餉。余。余。亦。人。心。甯。不。知。感。特。余。……特。余。消。受。



令。吹。入。太。虛。之。中。不。留。纖。芥。微。點。余。恥。方。雪。余。願。方。遂。余。生。平。亦。樂。生。惡。死。者。特。余。今。日。思。想。前。後。誠。以。為。非。此。不。可。金。小。姐。言。至。此。嚶。嚶。啜。泣。余。亦。傷。懷。之。極。低。頭。搵。淚。滔滔。莫。遏。

老。夫。人。聞。泣。聲。隔。室。呼。云。吾。心。愛。者。汝。誠。快。樂。人。奈。何。近。日。來。屢。次。悲。梗。傷。余。心。老。身。心。肝。為。汝。哭。泣。粉。

不。得。耳。嗟。乎。阿。三。汝。視。余。與。主。母。金。屋。羅。綺。神。仙。不。啻。甯。知。憂。思。成。痼。雖。非。同。病。相。憐。相。惜。手。足。不。啻。余。生。茫。茫。天。壤。間。余。所。感。激。知。已。者。惟。汝。主。母。余。非。敢。薄。父。母。以。父。母。猶。未。體。余。之。心。若。主。母。之。切。試。一。衡。量。汝。主。母。之。恩。暨。余。父。母。之。恩。等。耳。等。耳。嗟。乎。阿。三。余。生。天。地。間。廢。棄。若。贅。瘤。余。今。者。但。冀。天。地。速。速。毀。滅。俾。余。軀。體。速。揚。塵。埃。塵。埃。亟。

碎矣。女兒家縱以哭泣爲助嬌，但當因人而施。汝父方進京舟車，涉險脫有風險，汝罪伊何矣。金小姐固孝順父母者，聞老夫人言立掩口住泣。余始進解慰語，訕訕退出。此盛傷事，余殊不願令主母知之。以主母固詢余，余遂勿敢隱爲主母述其大概。主母聞言危坐椅中，默默然翻弄其繡帕，始而尙有笑容，繼則笑容漸斂，色亦漸變。首則漸低，唾其涕入痰盂中。

自是以後，主母足迹愈不羈，獨居無俚，輒縱酒嘗謂人生行樂耳，數十春秋忽易逝，青春年少不縱樂，未免花鳥笑人。曾有一次金小姐來家中，此爲主母強勸而至者，以彼抱病旋作旋愈，愈則如常人是日，主人在家中，主母則置酒強三人共飲。主母醉謂云：阿金阿金，洋磁白玉人，那不令人歡愛。顧謂主人云：汝勿耽耽視阿金，須知彼將供有福人消受，非饜癩蝦蟆者。金小姐羞怒投箸而起，再三調和而罷。

第二十四章

一日主母食桃沾漬新衣，間呼余云：阿三，似此衣服一旦躓了甯不可惜。余思但可作尋常便服穿耳，否則賜婆子回家穿著可驕。村婆余云：老身衣此殊不稱，余試爲主母湔滌之。主母笑謂此衣已汗甯可再湔，余不答持衣逕去。

少頃，余持原衣奉主母。主母云：此壞衣，汝自將去可耳。再三推却作婆子勸客狀，甯不羞煞。汝欲累余收藏耶。余徐云：主母試檢點是衣，缺陷果安在者。

主母檢點可數過，果大喜云：阿三，汝具此手術神妙，乃爾。余欲呼汝爲整衣之匠矣。汝安所得此法術者。

余謂阿三無他巧妙惟心乎惜物姑竭余之智能從事洗刷詎全體狼籍之痕應手速去殊非初念所及嗟乎主母賜衣阿三之心大公無我勿事秘藏實惠甯不可感雖然阿三小人也一旦衣此時樣之衣出入鄉姑村媪間彼輩見識不無目余爲老狐媚子阿三縱年老勿憚醜誠有無地自容者抑主母賜阿三衣將謂是衣汗損故以不甚愛惜者視之甯知楚楚衣裳一旦加諸阿三之身村姑交臂稚子牽衣豈能隨處檢點者抑此可愛之新衣加諸貧婦之身甚至朝朝暮暮永不更易登畫樓入茅廁行燔炙骯髒所積有不堪設想者阿三小人敬憚主母視主母服物甯不敬愛若主母主母之心豈不以是衣既汗雖使毀損亦非所恤嗟乎嗟乎此誠阿三所痛心者主母縱愛阿三似不應褻瀆身分至此

主母謂阿三汝爽利人奈何數日來顛倒口舌若婆子余嘉汝湔滌功耳瑣瑣奚爲者余云阿彌陀佛阿三夫婦受主人主母參養恩惠誠欲及時報効但苦無報効之機會區區湔滌之功何足齒數然阿三一舉手間竟令垂棄之物一旦復諸楚楚新衣之列無能更摘其疵累或能稍殺主母不快之心矣余思阿三之功不在能治既毀之衣而在能悅主母之心以主人現狀家况豐富豈不以衣毀不足深惜重新製作亦非難事或者加工選料不妨突過從前然阿三以爲毀者是一衣成者復是一衣斯時故物論棄或將蒞焉不可復求阿三職在整衣異日檢點甯不深其悲慨之心歟

外史氏曰予記阿三滔滔之言方以無關是書正文至宜刪却既而尋繹其旨似有言外意味含蓄不盡者在予欲刪之予殊無以刪之袞則有關惟仲山甫補之嗟汝阿三殆能補過者歟顧主母聆余言彼之面容至改變不一彼始呆坐支頤目灼灼然盼余勿瞬迨後目漸逃首漸低繼且曲

第

一

集

右肱於案枕首。其上伸其左手。注視其指上之約指。灼灼勿瞬。復携近右手。翻弄之。斯時面狀血色升沈。紅霞朶朶似山間之出雲。終則羞赧所激。霞彩烘騰。若充血之豬肺。非但面部紅光直過耳際。而雙目。瑩然大有可憐欲涕之狀。斯時余之心理大覺不安。余甚悔余言。唐突不應。羞辱主母。至此余胡忍心。忍犯余可愛之主母。耶。余自悔失言。恨不自批其頰。余所立處。苟有地洞。余將立刻鑽入之。

外史氏曰。余固料阿三小人。非必能補過者。余以爲自古以來。諍臣良友。諫而不從。至再。至三。甚至戮辱斥退。非所憚惜。是蓋天職義務。匪異人任。真能忠愛者。罔不若此。至如煦煦婦人之仁。一念責之一念。矜之有偕之論。胥已耳。嗟乎。阿三汝以爲天良發現。耶。實則罪惡滔滔。胥此小不忍。一念之起。點耳。後此阿三勿敢自處於諍奴之列。深惟前日譎諫足傷主母感情。恩眷或不免於少衰。衰恩眷猶可以恩眷衰。阿紅且將笑余此一着。余甚不甘之。以余所得主母恩眷。劫奪阿紅而來。誠如二美較智。互爭一雄。旣得復失。誠恐不智耳。

第二十五章

(歲月不居)落花庭院。飛絮簾櫳。無可奈何之日。傷懷寂寞之時。閉戶深居中。徬徨過去。不識主母倦遊。耶。抑經余一度諷諫。遂返真歸璞。戢彼野心。耶。主母日來殊懶散。嘗淡粧葛衣膏沐。不施玉簪盤頭。躡鳳頭拖鞋。起居院中。徙倚匡床。手小說。以自遣。余以主母改過之猛。不能不令余心喜。顧余此際。轉若忽忽。不樂以余隨主母往還。殆慣於自由行動者。一旦收視返聽。長日幽囚。未免心猿意馬。使余束縛不定耳。余承主母命。適市衢購鮮藕及楊梅。歸途中。有拍余肩者。則金小姐家顧媼也。詢余云。汝家奶奶胡不來。

噫我家小姐又病累昨夜中至嚇殺人余本欲往汝家茲爲購藥忙加之延醫買物奔波道塗若蟻轉磨余足繭痛至立脚不住矣余以彼言至凌亂鮮條理不能得其端倪彼且言且息足某肆長檣上坐而整其雙趺語余云嗟夫三姐以汝服事汝之奶奶不遇此等風波事余至爲汝羨若余之托身可稱不幸余急詢之云嫂汝有職務在身非汝閒談時余急欲知汝小姐究竟耳空談奚爲者速語余以大小姐現狀來。

先是金小姐之病固時作時愈者先一夕彼父以竹報抵家老夫人閱後呼語云汝父有函來道塗中至平安謀幹亦順適此至可歡喜者惟汝父爲汝議婚章世伯彼家三公子汝曾識面者丰度雅俊必能中汝之意汝謂老身之言然耶是時家人旁聽者舉欣欣然慶幸詎金小姐忽縱聲長號熱血狂溢狼籍襟袖家人圍觀者大有手足罔措之概母氏固問之似謂兒身已失不堪爲人云云

嗟乎嗟乎三姐口中所說之金小姐著者由來尙能推重其爲人以爲是兒平居縱不免於隨俗浮沈但能守身圭璧誠所謂出淤泥而不染者今者聆彼自述之語不禁爲之投筆浩歎以爲梅郎誠不自愛顧乃隨處鍾情薄倖至此耶恨不遙舉飛劍立予殺却抑且金小姐者失其千金圭璧之體效主母放蕩之行名節敗壞縱有才貌安所取之其實非也余復詳詢三姐方知是等舉動完全出諸無心嘗有一次主母偕金小姐梅郎觀影戲主母一身坐梅郎金小姐間迨後幕間所演者爲男女秘密事愛情顛倒酣暢淋漓斯時劇中情節大類二人生平現身說法梅郎觀至恩愛濃粹處情不自禁遂在沈沈黑幕之下執主母手滔滔言情效七月七日長生殿中故事方謂必不爲第三者所聞豈知暗中摸索久已李代桃僵

肌膚之親。竟致以牛易馬哉。

嗟乎。女兒家心性。非軟綿綿。甜蜜蜜。若膠飴。無所附麗。斯亦已矣。一旦附着。排除甯易。哉。顧大錯所鑄。以彼三人。皆屬無心而成。先是一幕。既終。主母出位更衣。俛俛而還。下一幕。垂啟矣。斯時。場上電燈。續續而熄。主母倉猝中。推金小姐身。共梅郎坐。彼遂坐。金小姐所坐處。二人讓坐。間幕啟。而燈亦竟熄。梅適他顧。竟不知二人易位之事。以此小錯。鑄成大錯。甯不可笑。

嗟乎。梅郎丰姿。金小姐傾心久矣。以主母爲彼情敵。援繫無從。何期情話之來。若傾醇醪。一寸芳心。魂銷幾許矣。况復男女酬酢。禮無不報。外交提携。此實起點。迨至光明大照。還面目於本來。雙方於此。均各低頭。默默嬌羞。無語。顧嬌羞之狀態。雖同。而嬌羞之原因。不一。一則以爲唐突。名閨罪將。莫遣。一則以爲緣深。好合戀愛。方長。自是以後。彼姝者。子方且竭彼心力。媚茲一人。詎知花落水流。情懷勿屬。迨至觀劇舞台。欲留不得。方知前夕。恩愛實實出之。錯誤雖欲悔之。亦已晚矣。嗟乎。常人於黑暗世界。一切舉動。未有不致悔於光明大地中者。誰謂冥冥墮行。初無傷乎。

此一段秘事。彼主母當日。猶未及知。記者以金小姐言之。可異。必欲一窮其究竟。遂以便宜行事。向三姐口中。探取消息。俾閱者明瞭。此中情事。雖不免於紊亂。次序亦勿暇計及耳。著者附識。

嗟乎。梅郎行逕。若此。此在落落男子中。誠罕見者。以彼性情。專一於此。於彼。均非所欲。而彼之所欲者。又爲不可必得之數。顧梅郎見婦女。而不欲。而婦女之見梅郎者。幾於每人而悅甚哉。溫柔狀態。固爲迎合婦女心理。所必要之條件歟。

第二十六章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余。方。得。此。不。特。意。之。消。息。入。門。主。母。顧。從。容。謂。余。云。阿。三。汝。一。去。多。時。果。安。適。者。余。待。汝。久。心。中。至。急。切。余。謂。主。母。亟。思。食。鮮。果。耶。余。且。爲。主。母。削。雪。藕。去。主。母。謂。阿。三。汝。勿。急。急。余。待。汝。非。爲。此。爲。二。奶。奶。車。夫。來。詢。余。以。張。醫。之。寓。所。余。健。忘。勿。省。記。矣。須。待。汝。證。明。之。二。奶。奶。車。夫。待。汝。頗。久。茲。歸。去。無。幾。時。也。

余。云。二。奶。奶。詎。臥。病。耶。余。念。彼。終。日。快。樂。竹。林。遊。興。頗。豪。何。竟。有。病。主。母。云。嘻。阿。三。二。奶。奶。病。正。因。竹。林。之。遊。而。起。無。此。者。安。得。有。病。嗟。夫。阿。三。人。生。世。上。固。不。可。有。一。事。一。物。之。繫。戀。凡。有。繫。戀。卽。有。弊。害。彼。二。奶。奶。者。天。機。活。潑。隨。在。處。樂。非。若。有。福。人。哉。豈。知。彼。於。數。月。來。累。戰。累。北。出。欸。至。鉅。至。耗。其。財。產。之。大。半。部。分。試。思。二。奶。奶。本。無。財。產。所。云。財。產。非。現。欸。卽。飾。物。茲。者。現。欸。已。罄。飾。物。且。不。保。余。聞。主。母。言。意。頗。驚。疑。謂。是。彼。家。車。夫。所。言。耶。特。以。余。所。知。二。奶。奶。之。積。蓄。頗。不。貲。甚。至。貸。人。而。收。其。子。息。安。得。遽。罄。者。主。母。謂。嗟。乎。阿。三。汝。焉。知。者。天。下。惟。五。木。之。毀。家。至。無。限。度。盈。千。累。萬。可。以。頃。刻。而。盡。據。彼。家。車。夫。言。二。奶。奶。所。遇。者。實。女。中。流。氓。黨。鳳。耳。二。奶。奶。有。富。名。以。二。奶。奶。行。動。不。羈。金。錢。出。入。亦。極。自。由。彼。等。垂。涎。久。矣。一。旦。陷。穿。旣。成。敲。首。吸。髓。可。以。無。所。不。至。未。有。不。家。產。蕩。然。者。嗟。夫。二。奶。奶。身。入。陷。穿。之。中。受。人。愚。弄。又。焉。知。者。余。笑。語。云。大。凡。閨。閣。雀。戲。不。過。爲。長。日。消。遣。計。贏。錢。吃。東。道。耳。若。必。於。此。斤。斤。計。勝。負。出。入。之。權。動。致。千。百。此。豈。婦。女。所。事。者。主。母。謂。嗟。乎。阿。三。今。者。時。下。婦。女。無。不。勞。精。疲。神。孜孜。雀。戲。中。數。百。金。決。勝。負。猶。小。焉。者。耳。至。如。撲。克。之。戲。輸。贏。更。鉅。此。誠。社。會。風。俗。之。害。欲。求。改。革。良。非。易。事。據。二。奶。奶。車。夫。云。彼。嘗。

第

集

一夕中負至一千九百現金外甚至署券付人欲望恢復豈易哉。余謂此等不規則之賭博未免男女混雜非但喪財抑且敗名樂此不疲抑又奚爲主母謂汝言良然汝之見解宜出二奶奶之上矣試思雉盧呼喝一擲千百勝則顏開負則色變耿耿注視者僅有金錢耳甚至狙獠俗子登臨會場議論歧出囂然不靖天機雅趣渺焉無存俾晝作夜男女抉其防閑抗禮分庭貴賤於焉凌替就令纍纍金錢可以操券必得猶不願千金尊貴之體有所屈辱况復彼輩擅屠龍之絕技費搏兔之精神狡謀勝算吸髓敲膚固將罄彼囊橐供己揮霍者耶。

余謂二奶奶聰明人當不至受人愚弄至死不悟可見此次失敗或者非戰之罪。

主母謂正維二奶奶聰明人受人愚弄亦較易阿三汝不嘗聞余往日勸戒耶余以爲上海一隅誠萬惡淵藪游手奸猾特詐欺取財爲生涯以彼嘗試之術亦至工處心積慮往往至再至三勿稍厭倦一術勿售復易一術一計勿逞更施一計一人勿投更試數人必投彼所好使人不知不覺入彼陷阱之中迨至時機成熟然後勾連黨羽裡應外合一鼓成功雖有知者亦懵然罔覺任彼宰割處分耳試思二奶奶爲人機警余殊自歎勿及乃亦百密一疏猝爲彼等所乘大家閨秀欲自全於五濁世界中豈易易哉。

時阿紅立廊下爲主母削雪藕呼余云阿三茲者鮮果已可口余思金小姐殊嗜此不屬汝訪梅子耶曷不購贈之余遂云噫主母余聆主母論幾忘余報告之言矣余頃值顧嫂金小姐復甚病且嘔血使余心中慘慘然聞此次得病因彼家人提議姻事而起心頭病詎藥餌可奏效哉。

主母時方偃仰涼椅上伸一足屈一足手藕片欲食不食默默聆余言余始終言之彼屢遊目不余矚迨

後舉藕片示余云、阿三汝知此物、伊何七竅玲瓏、天下美人之心耳、特余以爲勿若取淤泥填塞之、或僅露其一孔、使蠢蠢然、無所容心、則隨處皆佳運矣。

余謂主母、茲事且若何人家千金之軀、掌珠不啻、豈得視同兒戲者、脫竟生命、可慮不啻、主母一人斷彼生命、主母又豈忍心者、主母謂余視金小姐情誼深摯、余爲彼盡力、實已達於極點、總之余此際智盡能索、實有無可奈何之欲、縱彼死亡、余自問良心、實已無負余之朋友矣。

外史氏曰、主母此心雖已自信忠實、以爲朋友相處之極、則實則彼之疾病、正因朋友徵逐而起、蓋可見天下狎比匪人之人、往往不得善果、彼身受損害、蒙不幸者、方謂似此損害不幸、雅與彼人不涉、寧知罪魁禍首、非此莫屬、然則人生造因、可不謹慎哉。

第二十七章

後此金氏家中、以人來述金小姐病狀、余亦往候數次、顧余奔走金小姐二奶奶、間爲狀至忙碌、幸二奶奶之症狀、爲肝鬱初、無大害、金小姐處主母亦往候一二次、金小姐孝女也、主母勸之以孝行、彼遂不遽萌短見、顧余認認之、愚以爲常人心疾、苟不終償、所欲疾、豈可望遽瘳、余因乘間說主母、主母轉詢余計、安出、余謂解鈴繫鈴、彼其之身、終當屬之梅郎耳、主母則甚不然、余所言、余固請主母、遂心動矣、顧余誠不欲輕肆滋主母過、所以然者、以余夙處鄉里、曾見有一村姑、翹秀異、凡庸乃以姻緣、錯誤鬱疾、至死、余思今茲所見事、頗若出一轍、若竟見死不救、忍心謂何矣。

外史氏曰、阿三小人二三、其心爲德、勿卒余甚惡之、余知世上煦煦婦人之仁、固不足與處大事也、彼主

母者以受阿三一度諫誨中心愧赧殆欲閉門思過力蓋前愆非不可閑邪存誠輔之翼之使卽正道也而左右魔賊顧欲示殷勤獻計較使入鬼門關陷荆莽泥淖中萬劫不復耶

一日主母至俱樂部招梅郎語頗秘密而不可聞余察二人宗旨甚不洽梅笑云欲余受強迫教育耶余豈村間童子哉顧於此時金小姐至矣彼在此日全身作學生妝鬢髮如雲垂辮油然紗裳繡襦窄窄趁體袖短若西服兩臂若玉瑩然外露黃金之釧縷以空靈之花鑲以藍赤之寶輝映其間膚色益顯瑩白矣以彼足下所履爲西式帆布之履底峻而趾銳未及梯次卽已橐橐相聞梅偕主母聞彼至迎彼於外室

彼旣登樓主母偕梅郎向彼迎謁彼僅微頷其首遂云今茲天氣熱余行道出汗幾蒸溢言次出素絹自拭面部梅郎迎謂妹妹體弱滋多病縱坐車撐遮陽特此際道上驕陽正熾炙人欲焦妹妹嬌軀焉能受之梅郎方欲復言余察金小姐輒他顧勿語神意至勿屬彼且語且句繖於衣架上回首詢主母汝召余至急促強余奔走炎日中果何事者主母但微笑不語金小姐復固問是時梅郎卽餐椅中默然慚坐主母顧梅郎笑並就金小姐耳語詎金小姐聞言面容驟赤目眶中似瑩然有淚痕默然無語但聞履聲橐橐疾行入內室而去梅郎此際方欲起身進言詎意綉閣門戶砰然竟闔

外史氏曰余書至此是慕旣終彼人之關係亦遂與此人斷絕金女士者余書後文亦不更縷述之以金女士之爲人深得家庭教育非特克盡孝道亦且善全名節自後之金女士縱家居奉母不脫閨閣風範而守身不字長齋綉佛實與青燈古殿中澄心滌慮之比邱尼不殊顧彼芸芸比邱或不免塵心未淨違

昔戒律若金。小姐者紅塵勦破。色相皆空。彼以爲世間薄倖男子。鍾情寄愛。營營然若花間之狂蜂。惟是彼等目的。大都爲醉心色香而來。至於離色言情之儔。夙昔知心之雅。茫茫天壤。渺焉不可終期。譬彼寶玉。與其炫人。自褻曷若。卷懷什襲之爲得計乎。嗟乎。嗟乎。余思金小姐所云。猶是憤世疾俗之語。蓋人當侘傺無聊。灰心失望之頃。往往言談之間。易爲牢騷。所乘須知男女戀愛。譬如素絲就染。方其皎然。無有蒼黃青白。至不一定。迨既一度受采。固將絲絲感光。百滌不去。誠如梅郎者。豈天地間塊然無情之一物哉。以彼之情。當其最初。實已有所專屬。譬彼素絲。已經一染。苟欲滌去。再染雖有智者。成功滋難。可見世上嬌貪嗔妬之事。無非落落庸人。無事自擾而已。金女士者。明知婚姻強附。不無傷怨。耦於方來。而肌膚所親。已誤訴衷情於前夕。進退維谷。自處綦難。誠使長劍三尺。短銃一鳴。非不可長謝人間。脫離恨海而去。然試思世間男女。不無爲情而死。第爲情而死。有所爲也。茲者情既不屬。死於何有。金女士誠能大澈大悟。皈依大士。孝養慈親。易兒女情懷。爲女兒心性。歌哭戀愛。不於彼而於此。是亦情天色界中。千載以往。別開生面之佳話歟。彼主母者。心慈貌美。才裕情深。是誠人人理想中之模範美人。至欲儕之。無雙國士之列。乃或冥冥之中。使碧梧女士抑鬱而死。然此猶可諉爲出之偶然。甚至苦海揚波。湯湯禍水。滔天而來。一士爲之不娶。一女爲之不嫁。一則以爲滄海曾經精衛。莫填恨海。一則以爲蒼天如醉。媧皇莫補情天。嗟乎。嗟乎。是豈天下美色。胥爲不祥之尤物歟。

第二十八章

後此秋涼時節。阿三以鄉間姻婭瑣瑣事務。回里門。可十日。阿三先是止乞五日。假主母倚阿三若股肱。

第

一

集

非可相離者。但准三日假。磋商復磋商。商則定。四日限。以爲不可踰越。詎阿三經年別里門。諸姑姑妹亦既觀止。牽衣問好絮話。別後事若解水。紐滔滔不休。而雞黍之具。尊酒之會。且累數夕。而勿止。誠以鄉中之人親戚故舊情誼至厚。萬不能應甲辭乙顯。示情分之厚薄。淹留經旬。始幸脫身。

方余入門時。遇阿紅。紅云。阿三汝一去許久。主母日盼汝望穿秋水矣。汝知主母病耶。病且殆。爲狀將不起。汝奈何。忍心棄主母如遺。不一憐惜。余謂余烏知主母病者。汝言亦可笑。紅謂總之主母賞汝四日假。汝奈何。踰越之余不答。亟焉登樓視主母疾。

余視主母疾。至可慘。側身面壁。臥羅襪不整。髮蓬然。玉簪幾墮。藥痕狼籍。沾漬衣袴。彼方面壁。讕語零落。一二語音低。不可聞。面容至慘。白余低呼云。主母阿三來矣。主母若勿聞。更數呼。亦勿聞。特囑語益多。似云。問心不了。又云。天上一隻船。將我渡出苦海。久之復云。阿三是我心上人。爲何畔我。將我的秘密……

余復大聲呼。主母舉手微撫其額。主母回面張其。二目灼灼。視余似勿與余相識者。

未幾。紅紅至。詢知主人。因主母疾已請假一星期。日夜侍病榻。茲爲訪醫而出。以主母之疾。先患河魚。茲已變傷寒。診治良不易。方余未告假時。余因疑主母且患病。以彼容色有時頗顛。賴以彼姊妹行多不幸。動乎七情。傷乎六慾。正氣已爲之潛移。嘗語余云。阿三汝試思世界上何處是樂地。余未答。彼嚙笑謂余云。汝惡知之安樂。富在泉下耳。彼又謂余云。阿三汝等爲人勿學主母。主母者負疚神明。至荒唐不足訓。余死後無奢望。冀來世生貧家。爲貧家恩愛夫婦。穩度時光耳。

余嘗爲主母曬衣。彼語余云。汝忙忙碌碌。果何爲者。須知余明年今日不知尙在人間否。汝爲後人討好。

耶○余○以○其○言○慘○厲○至○震○悼○不○怡○

先○時○主○母○至○明○達○不○信○浮○圖○事○後○忽○一○變○素○行○往○往○捨○金○佛○寺○結○來○世○緣○謂○余○云○阿○三○人○生○世○上○切○莫○造○孽○余○維○前○世○萬○惡○使○余○今○生○受○盡○罪○惡○彼○又○往○往○無○故○持○余○大○哭○悽○惶○慘○怛○若○喪○考○妣○余○癡○然○失○魂○至○難○爲○彼○排○遣○余○嘗○自○念○主○母○似○此○殆○將○不○久○人○世○乎○顧○有○時○悲○苦○良○已○則○語○言○笑○樂○不○殊○恆○人○主○母○平○居○因○憤○於○攝○生○者○迨○後○或○飲○或○食○輒○不○自○檢○冰○水○瓜○果○之○屬○往○往○浪○食○無○節○余○勸○之○彼○笑○云○死○則○死○耳○顧○惜○奚○爲○

先○是○梅○郎○之○函○恒○自○二○奶○奶○處○轉○來○迨○至○主○母○遊○侶○蕭○條○杜○門○養○晦○深○居○鮮○出○梅○郎○之○函○來○益○勤○甚○至○一○日○數○通○主○母○檢○閱○輒○呼○曰○嘆○似○無○可○設○法○者○曾○有○一○次○主○人○家○之○姑○氏○來○家○人○相○對○作○長○談○姑○氏○述○一○親○戚○以○千○金○置○小○星○貯○金○屋○中○詎○相○處○未○一○月○遽○返○其○蕩○佚○之○本○性○桑○中○濮○上○佻○儻○不○羈○迨○所○謂○賤○骨○頭○不○中○抬○舉○者○矣○

是○時○主○母○聆○姑○氏○言○至○跼○蹐○難○安○雖○尙○強○笑○特○彼○之○面○容○頓○呈○異○狀○甚○至○青○紫○無○人○色○姑○氏○去○主○母○抱○阿○三○頸○大○哭○不○至○呼○云○阿○三○救○我○阿○三○親○人○救○我○救○我○

第十九章

是○日○余○初○共○主○母○駕○言○出○遊○主○母○先○詣○二○奶○奶○許○次○詣○金○小○姐○許○余○因○事○先○辭○行○余○俟○主○母○抵○暮○尙○不○歸○遂○詣○金○小○姐○處○問○訊○彼○家○人○謂○別○去○已○久○余○固○知○主○母○必○在○俱○樂○部○中○以○主○母○有○時○至○忙○碌○有○時○至○懊○惱○據○主○母○言○彼○將○爲○金○小○姐○收○拾○破○碎○之○姻○事○彼○之○忙○碌○因○金○小○姐○之○姻○事○而○忙○碌○彼○之○欣○戚○亦○爲○金○小○姐○

之。姻。事。而。欣。戚。以。主。母。之。爲。人。謀。可。云。忠。而。且。薦。亦。滋。可。感。激。也。

余抵俱樂部主母語余云阿三今夕天氣至躁悶余方共金小姐驅車納晚涼江濱夜風至習習爽人肌膚余披襟當風或疑飄飄仙去矣惜汝爲俗務所牽未能領受此清福耳余笑云余始晤金小姐亦共余語此樂特金小姐之意滋不滿足以似悠悠夜景中梅花點點綴未免美中不足鬱鬱予懷耳主母笑而詈余云阿三小鬼頭語言尖利作作生芒汝來時諾諾若鄉愚茲乃積世成精耶休矣勿多言余茲未夕食腹似餒然此間小食甚難充飢也汝試爲余喚街車余等行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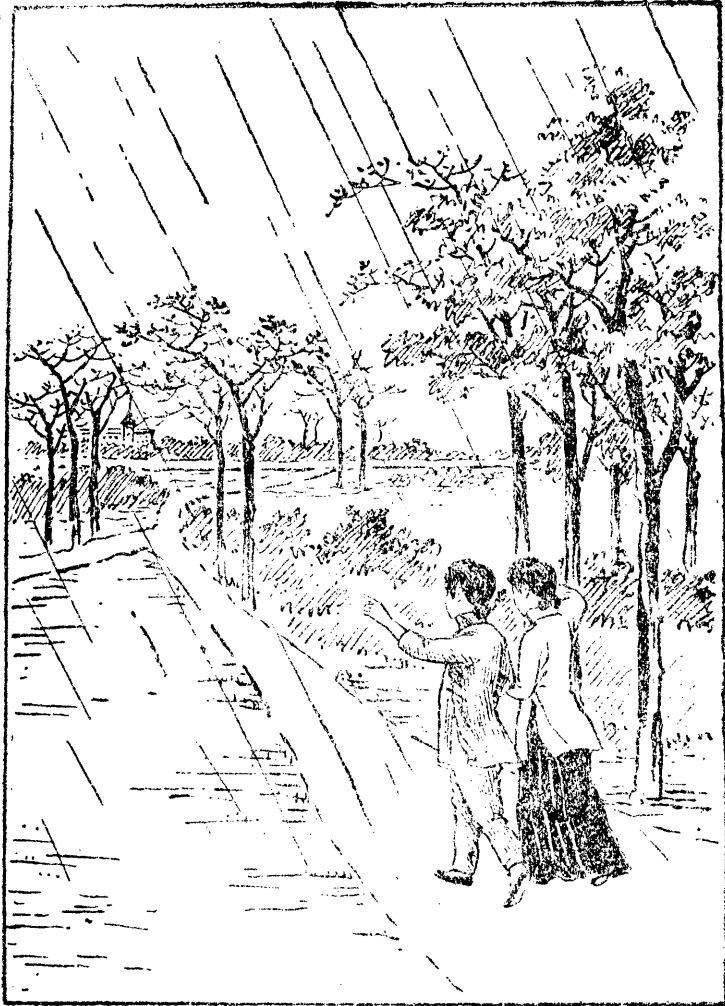
余承旨遂下樓出門候街車久而勿能以是間人煙少幽僻若窮鄉左近所有者第峨峨瀛雲之歐宇顧是等建築物亦不多三五零落疏若晨星自餘幽曠之地悉圍細竹籬壁綿互若長城隔斷紅塵可謂別有世界矣時因夜深街車寥落間有一二亦必載彼行人急急而奔間有四輪之車蹄聲得得而來迨既行近則有虬鬚碧眼之客夷俟其中伴以棍棒西擎亦有馬達之車粲然耀其二目星流箭激瞬息至前亦不揚聲警人以人地稀曠大可自由行動耳

余時久立意甚焦悚遂返室中視主母白主母狀問曰是間街車非無至者大都載人回轉之空車或有特至候西人室外者是夕夜既稍深而黑雲潑墨閃電爍金尤有山雨欲至之象益覺人蹤稀寂耳

主母聆余言意頗彷徨視袖間時計默然無語偕余下樓立門外候來車迄勿可得稍久突見前方有一空車飛奔而至余等大喜急向彼招手繼之高呼彼竟不一答驟焉向歧道中去

主母呼余云嘻阿三茲者時已甚宴余等非急急歸去不可余思余等且步行行至繁盛處必可得車若

待此者恐益荒落難行矣。余意主母俟此間。余將招車。迺主母主母謂我心至急恨不頃刻抵家門。此間距鬧市頗遠。余焉能坐待汝之往還者。余無奈何。鎖門偕主母行。



皆吹東。若帚。余共主母啓口。不得但有相持而奔。羅裳四飛。甚至裙幅拂至面上。抑且風沙飛揚。眼目爲之眯。失口鼻爲之填咽。惟有續續內咽耳。余中道甚悔此行。願欲返奔。亦已無及。余自念今茲雷風迅烈。未審死所安在。將捲余至天外耶。抑或大雨猝至。淹余等於曠野耶。途間疾風所蕩。首吹主母襟上花球。

余等行時。尚時冀街車之可遇。行數百步。主母似嬌怯。行益緩。汗益蒸。是時天色益詭。變黑雲湧現。若車輪其重。欲墮濃淡稠疊層間。詭幻亦有灰色之雲。縷縷含煙。挾風而奔。若汽車之薄霧。是時遠處山頂水雲湧現。白光透明。幾於樹影皆明。若在近處。轉覺咫尺莫辨。頭上黑雲若將壓頂而下。駭心盪魄。如宣死刑。此際風沙挾地。十章入樹。悉

去未幾橫風陡吹主母頭上玉簪驟解髮驟縮若長蛇是時襟裾畧畧風勢至猛大似連檣陣馬橫阻去路余二人恐爲大風所捲相持益堅固未幾白雨驟至急若流星巨若撒豆後至者急且密集風已漸止余不禁失呼曰殆矣殆矣

余此際若有人持巨桶淋水余頂上傾注不已自髮際而下至足指無一肌一膚不受雨露之沾漑余氣驟閉幾至呼吸勿續雨水自眉眼而下口眼亦勿可啓余二人立雨中大似浴水之鳥

是時余等衣裙悉附肌肉若生成者足亦驟漲余牽主母欲避雨樹下主母則力牽余出余後止詢主母方知避觸電耳

迨後霹靂一聲幸卽晴霽主母因陷泥淖中幾亡繡履幸而行行未幾竟過街車余招以手主母共余上以狼狸之狀非可示家人仍歸俱樂部留車門外洗身易衣遂歸故居

越三日余遂請假行矣嗟乎余知主母之疾必自此而起主母之生命遂自此而終耶主母一病後腦筋全失語言至蒼亂有時見余亦不識至呼余爲二奶奶以余晤主母時精氣神已勿屬靈機亦旋失嘗狂熱中持主人身作長號臨終時猶執主人手勿遽釋也

第二十章

主母死主人震悼至勿怡余以爲世上男子無傷逝悼亡哀毀至是者主人哭主母淚眼幾涸淒苦嘔噎積稿成帙矣同事屬和之作方且數疊未已顧主人之詩稿良有進境而時候幾何家室至有漂搖之感蓋謂香閨寂寞中剩粉零脂悲傷之念觸物皆呈於是主人之姑氏來席捲所有並阿紅而去嗟乎鴟梟

取子難免。毀室之傷。余方伏地呼號。及既清醒。屋主人已持籥在手。耽耽然立。余側欲下。逐客令矣。余惟此際。苦惱似喪。余母并毀余家。余惟有至俱樂部。捧主母像。倒身長號。余思阿紅行時。情狀尤可悲。慘彼累日。恫主母爲狀。已大可憐。茲爲姑氏携去。若雞雛之畏鷹。以姑氏嚴厲。阿紅素憚之。明知此去。必無幸行時。且顧余痛哭也。

余之俱樂部。二奶奶亦速以人來消滅之。余此際可云毀家顛連矣。余自顧。纍然若喪家之狗。余家具。二奶奶之車夫爲余堆室外。余但知號淘哭。主母余願以身徇之。

外史氏曰。阿三之爲人。所謂長君之惡。助紂爲虐者也。能忠而不能正。以致主人一家結果之不幸。若此猶之亡國之君。非無赤心不貳之忠臣。然將順其惡。則有之。匡救其失。則勿能亦必同歸於盡而已矣。國破家亡。雖哭泣殉主。又安濟乎。

後此余僅能倚二奶奶。顧二奶奶家業幾盡。毀以二奶奶之家業。毀而二奶奶之鋒鏃亦遽歛。風流瀟灑之狀。至不可得。余頗悚然。異之二奶奶性質上。所不遽改者。縱博耳。余初念以二奶奶家產。既罄於賭博。將必永永勿事。此詎知二奶奶於此道。勿惟勿改革。益沈溺勿返。且爲博亦愈豪。斥隘具舉。債欸爲千百之一。擲余茲疑駭。至疑天下婦人。似此喪心病狂。吾見亦罕。

嗟乎。嗟乎。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余方欲擇主而事。顧落落人寰中。似主母之能厚愛余者。余殊未能復見之。迨後。余更爲備於趙氏居。

余居趙氏。且半載。余一日外出。有呼余名者。余幾勿辨其爲人。諦審之。二奶奶之車夫陸某也。彼笑云。數

月勿見汝乃眼。眼。勿辨。余耶。余笑謂汝。衣履軒昂。余至恐誤認。犯貴人耳。彼笑云。汝勿妄譏。余已注冊。爲汽車夫。得免奔走。炎日中。幸較適意耳。余謂汝。奈何辭汝。主母彼謂二奶奶。耶已嘔血死。汝奈何未知。余聞言。大震。恐彼謂余。今夕勿該班。幸無事。曷共余食。宵夜去。將以最秘密之新聞。詔汝。余因迫於好奇之念。遂姑舍職務。偕陸發登餐樓。

陸發云。嫂。吾語汝。大家宅。眷行動多矜秘。若余。主與汝。主行動相類。迨後結局。咸不良。皆其主人風流淫佚之反應。是二主母。珍錯羅綺。口體之奉。已極靜極。而動勿安於良家婦女之本位。可死之道。卽在於此。余聞言。漫謂汝。勿誣余。旣死之主母。余主母。固清白在躬者。陸笑云。嫂。汝尙爲主母。蒙蓋欲向旣死主母。討賞封耶。汝試思。婦女名節。若玻璃器具。一旦毀壞。無勿共見共聞者。余昔爲傭某家。主人家中。三層樓之旁。牕玻璃已碎。歷一星期。主人猶未覺察。而行道之人。久已歷歷在目矣。余等二主母。跳浪之狀。能瞞余等小人哉。余謂總之主母。已死。主母之事。言之。使余心傷。汝揚余主母之不德。尤足令余心疚。陸謂汝言良然。余亦敬愛汝之主母。以汝主所處地位。可稱不幸。總之主母。非蕩佚者。余適言之。未免過分。宜嫂氏之怫然。余以爲汝之主母。實當世美人之中。第一全材。貌美才清。行芳履潔。猶之空谷蘭蕙。色香形態俱臻。高品余笑云。誰欲汝竭誠恭維者。汝勿毀謗。蒙賜多矣。陸云。余辭未畢。汝勿橫阻。以汝主母。負此清才。自成馨逸。所惜者。纏綿多情。未能解脫。超悟耳。嫂乎。汝知梅耶。何如人者。果二奶奶之昆季耶。以汝主母。昔共梅耶。讀書家塾。尙有一女士。伴讀。彼名爲……臆。余奈何健忘。省記不得。余謂。非碧梧女士耶。此故事。証汝所聞。余已得其大概。不知後來主母。何竟不嫁。彼人。此則費余索解。陸謂。後此男女。分隔音。

信。遽。杳。彼。二。人。縱。無。婚。姻。之。約。特。在。兩。小。無。猜。時。相。愛。實。深。主。母。隨。父。宦。游。兩。家。音。問。從。此。暌。隔。主。母。亦。蓄。配。偶。梅。郎。之。志。特。使。人。探。聽。終。無。所。得。是。時。有。一。富。家。兒。郎。爲。彼。父。同。寅。陳。某。之。子。愛。汝。主。母。才。貌。屢。欲。連。合。婚。姻。主。母。輒。拒。絕。之。不。幸。主。母。之。父。因。爲。僉。壬。播。弄。官。欺。驟。緹。文。書。督。比。急。若。星。火。身。囚。家。毀。指。顧。間。耳。猶。幸。同。寅。周。施。財。力。交。盡。得。慶。無。事。誠。所。謂。起。死。人。白。骨。肉。矣。余。謂。後。此。若。何。陸。謂。汝。聰。明。人。後。來。事。尚。煩。余。喋。喋。增。蛇。足。耶。

陸。又。謂。梅。郎。縱。非。二。奶。奶。昆。季。特。有。葭。莩。之。誼。主。母。嫁。後。情。形。梅。郎。得。之。二。奶。奶。處。自。是。厥。後。冤。孽。相。尋。胡。纏。勿。清。矣。二。奶。奶。胸。襟。豁。達。時。以。彼。等。纏。綿。固。結。爲。可。笑。彼。其。之。子。似。與。愁。羅。恨。綺。渺。不。相。涉。矣。乃。亦。悲。苦。而。死。甚。哉。婦。女。才。貌。誠。狀。生。濟。惡。之。具。矣。

余。謂。汝。飲。萊。莉。酒。焉。得。竟。醉。汝。言。謂。何。使。余。茫。然。若。墮。五。里。霧。中。陸。不。答。舉。杯。自。斟。徐。語。余。云。嫂。汝。知。二。奶。奶。若。何。而。死。彼。之。死。直。可。云。失。心。而。亡。二。奶。奶。卽。縱。博。傾。家。勿。若。傳。聞。之。甚。以。有。代。爲。揮。霍。者。在。余。憶。余。初。來。二。奶。奶。家。卽。知。彼。有。所。眷。一。人。其。人。舉。動。行。事。闊。大。而。實。穩。練。惟。其。用。財。則。浪。費。而。無。度。耗。主。母。金。至。不。貲。矣。而。主。母。薦。於。愛。情。未。敢。偶。却。之。蓋。彼。人。風。度。皎。潔。照。人。若。朗。月。主。母。則。美。其。稱。曰。潘。郎。曾。憶。一。次。天。中。期。近。彼。謂。節。債。不。了。欲。主。母。借。五。百。金。主。母。稍。示。難。色。彼。竟。默。然。欲。行。主。母。無。奈。何。竟。慨。諾。之。是。時。人。欠。各。款。返。取。不。及。玉。貨。金。飾。拚。湊。而。畀。似。此。情。分。亦。云。深。厚。矣。顧。潘。郎。則。屢。以。敗。北。耗。主。母。資。迨。後。勢。漸。竭。蹶。往。往。檢。飾。物。以。應。命。不。謂。飄。蓬。浪。迹。戀。愛。勿。專。以。彼。經。旬。累。月。足。迹。頓。疏。仔。細。探。聽。方。知。密。約。幽。歡。別。成。眷。屬。更。可。誅。者。以。彼。前。夕。尙。得。主。母。千。金。之。飾。託。言。代。售。一。去。勿。返。薄。倖。郎。君。食。肉。寢。皮。膏。

足蔽辜哉。嗟夫。嫂。子。二。奶。奶。之。豪。賭。有。託。而。逃。耳。豈。真。樂。此。不。疲。哉。
外。史。氏。曰。余。記。阿。三。之。言。不。禁。興。余。無。窮。之。感。慨。以。彼。主。母。之。纏。綿。二。奶。奶。之。倜。儻。金。小。姐。之。矜。貴。足。令。
余。心。傾。神。往。余。滋。崇。拜。嚮。慕。之。余。至。譽。之。爲。大。家。賢。媛。閨。閣。名。流。余。以。爲。是。三。子。者。誠。所。謂。福。慧。雙。修。遭。
逢。不。易。者。也。然。而。彼。等。結。局。慘。傷。若。此。讀。者。至。是。或。以。護。花。心。切。必。將。投。袂。而。起。搔。首。問。天。拔。刀。斫。地。以。
爲。蒼。昊。忌。才。乃。亦。不。捐。女。流。苛。細。若。是。耶。著。者。初。念。亦。同。此。心。仔。細。思。之。復。仔。細。思。之。以。爲。凡。是。種。種。悉。
諸。人。應。得。之。報。酬。品。耳。是。三。子。者。洵。翹。然。閨。閣。之。秀。矣。誠。如。空。谷。幽。蘭。自。成。馨。逸。高。岡。采。鳳。自。惜。羽。毛。清。
芬。穠。福。寔。不。可。羨。余。惜。彼。等。未。能。得。乎。用。情。之。正。致。蒙。摧。殘。之。慘。雖。然。若。主。母。者。重。以。人。事。之。不。幸。猶。足。
代。表。哀。情。小。說。中。之。主。人。翁。特。彼。大。節。已。虧。余。殊。勿。取。若。二。奶。奶。者。一。蕩。檢。之。婦。人。耳。才。美。濟。吝。墮。大。節。
於。冥。冥。之。中。余。思。其。故。皆。敵。體。男。子。戀。愛。不。專。而。然。以。彼。家。有。姬。妾。乃。亦。漁。涉。示。豪。殊。不。知。平。權。敵。體。之。
訓。波。靡。人。心。者。至。深。且。毒。於。是。小。妻。游。壻。旗。鼓。相。當。矣。嗟。乎。余。朋。友。富。貴。多。豪。華。自。喜。者。余。用。是。增。余。杞。
人。之。憂。矣。余。欲。揚。此。故。事。一。一。走。告。以。余。衣。食。奔。走。之。身。豈。暇。及。此。余。書。此。余。并。願。爲。當。世。男。女。告。也。

(完)

庚子紀念

割
本
廿
燕
支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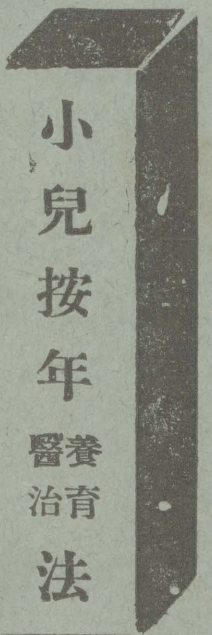


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多男固生人奢願而強種實多男
 要素無錫顧鳴盛特撰是編為我
 黃人謀增進戶口之計用意至深
 遠也全書共分九章第一章總論
 第二種論男女之成熟第三章論
 男女陰之解剖生理第四章論月
 經第五章論婚姻第六章論愛情
 第七章論色慾第八章論交合第
 九章論妊娠末附淋病花柳病之
 豫防養生法各若干則說理確而
 且精出筆雅而不俗誠居家不可
 不備之書



小兒按年醫治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編兒科書視他科書特難太詳則不易卒讀太
 略則一覽無遺過深則難於索解過淺則棄若
 唾餘欲求一詳略適當深淺合宜之本已憂憂
 稱難欲求其按年歷論若物之有本之事之有終
 益不可得証非有子者之一大憾事耶無錫
 顧鳴盛有鑒於此特編是書博採羣經精心結
 撰說養育既悉按年齡論醫治亦一依時代全
 書分十一小章曰生後三個月之小兒曰生後
 至一個月之小兒曰生後三個月之小兒曰生
 後二歲之小兒曰生後三歲之小兒曰生後
 四歲至七歲之小兒曰生後八歲至十二歲
 後小兒曰生後七歲之小兒曰生後八歲至
 之小兒曰生後三歲之小兒曰生後四歲至
 兒食物調理法曰小兒救急法曰種痘術末附
 小兒用西藥名小兒內服藥用量表牟尼一
 申層次井然誠破天荒之兒科書也至其詳略
 之適當深淺之合宜猶其餘事

庚子紀念 燕支井

第一幕

場上佈端王府會客廳景。氣象頗華貴。

開幕時。端王便衣在場。僕人傍侍。一侍衛入稟。

侍衛：剛中堂到了。

端王：請請請。是便衣嗎？

侍衛：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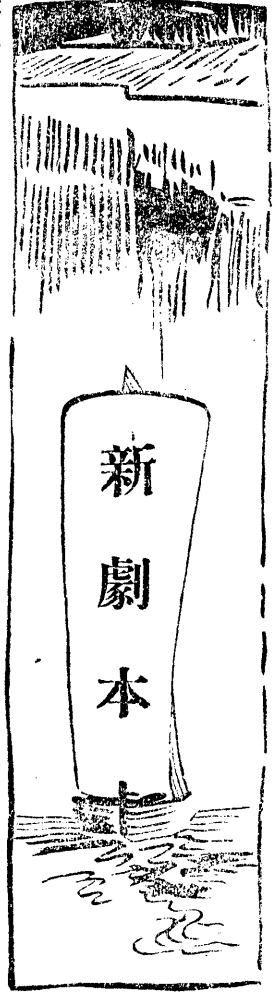
侍衛引剛毅入。請安送茶。

端王子良：今天有什麼好消息嗎？聽說你不是從

涿州回來那邊的情形如何？趙舒翹可進京沒

有。

剛毅：昨天午後四點半鐘。一同到京。告王爺得知。



這一番出去。走了一趟。狠有把握。

天笑著

端王：怎樣的情形呢？

剛毅：咱們在京城裏。老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此次

到涿州去。了一趟。纔知道。民氣。狠是可用。我知

道。這直隸一省。百姓都痛恨洋鬼子。沒有一個

不願意同心合力。扶清滅洋。連小孩子也都練

習拳術。我想這回子。一定把洋人趕走。了一點

兒。不用疑慮。

端王：有人說他們的法術。靠不住。

剛毅：這是我親眼見的。在涿州的時候。見他們在

那裏操練。一回兒。口吐白沫。說是有神道。附在

他身上初時還不大相信後來有人用刀劍去砍他一連砍了數刀那拳民毫無損傷這可是

是這裏面有兩個人他們總竭力反對要是他們不贊成咱們在老佛爺前總說不進話去好在如今你回來了咱們又得一個狠強的帮手現在咱們作何計較呢

剛毅王爺說的竭力反對拳民的兩人一個是我知道必是榮仲華無疑那一個是誰

端王還有誰來就是那老頭子了

剛毅可是慶王

端王自然是他了有他們兩人處處作梗咱們的事可辦得成

嗎榮祿是太后最信任的人他說一句勝如咱們說數十句咱們又不好意思和他翻臉去年

的事他總算也出過力如今聽說榮仲華在太



真的哇這一次試驗就在縣衙門院子裏頭瞧的人可不少咧

端王如此說百姓們也很多相信義和拳的了只

嗎榮祿是太后最信任的人他說一句勝如咱們說數十句咱們又不好意思和他翻臉去年

后前竭力說義和團沒有用將來恐怖要闖大禍教太后別信他們亂話你想要哄得太后相信可已是容易了禁得他還在裏面說破話嗎。

剛毅我想定一個人來了要是此人肯相信包管比什麼還靈有這一人足抵敵慶榮二人况且此人本來也狠信的咱們須竭力聳動他他如肯贊助了還怕太后不出全力幫助我們嗎。

端王你說的此人是誰。

剛毅就是那李總管。

端王（拍手）照啊照啊你這主義可不差這事狠巧他說今天要來拜我另外有一件事等他來時咱們竭力聳動他教他在太后前儘力鼓吹只要太后信了還怕誰呢。

侍衛又進。

侍衛慶王府派差官到此說有事要面見王爺。

端王又有什麼事來了傳他進來。

侍衛引差官入向端王請安。

端王有什麼事。

差官稟王爺有三百洋兵在昨天午後動身從天津來說是來保護使館的請王爺知會虎神營不必阻擋他好在只有幾百洋兵算不得什麼事老佛爺也知道允許的了。

語畢呈上書信端王啟視之。

端王你們王爺怎麼知道有洋兵進京。

差官是直隸總督的電報說是洋兵沒有帶大炮榮中堂已經在那裏招呼步軍統領放他們進城了。

端王這幾百個洋鬼子怕他則甚他要自送命就讓他進城是你回覆王爺說我知道了。

差官請安退出。

剛毅我正不明白榮仲華他到底是懷着什麼意。

思。

端王太后信他是沒有法子前天啗們叫起太后的主意總覺猶豫不定皇上是老不開口也不去管他了那天有董福祥他在太后前自己告奮勇說五日之內可以把京裏頭外國使館攻毀淨盡太后也不說什麼。

剛毅可不是嗎今天碰到啓秀已把和各國開戰的上諭擬好只等太后答應蓋璽怎奈太后還沒決定又常常單叫榮祿起照這樣遲疑下去事準糟了。

侍衛入向端王稟告

侍衛李總管到了。

端剛全聲請。

侍衛引李蓮英入。

端剛全呼李大叔。

三人對請安。

李王爺好巧得狠剛中堂也在這裏你老涿州去跑了一場辛苦了。

剛毅這兩天老佛爺的意思可有點兒回心破我此番親見那拳民可是真有法術再不能教人不信了咱們明天覆命要奏明老佛爺重用義和拳抵敵洋人。

李前天瀾公爺福晉做壽咱去拜壽他家裏有義和拳有五六個小孩子嘴裏噴沫亂跳亂舞騰上去可有點兒意思只是老佛爺終有些兒不大相信你老人家要知道老佛爺春秋已高誰還願意和洋人開釁前天在園子裏望見火光教人查問說是順治門法國教堂被人燒了是咱奏明洋人先在海岱門對衆放鎗激怒了義和團纔有這事。

端王如今咱們計窮力盡不能不求救於李大叔你老想咱們吃這洋鬼子的虧也就穀了也只

有這一着棋子了。你在老佛爺前說一句話，強似咱們十倍。

李王爺說那裏話來。咱們就不講拉交情的話。咱們那有不幫忙之理。況且如今的大阿哥將來就是主子。不過榮中堂堂常在老佛爺前說義和團如何靠不住。咱們一時也說不進話去。

剛毅好好咱們有個計較。在此必須如此說。太后定然發怒。準許咱們圍攻使館。

剛毅與端王作附耳低語狀。

端王好計好計。

端剛與李蓮英又作附耳狀。三人均大笑。

(閉幕)

第二幕

爲頤和園之一庭院。中設西式几椅數事。爲太后遊時。隨意可坐者。

幕啓時。大阿哥偕小太監二人。在此練習拳棒。

大阿哥戴金邊毡帽。穿華麗之衣服。以大紅汗巾縛於馬褂之上。足登快靴。形如京師之混混。大阿哥來來來。咱們打一套八卦拳。那是前天一位大師兄教導咱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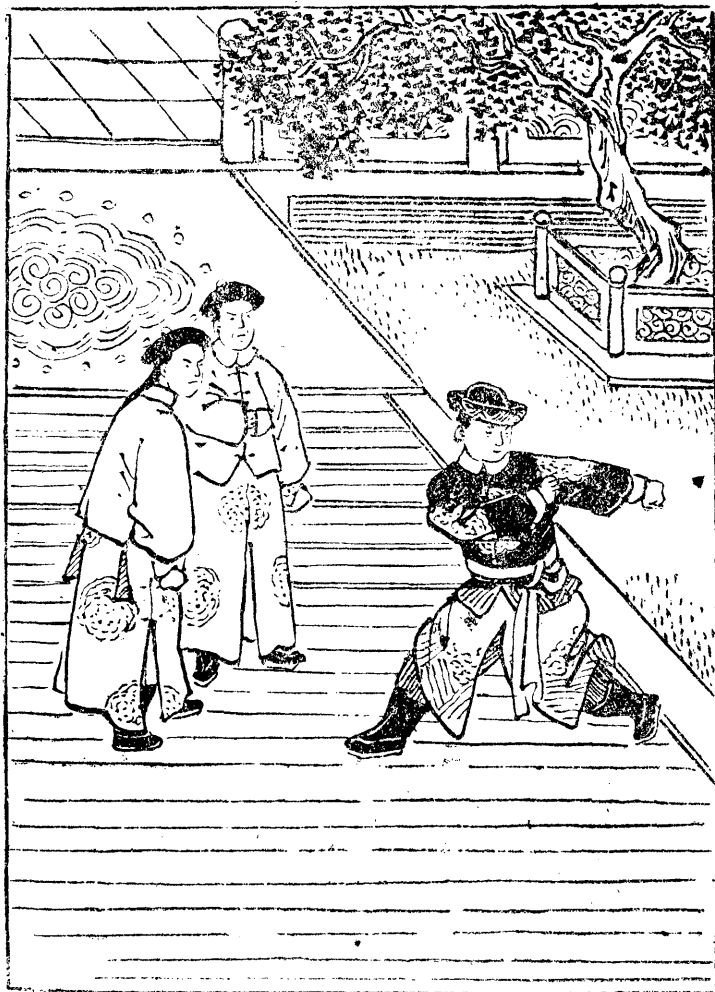
大阿哥打拳畢。令小太監練拳。小太監不肯。大阿哥強之。小太監作種種滑稽狀。打兩拳即自己跌倒。衆笑。

大阿哥不行不行。你們這種樣子。怎麼可以打洋鬼子。你們瞧着咱使一路棍子。給你瞧。這可是名師傅授說給你聽。你嚇一跳呢。這是楊小樓教導的。

小太監好好奴婢們久不聽戲了。幾時帶挈奴婢們出去逛逛。

大阿哥此刻沒有什麼好戲聽。除非叫天兒上臺。纔可以聽聽。這班唱戲的。從前我都認得。天天攪在一處。那一天是瀾公家的堂會。我還串了。

一齣大家都道好他們的鼓板錯了被我大罵
了一場後來小朶上場還是我敲的鼓板咧



西太后帶二宮眷暗上
大阿哥不妨事低聲兒唱老佛爺正睡午覺咧那
裏便聽得又唱京調一齣小
太監已見太后忙向大阿哥
搖手大阿哥回首見太后連
忙跪下

太后(作怒容)很高興唱得狠好
大阿哥俯伏不敢抬頭太后
半晌不語歎一口氣坐下一
時四圍寂無聲響

太后你自己瞧瞧打扮得像個
什麼樣子還教人瞧得上眼
兒簡直是個下流種子你倒

大阿哥說時便在庭院中高唱京調
小太監不好不好別唱罷教老佛爺聽見可不得
了

充個京城什麼混混兒(冷笑一聲)這個樣子
將來可以君臨天下的嗎
大阿哥叩頭不語

太后我問你你師傅在那裏你成日兒不上學師傅竟不管束你嗎

太后回頭顧小太監
太后找徐桐到這裏來

小太監一人下

太后你不自己想想如今你踹的是一個什麼地位還是裝神弄鬼的鬧你的年紀可不小了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十五歲的年紀就喚做志學之年你今年不是十五歲了站起來怕比他們還高還是這樣不長進不成器便是從前過去的皇帝現在的主子誰許他們這個樣兒偏有你這不爭氣的東西別的不說可不辜負了我的心

小太監帶引徐桐白鬚龍鐘氣吁吁奔入脫冠跪地叩頭

太后徐桐你瞧瞧他這個模樣兒教人見了生氣

不生氣你們大家都誇獎義和團難道教他也帶領了義和團去打洋鬼子嗎他現在年紀甚輕正在用心念書的時候我瞧你是個老成碩望可以教你當個師傅用心教導將來成個有志氣的孩子誰知你不去管他以致天天在外頭胡鬧扮成這難看的樣子教誰瞧得上眼兒

徐桐碰頭

徐桐臣實該死臣實該死

太后厲聲起來隨了師傅出去饒了你第一次以後再瞧見子細揭你的皮

徐桐引大阿哥叩頭下太后歎氣搖頭李蓮英入

太后你來了外頭的风聲怎麼樣了

李蓮英跪下涕泣

李奴婢不敢說

太后你也這樣蠍蠍螫螫的儘說無妨

李聽說裕祿有電報到京洋人要索咱們的大沽炮臺據說是天津法國領事出面的

太后豈有此理咱們處處讓他越發無禮起來了咱們中國還有一點兒主權嗎

李洋人還有無禮之言奴婢不敢說又不敢不說

太后（厲聲）快說快說不必藏頭露尾

李奴婢聽說外交團有一個照會送到總理衙門是千確萬確的裏頭的話悖謬已極說請太后立時歸政把大權還於皇上廢去大阿哥還要許洋兵一萬進京以後不論何事都要請外交團的示

太后氣極身體發顫

太后你這話可真嗎

李奴婢有幾個腦袋敢哄老佛爺可立時問軍機大臣奴婢想主子自己承認不能執掌政權所以老佛爺吃些辛苦這事豈洋人所能干涉咱

們到底也不會和他顯個高低他竟敢明目張膽索咱們的大沽炮臺他眼睛裏還有中國還有老佛爺嗎奴婢等隨了老佛爺幾十年也不會見老佛爺苛待他他們竟如此無禮真出意外

太后我有主意他們竟敢干涉我的大權我誓必報復你起來

李蓮英叩頭起榮祿入叩頭

太后這一回洋人欺侮我太甚了他們竟敢侵佔咱們的主權讓我還忍耐得下嗎你們不必瞞我今天他們有照會到總理衙門教我歸政我知道這事不能和他們和平解決的了

榮祿奴才沒有聽得這話

太后哼你別瞞我你要願意你自己可以去告訴外國公使教他們立刻出京前往天津但是他們既有這種出奇的言語要我歸政我就不能

保他一路上的平安。我本不要他的命。以前曾
允許洋兵入城保護使館。我一個人違反衆人
的意思。壓制義和團。都是爲他們。他們竟這樣
的報答我。

榮祿 奴才想圍攻使館之事。決不可行。這事危險
得很。況且殺死幾個使臣。毫無益處。反教他們
藉口。

太后 你若執定這個主見。最好勸洋人趕快出京。
免至圍攻。我再不能壓制義和團了。你要是除
去這話之外。沒有別的好主意。可也不必再話
了。

榮祿 叩頭不已。太后起立而去。李蓮英扶榮祿
起。

李榮中堂老佛爺進去多時了。咱家來送你老人
家出去罷。

(閉幕)

第二幕

新劇本 燕支井

劇場佈精美之室。懸電燈。作夜景。傍有一小門。
幕啟。光緒帝偕兩小太監在場。帝作幽鬱無聊
狀。頻頻歎氣。又取書觀之。旋復拋去。

帝 你們瞧瞧是什麼時候了。

太監甲 九點鐘了。請主子安置罷。

帝 你想咱可睡得着的嗎。越是早睡。越睡不着。大
概到三點鐘。就不能再闔眼了。或者睡得遲一
些兒。倒好些兒。

太監甲 這兩天外面鬧得好利害。奴婢聽說今天
有兩個洋人坐轎子在東單牌樓經過。被一個
旗丁用鎗擊死了。說是端王啟秀出有告示。令
各兵丁如有確見洋鬼子的。立刻殺斃他們。纔
敢下手。聽說今天所殺的兩個洋人中。有一個
還是德國的公使。他們怎肯干休嗎。

帝 罷了。罷了。這一番不知鬧到什麼地步。大概大
清國的氣數也盡了。還記得明朝崇禎帝說的

君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此刻可又應在咱們身上。真算得一報還一報咧。

太監甲自從殺死了這德國公使。聽得慶王爺榮中堂都很發急。說這是重要的事情。那端王剛毅這一班人。付之淡然。說不到幾天。要將各使館掃滅淨盡。殺了一個公使。有甚麼大不了事呢。

帝哼他們這班昏蛋。那裏知道此事。以前所殺的洋人。不過是那傳教的。現在殺了使臣。必動各國的公憤。咱們中國。終逃不了那一回事。咸豐十年。拘執英國議和使臣。也鬧成大亂子。從來兩國開釁。對於敵國的使臣。下旗歸國。還要護送他出境。怎麼野蠻到此。夠了。夠了。只這一回子。可就夠受用了。

太監甲此刻京城裏。也不知成個什麼樣子了。前天連榮祿過後門的時候。他們竟敢大聲罵他。

漢奸二毛子榮祿也裝聾做啞。只算不聞不見。帝榮祿從前我雖恨他。這一次不能不算他有些識見。他在老佛爺前很說那義和團靠不住。怎奈老佛爺早被他們一班人蒙蔽了。他們弄神搗鬼。仗着老佛爺是個女人。哄着他說有什麼咒語。念了便怎樣的靈驗。老佛爺相信了。人還說得進話嗎。前天開御前會議時。老佛爺問你意如何。我說請太后還是聽榮祿之言。不必攻使館罷。那時老佛爺早已胸有成竹。將臉兒一沉。咱就說到底。這事重大。仍請太后作主。

太監甲這義和團的法術。全是假的。他們捉住一個人。說他是二毛子。不是二毛子。全瞧他升表如何。燒了黃表紙。那灰上升的。不是二毛子。那灰下降的。便說他是二毛子。立刻砍了。其實那紙灰有厚有薄。那捲的時候。有緊有鬆。又薄又鬆的自然上升。又厚又緊的自然下降了。

時太監乙方出至室外，即慌忙奔入，向帝跪奏，
悄聲言。

太監乙珍貴妃來請聖安了。



帝怎麼？他他怎麼來了。
珍妃入俯伏於地，涕泣不已。帝亦揮淚不止。且

扶起之。珍妃伏帝膝，泣不能仰。
帝你怎麼的來了。我以為這幾年裏頭萬不能再
和你見面了。

說時又嗚咽不已。珍妃恸哭。
帝為之拭淚。

帝你此番來，瞧我到底也太冒險了。外面耳報神多萬一被老佛爺知道了，這可是不得了了呢。

珍妃奴婢思念主子今日冒險到此，早已賄通各監，想已無礙。即使被老佛爺知道，也不過一死而已。奴婢得見主子之面，雖死無恨，但願聖壽無疆。早日親政，豈但奴婢一人的感激，實是全國之望。咧。

帝咳你還說這話嗎只怕成了你的虛望喇你瞧此刻滿朝文武大臣好似都發了狂一個京城鬧得沸反盈天國破家亡可不就在眼前我想瞧這光景不至鬧成瓜分他們還不歇手轉眼兒洋兵打進京城來了這輩義和團自然一鬩而散那時玉石俱焚百姓可就遭了這個劫了

珍妃聽了主子之言教人悲慘這都是一班奸佞在裏面癡惑老佛爺也沒一人敢說一句話如今真個鬧成不知什麼樣子了這事兒真不知道一個怎麼結果咧

帝歎氣拭淚

帝外面人都知道我身體孱弱其實我早些兒死了倒也安逸你想我身居此地還有一點兒生人之趣嗎人家說世上最尊榮者一國的皇帝我這皇帝的滋味也嘗着了這個淒涼境界大概斷送我一生有時皇后来瞧我一次也要

得了老佛爺的允許他也算盡一點夫妻的情義你是知道的我與皇后性情不大相合我又不大說話他見我淡淡的也自去了從前因爲一句話兒他告訴了老佛爺教我吃虧我想他如今見了我這個樣子未嘗不後悔呢

珍妃皇后原是最賢惠的他待奴婢們也很寬厚現在瞧主子這個樣子怎麼不懊悔呢當時大家年紀輕在氣頭上一時沒有檢點誰也知道主子因此吃了大虧呢

帝要是你當初不給我求恩不觸怒老佛爺何至於圈禁這許多日子或者你倒能常常來瞧我使我也不至於寂寞寡歡偏偏你又忽然出來求恩了言語之間又不免挺撞了老佛爺你想得着些兒什麼益處嗎豈不是自取其禍以後你這剛烈的性子勸你改去了罷

珍妃（涕泣）奴婢所受的罪也是該的想奴婢蒙

主子的恩德比天還大。比海還深。粉身不足以報奴婢在家時也曾念過幾年書。受過那文廷式文師傅的教導。雖不能知道聖賢的大義。也粗知道一些兒道。不得一個君辱臣死。他們男子漢尙且如此。何況奴婢是一個女流。身比鴻毛還輕。荷蒙主子的恩典。寵榮已到極點。奴婢更還有什麼再高的希望嗎。這宮裏的人。大家都說主子格外的疼愛奴婢。就是奴婢身受的。豈不知道便是老佛爺立刻將奴婢打死。我也瞑目無怨的了。

珍妃又嗚咽不止。帝爲之拭淚。

帝得。你不用說罷說了。更招起人的傷心來了。我堂堂一國之君。身爲皇帝。不能保護你一個婦人。倒不如民間夫婦朝夕相守快樂得多呢。此時小太監慌張奔入。

小太監不好了。李總管來了。

帝這這這怎麼好。

帝拽珍妃作慌張躲避狀。珍妃作驚顫狀。後卽避入小門中。外面有脚步聲。小太監卽飛步而出。帝至小門前囑咐。

帝無論怎麼樣你不可出來。

李蓮英在門外問小太監。

李主子安睡了。沒有你們怎麼不好生伺候。

小太監主子還沒有睡。正在那裏觀書咧。

帝假作觀書狀。李蓮英入向帝請安。

李老佛爺掛念主子這幾天聖體好些罷。奴婢特來請安。

帝站起恭聽。

帝謝老佛爺的恩典。這兩天覺得好些。只是教老佛爺辛苦。心中委實不安。

帝語時。身上發抖。李目視之。

李主子怎麼有些兒寒噤。想是夜深了。天氣寒冷。

怎麼不多穿一件衣服（呵斥小太監）你們怎麼不好生伺候主子身上寒冷也不留心着

李語時又目注小門不已

帝外面風聲怎麼樣了

李想是洋鬼子的氣數該盡了今天老佛爺在海西小山上望見一片火光看燒法國教堂很獎勵拳民的忠勇從前老佛爺不大信得如今也很信了從前在西苑時還聽得他們譁噪之聲如今遷居寧壽宮安逸得多只是老佛爺終牽掛着外面的情形

李蓮英言時帝如不聞如有所思

李主子爲什麼心事嗎

帝方驚覺

帝沒沒有我說老佛爺的主意總是很聖明的
李天氣涼了這屋子還和暖罷（目注小門）這裏面一間屋子沒有人罷

帝作失色狀

帝沒有人左不過是空屋子堆些沒用的東西罷了

李是了奴婢便去回復老佛爺的旨意了

李蓮英辭別出

帝險呀險呀（向小太監）你們去瞧瞧他走遠了沒有

小太監出而復入

小太監已去遠了

帝這可奇怪了一年裏頭也沒有他來過一日今天偏偏他來了這事有些兒蹊蹺啊

小太監要請貴妃出來嗎

帝不用請待我進去罷

帝入傍側小門閉幕

第四幕

寧壽宮之景

幕啓時。大阿哥作拳民首領裝束。與小太監等玩耍。

大阿哥好了。好了。不久使館就攻破了。洋鬼子都勦滅了。要是我做了皇帝。簡直不許有一個洋鬼子到中國來。

小太監現在咱們的主子很信外國人的那戊戌年的變法。都是學的外國法子。

大阿哥可不是。所以老佛爺要廢他。他的宗旨簡直和老佛爺是反對的。

此時光緒帝暗上大阿哥未覺。

大阿哥不但此也。現在咱們旗人裏頭那一個瞧得起他。當他是個主子。他既相信洋鬼子。就是洋鬼子的徒弟。可不算得是二毛子嗎。

大阿哥說時。回頭忽見光緒帝。卽一溜烟跑去。帝卽盤問小太監。

帝剛纔大阿哥說誰是洋鬼子的徒弟。誰是二毛子。

子。

小太監等叩頭不敢言。

帝你們儘說無妨。

小太監是大阿哥說的。奴婢們不敢隱瞞。

太后領宮眷二人上。

太后你們吵什麼。

皇帝跪太后前叩首。又涕泣不已。

太后到底那一回事兒。我不明白。

帝剛纔親聽得大阿哥辱罵兒子。爲洋鬼子的徒弟。又說是二毛子。如何當得起。所以正在盤問。

他們不想被老佛爺知道了。

太后。噯。當真有這話嗎。這還了得。又問小太監。

當真是大阿哥辱罵主子嗎。你們都聽得不差。

嗎。

小太監奴婢們都聽得。

太后（厲聲）喚大阿哥來。

小太監出引大阿哥進來。斯時已脫去拳民裝束。

太后我把你這不長進不爭氣的東西如今已如此肆無忌憚一朝得了志把世界都要翻轉來了。皇帝是我立的你們怎敢欺他你們要欺他的就是欺我（厲聲）把他拖出去抽他二十鞭警戒警戒後次。

太監引大阿哥下。太后命進早茶。賜皇帝一杯。外場作呼噪聲。太后皇帝聞之均大驚愕。同時聞宮門外呼聲。

衆請皇上出來請皇上出來。

端王皇上是洋鬼子的朋友又是洋鬼子的徒弟。衆宮裏頭還有別個二毛子嗎。不論何人咱們都該搜捕。

端王不錯凡是二毛子不論何人都該殺的。衆殺二毛子殺二毛子。

時太后甚鎮定。皇帝已驚得發顫失色。太后令小太監出視。

太后誰在外面喧噪且去瞧來。

小太監出視復入外仍作喧噪聲。

小太監端王莊王帶領一班義和團在宮門外吵鬧說是要請主子出來又說要搜殺宮中的二毛子。

時宮外喧噪聲又起。

太后傳載漪進來并把拳民的首領傳兩名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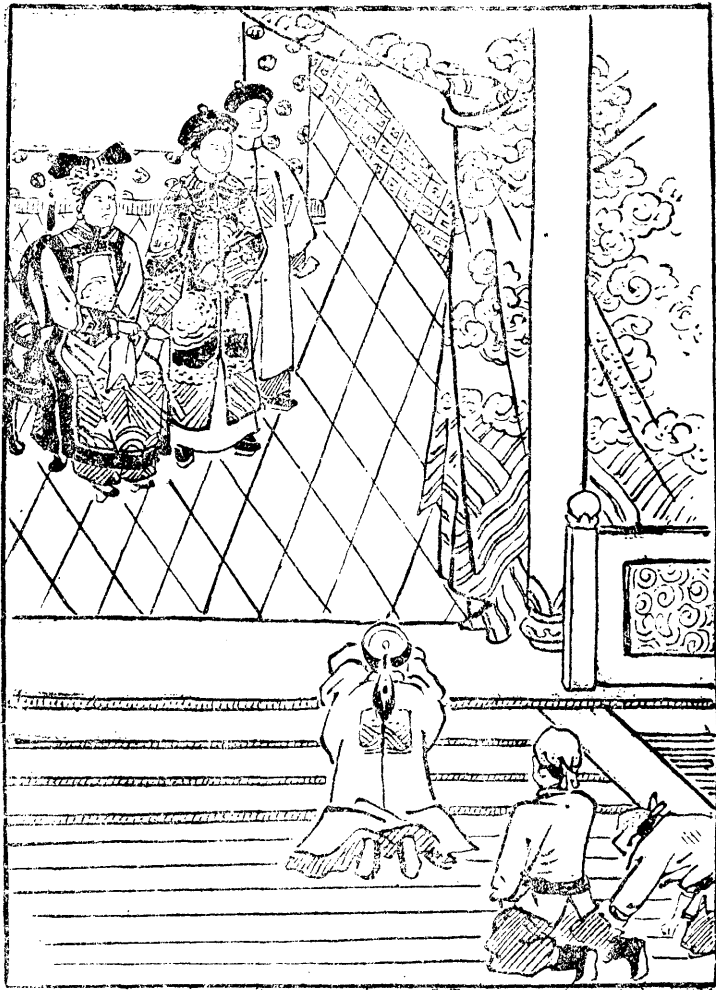
小太監引端王及拳民兩名進。

太后（厲聲）你們趕得好事。

端王及拳民首領卽下跪。

太后你們索性鬧到宮裏來了你自己以為是什麼人你以為你兒子是大阿哥都是你的世界嗎你覺得自己便是皇帝嗎你竟敢如此放肆胡鬧你別打錯了主意現在還有我在此只有

我。有。廢。立。的。權。柄。你。別。打。量。已。立。你。兒。子。做。大。阿。哥。我。立。刻。可。以。廢。掉。他。你。是。個。什。麼。東。西。敢。



於。在。這。個。國。事。紛。亂。的。當。兒。可。以。隨。便。胡。鬧。有。你。放。肆。的。地。方。嗎。端。王。大。懼。叩。頭。不。已。

太。后。你。們。別。得。意。過。分。了。據。你。們。說。使。館。不。日。就。攻。燬。了。然。而。奏。過。十。幾。次。了。還。是。這。個。樣。子。我。聽。得。鎗。炮。之。聲。他。們。都。說。把。洋。人。殺。盡。了。然。而。總。沒。有。那。回。事。我。告。訴。你。罷。你。們。的。話。都。靠。不。住。萬。一。洋。兵。入。京。你。的。頭。還。保。得。住。嗎。

端。王。仍。叩。頭。不。已。

太。后。你。們。這。班。東。西。也。胡。鬧。得。够。了。前。天。董。福。祥。也。在。宮。門。外。大。聲。呼。喚。說。是。甘。軍。統。領。立。請。召。見。及。至。喚。他。進。來。又。直。聲。直。氣。的。嚷。道。榮。祿。不。肯。借。他。大。炮。又。說。老。佛。爺。有。旨。意。也。不。中。用。這。還。成。個。什。麼。樣。子。嗎。他。是。個。強。盜。出。身。朝。廷。念。他。有。些。兒。功。勞。教。他。將。功。贖。罪。像。這。樣。的。狂。妄。仍。

不脫強盜行徑大約也活不耐煩了本該治他的罪因爲現在國家多故怎麼你們一樣蠢暴狂妄誰許你沒有旨意闖進宮中以後非奉旨召見不許隨便進來還不叩頭認罪

端王叩頭

端王老佛爺的恩典奴才下次不敢了

太后（冷笑）哼哼你放小心點有我今天在世總沒有你做的再不安分就趕出宮去家產充公像你的行爲總沒有好結果（回頭向太監傳我旨意到宗人府罰他一年俸以示薄懲

太監欲下

太后吩咐駐紮宮門外的榮祿手下兵官進來兩個人

太監下引兩兵官上

太后這兩個義和團頭目膽敢在宮殿中叫囂肆詬皇上大逆不道立刻把他砍了即在宮門外

行刑教他們瞧瞧再敢闖進宮中胡鬧嗎

兩軍官牽義和團首領下端王亦叩頭退下

太后（歎氣）他們不知要鬧到什麼地步纔安心呢沒一個兒能替我力教我多麼操心

時皇帝跪太后前謝其保護之恩

帝幸賴老佛爺仁慈保全不然他們肆無忌憚怕不知鬧成什麼樣子載漪的氣勢可不教人害怕嗎

太后咳你也太懦了你起來別怕有我一天在他們敢怎麼樣

皇帝叩頭謝恩起

太后（回顧太監）傳旨意出去今天停止圍攻使館將榮祿叫起咳這班人到底靠不住這班人到底靠不住

第五幕

台上佈甯壽宮之景

（閉幕）

幕啟時。太后與皇帝在宮中。傍侍李蓮英及小
太監。逕聞鎗炮聲。

太后是什麼響聲。好像是個炮聲。我這幾天。膽戰
心驚的。好像有什麼禍事。臨頭。咱們的事。怕有
些兒不妙。

帝默然不語。太后諭太監。

太后你們去瞧瞧榮祿在外面嗎。叫他進來。咱們
要走也要商量個什麼地方去處纔好。

太監出。瀾公匆匆奔入宮來。

瀾公老佛爺不不好了。洋鬼子來來了。

太后到底是怎麼樣。你你說清楚一點兒。

瀾公是是是洋鬼子已打進來了。

太后那裏有這麼快。剛纔說到了通州。怎麼就會
到京。難道沒有一個可以畧擋住的嗎。

剛毅亦氣喘噓噓奔入。

太后到底是怎麼樣了。

剛毅剛纔有探子報來。確是有一大隊洋兵駐紮
在天壇附近。有好幾個人都這麼說。

太后別是咱們的回勇從甘肅來的。教他們認差
了。

剛毅決不認差。委實是洋鬼子的兵。那回勇的裝
束是很好認的。

太后那董福祥到那裏去了。

剛毅叩頭不言。

太后（厲聲）都是你們這班混帳東西。哄騙咱們
至此。你們到此。還有臉見我嗎。

剛毅如今還是請老佛爺。即刻定計出狩了。此刻
却猶豫不得。洋鬼子已到了天壇附近。就立刻
要進來了。

太后這這這。這叫我如何措置呢。（回顧瀾公）立刻召
見軍機。他們都在外面嗎。他們都知道這事兒。

緊急嗎。

瀾公該都知道。

瀾公匆匆出帶領趙舒翹王文韶二人入。

太后怎麼只有你們二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想都跑回家去了到了這時候只顧他的妻兒老小丟下咱們母子不管了。

剛趙王均叩頭。

太后現在可沒有法兒咱們只好出狩暫避一避了待我趕快收拾收拾傍的事也暫且顧不得了只好再作商量了你們三人務必跟我走不可離開（回顧王文韶）你年紀太大了尙要叫你吃這個辛苦我心中狠覺不安你隨後趕來罷。

王文韶臣一定儘力趕上。

帝是的你總快快儘力趕上罷。

太后（回顧剛趙）你們兩人會騎馬應該跟我走一路上可以照顧一刻不能離開。

剛趙叩頭答應是是。

王文韶老佛爺於幾時啟蹕。

太后此刻還說不定事急了就跑也未可知你且下去罷預備着好走。

王文韶退下。

太后（歎氣）誰料我今天到這樣地步。

此時又聞鎗炮聲太后顧李蓮英。

太后你到宮門外打聽打聽是怎麼樣了。

李蓮英出太后吩咐剛趙。

太后你們出去時招呼各王公貝子貝勒及各官在頤和園齊集隨駕可是要秘密些不可走漏風聲再吩咐馬玉崑帶兵一千隨後護送到張家口虎神營旗兵也帶着走不可有誤。

剛趙叩頭答應李蓮英喘息飛步而入。

李老佛爺快預備走罷聽說天安門和西長安門都失守百姓們已亂得不得了老佛爺還是早

走爲是。

太后（顧趙剛）你們快到宮外招呼着別教有人闖進宮中。

剛趙退太后吩咐太監。

太后你們到外面雇三輛平常的驢車要悄悄兒不許張揚把他帶進宮中快去快去。

一太監下太后吩咐李蓮英。

太后你把皇后妃嬪等叫他們都這裏來。

李珍貴妃可叫他不叫。

太后沉吟半晌。

太后也一同叫他來。

李蓮英引皇后及瑾珍兩妃上向太后叩首。

太后你們都知道嗎現在鬼子兵已經到了京了。咱們不能不出去避避鋒頭可是倉猝之間出走不能畧露風聲因此今兒個只我和主子兩人走你們現在不必隨行只慢慢兒隨後趕來。

便了便是洋兵進了京他們究竟也不能闖入宮中你們畧遲一天咱們在那裏候着。

皇后及瑾珍兩妃無言。

太后現在時候局促得狠咱們進去換衣服。

太后以目視皇帝皇帝卽戰競隨太后而入李蓮英隨入。

蓮英隨入。

時珍妃卽跪於皇后前。

珍妃（涕泣）主子是一國之君要是主子一走那

京城就糜爛了老佛爺要走不如讓老佛爺先

走主子在京他們洋兵便不敢怎麼樣你老人

家何不向老佛爺那裏求求請主子留京以定

國基而順民心。

皇后你還不知道老佛爺的性子嗎這個時候只

有他老人家一個兒的調度誰還敢說半句話

兒可不白碰了釘子。

珍妃只是可憐見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了便

第

一

集

是白碰釘子也只得拚着一試或者老佛爺回心轉意也未可知那就是國家人民之福了

皇后好你有膽子你試去依我的主意還是不碰這釘子的好老佛爺面前主子還不能說話別說咱們咧

時太后與皇帝已易衣而出太后穿藍布衣服梳漢頭皇帝穿藍衣長袍狀似平民李蓮英隨出

小太監倉皇入

小太監聽說後門外有一片火光怕是有人放火剛中堂說請老佛爺就啟駕罷

太后好咱們就走了

珍妃跪下叩頭皇帝作驚惶狀

珍妃奴婢有句不知進退的話求老佛爺垂聽這一回事情鬧大了都是各王公及義和團所釀之禍他們一時熱狂說要滅絕洋人以至殺害

使臣闖出這樣大禍在老佛爺原沒有真心要難爲他們從前各公使夫人進宮遊玩老佛爺都極力的優待他們怎不知道感恩便是主子也會力阻攻打使館若趁這時候將一二罪魁禍首明正典刑宣布他們矯擅之罪而明朝廷的本心不過一國之中亂民暴動咱們已經殺了釀亂的了一面與列強議和他們究竟也不敢怎麼樣那時老佛爺和主子也不必出狩一來免宮室播遷二來免了民心搖蕩三來免了京師殘破即使老佛爺願意暫避其鋒携着大阿哥只算出去巡遊一次主子是一國的共主應該留京以鎮人心

時衆俱寂然太后目視珍妃目光漸露威稜半晌回顧李蓮英

太后這是那兒的話這裏有他說話的分兒嗎（厲聲）與我把他扔在井裏去

皇帝急跪下叩頭。
皇帝老佛爺請饒他這一次罷他他他狂妄已極了。



太后（厲聲）起來。這不是你們講私情的當兒。讓他好好兒就死罷。好懲戒那不孝的孩子們。並

教那班鴟梟們看看他到羽毛豐滿的時候。就啄他媽的眼睛。

李蓮英走近珍妃旁。

李珍貴妃聽得老佛爺的話嗎。珍妃跪近皇帝旁牽帝衣不放。李蓮英劈珍妃手強拽之。珍妃（涕泣）讓我謝謝主子的恩。再就死罷。

李算了罷。老佛爺的旨意誰也不能違的。停刻兒洋鬼子進來了。大家跑不了你既體恤主子的不如讓主子早些兒陪着老佛爺起駕罷。

珍妃跪地遙向皇帝叩頭。皇帝面無人色。震顫不已。

珍妃（嗚咽）謝主子的恩典。奴婢雖死為主子而

死。死。亦。沒。有。恨。了。

李強拽珍妃下。珍妃目視皇帝不已。皇后及瑾妃皆掩泣。

太后你們哭什麼。他是自作自受。(顧皇帝)教那不孝的。孩子們。做個榜樣。

小太監外面的騾車已經帶進宮中來了。

太后(向皇帝)快上你的車子。去把簾子放下。免得有人認識。

大阿哥及倫貝子進。

太后(向倫貝子)你掛主子的車。沿好招呼。我坐的那輛車。教溥儀掛沿。(向李蓮英)我知道。你不會騎馬。你要儘力趕上。跟我走。

皇帝與太后大阿哥倫貝子下。餘人跪送。

(閉幕)

第六幕

臺上佈懷來縣花廳之景。中設園牀。後有屏門。

啟幕時。太后坐園牀上。皇帝傍坐。作失神狀。李蓮英侍太后後。太后仍梳漢頭。穿藍布長袍。皇帝穿藍布長衫。

太后傳懷來縣知縣吳永夫婦進見。

李蓮英出引吳永夫婦向太后皇帝叩頭。

太后這一縣的百姓。狠清苦嗎。剛纔他們都擠着要膳。誰也知道。咱們會跑到這裏來。所以我叫你不。容。驅。逐。他們。我。賺。了。這。樸。實。的。百。姓。心。中。狠。歡。喜。呢。

吳永這是皇太后皇上愛民如子。百姓們感戴已久。所以。都。要。想。一。觀。聖。容。

太后這一次咱們算是逃難。我也食不下咽。你們只揀可以吃的東西。進幾樣。便了。也不必辦什麼盛饌。這縣份。又是個清苦之地。別教難爲你們。跟我的人。有什麼難爲你們之處。你儘管告訴。我。我。自。有。法。懲。治。他。

吳永夫婦（叩頭）謝皇太后皇上的恩典。

吳永夫人剛纔進呈的幾件衣服。老佛爺將就可
以用得嗎。此地沒有好裁縫針線材料都不大
好。

太后好也。虧你想得周到。我已收起來了。

小太監上。

小太監王文韶到了。

太后叫他進來罷。（顧吳永夫婦）你們退去罷。有什

麼事我再叫他們來傳你。

吳永夫婦出。王文韶入叩見。

太后你來了嗎。路上辛苦了。老年人跋涉長途還

叫你吃這辛苦。現在也不必說了。

王文韶臣來得遲了。昨天始到居庸關。沿路打聽

方始趕到這裏。今日得請聖安心纔安慰了。

小太監進燕窩湯。

太后這太多了。分一半給王中堂喫。

小太監分給王文韶。王叩頭謝恩。一飲而盡。旋
身跪皇帝前。

王文韶聖駕一路勞苦了。聖體還康健嗎。

皇帝（歎氣）咳。咱們都受了拳匪之賜。以至如此。

太后（厲聲）這已故的事情。還說他什麼。可不必

說了。（略頓）倒是那老年的臣子。遠道跋涉而

至。足見他忠君愛國。出於至誠。你怎麼不慰勞

他一兩句話兒。

皇帝（起立）是是。

太后咱們此番雖預備西行。但是不能不早早議

和。以顧大局。我已差奕劻回京去了。想他還能

肩此重任。從前英法聯軍入京。那議和的事情

可不是恭王辦的嗎。可惜他已不在了。

王文韶太后聖諭甚是。

太后你辛苦了。也出去歇歇。歇歇罷。

王文韶退。李蓮英啟奏。

李岑春萱到了。

太后(作歡悅狀)好了。他來了。咱們可就放心了。一路上狠缺人照料。要是他最妥當的。還怕什。



太后不想咱們在這裏相見。岑老佛爺一路辛苦了。臣得信時趕緊迎上。誰知聖駕已到此間了。畧備有孝敬的微物。這地方荒寒。沒有什麼好東西。請老佛爺賞收。

太后難爲你了。咱們出京的時候也太匆忙。各種應用的東西一件沒有帶出。那出京的三天裏頭。簡直比了逃難的。百姓還苦睡的都是火炕。也沒有鋪蓋行李。也沒有飯喫。喝小米粥充飢。到了居庸關的那一天。我一時口渴。渴不得了。(指李蓮英)是他到一。

麼呢。你就叫他進來罷。
李蓮英引岑春萱入。叩見兩宮。

家莊稼人家。尋了一杯茶來。那濃醞醞的顏色。那裏還像個茶。一時口渴了。也顧不得他。真是。

古人說的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了

岑這都是那一班提倡義和團的王公大臣釀成此禍現在鬧到這個地位怕將來議和時洋人也放不過他

太后可不是嗎這些王公大臣都是起先誇口的人他們說得那義和團怎樣的天花亂墜我在宮裏那裏知道因爲他們都是朝廷的宗室親屬我纔聽他們的話他們說洋人終究不能勝中國卽以人數而論咱們中國就多了誰知後來成了這種結果真是鑄成大錯這還有什麼說的

岑原是那王公大臣等徒逞一時之意氣不但危害國家而且累着皇太后皇上蒙塵在外這罪也就不小了

太后別的倒也能了我只可惜那趙舒翹我一向瞧他是個正派的人不想也遭在這裏頭洋鬼

子有什麼和他過不去一定要他的死罪這可不教人難處嗎我想實在沒有法子只好賜他一個自盡往後再瞧罷

岑這便是太后的恩典了

太后咱們明天就啟蹕路上一切事情你小心照料有了你來我可什麼都放心了我也累得慌歇息歇息明天好趕路你有不知道的事情（顧李蓮英）可問他

太后與皇帝同入內

李蓮英岑大人你來得好哇咱們這一番總算喫盡苦了你想老佛爺這們大年紀了還教他跑老遠的路前幾天不瞞你老說真個連一個窮百姓也不如不是洋鬼子殺得來了咱們還到這地方來嗎

岑咱們辦差有不到的地方太后怕教他心中不自在還仗總管在老佛爺前添幾句好話這山

西地方連年打着饑荒。百姓們窮苦得狠。有地方可以節省的。畧爲節省一點兒。也是國家的元氣。

李 呵呵。這還要咱們三大人吩咐的嗎。不是咱們談一句老話。從前你們老人在時。咱們就有交情的了。那時你老還在當公子哥兒的時。代光陰真快。哇。一轉眼兒。你老頂子又紅了。你此番來。老佛爺狠歡喜咱們。倒不是拉交情的。話你三大人的才幹。誰也不知道。此番事情。平定了。老佛爺可還委屈你罷。咱們是老世交。打邊鼓。算不了什麼事。

岑 這就好了。咱們是晚輩裏面的事情。全仗李大叔了。

岑 退下。李蓮英一人在。

李 哈哈！哈哈！人家都說岑老三怎麼樣。簡直怎麼樣。剛強也不過虛有其表罷了。只咱家幾

句迷湯。一灌不怕他。不和咱家聯絡。一氣難道出來。白辛苦。一趨不揀幾個錢嗎。嚇嚇！

(閉幕)

第七幕

寧壽宮側面之景。中有一井。以白石爲欄。傍有梧桐數株。

幕啟時。一輪明月。在梧桐樹邊起來。遠遠聞淒涼笛聲。

少選。一小太監引光緒帝出。帝便服。面有憔悴之色。小太監一手提宮燈。一手携香燭等物。

皇帝(歎氣)咳。月明南內。淒涼無人。不到這個境界。那能知道唐三郎心中的難過也。

小太監萬歲。爺看子細。今晚月色甚佳。迴憶去年珍貴妃。瞞着老佛爺。私下來請聖安。也在這個時候。這一天。珍貴妃把歷年賞賚分散。各監誰知。早有沒良心的人。已把這事通知李總管。險

些兒被他出查來奴婢在旁捏着一把汗咧
皇帝小崔兒你別提起前事了雖然這一回事兒



由他性情剛烈觸怒老佛爺所致但是我身為
堂堂天子目視其死不能營救未免有負於他
人家說唐明皇不能營救楊玉環那時候是六

軍譁變玉環也有失德之處若說咱們家珍貴
妃賢孝貞烈一樣的宛轉蛾眉他可不是更冤
嗎

時光緒帝掩面嗚咽而泣小
太監漸行至井傍拂拭井欄
小太監主子別傷心了現在老
佛爺也悔過來了也知道當
時下手太辣已經下諭賜貴
妃身後之榮宣示中外并且
稱贊他德性節烈因為不能
隨扈所以自盡而死不願見
京城破碎宗廟震驚可不是
狠冠冕堂皇嗎

皇帝這個身後虛榮要他則甚可憐我那貴妃之
冤天下後世誰人知道
帝掩泣小太監點燭請帝拈香

皇帝小崔兒你磕個頭罷。

小太監俯伏叩頭通誠禱告。

小太監珍貴妃娘娘在上奴婢小崔兒一向伏侍萬歲爺所有主子的心事奴婢全都道此番國變起事兩宮蒙塵出狩京師破碎宗廟震驚幸賴祖宗之靈割地賠款與聯軍議和得以安然回鑾大眾無恙就只少了貴妃娘娘一人至此帝大哭。

小太監萬歲爺自娘娘歸天以後朝夕以淚洗面聖躬日以憔悴都因思念娘娘主子一切苦衷娘娘在生時全都知道不用奴婢稟告惟望娘娘在天之靈呵護聖躬想貴妃娘娘如此貞烈必能生天成神現在老佛爺也悔過來了已將娘娘身後之榮宣示中外又稱揚娘娘德性節烈說是因爲不能隨扈所以自盡而死雖然掩飾一時將來天下後世必有人知道娘娘的冤。

苦娘娘在天之靈也可瞑目了。

小太監又磕了兩個頭。

小太監這一番主子在這裏私祭比了什麼都至誠心香一瓣比了什麼都貴重娘娘是聰明靈感的人必能感激聖恩縱令天下後世沒有一個人知道娘娘的冤却有主子一人是深知道娘娘冤的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難道主子一人還抵不過天下後世嗎宮裏頭耳目多還有好多搬弄是非的人今日聖駕冒險至此憑欄一弔也忘不了娘娘的情總之這一祭是出於至誠比了太牢牲禮隆重得多便是奴婢一心一意只知道伏侍主子能知道主子的心事今日誠誠懇懇磕幾個頭也比了在朝百官誠心貴妃娘娘要是魂魄有靈託一個夢與萬歲爺安慰安慰聖心也不枉這一場。

皇帝好了小崔兒撤去了罷別教人瞧見了不雅。

光緒帝行至井傍。

皇帝珍妃。你別抱怨我。我當初目覩你死不能營救。你可知道老佛爺的性情嗎。我那時候還有一毫權力和他們爭嗎。我是一個孤苦無援的人。你在日有時還和我強出頭不顧自己冒險取禍。第一回替我求恩。身被圈禁。第二回你勸我留京。觸了老佛爺的怒。以致身受慘死。撇下我受此淒涼。阿呀。珍妃啊。

帝大哭。小太監在傍勸解。

小太監萬歲爺。聖躬保重。別過於傷心了。珍貴妃是已過去的人。不能復活。萬歲爺。倘然過於悲傷。有損聖體。珍貴妃在冥冥之中。反要不安了。皇帝小崔兒。我想人生悲慘之景。無過於我了。我若能和珍妃一般。也就完事了。如今他們擁我做個皇帝。其實是個傀儡。而且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要是珍妃在日。他是個聰明人兒。雖然未

必有裨朝政。但是狠有見到之處。不想他又遭此慘禍死了。

小太監夜深了。請萬歲爺回去罷。

小太監收拾井邊香燭。

時月色漸移。而西梧桐樹上。忽聞怪梟之聲。仍遠遠聞有笛聲。小太監手持宮燈。來扶皇帝。皇帝手扶井欄。

皇帝阿呀。珍妃啊。

(閉幕)

集

一

第

新劇本
燕支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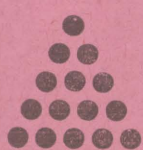
蛻
廬
叢
綴

偵探秘室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是書叙日本高輪子爵以紳士而為盜魁其秘密機關不在空中即在地下劫人掠財來去無跡其中秘密室低於海面一二萬尺被拘於室中者必無生理其中如壓榨室如無空氣室如毒所未到其防守亦異常周密後身歷其間相與定計破已身為之殉矣

蛇之害如妖巫之窺慘酷怪誕為意想卒經博士櫻田茂偵探長後藤先其巢穴後籛以此得名而博士



上海文
明發
書局

各省中華
書局代售

此為四川近事某學生之叔引誘淫醫迫脅生死關頭孝兩全情事翔實叙述亦有聲有得此種小說其感沁心脾變易薄俗當勝於修身教科書萬萬欲造成賢母良妻者幸毋忽視此書

家庭電

妻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

妻毀容明志割肝療姑壘遭惡得義戚俠士之援救奸謀勘破貞色我國女界道德有江河日下之勢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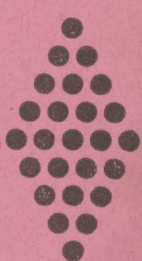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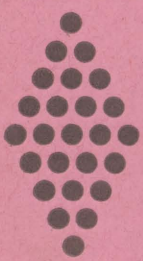
怪異小說

身外身

全一冊書

一生家貧有志擬作空中游而困於財力有友善催眠術為之互易靈魂入一富人之身妻妾滿前爭妍奪寵生覺種種不慣情形頗堪發噱富人入之入生家亦然卒藉其貴以遂游志空中忽遇天國敵人躬為俘虜遍游天國政治之良善器械之精美非近日歐美諸國所能夢見而組織乃出自我國人此為錢塘蔣景緘君所撰文筆奇特與事實相副鋪敘揚藻字字熨貼與林琴南氏不相上下小說至此嘆觀止矣

定價二角五分



郭松林之奢侈

郭松林字子美。爲湘軍驍將。從李鴻章攻克蘇常。並從左宗棠勦捻。河南戰功卓著。歿謚壯武。郭之部下有四虎將。長洲錢永林爲四虎將之一。原名林。賊據蘇州時。錢爲某當舖學徒。被賊所得。年僅十五。命帶小隊。及官兵下蘇州。遂隸郭麾下。每戰輒捷。以戰功累擢爲副將。一日陷陣不歸。郭疑其已死。報部請卹。而錢竟生回。乃改名曰永林。復積功至副將。賞給義勇巴圖魯名號。郭嘗擊捻於河南。被賊圍數匝。身受數創。錢突圍負之以歸。錢爲吾邑某氏壻。余在武昌曾識之。於汪荃台席中。時已年五十餘。性忼爽。忤張彪。頗不得志於時。每撫髀歎息。詈張彪爲南皮乳母乾兒。叱曰。豎子敗鄂事者必彪也。故終其身僅一練馬隊。於襄樊歿於施南協鎮。署任錢嘗自述其少時從軍狀。謂從郭氏勦賊時。年未弱冠。無家室。每破賊。賊棄其財帛。以去。余有所獲。輒獻之。郭氏故郭氏富甚。家貲累數百萬。蓋皆從賊中得之者也。郭在光緒中大起住宅於長沙。頗奢。僭以用黃瓦爲御史所劾。幾不測。平日呼盧喝雉。每擲輒巨萬。而錢竟坎坷終其身。嗚呼。賢於郭遠矣。

翁同龢之牖導德宗

翁同龢爲德宗太傅。一日在上書房授讀。講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章翁反覆引古代史事。至數十條。講論甚透切。德宗爲之下淚。曰。女戎之爲禍。必有小人從中爲奸。蓋指李蓮英而言也。帝自是毅然有發憤自勵之心。翁復引明懷宗故事以爲鑒。曰。懷宗能知女子小人之難養。斥魏客而卒以用人不專。終至

失國是時新黨方柄用故翁有是語欲帝任賢之專也其語頗爲李蓮英所聞因以讒之於那拉氏而政變之禍伏於是矣。

永綿奕載之讖

乾隆時皇六子永瑤繪歲朝圖進呈孝聖皇后帝御題有永綿奕載奉慈娛之句其後命以永綿奕載四字爲近支宗室命名行派道光丁亥帝以高宗時所定行派祇有四字近支王孫載字輩下已有多人未定行派殊不足以顯天潢統系因親定溥毓恆啟四字然其時溥字輩已用高宗御題句奉字矣因令悉改用溥字咸豐丁巳又續定壽闔增祺四字說者高宗御題之句實成詩讖蓋傳至載字而國統遂絕穆宗既無子德宗亦無所出一若預料載字下不能再承大統者且道光時溥字輩已有多人尙未續定行派早以奉字爲行派宣宗改用溥字內臣相傳謂帝意以奉慈娛三字涉於母后垂簾之意故決意避之而不知同治光緒兩朝均以母后垂簾聽政慈禧之歿竟在德宗後一日宣統雖以旁支入承大統帝位不終是載字之下實繼以慈禧奉慈娛三字亦成爲詩讖矣不亦奇哉。

清代文字忌諱

自世宗時查嗣庭以試題維民所止訐者謂其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查因以獲譴以後命題者遂益加謹嚴而命題多隱寓頌揚不敢稍涉避忌自高宗時胡中藻以一把肝腸論濁清句被帝挑剔謂其有意加濁字於清字之上其後爲詩者遂並大明聖明及清明等字均不敢入試帖謂加明字於清字下有復明之意也同治某科貴州鄉試中式卷竟有以此被磨勘者嗚呼文字之禍專制之威其懾人有如是哉。

及其末流舉朝之人泄泄沓沓習於唯阿而不敢稍有抵觸謂之自殺亦無不可

吳友如奉召繪大觀園圖

光緒十八年上海名畫家奉召入都繪石頭記大觀園圖時吳在上海以畫報得名流傳入禁內瑾妃珍妃見之故有此召吳入宮以三日之工繪成大觀園全景又分繪黛玉葬花晴雯補裘妙玉焚香香菱解裙湘雲眠石諸圖交內廷諸臣分詠題詩一時傳爲韻事此圖聞聯軍入京時落於某國人手矣

潘學祖

潘學祖爲安徽涇縣人光緒中以道員候補江蘇督辦銅元局書吏某司會計贏餘數十萬悉入其橐而潘竟以被參落職看管江寧某書吏逍遙自得也建華屋於上海租界極聲色車馬之樂並遣其諸子遊學外洋潘則徒受惡名每謂獄吏云如某某者窮困時受吾提携今飽則颺去某在此徒爲人受罪言時若不勝其憤慨者未幾某以淫其婢脫陽死報施之道固不爽哉

清銳不識字

江寧將軍清銳廂黃旗人也光緒中端方任兩江總督一日清來拜謁端風雅好古籤押房中懸名人書畫甚多有錢大昕所書對聯清指謂錢大昕係何朝人物誤讀昕字爲斤音端匿笑謂此是近代人物清曰制軍喜古董這聯並沒有什麼好處又見憚南田畫欸書壽平因謂端曰此畫甚佳壽平是隸那一旗的端曰壽平是陽湖人就是憚莘耘的本家清曰他現在那省做官其可笑如此

同治甲子金陵冬閨

同治三年夏。官軍克復江寧。是年冬間。曾文正公即奏請補行江南鄉試。藉以鳩集流亡。蓋別有作用也。向例各省鄉試。均在八月。稱曰秋闈。是科獨在冬間。稱曰冬闈。士子入場者。凍斃數百人。題爲葉公問政兩章。取近悅遠來。無欲速無見小利之意。榜發解元曰江璧。而第三名爲吳大澂。曾與僚佐及主試劉琨。皆互相慶賀。謂江璧二字恰合江南肅清之兆。言長江流域完璧歸趙也。吳大澂三字亦應三吳澄清之兆。一時以爲佳話。

劉琨

劉琨爲會國藩同年。典同治甲子江南鄉試。後爲湖南巡撫。以事褫職。兀傲自放。沈湎於酒。喜書。神似蘇米。時有劉伶第二之號。年八十餘。寓居長沙。門生故吏。遍湘中。歲時率有餽贈。尤必以紹酒汾酒獻。嘗致某大令書云。弟老而無用。無用即其用。老而無能。無能即其能。蓋餽贈不至。憤而出此也。或謂劉在巡撫任。其子嘗私用官印爲不法事。劉立斃之。故晚年無子云。

裴蔭森

裴蔭森任湖南辰沅道。時號清介。冬日夜紗箭衣。每巡行屬縣。謂屬吏曰。德政牌萬民傘。愈多則其官必愈壞。所至戒勿供應。恆便服微行。芒鞋布衣。有彭剛直之遺風。故一時屬吏恆惴惴。光緒甲申。督辦馬江船政。以屬吏侵蝕被劾。吞金自盡。人莫不憫之。或曰。公孫弘布被。裴氏未免矯情干譽。然滿清末年。貪黷成風。大吏所至。供張無藝。裴氏獨能謝絕供應。不可謂非賢吏。卒以屬吏侵蝕被劾。銜冤以死。或謂裴以耿介忤俗。見忌於時。故不得其死。哀哉。

婁溪潘慎甫先生恭敏。光緒初年。以乙科筮仕湖南。歷宰清泉武陵永順溆浦。所至有循聲。湘人至今稱廉吏。在永順時。擒劇盜。免夫役。邑大治。永順在萬山中。西鄰黔省。苗獠雜處。自雍正時改土歸流後。未盡開化。俗好鬪狠。人民以互鬪格死。兩造各昇尸請驗者。歲有數起。先生繩之以法。撫之以恩。民莫不畏其威而懷其德。始至民呼之曰潘伯。及其去也。民呼之潘公。蓋始猶以爲仁厚之吏。繼乃畏而敬之。以爲大公無私也。邑有趙學香者。聚衆窟穴山谷間。將爲亂。先生調知之。告之永順府呂世田。呂故慚怯。不敢先發制之。先生曰。養癰成患。官不足惜。如闔城百姓。何因請簡差役之壯健者五十人。製旗幟。給軍械。而躬自操練之。探報趙尅期將取縣城。急告呂。請同下鄉。勸捕。呂有難色。則請本城協鎮某同行。呂謂城中空虛。協鎮當與我同守。先生不得已。乃親率五十人下鄉。初鄉團畏趙衆莫敢。誰何至是。聞縣官率兵出。悉奮勇來助。聲勢大壯。圍趙之巢窟。一鼓而擒之。釋其脅從者。卒置趙於法。邑賴以安。溆浦俗好訟。堂費甚重。歲入逾萬。前官於是者。悉入私橐。以爲津貼。上台咸知之。不視爲陋。規久矣。先生則一切捐除之。不少取。故溆浦雖號爲肥缺。而先生獨賠累有加。歿時。幾無以爲斂。巡撫下寶第。歎曰。廉吏真不可爲矣。檄他員代理。以下忙糧串贏餘歸其家屬。始得歸。糶於鄉時。湖南有兩廉吏。一張憲和一先生也。人謂張一介不取一介。不與潘則一介不取。未必一介不與。蓋其待戚友極厚。而薄於自奉云。

梟匪擄官

光緒末年。蘇屬梟匪之醜極猖獗。有某候補道者。權釐稅於奔牛。積資頗厚。爲梟匪所擄。懸五萬金勒贖。

又嘗劫某知府。知府叩頭求饒。命匪曰：汝頭汝膝不值錢。祇合向上司衛乞憐。我等却不慣見此種卑鄙行徑。知府曰：我等出來做官，只算當做討飯。若要我錢不妨立約陸續支付。惟立須巨款，則實難應命。因於身畔出當票數紙示之。蓋知府固當時紅官，預知道路不靖，特向家丁處借此以備搪塞者也。匪憐而赦之。知府嘗誇示於人，以為有急智且述匪所語以為戲謔，亦可謂不知廉恥者矣。

劉石菴軼事

劉石菴守江寧時，有列肆貨舊衣者。一人荷油過其廡下，蹶而傾，僮怒令解衣拭淨，不從，毆之。互相爭論，喧甚。劉適至，廉得其故，曰：若污之，固應爾也。其人不得已，卸短褐拭油，竟因問僮曰：淨乎？曰：淨矣。乃指楮間一裘，曰：若勞苦可以此酬之。僮不敢違，荷油者額手去。此事見常州蔣南莊筆記。雖似近道聽塗說，不類石菴所為。然蔣氏與劉為同時人，其言或非出於附會也。蔣氏筆記今無刊本，余故錄之以見石菴先生之詼詭。世多假小事以索詐人者，觀此可以知所戒矣。

袁子才軼事

袁子才以少年科第，出宰江南。狡獪好事，隨園集中所記諸事頗多滑稽可笑者。蔣南莊筆記中亦記隨園軼事一則，稱江寧戰船纜江干。一日老軍踞舵尾遺矢，有舟揚帆來掠之。老軍墮水死，諸軍盡出斷帆繫舟。榜梢公無算，創甚垂斃。然後鳴之官。時袁太史簡齋為江寧令，往驗詰舟人曰：掛帆何至遽觸他舟？舟人固稱風急，實非人力所能主。袁曰：汝言不足信，可仍駕舟滿帆而下。我審視之便了然矣。舟人如所命，乘風破浪，渺不知所之。蓋袁諭役密令竟去也。諸軍大譁，袁曰：此過失殺耳，律無抵法，第當追埋葬銀。

我出俸錢給之將軍不平白之制府詞色悻悻制府曰令太游戲耳非縱罪人也皇甫萬曰當時將軍聲勢猶不可嚮邇袁敢出此滑稽之筆者審尹制軍亦旗人且夙以好弄狡獪聞於人制軍必不罪也非然者則袁氏不足以當諸軍譁逐矣

鞫驢

南莊筆記又記一事頗足發噱茲并錄之如下天津令某過市闌有遮道泣訴者曰小民業販油日覓蠅頭利頃弛擔肆廊下有驢繫柱間踈之傾油不留滴命休矣呼肆人問之則驢聞鄰爆而驚非意計所及防也令怒曰此驢之罪當鞫驢命加縲綫驅而至署聞者異之傾巷來觀審有頃升座牽驢堂下怒呵之曰驢爾以罪孽墮畜生道猶禍貧民當杖擲籤鏘然羣隸喝籤行杖驢駭欲竄又拍案大怒曰敢抗官法尤可惡促重杖之聲色俱厲是時官勃然隸紛然而驢則蠢然觀者多吃吃笑吏侍側亦掀唇露齒矣於是怒驢之怒遷之吏曰他人笑尙不可若等吏也亦敢爾耶飭受杖求免勿許衆吏環跪乞不已乃曰若惜顏面或償油值當貸汝吏欣然承諾爭出錢與販油者返驢肆中此蓋以怒爲游戲耳皇甫萬曰此等案情最難處置使當官者判斷一不當則衆議譁然矣與劉石菴斷汚衣事正復相類劉則仍致其罰於市儉以市儉不以小過容人固可罰也此則兩造均受无妄之災故作狡獪嫁罪於吏不無稍過矣使袁子才當之或仍慷慨解囊然事殊瑣屑使官爲賠償亦殊失體彼吏人者平日假官吏以誣詐人者多矣以此責償之殊不爲過此三事雖均出之游戲各有妙用存乎其中也

酒令之苛

第

一

集

錢竹汀(大昕)王西莊(鳴盛)諸名士嘗讌客於京師陶然亭。時在座者十餘人。紀曉嵐(昞)亦在座。西莊行令。飛字謂當各誦四書數句。從本人數起。遇口字各飲一大觥。竹汀卽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在座共飲十八杯。知字各飲一杯。囂字各飲四杯。曉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在座共飲十三杯。三臺字各飲一杯。三沼字各飲一杯。兩謂字各飲一杯。歡字各飲二杯。兩靈字各飲三杯。竹汀曰。謳歌者不謳歌。舜而謳歌。啟在座共飲十九杯。三謳字各飲四杯。三歌字各飲三杯。啟字飲一杯。其餘諸人誦朝與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等語未終。席而諸人已大醉。眞惡作劇也。後人有仿其令。隨意拈經書中語者。則如我車嘽嘽嘽。嘽嘽如霆如雷等語。終不若錢王兩人所誦之杯數獨多矣。

斷虎

固始易某。康熙中。任貴州縣令。忠信明決。士民悅服。有寡婦王嫗。一子爲虎所噬。傷痛無以自活。因訟之官。易遽命牒。飭役速拘虎。至。役駭曰。虎可拘乎。不得已偕伙伴入山。過古廟。倦而假寐。醒則一斑爛白額虎。當戶坐。役上前捕之。虎竟馴服。乃問曰。啖王嫗子者若耶。若將詣公堂聽官審斷耶。虎頷之。役從容走。虎帖耳俯首從之。至城。易令升坐公案。虎匍匐堂下。令曰。而固靈物。不當食人。尤不食獨子。虎叩頭。令曰。旣食其子。當養其母。今不汝殺。以殺汝亦不足以抵人子也。虎又叩頭。命役召屠戶來。謂每日當貽王嫗二百文。而虎輸野獸於屠。以償其值。虎乃叩頭不已。釋虎還。虎如斷。每日過屠門。銜麀鹿等物。至。母歿始已。此事見某君筆記。予在開封。藩幕金君頡雲。津津爲予道其事。謂誠有之。然虎旣噬人子。而乃斷。令噬。

野獸以養其母。是以貸人於死也。使盜殺人子而亦納金養其父母。貸其一死國法。其奚由伸乎。且虎噬人者也。既噬人於前。何又馴服於後。古人稱虎負子渡河。往往侈述其事。以彰循吏之化。此等事必係附會而成。古人筆記中。往往喜說鬼語。怪余非敢效。尤特取其說。以見事理所必無而已。非好爲莊周荒唐之寓言也。（莊子寓言筆墨超脫。後人作筆記說。此種事每喜徵實。此其文辭所以不及古人也。）

穆宗非慈禮所生

穆宗係文宗後宮某氏所生。那拉氏無子。因取以爲己子。而陰令某太醫酖其母。一日文宗入宮。見那拉氏。那拉氏謂所生子已月餘矣。文宗取視之。謂爲類己。大喜。遂命名曰載淳。時文宗尙無子。遂尊那拉氏爲貴妃。而寵冠後宮矣。及文宗疾大漸。遺命立載漪承大統。時載垣等隨駕在熱河。奉顧命。知那拉氏必專政。謀所以輔幼主者。且聲言帝非那拉氏所生。那拉氏聞之大怒。與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等。自是遂無人敢言帝所生矣。及穆宗長。宮中有洩其事者。穆宗大慟。陰求母遺象。那拉氏知之。知帝長大。一日親政。於已不利。於是遂密置毒物於飲食中。穆宗暴崩。外廷未之知也。遂下詔謂帝以痘崩。實則帝壯大。素無疾。崩御之前。亦未聞痘發也。此事係某宮監爲予言者。然當時朝野對於穆宗之崩。雖有異辭。却無人知其底細也。嗚呼。人第知那拉欲廢德宗。德宗之崩。或亦疑其有別故者。而不知那拉氏之於穆宗。先已下此毒手也。

那拉氏愛讀之小說

那拉氏最愛讀小說。如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諸書。皆嘗瀏覽之。又節取封神傳、水滸、西遊

第

記三國志中之事。自行將舊劇改正。加以點綴。而令太監演之。嘗謂某近臣云。嗜們若得了這般人好老。點他做將。不怕外國人什麼火礮。說者謂釀成庚子拳匪之亂。卽中封神傳諸小說之毒也。辛丑回鑾後。又酷嗜海國圖志瀛環志畧等書。意謂外人情勢可於此中覓得之也。吾邑徐頌閣大學士。嘗入值。那拉氏詢以吾國譯成東西洋書籍。以何種爲佳。徐固篤於守舊者。謂泰西鎗礮之學。固自足以制勝。至於政教風俗。不及吾國遠甚。新學淺識。譯成之書。不過等於鄒衍談天。荒誕不足道也。那拉氏曰。吾意亦云然。朝臣之見識如是。無怪此老嫗之故步自封。不能改變也。

瞿鴻機夫人

瞿鴻機之夫人。爲今內務總長朱啟鈐之姑母。名曼。貴筑人。工詩。擅隸書。所書碑版。蒼勁古樸。絕無巾幗氣。其督學兩江時。江蘇士子有夫人三國之謠。謂文章華國。才貌傾國家。資敵國也。然瞿故以窮翰林起家。朱氏雖仕宦。並無家賞。三國之稱。乃士子不知朱氏家世之談也。朱氏尙有一姑。亦工詩善書法。適長沙黃國瑾。黃亦名翰林。係前清蘇藩。貴筑黃彭年之子。早卒。國瑾有子名厚成。未冠。中甲午貴州鄉試。經魁。得力於母教。爲多客張文襄幕府。卽宣統中漢陽鋼鐵廠總辦。以事撤差者也。瞿氏督學江蘇時。朱氏啟鈐以縣丞隨幕。司帳務。迨瞿回京。入軍機。而朱氏卽捐過道班。旋爲外城巡警廳丞。並辦蒙古墾務。後瞿罷職。而朱氏以受今國務卿徐世昌特識。仍供職京師。旋爲津浦鐵路南段總辦。民國成立。遂長交通。遷內務。朱故世家子。爲人精明強幹。能識事務。長於肆應。朱氏之興。殆未有艾也。

岳氏之家世

岳鍾琪爲宋岳飛之後飛與子雲遇害杭州其子孫徙雲南故其後遂占籍雲南至鍾琪復以武功起家爲大將軍平青海功名赫奕足與武穆前後輝映然世宗猜忌幾不能保其功名年羹堯旣誅岳亦不得志世傳鍾琪將生鍾琪時夢兩人持彩旗前導送一旗至上書一聯曰馬蹏錢塘萬里開邊稱勇將血飛閩闔千年饗食好酬君遂生將軍壯而勇畧冠時屢著戰功官四川提督後以事下獄幾死固有人讒之世祖謂其爲宋岳飛後將爲乃祖報讎也事旋白得釋出薄游武林城隍山氈笠繭袍從一奚童蓋有鑒於乃祖之不得其死而將效韓蘄王之騎驢湖上以終也人覩其儀貌魁偉不知其姓名公入肆啖餅及肉量兼數人酬直逕出徐步山下忽驛騎四馳傳旨召岳將軍市人指示之少頃文武大僚畢集擁將軍乘騎去蓋其時大學士傅恆經畧金川以元戎薦特召也馬蹏錢塘之言至是而驗暨將軍成功歸再任四川提督策馬巡行邊徼番賊伏叢莽中突起刺將軍腹將軍急裂帛裹創馳騎揮刀殺賊數十而還旋創甚而殞邊地名閩闔下聯血飛閩闔之言亦驗公一生事蹟頗與武穆相類惟鑒於前車又見年氏之被誅至晚年乃白曾靜事以自保全而卒死於疆場裹創戰死不負男兒壯志矣岳氏後嗣以武職世其家光緒中有岳嗣儀者字萃梧以協鎮改就文職候補鄂中才兼文武子弟尤多聰俊其子開先年未弱冠入武備學堂虎頭燕領一望而知將門之子也今開先供職京師位少將領衛隊岳氏繼起有人武穆忠魂當含笑於地下矣

敦煌石室秘笈

甘肅敦煌縣鳴沙山石洞古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爲宋初西夏搆兵時藏書之時外蔽以壁且飾以佛

像。歷千餘年以來。人罕知其中有秘寶也。光縣庚子。壁破而書見。由是稍稍流傳人間。丁未冬。法國文學士伯希和氏遊新疆時。得覩其書。審知其爲唐人寫本。亟往購求得藏書強半。分置十巨簾。捆載寄歸巴黎圖書館。夫以千餘年秘笈。一朝發見。國人不知收羅。乃任外人捆載以去。與歸安陸氏藏書售於日本同爲近世一大憾事。雖然。吾國藏書家不少。秘笈流傳尤當善爲保存。寄語藏書家。知國粹所存。慎勿棄之如遺也。

滬瀆壘與吳淞礮臺

滬瀆爲上海之舊稱。其地在嘉定之東南四十里。臨吳淞江。蓋吳淞入海處也。考晉書。隆安四年。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爲滬瀆二字。見於史書之始。其明年五月。海盜孫恩陷滬瀆。山松死之。而上海縣志作袁崧。誤也。吾邑楊瑀有詩云。袁公古壘大江邊。露白江空月滿天。過客不堪重弔古。英靈終夜泣荒煙。又云。東吳內史晉長城。滬瀆千年壁壘平。莫向月明悲往事。卽今大海已珠生。王鳴盛亦有詩云。滬瀆遺墟滿寂蕪。東吳內史漫捐軀。不知陵谷鎖沈後。還有沙中折戟無。王詩尤感慨無盡。余於光緒辛丑夏。赴吳淞訪山松之故壘。弔礮臺之遺墟。亦有詩云。大江東去浪淘沙。想見英雄此叱咤。廢壘已平衰草沒。荒江空對夕陽斜。袁公山松晉內史。捍禦海疆營土壘。楊僕建牙擁百艘。溫序銜須拚一死。孫恩海盜劇披猖。將軍百戰猶裹創。折戟銷沈剩滬瀆。怒濤澎湃咽吳江。至今遺跡已千禩。父老猶能談往事。英靈夜夜泣荒郊。指點平蕪應下淚。君不見吳淞口畔礮臺荒。百年戰蹟同滄桑。忠愍陳公亦戰死。大節千秋共頡頏。頽太息長城誰自壞。不堪弔古說興亡。蓋吳淞礮臺亦爲夫已氏所廢。此千古壘更不足言矣。

沈維城

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其事不必證之遠。卽以洪楊之亂。吾蘇屬之已事言之。已可見其一般。嘗聞吾鄉李子宣先生云。當洪軍之據嘉定也。有南翔西鄉屯橋富家子沈維城者。少不更事。號集市中子弟數十人。衣服麗都。跨馬由南翔進攻嘉定賊兵。至馬陸。(在嘉定南十二里。離南翔亦十二里。)兵潰。爲衆所戕。勇目許子蘭負其屍以歸。此李所目見其事者也。而縣志則大書特書。從九銜沈維城率義民討賊不克。死之。又注曰。維城等攻破馬陸石岡賊卡。直抵南門。奪賊旗。渡釣橋。後隊潰。退至馬陸。維城死。之。蕩平髮逆圖記亦據此書之。蓋當時賊平後。官書報告。爲請獎地。故其言如此。而遂以兒戲之舉。成爲實事矣。然沈雖無謀。而其事亦可風世。慚怯無氣者。李先生生平不好褒貶。特以書不可盡信。故援之以爲準。余撫以入吾筆記。亦猶李先生之志。非有意褒貶古人不欲成人之美也。雖然。史乘中類此者。何可勝道。袁子才詩云。僥倖成名史上多。蓋慨乎言之矣。

落葉詞

庚子之變。兩宮倉皇西狩。而最爲悽惻者。莫如珍妃墜井一事。時余客宣南。知其事尤詳。且盡世有傳其於兩宮離京後。自以不獲隨。駕投井。以自殉者。誤也。先是德宗大婚後。與隆裕反目。無所出。而珍妃與瑾妃相繼得寵於帝。珍與瑾爲同母生。珍尤美艷。通書史。能得德宗歡。知那拉氏之無禮於帝。而隆裕間接以爲之伺察也。恒乘間勸帝拔用新進之臣。以爲之備。故其時德宗頗倚重於珍。凡事必與珍密商。而外間亦有密結妃以圖政治上之活動者。那拉氏調知之。則大恚恨。戊戌之變。德宗旣被幽禁瀛臺。那拉氏

欲遂殺妃。後以廢立事爲中外所力爭。故珍亦且苟延殘息。然禁兩妃不得與帝近。且裁抑其宮庭之費。內監有憐而資助之者。那拉氏杖其人。謂若輩行且廢黜。汝等尤燒此冷竈。何爲。遂令左右颺言。珍妃種種罪狀。謂彼等於德宗親政時。招權納賄。辭並於帝。世遂傳魯伯陽賣上海道缺事。爲珍妃所爲。其實兩妃甲午之降黜。實因是年萬壽拜跪失禮。故暫時降爲貴人。而逾年卽復。亦在萬壽節後。並非爲賣缺事也。且傳者謂賣缺係珍妃事。何以并及於無辜之瑾妃。此可見其信史矣。或謂賣上海道缺係李蓮英所爲。而其後那拉氏文致其罪於珍妃者。故傳者誤以爲實事。亦未可知。蓋珍於甲午後。援引新黨。則有之。而賣缺事則實莫須有之獄也。而庚子之死。則確非自殉。蓋那拉氏旣欲廢德宗而不克。其後裁抑兩妃。無所不至。瑾妃故無十分觸忤處。那拉氏亦不之罪。惟謂珍伶俐。他日或且效已所爲。故殺珍之心。無日或已。及庚子西狩。那拉氏白衣青布粗衣。挈帝匆遽上車。帝頗顧戀兩妃。躊躇未發。那拉氏謂汝尙欲顧他們麼。我却忘却處置之法矣。因囑瑾妃隨駕。而令李蓮英將珍妃賜死。推入宮井中。李得命隨率諸監。摔珍妃髮。拖至宮旁院落。擠之井中。珍號咷大哭。德宗掩面不能救也。李旣處置訖。且下巨石以沈之。蓋其井及辛丑回鑾始出其尸。葬之。此爲辛亥年一宮監所告予者。其言甚悉。蓋宮監目擊其事。故言之較詳盡也。當時都人士有咏其事以誌哀悼者。而湘鄉曾重伯、廣鈞所作落葉詞。尤爲酸楚。其詩載於平等閣詩話。而託名曾之姬人華氏所作。蓋其時猶恐觸忌諱也。亦可見珍妃之與當時政客有關係矣。予重悲珍妃之遇。而又傷其爲傳者所誣。故特誌其事之本末如此。

端方之好古受愚

端方總督兩江時。以好古聞。揣摩意旨者。遂不免假此爲夤緣干進之梯階。有某觀察者。以文信國玉帶生硯進見。獲權揚州釐金。然其硯實僞也。按玉帶生硯。藏吾鄉望仙橋張氏百硯樓。今猶存在。吾友張君曾爲余言之。又端氏幕客李某。亦以考據金石爲端所賞拔。實則所見甚淺。有販骨董商以贗鼎進。竟獲巨貲。故匄齋所藏精品雖多。贗品亦不少。顧端之獲譴。亦由於金石。當載灃未攝政時。曾向端索宋拓麓山碑。端以他本贈之。載灃頗不慊。故假德宗奉移時攝影事。白隆裕黜之。辛丑鐵路風潮起。端提兵入川。瀕行猶誡其家人。保存其瓶罐等物。其家人至今以爲不能歸元之讖。從此一生心血。盡付東流。匄齋藏品。亦有流傳於外者。便陽有知能不悲哉。

小山之刺李鴻章

甲午之役。清廷派邵友濂張樵野與日本議和。日本拒之。乃改遣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大臣。議約於馬關。李氏之與伊藤開議也。伊藤所開條件至酷。李不稍遷就。侃侃與爭。而停戰一月之限期將滿。和議幾破。會日本浪人伺李氏。出手槍狙擊李氏。傷面部。伊藤親自赴醫院慰問。李力疾仍與伊藤磋商條件。謂予年已七十餘。當以死報國。侃侃不撓。伊藤心敬之。於是所提各條件。得以議定。此最後之結果。實自李氏小小流血而來。然利權之損失。已屬不少。如遼東與臺灣澎湖之割讓。三百五十兆之賠款。皆爲此約中最重要之條件。彼小山何人。猶以爲未足。而必致李於死。島民之奢欲。誠爲無饜矣。李氏定約後。頗憤恨日人之無限。於是力持親俄主義。聳俄人聯合德法二國。逼日本交還遼東。並乘俄皇加冕之時。與俄使喀希尼訂中俄密約。此日俄戰爭之導線。而遠東風雲。皆伏於此也。

傷心之地

日本馬關春帆樓爲乙未年李鴻章與伊藤博文議和簽約處。桐城吳擊甫先生汝綸遊日本時曾過其地。題額曰傷心之地。過客見之莫不感慨係之。

中國第一大總統

臺灣之割讓於日本也。臺人不願歸服。日本宣布獨立。舉前臺灣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而以劉總兵永福副之。並舉爲大將軍。與日本宣戰。未數日而撫標兵變。焚署劫庫。景崧倉皇內渡。永福猶與日本力抗。當時滬地報界幼稚。新聞所傳。劉氏種種兵畧。至謂以便壺破敵。至爲可哂。然劉氏實爲一代將才。徒以唐氏無統馭才而撫標兵又不足用。臺北旋被日兵所陷。背城借一。力竭而亡。臺灣人民猶勝於不戰而屈服也。臺灣自鄭氏驅逐荷蘭。經三世而隸清廷。版圖中經朱一貫。林爽文之變。至是休養生息。閩粵人之移殖其地者。盡力墾治。戶口達二百五十餘萬。前清官吏視爲肥省。官其地者。率飽其貪囊而去。乃朝廷視爲甌脫。輕棄而不少惜。臺人又無獨立毅力。舉關茸無能之唐氏爲總統。雖以劉氏副之。而卒不能自保其土地。人輒謂唐氏爲吾國破天荒之第一大總統。然唐氏被舉不及一旬。卽棄地而逃。亦甚玷此第一大總統之名譽矣。

割地使

清政府之割畀臺灣於日本也。以李鴻章子李伯行經方爲割地使。恐臺民反對。逗遛滬上。不敢東渡。李官四品京堂。頗受時流挪揄。有人貽以詩云。翩翩濁世佳公子。忍辱含羞且一行。新晉頭銜割地使。封侯

萬里玷家聲。函面書欽命。割地使行轅。李大人云云。可謂諛而虐矣。

徐錫麟軼事

徐錫麟少時讀書。塾師頗憎其矯詐。遇玩好物輒毀之。一日塾師他出。徐與同學戲。將夏楚毀爲兩橛。而以牛皮膠黏之。仍置案頭。師不知其已損也。仍持以敲扑學生。猛力一擊。斷處分裂。激而上飛。適中師之額。眼鏡爲之擊碎。師怒。問誰斷此者。諸生皆惶恐。不敢聲。徐侃侃而言曰。師用力太猛。故自折。且夏楚木也。寧識先生而知避耶。師無以難。遂置不問。

邱菽園

臺灣之宣布獨立也。其議實倡於邱菽園。邱氏先世自鎮平遷臺灣。菽園登光緒己丑賢書。工詩文。見於當時報紙者頗夥。時人有邱才子之目。家資復厚。號百萬會清軍。敗於日本。和議成。割臺灣畀日本。君屢電力爭。且嚙指血上書。皆不省。君曰。朝廷既棄臺灣土地人民矣。遂建議獨立。組織臺灣民主國。時中國人民尙未有知民主爲何物者。君之主張。實在孫文輩之先。顧臺人聞之。咸瞠目咋舌。不敢贊一語。甚且以危言相悚。君獨不顧。遂推唐景崧。劉永福爲正副總統。出家財佐軍。會撫標譁變。事敗。不忍隸日本籍。遂內渡歸廣東潮州。寄籍海陽。復於鎮平故居。建草廬以奉親。主講潮州韓山東山兩書院。復倡辦嶺東同文學堂。戊戌政變。黨禍迭興。君既爲當道所重。居間調護實多。粵省光復。舉君爲教育部長。復被推爲粵代表。南北統一。被選爲參議員。而君病亟。於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人皆推君爲吾國言民主者之先河云。

慈禧賣官之新法

清慈禧太后那拉氏。當光緒中葉。用李蓮英爲總管。開設玉器店於琉璃廠。凡欲買缺者。至玉器店論價。價甚昂。每器動數萬金。某道之得上海道也。係購一古花瓶。價十萬金。他件稱是。其實不過值數十元而已。所陳各物。均大內低下之品。如某某購某器。價值若干。卽登其名於售貨冊內。呈慈禧覽之。不數日而諭旨下。肥缺得矣。故賣官毫無納賄痕跡。亦可謂別開生面者矣。

珠刺

和珅之當國也。奔走於其門者。實繁有徒。然其後爲珅所援引者。悉牽累獲罪。卽投一刺於和珅之門者。籍抄時爲吏所得。輒不免。某知府知和珅之必敗也。然當和珅勢盛時。又不敢不走謁其門。因綴珍珠爲刺。門者得之。隨取其珠而毀其刺。故和珅敗。而某知府獨無咎。嗚呼。是真小人之尤者矣。

唱喏

明何孟春餘冬序錄云。揖俗名唱喏。古人相揖作此聲。唱喏者。引氣之聲也。此殊無據。考唱喏二字。不見於唐以前書。惟宋人北庭事實云。揖不唱聲。名曰啞揖。則爲衆嗤笑。契丹人置手胸前而不聲。宋人以爲怪。是唱喏者。北方契丹之俗也。金元相沿以爲習慣。其後遂遍被中土。然唱喏二字。實爲遼人語。其語以爲恭敬之意。滿洲入關之初。其人習於騎射。或相逢馬上。手持弓矢。不能作長揖拱手胸前。猶沿遼金元舊俗。然則唱喏者。卽係拱手與長揖之禮不同。固非吾國中土舊俗也。民國廢拜跪之禮。以脫帽鞠躬爲敬。從世界之大同。此唱喏之習慣。亦幾隨古禮而並廢矣。

打籤

打籤一名請安爲半跪之禮俗稱掛火腿乃爲滿洲風俗滿洲尊卑之分極嚴凡尊長在前卑幼皆不敢坐朝夕相見則必打籤請安其後乃施之於臣民遂爲官場普通相見之禮考范文程瑯彤日記云本朝入關朝士之新進者多不諳滿洲風俗行磕頭之禮殊爲不便余嘗教之打籤其法右手摳衣左手下垂右足屈膝而不著地左足稍屈身體挺直頭容平正兩目下視前進時不可逼近尊長遠見卽行之不可倉猝傾跌失容亦不可使身體遲滯伶俐從容乃爲至敬觀此真可爲前清衙門學習行走不二法門亦一種奴隸教科書也

堂子

前清宮中有拜堂子之禮至爲可笑相傳入關時攝政王多爾袞入宮行清宮之禮宮人死者無算有一宮人美而艷多爾袞悅之宮人謂大王若以無禮見逼死不敢從惟有一事相要如能照辦則當屈身奉箕帚多爾袞曰儘管說來可從者萬無不從宮人曰吾儕沒身入宮有終身不見天日者歿而無嗣游魂漂泊何啻千百且此次闖逆僭位抗節而死者尤多其幽魂更不可無以妥之大王誠能於歲時冬至及元旦匍匐奉牲醴以獻則幽魂無餒而不至爲祟矣多爾袞曰爲之奈何此事易易耳宮人曰當請大王試行之以後定爲祀典然後可從命否則賤妾以死繼之若輩均強死將羣聚爲厲矣因指宮中一幽暗之所其地故爲廁所屋甚低門不甚高須俯首以入曰是皆闖逆爲亂時宮人自縊以殉而吾儕爲之秘密埋骨其間者也大王誠能爲之洒掃祓除設祭於其中乎多爾袞勉應之卽令備牲牢以祭而僅於屋

外致獻富人怒曰大王誠輕視吾儕爲鄙賤不足數矣遂出七首自戕多爾袞令人救之已不及乃令人毀其屋出屍骨移之義塚然自是宮中恒見鬼物爲祟作犯駕狀多爾袞患之左右皆言宮人死而爲厲乃卽其地起小屋式如舊制惟施以丹堊金碧每年於冬至節及元旦祭祀之命名曰堂子以爲是宮庭大禮藉掩外廷耳目每祭堂子主祭者爲皇帝匍匐而入親奉牲牢以獻至滿清亡率以爲常或以爲祀狐仙乃不知宮庭秘密故事者也

上海租界

上海開埠之始英法二國劃定租界其時上海市面麇集於南市法租界在洋涇之南南接縣城十六鋪市面當南北之衝法租界實較英租界占優勢而其後英租界反較法租界爲發達蓋英人有見吳淞江北通蘇州東達黃浦實綰上海全境之樞紐故寧以近城之地讓與法人而自收其高掌遠躡之勝勢世之祇趨近利而不規遠大者觀英人之所爲亦可以知所法矣雖然吾國人有此全國最優之商埠而不知開闢不亦可歎哉

常州之皇亭

常州文成壩有臙舟亭宋蘇軾至此曾繫纜賦詩乾隆二十二年純廟南巡卽其地建行宮後人遂稱爲皇亭一時庀材鳩工遠近爲之大擾有士人紀其事謂中官四出騷擾鄉人謂之辦皇差數里之內逃役一空田畝爲之荒廢並賦詩云當年坡老此停舟夜半鐘聲紀勝游一自六飛新駐蹕普天牽土盡皇州惓藩幕客徐某爲予道其事可以補毗陵志乘之缺

黃陶菴知同治諱

嘉定南翔古猗園。有軒臨沼。中懸黃忠節公淳耀所書荷風竹露四字。蒼勁挺拔。卓然為柳骨顏筋之遺。光緒中有鎮洋吳某者。搆得鎮北巢寄園故址。畧事修葺。摹猗園中荷風竹露四字。額於軒中。而將淳耀之淳字。改作溘字。有滑稽者見之。匿笑。吳怪之。則曰。陶菴先生。真是不。可。及。能。於。二。百。餘。年。前。預。知。同。治。帝。廟。諱。而。敬。避。之。吳。始。恍。然。曰。吾。摹。此。額。時。並。擬。署。上。款。曰。某。某。仁。兄。大。人。雅。屬。嗚。呼。世。之。摹。古。作。僞。者。皆。吳。某。類。也。特。吳。自。露。其。馬。脚。耳。

煎海

雲溪樂府注云。煎海僧逸其名。江陰人。本名諸生。妻亦能詩畫。能舉八十觔鐵刀。王師圍江陰。率壯士五百人入守。臨行。其妻自殺。曰。毋為君內顧。憂縣尉閻焯。嘗命率五百人突圍求救。既出。少三十人。獨提刀引之。出如是者。三五百人。無一損。城破。為僧率五百人居海島。煮鹽。自給。號煎海僧。當事患其為亂。使使招之。與五百人皆自殺。以予所聞。今海濱羣臬。猶有能道僧軼事者。謂臬衆雖所在劫掠。惟與官吏及鹽商富豪。為難。國初時。曾有老僧部領吾衆。戒勿傷害平民。有犯其令者。由衆自行處以死刑。故臬中禁令甚嚴。其後黨與日衆。除販私外。恒有恣行不法者。然吾曹所至。或在茶寮中。品茗必以五盞。作梅花形。而各覆其蓋。於四隅。以為暗號。此亦老僧之遺戒也。予友黃君舒仲。曾客端方幕。端招撫徐懷禮時。黃聞徐氏自述其暗號及臬中軼事如此。頗足與雲溪樂府注所記煎海事相發明。嗚呼。黃巢張士誠方國珍之徒。皆以私販起兵。揭竿為亂。彼中固自不乏豪傑之人。煎海以名諸生抗節守城。及其敗也。逃而之。僧又

逃。而。爲。私。販。其。賢。於。黃。巢。張。士。誠。方。國。珍。等。固。萬。之。而。以。當。道。之。招。與。五。百。人。皆。自。殺。正。與。田。橫。五。百。人。相。同。而。其。妻。當。煎。海。提。兵。衛。城。時。自。殺。以。絕。夫。內。顧。憂。亦。與。雅。典。婦。人。戒。軍。人。語。相。同。誰。謂。吾。國。巾。幟。中。無。國。家。思。想。哉。可。以。傳。矣。

張國樑死事處

張國樑故爲洪楊健將。後爲向榮所撫。賊留其妻子。以招國樑。國樑猶豫。賊殺其妻子。國樑憤甚。咸豐十年。金陵大營潰。張退至丹陽。躍馬入萃秀橋下。死之。上諭有云。數載以來。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又云。使張國樑尙在蘇松一帶。何至糜爛若此。有人爲哀江南詩云。九重痛惜長城壞。一柱傾頽大局空。野戰岳飛當勁敵。絕援楊業抱孤忠。卽詠張氏事也。吳梅村圓圓曲云。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張氏之死。較之吳三桂。爲有名矣。

歸奇顧怪

崑山歸莊。字玄恭。原名昌世。明亡後。佯狂肆志。與先德亭林先生齊名。時號歸奇顧怪。玄恭嘗著有萬古愁一曲。爲世傳誦。所居在叢塚間。嘗自榜其門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又與其妻作對曰。兩口寄安樂之窩。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隣接幽冥之宅。人何寥落。鬼何多。其不可一世之意。見於言表矣。

推背圖

推背圖。託爲唐李淳風所撰。凡清以前事。皆因事附會。至不足據。其推清代順治。圖爲鴨立於牛背。世所傳順治小名爲鴨踏丑是也。予於光緒中。見此圖之後一幅。繪一和尚。赤足撞鐘。意者民軍之起。皆剪除。

髮。繼。爲。和。尙。之。形。乎。而。撞。鐘。之。意。則。頗。與。撞。獨。立。鐘。之。義。相。合。由。今。思。之。不。可。謂。其。盡。無。據。也。

鄭昭

鄭昭。閩人。寓居暹羅。康熙二十四年。法兵至暹羅。暹羅人抗之。緬甸兵乘機陷暹羅。會緬甸與清廷構釁。鄭昭募集同志。固守海濱地。得安南真臘之援。遂建暹羅國。定都曼谷。一時城邑規模。皆鄭氏所手定。昭能詩善畫。以父商於暹羅積貲數十萬。昭自幼卽散財結客。故能得僑民歡而擁以主暹羅。時乾隆四十四年也。昭在位僅五年。後被暹羅人所弑。法亞查克利新乃代爲暹羅王。而鄭氏且絕。夫昭以一僑商而能收羅衆心。建國於異域。雖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然其事頗足與鄭成功之據臺灣同爲吾族海外殖民史中佳話。延平綿歷三世而昭則及身而亡。故其事鮮有專書稱道。或謂鄭昭故與成功同族。頗痛鄭氏之亡。故終以海外扶餘自奮。寄語修史家如編南洋羣島僑民志。不可不採訪鄭氏軼事。以光史乘也。

甯宋樓藏書

清代藏書。其屬於公家者。除四庫秘笈外。以江浙文宗文瀾三閣爲最富。三閣均燬於洪楊之亂。惟浙之文瀾。已重建而復舊觀。而文宗文匯。則不可復覩。此外私家藏書。莫如湖州陸氏。杭州丁氏。寧波范氏。光緒末。端方督兩江。頗以好古聞。因擬勸建圖書館於金陵。適是時湖州陸存齋物故。其後人將陸氏甯宋樓藏書。以十萬圓。售於日本岩崎氏。岩崎氏既得此巨寶。則載以歸。貯入靜嘉堂文庫。而島田彥植氏。因作甯宋樓藏書源流考。以徧示中外。而其事大露於世。當時士大夫。頗有欲挽回其事者。初陽湖呂景端。誦知陸氏將甯宋樓藏書。出售於日人。急走白盛宣懷。發長電致端方。請撥公帑。購其書。以爲藏書。

樓之用。然電未達。而陸氏後人。已與岩崎有成議。盛自悔不及早知。而端亦深引爲疚。乃囑繆荃孫親詣杭州。以七萬五千圓。盡購丁氏藏書。而金陵藏書樓。始立基礎。否則丁氏藏書。又將爲陸氏之續矣。丁氏所藏。富於陸氏。惟宋槧較鮮。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近歲頗聞有流落於外者。所望保存國粹之士。設法收藏。勿使再蹈甯宋之轍也。

御醫之進退維谷

戊戌變政後。那拉氏幽德宗於瀛臺。下詔稱帝疾篤。徵求江南名醫。時醫陳蓮舫曹滄州。均見物色。顧帝實無疾。陳曹入京後。太監婪索各巨萬。始得爲帝診脈。脈象甚佳。顧知朝旨。又不敢言帝無疾。所開脈案。不過云帝體虛弱耳。所用藥物。甚爲和平。陳曹久留京師。雖王公大臣。延診者頗多。然交遊徵逐。所費亦不貲。斷不及在蘇滬生意之盛。欲求放歸而不敢。又各花去三萬餘金。始得運動南歸。然自此御醫之頭銜。則輝煌於鄉里矣。陳每與人言。生平以三指斂財。至爲易易。從未有如在京之苦者。蓋終覺得不償失也。

劉坤一保障東南之功

戊戌變政後。那拉氏欲廢德宗。劉忠誠抗疏力爭。因而不果。及庚子之變。端王載漪矯詔令各省迎頭痛擊外人。劉忠誠得詔。憂憤不知所出。適某道以事謁見。忠誠憂形於色。某語及時事。忠誠曰。大事去矣。東南半壁。恐旦夕不能自保。某曰。公保障兩江。奈何不知所措。究竟朝旨若何。忠誠因以電旨告。某曰。然則存亡之責。悉在公矣。因進各省聯合互保之策。公曰。此奇計也。朝廷亂命。誠不敢從。老夫耄矣。死不敢奉。

詔第茲事體大何敢自專當電商合肥南皮項城立發密電至鄂粵山東得其贊成並電詢閩浙諸省大吏均署諾遂與各國領事訂約而東南得以無恙辛丑和約成忠誠欲登薦剡某曰昔魯仲連排難解紛成功而不敢居某不過適逢其會天下事匹夫有責君父有難不得已而與敵人訂此條約又何敢居爲己功公益加傾服世傳互保之策出於幕客者傳聞之誤也

張文襄之節儉

世傳張文襄爲老猿降身其實文襄不過以精力過人自詡能數日不交睫嘗以老猿轉世號於人此乃一時滑稽之言而好事者遂誤以爲實事文襄每讀書有得嘗竟夕弗睡或與人劇談輒娓娓不倦至忘寢食傳者遂謂其居恒無寢榻倦則假寐書榻中夫文襄亦猶是人耳位專閫寧獨不事寢處之安者此齊東野人之談也惟文襄頗耽女色侍妾數十人皆侍書史之婢女猶憶庚子年春赴鄂猶選美婢十數人以進世又傳文襄有獸慾每慾念至則不擇地不擇人不擇御婢女以洩其慾此事恐亦言之過甚沈雨峯嘗爲予言張雖位至總督平日揮霍公帑從事新政無所吝惜鄂省庫儲爲之一洗然居官清廉自矢絲毫不苟取其夫人與媳婦金釧恒入典肆歿後家無餘資蓋非虛語云

徐仲虎之辯

徐仲虎觀察建寅爲馬眉叔高弟出洋遊歷饒有幹才尤留心製造槍礮術庚子夏爲武昌某火藥局提調檢點儲藥失慎死事世多憐之然觀察之瀕於危已非一次死事前一年與從人入火藥局局中擔夫置扁擔弗慎其端觸於石火星迸裂延及儲藥藥炸裂死者十數人觀察方出室門僅炸去其辮未受傷

說者謂吉人天相不料其後卒死於是也此事鄂中錢君義山曾爲予言之

年羹堯之種族思想

年羹堯之死言人人殊或謂其與於擁立世宗密謀跋扈驕縱故世宗假事誅之此尤不經之談蓋自世宗誅年以後羅織種種罪狀大都外於驕縱二字一若年之功高震主有以自取其禍者此皆非當日之實錄官書夥頤莫非僞造此年氏死後數百年所以卒無一人白其冤者也按年氏名隸漢軍其祖父曰大方仕明爲熊廷弼裨將自經畧獲罪隸洪承疇麾下承疇降清大方飲忍含辱鬱鬱不得志而死遺命子孫毋忘報越子年遐齡以翰林屢掌文衡羹堯幼時秉庭訓習技射遐齡謂乃父文人不足以繼祖志汝他日得志必毋忘祖父遺言年自是努力兵韜以武科得擢侍衛會準噶爾叛羹堯隨征有功世宗卽位青海酋羅卜藏丹津反帝命羹堯爲撫遠大將軍駐西寧以岳鍾琪參贊軍務羹堯分兵扼布隆吉河防遏內犯南守巴塘裏塘斷青海入藏之路鍾琪自松潘至西寧沿途勦撫羅卜藏丹津兵敗惶恐謝罪雍正二年羹堯議集兵分四路會攻期以草生時前進鍾琪以青海廣漠分攻非策願乘春草生時兼程搗其不備羹堯躡之帝遂授鍾琪奮威將軍二月出師沿途殲敵哨探敵不及備鍾琪遣少林僧馬和尙蚤夜入敵營以禍福諭羅卜藏丹津之母羅卜藏丹津倉皇遁入準噶爾青海遂定羹堯封一等公爵鍾琪三等公爵羹堯旣擁兵權與諸將賦詩有飲馬今方踰朔漠中原會觀漢家旗之句旣復令幕客徐芝仙諷示意旨於鍾琪鍾琪猶豫不敢承諾謂母蹈三藩覆轍羹堯怒曰敗乃公事者必豎子也忘朱仙鎮指日渡河痛飲黃龍之恨乎遂不敢遽發芝仙旋亦謝去久之羹堯密謀頗洩於外世宗聞之以其

擁兵未敢加誅也。乃召羹堯還，漸解其兵權。遂諷示諸臣，摘其驕恣不法事，誅之。岳亦幾不保。會靜事發，岳舉以聞，始獲免。此事係徐氏六世孫介庵親爲余言之者。蓋徐爲將軍幕客，深知其內蘊。誠子孫密記其事，以待信史之平反也。世或謂年氏以驕縱取禍，其誣年氏不亦甚哉。雖然，事隔百餘年，官書所載幾成事實，亦復誰能於覆盆之下照及沈寃耶。

(完)

集

一

第

蛻廬叢綴

二八

荒島之采金日記

全書

一册

賣春害

價洋三角

此書詳於花柳病之歷史一章論賣春婦之生活程度如賣春之定義賣春婦之種類出身終局毒害及存廢之問題等二章論檢梅法歷舉日本檢梅之制度與其成績並臚列各表以資攷鏡抒陳意見以備採擇三章記德京柏林四章記普魯士五章記奧京維也納六章記丹麥卑納吉七章記北京不律悉十章記荷蘭十一章記瑞士十二章記英美兩國十三章記日本東京讀之可以知東西洋文明各國風俗之貞淫法令之寬嚴治療之優劣十四章記大同醫院診療十五章記神州醫院診療皆經驗之談讀之可知娼妓之害疾病之來未附梅毒經過之大略并揭圖以明之振贖發費用意深遠維持風化有功社會不淺凡我國民不可不家置一編也

全書

一册

慾海

價洋三角

本書為德國產科大家海嘉氏所著備言色慾之害與不節其慾之尤害人生短折疾病胥由於此其言女子有病之宜節慾異種結婚之斷血統尤為獨到之見經驗之談列表凡七證據確實茲經醫學大家錫山顧叔惠先生逐譯成書言言藥石字字鍼砭警切著明為青年衛生第一要書幸勿泛泛讀過

荒島之采金日記

毅漢譯

當一千九百十三年之夏有遠征隊出游於北冰洋卡唐加與愛拿帶兩河口間之各島爲嚮導之機師者乃俄人比甘璣甫至距披利瑾司奇地角不遠處有一島探險諸君於此處得一小屋雖似爲近代所建然察其情狀可確知此中已空洞無人衆既入屋旋覩一死屍屍旁有桌桌有小冊冊之封皮乃以美國革製第一頁有鉛筆所書之數語曰吾等之生活狀況蓋彼之所云吾等者乃有二人一名嘉竟一名施曼諾夫當日冒險至此島以採取黃金者也小冊之末署名爲嘉竟俄國機師比甘璣甫與探險家細讀此冊後復於山之彼面發見一屍半已爲野獸所啖噫嘻此荒寂之孤島乃有此慘劇耶小冊中所紀之事雖簡略斷殘然吾人以是忖之卽可知此二人者爲能冒險耐苦之大英雄亦卽爲嗜利忘身之大愚人試一觀其與窮苦相激戰時之勇壯不禁爲之感慨萬分更一觀其以欲求富而不恤犧牲其身命則又不禁憐惜嗟歎之矣彼二人者雖孳孳爲利要亦人情所共有第觀其勇往無畏吾輩寧能不爲之肅然起敬耶此二人之至此島乃趁一友朋之船而來友爲日人名高壽以捕鯨爲業仍允二人兩年後當來島迎之返屆期不果至二人遂因不得救而死島中計世界中有知此二人前事者惟彼日人而此日人者竟不來迎其故友其爲不得已耶抑故賣其友耶吾甚願世界困苦冒險之人得讀此二君之日記將令此二君之事得以披露於世界也

以下爲嘉竟之日記

一千九百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夙聞邦人言藍狐島黃金佈地吾二人決計一行冀有佳遇有日本領港

人曰高壽者與吾輩素親善乘其舟至亞托巴司克海灣之三莫夜地村次日高壽與吾輩別留一小舟爲吾等用方高壽別時吾輩驚疑紛起渠允於明夏停舟於渠所名爲藍狐島者以探吾輩蓋渠往捕鯨途經此島也且謂更來時當挾麵粉肉脯鹽採礦建築器具以及應用之物至七月十日吾輩周覽三莫夜地村之溪流及瀑布見各處多有斧鑿之痕則此間曾受採金者之剗劓無疑人謂卡唐加與卡郎加之支流富於金且能產希世之寶石又謂卡唐加河之底及沙中有珍珠三莫夜地村之人曾以巨石塊相示狀頗怪特中含赤金良夥七月十二日天色甫曙吾等即乘小舟與三莫夜地村別依高壽所授之方向而行至午霧起幸有指南之具可不失途沿途遇冰山爲日光及長虹反影閃灼作異彩耀目不可逼視海中有天鵝聯比而泳成灣形線施曼諾夫發槍向群中擊之得數翼又見冰块上有海象似不懼人藍狐島入吾等日時已下午三時矣其狀信如高壽所言島有長岩近海濱而愈低漸次沒入水內島中有山林木翳灌叢菁密吾等泊於岩次時有羣鳥驚起作陣齊飛如極巨雪團爲風吹去此羣鳥乃天鵝鷗鷺各種水鳥等水中時有黑群出沒作聲澎湃者則海獺與海象也

七月十五日島中產松質甚美吾等伐之以爲屋七月十六日施曼諾夫方碌碌從事於建屋我則至島中至巨之流水中尋覓黃金踪跡見有石英塊作小點青光又有脈絡裹之此誠可慶之佳兆也七月二十三日吾等之屋已落成又以石塊及肥土製一火爐於屋內吾等初非於石匠事優爲之故不能製出煙之具惟有一任煙氣充塞室中強耐之耳七月二十五日是日又往溪流覓金惟此次與施曼諾夫同行非獨往矣吾等取溪中沙以箕淘之得金屑十五顆其中一顆重可一格爾姆然則吾等之福運已臨

天或鑿吾等之志誠辛苦乃以此爲報施歟吾等當堅耐之日後宜得有良好之果耳八月二日自晨至午濃霧密佈如處白紗重網冷氣逼人呼吸爲促模糊恍忽真處五里霧中矣靡特霧厚且益以嚴霜吾等固曾伐木材採枯枝及乾海草今日當可爇爐火以爲禦寒用八月十日是日灘畔溪中有魚無數取網捕之吾等本有巨木桶二得魚可鹵於桶中八月十五日以手捕魚勝於設網此間之魚多開帶加卜克等屬鱈魚銀魚等亦頗富此外尙有一種狀若青魚但非青魚耳吾等以一部分醃於桶中餘則貫以線懸於當風處使乾而利於藏此物實爲吾等不可少之食品八月二十日昨夜一宵擾亂不能眠蓋屋外狐戰狂如野狗其起鬣之原乃因爭食吾等所懸之魚奪去甚夥吾曾舉槍向之擊見一狐狼狽遁想必中彈矣八月二十五日霧氣漸密吾沿一逼仄之山谷而行此中必有金穴所藏當在四十格蘭姆外尙憶谷之起點處有溪流一道折入谷中流至一處叢石泥澤爲流水所浸淫卽擬返其起點處視之若金砂隨流而下則至此間必爲叢石所阻不得前如此採取甚易採之果得土金一磅又半留存未取者尙多是日施曼諾夫亦淘洗砂土如我所爲八月三十日吾等每日於谷中淘金必有所得今日得一巨塊方擎諸掌上狂呼嘆美施曼諾夫亦於谷口得一塊如我計吾等所得已達一播特（八啟羅一百九十格蘭姆）至小者亦如黃金蟲吾又於谷中得一寶石色赤此必爲貴石榴子石無疑

九月一日日來天氣加寒甚驟寒熱表已降至零點下十五度狂風怒吼其聲可震人心魂以面當之奇痛如受刀削施曼諾夫攜槍入低濕之林中已而挾松鷄數翼返且謂見林中有兩馴鹿又聞吼聲甚巨是當爲熊吾等出小舟於水置舍旁覆以巨板此間本屬極北寒帶又加以隆冬之節候景色嚴厲大可

第

第

怖人然無傷彼仁慈之上帝當能爲吾等護也吾等有屋可避風雪復有積薪火爐行將與寒魔一決勝負矣九月風浪排山倒海聲震天地似皆圍集吾二人左右巨樹爲風所撼而摧小者亦俯伏不欲擡頭海上之浪衝激旋捲作白沫如沸每衝灘上時其聲尤慘厲駭人吾能書又能讀以是施曼諾夫乃健羨之渠嘗曰子能讀書吾意子讀書時有如與人言語是爾除我爲爾伴外爾之伴尙多也施曼諾夫之羨我無足爲怪吾讀書鄉校時頗肯致力吾之覺悟又似曾告我謂多得智識其用甚廣吾頗用心於藝術所得良不鮮吾能切石能爲銅匠又能爲木工粗知氣象學又能辨晰植物及菌類是時風聲怒嘯不絕於耳岸際時有冰塊離裂之音吾不計寒風凜冽獨往谷中見凡百液體均已凝結地面堅如鐵石流水則厚結爲冰不能更事作役返時見兩藍狐經吾前距吾頗遠見我止立而視露齒獠視已乃狂奔去入夜吾等檢查乾魚之倉庫知所藏尙夥頗釋然

十一月十二日奇冷逼人指僵欲脫吾擱筆不事記述者已數十日吾筆窖藏積雪中黑暗殆不可辨吾與施曼諾夫鎖日對坐作菓子戲均默默相向無一語蓋吾筆所可言者已盡言之實無事更足以資談助吾二人咸覺勸不思動苟吾爲我所欲爲者當長眠不起然自審此誠非理乃強動其軀以振作精神是晨曾外出劈木又游戲於雪中掘一穴如狐窟以爲笑樂海面送來之風仍不絕雜以冰裂聲聲如世間之巨礮震耳欲聾吾等處屋中時恒以茶自取暖非此者度日之難將更有甚矣十一月二十二日昨夜睡後有聲驚醒吾等初意爲狐或熊然須臾卽止天曉出屋外取薪水見新雪之上有雪橇及三馴鹿之迹詫甚此橇果何自而來吾告施曼諾夫相與作聲大呼燃火於屋頂以號示行人而竟無答者橇痕

深而直。所載必重。鹿行必速。不重則痕不深。不速則不直也。轍之兩旁均有足印。因是又當知乘者必爲兩人。橇轍如兩平行線。直入林中。復自林出。而向海海上。冰亦有橇迹。噫。奇矣。此乘橇於深夜行。吾等之門者。果爲誰。施曼諾夫。謂倫思及此。奇秘之橇。不禁慄然而懼。吾亦覺其大費索解。

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兩橇。臨吾等之門。來自三莫夜地村。卽吾等以曾否。見有三鹿。曳一橇。上乘少年。男女各一。於數日前。經此。又言少年。乃罪犯女。本有情人。少年乃以斧劈其顛。死之。而刦女去。追者則一爲死者之父。一爲女之兄。將欲得其仇。而甘心之。吾告以前次之橇。所向客匆匆。行急不暇。一入吾儕草舍。一息矣。

十二月一日。寒威愈烈。冰響如雷。藍狐亦時時慘叫。以助此悽涼之景色。有一藍狐。凍將僵。施曼諾夫以一虎之力。了之。試割而烹其肉。味腥。不能入口。屋中梁木。夜間受冷。而縮裂。聲剝剝。擾人眠。爐火雖熱。未能加溫。睡不解衣。且以巨布囊自納其中。天旣寒。又洞黑如處幽。瞑輒恐懼。不能安偶。一遐想。此時城市中方燈火如晝。人多若鯽也。嗟。嗟。吾等之無歡。誠有如彼。饑寒將死之野獸。若高壽。爽約。則吾等惟有僵斃於此間而已。天乎。天能悲我之。肯乎。我之不快。實兼精神肉體而有之。

十二月十五日。吾等不復聞三莫夜地村人。追仇之消息。亦無外人一來探省。吾等之各穴。此時已近聖誕節矣。聖誕節者。乃吾等大主宰之祝祭日也。凡聖誕之日。雖至貧苦之家。皆欣。欣。行樂。獨於吾輩。則竟何如。嗟夫。亦思之。徒增惆悵耳。吾等實爲極北之耶蘇教人。施曼諾夫。與我商議。積倉事。吾等已饜魚類。思得獸肉。以代。遂決於明日出獵。

十二月十七日。昨夜重雪。閉處屋中。不得出。延至今日始克出。獵風微滅。然百物遇風。卽堅凝。吾等盡所有之衣。悉加諸身故。頗不懼冷。

十二月十九日。吾輩出獵。迷途於外。卽宿冰雪中。今晨起。旣冷復憊。行良久始得故道。歸家。吾等所獵得者。爲一馴鹿。鹿徐步至。施曼諾夫前止。而諦視。若詫爲奇物。施曼諾夫槍一發。遂死之。此物殊重大。吾二人力幾不勝。又於途中見一白熊。熊似熟睡。吾輩不敢驚之。益熊深毛厚革。不易飲。彈擦之。怒返。遭不測也。吾二人昇鹿返屋後。卽以巨木撐戶。而睡。睡數小時。卽起。剖鹿而醃其肉。烹其首。以供餐。以其舌燻之。旣有此佳肴。則聖誕之日亦足云樂矣。

聖誕日晨起。卽長跽祈禱。爲吾等之親戚。故舊。祝福。經中有一語云。勿懷怨。恨。勿詛咒。仇人。天乎。吾等處此間。實至困苦。然未嘗敢怨天尤人也。吾等以少酒加熱茶內飲之。欲藉此以自壯其氣。孰知飲後。吾頭大痛。欲裂。噫。吾將病乎。四月寒威已漸退。雪仍未止。吾等屋外皆冰。冰中海象之窟穴無數。吾知不久。冰將解。高壽或已自長崎出發矣。五月復活節已過。吾長處病榻。惘然若矣。知覺瘧發。而顫。若有人重壓吾體。他亦無所苦。今日似稍愈。力疾出海濱。天仍冷。然空氣之清新。甚利於呼吸。此時雖已深春。顧乃無花。無鳥。除冰雪及耐寒之木外。一無所睹。海中冰已漸化。施曼諾夫將於明日。起復從事於淘金。渠告我。謂曾至谷中。察視見雪已融。

五月十二日。施曼諾夫不歸者已三日。此三日中。我之不快。實無可言。喻。施曼諾夫今日攜得金塊。歸量可五磅。有奇。吾等若能更耐一年。而歸故國者。則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五月二十日。吾病仍未痊。試一勞力以作良覺。稍愈。吾等所得頗不惡。已得純金二十五磅。於是暫輟探掘而淘之。使淨。又常登高坡向海中眺望。冀見高壽之舟。此時海中之冰已解去大半。其未化者已逐流而去。陽光照耀水作碧色。海波仍不絕翻騰。狂吼遠處有冰山矗立。厥狀如大海中白帆也。我夜來仍有寒熱之病。苦不得睡。每日曉風甚冷。水仍爲冰。至向午乃解。昨日地上偶見有花草之萌芽。怒茁大有欣欣向榮之概。

五月二十一日。今晨吾等外出時。於途中睹一人屍。近而察之。知爲三莫夜地村人也。髮怒植而面橫。廣顴骨高聳。以是知其爲三莫夜地村人。施曼諾夫爲之祈禱。又曰。此或爲彼日追逐仇人者中之一乎。吾等卽於坡上揜以土。以三巨石壓其上。以爲記。葬事甫畢。吾忽覺悚然而懼。所懼非彼死人。實自懼也。今者吾輩葬此人。他日亦有人葬吾輩乎……吾欲以此語施曼諾夫。繼又止。自思我何事傷其心乎。六月十五日。一月以來。末書筆記矣。實緣不暇爲此。施曼諾夫方作工時。爲墜石傷其一足。及筋血涔涔。出一星期始止。此時高壽忽乘一新舟而至。高壽誠信人哉。竟能無負所約。携來應用之物。滋夥。又囑吾等多獵黃鼬及貂。其言曰。可活擒此等物來。春我將偕一英商至此。可得善價而沽也。計高壽供給吾等之物。爲肉料。罐藏之肉。乳油。豚脂。餅乾。鹽糖。巨大之工作器具。火藥。鉛子。彈。獵小物之槍。三大騎銃。一捕獵之網。兩大桶。以及各種藥料。吾等以金屑酬之。以一蘇洛匿重量之金屑代三羅布五十可辟。此乃金礦中人之常例。又以函令高壽。賚至吾人之親舊。高壽去時。謂來春當更招人來此。以謂吾等助。六月二十三日。高壽旣去。吾等復寂寞如故矣。吾等所求者已如願。吾與施曼諾夫相處。莫逆。故深謝上天之賜。有

時思及往事不覺長吁後乃竭力作工冀腦中無所思想

六月三十日吾輩驟睹一可怖之景此景將永永貯吾腦中不能磨滅昨日爲吾生辰吾二人乃輟作而嬉挾一斧一槍外出冀有所遇擬環山而行斗見一深谷谷之底有行帳可十座吾等奇詫而呼沿斜坡下奔喜極致墜冠裂衣既至谷底血熱如沸大呼進帳內乃無一答者噫是誠奇事矣旋行近一帳拂之以手隨手碎落如灰燼入內見有骷髏八具大小不一有細小纔如嬰兒者復入他帳視之亦如是共得六十具有完全者有已毀裂者其毀裂者則信爲狐熊所啖無疑吾等皆詫極而呼曰此輩不幸之人究爲誰乎曷爲而死於此乎或以飢寒可躡乎得勿因病或痘耶至此覺此景既可悲喟復可駭懼急奔避之吾等終夜思念此事不能闔目自思終亦不能免此一劫死與不幸似爲此島之主人翁墮其羅網者無有倖免今吾等乃自投之有不束手待斃者乎所賴者上天仁慈或拯吾等於危難中耳嗟乎吾等果爲何來非彼淺黃黃金乎詎知所得結局乃爾如是

七月五日吾輩雖不絕作工顧心中時時念及彼可怖之數十具骷髏當於星期日往埋之而加十字架於其上星期日至發見之骷髏六十具也天盡恕其罪而納之天堂中事畢良覺釋然歸後施曼諾夫語中長眠人卽帳中發見之骷髏六十具也天盡恕其罪而納之天堂中事畢良覺釋然歸後施曼諾夫語我曰得如此死亦良佳事日後他人覓得吾儕之殘骨時亦葬之而立以十字架亦書此數語於其上則吾等將釋然入彼無嘆無淚之天國矣

九月十日此時已爲吾等至藍狐島後之第二冬暖夏已去自七月至今未嘗握管作字蓋施曼諾夫大

病。吾又無暇爲書矣。施曼諾夫四肢拘攣，咳血不止，吾亦恒自覺不快。顧寧能置吾友於不顧而甘自偷安乎？渠得我看護，或可得不死。冬季雖已至，冷度猶未底落，當待其更冷始行出獵。從高壽之教也。

九月二十一日，吾等獵獺返施曼諾夫伴我宿於外者兩夜矣。吾等又見一馴鹿，此物至機警，人勿能近。吾二人入林中時，見一貂自樹穴中竄出，欲昇樹杪，吾一發槍，卽命中而斃。此獸尙禿，毛猶未澤也。繼又見二貂而殺其一，餘一遁去。蓋施曼諾夫忽大嘔而驚之，致逸。此數日中復得金一波特，後此當竭力營之。歸時可得三萬佛郎，更立一公司招人至此採掘，則所得者正未可限量。

十月七日，嗟乎！彼萬能之上帝胡爲而以刑罰加諸吾等之身乎？吾等非病寒，交迫有時，寂寞如幽靈，無片刻之歡娛。今日外出行獵，得貂六頭，黃鼬一歸時，見有黑煙蓬勃，近視之，正吾等之屋也。凡吾等之所有，已盡付之一燼。火藥、槍彈、衣服、黃金悉在是，中而今悉飛舞於火窟中。天乎！天或責吾輩殺生過甚，或怒吾等之貪得無厭乎？并力救之，良久始滅。視所有已化作劫灰，寸寸不可收拾。

十月二十一日，此兩星期中，復營一屋，工程雖極簡，而於嚴寒無閑之處，作事倍覺艱辛，手僵若非已有鐵錘，又時擊已手，幾不能覺，乃燃火於旁，以取微煖。默思今所缺去者，惟一舟。若高壽不至，且如之何？是則吾輩之希望。吾輩之生機均握諸高壽之手。聖誕日，吾二人皆病憊弱，不能移跬步。嘻！今春高壽其將速臨乎？世界之鉅知吾二人，在此島者，惟高壽而已。能拯吾二人出此島者，亦惟高壽而已。吾家中人必已疑吾等爲死。上帝雖萬能，然我此時陷於斯境，不能不作絕望之思。夫絕望爲上帝所禁，顧我此時實不能自禁也。星期日有天鵝一羣飛經空際，忽有一鵝離群下墮，將及地復起，迴旋作大圈，已仍哀鳴墮

地而斃。施曼諾夫慘然曰：其吾輩之死兆已見乎。

今又七月十八日矣。至今仍無高壽之消息。吾等亦不復言及其名。渠殆已忘却吾等乎。抑負約乎。想在此彼固逍遙自在。抑知吾等固心急如焚也。自後作事日減。蓋精力亦已漸疲。殘軀終不久矣。則雖有多金。又何能攜歸地下乎。

八月十九日。水面已漸凝爲冰。今冬第一次雪已降。而高壽仍杳如黃鶴。渠與吾輩本爲至友。決不爽約。陷吾等於死。或彼亦以海上遭險。早已葬身魚腹乎。吾輩又何敢怨詈之。但日日爲彼祈禱。冀彼早登安樂上帝。若能容留吾輩。苟延殘喘。至於明春。則當結赤楊皮爲舟。與此島爲別。

九月五日。吾等此時所處之境。已屬萬難。屋經火後。所餘麪粉。幸尙無恙。計此時所有亦足供一月之需矣。願以言釣於水。則無綸。無竿。無鈎。不可也。以言獵於山。則子藥無多。亦難乎持久。當恃最後之子藥。以博取鉅大之馴鹿耳。

九月二十日。施曼諾夫出獵馴鹿。已兩日。此兩日中。風雪無時。或止。深願彼勿迷途也。

九月二十一日。今日吾於屋之附近。覓得施曼諾夫携之返。蓋新雪。揜其足跡。致迷來路。渠兩股以下。已冰硬如石。知覺全失。

十一月。吾等於絕望中。仍作希望於絕望中。仍與艱困相撐持。施曼諾夫之兩足。已不能舉步。而腿肌有脫落之勢。屋以外。狂風搖撼山海。加以吾等之疲病。漸不能外出。自十月以來。已絕口不得茶。但飲沸水。和以乾葉。

十二月施曼諾夫奄奄待斃矣。其腿上肉碎脫殆盡。所餘爲白骨二支。我今出外徧巡此島。所得惟藍狐一頭。此物巨吾力弱。牽之滋覺其重。其味雖腥。顧腹餒亦甘之。聖誕日已過。吾等已無暇計及。吾輩身如罪囚。除一身外。他無所顧。

正月十三日。昨夜施曼諾夫忽推我醒。書空咄咄曰。子觀之。彼間非藏死人之墟墓乎。吾等不將與彼輩爲伴乎。吾撫其額。熱如火。灸其疾。信劇矣。

正月十八日。施曼諾夫長日狂呼呻吟。已不省吾所語。吾對之亦徒滋憂戚耳。

正月二十一日。施曼諾夫死矣。吾以其骸深葬諸雪中。於其上交置二木作十字形。吾若能生存。至於今夏。則將爲之營一墓。特未審天果能許我否乎。今吾一人獨處此荒島。夜來風雪震屋。似成羣惡獸磨牙礪齒。以瞰人勢。誠可怖。二月今日。已無所得食矣。惟啖炸燃料之獸脂。以充腹。吾已不能移動屋外。藍狐吼聲不絕。似催吾迅死者。俾渠輩可入而啖我。然彼即徑入我亦無力拒之矣。雖然我死以後。葬我者爲誰。吾知此身必飽藍狐之腹。迴念此島之生物。果吾腹者亦夥矣。吾即以此身還報之於理當也。天乎。天能恕余罪。而使余靈魂得安乎。吾來時滿貯希望而來。孰知今日之末路。乃如此。世界之營利者。至夥。胡我二人獨遭不幸。天乎。我早能鑒及此。何乃來此。自裁於若島之上。今既若此。奈何奈何。吾命已懸毫髮。呼吸漸艱。不能更有所書矣。

(完)



孝欽后外傳

清季六十年歷史
慈禧太后一生事實

慈禧外紀

全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有清末葉。開中國未有之局。主之者實爲慈禧太后。其一生事實。大之關係中國之存亡。小之亦足見宮闈之逸事。顧以忌諱孔多。從無紀實之書。邇年雖有一二小册。亦復一鱗一爪。未具全豹。識者引以爲憾。本書爲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二氏所著。詳述慈禧一生事實。凡其家世狀況。幼時生活。被選入宮。二次訓政。以逮其終。無不紀載翔實。纖細靡遺。其特色有四。一無忌諱。此書出於外人之手。遇事直書。毫無顧忌。其中政變詭局。宮庭奇聞。頗有爲吾人所不知者。二富趣味。宮庭逸事。宗室瑣聞。大半皆小說材料。閱之令人忘倦。三插圖多。慈禧太后大阿哥。以及宮嬪宮庭照片。凡十餘幅。其尤可貴者。爲慈禧太后之畫。李蓮英之字。內務大臣景善之親筆日記。皆從來所未見。四考證確。此書原本。間有訛誤。外間不全之譯本。尤不堪卒讀。本書經譯者陳君冷汰貽先昆仲。博采官書。參以見聞。爲之詳加考證。期無謬誤。五定價廉。全書四百餘頁。凡二十萬言。定價一元二角。欲知清季歷史。宮闈祕事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孝欽后外傳

士 譔

小

說

大

觀

孝欽顯皇后。姓那拉。小字蘭兒。那拉者。納蘭之轉音也。清初。太祖夷葉赫部。殺其主納蘭金台什。以婚姻故。存其世祀。(清太祖努爾哈赤妻葉赫主納蘭金台什姊也)金台什臨死。顧左右曰。已矣。葉赫亡矣。我之無罪。天豈不鑒。我子孫有一男之立。一女之存。必能爲我復仇。慷慨呼天。悲動左右。仁祖朝。權相明珠。幾覆清室。明珠。金台什之猶子也。自明珠被戮。而那拉氏益凌夷衰微矣。孝欽后父名惠昌。生女四人。后其叔也。姿容秀潤。智慧過人。見者無不驚嘆。惠昌以湖北同知。升浙江協領。后隨宦南中。江浙盛行諸小曲。心領神悟。琅琅上口。曲盡其妙。善謳者無不推服。蓋后蘭心蕙質。聰明天亶。固非庸脂俗艷所得比擬也。每於花晨月夕。曼聲徐歌。聞者魂銷。見者魄奪。惠昌頗不然之。時時訓誡。后意弗善也。惠昌卒於官。貧不能歸葬。盱眙吳勤惠公棠。賻以千金。遣紀綱護其柩回旗。后時年十四。泣謂兩姊曰。吾姊妹一日撥雲霧。見青天。吳世伯之德。不能忘。厥後勤惠起家州縣。不數年。洊至兼圻。后之力也。咸豐初。后被選入圓明園。充宮女。是時園尙全盛。各處皆守以宮女內監。后編在桐陰深處。時洪楊俶擾。兵革徧天下。國兵屢北。文宗方寄情聲色。暇輒携妃嬪遊園中。聞有歌南調者。異之。越日復往。近桐陰深處。歌聲又作。抑揚宛轉。柔媚醉人。因訊寺人。歌者伊誰。怡人若此。寺人以蘭兒對。文宗步入桐陰深處。盤踞炕上。宣詔召蘭兒。旋見一女自迴廊而入。明眸皓腕。舉步豔冶。略詰數語。答辭宛媚。清脆如春鶯乍囀。幽韻如微風振簫。帝心感動。自不覺席之前也。卽命坐廊欄。仍奏前歌。久之。帝呼茶。侍從適避他舍。后乃以茶進。於是遂得幸焉。后旣得幸。自恃才智。竭力博帝歡。帝頗爲所惑。清制皇帝宿某處。御某人。宮中備有冊籍。報皇后。皇后能

第

集

稽攷其不合格者予杖斥。而內寺之承伺某處者。屆朝時亦能於寢門外誦祖訓。皇帝必被衣起跪聽。出朝乃止。丙辰春。文宗宿桐陰深處。數日弗坐朝。孝貞后稔其故。心弗懌。乃頂祖訓至桐陰深處。正跪。命寺人請皇帝起聽訓。文宗亟止之曰。朕卽視朝。勿誦訓。逮出朝而孝貞后臨坤寧宮。行大賞罰矣。呼后至前。誚讓備至。后俯首求恩。叩頭外默無一語。孝貞后曰。蘭兒惑主若此。予宥爾。如祖制何。言畢呼杖。左右譁言帝至。孝貞后起逆。文宗踰跟入曰。請皇后免責。蘭兒已有娠矣。孝貞下座曰。陛下胡弗蚤言。吾之行杖。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陛下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萬世遺意哉。因涕泣久之。是年三月。穆宗生。后由懿嬪晉封爲懿妃。越一載。晉封懿貴妃。於是翟第之尊。差皇后一級矣。十年七月。英法聯軍陷大沽。據天津。聲勢張甚。文宗倉皇出狩。后與孝貞從。至熱河。駐避暑山莊。當是時。中原鼎沸。豪傑並起。洪秀全李秀成據東南。張洛刑任柱擾河南北。杜文秀霸雲南。安集延之衆。崛起伊犁。四分五裂。割據稱雄。而京畿千里。又爲英法聯軍殘破。人心悽惻。天意蒼茫。文宗去國之秋。固不承望再有生還之日。旣抵熱河。縱情聲色。日夕沉荒。精力罄竭。猶命太醫日進方藥。以補不足。行在政務。悉委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尙書肅順。后雖寵傾後宮。弗能預也。十一年七月辛丑。帝不豫。密召載垣等議大事。端華密奏曰。那拉貴妃。生性狡詐。一旦母以子貴。誠恐危及宗社。昔者漢武建儲。先鳩鈞弋。宮闈之際。固有難言之隱也。願皇上詳察。文宗愀然曰。子毋然。朕有以處之矣。是夜。孝貞入侍。帝錫以密勅。囑曰。朕死。載淳爲帝。蘭兒善大好。設有他故。可將此勅宣之宗廟。勿忘勿忘。孝貞頓首受命。越日。帝大慚。后與孝貞環侍。帝以同道堂小印授后。手指穆宗。謂孝貞曰。願汝兩人同心撫他長成。我死瞑目矣。癸卯。

帝崩。穆宗卽位。尊孝貞爲慈安皇太后。尊后爲慈禧皇太后。兩太后春秋祇差一齡。而孝貞形容憔悴。服御簡樸。望之如五十許人。孝欽則精神煥發。姿容艷冶。不啻神仙中人。穆宗旣御極。孝欽頗欲干預外政。探諸孝貞。孝貞后謙讓未遑也。會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齡。未能親政。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二人輔政。疏入。孝欽請於孝貞曰。第求同御便殿。一召見王大臣。他事不敢瀾也。孝貞重違其意。俛如所請。於是召王大臣載垣。端華。肅順等入。命照所奏行。載垣等抗論以爲不可。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駁還。孝欽聞之心甚鬱鬱。寺人安得海。桐陰深處舊侶也。自后晉位貴妃後。安詔事惟謹。每能先意承旨。以此后頗悅之。一日。安乘間進言。先皇帝彌留時。端華曾以鈎弋之說動先皇帝。幸先帝仁聖。不爾我儕殆矣。后驚問。安備以端華之言告。后嘆曰。嗟乎。人之不易知也如此。誠惻如端華。且不可恃。其他更何問乎。安曰。恭邸屢請奔喪。爲端華等所尼。厥心憾矣。太后誠發一密詔召之。令之圖端華。知必能勝任而愉快也。后深然其計。密詔召恭王奕訢。訢至熱河。見載垣等。卑遜特甚。載垣等殊蔑視之。后欲召見奕訢。垣黨杜翰昌言於衆。謂叔嫂當避嫌疑。且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稱善。然奕訢終設計得獨見太后。遂密謀誅載垣等。並召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議定。奕訢卽還京。兩太后亦卽下還京之旨。載垣等力阻不聽。乃議命肅順護送梓宮。載垣等扈從。太后等先從間道還京。於是大學士賈楨等合疏請太后垂簾。欽差大臣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太后旣至京師。乃下詔暴載垣等罪狀。並降旨拿問。詔尾均鈐有同道堂玉印。文宗臨命時所錫也。命奕訢捧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吾輩未入。詔從何來。奕訢命侍衛擒出。擁至宗人府幽之。時肅順方次密雲。逮者至。毀門

而入。遂械至京。旋廷議上。載垣端華。賜自盡。肅順斬立決。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俱革職。穆蔭發往軍臺。旋尙書陳孚恩。侍郎黃宗漢等。均以載垣等黨。遣戍有差。於是垂簾之局定矣。乙卯。命議皇太后垂簾之儀。甲子。穆宗重行卽位禮於太和殿。改元同治。初。載垣等擬建元爲祺祥。詔已頒矣。垣等旣敗。乃改今號。同治者。寓兩宮同心治國之意也。十一月乙酉朔。帝奉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每臨朝。帝中坐。孝貞東坐。孝欽西坐。朝臣跪於地毯。寺人並稱曰。東太后。西太后。蓋以坐位別之也。孝貞天性嫺雅。不樂俗務。臣工章奏。每委諸后。以后矜才眩智。頗得自如。后因鈎弋事。愈重安得海。倚之如左右手。安恃寵而驕。頗干預外政。籠絡執政。奔走朝士。勢焰浸浸。捋魏闡。穆宗雖冲齡。已稔其奸。嘗以小刃斷泥人首。人問之。則曰。我斫小安子也。會丁寶楨巡撫山東。帝知丁機警慎密。遇事敢爲。密與之謀。丁慨諾去。同治八年秋。后命安往廣東織龍衣。穆宗陽爲贊許。而陰飭丁爲備。后未知也。遂遣安行。抵山東境。丁卽檄東昌府程繩武襲之。繩武躬笠屐。馳烈日中。躡其後三日。憚厥焰弗敢動。丁聞之。氣索。乃復檄總兵王正起發騎步逐之。及泰安圍而擒之。獲駿馬三十四匹。良者日行千里。黃金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枚。巨珠五顆。雀卵珠鼻煙壺一枚。翡翠碧霞朝珠均一掛。碧霞犀數十枚。重者至七兩。其他珍寶稱是。解至濟南。安大言奉皇太后旨。誰敢犯。爾曹自速死耳。衆咸讐服。交阻丁。丁毅然不之顧。置安於法。清制。內臣不得出都門。犯者殺無赦。丁之行此。有以也。方丁疏上達時。后惶駭莫知所措。孝貞顧羣臣。法當何若。僉曰。詔制旣有明文。安某自無生理。孝貞傳旨通飭。而安氏之頭。已高懸太白矣。歲壬申。帝年一十有七。兩太后會議立皇后。各存意見。不相下。當是時。孝哲后與慧妃同入選。慧妃丰姿艷逸。而孝哲貞靜嫺禮。孝貞

曰。宰相必用讀書人。矧皇后崇綺儒者。必知所以教女矣。孝欽曰。不然。立后非科舉。奚論儒者。鳳女端麗聰慧。不較啞啞者勝耶。孝貞曰。召帝自定之如何。孝欽大喜。命寺人召帝。須臾。穆宗入。孝欽遽曰。鳳秀女明艷流立之爲后。吾意甚善。汝意云何。穆宗曰。古人有言。娶妻娶德。娶妾娶色。鳳女誠美。然兒意別有在也。孝貞曰。若此。可令崇女謝恩矣。於是遂立崇綺女阿魯特氏爲皇后。封鳳秀女爲慧妃。孝欽意大不懌。諭穆宗曰。慧妃賢明。宜加眷遇。皇后齒稚。未嫺禮節。爾母輒至中宮。致妨政務。而陰令寺人監之。穆宗意亦不懌。負氣獨居乾清宮。王慶祺者。宏德殿行走侍講也。性佻健。京邑倡戶。平康北里之家。罔不熟導。帝治遊。聲色無度。旣而致疾。孝欽召孝哲。訓責備至。孝哲弗能堪。訴諸帝。當是時。帝臥養心殿東暖閣。閣外徧障繡緯。防寒侵也。孝哲宛轉陳訴。情辭哀婉。帝良不忍。慰之曰。勿爾。我儕年少。奮翮衝霄。終有日。吾子其少安毋躁。語未已。孝欽褰幃突入。戟指詈曰。狐媚子。欲離間我母子耶。抓孝哲髮。連擲不已。穆宗驟遭大驚。疾甚。是夜。遂致大漸。穆宗之疾也。舉朝皆以爲無傷。一日。忽奉詔入宮議要政。於是咸趨伺。良久。兩宮皆未至。踰時。始見孝欽。便裝出。服長袍。外罩對襟半臂。長均踰膝。一手携翡翠嘴。長旱煙袋。意態閒適。步履從容。至御座旁。身倚椅背。受羣臣朝訖。徐徐問曰。上婚久。終未獲皇嗣。今又疾。萬一不諱。皇族中應承繼者誰歟。羣臣驟聞此。出不意。噤弗敢聲。三問三默。孝欽曰。我不過作萬一之慮。言之庸何傷。僉曰。弗敢知。顧奕訢曰。汝意云何。奕訢曰。溥倫賢明仁孝。天日其表。蛟龍其才。以長以賢。溥倫似亦宜立。奕訢曰。倫疏族不宜立。孝欽曰。勿提溥字輩。溥字輩無應立者。羣臣碰頭曰。臣等弗敢知矣。孝欽曰。奕訢長子載湉。今已四歲。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羣臣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哭失聲。伏地暈絕。奕訢叱令寺

第

集

人扶出。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德宗卽位。兩太后再垂簾。蓋醇邸福普。孝欽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已爲太皇太后。名尊而實疏。故不惜排衆議。以出此。孝哲后本失愛於孝欽。穆宗崩。孝哲躑躅哀號。悲動大內。孝欽詈之曰。婢子。惑死我子。尙想作皇太后耶。德宗旣入承大統。孝哲愈痛不欲生。旦夕悲啼。兩目盡腫。后父崇綺深憫之。而苦無法以援救。遣家人饋后食。因以探后。后睹母家人。心如割。欲略訴衷曲。而左右宮監。受太后旨。監伺森嚴。卒不能通一語。家人至。惟遵制叩頭跪拜而已。后家之饋食也。盛以朱髹木盒。受則空盒而返。后私計曰。曷不藉是以通予消息。因豫書一小紙。默貼盒底。越日。家復入獻食品。則盒底之小紙已易。讀之曰。明哲莫如皇后。父手書也。后因大悟。遂絕粒。越七日。乃崩。(清制。皇后服毒。則椒房之戚。須連坐。)距穆宗之崩。未百日也。光緒七年。再垂簾。已七載矣。孝貞意頗倦。事無鉅細。悉以讓孝欽。或委樞府主持。益務韜晦。一日。孝貞患微疾。孝欽來視。談笑甚歡。孝貞陡憶一事。語孝欽曰。我有一奇物。珍藏久矣。君願觀否。孝欽曰。甚願。旋見孝貞出一黃紙封套。龍夔鳳舞。體制甚崇。上鈐皇帝之寶。發之。則文宗遺詔也。辭曰。拉那氏拔扈飛揚。胡爲妄作。上干祖制。下負朕恩。着宣此詔。賜令自盡。孝欽驟睹此詔。震恐失序。孝貞曰。勿怖。吾與子情踰骨肉。義薄雲天。露膽披肝。推心置腹。彼此有何嫌懼。第此物存世。終係禍根。不如毀之。以絕後患。言畢。投諸銅爐。獸炭熊熊。轉瞬已化灰燼。孝欽陽爲感謝。而次日遂託疾不朝矣。孝貞於是獨視朝。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慈容和怡。無疾色。是日。樞府大臣被召者。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奏對頗久。軍機退。午後四鐘。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臣速進。宮廷暴變。諸臣皆大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斂。而孝欽揚揚如平時。言東后向無

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清制。后妃薨。即傳戚屬入內瞻視。後小歛。歷朝以爲常。孝貞崩。椒房無預其事者。衆歎爲創聞。於是孝欽始專政。

當是時。海禁大開。交涉日繁。而朝士昧於外勢。日惟辨夷夏。譚膺懲。而於國防大計。反鮮措意。合肥相國。欲泐海軍。厄於執政。不得行厥志。寺人李蓮英。性機警。能先知后意。后嬖焉。合肥頗與之聯絡。一日。晤李探太后起居。蓮英曰。日來太后邑邑寡歡。念先皇帝時。圓明園風景。世變滄桑。不勝今昔之感。合肥曰。曷不籌款重建。蓮英曰。太后亦念之。第國用日絀。何來如許閒錢。合肥曰。是何難。苟以泐辦海軍。責各疆吏。年撥巨款。挪移十之六七。園可起也。蓮英奏太后。太后大喜。於是頤和園成。而南北洋海軍亦得立焉。德宗婚久無嗣。后頗以爲憂。或謂后曰。妙高峯醇王園寢。有古柏蔭被數畝。術者言有天子氣。當更出皇帝。后命人斲之。根深數丈。有巨蛇盤亘其下。斲者還奏。后爲之不懼者累日。德宗年少氣盛。每思奮發。有爲。東事既結。疆宇日蹙。帝心怒焉。如擣嘗。間謂翁同龢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語頗侵后。后聞之。嘆曰。噫。是兒竟欲陷我。我知所以處之矣。戊戌政變。太后再垂簾。幽帝於瀛台。謀廢立。電訊疆吏。劉坤一等覆電。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會榮祿亦奏。皇帝之罪未明。恐外臣起干涉。於是立宣宗曾孫端王載漪。子溥儁爲大阿哥。所以繼承穆宗。并兼祧德宗也。時異說朋興。訛言四起。忠君愛國之士。函電相錯。謂宮廷將有大變。而同時又有德宗出亡之說。譚言伯有。舉國惶惶。識者早知清祚之不長矣。歲庚子。拳匪亂作。聯軍陷京師。兩宮倉皇出狩。時七月二十日也。太后御夏衣。挽假髻。帝御青綢衫。皇后大阿哥隨行。乘民車出德勝門。妃嬪罕得從者。初德宗有二妃。曰瑾妃。曰珍妃。文廷式者。珍妃之師也。庚寅廷試。以第二

第

一

集

人及第。妃從容言於上。甲午大考翰詹。帝手廷式卷授閱卷大臣。拔置第一。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東事急。廷式疏請起恭王。太后素不善恭王。而德宗力請用之。內監因搆蜚語。言妃干外廷事。太后怒。杖之。囚三所。謫其兄志銳烏里雅蘇臺。及是將行。太后謂珍妃曰。予將遠行。拳衆如蟻。爾年尙韶稚。倘遭汚。無寧死。內監遽牽妃。氈裹推諸井。帝崩角叩請。后不顧也。駕抵西安。駐蹕巡撫署。屋旣湫狹。景亦荒涼。回首燕都。不禁淚下。后於此亦稍稍悟矣。和議旣成。兩宮反蹕。厲行改革。咸與維新。向之排之惟恐不力者。至此引之惟恐不及矣。惟宮廷之間。對於德宗。仍寡恩而多義。凜若冰霜。威同烈日。故德宗奏對時。每震恐失序。歲戊申。突傳聖躬不豫。徵醫診治。醫言皇上天脈平和。無大病也。是秋七月。京師譁傳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檐過。其聲如雷。光爍爍照庭宇。至東南而隕。說者謂卽紫微星云。十月。太后病瀉。值萬壽節。帝率百官往賀。至則寺人傳懿旨。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帝聞之大慟曰。予有病。何能來此。雖然。太后欲予病。予何敢不病。越八日。命慶邸馳往普陀峪視壽宮。再日而返。帝已大行矣。於是草詔立溥儀爲大阿哥。命醇王監國。攝行政事。帝崩之明日。太后崩。崩後四年。清始亡。

綜紀孝欽一生。內斬皇嗣。外蹙疆宇。勵行排外。以疲國力。任用佞人。以厚民毒。遂致赫赫大清。一旦滅亡。雖然。孝欽固葉赫氏肖子也。金台什有知。其亦含笑九京矣。

(完)

上海
文明書局發行

上海
進步書局出版

定價洋一元六角

明清八大家文鈔

全書八冊

本書著者

姚姬傳

方望溪

劉海峰

歸震川

吳擘父

張濂亭

曾滌生

梅伯言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定價洋三元

全書十六冊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為卷七十四為類十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願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動多窒礙本局為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覽了然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各省

中華書局代售

定價洋四元

全書二十冊

現代十大家文鈔

本書著者

嚴幾道

康南海

樊樊山

王益吾

王湘綺

劉申叔

梁任公

章太炎

張季直

林琴南

上海(共)(和)(編)(譯)(局)發行

(縮)康南海
文鈔合刻

二十四册
定價三元

南海先生為新學開山名滿天下所著之政論教說一以保存國粹為心惜散見於各書報而無彙為一集者任公先生前曾有飲冰室文集之刊出版以來行銷數萬但至乙巳為止學者憾之先生近來經驗愈多學識愈富所發議論皆為救國良謨如政治各種極難解決之問題無不獨運精心發抒良策以為國民之指導而定立國之方針實為國民不可不急讀者本局有見於是爰將南海先生之文分論說序跋奏議擬案書牘祭文著述遊記詩等門彙為一集將任公先生近五年來之文分通論政治法律財政外交鐵路生計雜論文苑附錄等門且與南海先生之文鈔合刊可稱合璧海內崇拜二先生之學問經濟者祈速購之

上海文書局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教育部審定

中華書局小學教科書

◎ 初等小學校

女子算術	女子國文	女子修身	單級算術	單級國文	單級修身	新制體操	新制手工	新制鉛筆畫	新制毛筆畫	新制毛筆畫	新制算術	新制國文	同上掛圖	新制修身	新編算術	新編國文	新編修身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各八册	各八册	各八册	三十二册	九十二册	二六册	一册	一四册	三册	一册	三册	各十二册	各十二册	三輯	各十二册	各八册	各八册	各八册
折實各三角半	折實各八角半	折實各一角五分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二角四分	折實各二角六分	折實各一角	折實各二角	折實各二角	折實各二角	折實各二角	折實各一角五分	折實各一角五分	每輯折實六角	折實各五分	折實各五分	折實各五分	折實各七分

◎ 高等小學校

女子家事	女子算術	女子國文	女子修身	新制英文	新制習畫帖	新制農業	新制商業	新制理科	新制地理	新制歷史	新制算術	新制國文	新制修身	新編理科	新編地理	新編歷史	新編算術	新編國文	新編修身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教科書
二册	各三册	各六册	各三册	全三册	全三册	各六册	各六册	各九册	各九册	各九册	各九册	各九册	各九册	各六册	各六册	各六册	各六册	各六册	各六册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	折實各七角	折實各七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折實各四角

原 版 影 印

歷代詩話

原 版 現 價 金 四 十 元 且 不 易 得 影 印 本 與 原 版 絲 毫 無 異 定 價 洋 六 元

本 書 之 著 者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唐	唐	梁
強幼安	葉少蘊	許顥	呂本中	周紫芝	魏泰	陳師道	劉放	司馬光	歐陽修	尤袤	司空圖	釋皎然	鍾嶸
後學	明	明	明	明	元	元	元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何文煥	顧元慶	朱承爵	王世懋	徐楨卿	范梈	范梈	楊載	蔣正子	嚴羽	姜夔	周必大	葛立方	張表臣

全 書 十 六 冊 厚 中 國 連 史 精 印

現 代 十 大 家 詩 鈔

劉申叔	蔣觀雲	章太炎	梁任公	鄭蘇戡	易實甫	陳伯嚴	康南海	樊樊山	王壬秋
-----	-----	-----	-----	-----	-----	-----	-----	-----	-----

全 書 四 冊 價 洋 八 角

上 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丙小一)

文 明 書 局 玻 璃 版 楷 帖 百 種

全 購 百 種 送 贈 木 箱

楷帖四十種 (仁和王子) 書冊 一匣 十五元

宋拓晉唐小楷八種 (明晉府藏本)

宋拓真經帖一種 (明唐憲王子三城王藏本)

宋拓大觀帖一種 (明華亭沈氏藏本)

宋拓羣玉堂帖二種 (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宋拓西樓蘇帖一種 (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宋拓小楷三種 (明太倉王元美藏本)

宋拓南城未斷本顏帖一種 (南海葉氏藏本)

宋拓星鳳樓十種 (元鄧文原藏本)

宋拓臨江戲魚堂帖四種 (元和顧氏藏本)

以上三十六種皆原石宋拓本

額上本原石黃庭經 綠玉本初拓洛神賦

玉枕本原石蘭亭序 停雲館初拓宣示表

以上四種皆原石初拓本

續楷帖二十種 (霍丘裴氏仁) 書冊 十元

宋拓晉唐行楷十種 (南海孔氏嶽雪樓藏本)

宋拓黃庭經一種 (元趙文敏松雪齋藏本)

宋拓晉唐楷帖十七種 (明吳縣袁金事藏本)

宋拓黃庭經一種 (明八大山人朱存藏本)

仙壇記一種 (休甯汪氏試硯齋藏本)

再續楷帖二十種 (臨川李氏霍丘) 十七元

宋拓越州石氏帖十一種 (何義門舊藏本)

宋拓唐石玉枕本蘭亭序 (宋游丞相舊藏本)

宋拓祕閣本黃庭經 (明文休承舊藏本)

宋拓黃庭經 (吳荷屋藏本)

宋拓仙壇記三種 (道州何氏藏本)

宋拓越州石氏帖七種 (明徐子擴舊藏本)

宋拓薦季直表 (明韓宗伯舊藏本)

宋拓黃庭經 (明韓宗伯舊藏本)

宋拓樂毅論 (明唐襄文藏本)

宋拓西樓蘇帖二種 (吳荷屋藏本)

石 版 精 印 碑 帖 目 錄

初拓曹全碑 一 四角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 四角

宋拓顏書李元靖碑 一 四角

宋拓文敏書福神觀記碑 一 四角

宋拓越州楷帖十一種 一 四角

趙文敏書法帖 一 四角

趙文敏書仇公墓碑真蹟 一 四角

文衡山書離騷真蹟 一 四角

文衡山自書詩稿 一 四角

王覺斯詩冊真蹟 一 四角

金冬心書畫小記真蹟 一 四角

王良常楷書論書臚語 一 四角

王夢樓自書快雨堂詩稿 一 四角

伊墨卿書恨賦真蹟 一 四角

何子貞書前赤壁賦 一 四角

鄧石如書張子西銘 一 四角

張廉卿書李剛介碑 一 四角

張廉卿書箴言 一 四角

張述先隸書漢碑範 一 四角

張文襄書翰墨寶 一 四角

名人尺牘墨寶初集 (清朝) 一 四角

名人尺牘墨寶二集 (清朝) 一 四角

名人尺牘墨寶三集 (明朝) 一 四角

名人尺牘外集一 (翁覃溪書) 一 四角

名人尺牘外集二 (翁覃溪書) 一 四角

印刷名人尺牘外集三 (翁叔平書) 一 四角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晚翠軒

分局 北京 琉璃廠 雙門底 奉天 鼓樓 天津 同慶

日本 特約販賣處 晚翠軒 東京 芝

外 埠 均 由 (中 華 書 局) 代 理 發 行



A541 212 0020 7413B

本 社 通 告

徵求小說規例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募集照相片規例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The Grand Magazine.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初版發行
 編輯人 沈芝蘭
 發行人 吳芝蘭
 印刷人 上海甘肅路復芳
 印刷所 上海甘肅路復芳
 發行所 上海甘肅路復芳
 分售處 上海甘肅路復芳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費		冊數		定價
普通	上等	特等	外國	日本	本國	冊	
之四分	半面	一面	地位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期	一冊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八元	一期	六角四分	三角	半年	二冊
二十元	三十二元	五十元	半年	一元二角八分	一角五分	全年	四冊
三十六元	五十八元	九十元	全年	六角	三角	全年	四冊
					三角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古今閨媛逸事

本書類目

賢懿類 俠烈類 才藝類 情愛類 幽恨類 淫惡類 神怪類 雜誌類

全書六冊定價二元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上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女界掌故以便臨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半價辦法

一 是書發售預約半價以三千部為限限滿截止機不可失
 一 外埠郵費每部二角其向各省中華書局或經售處訂購者郵費由該局酌定
 一 匯兌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惟郵票一元洋作九角五分

預約半價一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